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九冊目次

雪坡姚舍人文集五十卷（宋）姚勉撰　清鈔本	〇〇一
須溪先生四景詩集四卷（宋）劉辰翁撰　明鈔本	三四二
柳塘外集四卷（宋）釋道璨撰　清雍正刻本	三六五
四明文獻集五卷（宋）王應麟撰（明）鄭真　陳朝輔輯　清初鈔本	四二四
北遊詩集一卷續錄一卷（宋）汪夢斗撰　明隆慶三年汪廷佐刻環谷杏山二先生詩稿本	四九四
晞髮集十卷遺集二卷補一卷（宋）謝翱撰　天地間集一卷（宋）謝翱輯	
冬青樹引註一卷登西臺慟哭記註一卷（明）張丁撰　清康熙四十一年陸大業刻本	五二三

雪坡姚舍人文集五十卷

（宋）姚勉撰

清鈔本

雪坡文集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姚勉撰。勉字述之、一字成一、高安人。寶祐元年以詞賦擢第、廷對萬言策第一。除校書郎兼太子舍人。宋史無傳。是集藝文志亦失載。此本為其從子龍起所編。凡奏對殿策七卷、講義二卷、賦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麤豪、然落落有氣。文亦頗辨雅可觀。無宋末語錄之俚語。外間傳本頗稀、譌闕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各為校補。其永樂大典不載者、則仍其舊。集首有文及翁序、稱其磊落有奇節、官僅校黃本、嘗備青宮宗。文有方逢辰序、亦稱為瑞之奇士。觀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論時政之蠹、辨宰相之姦、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卷載賀丞相賈秋壑一啓、題下註庚申五月十六日。考宋史理宗開慶元年十二月、賈似道奏鄂州圍解。景定元年正月、詔獎賈似道功。四月、詔赴闕。庚申即景定元年、啓蓋作於是時。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殊為白璧微瑕。然啓末多進規之語、猶有曲終奏雅之意。固視劉克莊王柏之諛頌差有間矣。

挑成一瑞之奇氣也未[illegible]文章[illegible]也崇癸
丑夏伯悞悞入館時成一者學見其[illegible]
大河一瀉千里每與友朋相語必曰姚成一之
文章不易及也越數年相會于館中見其持身
之介立論之壯負氣之英且屢挫而不衰又知
成一之所以為成一者同館之士其知成一者
莫如予而知予者亦莫如成一也未幾咸以罪
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于瑞則成一已下世矣
其族子龍起刋其平生所為文屬予序予曰成
一之操守議論氣槩欲為天下國家興事立業
者也豈文章而已乎天奪之早而僅以文章傳
後惜也景定癸亥秋八月四日蛟峰方逢辰序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
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相後先臚[illegible]
入期集所一見傾盖懽若生平握手論心知其
忼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清江碧嶂間距瑞陽
三舍竹輿山行入竟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尔
后渭北江東未緣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犢
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磊落落有奇節夫以
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宦僅校黄
本書傳青宦案年僅四十有六遽修文白玉楼
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成一
有從子龍起
得陞
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
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脉不在茲乎龍起彙
編成一文槀五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烏乎叱
特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恃生
而存不隨死而止者替龍川陳同父亦癸丑倫
魁也嘗伏
闕三上書
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呂閣當從何處下手晚

得一第未及大用而殁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輙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呂成公遂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為世不能用虎帥以馳誰敢犯予予於成公何能為役而所以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歔欷悼吾堂之零落敢以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姪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文及翁書于遁山堂之直舍

雪坡姚舍人文集目録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第一卷
封事
丙辰封事

第二卷
庚申封事

第三卷
擬上封事

第四卷
奏劄
輪對第一劄
輪對第二劄
貼黄

第五卷
表
謝賜第表
謝賜宴表
謝賜詩表
謝賜花表

謝賜氷表
東宮受冊賀表
東宮賜馬謝表
沂邸賀 皇帝肅清江上表
沂邸賀 皇帝東宮正位表
沂邸賀 皇帝太子入宮表
皇太子侍立參決謝 皇帝表
皇太子謝 皇帝令百官詣東宮表
皇太子謝 皇帝賜扇表
第六卷
牋
宮僚賀 皇后冊太子牋
宮僚賀 皇太子受冊牋
宮僚謝 皇太子賜宴牋
宮僚賀 皇太子正位牋
除舍人供職謝 皇太子牋
講書賜馬謝 皇太子牋
沂邸賀 皇后立太子牋
沂邸賀 皇太子受冊牋
沂邸賀 皇后太子入宮牋
沂邸賀 皇太子入宮牋
第七卷
策
癸丑 廷對
第八卷
講義
東宮侍講講義
沂邸教授講義
第九卷
西湖書院講義二首
正誼書院講義二首
第十卷
賦
秋懷賦
蘭園賦
梅花賦
嫉蚊賦
戕蠓賦
宜堂賦

第十一卷

詩 七言四句

春日即事
花下聞鶯
催海棠二首
惜海棠二首
海棠落盡葉間猶見數花
花障
綠陰
江村
山中
豫章道間
書塘浦橋壁
題桂籍
廷唱日待漏麗正門
敬齋相士求詩二首
贈賈相士求詩
謝田賢良送蓮藕
遊湖
觀蓮
題江山風月樓
題梅谷詩藁
和樂魁齋道四詩
雪中雪坡十憶
題雲窩
贈畫師
贈石工
贈章釣傑
贈吳相士
贈高眼陳相士
再贈陳相士
贈蔣賢相士
殿直求賦狀元遊六街詩
維京留題蔣店
宿珠橋見龍上天
贈李樞幹三首
贈達齋術士二首
贈呂爾叔談命二首
再贈蔣賢相士二首
再贈高眼相士二首

贈蔣儒宗算星
贈張山人談命
贈古槃相士
贈瞽眼相士
贈天台相士
贈郭相士

第十二卷

詩七言四句

題小西湖
再題小西湖
題惠政橋
題藍橋
題長沙舖
題左國寶後村
題胡景楨雙清堂
題雪溪道傍水閣
題祖櫳崔莊庵壁
題丹巖
題松風閣
題鵲巢寺
孤山納涼
遊冷泉亭
題小蓬萊
四望亭觀蓮
孤山聞木犀
木犀
芙蓉
遊下竺園
九月十日晴
九月十三日飲湖上
別西湖二首
道中即事十首
道傍紡女
贈陸伯容
贈陳明卿
早起觀雨餘蛛網
七夕分韻
題蜀江觀四首
題子陵臺四首
除夕前一日湖中望西山有感

思江南筍蕨
贈陳龍湖
題王昭君畫
送周郡尉滿秩五首
送林申甫萱堂小隱
送歐陽應夔
題麗曉樓
題郭成甫瘦吟帙
小槳題壁用趙信國韻
菊節宿白沙次友人韻
贈李森樓頭
贈施大夫履鞋
贈劉仲圭占牌二首
謝張通夫惠大小硯
贈教上人遊五山
贈煇上人石窓
寄感山二詩僧二首
贈僧雪翁
丙辰被　召入京道信州題一杯亭
南臺
跨鶴臺
寄題茶山
題祥符寺
贈長老洪野衲
洪長老惠藤杖
松江買魚不得因成三絕
過麻子湖遇逆風五首
次鄒希賢韻衍為漁翁問答六詩
和陳和卿四絕
和龔宗諭五絕
勸學示子元夫
弈棊有感
己未秋虜騎雲擾　聖主斥逐元姦臺
且始有抨彈之疏因成二絕
嘲猫
嘲燕
詠蜂
贈雷聘陳相士
贈談天星數王子貴
雪後同友人觀梅

和姚推院送茉莉花韻

第十二卷

詩五言八句

新晴散步
春日即事
小齋
芭蕉
歲晏
山市
舟泊蘭陵湖頭市遇雨
送王仲安歸武昌
登四望觀月桂亭有感
登北高峯
冷泉亭納涼
放生池納涼晚歸
湖上隱者所居
病後久不到湖上晚與客到斷橋
次劉仲山餞歸韻
富陽道中
道傍水閣
大室
贈徐處士
送趙僉判與轄美任二首
與毛教授
次陳肅菴韻
贈廬陵三劉神童
寄題上饒周儀仲西疇
送胡教之沅水任二首
有感
夢太夫人如平生
靈源上太夫人家
題族子運伯西征錄
贈王隆都監周抱一
晨興
贈趙神眼
送安象祖
和姜明甫
和葛德遠
挽十尊長
挽寗西雲

第十四卷

詩七言八句

元日試筆
元宵雨
遊曲江
遊感山
題西湖竹閣寺
題孤山瀛嶼
觀畫竹
詠金橘園
思家信不至
有懷學子
有懷族子
贈陳柏堂道士
題嚴子陵釣臺
送陳新思赴殿
送趙章甫入學
寄郁希聖兄弟
和郡侯劭駕韻
和郡侯喜雨韻
送趙判縣美任改除閤俘
和劉縣尉
用樂匙贊道寄李後林韻寄贊道二首
再用樂匙贊道韻寄後林二首
送王新思赴省
送萬仲榮赴省
送童子敬赴省
送王元高赴省
送羅道甫應舉
送陳縣尉之任
送洪右司去官
寄題陳有婺兄弟夢草堂
寄題陳有發雲錦窓
奉題呂氏宜老堂
和豐城郁端簡二首
題百花林書堂
溪山堂翫月
招友人鳳山觀雪
入京遇雪
道中積雨

贈俊上人雪崖
題道士碧潭
贈朱五星

第十五卷

詩七言八句

廷唱謝恩
恭和 御賜詩
聞吳山鐘
寄題武安節推萬定翁霧香堂
送鄭編修子四省元
次韻黃東野德明
送萬安贊府兄之官
和趙提刑韻送呂堂長
魁祀禮成宴同舍諸新元
次韻友人示詩集
次韻諸友遊雲居
和胡松窻處墨客
和通判直閣王春聞鶯
和張公望苦熱二首
題米炳昭梅芳書院
題胡景顏浚清堂
題華嚴寺
送別張侍
送別趙侍
和友人春雪韻
寄揚監簿議暇齋
戊午喜雨和羅四首
和邹希賢舟中遇風雨
次方峻峯餞行韻并呈鼓峯
和劉山居見惠之什二首
西山庵居
贈術士姚有應二首
代謁張別駕二首
挽趙制幹
挽楊玉溪
蔚孤臺九日和陳憲韻二首

第十六卷

古詩五言

梅境
桂莊

仁山
題月礀詩藁
湖上釣者
題雪竹扇
王君猷花園八絶
海棠城
薇香洞
若春
花谷
橘隱
臨淸橋
山亭
盤池
感山十詠
松關
翠嶺
感山
石橋
華嚴堂
旃檀林
慈航
甘露臺
雪窓
雲卧庵
先賢八詠
三閭紉蘭
濂溪愛蓮
靖節採菊
和靖探梅
嵇康撫琴
謝安圍碁
杜甫吟詩
李白醉酒
雪景四畫
剡溪乘興
寒江獨釣
灞橋騎驢
藍關擁馬
謝久軒蔡先生惠墨九首
和楊鐵庵送子監鎮之任五首

題張叔振雙瑞圖
贈星學敦砥齋
贈月堂徐相士
人皆以貧憂

第十七卷

古風五言

送嚴陵郭僉判孜仕歸 并序
送鄭君思赴南劍鄉舉
次友人王半山韻
贈族子霆伯
訪郭德甫兄弟
訪胡景穎
贈宗人簡齋
題陳孜仲環溪
同張公望湖上避暑别四聖觀
招柏堂月潭二道士出飲
贈畫山水魚龍章秀才
日食罪言
遊靈源天境遇雨
麻子湖遇逆風
白鶴
蓮竹鶴
醉芙蓉
贈相道士梁彌儒羅浮人
題康泉
題騰芳書院

第十八卷

古風七言

題雪巖胡則潛詩卷首
題李銳父所藏陳所翁龍軸
題墨梅風煙雪月水石蘭竹八軸
送友人陳上舍兄弟試太學
送松麓李應龍彝甫趙阿穎鵬升參學
送胡從甫劉仲山入京
龍道者生日就狀元局中置酒寄以詩
姪阿鍾覓字與詩
賀族兄寵妻生子
賀趙宰吳任生子
賀孫舜華子周歲
贈新昌王藍田三子

訪李興伯不遇其家人命二子留宿有
古人截髮撤薦之風喜詩之
薦黃平仲過雪巖以詩代簡
贈墨客呂雲叔
贈丹客鄒道士
贈宗道士元一
贈黃道士思成祈雨感應
贈山月道士
題道士蒲塑
中秋放舟
西山雪嶺
清江曲
桃源行
第十九卷
古風七言
送陳升任浦歸
送楊帥參之任
送高錄參美任
送鄭編修赴任
次楊監簿上陳守賑災韻
題河沙寺
題南昌邑大夫俞君尊公坦庵
梁新恩送龍涎香盃
謝胡龍溪惠硐材及五德
余許事惠龍團嶽炭香嬰兒寶且許以
百丈山楮衾而未至
贈秦翁挾二童皆高弈
贈定軒游李升能地理
贈鄒文秀才
贈真術秀才
贈古朴相士
贈金斗相士
贈行在李主人二子
贈天王長老無著能醫兼善畫龍頭
贈饒春卿丁巳秋醫痔有功
第二十卷
古風
潘凱吳燧二察甚振風采
劉仲山有詩因次其韻
丁巳春言事西歸和朱子靈賜詩韻

和楊監簿
送孫龍谷
送李知章
九日簡張倅
送胡季弢入太學
送滕文甫尉分宜
送琴隱吳君
題譚君詩集
贈鼓花翁畫牡丹
京城苦熱
夢保母如兒時
題魁字軸

第二十一卷

古風

贊趙直閣所藏四美人畫
春 疏鞋踏青
夏 出浴納涼
秋 扶病看菊
冬 沉吟望信
題楊妃出浴圖
題西施捧心圖
贊張英玉所畫蟻蝶圖
贊張英玉蟬鶯螳螂圖
禽言十詠
不如歸去
泥滑滑
着新脫故
郭公
麥熟也哥哥
看蠶娘子得錢許
婆餅焦
姑惡

提葫蘆沽美酒
百舌
問鴈
聞鶯
觀風馬
烏鵲吟
錢塘吟
義娼吟
聽琴
贈王生

第二十二卷
啓
上吳丞相
賀賈丞相
賀江侍郎
見洪秘監
受校書謝丞相
除太子舍人謝丞相

第二十三卷
啓

過省謝年存齋
過省謝鄭愷堂
發解謝蔡寺丞
發解謝趙府判
發解謝趙判縣

第二十四卷
啓
上程丞相
賀蔡參政
通陳判府
謝陳判府
回董倅
回王倅
回趙司理
回胡主簿
回李解元
定鄒宅親
鄒宅定親
鄒宅納幣

定親
答聘
答聘

第二十五卷

劄子四六

賀沂邸延國夫人生日
復東宮二門司
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回送物
沂邸賀 皇太子生日
沂邸節使生日回 皇太子送物
沂邸節使生日回蔣提舉
沂邸貴人賀蔣提舉生日
沂邸節使賀蔣提舉生日
沂邸迎右丞相入國門
沂邸賀鄭殿帥轉官
回秘監洪恕齋送物
送京學進德齋午節
回戴和仲送柴菓
及第回徐國博
回田賢良送所注論語
回蜀天祥送曆墨陳黄詩
回張古華求詩序
送陳守午節
回陳守午節送物
回陳守招登高
送陳守菊節
回新昌宰端午送物
回縣丞兄送菊節物
回洪縣尉賀除擢
回王府教賀除擢
回上高宰謝文筆峯記
回新昌蔡學長請講書
回翰林韋知府賀赴召
賀陳守生日
回應宰送酒
賀判丞兄致仕
七夕送康倅物
七夕回康倅送物
回致政李宰請召
賀同官冬節

賀同官冬節
第二十六卷
劄子提綱
賀程丞相
賀蔡參政
與陳千峯
通陳監簿
通陳刪修
回上高項宰
與郤定之親
第二十七卷
狀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
得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
辭免兼沂邸講官申省狀
乙未十月辭添差處州通判申本州狀
轉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陳賀年甲申省狀
第二十八卷
書
上謝丞相
上徐大參
與蔡中岳
再答蔡中岳
答蕭大山
第二十九卷
書
上程丞相
上吳丞相
上賈程相
第三十卷
書
上蔡大參

與蔡佑神
通年侍郎
與王計院
與蔡佑神
與鄒節幹
回鄭持正
與李提刑
回文榜眼

第三十一卷

書

答徐安撫
答李提刑
答洪發運
與王知軍
回陳提幹

第三十二卷

書

與陳判府
與陳監簿
答陳監簿
答應判縣
與萬京教
通鄭提刑
答許司門

第三十三卷

記

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明州梓潼帝君殿記
武寧田氏魁星堂記
瑞州曹判府生祠記
高安張知縣生祠記
新昌陳知縣生祠記
奉新縣重建丞廳記

第三十四卷

記

彭氏江山第一樓記
石氏書莊記
胡氏勤有堂記
龔氏芳潤閣記
萬誠翁愛賢堂記

胡氏雙清堂記
趙氏村屋記
黄氏好山記
李氏水閣記
周沂叟沂齋記
第三十五卷
記
菊花島記
竹溪記
五桂坊記
受竹軒記
靈源天境記
重遊騎岡記
犢山記
盤隐記
第三十六卷
記
臨江陳侯生祠記
淨社院記
仁智堂記
汲古堂記
味書堂記
一和堂記
草堂記
雙桂亭記
養齋記
王氏家廟記
田氏希賢莊記
竇仁孟香窻記
第三十七卷
序
詩意序
尚書傳序
贊府兄詩藁序
月崖前集序
月崖近集序
秋崖毛應父詩序
贈俊上人詩序
毛霆甫詩集序
劉玉淵詩序

咸山俊上人求詩序
蓮東叔雪林藁序
黄瑞可詩序
梅澗吟藁序
適齋詩藁序
胡允升詩藁序
蕭道士詩序
饒道士詩序
汪古淡詩集序
玉泉詩集序
彭仲珍吟藁序
王月莊雲萍錄序
吕雲叔雲萍錄序
陳氏濟利堂渠序
第三十八卷
序
張一華夷疆域圖序
李朝長編節要綱目序
滄洲漁唱集序
遠齋續藁序
草塘詩藁序
朱子霍詩集序
送黄雅王序
詞賦義約序
乙卯詞賦義約序
新昌義約序
南安義約序
瑞州經賦義約序
古洪王明義約序
助約序
陳氏同宗義約序
鄒氏同宗義約序
惠應廟塑魁星序
圓沙桂籍序
贈冨寧規簡序
書墨道人序
贈悟上人序
高同父卷子紙序
第三十九卷
論

論語先進於禮樂
孟子學問求放心
趙簡子置後
晏子家施不及國
史記世本論
叔孫昭子論
荀息論

第四十卷

說

三友軒說
雪心說
八窻說
真上人冰壑說
楊雲林方壺說
比齋說
林伯可自齋說
劉楚字子相說
贈仰嶺岑先元二字說
贈僧半顛說
送蜀山人說
風鵲說

第四十一卷

跋

劉翠微罪言跋
忠穆公行實跋
張火師墓銘跋
書孝亭三帖後
書元齋跋後
書邵堯夫真蹟後
書李文溪吳城山龍王廟詩後
書牟存齋草東宮二制後
書洪玉父奏藁後
跋雪浪閣詩
跋師濂堂記
跋麗譙樓記
跋林平父文集
跋張英玉行卷
跋吳玉壺梅花百詠
跋上官叔椎篆隸
跋李㚖甫廷對策藁

跋張樗寮遺墨
再紙書南山一盃亭壁詩跋
跋洪上人所藏十八羅漢畫
題曾輔之詩集
題眞上人詩藁

第四十二卷
雜著
制三首擬宋詞作
參知政事石之瑞除昭文殿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樞密使叙國公監修國史加食邑實封制
知樞密院事曾少顏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進封宣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吏部尚書元熙卿除參知政事集英殿大學士燕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銘
月硯銘
龍尾硯銘
忠學銘
崖齋銘
訥齋銘
木齋銘
知非齋銘
月心齋銘
箴
懲忿箴
夙興箴
趣時箴
積學箴
平謙箴
戒欲箴
節用箴
改過箴
贊
解星贊
魁星贊
呂雲叔家呂儼畫象贊
太平寺觀音像贊
劉叔榮觀音像贊

琴操

九皋 君臣慶會

觀瀾

文

試筆問成

精舍名犬

檄

檄諸鄉教民兵築山寨文

第四十三卷

文、

西㵎書院换新梁文

惠政橋上梁文

桂殿上梁文

天香閣上梁文

賦梅樓上梁文

秋山上梁文為謝飛卿作

第四十四卷

長短句

沁園春 太學補試歸塗作

賀新郎 京學類申時作

賀新郎 京學類弁後作

沁園春

沁園春

柳梢青

柳梢青

沁園春 送友人補太學

賀新郎 及第作

沁園春 壽同年陳探花

賀新郎 送楊帥參之任

念奴嬌 和尹司門

沁園春 壽陳可齋

滿江紅 壽鄭法

沁園春 壽張府判夫人

水調歌頭 壽趙宰

水調歌頭 壽趙倅

滿江紅 送鄭守

沁園春 送權倅

水龍吟 孫姪生日在京作

沁園春 壽盧守

沁園春 壽陶守
沁園春 壽王商安
沁園春 壽楊帥參
賀新涼 送曷子炎
賀新涼
蝶戀花
浣沙溪
虞美人
賀新涼
滿江紅
滿江紅
聲聲慢

第四十五卷
樂語
郡守初駕樂語
新婦致語
對廳樂語
女筵樂語
禮席致語
女筵樂語
郡守宴狀元樂語

第四十六卷
疏語
太平興國寺再建淨土院榜
建淨土院疏
太平寺內宮建法堂疏
天慶觀建拜壇殿疏
南道堂作雲堂疏
化三官殿疏
建五雷殿疏
甃飾澄江橋疏
內宮寺求僧疏
興善院求僧疏
僉師姑題緣祠部疏
帖請瑩和尚住成覺
為渠道士撒土
解道和尚出塔緣化疏
水陸孫寬榜
孫寬浴榜語
市心重建觀音閣緣化疏語

經藏院緣化建輪藏䟽
太平寺緣化塡溝栽松䟽

第四十七卷

祝文
西澗書院祭魁星
正誼書院祭魁星
賜第後謁 先聖
兗國公
鄒國公
西澗謁劉屯田
謁劉秘書
謁劉檢討
謁陳宗丞
乙卯秋祭魁星
祈雨迎利毗
迎龍王
嶽祠祈晴 此以下並代作
利毗廟祈晴
祠小靈順二廟祈晴
祈雨
迎城隍祈雨
迎仰山祈雨
迎龍王祈雨
謝雨
戊午春祈雨
代謁 先聖
代謁諸廟
代告本衙土地

詞語
文昌醮宿建詞語
早朝詞語
午朝詞語
晚朝詞語
正醮詞語
文昌醮詞
壽帝君䟽右語
上元縣醮詞語
祈卯生日設醮詞語
祈請惠王諱日詞語

第四十八卷

祭文

祭師范石莊先生
祭友人韋料院
祭表兄吳景蘇
祭族子霆伯
祭外甥吳英孫
代祭高參政
祭胡上舍宏甫文

第四十九卷

墓銘

蕭枰朝奉改阡壙誌
石莊范學録子堅壙銘
湯司户宗植墓誌銘
周恕齋墓誌銘
陳允中墓誌銘
運屬姚公伯武墓誌銘
李廷章墓銘
耕雲居士塗君墓誌銘
揭汝功母王氏墓誌銘

第五十卷

墓誌銘

譚氏孺人墓誌銘
萬安周貢士墓誌銘
豐城鄒君墓誌銘
梅莊夫人墓誌銘
蕭母墓誌銘
鄒仲翔墓誌銘

雪坡姚舍人文集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歷官誥詞

初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判誥詞

勅具官某策大廷得一士擢爲第一乃于官之幕府所以備彝典嬉雅望行著州里文則如長江大河而澤於道陛臚首唱物論具孚惟輔郡元寮率處魁傑往其從葉吳永從容婉畫關接之于朕所開者近行且召矣可授承仕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召除秘書省校書郎誥詞 馮省元同

勅具官某等天祿校讎漢職也清選英加焉我朝以此處當世之魁彥非望實兼副者不輕畀也爾某對策大廷冠名上第爾廷鶯南宮首選東觀翹英式眷望於題輿式考盤而在㵎久淹家食見謂迴翔爰錫芳旌之拓班登校理之職披蘭臺之緗帙親藜杖之餘光寧不爲儒者之榮乎簪璽昂霄實自茲始爾其需之

再除秘書省正字誥詞 辭免校書官依所乞

勅具官某刊正書林古今妙選也雖天下清望士必試可而後畀之國家寵異倫魁閱三載而徑授是職彝典也爾某叢魁群英錄朕親擢屬吏再舉常一品而弗果未升之校讎魯魚爲過免牘來上冀守舊班嘉爾靖退姑徇所陳丞郎爾僚以副延竚可依前承事郎秘書省正字

再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誥詞 安秘丞同

勅具官某等漢之蘭臺東觀皆藏書之府號爲蓬萊道山往往以第一流人物居之固不輕畀也爾剝南宮亞選文譽蜚騰爾某昕殿倫魁器識閎遠比者昉登華選見謂時才或躐貳於閟丘或弁華於祿閣使會粹編摩之史既得其傳而甲乙丙丁之書悉刊其誤則斯文燦然一新矣對蓬萊而 入未即以敦經爾尤優爲朕方進用

除守本官兼太子舍人誥詞

勅具官某昔我仁祖培養天下人才能自以爲股肱心膂又留爲子孫百年之用是即周家豐芑之仁所以詒謀燕翼子者比建儲伊始寮寀爲之一新朕實取法焉爾某博學有文剛正不

擢從冊府仕列東舍且俾與誦説之職可不
謂儒者之榮乎無負所學是為報上可依前承
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太子舍人

贈祖誥詞

庚申秋以宰傑轉官辭乞回贈

勑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兼　太子舍人姚勉
故祖兄者進士守士食舊德非其身者在其孫
孜之唐制惟一品追榮其祖逮長慶中從楊於
陵張惟素回贈之請蓋異恩也爾某文行著於
鄉四舉禮部不獲齒下士詩書之澤施于聞孫
以魁儒從吾兒游禮成進階陳義甚高朕方教
天下以孝用越彝章貤以京秩于唐且有光矣
九京有知將不悼其不遇可特贈承事郎奉
勑如右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一

從子國學生　龍溪　編次

封事

丙辰封事

十二月吉日承事郎新除秘書省正字臣姚勉
百拜獻書
皇帝陛下臣江西一寒學未聞道癸丑奉對
大廷有司第臣策在第四　陛下念其愚直親
擢以冠群才受　恩而歸福過災至未及一月
即遭外艱得祿既不逮親從吉未忍問仕
陛下曲賜憐念以趙汝愚故事起之疚棘之餘
顧臣何人蒙此異眷不由五刺之薦而即登
於通秩未有一日之考而遽玷於中除
恩大難勝感極繼泣雖幸親養合報主知不忍
固辭顧移忠事祇承　召命已至半途將熙
又於　天顏忽驟嬰於寒疾欲進不可有懷莫
伸臣伏見　前朝蘇洵奉　詔試舍人院辭不
拜命輒陳奏篇今也微臣敢援為例僭以書獻
惟　陛下試垂聽焉夫　陛下之所以召臣者
豈欲榮臣以美官哉蓋念其前日之觝直言時

事故進之耳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　陛下既
親奬於其先則是既信而可諫矣不得以未信
為謗自謗也臣前此獻策於　陛下有曰立中
道以用天下之賢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臣之
所謂立中道也者蓋欲消去朋儻所謂奬直言
也者蓋欲廣通下情言雖若迂事則甚切臣今
所見無異於前臣觀　陛下聖度如天明見如
日忠厚如仁　祖英果如孝　皇信用忠賢容
受切直恢張士氣長育人材護如圭璧愛如桐
梓正人暫去而弾治言者雖忤而必容四方稱
仁萬世誦聖雖盛美殆難繼述此二事實最可
稱如瑞平之甲午改元　淳祐之乙巳壬子
陛下此時之用人聽言青史書之蓋無窮之令
聞也雖然臣願　陛下兢兢業業保持初意而
已驚心適日駭耳異聞不知彼何人斯乃爾上
誤　陛下臣知　陛下之本心不爾蓋必有簧
鼓聖聽者也臣初離瑞陽忽傳時報乃有立石
三學之事臣固已駭之矣猶恐實有蹈非彝
而累教育者啓行數日衛至臨川則聞兩御史
之章大斥三學舍之士不知所謂益重厥疑至
於近時號為敢言之臣亦皆相繼而竄罷臣於
是益駭焉臣至上饒得觀邸報則臣蔡杭又已
去國臣之駭者至是愈甚矣夫斥逐學校之士
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檜侂遠之時所為耳今
日　聖君賢相詎宜有此哉以學校未離韋布
之人在平日豈無市井之遊然而外議初不謂
然但知為前日上書之人故今致甚謀復仇之
禍其間雖有一二士不與上書姓名皆謂　朝
廷借此以蓋非不知蹤跡欲掩而愈露況不與
前日上書之士亦是攻乙卯去相之人斥士者
微不以此而加誅得罪者豈不藉此以自解此
聲一出天下謂何必謂　朝廷令諱人言自此
誰敢獻其狂直言路一塞所繫不輕儻使國有
大姦將恐無復言者敗亡軌轍前古所同敢於
沮抑人言是豈為國忠計夫帝王大德在於納
諫朝有直言謂之國華　陛下聖明豈不知此
三十三年容受人言之盛德忍於一旦斲喪之乎又豈不
使天下妄議　陛下欲進用私人恐言者藉藉
先斥士以塞來者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蒙進
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與己為仇者乎朝廷

之上徼無是心天下之人不能無是議也此蘇
軾所謂家置一喙以自辯市列千金以募人人
必不信謗亦不止也臣觀 陛下今日之所進
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嵩之也亦未必如前日
之與莧晦也然三學之攻嵩之莧晦則 陛下
不怒才亦何獨於今此而遽怒之亦之邪天下
於此疑矣非所以視方來也夫敢諫有鼓進善
有旌書謗有木設於朝市古先聖王之欲以來
諫也古先聖王本無可諫之事猶不能無求諫
之心 陛下本有好諫之心何遽設為拒諫之
其三學之立石臣恐諫鼓謗木不如是也漢文
帝止輦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嘗不
稱善夫言之真不可用者容之可也而何必拒
之哉方文帝有獄繫周勃之後賈誼進刑不上
大夫之說自後文帝體貌大臣以弄臣輕慢戲
於朝廷在丞相亦得伸其國法文帝之用誼言
如此又何嘗聞有誅斥賈誼之事哉漢文帝三
代以下之賢君猶能若此 陛下姿兼五帝道
邁三王又豈可出文帝下乎臣知 陛下之決
不能也昔章惇蔡京之徒上誤 祖宗立姦黨
碑於內殿賢如司馬光乃以為姦黨之首一時
小人自謂可以欺天下也而石工安民乞不刊
其姓字恐得譏於後世今之學官奉承此事不
聞諫止寧不有靦面目於石工乎立石之餘繼
以斥士此殆角公論以求勝挫善類以取快者
矣甚非盛世事也夫易進難退者世謂之小人
難進易退者世謂之君子僅有一毫貪榮固位
之意豈逃鄙夫患得患失之譏 陛下今所進
用之人使其真有德之可尊有才之可用人望
所與官職何辭遲之歲年試用未晚何必驟擢
之臺察驟長之諫垣又驟躋之政府哉使其本
無躁進前相之心能納盡言為法受惡或有丐
祠求去之請豈非高尚退潔之風心事靡他人
言奚郵何必無一語以及夫不發時而定遷哉
是為臣者不以難進之君子自處而以易進者
自處為君者不以難進之君子處之而以易進
者處之矣臣恐 陛下君臣未必甘受此名也
驟加進用欲以勝公論寧不適以滋公論乎夫
公論者當使之在上不當使之在下也不幸公
論逆而在下在上者當有陰消潛弭之以使之

平不當壅遏抑絶之使至於激也語曰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朱熹釋之曰天下有道則自然
不議非箝其口使之不議然則箝之者豈非所
以激之歟東漢末年之黨錮皆激致之耳激而
致此豈天下國家之福又豈忠臣志士所願哉
適者臣蔡抗去國之由與臣夢炎臣逢辰之罷
臣雖未知其故傳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謂臣抗因被
三學之士其說不用而行至於臣夢炎臣逢辰
之寢命去官則謂　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去
臣逢辰則是去年上疏排近倖之士臣夢炎則

是前日越次求對欲言時事之人果若人言尤
是不可臣不知今日何為而如此得非疑其為
朋乎昔唐元宗時劉晏以神童為正字元宗問
之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天下字皆正
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有朋黨之小人也晏之
在唐後來乃鞭箠聚斂之人未為知道但其當
時所對則亦可謂至言臣今蒙　陛下除官適
是此職敢借劉晏朋字未正之說願今日有正
朋可乎　本朝歐陽脩在　仁祖時嘗作朋黨
論有曰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蓋謂小

人之僞朋不可有君子之眞朋不可無也以利
為朋者小人也以道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於
為國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於愛君小人私
於為身故朋姦結黨不能不皆出於竊位君子
小人之判蓋知此君子小人之分朋其初若未
見損益但君子之朋與治為朋小人之朋與亂
為朋其究極則天壤懸絶有關於天下國家安危之
存亡耳知人固堯舜所難然察其用心則君子
小人亦不難辨　陛下天資睿哲閱歷精深致
知旣明於此蓋昭然黑白中庸知仁勇之三德

陛下之所素講貫而體驗者謹毋使天下謂
陛下知足以周物而反仁至於惠姦勇反至於
斥賢也仁勇失其所施則是知亦為未盡矣
陛下毋疑在朝諸臣之分朋植黨毋謂在朝諸
臣之皆公猶私但當審而察之孰邪孰正其朋
於為國乎抑朋於為身乎其朋於愛君乎抑朋
於竊位乎其朋於盡忠竭節乎抑朋於狥貨殖
利乎左右其有譽阿大夫而為朋者乎毀臣其
有進商糾而為朋者乎執政其有與臺諫而為
朋者乎臺臣其有與諫官而為朋者乎外戚其

有與宦寺而為朋者乎無之則善矣如有之則
必不逃　陛下之明鑒也乙卯去相不能知予
賄適醫汚人孰肯與之為黨今年去相致君無
術功烈甚卑人孰肯與之為黨至於乙巳壬子
之善類甲辰庚戌之魁彥則天下所謂忠賢不
得謂之為黨也指其黨於　陛下之前者恐未
足以為黨而陰相黨於　陛下之前者　陛下
不可不察其為黨也君子無罪可名無過可指
小人欲激人主之怒不過以黨之一字目之則
必犯人主之所惡耳至於所斥逐之黨則大抵
皆君子也以黨為名空國君子小人異世同術
莫不皆然黨錮空而漢危清流空而唐禍　元
祐姦黨空而　宣靖之變作小人至此亦非其
福矣豈獨君子哉事久論定君子小人之名萬
世之下昭若揭日在黨錮者人謂之君子敍黨
錮者得謂之君子乎與清流者人謂之君子挍
清流者得謂之君子乎列姦黨碑者至今謂之君
子立姦黨碑者得謂之君子乎小人亦何利於此
哉故朋黨之名在今日　朝廷之上決不宜有
有立黨之說以告　陛下者即宦之尤者也惟

陛下察之臣願　陛下精別真偽之朋廣開衆
正之路已斥之士終與叙還已去之賢旋加收
召端平之善類今皆凋落所存者不過一二
老乙巳壬子之善類今散在四方者幸尚有十餘
人至於新進鯁亮之流亦且不下十數皆宜引以
自近寘彼周行雖有嬰鱗逆耳之言當廣乾坤
容納之量直士聚則嘉言日進公道開則治勢
日張天下未有求治而不用賢而不聽言者也
昔　仁祖皇帝慶曆之際登用諸賢不一二言
皆為小人以朋黨傾去亦嘗執政而用夏竦亦嘗宰
相而用執中然而小人暫親即疎君子暫疎而
即衆迭至　嘉祐一皆正人躋時太平功在
社稷天下皆謂　陛下深似　仁祖　陛下可不繼
仁祖所為乎　國家自　宣靖以來無復人才
至紹興初年方得涵養成就未幾又壞於秦檜
至　孝宗皇帝又加之涵養成就是故　乾道
淳熙之盛無減　慶曆嘉　祐之時　先皇之
初年人才皆　孝宗皇帝之所涵養成就者也一壞
於侂冑再壞於彌遠士知於利祿而不知有廉
恥之節人知有謟諛而不知忠直之風夫今天

下之士所以正論昌言濱死不悔厲作奮起習
不挫折一蹶一沓曾不畏縮者乃　陛下三十
三年之所涵養成就耳以三十三年之極力涵
養成就者一旦斲喪之可乎不特此也　祖宗
三百餘年之所涵養成就者而一旦斲喪之可乎
此臣所爲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也故敢妄發
其狂言願　陛下保持其初意使朝廷常有賢
士　陛下長爲聖君臣雖養痾山林食荼如薺
不然臣之來也不過一留夢炎一方逢辰不罷
則臣耳臣妄援蘇洵蹴上封事罪在不赦但臣
筮仕之始於朝臣未有素交至如三學諸生亦
皆借不相識初無附下罔上之意皆出愛
君憂國之忱知則當言言則當盡至於出位實
不自知席藁私室以待　鈇鉞臣雖受誅亦須
陛下用人聽言保持初意而已惟
陛下留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封事
庚申封事二月四日供正字職翌日奏
二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姚某謹沐齋
戒書時死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天下未嘗有難爲之事人主不
可無肯爲之臣以肯爲之臣輔有爲之主天下
事難者易矣易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夫
屯者難也不曰君子以畏避而曰君子以經綸
豈非世雖屯難正可經綸之日乎有經綸則屯
者亨矣但患無經綸耳方今天下之事勢有可
惜者一有可憂者三而幸有可爲者四可爲者
即所謂經綸也臣請疏言之姦相丁大全欺蔽
聰明壅塞言路敢於言者必加之竄以不得其
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誅　陛下踐祚三十餘年
何嘗有此大全蓋欲以此箝天下之口而恣己
之私也臣於彼時知有今日久矣是以丙辰祇
召已至中道不敢與之立朝疏陳其姦亟歸伏
罪自時厥後大全朋姦罔
上日甚一日凡

天下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數百萬極
之賊而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用其心腹十數輩
布滿諸路行一切不卹之政白科强抑什取六
七謂之和糴以失盡　陛下之仁心妄富國
强兵自誇將不過竭天下之膏血以奉　陛下
目前之欲耳此即蔡京豐亨豫大之說王黼應
奉享上之舉也富國者如此强兵者又安在哉
夫己未之狄戊午之糴之應也昧者猶曰幸有
戊午之重糴猶可以給己未之禦狄殊不知若
無戊午之糴則決無己未之狄矣　陛下知漁
舟渡難之罪起於袁玠不如超擢用玠者非大
全乎使　陛下去年大悔悟大更革之時厥既
登庸左右賢相亞矣大全及其黨與按之四裔
則天下大快衆憤盡紓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難
即退伏誅殛矣姦臣誤　陛下之罪甚大
陛下責姦臣之罰甚輕此固　陛下之仁厚也
然天下謂　陛下尚有眷顧大全之心他日必
念其能生財不念其幾誤國必至復用重害吾
民是以怨尚鬱而未紓憤暫解而復結加以奪
官之命越數月而後下求言之詔亦越數月而

後須古人所謂改紀其政者當一反前之所為
而乃癰疽之根猶伏胸腹瞑眩之劑未徹膏肓
使天下有悔過不盡之嘆夫前日悔過之不盡
則今日邊寇之不盡也日可為而不勇為今
雖欲為之亦緩下之劑矣此臣所謂可惜者一
也去年秋韃在鄂渚耳未至興壽也冬則南在
湖湘北至興壽耳未至江西也今則在江西矣
臣所居之郡瑞陽所鄰之郡清江今聞皆已殘
破矣隆興之邑凡八如分寧如武寧如奉新在
章江之外者今皆蹂躪矣如豐城如進賢在章江
之內者今皆奔潰矣是八邑而失其五也支體
已蔽腹心能自固乎萬一虜用避實擊虛之謀
捨隆興而不攻或自南康而渡或自豐城而渡
或自清江而渡或自章江之源而渡越西江一
步所在州郡不過如興如壽如瑞如清江耳
陛下何以限隔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虜
本無謀皆中國為姦相惠若之士民為之嚮道
既犯鄂渚又出廣右蓋用巫臣疲於奔命之謀
伍員多方以誤之計萬一牽制重關以一兵徑
渡下流而來以一兵循自海道而至　陛下又

何以待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韃之初破
蜀也一歲一鈔掠之害其耕奪其聚殺其民人
使不得供其軍賦謂之涸水取魚之法繼掠卽
去雖去不歸以一酋蟠伏興元以為歲入寇之
計不數載而全蜀陷今興壽二州聞已為虜所
巢矣萬一如兀朮欲築建康避暑俟秋復動之
計留連腹心何有窮已此臣所謂可憂者三也
雖然豈可徒憂之而已哉　高宗皇帝六飛南
渡之初國勢未定兀朮亦嘗鶩犯江浙當時事
勢可謂阽危迫其次年大作措置則曰今冬虜
來似有可勝之理又曰雖以檄呼虜渡江亦不
敢來矣然則虜之渡江不足慮也但使之不敢
再渡可也　陛下君臣儻能以　高宗皇帝之
時猶可有為之心則臣所謂可為之四策皆可
行矣何謂可為者四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二
曰教民兵以護鄉里三曰分責任以全境土四
曰一體統以集事功韃長於野掠短於攻城鄂
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則不能拔豫章有
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興國壽昌以
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城之有無利
害可覩也去年冬臣在瑞陽嘗勸守臣築城乃
取橋梯寺觀塔廟之石以助之量功命日用為
又纍城所之法則三旬而可濟守臣雖是其說
竟為幕僚沮撓而止不過曰恐費州縣之財果
也今財果安在哉孰若以一州之財果衛一
州之生靈乎縱乞　朝廷一二年上供網解而
為之　朝廷亦必不計也不愈於為寇所蕩則
亦無所謂上供乎今天下之無城者不獨瑞陽
也　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為築城壁以衛
州郡者此也鄂渚官軍之外有義士壯丁數萬
人長沙官軍之外有鄉隅丁夫數萬人皆能相
助戰守民兵之於鄉井用力尤至也韃之所以
彊者空國而皆兵使吾州縣皆有民兵以敵之
彼亦安能遽犯勝韃之策莫良於此　朝廷去
年亦嘗許州縣結民兵築山寨矣不知後來何
為而遽罷農隙講事寓兵於耕蓋亦近古也主
佃相養貧富相資可以彈姦可以教睦亦不費
官也若畏其為盜賊畏其相讎殺則但當區處
之得其道勸率之得其人耳督之以才且賢之
里需總之以才且賢之時官不肯而不為鄉里

所厭者不使也天下安有才且賢之里寓時官
而背爲盜賊背相讎殺者哉雖至而民殘難去
而民盜有民兵而如此乎無民兵而如此乎軍
新招則不係精軍既多則患無養固不若民兵
之不費也但不必盡取保伍以爲民兵保伍者
止爲姦盜之防民兵者當擇强壯而敎、之以
洞貫之弩敎之以拒馬之鈴敎之以陷陣之斧
斷無調遣止衛其鄉利而誘之激以厚賞民必
樂從矣去年臣在瑞陽守臣嘗適　朝市季臣
以敎閱民兵之事畧有條矣但未幾而報罷、
一月而遂遣哨騎之咨守臣得百十民兵走一
小山寨方能免禍民兵山寨不可謂無用也使
盡如臣言卿：皆兵處、皆寨豈至是哉臣之
州痛矣無可言矣今天下無民兵者不獨瑞陽
也　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謂敎民兵以護
鄉里者此也廣右湖南江西州郡今固殘破矣
可殘破而已乎殘破方新修復亦易但一人而
爲之則難衆力而圖之則易耳且以江西言之
圖之在九江者宜命之條復興國壽昌兩軍圖
之在隆興在清江者宜命之條復瑞陽清江兩

郡及分寧奉新諸縣官許辟置財許移用則修
復之事可次第舉矣修復既畢然後命四監司
各取所近之州郡分而掌之責其守禦責其應
援失地則加之罪卻敵則重之賞但是分任防
扞之責至於本司職事如刑獄如茶鹽則仍前
日之職而掌之宣闕大臣則加總其權於上不
立唐人藩鎮之名陰合中興鎮撫之使　祖宗
之法不必變而列郡皆蒙其利矣廣右湖南諸
郡推此意而行之江東福建兩浙亦用此意而
預防之責有所歸力皆頓致臣所謂分責任以
全境土者此也責任雖分意獨當一要皆爲國
不必爭功　高宗皇帝初在臨安嘗有　聖製
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高風動君子屬意
蠡臣此詩也蓋種　高宗皇帝中興之規模也
越之謀矣臣種治內臣蠡治外　高宗聖心蓋
有見於此其後用趙鼎張浚爲左右相遂用此
法鼎居中秉政進退人才浚江上視師專任邊
事表裡相應舉天下而運之掌矣使三十六年
之間皆此規模中原即日可復獨惜呂祉之間
一萌兄弟之好遂失而秦檜乘之矣今二相同

心濟謀寧無不和之失更須堅凝意向事事一
體人人一心運掉四方身使臂而臂使指所在
諸閫亦宜同體國事共濟時艱謹毋曰吾皆執
政也吾皆大臣也勢敵權均胡可相使如此則
天下之事誰其為之哉臣所謂一體純以集事
功者此也此四者皆可為之事也即屯時之所
謂經綸也世之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之多
事聖哲馳騖而不足今日聖哲馳騖不足之時
也　仁宗朝言者論呂夷簡曰大富貴呂夷簡
享之大憂患留與　陛下臣今亦曰大富貴丁
大全享之大憂患留與　陛下為大全游説者
必告　陛下曰大全之時州縣未多殘破也殊
不知此屬則誰致之哉屯者大全之所遺患也
二相則經綸其屯者也抑臣嘗求經綸之道於
屯卦而得其説顛末有獻焉初九一爻為動之
主屯之經綸君子也其爻辭曰盤旋利居正利
建侯聖人釋之曰雖盤旋志行正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是三者經綸之要道也屯難之時未
有攸濟故盤旋而不速進但所利者在居正在
建侯在以貴下賤耳居正者順公理而無私邪

也建侯者聚眾賢以自輔助也以貴下賤者屈
己求謀而廣忠益也鼎之初也擯絕請謁内降
差除一切格止黃彥節之移竹我微罪也責軍
令而禁止之馮益之買鵓鴿曖昧也亦予外祠
而疎遠之　陛下今能聽大臣如此否乎此居
正之道也呂本中張九成潘良貴魏矼胡寅范
沖朱震之諸賢萃本朝韓世忠岳飛吴玠吴璘
王彥之諸將布襄淮荊蜀　陛下今有人才將
帥如此否乎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己而求言
宰相謙冲而待士詔近臣編類奏疏擇而行之
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見之施行者否乎此以
貴下賤之道也是三者　高宗皇帝之所以享
屯也　高宗皇帝之時豈不尤難於今日哉而
然有為若此則亦當時有肯為之人無難為之
事耳今如曰不可為使　陛下當　高宗之世
將不攘夷狄而平盜賊乎陰山窮髮之虜蕩然
窺闕内地如升虛邑纔十數哨騎入境千萬人
皆望風而潰曾無發一矢與之抗者臣甚為中
國羞也願　陛下為宗社大計與二三大臣亟
圖之臣自犯天威罪當萬死然臣枌榆已失今

而後以罪去已不如前者在上饒驛奏封事時
尚有可歸之路矣觸冒鈇斧鉞而死乃其甘心
臣無所逃罪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封事

擬上封事庚申三月

三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
教授臣姚某謹昧死百拜裁書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　祖宗朝許館職非時言事仍
許銀臺進入與臺諫等　祖宗之所以優異館
職者何也儲材於館閣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
然而不當言而言謂之躁當言而不言謂之隱
必其事關國體人不能言然後館閣之臣抗章
極論胡銓之竄范如圭留之朱熹之劾葉適辨
之曾覿龍大淵之恣王十朋論之是皆得其言
而後言也臣於先正諸賢無能爲役然亦待罪
中秘不敢緘默取容是以供職翌朝亟言時事
今則事有大此繫國安危隱而不言臣實不敢
臣伏見初十日　聖旨以太學博士臣徐庚金
等去國委司業何夢然勉留謂方今多事毋徒
紛紛爲夷狄盜賊之所窺伺姑惟體國臣伏覩
至此涕泗交零方當　陛下更化用賢之時豈

容有學官盡去之事衆聽惶惑羣心驚疑哉在
史編貽譏萬世此非細故小變也　陛下委長
官留之固足以見體羣臣之意然庚金等之所
以去又豈無其故乎得非以近日所上兩書未
見施行不得其言而去乎臣聞庚金等所上之
書乞斬丁大全董宋臣五人以謝天下其意雖
是其言則似過於慘也　陛下未見施行蓋必
有待庚金等即相攜而去其事亦未免過於激
也然其心則實本於忠愛觀天下大勢之危急
故心痛不及幾聲耳其辭雖未必可盡行　聖
心獨不可為之裁度酌其當權其宜而行之乎
陛下而惠從諸臣之言酌其當權其宜而行之
則有好善忘勢之賢有從諫改過之美天下之
人必謂　陛下屈萬乘之尊而伸庶僚之賤克
一己之私而從衆論之公羣憤泄舒士氣興起
夷狄可卻盜賊可消當時稱明而萬世誦聖也
陛下而不從諸臣之言忌醫護疾反謂以彙而
征吉者為植黨謂出晝而庶王之改者為要君
具文而留實聽其去天下之人必謂　陛下忍
於空學官而不忍於去鉏擋忍於去善類而不
忍於去姦相上洋　聖德爲累不輕下失人心
爲害不細雖欲夷狄盜賊之不窺伺不可得也
陛下即位以來凡皆見矣獨未有學官羣然去
國之事耳學校師儒所以教育天下之士一朝
盡去此何等氣象哉先儒周厚頤曰天下勢而
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
可也　陛下端拱九重抑嘗思天下之勢何以
至於今日乎臣跧伏草茅日夜念天下事察比
熟矣　陛下端平甲午淳祐甲辰去姦任賢天
下駸駸有向治之勢也把握而堅凝之其勢豈
趨於下哉其失在於把握凝定之不堅耳然猶
驟仆旋起纔頓即扶未至如後來之甚也故臣
子之去者復歸人心之離者復合有如丁未之
歲臣徐霖疏攻趙與篡葉大有言不行而去
陛下疊還朝臣而留之然不去與篡大有而霖
竟去霖雖去而與篡大有　陛下亦終去之也
是以五六年霖復以召還而大有之陷害忠良
與篡之掊斂民怨其禍亦旋息獨以與篡之去
稍緩言者不已雖在京洋亦皆紛紜至辛亥而
遂有京洋逐客之變　朝廷以草茅之士視之

甚輕無復有慰留之舉故其後遊士間有北胡
南越之禍又至壬子 臣蔡抗與太學諸生共攻
余晦言不行而皆去 朝廷亦再遣朝臣留抗
留太學諸生抗雖竟去而晦亦不旋踵而罷也
故次年抗復以召還而晦之貪虐百姓亦不深
被其害獨以晦之去不出於真 朝廷尚以為
材癸丑又起之帥蜀故其後有全蜀陷沒之禍
以此見 陛下從人言而勇於去邪則天下之
勢轉而如此咈人言而疑於去邪則天下之勢
激而如彼也然是時公論時明未至盡廢陰長
陽消之會泰往否來之交則在乙卯洪天錫之
一去耳天錫疏攻二閹言不見信翩然竟去亦
不復留自此北衙之勢始盛於中朝宦官之名
方播於天下 陛下未嘗有好遊幸之失也而
人則曰宋臣誤 陛下以脩飾湖山營繕靡麗
矣 陛下未嘗有殉貨利之愆也而人則曰宋
臣導 陛下以諧價而圍賣官鬻職矣 陛下
未嘗有奪民生業之過也而人則曰宋臣誘
陛下置 御前莊及 御前房廊矣甚至引丁
大全為相則曰宋臣聚丁大全之黨則曰宋臣

援方大猷蹤貴則曰宋臣與丁大全蔽蒙邊事
則曰宋臣不知宋臣實如此否也而天下之議
如出一口則以洪天錫一斥不復而致此耳一
天錫之去未害也自此姦壬竊攻憸黨如林臺
臣不敢糾繩給舍不敢封繳侍從不敢論思班
行不敢輪對言路壅塞辨嬰成風屏斥諸生誣
蔑善類在者不敢言言者不敢去又有人臣敢
輕於去國重加竄削以為人臣不忠之戒雖以
臺諫遷黜左遷亦皆忍辱包羞靦面目而坐朝
著禮義廉恥之四維盡皆廢壞元氣既耗外邪
遂使致有戎虜邊漏而不知之禍此蓋言路壅
塞之致也夫曩者京學逐客之時即後來太學
屏士之漸也曩者太學諸生空學而去之時即
今日學官空學而去之漸也不銷其萌勢遂至
此 陛下安可聽其勢之愈趨愈下乎去年
陛下改紀更絃悔過罪己拳拳乎任用非人左
右蔽蒙之戒復開言路旁達下情天下方有挽
而將返之勢挽回不力後將若何臣謂 陛下
今日當方召回首言二閹者以明 陛下本無
疵宋臣之意拔擢諸賢以明丁大全誣忠良之

非已召而未至者趣之使來肥遯而未召者加之亟召以繫人望以重其端庶幾可以回天下之勢豈有諸賢猶未至國而六七學官乃忍使之去國乎學官爲國排姦言不行則已去臣朝必有留學官者言不行則又去學校諸生失其師儒亦將叩閽請留言不行則又去在朝失直言鯁論之士空國無章甫縫掖之流得不盡失天下士大夫之心乎是驅天下士大夫而去之也既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必失天下之人心是驅天下之人而盡去之也而可乎學官所乞誅五人其四前此已畧施行猶可勿議宋臣招致人言如此猶未有毫髮之罰　陛下又何愛一家奴而不以慰天下之人心哉爲宋臣者亦嘗思所以自全也漢之曹節王甫其權盛矣他日東都官者之禍非曹節王甫遺之乎唐之仇士良魚朝恩其熾矣後來唐末官者之禍非士良朝恩遺之乎然則疵而護之者適非所以保全之也　高宗朝張浚在督府上疏乞斬馮益趙鼎謂其罪雖曖昧未明不可不置之竦遠遂與外祠外祠雖不如內省之樂也而馮益則無康履之事矣　孝宗朝甘昪亦竊弄威福厥後孝宗出昪湖州居住湖州固不如錢塘之美也而甘昪則無童貫之誅矣然則蘇而斥之者正所以保全之也　陛下聖明決不效漢唐庸主之所爲以留爲後世之禍　高　孝兩朝家法具在　陛下必能擧而行之也當此大勢危急之時　陛下而能爲逐姦遠倖之事易於反掌不難於拔山則學官之去者可還人心之疑者遂釋輿論稱快和氣致祥上天必悔禍夷狄必殄滅天下之勢亂可轉而治危可轉而安矣此萬年無疆之休也亦萬世無窮之聞也惟陛下亟圖之不備臣昧死百拜

時三月十一日也學官去館中有書換之通進司弗受復自草此書欲明日伏闕而十一日晚已有逐董之命遂不果上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奏劄

庚申輪對八月十一日上殿

第一劄玉音問答附

初八奏云臣疎謬無庸學未聞道癸丑蒙
陛下親擢冠之多士之首臣感激知遇每思
捐軀以報　陛下丙辰蒙　陛下以正字收
召是時姦臣丁大全竊政臣見其欺君罔上
不顧與之比肩事主用不敢前去年又蒙
陛下以校書郎賜召　臣自叨忝以來未嘗有
一日實歷故不敢當乞仍舊班又蒙　陛下
矜從所欲曾未三月　陛下又俾臣待罪校
書郎臣累辭不獲六月十六日供職至十八
日又蒙　陛下除臣兼　太子舍人臣受恩
愈深義當效報用不敢辭茲當班對獲望
清光可謂千一之遇臣有嘗見劄子二件冒
昧開奏乞賜采覽　玉音可之臣乃進讀
臣昨蒙　聖恩親擢賜第中值姦貪欺蔽不忍
附和詭隨退處山林未報毫髮近叨收召曾未
幾時　陛下茂建　儲宮妙選天下之端士為
之輔翼臣以疎謬亦爾末僚又越故常俾陪講
誦臣雖弗稱義不敢辭欲答殊知願忠職分
臣奏云故事舍人但掌文翰蒙　陛下特俾
與講臣固弗敢當但臣謂效忠於　陛下之
子即所以效忠於　陛下故不敢固辭
玉音曰素知卿忠
茲當班對亦安敢出位而言願以臣之職對臣
伏見　皇太子天姿高明德性仁厚好學善問
謙恭受言臣每欽嘆　陛下真有為天下得人
之仁　皇太子真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盡善盡
美何以加茲
玉音曰太子頗聰明可教臣奏云臣素不能
佞但見　皇太子實天縱聰明且又好學
玉音曰尚賴卿等悉心輔導臣奏云敢不盡
心臣又奏自古人君多以建儲為諱間有能
建儲者又多昧於知子　陛下上法　仁宗
高宗既有與子之盛德又有知子之至明此
行建立東宮可謂上符天心下合人志
陛下作得此一事不差　玉音曰卿等可為

朕教之
陛下近又命 皇太子侍立所朝參決庶務宰
相執政為之師傅賓客日示以事而習之
陛下之於教迪蓋無所不用其至矣雖然蓋亦
知所先務焉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
訓詁章句經生學士之學也修齊治平帝王之
學也
玉音曰極是
其要在於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此 皇太子今
日之急先務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
臣奏云 陛下此理洞貫胷中臣不必贅陳
在 皇太子則格物致知乃第一事能致知
則知人之邪正識事之是非然後能用其正
去其邪格其非存其是意方能誠心方能正
自此天下可有治而無亂臣日侍東宮專為
皇太子講明致知一件分別人心道心要於
念頭動處看是人欲是天理若善念起則是
天理是道心當存之若惡念起則是人欲是
人心當克之 玉音曰正要卿如此
隨事以觀理然後能即理以應事天下之事衆

矣其大綱領則莫若用人聽言
臣奏云事事皆當窮理但帝王之學用人聽
言是大綱領 玉音曰極是
說雖若迂事則甚切臣癸丑大廷奉對丙辰驛
遞上書皆以斯二者為 陛下告
臣奏云臣癸丑廷對獻二策曰立中道以用
天下之賢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丙辰趣召
至上饒驛奏封事託丞相程元鳳繳奏亦只
云願 陛下保持用人聽言之初意臣今亦
只是此說不敢有二心 玉音曰是
臣之愚戇無有二心今者備數宮僚所以告
陛下之子者即前日之告 陛下者也 陛下
所以教 皇太子者在平日固甚嚴 皇太子
侍立參決之時所以觀法於 陛下者在今日
為尤切臣願 陛下致謹於斯二者而教之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 陛下固決無此失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必事事皆以正而後可謂之
罔缺也
臣奏云 陛下今日委任賢相言路廣開群
才漸聚固無用人聽言之失但臣願 陛下

益謹之重之故臣引書曰啓佑我後人咸以
正罔缺蓋事事皆正而後可謂之罔缺也
玉音曰極是
比者左庶子臣綸嘗為　皇太子講司馬光論
知伯才勝德一章切切乎君子小人之辨　皇
太子曰嘗觀國史中奏議每論君子小人二者
真未易辨何以能辨
玉音曰能有此問
臣
綸遂以嚴者易疎愛者易親之説反復陳之
皇太子極然其説臣以是見　皇太子欲致知
於用人也
臣奏云左庶子乃吏部侍郎臣王綸每與
皇太子講説必極言正論　皇太子必樂聽
之　天顔甚喜
皇太子又嘗問臣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如之何而為瞑眩之藥臣謹對曰毒藥苦口
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逆耳之言苦口之藥
也然而每難於聽當如伊尹所謂言逆于心必
求諸道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然後能聽之
皇太子亦然其説臣以是見　皇太子欲致知
於聽言也
臣奏云臣恐與　皇太子言者只是順不敢
拂故欲　皇太子致察於順與拂之　間
玉音曰是庶他日能從諫
臣
願　陛下於其侍立之間參決之際教之以
敬大臣體羣臣之事教之以内君子外小人之
宜教之以左右罔匪正人教之以姻婭則無膴
仕一賞而千萬人勸毋使一之有未足勸也四
罪而天下咸服毋使一之有未能服也正大得
以指邪人為邪邪人不得以指正人為邪使無
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説以空國之君子蹙國
之元氣則　皇太子用人之知至矣
玉音曰此都要太子曉得臣奏云所謂使無
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説者今日雖無此議
論但臣謂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若再有如
許丁大全者出則不可　玉音曰極是
教之以　祖宗不罪言者之家法教之以
祖宗置籍記言之舊規
臣奏云上一事是　仁宗聖訓有云朕未嘗
以直言罪人下一事是趙鼎為臺諫　高宗

置籍記其言事一月之間言四十事已施行
者三十六事　祖宗時言者皆於言　祖宗
樂於聽如此　玉音曰有此事
教之以舍己從人教之以改過不吝人臣固不
當以訐而為直其有直而非訐者不可例以訐
罪之也人臣固不當揚君之過以為己名其有
為君謀而忠則姑隱其自為謀而過也
臣奏云論語有曰惡訐以為直者臣見有一
種好名士大夫專以訐為名又喜自矜其言
殊不知已數為龍逢比干則置君於何地耶
紂其君孰若堯舜其君　玉音曰是此觀諫
所以獨為良臣
兼聽以為明不偏信以生闇達聰明目使無復
有姦臣再立誹謗之禁以箝天下之口貽天下
之禍則　皇太子聽言之知至矣
臣奏云此亦是指丁大全方其壅塞言路之
時若能使人無異議然難免之來非　陛下
聖明則蒙蔽而不得知矣　玉音曰是
此蓋　陛下優為之事也前者姦相擅橫閹表裏
肆欺天日似為之蒙蔽　陛下一旦天造神

斷如　仁宗之寬丁謂　孝宗之黜甘昇片紙
斥去曾無留難克己工夫可謂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者此皆　皇太子之所當則效也
臣奏云　陛下前此固不曾縱其姦聽其橫
但天下人不能無疑以為　陛下之私臣今
年侍邇班屢見　陛下行此二事臣不勝欽
嘆以為此乃　陛下克己工夫處臣日者侍
講東宮　皇太子嘗問如何是克己復禮為
仁臣嘗舉　陛下此二事即是克己蓋臣謂
以古來事告　皇太子遠而難知不若舉目
前之事底　皇太子深信　玉音曰正要卿
如此
繼自今　皇太子學問思辨極所知而篤於行
宗社無疆之福皆　陛下遺之矣漢唐以來君
不知道間有用人聽言之美尚收小康僅治之
功然而非出真知但是暗合故聽言亦多勉彊
用人未免混淆有初鮮終莫克純一不知道者
固如是也得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尚孔孟周程
朱張之學千載獨　陛下耳
臣奏云漢唐以來人君之賢者但是尚氣文

詞章所謂知道者只是佛老之道 臣每拜讀
御製皆深造四書閫奧故 臣謂千載以來獨
陛下是知道之君 玉音曰何足當此
陛下以是道傳之子使由格物致知之要得恍
意正心之方自脩身齊家而推以至於國治天
下平之效斯世斯民實被吾道之福天下後世
謂知道之君果能以道致天下之治而道非無
用之物先聖賢之經傳不爲空言吾道幸甚爲
萬世規是在 陛下 臣不勝拳拳取 進止
臣奏云自古時君皆以道爲無用之物故少
尊信故 臣願 陛下以道致天下之治更傳
之聖子是又開萬世之治庶天下後世以爲
道實有用聖賢不是空言皆 陛下主張斯
道之賜 臣不勝大願再三家 玉音稱奬云
卿言極當

第二劄 玉音問答附

臣將讀第二劄奏云 臣第一劄乃萬世之事
此劄乞催監司郡守赴任乃今日急務亦一
時之事 玉音可之遂讀奏
臣
臣區區本職旣言於前矣當世急務敢僣覶陳

姦貪務戎狂虜侵軼賴 陛下神聖相臣忠畧
近奏唐公 元祐相光遣人已戒生事
玉音曰是戒邊吏不得生事
紹興用兵撤虜不敢渡江矣
臣奏云 高宗時金虜亦曾渡江其時趙鼎
主有進無退之議遂獲捷虜旣去大作措置
鼎曰今年以撤呼虜渡江亦不敢來今
陛下任用賢相經武緯文亦决無去年透渡
之事 玉音曰正要經理
然天下不多智者秋風在候劉殘州縣人情岌
岌常若虜之再來冦盜假哨以駭民居人束擔
而虜禍
臣奏云今經冦去處盜賊每假爲韃哨以駭
百姓臣鄉里一帶多如此近聞南方諸蠻亦
然只爲牧守更易不常無人鎮服所以如此
玉音曰果是近來更易不常
傷弓驚餌理固宜然探李棠原亦豈無自良由
所在牧守更易不常鎮定危疑罔有任責人心
無主是以未妥夫監司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
者也封建不能古矣孰郡縣之法而求治合牧

守將奚先使諸路皆贒監司則守必良諸州皆
贒太守則令必不繆布滿天下莫不得人自可
舉天下而皆治其要在精擇之於先久任之於
後耳不精擇則徒久不久任則徒精漢宣帝刺
史守相輙親見問擇之精也璽書勉厲增秩賜
金任之久也攻致中興其本由此廢今一年之
間京師三易尹矣會稽再易帥矣
臣歷數其故　玉音曰皆是
此猶安地也江西湖南廣右經寇之所詎可以
尋常視之江西半歲六易漕臣湖南廣西旓易
帥間
臣奏云江西漕臣初是趙汝暨次李介叔次
即應飛次李遇龍次杜庶今方是陳夢斗湖
南帥先是向士璧次李遇龍廣西先是李曾
伯次趙汝暨憲臣漕臣亦皆更易多未至任
聖容憮然曰今人多是辭不肯去臣奏云臣
子之身君父之身也雖捐軀亦不可辭臣近
在東宮與　皇太子講禮記至四郊多壘此
卿大夫之辱臣為　皇太子言如去年韃在
江上正四郊多壘之時若古人處此則以爲

侵入境為自己之辱爭驅除之必欲殄雪其
耻今時士大夫不肯以為辱但要謀身為避
難計臣實不識今之士大夫是如何
玉音曰是
臣州小壘閩守且三與國臨江撫信衡永桂陽
武岡等郡易守皆再方當還定安集之急是豈
疲勞迎送之時前者屢布不能後者遷延未至
江西則今僅一帥湖南則帥尚攝憲監司郡守
除授方新之人大抵皆未至也按圖則皆已有
人考實則率多虛席寸陰當惜其可緩乎臣觀
近日指揮趣湖南憲臣限一日起發臣謂不特
湖南憲臣凡天下皆當如此
臣奏云江西今但帥臣陸景思到任陳均為
憲臣王似為常平使者陳夢斗為轉運皆未
到任湖南聞李遇龍未出蜀猶是朱應元以
提刑權安撫司公事臣恐安撫司公事非提
點刑獄者所可攝近日指揮趣黃夢桂限一
日之任極是但天下監司皆當如此
玉音曰是
改鎮易擇代雖寧前劣而後優毋倡絕而和寡

寧用心力有餘之士毋任精神向瞶之人必如
近日維揚帥臣方能遠過所代臣不知天下皆
能如此否也
臣奏云後之人勝前之人則易之是如不及
則徒然易之如以李庭芝代杜庶此方是後
勝於前如李庭芝臣謂久當使之帥維揚但
是相臣以分道用人不欲用私客故止用元
老趙葵迨葵不肯去朝廷方用庭芝維揚一
火之餘豈可久無帥臣此已是遲但幸已到
玉音甚以為然
為國辦事之臣要無拘以文法假之歲月責以
功程勿一養而虧其功勿中道而掣其肘臣觀
大臣初至之日嘗有奏請欲嚴於命帥而久其
任臣謂不特帥臣凡監司守令皆當如此也
玉音曰是曾有此奏
昔仁祖皇帝臨御歲久天下乂安用郭元為
轉運至十有三年而守令靖白不擾實惠及民
令監司保薦再任家法可舉而行也
玉音曰仁祖此事真可行
陛下久於道而天下化人臣久於官而實政修
治效庶其見矣願 陛下與大臣力行之俾取
進止
貼黃
臣奏云此一段是言去年諸處軍無紀律事
臣聞用兵行師所以救天下之民豈可不利禦
寇而利為寇去年漢鄂諸將屬大臣統隸者固
皆整整有紀至於 朝廷調遣趨江湖者臣但
見左全吾一軍秋毫不犯耳
玉音曰是
其餘所至貪暴掠子女擄貨寶甚於寇也道路
之間鄉舍狼籍生意蕭然幸不遭虜禍者乃遭
兵禍豈不重失 陛下之人心哉
臣奏云臣來時所親見逆旅無人籬壁傾倒
問之則曰苦於過軍朝廷遣軍所以禦寇所
以救民今乃為民之害豈不大失人心
聖容蹙頞久之
臣州瑞陽積峙頗厚銅鏹累數十鉅萬倉米亦
可三十萬鞭無所用也
臣奏云江鄉論萬與京斛不同京斛是言舊
會江鄉是言銅錢臣州之苗計八萬石丁大

全椽斂和糴十四萬石又舊米及累年和糴
總領所未取去者共有三十許萬石臣去年
勸守臣以此築城郭臣敎習民兵守之臣是
時雖未蒙 陛下收召然念在鄕亦是報荅
陛下眞肯以身扞賊後爲人所沮臣不得遂
其心正月三日方趨召䟦兩旬而虜已至使
臣兼護行未必如此 玉音曰知得
小校吳思忠江東西宣閫本道之成豫章設口
虜已去瑞乃不稟宣閫之命提兵往來自謂
虜退之後例有檢拾盜倉廩府庫之錢粟發城
市富民之窖藏連艘捆載而去李虎繼至攝郡
又盡其所未盡者而席卷之吏孔靡有遺者遂
使瑞陽無力可以修復合舉城築爲之孔艱今
攝郡之將雖犒南荒所得既充未失爲富而作
偏之偏校猶謂細者 朝廷不知也
臣奏云臣初亦不欲顯斥其人然念事君勿
欺不敢不直言其事 玉音曰須要施行
臣頓 陛下自本出師戒飭將臣必用軍律
太祖皇帝聖訓有曰苟犯吾法惟有劍耳願
陛下馭軍以 太祖之訓行之併乞 康熙

讀畢再奏云臣昌蠲狂瞽儻有一得之愚可
采乞賜留中仍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玉音
可之臣又奏云臣言無可采伏蒙 玉音曲
賜奬諭雖仰見 陛下以虛受人從諫如流
之美然臣無以當之臣職卑不敢殿上謝
恩容臣拜下遂下殿再拜曲謝而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五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表

賜第謝表 癸丑

伏以相上帝而作之君實兼師敎有天下而選於衆在得仁發方獲望於淸光遽寵承於 異數叨榮過分報德無涯中謝恭以先聖親賢惟求實用漢唐取士始尙虛文利祿競趨風俗愈薄歆聿新乎聖化必首正於人心臣等識不通今志惟好古毋曲學以阿世盡出眞忱以直言而取人幸逢盛際求才拔擢垂問蜀先咸造大廷對揚休命脩道謂敎願立中庸之經明德新民當知大學之本庶各安於嚮向皆可副於選掄冒陳狂瞽之言簡在高明之聽誤膺親擢未協僉謀玆蓋恭遇　皇帝陛下仁洽道豐行高思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黨無偏皇建其極爰究心於選擧詳爲法以搜羅遂使謬庸亦蒙甄拔臣等誓操素節仰荅洪私懷仁義以事其君敢昧平生之志有謀猷則告于內願輸他日之忠

賜聞喜宴謝表

伏以恩叨賜第仰承晋日之淸光禮寓肆筵載樂需雲之盛宴輝生觴豆喜動簪裳中謝竊以極榮者九陛之龍光殊遇者一時之燕衎野食苹而取義蓋施諸羣臣嘉賓露在草以興歌獨言夫君子令德敢謂需科之始進亦蒙帝渥之下霑臣等文乏組華學勤味道天涵地育久漸豐芑之仁霧滃雲蒸逈與鎬京之飮饋陳八簋酒拜三行歌且舞以有儀燕以敎而是則凡而飽德均此陶和玆蓋恭遇　皇帝陛下酌道之源求士如渴商惟醇之喜政官不及私周旣醉之太平人皆有行推至忱而與共肆嘉惠之恭承秩若無譁翕然胥樂臣等志存求槃願歷膏粱飮之得盡其心肯徇飯酺之倍食焉不怠其事誓逃餐素之譏

賜御製詩謝表

伏以君賜之食式均愚養之恩帝勸以歌庸示貴成之化儒科增重士類知榮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筆成書王言作命光章煥乎其有德運乃文周道縈然復興功列于雅天頌一札

風厲四方臣等欽覩昭回祗承訓迪作誦雖慙
於吉甫美在任賢載賡竊效於皐陶謹毋隳事

賜花謝表

伏以恩霑露草萃生意於群芳香動天葩散陽
春於萬宇寵光所被枯卉皆萌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中庸素根道德爲麗廣開衆正爰攬
其英博采直言以華吾國特頒異貺昭示至榮
臣等志慕垂髫學思就實孤忠報主敢求桃李
之門寸操屬躬願在蕙蘭之畹

賜氷謝表

伏以湛露霑恩式經宴衎頒氷示寵祇服光榮
當暑之隆不寒而栗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淵
衷水止靜鑒天昭臨政万機凜如履薄謹微一
念深戒坤凝載分玉井之珍增耀瓊林之集臣
等敢不忠清秉節精白承休覩見陰消仰贊去
邪之决天寒地淨願爲囹圄之圖

東宮受册賀 皇帝表庚申

伏以天付有家式重承祧之寄王命作冊丕昭
啓後之謨寶曆無疆瑤圖有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克中舜一文顯武承身度準繩示父
子君臣長幼之道天常筆舌爲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將肇舉於明禋爰載崇於冢嗣上公授命
百執在廷袞冕黻珽之度昭祝敔笙鏞之樂備
於繫國家之盛典永綿宗社之丕基臣等忝列
宮僚幸逢邦慶裨日就月將之德自愧罔功作
星輝海潤之歌願言歸美

謝 皇帝賜馬表許讀朱騎入東宮講

伏以揣分僥覦濫厠露門之講蒙恩赫奕遽頒
天廐之良得所未嘗感而益懼中謝竊以過闕
則下庸見尊君之心侯駕而行亦豈爲臣之禮
獨以說經於儲館遂令給傳於禁途策兹駃騠
之材媿失駑駘之質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飛
龍上治遺駿有聲馳騖乎仁義之塗游觀於道
德之域尊禮經士啓迪後人盡忠嘉之羣心將
之帛篚知勤勞於臣下酌以金罍閔茲出入之
徹勤假以超驤之上駟臣敢不竭其忠力範我
馳驅躡彼遐蹤必陋漢唐之陳蹟導夫先路願
趨堯舜之道術

沂郎賀　皇帝肅清江上表
、庚申薰宮教時作
中國猶太陽犯順豈容於小醜仁兵若時雨奏
功大懸於羣黎王心載寧天下底定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廟謨雄斷神武聖文昌曆開天寧
藝祖造拜之日輿圖拓地紹　高宗復古之勲
屬者畨戎啓亹邊隙生靈塗炭中外渊氷罪已
之詔一頒悔禍之天隨格及相同德與神為謀
王命于宣肅告成而式辟皇耆其武虔董師而
集功智勇協心將士用命三軍夾擎萬虜俱殲
昔苻堅易千淮淝佛貍飲于瓜步皆天除之未
越亦事機之幸秉未有安內夏於幾危挫北單
於已渡旋建丕烈前無古人江海一清盡復四
民之業乾坤再造永垂萬世之基宜廟宜郊可
歌可頌　臣某義均休戚慶倍等倫舜舞兩階已
喜班師而振旅武有七德尚期保大以定功
沂郎賀　皇帝東宮正位表
千歲皆安立嗣必子四方繼照麗正重明宗社
尊隆臣民悅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傳心堯
舜燒德殷周寧王遺大寶龜昭嗣無疆之服孫
謀以翼子燕式觀遺駿之聲契惟天惟祖之初
心舉有國有家之曠典丕璧景命敷遺後人臣
忝列宗支喜培國本安磐石壽旗翼祝天子之
萬年隆俶嶽深河源慶皇基之億載
沂郎賀　皇帝太子入宮表
伏審虔建青閨密依紫禁端聖人之南面昭此
大明位元子於東宮于以自副室家胥慶廟社
有歸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恭已操功宅尊麗
正土階三尺昭令德以示子孫世室九筵有成
命而祀天地聿嚴主鬯爰重立儲載肅羣飛以
安鶴駕爰居茲處來茲來寧臣屬在宗藩喜深厦賀
虎聞尚齒知內先九族之親龍樓問安預上祝
萬年之壽

皇太子侍立參決謝　皇帝表

庚申藁　太子舍人時作

問安淸禁方嚴子職之恪共三侍紫宸乃獲政
機之觀決得於目擊授以心傳揣分未堪蒙恩
過厚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以聲爲律其動應
規昭其度昭其文示之令德丕哉謨丕武烈佑
我後人肅然身敎之儀刑見于家法之純懿若
稽嘉祐先宗祀以建儲上則天禧命寧臣而習
事不以臣爲幼倜而俾之繼紹不以臣爲愚陋
而誨之經綸拱親黼扆之日朝聳觀神斷之天
造若明發前可學知方臣有獲多聞祗承允若
視乃無時豫怠師而不敢有加晉王治之愊庸
夫何足郊曾孫誦之道德所願庶幾

皇太子謝　皇帝令百官詣東宮表

鴻冊誕敷仰拜君親之茂眷鵷班移賀懼非臣
子之敢當揣分借踰拊躬惕厲中謝竊謂以儀
班等初無二上之尊事主比肩敢辱百僚之見
獨以宗祧之至重特令品級之少殊外似聳於
觀聽中實深於戰栗兢善恭遇　皇帝陛下握
千歲統垂萬世基以得人之謂仁念立嗣之必
子昭德而亍有則以貽堯歷試而考言旣云乃
可禹圖辭而稽首必曰汝諧肇建靑宮俾承紫
極兹擧正名之典又降納誨之文臣敢不自牧
以謙懋躋于放見公少如保傅之禮寧有怠驕
以英俊爲師友之交決無私昵庶克堪於付託
期不忝於繼承

皇太子辭　皇帝賜扇表

伏蒙聖慈賜臣紫扇四柄者兢光蘇奕特頒列
侍之儀雉尾森羅頒近至尊之御未容僭受決
不敢當欲望聖慈特賜蠲免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五

牋

宮僚賀皇后冊太子牋（庚申兼舍人時作）

寳圖光啓由關雎王化之基玉冊誕揚重燕翼
孫謀之命慶流宮壼福在宗祧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坤體順承家人正吉塗山聖德宜乎繼
禹道之能賢大姒徽音所以有武王之爲子贊
成孝敬允出母儀永爲萬世之規茂介兩宮之
祉臣等僃員儲寀拭目景光實爲千一之逢冒
黃萬分之助器歸長子已紓漆室之懷壽祝聖
人願效華封之請

宮僚賀　皇太子受冊牋

天子當陽肇舉建儲之禮王言作命聿嚴奉冊
之儀神悅人和禮明樂備宗祊有慶中外歸心
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粹質金相淵姿玉裕
主器莫若長子有宗廟匕鬯之責存遺寶以紹
天明有室堂肯構之任在顯曆瑞玉端秉植圭
丕煥前星拱承北極某等濫厠宮寀欣覩上儀
奉琱琁而涖東宮幸際百年之騰典從青蓋而
朝太室聳聆兆姓歡聲

宮僚謝　皇太子賜宴牋

星暉海潤位新正於東宮露湛陽晞恩共承於
北闕以燕以衎爲龍爲光中謝竊以建元良者
所以垂萬世之基示慈惠者所以修一時之典
置酒而侍必商山園綺之流給膳以珍在瀛洲
房杜之彥某等猥非妙選冒稱盛儀茲蓋恭遇
皇太子殿下視膳孝隆主鬯任重耐道之源聚
仁之藪偉聖上訪儒之心由義之路入禮之門
得君子招賢之正推忱樂與款饋載親不遺宮
寀之微俾與賓筵之秩某等贊和甚至醉德惟
醲樂鳴鹿之萬華不知所報擬鮑魚於俎豆顧
竭此忱

賀　皇太子正位牋

伏審肇建儲宮於昭盛典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爰重詒謀宗祀饗上帝於明堂聿嚴主鬯拜家有慶運祚無疆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文明温恭孝友仁愛乾稱父坤稱母允為宗子之賢月重輪星重暉咸仰副君之德舜守帝堯之道一文朝王季者日三心謀大同天廸從保某猥承殿詔入侍龍樓愧無贊道之文未稱承華之選惟君子命惟君子使誓當彈引翼之忱與正人居與正人游願益就高明之學傾心懇切拜手敷陳

除舍人供職謝　皇太子牋

賢聖仁孝開天下方新謀燕之詒左右前後皆正人有賴朋龜之益若為膺誤入選掄中謝伏念某曩玷微科未酬異渥馳心魏闕每懷漆室之倚楹屬迹石渠忽尾南山之侍宴顧忠雖切揣分無堪茲蓋恭遇　皇太子殿下問道承師敬賢好士春學干秋學羽時敏厥修史誦詩工誦箴日聞若正遂令孤陋亦厠羣賢某愧乏奇才幸非曲學近周呂之賢則善所望親仁非堯舜之道不陳是為致報

謝　皇太子賜馬牋

學務時修獲侍潛龍之邸禮隆畫棲特承用馬之貺揣分未堪拊心重愧中謝竊以載驂載駟君子來朝乘牡乘黃在公載燕畀之五良者見其好善予之四牡者所以褒功若為一介之微得御六閑之駿茲蓋恭遇　皇太子殿下珠庭循耀金輅望新以駿馬不厭東宮為賢以龍樓不絶馳道為孝省明師後勸講樂豈御靡之間趣肆夏步采齊行有鸞和之節念茲駑蹇乘以駃騠某敢不恭侍鸞鑣欽承轡策述德車樂御之理講帝王馭之方命彼戴之道敢辭於云遠傳言駟者思頌一於無邪

沂邸賀　皇后立太子牋（庚申兼宮教時作）

坤道資生為天下母震宮主鬯乃聖人男九廟奠安三靈闓懌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塗山興姒簡狄生商衍國家之慶源贊宗社之大計若昔　昭陵建嫡式由　光獻之功　高廟定儲允出　憲聖之助承天與子視古有光臣忝列近藩獲覩盛典龍樓致孝益隆保護之恩燕翼詒謀丕享延洪之福

沂邸賀　皇太子受冊牋

前星正位震器有歸暈日開祥離明繼照一人有慶萬國同驩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徽柔懿恭溫良寬裕謳歌曰吾君之子亦既有年賢聖繫天下之心又孚衆望肇正儲位益隆我邦某忝屬宗藩喜聞典冊萬年受天之祐在致孝悌三代有道之長願親端士

沂邸賀、皇后太子入宮牋

坤宮主靜在毋不煩甲觀儲功翼子以燕三宮衍慶九廟安寧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齋體紫宸儷尊皇極椒塗壼壁式闡宜衆之祥花繞禁庭昭受問安之禮立承華於近闥名繼照以為堂某忝列宗藩實深慶賀親闈密勿龍樓嚴日致之忱子職恪共鳳舉上天齊之壽

沂邸賀　皇太子入宮牋

肇建春坊聿新甲觀游雷為震位爰正於在東前星近心辰載曜於拱北神人交慶朝野同歡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慶已溫恭傳家忠厚學益齊於聖闕孝恪奉於親闈體元將以長人作為成先朝日以明有教禮乃入門求依紫禁之天丕闢青宮之地某夙麟膺近燕在情深舘有以文知已妙俊英之選充無博望斷不開賓客之私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六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七

從子國

策

癸丑　廷對

臣對臣恭惟
皇帝陛下十韶實與九臨軒御求賢靡倦博採
芻蕘茲者進臣等于庭策之以選舉之八事而
欲得夫學術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其堯舜之
用心也臣來自遠方懷忠欲吐意　陛下必策
之以當世之務理亂安危之機而　聖問所及
乃止於此其慮臣等觸時諱而不使之言乎抑
亦慮臣等有待對之秥括而問其所不備乎恐
非策士本意也雖然人才亦國家之重事　陛
下求學術者則欲其達性命而學聖賢挺氣節
而發言議求才智者則欲其理國家而究民事
裕邦計而扞邊陲亦皆時政之大者臣敢因
陛下之問而條其所以對然後以臣所欲言者
為陛下言之惟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求天下之
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
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孟其心也
上帝降衷烝民有則孰非良心善性之賦惟民
生厚因物有遷則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言古先聖
王所以教天下者惟脩其性中之道也　大學
曰大學之道在明〻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言
古先聖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
止於義理之極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
鄉舉里選肯廢於周而策士有科始見於漢既
非古意矣猶未至以詞章也隋唐以來始有進
士科目之誘既啟利祿之習益牢然後天下之
士愈不知所謂道心術日壞以至于今士習之
趨猶唐舊也雖然變今之士習臣猶以為易致
力為何也自孔孟絶響以來士不知道隋之世
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韓愈然皆得聖門之髣
髴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聖人之心迹有殊
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於聖道皆昧指歸學道
之士且然而況科目之士故士習難驟變焉天
開我朝道統復續　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
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言一主氣感類
從五星聚奎其人間出有濂溪周崇順倡其始

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有關西張載莫其派
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
於是天下之士亦畧闚古聖人之所謂道矣雖
為科目之學盡其心術而道學之功每從而救
之識之明者亦多覺焉臣故曰變今之士習為
易使上之人不專以文求天下之士而專以道
淑天下之士則學術才智之士宜出為國家用
矣　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接堯舜精一執
中之傳得孔孟中庸大學之旨　陛下可謂知
道之君矣抑臣猶願　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
之士也而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則未免於以文
耳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無素求而得
之者亦随矣間有能為天下用者亦天資暗合
耳豈以道用天下者哉古之盛時自八歲入于
小學其所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禮樂射
御書數之藝也十有五而入大學其所學則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
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後世以來所習者
詞章所志者利祿進士可以求仕則挾書假手
者有之矣學校可以求進則詭名冒貫者有之

矣世祿之家能學有幾也仕之人可試尚多賢
良惟辭書與傳之觀而道則不知詞科惟奇文
麗藻之習而道則愈闇武科則豈真有山西將
帥之學遺逸則不遇為終南捷徑之求道之不
聞弊乃至此無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則下之
士應之者亦惟以文也　陛下而欲一新乎士
習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則士習新雖以科
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學術才智之足哉臣
請為　陛下議言之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
聖策曰　朕臨政願治夙夜不遑康寧每惟自
昔帝王莫不急親賢之為務今選舉之法未戾
於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當饋而
嘆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與茂明之臣有以見
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為用而嘆選舉之難
得士也臣聞求於末者不若求於本心術者本
也選舉者末也今之心則選焉而得舉焉而獲
本之不正而惟欲於末以求之雖日變其法而
使詳日講其術而使精天下之所以應之者亦
止於如是之人耳何則求之不本而求之末固
如是也求之本則道矣求之末則文矣文豈三

以觀人才乎故成周之時以德行道藝興天下之賢能德則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也行則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藝則六藝礼樂射御書數也而獨不言所謂道豈非道貫乎三者之中而有德行藝者皆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將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將古之人何以能是也無所不通之謂道知道則無所不能也成周曷嘗求之選舉之末哉鄉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教後興蓋有素矣興而曰賓蓋有礼矣豈若後世闈棘以試之

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賤乎況夫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獻之書雖登於天府所任之地則不出其鄉閭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無所謂奔競之習今之所以教天下則異是矣六藝云者古人之所謂末節也今之士亦皆不復知矣而況所謂六德六行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滿不已愈進愈貪棄父母去親戚背墳墓遠鄉邦遑遑然惟利祿之計則科舉之法有以壞之也科舉已久其行何敢輕議變舉臣但願 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

知天爵之可貴而人爵不足貴知義榮之可尊而勢榮不足尊利祿之心輕則科舉之念輕科舉之念輕不得已而後應科舉則恬退靜重之士出而頌鋭無恥之風亦可以少息矣安有浮人之效不如人意哉臣伏讀 聖策曰夫學術者君子所以維持斯道者也達於性命之原窮乎聖賢之指形於氣節見於言議乎昔之所講貫其要可得聞歟才智者則所以經綸斯世者也或識國家之大體或知民事之本末材術足以裕邦計謀慮足以扞邊陲乎昔之所蘊蓄其

亦有所本否歟今 朕所以搜羅天下士者無所不用其至自有以見 陛下思得夫學術才智之士以爲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臣聞學術才智一事也學術其體而才智其用也有學術而有才智其人則君子有才智而無學術其人則小人 陛下之求人才必皆求其兩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於 聖問所及學術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則脉絡相貫事理相關亦不可以異觀者是故達性命之原則能窮聖賢之旨矣秉正直之氣節則發忠鯁之言議

矣識國家之大躰則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
計之材術則全擇邊陲之謀畧矣臣請爲 陛
下條陳之夫聖賢敎人惟性命之學而已在天
爲命在人爲性命則天令之自然性則仁義礼
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爲士者當全天所畀付
之命而盡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則一善而
無悪不可執氣質之性以爲性也四端之性則
一眞而非僞不可泥釋老之所謂性以爲性也
聖賢敎人不過如此今之學者則異是爲資稟
之下者局於功利之中較資稟之高者溺於虛
寂之釋老高談性命藐視等流好虛議論者無
實事功尚虛聲名者無實 淺履爲程顥之脉認
天理二字者誰欤爲程頤之求孔顔所樂何事
者誰欤爲朱熹之欲爲朝廷措置大事者誰欤
明善誠身之言資士大夫談柄而已固不知善若
何而明身若何而誠也格物致知之說竊先儒
緒論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
道之在天下躰可以達用精可以貫粗而今之
言道者則以爲無用之空談不能見於有用之
實學聖賢豈如是乎臣故曰達性命之原則窮

聖賢之指者此也夫議論者自氣節而發也天
下安有無所謂氣節而有議論者哉王素爲諫
官以獨擊鶻見稱則王素之氣節爲之也劉安
世在言路以殿上虎見憚則劉安世之氣節爲
之也有歐陽脩之氣節則能排夏竦之奸邪如
王拱辰則初雖彈竦而終則攻杜衍矣有呂誨之
氣節則能劾王安石之巧詐如常秩則始雖主
節終則附安石矣無氣節而有議論天下有是
理哉今之士大夫氣節言議視先正似若少遜
矣以訐直爲矯亢以緘默爲安靜以隨聲附和
爲不主異以無所指斥爲不近名 陛下非不
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己從人也而曾未有言
爲者今天下之竊議時政惟日內批也營繕也
近習之弄權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繳還內降
如杜衍者誰欤論張堯佐四使如唐介者誰欤
請不再建玉淸昭應宮者誰欤奪任守忠節度
指曾覲龍大淵奸利者又誰欤前有一言臣知
陛下必從之也無一人爲 陛下言者而徒謗
曰恐 陛下之不受得無類於欺君乎是皆氣
節不立之過也而何言議之有臣故曰氣正直

之氣節則必發忠鯁之言議者此也國家大躰
其本在仁、藝祖皇帝陳橋驛之言紫雲樓之
誓子孫萬世根本在斯愛養元々是爲大務胡
今膏澤不下於民　陛下仁厚論中所謂以術
輔貪以材濟虐者往々皆是有如天災疊見重
災九郡生靈爲魚鼈之墟衆大民居爲灰燼之
地不加賑恤民命謂何撤開闢而廣通衢畧無
救正之謀侈土木而窮事力第先應辦之謀以
至監司守令之官所謂承流宣化之任而諸路
臺節曠職甚多弄印不除纍惟何有貪吏朘民
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膚　陛下深拱九重亦
安知此是蓋不知有國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
識國家之大體明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今之
備邊重在兵食、苟不足兵何由強而今之兵
財躰統率異制閫則曰食少總餉則曰兵多制
閫則曰乏糧總餉則曰虛籍歲行和糴內斷本
根邊有屯田竟無效驗徒耗事力不立規模兜
至則迯敵去則舞乘虜之退則以爲功愚弄朝
廷希覬賞恤闕壬子之蜀禍甚於丁酉之虜
兵而掩敗不言惟以捷告覘其奪回虜掠三十
萬計則知殘害魚肉凡幾何人生聚良難豈堪
頻蹙邊之不能樂政坐不能練兵足食以爲備
而徒以欺朝廷爲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計之材
術則全於邊陲之謀畧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
然也無道中之實用而尚虛文以欺世其夫固
宜矣故臣願　陛下求才智於學術之中而每
求才智於學術之外苟不求其本術而第求其
才智雖求士無所不用其至非所謂至矣　陛
下而先審乎此則還本八事臣得以次第而熟
數於前臣伏讀　聖策曰進士一科自唐而重
祖宗盛時或一榜綠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或
臚傳之際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
此歟近歲州鄉貢舉率多混淆考覈之法有不
容畧歟既選於礼部又覆試於中書　朕舉々
於作新者至矣棫樸之菁莪之仁子大夫其
亦有以稱　朕意者歟臣有以見　陛下如意
於進士之科而欲如　祖宗得人之盛也臣聞
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壞天下之士者亦科目
也士不務道性知工於聲病之文用不適時惟
知習於套括之學其未仕也用力惟在於此其

既仕也從政焉知其亨夫在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非科目壞之乎大抵科舉之取士惟在於文不在於道故天下之士不習乎道惟習乎文每至三年謂之大比群衆以考其藝勝錄以觀其文不求之鄉評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鄉里也惟能竊用先儒之言而謂之明理學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義理也詞賦不本於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求其指歸日以穿鑿至於論策之作欲覘其通達之才而乃儷葉駢花抽黄對白競為纖巧之製無復渾厚之文世變如斯可為太息然此猶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時不稔於文辭一旦忽騰於榜帖由私選以竊舉挾羣賢以猜人公道蓋亡科舉遴題目覘有唐取士鄉貢以薦而充雖或間有私情不敢大廢公論有如武陵之於杜牧一賦韓愈之薦侯喜數人允為得才今豈能及故唐之世雖曰私而猶有公議今之世雖曰公而實用私情臣為科舉之謀其說有一一曰嚴考校於其始一曰公覆試於其終科舉所選考官必有出身科第之人然

後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為方今諸州貢士之際以至省闈廷對之時精選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謬得科第決不使與校文則不至於濫繆種矣昔　仁祖朝用歐陽脩與貢舉事一脫西崑之體至變　嘉祐之文用能革險怪之劉幾得名世之蘇軾皆考官得人之驗也臣故曰嚴考校於其始　今日省闈取士之後必行覆試可謂良規獨於州縣取解之時雖有薦引未免文具使鄉舉果皆得實則省闈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間奉行不恪以覆護為長厚以馭放為通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將安用臣謂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連坐之罰不嚴使自今以往省闈覆試不通者所屬州郡真行連坐之罰則必可以得實材矣前日都堂覆試已極隄防然雖能察張奭曳白之庸未能覺溫岐潛救之巧似聞挾覆大是吏奸今已嗟晚後當加意毋使人謂清明之世而猶有是也昔　藝祖時徐士廉詣登聞訴榜不公始命覆始試當時考覈可謂至公雖以陶穀之子登科亦必在所審察此覆

試盡公之法也臣故曰公覆試於其終雖然此
猶未為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嘗因縣補明布
訓諭俾父兄毋為子弟假手以教之歎　陛下
儻能以道淑人心使人知此義則能而肆假手
廣而求假手者皆愧矣糊縫一百二十人而淳
四賢相逮唱之際五色雲見而淳去名臣何患
不如　祖宗盛時乎臣伏讀　聖業四學校之
設所以教養作成　慶曆中湖學最盛置治道
齋以講明世務遂取其法以教太學而胡瑗職
教京師幾二十年是豈徒校一日之長者歟今
員簽擇登雲集行都來者甚衆而與選者甚寡
朕心為之惻然其嘗何道使無道路之嗟而坐
收教養之實歟臣有以見　陛下軫念學校之
士而欲加教養之功也臣聞學校者最近民而
易以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學而學校以
養士科目以取人而不相關學遂虛設于其藝
而不于其行考其暫而不考其常能為發業決
科之文則曰能事已畢問其根本當然之事則
茫然不知氣習一浮風俗遂薄內則有燕學廢
學之失外則有挑達在闕之懟逐利惟競於錐

刀養指遂失其本旨失在於所養非所教所教
非所養也太學四方所聚實係觀瞻而乃譏冒
成風遂成姦弊之藪祈恩趨利尤開僥倖之門
太學尚然況乎天下有如省闈之試輒求泛免
之恩使朝廷確然不行則倖門何由而啓而乃
務為姑息復與放行弊例一循公法何在朝廷
兼欲士子之安鄉井乃俾州郡而行類申曾不
幾時又復中變於是補闈之士雲集京師無鼓
篋之風孫業如螢孤光登之狀蹂死不可勝計
仁人豈所忍聞是皆啓僥倖之心所以激紛紜
之禍通者廷臣欲令路而試其法亦可謂良而
且為學校之謀其說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
曰示獎勵之微機夫養士欲養之以為異日用
也而可　徒教以無益之時文哉是必教之以
三綱五常之道教之以脩齊治平之序而後可
也今天下監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於學
校之外創立精舍講明義理意固善矣而精舍
講道學校習文然則學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
不當如此異其趨也昔先儒程顥有言曰治天
下以正風俗養人才為本宜訪經術完備足為

師表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朝夕相與講明正
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自洒掃應對以
脩其孝弟忠信明善忱身以至于化成天下其
學皆中於是者為盛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之受其業若顥此言則臣所謂教養之良
法也科目學校自是兩塗欲立學校之規當於
科目之外方今太學舍選亦與科舉並行固亦
此意然舍選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謂行則坐齋
滿學無私過議罰之謂耳行心如是而已乎此
特蔡京之法也況太學為然而天下之學不皆
然乎程顥又曰擇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
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
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
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節
通明學業曉暢治道者若顥此言則臣所謂獎
勵之微抵也雖然師儒則每難於擇焉昔 仁
祖朝命胡瑗以為太學師取湖學以為大學法
瑗教人以有用之學者也當時伊川程頤實在
表倡之列天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 陛下而
以道游天下取程顥之言以為法令胡瑗之類

以為師則士無道路之勞而有教養之惠矣臣
伏讀 聖策曰資蔭入仕與寒畯同升患其不
學故嚴程試近歲浸成文具若祥符之之詔令
於國學習書二年乃送審官考試 淳熙之議
欲令銓試本經法律各取其半今奉行之可欺
書判之選唐銓部常用之至有龍筋鳳髓之學
逮隆 天聖三拔萃科或於內殿或於秘閣
朕比以吏道之衰復書判於吏部以考獄官縣
令之能否亦唐舊與 祖宗之旧也其法可加
詳矣然臣有以見 陛下欲察仕子於未仕之
初而且欲察縣令獄官於已仕之後也臣聞大
已仕未仕之人皆當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則未
仕者固無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請
先以仕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
三歲取士僅數百人而任子每歲一銓以百餘
計積至三歲亦數百人矣從觀州縣之仕為進
士者不十之三為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
冗 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眾耳閥閱爵盛
親故復多挾厚資而浮美除結與援而圖見次
孝弟未論本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

子其人皆能才識如呂端門李如張栻豈不足
以為天下之用獨斯人之不多得耳身嬾錦綺
豈知　陛下之民之寒口飫膏粱豈知　陛下
之民之餒庸者受成胥吏唐者撞化福威寒喉
生長詩書明習義理決不至有是也臣謹按春
秋譏尹氏之世卿譏仍叔武氏之子弱則任子
之不當有明矣臣觀古人賞曰世延任曰世祿
使之有田祿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
法起自漢朝以父兄真知其子弟之有材然後
保任而授之任非如今之官及則任也儒者未

任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絳珀郎秩蔭可及門
則不復為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為己子之計
故不復以任子為非也是必為父兄者如先正
之不為子弟祈恩為子弟者如先正之自取儒
科不受門蔭則善矣然而難能也臣謂任子之
恩朝廷當稍加裁抑不至冗然三歲一郊少減
奏薦之數每歲一銓必嚴考覈之法如　祥符
之詔令指國子習書二年使稍知道然後如
淳熙之議以試之斯可矣否則亦文耳文豈足
知任子之賢否哉至若令錄之官尤當深識道

理使為縣令者常有學道愛人絃歌為邑之意
為獄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則書
判雖不試而何害苟惟不爾雖有龍筋鳳髓之
李佳美現也雖中書判拔萃之科亦虛文也士
而能為文章安有不能書判此但可以觀其面
直是非之識耳其貪如狼其苛如虎者亦何自
而知之哉雖然臣猶幸銓闈之試尚可以懼愚
騃之子任書判之試尚可以懼庸繆之令錄也
抑臣聞之試則當公不公則不必試闈之道路
銓闈固可指摩賄而得傳義書判亦可先囑省

吏而得索牘也償或無之言之者固無罪萬一
有此聞之者不足以為戒乎試已非古矣試而
私焉曷若不試乎惟　陛下察之臣伏讀　聖
策曰賢良之奉　祖宗以收魁壘傑特之士如
富弼張方平輩出焉自　熙寧以試進士業與
大科無異由是罷之　紹興　淳熙追思前憲
下詔復置而應書絕少今可復之茂異之才其
出否歟自紹聖以宏詞十二躰亂該博華藻
之士比年以來應選亦稀　朕方患詞采之衆
欲令四方人士共與其習議者乃謂立法未盡

善何敢臣有以見　陛下欲復賢良之科以收
魁壘傑特之士而又欲新宏詞之科以收讀博
華藻之士也臣聞異等大科皆當知道苟不知
道名賢良者固無足觀名宏博者亦無足觀也
臣請先以賢良言之今世賢良久廢不舉盖自
淳熙以後無之矣夫賢良者所以待非常間出
之士也三歲大比之時所得恐或常士於是又
設賢良之科以取之能謀王斷國斯可謂之賢
良能直言極諫斯可謂之賢良此名未易當也
熙寧之朝以賢良爲策士無異由是罷之盖有
深意自蘇軾兄弟以直言對策簡知　仁宗其
後主朝風節堅勁爭論新法積忤大臣故當時
想影彩本倣賢良之科而罷然而　本朝賢良
知道蓋亦可數如富弼如張方平如蘇軾轍是
真賢也是真良也姦邪之夏竦傾險之李清臣
謂之賢良可乎讀人所不知之書何如知人所
共由之道爲世所不能之文曷若爲世所可用
之才千門万戶之書何補於晉之衰濟水赤立
之對何益於唐之亂公孫弘之賢良固不若董
仲舒之賢良牛僧孺之賢良固不古裴垍之賢

良也賢良今不復試矣賢良之才臣不敢誣天
下以無人也但所以取之者當以其道耳臣謹
按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而祈招之詩則不能知以救楚國之汰
是知記問之語博適足以爲玩物喪志也賢良
之策亦始於漢朝觀其策晁董公孫之徒無非
問之以謀國之大方爲政之大畧初未嘗以隱
僻難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記揚萬里上書　孝
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時去周未遠也而諸侯去
周之籍孟子已不聞其詳孟獻子去孟子尤近
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記誦非孟子
之所能也乃若孟子則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此孟子之所
能也今賢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
子之所不能万里此言則上所以策賢良之道
也程顥亦有言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
孫弘猶强起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則自求舉
耳若曰進對欲直言天下事則尚可若志富貴
則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已若順
此言則下所以爲賢良之道也至若詞學之科

其文猶當貫道文不載道雖華奚現文章所以
黼黻皇猷鋪令所以鼓舞天下詞氣萎薾去道
繫之不可不加意也　陛下近者明詔四方自今
三年省闈別立小詞科一試激昂表厲　陛下
可謂得其術矣但願　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
躍之才出應搜羅之意謹毋以捨大就小即易
去難為浮議所推方行而復輟也又既設此科
當壽其脈僅使真無可取亦當短中求長市骨
而駿馬自來恍畫而真龍必至苟進取之無階
則習尚之無益然臣聞之異科之才多負勁氣

出　為世用每不見容　熙寧之罷賢良蓋以
蘇軾兄弟之故近時詞科之不取士　陛下亦知
之乎亦由前日詞臣忤於當國既已逆其心而
拂其意所以以其身而罷其科不然何名存而
實廢也惟　陛下察之臣伏讀　聖策曰右科
之設本以示右武而求韜畧非特校虛文而課
騎射也兵異累年來閒忼慨以英畧著者甚故
何歟臣有以見　陛下慨念時艱思欲得武畧
之士以為用也臣聞以武設科雖曰右武以文
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而議之矣貴為

額俠選舉路艱於是以武為捷徑而求為右科
之試能誦兵法者罕能兼騎射之習能使弓馬
者罕能兼刀筆之長於是能文者代課七書能
武者代執鞭弭是無非欺朝廷也間有能兼二
者之長亦不過苟一時之試求其英畧宜亦無
聞今之文科必有五劃而後改京者今之武舉
不出十年而可至郡守既登武級復試文闈擢
授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
右科為速化而競以趨之也　陛下於此方且
求其英畧焉可謂按圖而索駿矣冤畢莫熏時

相非右科也韓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舉也
此猶文士也岳飛韓世忠諸將亦嘗自武舉中
來乎臣願　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
武舉為速化之地則英畧者出矣臣伏讀　聖
策曰遺逸之者當取人於巖穴如　藝祖之招
王昭素　太宗之召陳搏　真宗之起种放有
光簡冊矣　今日亦未有可副明揚之旨者抑
又何歟臣有以見　陛下廣羅人才而取遺逸
於科目之外也臣聞逸民之來天下歸周逸人
之求民心附漢遺逸固有國之所先也然而不

求聞達而後可謂之遺逸借此以釣名者非也
不慕榮貴而後可謂之遺逸階此以媒進者非
也漢有樊英終於敗節唐有藏用亦至損名
本朝种放常挾其初亦無大異富現其後然後
挾偽而雍真矣其羹藜飯糗非不欲膏粱也衣
荷製芰非不願文繡也將有所待也是作偽也
非真隱也夫治天下者進恬退之人固可以風
奔競之士然而恬退之偽者進則奔競者愈競
矣恬退之偽奔競之真也种放之出人猶議之
況又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如陳摶斯可矣臣
願　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遺逸為
捷仕之逕然後詔內之侍從臺諫外之監司郡
守奉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則競科
目逐利禄者亦可以少弭矣　陛下之所以策
臣者與臣所以奉天對者已畧盡其槩而　陛
下於其終復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於
下法意之未盡可商確者固　朕所欲聞若夫
術才智二者則下所以應上之求有關於世道
之大子大夫貴盡心思必不恥於自言其令而
具陳之毋畧臣有以見　陛下求言之意有加

無已以八者責之已而以二者責之臣等也愚
臣淺陋何足以仰承　聖問抑臣之意則終願
陛下以道淑天下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
亦可謂盡矣而　陛下猶以為未盡者是無乃
詳於法而畧於道乎今日之患乃正在於下之
求上者切於上之求下上之所求於下者雖廣
其路以招延之亦寄其防而檢柬之已非求士
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上者拔牒覓舉肆欺售偽
無所不至又豈如漢人之自鬻哉是尤非古意
也若是者既皆不以為恥又豈特恥於自言而
已乎風俗益薄矣　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
不知其後之所趨又當何如也然此選舉事也
臣觀　陛下發策大廷前乎此時莫非問以當
世之大務獨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時政此則
陛下養明於晦之時而當路忌言之日也而今
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
之則僭欲隱而不言則欺敢因　陛下之所及
而畧言之可乎　垂問之中有氣節言議之說
臣於　今日正不論於是二者敢以二說為
陛下獻焉一曰主中道以用天下之賢二曰冀

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何謂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湯之執中也曰立賢無方武王之建極也曰無偏無黨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後可謂之君子君子者未嘗有所謂黨而上之人亦不當以黨視之爲其叶忠於事舜而言焉不合則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於輔周而事有不可則或不悅不説隨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　本朝有蘇軾不狥　熙寧亦不附　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黨視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國者必爲其君而指君子以爲黨空黨錮以危漢空清流以禍唐而指　元祐臣僚爲姦黨者　宣靖之時空國而無君子其禍尤不忍言也獨惟有道之朝雖偶爲朋黨之論而不勝方　慶曆諸賢之用事也夏竦等輩結内侍藍元震上疏謂仲淹脩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四賢得時遂引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以報讎當時歌詠之德仁宗雖不之信未幾諸賢相繼皆去是　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動搖之術也獨惟　仁皇天者終定浮雲暫蔽白

日即昭循呈　嘉祐之時皆用　慶曆之老而成功致治竟是當時指爲朋黨中之人然則君子之黨何負於人之國哉何代無賢固有居今之時蓋聽忠邪如　慶曆諸賢者而或者以譁競朋比目之　陛下本無是心也臣意必有倡爲是論者矣夫使真譁競真朋比固可嫉也第恐以好論國事爲譁競以志同道合爲朋比耳夫以好論國事爲譁競則喑默唯阿轅駒伏馬者爲是乎以志同道合爲朋比則懷姦相結根牿株據者爲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曉也大槩今日之弊在於用一宰相則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則先在其時者皆指爲其相之黨而盡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吳育猶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張浚既罷而趙鼎猶不變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論臺諫者有二前日大臣進擬其一乃已得御山之虎其一則猶縶白駒之谷詩非前日之論臺諫者其臺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後之論臺諫者其諫臣猶在故有所妨嫌耶今之諫臣心乎體國則必如彥博之不憾唐介夷簡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於此況西蜀之賢乃

其所勤亦已得那乎而乃同罪異罰一用一舍
臣恐非中道也中者非執一之謂也亦非參用
之謂也 元祐調亭為禍不細 建中請國何
以為中 陛下至德深仁矜念遠謫詔除誤國
殄民之外並貸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謀首禍他
皆未及獨惟前日之柄相密黨數人首拜此惠
是得無類於調亭以平舊怨者乎夫其據言路
為宰屬之時陷忠良不知其幾誤國殄民孰有
大於此而首蒙湔濯臣甚為執事者羞之臣願
陛下與大臣自今進退人才秉執公道不肖者
終身可棄忠良者一眚不遺且毋使大夫有西
人東人之議毋使天下有以黨洛黨之說則人
才之氣節者出矣臣故曰至中道以用天下之
賢者此也何謂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舜聞一
善若決江河禹聞昌言下車以拜切直之言明
王所欲息聞而入有法家拂士則出無敵國外
患也漢有汲黯淮南為之寢謀唐有溫造悍將
為之墮膽二鮑可以斂貴戚一魏可以尊朝廷
直言之有功於人國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輕
視之古之危邦未嘗不籍諫者口之以自塗其

耳目賀琛之言未為切直梁武帝罪之他日侯
景之禍竟無與言張九齡之諫可謂忠鯁唐明
皇黜之他日祿山之變曾不知竟泛觀史傳如
此甚多不可枚數也獨惟 盛時則不若是
仁祖朝士氣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樞密十
八疏上而竟行其封陳執中之宰相十九疏上
而竟可其奏叩銅環之呼事關宮禁也 仁祖
雖以是黜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燈籠錦之訴事
關郊廟也 仁祖雖以是謫唐介亦以是召唐
介 仁祖之容養直言者如是 陛下端拱初
政天日昭蘇積鬱頓舒久蟄咸奮諫官論事御
史亦森侍從有論思之志百官有輪對之直以
至草茅披露李枚上書輩固直言何減 慶曆
當時天下延頸太平徒以一鑑罕亡諸賢失助
相踵而去漸已銷聲 淳祐初年柄相當國純
用私黨布滿朝端示縉紳以意而使之不敢言
扼李枚之吭而使之不敢議於是直氣日銷矣
今雖更化神觀未收業無能言萎痺滋甚泛觀
士大夫之奏疏無復我先正之緒餘凡而封事
之文類如舉子之策平平論事小小立言惟恐

傷時始以塞責臣謂直言之不振原於直氣之
久銷　陛下責諸臣以先正能言之風當責
聖躬以　祖宗受言之事　陛下聖度天覆廉
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
再蒙顯用者潛非　陛下雖能容其批鱗之直
而終不能無逆耳之厭乎臺諫許以風聞　祖
宗自有典故　陛下近者宸翰乃責其廉訪
之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後言臣恐自此無言者
矣況其一臺臣之去賊其一則彼未至國也而
併罷之可乎其遜避再三久而讓說而臣意其
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見聽者　陛下曾不待其一
言而去其為結言者之舌不亦甚乎前日臺臣
之罷或如　聖訓之言然而外議紛紛則不謂
是咸曰臺臣之僕隸起於近侍之貂璫深淵密
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萬萬無之第惟臺臣未
去之先偶有僕隸交關之事是以外議不能無
疑心固不然遽則相似萬一固循不革遂長此
風則漢之常侍必橫於司隸唐之中尉必橫於
南衙矣　陛下固不縱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
其微杜其漸也蘇軾有言曰姦邪之始以臺諫
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
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委
靡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　今日之患深似
此言臣嘗終日廢食中夜不寐以為方今事勢
蓋有莫大之隱憂火未及然安於薪寢所賴　朝
廷有見遠識微之士必能為　陛下陳長慮却
顧之謀而近日以來言者畏忌天下有患　陛
下誰與銷之臣願　陛下上法　仁祖之盛時
次用端平之初政廣開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
從置之無害倘或可用豈小補哉則人才之言
議者出矣臣故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者此
也臣草茅愚生不識忌諱忠愛一念與生俱生
陛下可為忠言故敢於　聖問之外竭其狂瞽
亦可謂出位犯分矣大則殛而投之鼎鑊小則
退而屏之山林其身如飴九死無悔雖然　陛
下必不然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
罪士豈以臣一螻蟻而累　陛下天地之仁哉
第惟臣言磨議弊端旁忤貴倖將恐第列黃之
策者雖嘉其忠而不敢進之　陛下之前耳然
而臣自幼以來所學者道事　君之始安敢不

忠且諫悅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苟有一語可稗
時政雖黜不恨也臣固萬不及劉蕡而堂堂
天朝豈唐比哉臣可以無恐矣惟 陛下於其
愚忠而幸聽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

初考 議論本於學識憂愛發於忠誠洋洋
萬言淨奏对䏌一上 臣經孫

覆考 以求士以文不若教士以道立說一
筆萬言水湧山出盡掃拘拘講講之
習張程奧旨晁董偉對貫陸忠言皆
具此篇矣一上 臣良貴

詳定 規模正大詞氣懇切所答 聖問八
條皆有議論援據的確義理精到非
講明理學該博傳記者未易到此奇
才也宜備掄魁之選
臣焴 臣彬之 臣夢鼎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七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八

從子同孝生 龍起 編次

講義 東宮侍講及 沂邸教授時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
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
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
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堯占天授時之事也上言俾齊治平之事
已畢故以治曆明時之事言之乃命羲和正
敬授人時總言其綱也分命羲仲正鳥獸氄
毛等言其目也羲和南正重北正黎之後世
掌天文之官欽若昊天者敬順天道之自然
也曆者書也象者器也璿璣玉衡是也作書
以考日月星辰之度制器以驗日月星辰之

行天之日月即時之日月也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日遲天一度而歲
一周天月行一日遲天十三度十九分日之
七而月一周天星二十八宿也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
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四時迭見
辰十二辰也子為玄枵丑為星紀寅為析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巳為鶉尾
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娵訾日月一月會
于一辰星辰皆一歲而徧天時者天道之自
然也天時既定然後敬授之民使因天時以
修人事故曰人時春先夏秋先冬故春秋掌
以二仲冬夏掌以二叔二仲言分命二叔言
申命春秋言以殷冬夏言以正嵎夷在青州
暘谷日出而明也南交在交州西在天水西
縣昧谷日入而晦也朔方在幽州幽都幽陰
之地也宅定居也宅此四地為東西南北之
正然後可求地中也寅敬也賓迎也餞送也
羲仲主冬故敬迎日之出和仲主西故敬送
日之入平均也秩序也均則遠近皆用其功
秋則先後不失其次東作春時所作之事南
訛夏時化育之事訛化也西成秋時收成之

事以時所屬言非以方言也夏不化則其春雖
生而秋無所成矣尤不可忽故曰敬致言敬
以致其功也聖人立心主治一主於敬曰敬
授曰寅賓曰寅餞曰敬致無所往而不敬也
朔易則春與冬交易之際不能察則將至於
寒暑易位故此職不言平秩而言平在〻察也
日中星鳥者二月之時日夜平分適中而星
則南方朱鳥七宿之中星曰星者見于南也方歲之春二十
八宿皆安四方之定位故南方七宿見于南曰星者以星大星虛星昴推之聖人南面
故驗星於南日永星火者五月之時日去北極近
而晷長星則東方蒼龍七宿之中星曰房者見
於南也天左旋故東方七宿次南方七宿而見宵中星虛者八
月之時亦日夜平分星則北方玄武七宿之中
星曰虛者見於南也春屬陽故言日中秋屬陰故言宵中其實則一
日短星昴十一月之時日去北極遠而晷短
而星則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曰昴者見于
南也四時舉仲以推孟季列宿舉中以推驗
星此固史官之紀述有法亦見盛帝之世每
事皆用中道也析因夷隩者驗之人事也孳
尾希革毛毨氄毛者驗之物理也析散也春

則民散居於野以就耕因仍也夏則仍春時
所居而不變夷樂也秋則物成熟而民夷樂
隩温室也冬則寒氣至而民温聚孳生育也
尾交接也春之生意也希少也革改也夏之
時鳥獸羽毛希少而改革也毨理也秋則毛
已革而毨氄厚也冬則毛厚氄而温若民若
物各得其所此帝堯贊天地之化育也帝曰
咨汝羲暨和庶績咸熙者又繼命之也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陽數嬴故日多六日
陰數縮故月少六日合為十二日積三年得
三十六日則除六日而以三十日為一月故
三歲一閏又積兩年得二十四日則又以先
所餘六日足三十日又為一月故五歲再閏
此姑大畧言之至如十九歲七閏之法朱文公之說已詳閏者所以權中
氣而正四時也每月有朔氣有中氣如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之類朔不必在其月如十二月得正月節正月得二月節之類
中則必在正數之月如雨水則必在正月春分之必在二月
時無閏以定之則推移不齊久而必差故
有閏而後可以定四時成歲是亦聖人建天
地之中也歲月日時無易故順天時以備人

事可以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信治百官趨
事赴功皆有所就衆功由此而皆廣矣春秋
傳曰閏以正時〻以作事〻以厚生〻民之
本於是乎在治曆明時豈苟然哉帝堯之任
天地育萬物如此故曰巍〻乎其有成功
帝曰疇誰也咨若順也時登庸用也放齊曰胤
嗣也子朱丹朱也啓開也明帝曰吁嘆辭嚚多
言也訟好爭也可乎
堯欲求賢加之上位放齊小人乃謂嗣子丹
朱為開明以應其求帝則嘆其嚚訟而不以
為可也丹朱非蠢然無知者但以其聰明用
於嚚訟耳丹朱堯之子也人莫知其子之惡
堯則知其不肖而不私之此聖心之大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事也驩兜曰都歎美也共工
方鳩聚也僝見也功帝曰吁靜善也言庸違用
則背其言也象恭滔漫也天
帝欲求能順治我之政事者驩兜小人之黨
則謂共工方聚見其功而薦進之帝亦知其
為人謂其貌象則似恭而其中則有滔天之
惡也帝知人之明如此故齊驩兜共工皆小

人也何堯時有之蓋天下未嘗無小人帝則
知而不用耳
帝曰咨四岳湯湯水流貌洪水方割害也蕩蕩
水皆懷包也山襄陵平大阜也浩浩盛大貌滔天下民
其咨愁嘆也有能俾乂有能者使之治也僉衆也曰於
亦嘆美之辞鯀哉帝曰吁咈哉咈逆辞方逆也命天命
把敗也族類也岳曰异已哉試可乃已試其可而後已
也帝曰往欽哉戒鯀之辞九載績功也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人也四岳者四方諸侯之長唐
虞之時內有百揆四岳帝問四岳以洪水方
為害於民有能治者欲使之治衆乃以鯀為対
帝則謂其人方逆天命把敗善類蓋惡而自
用之人決不可任四岳則使帝姑惟試之帝
遂以四岳之言而用鯀且戒以敬重其事乃
九年而功不成丹朱共工帝知其不可則不
用既知鯀之不可胡為而又用之蓋是時水
患已極民怨方深帝急於極救而神禹未出
鯀自以為能治水四岳群臣又以為鯀能治
水天下之人亦以為鯀能治水帝雖知其不
可用亦不可違衆之心也此帝之舍己從人

也他日績用弗成舜攝政時殛之羽山帝亦
未嘗貸其罪豈若後世違衆用人迨　無功
則又從而蔽之哉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無德也忝辱也帝位帝曰明明揚舉也
側陋隱陋之人師衆也錫與也帝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帝曰予聞已先聞之如何又問衆人如何岳曰瞽子瞽瞍之子
父頑愚也母嚚象舜弟傲慢也克諧和也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以女嫁人
曰女觀厥刑儀刑也于二女釐理也降下也二女于
媯汭媯水之汭舜所居也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以下載舜之事也帝以年老欲遜位于四
岳四岳不可則使之明明揚側陋迨夫衆與
帝言以舜為可帝亦謂已聞此人但又不自
足而詢之四岳四岳奉其尽難能之孝者告
之夫以自處於頑父嚚母傲弟之間亦難矣
而乃能和之以孝使之蒸染漸漬如蒸物然
潜移默化使其至於順治而不至於姦惡豈
人之所易能哉而帝猶以為未也則以二女
女之夫以天子之二女下嫁一匹夫之賤當

如之何而騐塞之舜則能以道理降下其心
於所居嬀水之汭皆執婦道于有虞氏帝於
是稱其欽而美之知其可受以天下而以天
下授之矣堯舜之治天下莫不自齊家始濂
溪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惟難者易則易者
不難矣抑舜之所以能是者亦敬也堯典一
篇始終皆曰欽聖功信無以加此一說釐降
二女于嬀汭帝女下降整飭降欽哉者堯戒
二女之辭其說雖順然不如前說有義理況
以降為下嫁亦與女子時句相重複只當
從前說
舜曰言舜以別堯咨四岳有能奮庸奮發其功
用熙帝之載廣帝堯之事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成其事而且能惠順者誰僉曰伯禹作司空
言伯禹今為司空之官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
惟時懋哉懋者勉也平水土者言其前日之功
懋哉者勉其尽今日之相業禹拜稽首讓于稷
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俞者然其讓汝往
者不許其讓
此以下舜命官也先命伯禹以為相宰相之

職太振作則過於嚴而不足以養天下之元
氣太安靜則過於寬而不足以起天下之精
神必相濟而後可奮功廣事振作也亮采惠
順安靜也禹平水土有大功如此舜不自命
之為相必咨訪四岳待公論皆協而後用之
蓋如此用人斯可以服天下
帝曰棄稷名黎民阻飢言衆民皆艱阻於飢汝
后稷言汝為主稼穡之官播布種時百穀帝曰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常遜順也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教之官五教即
五常之教布教之道在敬在寬敬則在己不忽
寬則在人易從帝曰皐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
中國也寇賊姦宄寇賊在外者曰姦在內者曰
宄汝作士士師掌刑之官五刑有服服受也五
刑之中有當受之罪五服三就既受五刑中之
當受者則就三處行之於朝於市於野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五刑之寬宥者有流但流所居則
有三所大罪四裔其次九州之外其次千里之
外惟明克允惟明則方允當
此舜因禹歷此三人而舜命之也棄為后稷

契為司徒皐陶為士自堯時已然矣舊官則
熟於其事故舜因而任之不復改命古人成
功以久任也
帝曰疇若予工 誰能順我百工之事 僉曰垂哉
垂舜時巧人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工官名 垂
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帝曰俞往哉汝諧
其讓固是但任任是職惟汝諧和
此舜命共工之職也 據垂有垂之竹矢 其任
百工之事可知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誰能順我上下之
草木鳥獸欲使皆遂其生 草木則在山者曰上
在澤与平地者曰下 鳥獸則在天者曰上 在九
者曰下 僉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汝作
我虞人之官 虞人掌山澤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熊羆 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舜命益作山澤之官也 禹遜稷契皐陶伯
益遜夔龍 帝皆就咨命之 殳斨伯与朱虎熊
羆則不復就命 何也 蓋四人者皆賢人 雖不
就命亦皆當時在朝有職任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 典主掌也 有誰能

掌天地人之礼 僉曰伯夷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
宗 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 礼重事也 故又訓戒之
曰敬曰直曰清 掌礼者當有此德也 敬則謹嚴
直則中正 清則潔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
俞往欽哉
此舜命伯夷以掌礼之官也 禹與伯夷不曰
往哉汝諧 而曰汝往哉 曰往欽哉者 相与群
臣不同 故尊異其辭 而曰汝往哉 礼主於敬
故嚴重其辭 而曰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 冑子者天子之子至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皆大學者 子与之盡所
以教序也 直而溫 寬而栗 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
詩言志 歌永言 聲依永 律和聲 八音克諧 無相
奪倫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物之有声者 五声
之所寄也 克諧者其声諧美 無相奪倫者 倫理
次序不相侵奪也 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 百獸率舞
此舜命夔以掌樂之官 樂由人心而生 然教
之又必自和其心而始 直寬剛簡四者皆教
也 直者多踈暴而不能寬和 溫者多弛慢而

不能莊栗剛者多虐簡者多傲必扶其偏而
教之則中和矣直寬剛簡氣質之性所稟之
偏也而溫而栗無虐無傲則教也舜方命夔
而夔即言功者夔亦堯時掌樂者也故有效
可言百獸無知之物猶相率而舞則樂之能
感神人可知矣皆一和之所致也以其心之
和發於其聲之和〻之所感者遠矣八音獨
言擊石拊石者玉振乃樂之終此言其成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堲者憎惡之也讒說者
誣譖之言能殄人之善行震驚朕師讒說行則
衆皆懼矣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命龍作納言之官也出納之間不實則讒
說可乘間而入故以惟允訓戒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舜又繼命之也二十有二人者四岳一人
禹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謂之九官共十
人并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曰天功者王者代
天爵人職曰天職位曰天位故其功亦曰天
功也然其功之有無必久任而察之九年之
後無功終身黜而不用之矣此所以賞罰明信
而人莫不知畏慕也後世任人而不久責成
太速賞罰又不足以劝懲其不及盛帝之治
宜哉
分北三苗
苗民者頑不可教誨之人然舜則必有道以
化之始者攝政之時則竄之於三危屏之於
中國之外使不得敗吾民之俗今則又分而
北之使不得相聚而為惡可化者作一處未
化者作一處必皆化之而後已此所以後來
收七旬之格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植之風声成周化殷之頑民蓋亦如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史記舜之終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
篇稾飫
汩作九共稾飫蓋逸書名書既不存義不可
強通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〻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功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此禹言六府三事養民之政而舜復美其功
也所謂帝舜申之也自判陰陽以來陽变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穀又土之所生也
以其養人故通謂之六府々聚也所以聚人
有也六府出於天不能自為民利故必待聖
人脩之如水必澄治火必新潔金必鎔範木
必作揉土必耕墾穀必種穫而後可以為民
利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則人君之事也人
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教以人倫此正德也作為佃魚網罟宮
室耒耜杵臼等事以教民此利用也奏庶艱
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者此厚生也三者不
可闕一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惟和能如是
則其功可歌詠矣雖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亦無以化天下故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庶
天下皆率作而興事也而聖人之意亦豈徒
賞罰而已哉優柔奬厲之心常行乎恩威予
奪之外故又以九功之叙而可歌詠者劝之
使續此生々之意於無窮而勿至於壞蓋使
民不倦之意也此禹平水土以後之事所謂
德惟善政々在養民者蓋如此必欲帝舜軫
此念於心無一息而忘養民之事焉是念也
即克艱之念也帝於是然其言而就贊美之
且以起下章遜位之意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
依皐陶邁種德々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
此帝舜遜禹以位而禹遜之皐陶也耄期倦
于勤者舜生三十徵庸三十　今在位又
三十有三載蓋年九十有三將及百歲之時
頗厭倦于勤勞也聖人未嘗有倦心也但志
氣則常盛血氣則不能無衰耳禹惟勤而不
怠故舜欲以遜之禹之不怠蓋亦克艱之念
也帝以位遜之禹々則不敢當謂　無所
能不為民所　歸依皐陶則能遠布其德

乃降下於民衆民皆懷愛之欲帝念之而以
位遜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此四句旧說謂皐陶之用刑以上
茲訓此人下茲訓此德言皐陶服念此人之
罪則亦在此德諸家之說皆如此但上文不
曾言用刑不應此 如此出四句且帝念哉
之念与惟帝念功之念意皆一同皆以為舜
之念而中間念茲在茲之念乃以為皐陶意
全然不貫兼之服念此人之罪即是君言
此人之罪継釋此人之罪即是允出此人之
罪又不應如此重疊故此四句頗不易訓釋
某聞之師曰四句非言皐陶之用刑念茲在
茲者蓋皐陶有德帝當念之而遜以位無以
易此人者帝知念之則亦在此人如釋而不
念之則亦在此人名言欲遜之則亦在此人
實出命欲遜之則亦在此人縦横上下則一
皐陶也惟帝當念其功而遜之以此則文義
皆順念字不作兩般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与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通於罰而殺不辜不若通於賞而失常法 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
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帝舜因禹稱皐而就美其功而皐則復歸
美於帝也非因禹之言又轉而遜皐陶持稱
美之耳臨下之道患乎煩而不能簡々則易
從御衆之道患乎嚴而不能寬々則得衆帝
舜之治一簡易寬大而已至於罰弗及嗣止
寧失不經則帝之厚賞薄罰忠厚之至好生
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日生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能
全之耳聖人之心無非生意民感此意誰忍
犯刑後世之君用法深刻賞寧輕而罰寧重
者烏足以語聖人之治哉

初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瑤之
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
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
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
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觀知瑤之事
而孟子之言益信瑤之賢於人者五而一不
仁足以敗之甚矣才之不可恃而仁之不可
無也初知宣子与趙簡子皆議立後趙簡子
則捨伯魯而立襄子知宣子則捨知宵而立
瑤趙襄子能以尹鐸為晉陽因保障而不因
繭絲尽取民財知取繭絲者謂之繭絲不尽
取民財而固結民心者謂之保障 其仁如此
豈瑤之不仁者所能敵哉不待三家共攻之
時而勝負已決於此時矣左傳哀公末年載
荀瑤伐鄭將門知伯謂趙襄子入之趙孟曰
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趙孟曰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襄子由

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
喪之左傳之所謂貪愎即輔果之所謂不仁
也左傳載之於終通鑑載之於始此以見通
鑑之作上接左傳也雖然又有說焉聖朝得
姓之初即此趙氏趙襄子不繭絲一念在當
時自大夫為諸侯在後世聖子神孫遂有天
下仁之功効如此矧 藝祖皇帝戴雲樓之
誓其仁愈克廣乎此 宗社千萬世無疆之
福也仁之一念願 聖子神孫世守之
知伯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
故弗与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無故
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知伯必驕彼驕而
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知
伯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
將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驕知伯然
後可以擇交而圖知氏矣奈何獨以吾為知氏
之質乎桓子曰善復与之萬家之邑
任章之言此後世權謀相傾之術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豈有是說哉無故而求地於人
固知伯之貪惏無厭也与之地而張之使驕

壓之使乇任章之心亦不仁矣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夫子所定之周書無是語也嗚呼貪而愎驕而輕使人得以術而傾巳為知伯者亦有以自取哉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君子之學當以懲忿窒慾為先務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八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九

從子國秀生　龍起　編次

講義一　西澗書院講書

周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此成周六鄉取士之法鄉老二鄉公一人則三公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六鄉也興賢能之士而以三公六鄉主之且又以賓之禮興之獻之於王則王拜而受登之於藏大室 王儲之天府敬士之至也此周之士所以貴也然成周所興賢能必取其為德行道藝之士德者六德也知仁聖義中和是也行者六行也孝友睦婣任恤是也藝者六藝也礼樂射御書數是也言德言行言藝而獨不言道蓋六德六行六藝無往而非道而道則實貫乎三者之間也舊說謂德行為賢道藝為能此說非是德行為賢藝為能有此三者則道在其中矣賢者亦有道而能者亦有道道道蓋無所不包若只以道与藝為能則道

之一字小矣論語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志道在先而後據德依仁游藝也此不
以道言乎首而言乎中者正謂道行乎三者之中
也古之賢能者必有德行道藝而後賓興之未
先理會藝且要先理會德理會行理會道先本
而後末也況所謂藝者又只是禮樂射御書數
之事而非若後世之所謂文藝乎禮樂且以為、
藝則古人之藝可知矣知者始條理之事聖者
終條理之事仁是本心天理之心義是裁制事
物之宜忠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
和即是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無非是學
道最緊要底事成周之世司徒以此教民鄉大
夫以此與民便是人人皆理會此道既有此六
德然後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婣於親
戚任而信於朋友恤而惠於鄉閭兼有此六行
而後可以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
藝猶論語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後世之
士所尚者文詞所習者章句只是有古人末藝
書之中一事耳所謂禮樂所謂射御所謂書數
固已置之度外六藝且失其五而況六德六行

哉聞有天資暗合者偶能或孝友或睦婣或任
恤耳知仁聖義忠和則本也此古之所以人人
皆士君子而後世之士不古若歟有志於道者
可無意乎今歲又當科舉試士之年是月求賢
之詔已下正是古人三年則大比之日賢師、
賢師儒作成于上吾潤堂諸君仰挹三劉先生
之風而學于此無非可以應賢能之選者顧蓋
用功於道用功於德行而後用功於藝可乎孟
子曰仁義忠信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
爵以要其人爵既得人爵則棄其天爵矣紫陽
朱夫子曰修天爵以要人爵固已惑矣得人爵
而棄其天爵其惑又甚焉今科目所以求人爵
者也盍亦修其天爵可乎伊川程夫子曰或謂
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一月之中十日為
舉業餘日足可為學又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
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若不習舉業而
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
以及第則已明道程夫子亦曰惟能誠心其文
章雖不中不遠矣然則誠心固可用於文章而

學業儘無妨於道學也暇守藏勸篤伊迩是即
鄉老鄉大夫之賓興者在是矣顧相与為德行
道藝之賢能以應之以無負作成之意

講義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礼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顔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
勿言非礼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大斈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〻臭如
好〻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謹其獨也小
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謹其獨也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

某聞諸久軒蔡先生曰顔子四勿之斈謹獨之
學也為學之要莫大乎謹獨克己復礼為仁此
至大至重之事而顔子請問其目夫子指其要
處只是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
動四句以此見其謹獨之斈乃斈者用力之至
緊至切處也某時聞此言殊然領會因悟中庸
率性脩道非易能也而首章兩端必歸重於君
子謹其獨大學正心誠意非細事也而誠意一
章兩歸重於君子必謹其獨顔淵問仁一段乃
夫子傳授心法之精微大學中庸二書乃聖門
教人為學之要妙而旨意融貫如此學者不可
不知所用其力也朱夫子曰獨者人所不知
己所獨知之地也今所不知而己獨知之乃常
情之所共忽苟於此隱微之際人慾一萌動乎
其閒不知警覺至於放肆則人心之危者愈危
道心之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奪於人慾之私矣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即所
謂道即所謂天理之公人皆有之苟無此仁是
無此心非所以為仁矣故斈者以求仁為第一
事求仁則是求其心也求其心是求其所以為
人也人皆有此仁蔽於私慾則仁之本軆若有
虧欠然而本未嘗虧欠也克去己私復还天理
仁之本軆全矣禮者天理之節文動合於礼即

天理之公也然而何以能復必克去己私則復何以能克必謹四勿於四非則克程先生曰非礼即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去己私復歸於礼方始是仁四勿者所以禁絶四非即謹獨之季也非礼一念方萌于中即已禁止而遏絶之非用功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乎人所不知若可以隱微言也而已則知之明白昭晰孰甚於此果隱而微乎抑見而顯乎於此之時操存不力放心一恣奔迸四出隱者見微者顯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人鮮克謹之惟顔子勇於任道聞夫子之言即請事斯語平時用力專在乎此有不善未嘗不知〻之未嘗復行是也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非知他人之不善也己之一念微有不善即已知之既知之即絶之不復更見於言行此即是非礼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也非礼之視聽物誘自外而來非礼之言動情慾自內而出惟顔子先謹於視聽不惑於非礼則言動之間自能謹之不陷於非礼矣勿字是用力緊要字非不可有勿不可誣非纔一萌即以勿之一念制之天理勝

而人慾泯矣非者即是人心勿者即是道心也人有非心邪念宲患不能自覺既能自覺即當思所以制之成湯以礼制心亦不過如此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顔子有覺於非處知之未嘗復行此顔子用力於勿處顔子工夫到此故聖人於易贊其不遠復於語稱其三月不違仁　稱其不遷怒不貳过也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一知字即是覺即是大季致知知至之知〻者此心神明朱夫子所謂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此知而或不能使之表裏洞然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强以誠其意有不可得然則季者於念慮方萌之動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際必也真知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礼孰為非燦然明白然後禁絶其不善則意誠而心正矣此　先生克己復礼久而誠矣之說也故曰謹獨工夫乃季者用力之至緊至切處也人不知用此工夫故其為心出入而無鄉流蕩而忘返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不知所謹至於為惡之著人所共知而已則不知其為士也頗迷

於姦聲亂色放曠於情奕飲酒自以為豪而不知人指目之為不才子矣其為吏也白晝攫金掩耳盜鐘、而謂他人為不覺暮夜受餽四知昭列而謂他人為、無知自以為可以欺人而不知人指目之為狼籍人矣既是私意如何得仁人之心不存則人之形徒具失其所以 此其去禽獸不遠矣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數語如盡出一小人情狀也与其作偽而勞且拙孰若作德而逸且休孔人所知亦如此人不知亦如此內外洞貫隱顯一如工夫至此打成一片本立致形矣豈不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哉又豈不〻賞而勸不怒而威哉又豈不篤敬而天下平哉謹獨之驗如此謹獨即是持敬聖賢立言雖異為旨則同敬者入道之門躋聖之級端〻徑直更無他岐自古至今由聖及賢莫不於此用力彼有謂敬非聖門先務者是不知所用力也敬非所務不知心何從而存性何從而養陸氏之學所以大異於我文公者以此陸氏動曰只信此心而乃不以敬為存心之要直不可曉慈湖楊氏陸門高第每疑夫子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以為大學非孔門之書殊不知毋意是絕意之私誠意是存意之公意之私固不可有意之公又豈可無以意之公者為可無是惡非礼而併与勿者去之矣可乎哉一超頓悟不用工夫決無是理學者循序漸進但當學顏子之學顏、乎何學不過自謹獨持敬始而已、此某聞於蔡先生者願与同舍之同志者共學以求仁焉判府寺丞既新夫子燕居之堂而於諸老先生從祀之中徹舊來陸氏之像厥有深意故某既敷述謹獨之說而本因及陸氏之所以異於程朱二先生者而与同志正其指歸是審進學之路頭也同志諸君其然之否

講學三　正誼書院訓學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〻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論語第一篇所記者多務本之意朱夫子所謂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乃學者之先務有子者聖

門高第論語之書多成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
故首篇即以有子之言繼於夫子三言之後而
孝悌為仁一事又孝者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最
急先務故又以有子此言先之其詔萬世蓋有
深意孝悌之心人皆有之乃本心中自有非外
邊生來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皆自然而然所謂
良能良知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已行
乎其間盖皆是自然底道理有天地即有男女
有男女即有夫婦有夫婦即有父子既有父子
則子受父母劬劳鞠育之恩而孝已在乎其中
矣人既有子非一子而必先生者為兄後生者
為弟兄生在弟之先長者尊而幼者卑則弟之
卑者必敬其兄之尊而悌已存乎其中矣又由
此而分則父之兄弟為伯叔〻〻則謂己為姪
己之兄弟為己子之伯叔父之兄弟則又為己子之伯
祖叔祖由是　而為再從三從由是别而為大
宗小宗有父則有母有夫則有婦而父族母族
妻族皆由是而有而謂之三族九族矣九族即
三族合父族而　則原於一人之身合母族妻

族而論則原於夫婦二人之身故一人之身散
而為千萬人之身則理一而分殊千萬人之身
皆原於一人之身則分殊而理一但自陽変陰
合以來鍾為人物合下自有許多於多　中自
然有高有下故由是而有長幼〻〻者父子之
積也既有一家之長幼則又散而為千萬家之
長幼有千萬家之長幼則不可無一人大為之
長者以治之使其下皆聽命為由是而有君臣
君臣者又長幼之積也至於朋友則是自有長
幼以來同門異户自然有志相同而道相合者
相与講明義理而朋友主焉故三綱五常非聖
人強立之皆順天下自然之理也孝悌者不過
一順而已孝悌兩字能尽其道便治得天下何
也通天下皆有父子皆有兄弟皆有夫婦使天
下之人家〻子孝而父慈家〻弟恭而兄友家
〻夫義而婦聽朋友者專只講明此理以明教
詔則天下太平矣君臣之分萬世常定矣又豈
待為之君者威驅勢迫擽刑罰法制以臨制天
下而強天下以為臣我故孟子曰人〻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人〻皆知親其親皆知長其

長天下豈有不平之理孟子教諸侯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又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孝悌兩字可敵堅甲利兵是豈小事蓋甲兵者主於争而已其心未必順孝悌者以吾之順敵彼之争ヽ者億萬人惟億萬心順者三千人惟一心也人往見聖人說平天下在於治国ヽヽ在於齊家ヽヽ在於脩身ヽヽ在於正心ヽヽ在於誠意ヽヽ在於致知ヽヽ在於格物平天下許大事却只原頭如此甚小遂以為聖人迂濶不切之談而言管商功利申韓刑名者往ヽ相與笑之殊不知聖人乃是執要以御詳因心以為教從聖人之言則天下自然順服從管商申韓等言則天下不過強服ヽヽ者豈能得其心服哉故強服者其勢則必争ヽ則亂順服者其心必順ヽ則治亂者以逆治者以順也夫聖人豈自脩其身而不問他人之身脩與不脩自齊其家而不問他人之家齊與不齊哉自脩其身所以使天下皆化而脩其身自齊其家所以使天下皆化而齊其家一

國之人皆身脩而家齊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身脩而家齊則天下治矣故聖人不求之國不求之天下只求之身與家ヽ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自平矣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是理會脩身事誠意正心要全此理格物致知要窮此理無非是理上推去也有子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亦正是此意程夫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倫之事程夫子順德兩字說得極好孝悌是子愛其父弟愛其兄故謂之順德ヽヽ順則無逆矣天下所以不治者只是民好作亂好作亂者豈不是平日以下犯上之人致於以下犯上豈不是平日不能孝悌之人惟其不知有父則不知有兄不知有父兄則不知有長上不知有長上則豈知有君不知有君則争争凌犯之習成寇攘姦宄之俗熾反逆篡弒之事兆矣不孝悌其原甚微終而至於犯上極而至於作亂其禍甚大人可以不孝悌哉孝悌是為仁之本故有子曰君子務本ヽ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歟言孝悌乃是本君子專務為此則本根既立而道自生孝悌是本仁是道故曰孝悌、為仁之本為仁是為仁者之事猶言行仁也程夫子曰言行仁自孝悌而始又曰仁主於愛〻莫大於愛親故曰孝悌為仁之本孝弟者乃為仁之本非孝悌是仁之本也譬之造屋孝悌是箇屋基為仁是後來就上面造屋儻若不先築基如何可以造屋孝悌之人姿質好坏璞正便做得來仁底事仁者天理之公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自吾親之愛推而至於無所不愛孝悌者愛親故為仁之事從上面起去聖人又何以專教人以求仁哉蓋仁者吾性中之所固有也人不求吾之仁則是不識吾之性不識性安識心不識心終日猖狂妄動逆天悖理至於犯上作亂是去禽獸不遠矣何以為仁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謂仁者乃人之心體得此仁而後可以為人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蓋天下之人皆同此性同此仁吾體得仁則可以為天下人之長則是體仁不特可以為人又可以長人也人為天地之心盡得人道然後撐拄得天地故曰為天地立心此是多少大事吾聖人教人只是從孝悌上起夫子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孝悌謹信便要愛眾親仁愛眾即是要盡仁之用親仁即是要為求仁之助聖人何嘗一語不教人求仁哉斈者又豈可不以此為第一事哉

講義四

子衿刺斈校廢也亂世則斈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〻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〻子佩悠〻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鄭人刺斈校不修也斈校不修雖上之人之過然亦下之斈者自有以致之故詩中但責斈者無一語為上之人慈其曰青〻子衿子佩者指斈子之衣服而言也青東方木也木屬仁古之斈者以求仁為第一事故入斈之服皆服青〻〻子衿青〻子佩思斈者相與服此衿帶佩此而游于是斈之中也斈校廢則不來游來歟矣故思之曰青〻者子之衿也今不來游於是焉能無思乎故曰悠〻我心又相与責之曰縱我

今不往子寧不繼此音響而來乎此朋友責善之語也謂我之不往固非矣子而來猶可以不使季校無人也而不嗣音可乎下章却只換韻意與上同末章則深聲責之矣挑達輕薄跳梁之貌城闕城門車馬往來之地紛華盛麗之衝也季者不在季校間則在城闕間矣此最害道雖聖門弟子如卜子夏亦曾迷裹而打交來但是聖門弟子天理能勝人慾耳昔者子夏瘠而忽肥夫子怪之問其故子夏曰商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紛華盛麗而喜二者交戰於胸中故瘠今則夫子之道勝故肥子夏當來豈不稍為紛華盛麗所惑但是又愛夫子之道故終於夫子之道勝人徒見子夏於肥之時方見夫子之道勝殊不知當來見紛華盛麗時與聞夫子之道時已有輕重淺深分數不同矣說字樂意深喜字樂意淺聞夫子之道即已深說見紛華盛麗處便只畧畧淺喜當受病時受得已輕故易於用藥也使當時見紛華盛麗而說聞夫子之道但喜便不易勝矣然子夏尚有此病若顏子則全無此病食簞飲瓢一如列鼎玉食不知是簞瓢在陋巷如華屋雕墻不知是陋巷故人不堪其憂顏子便不改其樂不但是樂又乃朝斯夕斯更無改易非深有見於夫子之道一於天理而無人慾能若是乎然古人為季直是真实更不作偽子夏見紛華盛麗而喜時直認是喜到不喜處真窗不喜却非是如今人心中实愛紛華盛麗到口中又強言不愛也此子夏在聖門所以為篤實懸鶉百結而不憂處貧賤如富貴也季者直是要到此田地鄭人責季者所以終以挑達城闕為戒乎也城闕紛華盛麗之地人所以愛之者只是見赤破耳歌樓舞館撞鐘擊鼓秦娥趙女窈窕列肆雕車翠幰充塞道路思來倦往驟有即無無非假偽瞞弄之具無一事真实縱使人人留聰明於淫聲亂色放志意於浩

狂歌達如是三朝五日不得息鼓舞之餘厭倦即生矣孰若閉卷有益日对聖賢稍有所得其味無窮乎惟是這処看不入所以愛那處儘於此有所得則回視紛華盛麗殆犹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豈足道哉若存心於此則大害於季方其季時念念遊戲身

雖斈校心已城闕如此則於斈問徒費日也故詩人深譏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不在斈校而挑達城闕便如是三箇月不斈然則一日縱放其心便用三箇月日工夫亦趕不上也前輩謂撑船上灘着氣力撑不上一篙纔慢退下十數丈矣今人玩歲愒日宜其所斈無長進也又豈止不見一日如三月而已乎挑達兩字最斈者所當戒挑達有輕薄之意斈問決不是輕薄底做得故聖人必曰君子不重則不重斈則不固欲要有威儀欲要斈得在己堅固須是於重字上着工夫重便是持敬輕便是無敬心重則放心可收拾輕則心轉放矣孟子曰斈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且首言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兩字此孟子緊切喚醒人處雞犬放失尚思求之心放不求是待此心不如雞犬也豈不哀哉

講至此忽有一人問鄭亂安斈校不修詩載在五公子爭以前至子産時相去已久如何是鄭人尚欲毁鄉校莫是斈校不脩也詩在欲毁鄉校復答曰非也不脩但是上之人不留意下之人不入斈耳非謂卽毁去斈宫也然此亦是國之斈也鄉校者周之時二十五家爲閭、、有塾五百家爲遂、、有序二千五百家爲党、、有庠其時斈遍天下鄉校蓋閭塾党庠之類也國之斈継不脩鄉之校却未廢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然後子太叔欲毁之賴子産不肯口使夫人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從之其所過者吾則改之是吾利也若之何毁之若非子産主張則亦毁之矣然鄭人亦有取毁之道聖人之教人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夫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非特包周身之防亦是重責己輕責人意思与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与其議執政之善否孰若察吾身之善否乎今之人但知説他人不是未嘗檢察自家不是此一失雖某亦有之因戒斈者亦以自醒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九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

從子國李生　龍起　編次

賦

秋懷賦

天時倏兮如流雨朽揭兮復秋露零々兮蘺薜風嫋々兮梧楸草毀凄兮夜承夕陽亂兮蟬然嗟物理兮若此爲人情兮鎖憂想征夫兮天涯歲月悠兮未歸懷故鄉兮千里羌日新兮兔飛悵思歸兮閨中深膏沐兮飛蓬角枕粲兮衾爛耿獨夕兮誰同夕風起兮淒々曉犬々兮流雨瀝々兮多寒歲無褐兮曉衣寒々兮砍丹寒若畢兮陰山峭時肥兮將馳兵何時兮戍閨節物騤兮駛々日復日兮秋深幾何人兮悲秋羌獨集兮予心微無酒兮以遊酒莫銷兮此憂彼已予兮不知展謂予兮何求嗟時事之日非暑已退兮寒淒素會逝兮鶴擊蕙蘭摧兮蒿肥露雨兮浪々寐復寤兮宵長而風兮雁行梗泛々兮異鄉望家山兮飛雲明月思兮故人我不如兮季鷹思鱸魚兮長算孰有山兮可耕孰有溪兮可釣願從子兮是問一登臨兮長嘯

蘭國賦 爲李氏作

孔素臣之苗裔兮厥業祖曰丘明謂蘭爲國香兮載於傳感麟之經耳孫有味乎斯言兮爰嗜蘭以爲朋若靈均之在郢兮悅衆濁而獨清夢天與己國兮以蘭而爲名其封疆雖不越夫九畹兮塞宇宙而皆馨試周遊其邑都兮芳菲々其若英偉夫容以爲池兮屈江離以爲城建薜荔而爲門兮合百草使實庭築壁桂棟兮菊椒成堂辛夷爲楣兮藉之爲房芷葺荷蓋兮撩之杜衡戶素枝而赤節兮家綠葉而紫莖天氣如春二月兮光風泛其載禁又如秋之七袉兮露漆々兮翻零人好脩而信姱兮俗嚮清而洒汙久而不聞其香兮若居夫沅湘與澧浦荃爲之君兮蕙之爲妃杜若爲之大夫兮菊爲卿以相之君子衆芳之所萃兮偕揖事與留夷賀菉葹不使盈室兮庸更椒而不使充幃服蘭社之芬菲兮詩蘭佩之陸離焚蘭膏以爲炬兮蘭藉蒸以爲羞啓蘭宮而擢秀兮闢蘭省以儲材演綸言於蘭坡兮萃緗帙於臺蘭士同心而如蘭兮斷金其利民化善人之蘭室兮無薰染乎鮑魚之肆芳草不爲蕭艾兮荃蕙不變而爲茅惟以蘭

爲可恃兮匪董藉之泥淆數蘭杝於江之湄兮摘蘭旌而在郊朝馳馬於蘭上兮夕弭駕於蘭皐人間乃有斯園兮無一蔓之穢雖錐壤地之褊小兮可并包乎六合於茲焉且止息兮悵清與其安窮悠遊〻而刑開兮乃得之于夢中寐既寤而復思兮欲彷彿其遺跡乃種蘭乎丘園兮重之郊圻之中畫遂開園於茲上兮奄其疆域加于本為食邑兮餐風裊與露夕乳曰以蘭為國兮蔓草必刪類彩之吾園兮編國中而皆蘭為園之道兮種蘭亦現

梅花賦

壬辰之冬雪霽寒麓有二其客訪我梅屋炅晴窓之新暖酌瓊樽之清淥值余梅之曖吐巧栽鋒乎氷玉出躍竹於山澤採処士於巖谷微風天落晴有清馥幽閒淡雅照水横竹客謂主人曰天莫地華融為百花或以香珍或以色媚現其争麗而奪秀盖亦千芳而萬葩何吾子之皆不取而獨内交乎斯梅即主人頫客而笑曰养竹于庭所以標離吟之清滌蘭在畹所以風灵均之馨君子好惜而樂菊不羨傍而慕崇桃李華而近淳松柏質而少文未若斯梅之為物類於君子之為人今夫異方木而獨秀冠羣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衆華而莫倫主清標而可即正色玉以無媚是即君子之容兒既溫而且厲寒風怒声悄無落英巖霜積雪敢与争潔君子之節也理堦玉堂不增其芳竹籬茅舎不減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為梅花在人為君子皎窗壁之連接瑩臺氷其表裏既物我之通稱又為得舎此而取彼茲予所以内交於斯梅而植之以為庭实也方其林梢尽枯瓊蕚孤出霜風肅〻庭有愛日頁朝暄于檻砌而偃玩乎書帙此時此花味我閑適又如殘雪在虚寒月侵潔室四卷天宇寥闃倚欄于而長嘯邀神人於姑射此時此花助我飄逸嗟吾屋之半間陋僕心於客膝惟此花之清絶相娛笑以朝夕開酔襟于酒觴出妙思于吟筆使予舎此而他好殆將喪志于玩物矣況夫若作和羹尔惟鹽梅味可世資從古以來方將薦实於鼎鉉豈徒脱跡于塵埃彼百花之仍〻亦何有于我我客聞此言色笑心悦挹清芬而度酒嚼瓊蕊而燃雪酔相枕而不知同一夢於孀月

嫉蚊賦

顧余宅之近市兮既湫隘而囂塵値炎夏之蘊隆
兮加偪蓰之恔焚夕余冀其小紓兮復擾予以聚
蚊風簾倦于長驅兮烟烽熕于屢薫曾一麾之不
還兮羌雜揉而紛紜兮也中夜以興振臂拊髀而
長嘆曰嗟我黎民耿然汝形喙纖饞其鍼利翼浮
休而絮輕不與屬于高朗之區而潛伏于幽僻不
顯明於大明之晝而窃出於昏冥大之不能如虎
豹之怒以殘人之生也次之不能如蛇虺之螫以
傷人之形也顧所求之幾何特血肉之微飽曾奚
足以害人而營營而至卵蓋類乎無所能之小尺
徒聚其力而為君子之撓若乃熾日方夕餘暑未
收體倦氣呀珠汗雨流敧枕風檐庶幾少休乘日
入而匿作大呼類雨嘯儔閧焉如雷殷然如霧翅
炎附熱蔽朦蒙户悉長日之枵腹謀一食于向暮
過裸裎而不為澆吮痲痹而不為汙陰肆毒而中
傷慘有甚于膚愬方睢睫之欲交忽奮指而驚寤
左方驅而右集東忽散而西聚盈耳根而鼓譟譪
萬口之和附羣攻競饕多不知數飢無所擇飽不
能去累累紅粧繡壁羅布樅童鶯注窟婦嘆愁呼
燈就焚隨觸隨仆曾不為之加少羌難得而驅捕
受其患者居多拂人情之同惡尔其風樹豪室永
館貴家幕仗凝冰廚畧護紗無纖隙之可入雖一
喙而莫加何蓽門而陋巷争鼓吻而援牙彼虫類
之螫人固有蚤而有蝨或傍緣而肆侵或跳梁而
逞黠然皆緘口無声潛伺窃發獨尔蚊之可憎噆
嗹謀而踵聒如自鳴其得志曾不思其苟活此其
為患之最深而国人皆曰可殺者也矧又重哀之
曰嗟嗟汝爾蚊何役役兮形則微耻志貶賊兮秉
時炎熱投間隙兮晝伏夜動謀血食兮羣聚成雷
聒終夕兮維尔之故不能息兮欲戮汝形特一掴
兮烟烽火熾翔可矣兮仁心爱物微亦惻兮汝寧
擾我不汝歎兮物盛必衰不可極兮今勢雖張後
則衰歇兮秋風掃除影滅跡絶兮

戦蚁賦

蚁之有生微軀耿形宂居蝸動為虫之靈祉克辨
於尊卑智能卜乎晦明羣聚種而皆集各衛粧而
經營語其義則感恩而宂犴言其勇則萃力而制
敵合康景以祭观亦有能之可稱何弃安乎性久
乃從事于戦争若乃柱礎凋流濃雲鬱興潢潦処

及丘垤思升援丘於富兩之堂整旅於壇壝之國
列行五而序進揚有類乎征役教越千万隊分什
伯泰民肆騰肅之勇元駒逞奔騤之力初𧻓衍乎
墻陽旋圍繞乎砌側登爽塏以屯集券鋒銳而待
敵緣堦歷坎負塊依石若劍營而主壁也交持競
鬬以力相格若陷陣而縱擊也弱者敵驚狂者攻
堯若追奔而逐北也利吻如鉗各衛所獲若獻俘
而斬馘也方且圍户之前入穴之際軍技憾而漢
勝師館穀而晉食饜汕糅之粿現它糧鐵之儲積
乃整衆而還歸類志滿而意得一寓目而覩戲三
重為之太息使鼓師鬬之必以為牛鬬之可駭而
黨莊觀此豈獨哀蝸戰之不釋耶嗟夫太樸既分
百偽斯動逐利隨欲鬬智角勇弱役於強寡拿於
衆迭相憑陵日鬬而鬬雖以蚁之至眇亦係擊而
繼繼又孰知夫擾擾之無益而南柯之為夢耶是
不獨蚁之為然也天下之區區何以異於蚁穴
之微人心之好競何以異於羣蚁之知相古先民
鞠旅陳師盖欲戢乎暴亂非樂糶於兵威㮳世道
之日還異往聖之所為韓白騁其巧孫吳奮其奇
嘔万姓于鋒鏑爭一戰之雄雖竭民膏于中國要
邊功於外夷財力既凋憂患乃隨鑒在邇而弗悟
轍既覆而尚追安知教修而崇服德敷而苗歸盖
亦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宜堂賦　為張仲作

昔丘稱好賢之詩兮曰如鄭之緇衣惟周司徒之
善於職兮國人美之而曰宜適子館而授粲兮衣
苟敝而又改為邈千載而誰嗣兮乃復見于此時
粤高安之勝區俗清嫩而易化乃以從遊赤松之
仙人而為平分風月之别駕居無何而政成思欲
樂其閑暇爰啓新堂以宜字之騁椽筆而成記癸
江山之潛輝有厖者眉左扶右攜末覩厥成載笑
載怡私問于公之客曰宜堂之名何居其此堂之
宜哉公乎抑我公之宜此堂乎顧天衢之方亨兮
展驥足乎千里決非如休亭主人所謂之三宜也
又非如竹樸使君所記之六宜也以宜字堂厥有
其義客如知之願為父老言公之意客曰嘻不讀
公之記乎公之意在于尔民而樂事其寓也故其為
堂也不雕其楹不峻其宇席可丞丈室如睹堵寓
意于鼓琴弈碁之間而意不在于樽俎於異於
賦詩吟嘯之時而意不在于歌舞故能與所往而

不宜而斯堂也亦貴宜行樂之所是故煙晴景明
花菲柳紫則宜於春翠陰欝蒼氷壺晝凉則宜於
夏風露鮮霽則宜于秋之晨雪月爭清則宜于冬
之夜焚香讀易則宜于自公之餘品茶評詩則宜
于对客之暇頌声溢清水之庭訴牒稀蔽棠之舍
此宜堂之無所不宜者也况夫鄰碧落之洞天对
蓬萊之绝頂荷山白獄其萬狀錦江横陳乎千頃
揖安期于九霄吸流霞之八景宜騎氣而馭風而
游乎方壺圓嶠之境又不特製荔苔于鈎池酌清
冷于丹井也宜之義大矣哉孰為之宜蓋有其故
鈴閣無有蟹之嫌賓幕深詠魚之趣金芝又于鮮
牛徵捷徑之窘步此堂之所以為宜而斯名之所
以無負也言未已父老欣然而笑曰宜之義知之
矣而斯堂則豈公之所宜乎我聞佩竹花給紫薇
時則有白玉之堂列三槐植九棘時則有中書之
堂公之所宜盍宜于此而豈止宜于分雌堂之丰
庠乎客以為然遂從而歌之歌曰
公作新堂是名以宜可以飲酒兮可以賦詩攬
風月兮無邊樂朝暮兮四時身軒冕兮志丘壑
匪堂之樂兮樂民之樂時和歲豐兮民物阜康
公領嘉客兮來宴斯堂撞鐘兮擊鼓〻咽〻兮
醉言舞祝公眉壽兮俾熾而昌公宜天下兮豈
止宜於此邦柳公之宜兮奚堂之居匪槐堂之
住則玉堂之廬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一

從子國學

詩

春日即事

梁燕無聲半捲簾 晝長人靜覺春閑 閑中却有聲歌起 聲在晴煙綠靄山

花下聞鶯

吹花不起午風輕 懶蝶閑隨颺暖晴 詩料滿前收不盡 海棠花下又聞鶯

催海棠二首

燕子銜春已幾時 嫣然未見茁紅枝 天開錦幄烘晴晝 着力東風一夜吹

把酒叮嚀蜀海棠 賦紅何似未收粧 不嫌老杜吟無句 定為酬林恨少香

海棠一夜為風吹盡三首

翠底紅嬌得幾時 不并飛動雪臙脂 問天借醒書窗眼 為報東風且慢吹

不作天開錦幄紅 却成急雪舞回風 多應欲覷吟春步 誘出香烟展運中

海棠自是百花仙 霞袂寬裳下九天 昨夜謫將紅玉闕 但留翠幄鎖晴煙

海棠落盡葉間猶見數花

狼籍吹花一夜風 錦綳織就錦机空 樂間尚有餘春在 深處猶藏四五紅

花障

綠外穠黃白外紅 一屏香錦主春風 天真步障豪難擬 借與王家賽石崇

綠陰

紅藥芳蹊綠滿叢 未須惆悵怨東風 綠陰正耐經秋看 不比花饒十日紅

晝步江村

碧空一片水雲飛 竹裏人家午唱雞 江路雨晴芳草闊 秋蕖行過水東西

山中

俯掬清泉漱齒牙 仰看白日照山花 山中閑趣誰能會 更遣僧房話午茶

豫章道間

午晴雨過稻花香 草木風前舞翠光 天意知儂今日出 先期一夕募新涼

書塘浦橋壁

密迩松楸彩霧開卧龍行矣起春雷大揮椽筆刚
題柱即日高車駟馬来

題桂籍

年來文物盛江西捷幟聯翩報錦溪好把杏名題
此籍此題已兆杏園題

廷唱日侍漏麗正門

斂襟片月影將西觴土宮門待啓扉騎為似龍旗
似雨不知誰是狀元郎

鏡齋相士求詩二首

鵠袍待對蕭京華剛許癯儒作採花性淡不知花
可採班頭獨立紫宸衛
人間鏡是無心物〻到皆知醜與妍欲得一變如
鏡眼中書堂聚坐披賢

贈賈相士

相見湖山記昔年吟肩坐聳听寒猿祇今面目何
曾改刚被人呼作狀元

謝田賢良送蓮藕

京陌塵埃渴肺腸藕蓮分惠帶湖香羨君一葉穿
花底醉吸荷觴月露涼

遊湖

雲錦香中轟鐵撐煙霞高處步筇登寺逢好處都
遊遍身似西湖過夏僧

玉井亭觀蓮

幾隊紅粧擁畫青凌波儷子立娉婷晚涼孤坐香
風裏如在西湖四望亭

題江山風月樓三首

明月清風不用錢誦儂吟思浩無邊此清若也錢
能買金谷人須勝誦儂
江上清風月在山葉舟赤壁境歷眾坡儂心事君
知否不敢一毫天地間
風月江山自四時个中誰識活天机會渠結時融
流意方解吟光弄霽暉

題梅谷詩藁

不與春風落世間萬山明月雪漫〻谷中更有人
如玉韜隱不來清夢寒

丙辰冬和樂雅贊道四詩

蘭芷懷思未致言美芹良欲獻君尊入珍側畔堪
容得虎豹猜〻踞九閽
白柄長鑱曉入山欲尋黃獨駐君顏雲深路遠東
風雨惆悵空攜竹筒還

龍堂魚屋悵忘歸柱拂峯梳盖九芝望斷碧雲天
愈遠美人南浦竟安之
時節驚人敎折心室增片葉又秋侵燕歸鴻止渾
閑事只容山寒雨雪深

雪中雪坡十憶

近水新栽一巷梅雨今雪裏想鄰開只憑夜後花
無獨誰與共躋踏月來
此君應似舊平安瘦節森然最耐寒萬葉瓊瑶光
照眼壽披鶴氅倚欄干
璪珂擘雲十丈松水翠不剪照玲瓏鬆曉窓明眼山
前雪枕似迴鏖香玉龍
對床風雨能曾聽〻雪敲窓更自清旧日擁炉醀
白樂而今歌桃打蓬声
近郊勝處小雲居一水如龍遶佛廬長記釣蓑披
雪去碑炉温酒黃溪魚
倚空銀管玉嵯峨看雪須登窄墻坡一覽瓊田三
萬頃分明掌上見山河
冰襟玉袍几文遊儘自風流勝子猷有興可乗悳
不盡定無門外便回舟
萬箇琅玕逮含青風声相和讀書声蛛絲近日應
使几孤負盡窓照雪明
帳寧銷金舊党家未知清處在煎茶便應歸去燒
松葉細碾槍旗煮雪花
欲折梅花寄故人驛無來使草成箇輕風細雨分
寒暖已是江南數日春

題雲窓

詩材無限思無窮散在唐人四句中恭透此関扰
細事作詩知道始為工

贈畫師 二首

虎頭筆法得來親佳士相逢必寫真今代英雄良
不少未知誰可繪麒麟
胸藏天巧飾雲霞萬象都收入綱羅只作点魚非
磊落安排手筆寫山河

贈石工 二首

削玉裁成巧自然雲根水骨更無瑕不知何助搆
皇否補取人間缺處天
當世龍門巧鑿人傳來心法妙通神倩渠斲取擎
天柱撐柱明堂應萬春
單釣擬吹鐵笛吾匠眼与盡相說法尤
高

穿雲裂石笛声秋只在江湖一釣舟貫柳無魚棄
有莫直鈎應是太公鈎

嚴於治齒要如軍治眼當如愛護民此術儘堪為
世用釣魚船上豈無人

眼將書冊隱庐蝸纏論誰聽落齒牙說起元龍湖
海志扁舟又欲出芦涚

贈呉相士 音

不分摩頭愛虎頭世間能有幾封侯仃如靜去修
天爵比貴人人可得求

盡道狐裘勝緼袍誰知富貴只鴻毛急流若便貢
能退不作神僊更自高

贈高眼陳相士 并序

天下有兩等眼一俗眼一具眼具眼識人於
未遇方窮而知其達俗眼窮則毀之達則譽
之者也豈惟世人凡以卜相名號為能知人
者其眼亦往往而俗窮之則曰子未可問舉
第既達則曰吾嘗許其舉許其第窮達各一
舌是何號為知人者亦若是耶獨陳高眼者
則未然方丙午秋榜將揭高眼謂予曰子虧
一籌可惜予時頗忿其言越明日榜揭予與胡
英甫皆自正榜出而亞方驚異其虧籌之言
有詩送之己酉其說復爾亦驗今秋高眼至
予近謂之曰子今無功名安想矣子非再來
以虧籌相語予借生而笑高眼睥睨良久謂
予曰子今雖不虧然亦虧季首矣今年春秋
作解頭吾已屬之他人子當詩賦薦子亦未
甚信其語越旬日榜揭予春秋卷果失利僅
以詞賦為第二解頭春秋則予畏友胡季璣也
夫許人薦易許以某經薦難乃果如其言豈
其嘗以舉首許季璣故不復可以詭我姑以
詞賦薦許之遂幸中耶抑眞有所見耶然以丙
午己酉之言驗之則眞有所見亦若可信高眼
言既驗復來索詩予問其丙午之詩安在則懷
爛於笥中間久矣不復有矣窮則棄其詩達則
後索其詩高眼亦轉而俗眼耶予所喜者不喜
高眼今日詭我之言獨喜高眼前日不詭我之
言予之心無窮達高眼之眼不當有窮達然後
高眼益高而俗眼自俗予不復作詩恐他日復
為所棄高眼曰予明年且上第他日見吾將以
錦軸裝詩進矣予笑曰世間有是人耶眼雖不

低俗不可醫乃賦吾庭前之梅以清其俗詩曰
請君看眼相吾梅自是羣芳合避魁但有一般难
相處玉堂也似竹籬開

再贈 癸丑十月

黄金在手亦能揮争奈無錢白忍飢未得酬君錢
百萬且先持此一篇詩

高眼執去秋筆枯来欺相錢驗之是醉狂時所
書高眼之言則驗矣予一窮入髓安得有錢百
萬以償相債耶輒效頳虎頭施財例以詩予之
詩云一字直千金一金漢法一斤金也此詩二
十八字是亦二十八千金矣高眼笑曰其如字
不堪煮何

贈尋賢相士

三載須尋一狀元雖尋却是狀元賢近時横甫梅
溪老方是人中第一僊

殿直求賦狀元遊六街詩

王孫鞭裊徹天香十里欄干簇艶粧但念君恩思
報稱懶騎驕馬過平康

離京留題猗店

閶門傳旨放朝參歸覲親庭曉慹驂葵藿丹心耽
戀戀五雲深處望南宮
瓊瑤為室玉為臺偏宜羣花照水開莫道此樓容
易上天香曾到此中来

宿珠橋見龍上天

升天舊説有神龍今覩蜿蜒在目中莫道已騰霄
漢了須施霖雨作年豊

贈李樞幹三首

身方否極當如泰命到通時亦似窮此事總皆由
自己算来都不属天工
盡道倫魁世所榮誰知須要似王曾鳳池身到渾
閑事如董如何是足稱
富貴功名不足誇青衫一第博榮華春分正啟均
天下何必長安看杏花

贈達齋術士二首

昔年覽牘讀書時誰許蟾宮第一枝今日誤恩徒
入手便來争説鳳凰池
鳳凰池上亦何榮道義曾知有利名遣則春風天
下共窮時曉雨隴頭耕

贈呂南叔談命二首

開口談天數似麻向人諂笑説榮華惟君説命能

窮理說到精微别一家
龍首皆求到鳳池此心只為利名馳吾儕所志惟
天爵厚禄高官總不如
再贈尋賢相士二首
逢人說向相不求錢春色湖邊一醉顛眼法自高
人幾看不尋富貴只尋賢
姦蔡邪丁兩貴臣日光不瞬漫精神相師若有尋
賢眼莫看包羞禄任人
再贈陳高眼二首
高眼先生本姓陳閩人多失妙通神地爐轉得麻
衣法悉是希夷身後身
狀元出應河建識人說先生相法貢更有河建丞
相出不如高眼屬何人
贈蔣儒宗算星辰
看破浮榮醉色醒如貪貴学筭明徒只煩君把天
机泄四海如今几福星
贈張山人談命
等閒客裏捧茶甌說到人間第一流把上遺編今
在否異時來問赤松遊
贈古鑑相士
以古為名便異今況能有鑑照人心舊聞古鑑知
興替借與清朝獻亦箴
贈趙碧眼相士
李白唐宗英也能識郭汾陽今趙明叔亦天姓
乃能知斛峯李先生此生當世第一流人物也
能知之賢於識汾陽矣敢借斛峯先生韻送之
拂神蓬萊聳玉峯伊人不可遇將蹤須君喚起山
中睡為說蒼生渴雨龍
贈天台相士
龍榜鳳池俱細事十年身到待何如問天乞取百
年活園得山中飽讀書
贈鄭相士三首
浩蕩狂風晝雨霾煤田渴雨欲生埃煩君為覓為
霖手傾倒天瓢澤九垓
玉帳元戎過福州雖擔此擔尚遲頭中宵欹枕難
成寐底道懷無隔夜愁
人生有子萬事足不問官稱有與無老子希文何
事好踏渠脚步得老夫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二

從子國學生　起龍　編次

詩

題小西湖

主人胷次一西湖新展蘇堤小畫圖待種梅花三百本請君雪裏訪林逋

再題小西湖和張琦韻

闌前白倚竹扶疎梅似逋僊柳似蘇待向山椒結茅屋更添傑觀占江湖

深〻晴日張湖煙閑看蓮腮飽宿蓮只怕客來重放鶴又催花裏棹歸船

記得臨風玉樹前聽詩長愛思飄然省來重結鷗盟否新有湖亭八九椽

題惠政橋

生怒杜宇叫津橋叫入南人賛賦朝安得破瓦如此西康衢日〻聽童謠

題薦橋

芝堂白瑞天朝宋竹郡久更江左唐顆似誠齋詩白說朝京舊路再篤陽

題長沙舖

君向長沙驛舍來驚心此路想遲回吳庭賈傅曾還否風撼空山葉欲堆

題左國金後村

桃李陽塘花滿園卯君曾此賦東軒秖今左氏莊如許恰在東軒近後村

題胡景顏燕清堂

盤桓松菊陶元亮俯仰山泉白樂天長謂若人無後有後身却在石溪邊

題靈溪道傳水閣

一碧無波溝淺溪釣舟已繫打魚歸碧山黃䓁排如畫中有聯翩白鷺飛

題崔莊庵壁

碧潭見說有龍蟠萬里滄溟氣欲吞此去風雷轟變起大施霖雨霈乾坤

筆峯秀傑帯溪縈人傑當知自此生說與山靈須借助從今姓字達天京

題月岩

岩影嵌空月欲闖天風吹動碧雲端到天一半已如許真到廣寒應更寒

題松風閣

萬松排立撐雲表虛籟生風秋月皎了翁安在不
可呼雪鶴飄然下林杪

題鶴巢寺

脩竹蕭森影過墻欲声寂不響回廊道人獨坐清
無對能殺薰風一味涼

孤山納涼

雙鷺窺荷弄水香一蟬嘶柳送斜陽涼華涼處雅
湖上更有孤山第一涼

遊冷泉亭宿四聖觀

晝日追涼到冷泉晚風呼酒醉湖邊醉中興懶休
歸去試叩丹房借榻眠

題四聖觀小蓬萊

湖光平接碧天開浮世笙歌下往來個是蓬萊真
絕頂如何只道小蓬萊

四望亭觀荷花

面面湖光面面風可人最是白芙蓉分明飛下雙
雙鷺繞到花邊不見蹤

孤山聞木犀

湖面清風排酒盃異香一片白天來明知不是荷
花了金粟浸山昨夜開

木犀

絲絲朝雨濕隐伊滿日疎雲弄霽華可是都城秋
半早新涼更有木犀花

買花檐上買秋光分貯水壺沁曉涼滴取露珠供
硯水筆頭已覺帶天香

剪錯片貯碧金壺尚斜香藏一粟中候曉起來清
馥藹夜來直避廣寒宮

芙蓉

水芙蓉了木芙蓉湖上花無一日空卷却水天雲
錦段又開步障夫堤紅

遊下竺園

穿洞扳岩日几回瘦筇欲去後徘細圖丁出怪徑
行數笑道今朝官又來

九月十日晴

簷雨颸風陽夜秋曉看天宇忽雲收菊花尚在仍
佳節未必今朝蝶已愁

九月十三日飲湖上

閑門十日厭塵埃纔見湖光眼便開最愛平堤楊
柳外几舟撐去几撐來

別西湖

别了東坡更樂天重来為菊又明年欲行且止貢
难去再泛西湖半日船
漸是梅花雪片時憑書底苦趣帰期難然未賞西
湖雪枕及梅花第一枝

道中即事

路盤山行崖棹天儳行山頭下有船逆船上運步
行達舟人指儂誇為僊
霧氣須濛水氣蒸工夫寒日争昏明江心有船不
可見惟聞咿啞搖櫓声
霜融霧消又作晴四山日氣烘春明黄葉如金仜
如錦枯楠無葉更覺清
心馳家山恨不飛両句欲作一日帰征衫尚綿未
足苦天寒親老未授衣
蕎麥花開如雪鋪新霜寒早半欲枯故山今年熟
此否讀書夜飢需餅炉
誰家玉雪花嬌児頭足嬉笑牽爺衣韓家阿筝今
已矣有誰門前迎我帰
天晴日短亦覺長客行一日両舎强道傍蕭〻木
葉下天風又辨明朝霜
橘纍金印楓錦衣夾路相照生光輝我非買臣与
李子但有菊佩芳菲〻
我亦欲懐三赤珠陸郎有母繫独無詒生復無人
諫止亦豈能有千頭奴
怪梅蟠屈如龍蛇小紅如粒欲作花雪彼一株恰
如此帰袂月明看横斜

道傍紡女

道傍女子雙髻鴉両足如雪踏紡車村荘人家只
如此窮雪步〻生蓮花

贈陸伯容

掛琴無壁一長吁可是儒冠竟誤儒好把清波田
澗瀫莫教白眼哭窮途

陳明卿覓蓋屋

玉川幸有数間屋子美怕巻三重茅為君覓費易
陶瓦夜窓寫詩聴雨敲

早起观雨餘蛛網

微涼催讀矮窓書晓色初分恰雨餘莫笑顔蕭無
活計四边空網掛貫珠

七夕分韻得孫字

柳子中庭乞巧時始知抱拙不肯甲向今早似愚
漢日未必伯盧涅槃孫

題蜀江觀

漢中元〻年光武中興三十有四年也是夏洛陽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自建武數至中元三十二年然光武興於更始元年尚有二年也宝祐丁巳　上即位六三十四年矣瑞蜀江觀靈泉復湧功與漢泉等先是淳熙十二年曾湧觀以是建今復湧是吾　君聖德爲貽天漏泉軼漢光規孝祖也不然何以瑞復見瑞之陽乎維時先　臣某嘗歌詠之矣某不肖逢今爲運詎敢默　謹拜首稽首而作詩

光武中興三十年愈民痼疾發靈泉吾皇何止如光武瑞井宜通瑞錦邊

孝祖淳祉熙武時此泉曾發蜀江湄傍有酷吏維湮塞難掩公朝賜石碑

飛昇千載許旌陽一念吾民尚未忘循吏從來民疾苦閉泉療疾又何妨

幸尋甘霖做歲豐靈泉又奏濟人功但令姦猾銷聲好莫禁民躋壽域中

題嚴子陵釣臺

偶周節義有夷齊釣渭鷹揚可太師西漢頹波無紙柱先生只合一綸絲

扁舟誰不過嚴灘喚醒貪夫醉夢寒名教扶持貢百世豈徒當代懾曹瞞

封了金蕪不復臣友朋從此廢天倫予陵不為光皇屈要識君王有故人

懷仁輔義戒阿諛萬古先生兩句書長往不來安有此始知王佐在樵漁

除夕前一日湖中望西山有感

西山青處近家鄉先此衣冠正此藏明日十門俱祀嶽墳前誰拜一炉香

思江南筍蕨

先生五去理山齋筍蕨春誹味正佳一夜東風催變綠筍吹成竹蕨成柴

贈陳龍湖

蜿蜒寒碧捲滌清一洒甘霖澤萬生此際莫驚蟠蟄好近冬時節不妨晴

題王昭君

謝却君恩入塞塵宮花從此不能春丹青莫恨毛延壽畫做先為作俑人

送周縣尉 卿月 蒲秋帰

清浮寒露在氷壷一節三年更不渝莫道來時琴
鶴在而今琴鶴一齊無
來捧年來可怕人先生一念只慈仁史奸却去晴
氷曉民瘼皆甦化日春
卿尸生態後破家買田助義息紛譁從今閭里皆
安業男耕鈿女績麻
自古高安久學宮新庠賛立竟誰功責ミ子佩爭
絃誦德在先生化育中
方今天下少貢豪ミ有如公豈暫淹見説東皇思
柄用姓名已向玉瓶拈

送京學林中甫

京庠林中甫余舊同舍生也肅齋先生趙端
明嘗為書小隱堂四大字申甫復欲余書
既有先生銀鉤鐵畫在前後學不敢僭也姑
各賦之詩
林飛倦翼已知还小隱何妨且任山未知便為長
往計回頭魏闕五雲間　右小隱
萱草忘憂底解忘恋親鶴髮坐高堂若君有此忘
憂得如我添憂萬斛強　右萱堂

送歐陽應夔

龍岡六一先生鄉也舊有祠中廢歟葺應夔
請于郡與之是可嘉尚索詩為賦
祠宇重修復舊觀喜知家世未灰寒秖今　陛下
如　仁祖安得先生作諫官

寄題章貢劉氏麗曉樓

玉虹翠浪雪堂詩底事山光曉獨奇看取陰雲都
捲處直須天下大明時

題梅莊郭成甫瘦吟帙

行看梅花讀瘦吟氷章雪句照人心未應只為吟
詩瘦且占春風先上林
梅似臞仙瘦為詩清寒直欲不勝衣吟成雪裏調
羹句此句却令天下肥

小樊題壁用趙信國韻

雲脚峥嵘日欲西釣舟箇ミ泊前溪客窓不寐君
知否枝上飢烏夜已啼
緒梅聊尔過江西月裏漁竿冷棹溪料想故園春
事好乱花深處聽鶯啼

菊節宿白沙次友人韻

野市雖為側帽紗家山猶遠雪鷗沙退之尚有衣

堪笑梅不留君醉菊花

贈李森幞頭

冠幞非古也然所以莊其首則亦古意京師工匠製者甚多獨貢李官人為第一求詩為賦之

如龍驕馬出東華競指横烏席帽邊畫遍李家模樣巧最宜頭上帶宮花

贈施大夫履鞋

漏院穿霜聽徹更催班影踏禁花行不須更待尚書諫聽履先知有直声

贈刘仲圭古牌

書銜莫羨一條氷美職高官不足稱何事只存天爵貴令名長与日俱昇

天巧都存篆刻中得君刀筆即榮通鳳池誰信曾三入閣吏猶精八十翁

張道夫惠大小硯五走筆戲謝

蛾眉五硯列牕前漬墨磨冊總可憐試向鶯〻主人問大蒙何似小蒙妍

贈敷工人遊五山

拄杖挑雲過五山無心出岫倦飛还参禅未用多行脚道在如〻不動間

贈峰上人石蕙

八窗木體白玲瓏鑿石為明更不同折莫蹁躚常應外直須嬉月鎮當中

寄感山二詩僧

到感山尋雪山想詩僧不遇寄以詩又入旗檯案中見几上有江南麦詩問誰作乃有如是佳句衆以貢半顛對問居何地則云南峯王月莊云是書欲見全說詩者雖未識亦合寄以詩

欲聽茶聲轉風松底事雲房白晝封應在山中採趣去雪深何處問行蹤

右寄雪想

讀君桑葉珠璣句知得猶存用世心拄杖借將來解虎不須深卧白雲深

右寄半顛

江南麦詩欲改一字謾錄于後

江南麦似草離〻胡馬食青隔岸嘶驚得村翁無計較旋挑桑葉鑄珠璣元本是多計較今改作無字覺尤有味顛以為如何

贈僧雪翁

雪翁来覓雪坡詩水雪相看太絶奇一片紅爐參
徹了梅花香透玉樓枝
丙辰秋 君入京道信州題一杯亭
山行頗覺興悠哉到此何妨更一杯爛醉不須愁
世事明朝醉醒又愁来
南臺福王所建
一片荒碑主翠苔空餘基址辨莊究此臺歷歷渾
閑事山北如今未有某
跨鶴臺 唐時有仙人于此跨鶴升天
僊人白鶴日上青冥鶴去臺空喚不應千載令咸
歸得香雪臺有客黄如冰
寄題茶山 江玉山為大魁後
徑曾茶山李于此
文獻風流想故家玉川室迩已人遐何時細賞文
清竹與客同煮陸羽茶
題祥符寺 鐘樓前有古木可三百年
山在雲間几上梯最高椽有福王祠尚憐不及樓
前木得見祥符極盛時
贈長老洪野衲
舉目茫茫宇宙間畏途險甚太行山騣陽隨地無
氷處只有僧房野衲閑

洪長老惠藤杖
高僧挑月一枝藤惠我登山脚便輕須洞風塵對
虎思從今陰路穩支撑
泝江買魚不得詢之則前此多為官船
所強取故有此言無因成三絶
江行安可食無魚問看答留總道虛底事官船渠
不賣從来汚吏書浸魚
分明翠籠捲金鱗敖艇飄飄不可親底事官船渠
不賣官人不是愛魚人
人間到處有魚羹我亦扁舟柳下横一任官船渠
不賣歸欲鱠玉羹蒓鱸
遇麻子湖遇逆風有作
我自甘心欲背時舟行一任逆風吹去帆今日誇
輕捷只恐前途也恐遲
自喜扁舟載月明浮湖底事不宜輕象痕諜没風
仍順今日天公亦世情
来去船皆欲便風天心豈解兩相從儂帆一順渠
應怨不若從渠且者儂
吾行已誤出山来得就尋鱸亦快哉造物莫嫌歸
未是故教風力利吹回

世道如斯決意帰此心不怕八風吹吾生志信無
休日天下風波有定時
次韻希賢買魚不得三首仿為漁翁問
答六詩　問漁翁
檢刺金鱗競躍渊决非明月載空船有魚不供行
人買莫是漁翁不愛錢
漁翁答
潑魚驚餌總況闘一任携竿曉立船今世有錢人
總愛漁翁豈獨不貪錢
再問
魚器如何盡擲虛未應爽氣總依蒲終朝竟夕渾
無得莫是君鉤太直無
漁翁答
渺渺澄江湛碧虛風帆一幅掛輕蒲吾鉤豈直無
餌誘入釣文王未解無
漁翁問
見說京糧旧日叢學將湖舫入江撑而今帰去應
無事芦笋當竿錦鱖羹
答漁翁
茅屋無金可蒲叢湖边小艇却堪撑縱無介甫魚
羹飯也學東坡飽菜羹
和陳和卿四绝
绝交文星孔方兄賒得村醪小款迎君豈貢無食
肉相夜来蔬筍太僧清
求益無言晝捲窗若為消此晝堂清急呼覔句陳
無己莫擬吟髭且一杯
蛋衆漢人又饞魚未容帰興動蓴鱸祇今更辦問
蔬供君若來遅釜恐無
空齋長夏永如年鶯轉林陰鷺水田只好更尋基
一局莫孤花影午時天
和龔宗諭五绝
多少倫魁豈獨今道心誰勝利名心只知晁董前
頭系何似周程衆處尋
吾儕從仕為家邦豈羨科名世少雙激浪須看帰
柱立犯顏安可畏部撞
學不求名况為官々甜初不似儒酸無能富貴都
庸賤貢作浮雲一様看
闇權二知錐竭也道傳一貫必參乎己私克盡融
天理表裏通明月在壺
名下惟知不可居誨言終日支三隅愛人以德今

志献莫遺前賢久已無

勸學示子元夫

事業功名在讀書聖賢妙處着工夫區區只為澤澤
府不教如韓訓阿符

弄棊有感

弄秋鴻鵠未須驚一着才差致一枰不信但来第
屋裏低棊盤上看輸贏

己未秋抄虜騎雲擾　聖主神斷行遂
元嵩臺臣始有拝弾之疏因成二絶
一惜言者之後時二頌高而之望起
也

窓低燬紅枕上知破寒初聴一声鷄鍵無風雨蕭
蕭度也勝隣家暁不帰　右夫晓鷄

積雨霖霪忽報晴元来依舊有清明霜天護取晴
牢着莫教寒雲早然生　右喜新晴

嘲猫

斑虎皮毛雪且新綉裀嬌踞似親人梁間從鼠渾
無策門外攘雞太不仁

嘲燕

蓬蒿塞徑横紫閣紫燕離巢更不还大廈連雲成

就日重遊篆樓有何顔

詠蜂

百花頭上選羣芳收拾香脾入洞房但得蜜成并
衆口一身雖苦又何妨

贈電時陳相士

岩電當年説阿戎清談于世竟何功君今隻目貢
如電舉世忠邪一覧中

贈談天星數王子貴

談天客子畫敲門相對晴窓話一樽到底忘言方
是妙梅花枝上看乾坤

雪後同友人観梅

簷珠瀝瀝雪初晴洒滴寒檐雜溜声夜靜梅花斟
夜月人間那得箇般清

和姚権院送茉莉花韻

清甚冰肌淡不粧能從盛暑到秋凉瓊楼合着移
春檻却向山齋伴博香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三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詩

新晴散步

晴曉芳蹊潤出尋得自怡露粘竹草蝶風舞罥花絲竹靜聞鄰話林虛度客棋意行無伴侶池上只鷺知

春日即事

竹野醒春困看山主晝晴鳩啼青樾坡鷺西綠秧行物到忘機樂人因遠俗清覓詩無新句敲枚午茶聲

山齋

茅齋住翠林一逕總清陰澗近水声入窓虛山色侵讀書傢竹靜送客出花深此地無塵俗令人長道心

芭蕉

窓外栽芭蕉幽懷慰寂寥曉宜風颭颭秋稱雨蕭蕭清滴漁蓬碎徐翻鳳扇搖進修期似今日日長新苗

歲暮

歲暮仍為客書室默自嗟雁声催念友魚繪起思家廊靜風鳴葉窓虛雪入花蹄鄉聊避世天外自寒鴉

山市

路詢山市宿店近石橋橫老水穿巖過低窓照水明雨声凄客思野處惬出情沽酒聊牽睡茅柴醉不成

舟泊蘭溪湖頭市遇雨

望燈投野市衝雨泊征船茅店不容客柳堤聊枕舷歌眠驚柏枕起坐漏沾肩夜半瀟瀟歇推蓬月在天

送王仲安歸武昌

武昌洲畔去端不為魚肥要趁初平石同娛慕子永夜長秋雨急天闊白雲飛何日鵝鳥喜北風鴻鴈歸

登四聖觀月桂亭有感

石刻云紹興十三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建

將軍休戰伐居士號清涼亭剏煙蘿古山深月桂香尋覓訛兀术風景已錢塘往事都休問鐘声又夕陽

登北高峯

秋風吹鬢影深意足登山人立晴林杪猿啼霜霧間好山多佛占浮世只僧閒我亦眺奇者禪扉日叩關

冷泉亭納涼

人間方影鑠个裏獨冰霜自是清難濁能令暑不涼
客邊愁瘴海妃浴流温湯惟有茲泉冷〻中滋味長

放生池納涼晚歸

湖面輕煙起前山漸不分鐘声连寺答人語隔船聞
吟客衣生月歸僧笠帶雲及城門未掩燈火已紛〻

湖上隱者所居

家計松梅竹日程琴酒碁呼猿僧到處放鶴客來時
壁上皆蘇字窓間只白詩卜鄰心已決未有買山資

病後久不到湖上就与客到新橋

病倦久不出未知湖上秋偶逢佳客至小作新橋遊
荷晴仍香岸柳踈犹森楊相期明月夜更此放扁舟

次刘仲山餞歸韻

几回湖上飲俱愛晚山青雅趣方泉寺離舟又淅亭
贈行詩自好愁别酒休醒後夜思君處桐江傍客星

富陽道中

翠竹凋零尽芒鞋響竪声晴江潮後縣寒日竹間清
曝背俯微睡挑包僧自行離家纔一日便覺悵出情

道傍水閣

一川澄不動山色浸分明喋晚雅冥甚頭魚鷺瘦性

人家江閣好天下釣翁清想此幽居者何知有利名

丈室

蕭然丈室虚彷彿似僧居影与身為伴琴和鶴也無
飯時三種菜香叶一函書不似僧家處墨〻髮凡株

贈徐處士

叙津徐處士湖海盡知名術造与庚妙書研進甲精
寒齋留尔久别靜若為情定赴秋風約西湖酒重傾

客中遇雨

名韁縋遠役挈〻未遑安春只雨中過花從客裏看
水声添昨夜風力尽餘寒但喜前程闊不愁行路難

及第歸入江西界

得〻還初隱秋風信馬歸此心宸極北今日大江西
戲綵呈君賜穿球教御題家庭貢樂近尋食听晨雞

送梁新恩壽富歸鄉

畫錦賦歸欺拖花萬里餘同盟難此别後會定何如
袍綵為親壽偏青課第書燕山今再有五桂耀鄉閭
梁氏有五桂坊

送王希聖歸與國赴舉

之子趣裝歸占黄已在省雖嘉覲暇日薦鶚信秋期
書有傳衣鉢愁無助鼓旗捷書來報我端的菊花時

贈嬋上人

遠院蕭蕭竹價中尔獨清俳燈行道影梵磬誦經声
露葉晨飛熟風松書窮景夜涼誰伴侶月在石窓明

送趙僉判与輻美任二首

佐幕此三年郡人盡說賢吏寒清夜月民暖小春天
祖帳旗交旆歸裝石壓船甘棠在何許積栗市橋边
敞事三年裏鑠磨兩有書郡侯辨呈晚使者設羅跦
知己初何計能官自有餘漢庭今欠者子政与朱虛

与毛教授

川有典客吏以賄得官　天基節乃教立祀寺班
継前此嘗吏之者亦不羞也而廣文毛君獨能比
而去之充是心以立清朝必能排姦邪去不肖矣
喜而賦之詩
舉世無清濁誰欲障倒瀾獨能驅鴟鶩不使汙鵷鸞
此事雖云小其人已可觀迩來教導者欠此廣文官

次陳肩斐韻

蚕繭争蝸角興亡土西丘一家文到古万世月竹秋
盤可三山冠鷗浮八極遊胸中治安策時事几堪憂

贈廬陵三到神童

唐時列正字今復見廬陵珠樹三根秀金門一日登
贈君無句錦氣我列溪水不為炎涼變童年有此能

寄題上饒周仪仲西疇

引君賀北郭築室扁西疇綠水人家曉黃雲稼事秋
吾生如有此外物更何求堪卜東鄰否耕餘著釣舟

送胡教之沅水任

君今鳴木鐸名与岳俱香後夜月千里美人天一方
生逢湖季獨更學楚臣芳了却卑比事歸來拔鷺行

其二

近聞沅水路今亦是風寒志信如先教边陲儘易安
勿云師可去甘与国肆难文武能兼尽功名更好看

有感

范仲心許友餘年兩為朋世路藏於嶺交情薄似冰
歸艳此旧恐後役況同登亦莫他人責先施恐未能

貴太夫人如平生

山鹿隨麋栗林烏反哺慈傷心惟學囊有母似兒時
受子平生念思親隔世悲松楸霜露冷北望淚交頤

哭林上太夫人冢

一別無闌兩春風十五花不知人有母誰念子無家
社雨卻來燕清明整樹鴉動皆傷感處慟哭夕陽斜

題族子靈伯西征錄

閑味西征録霜橙噏餘鑾俟声壓湖北詩派接江西
鎮日心相憶何時手重攜相期一樽酒重与叩雲溪

贈玉隆鄰監周抱一

一别丹霞洞何年到此邪犬隨燒藥舁鶴伴敲詩隱
談栖風生席清標月在江西山闡放隱來訪鹿門龐

晨興

晨興未梳盥此興亦何清看竹釣簾生燒花速逕行
葛巾聊復正塵事即時生安得箪瓢足扃門遂野情

贈趙神眼

杜門人事少排闥相師來童子叱騷鶴先生正看梅
頌君勝口說如我豈身妹水鏡能司馬隆中覓異才

安豪祖携子錢行裝爽可愛贈以詩嘉
其有好德秉彝之天必能世其家

西蜀安公子為謀不在身何極惟國事于道亦忠臣
偉矣捜書叢請哉簡速民丹心天所相宜有此麒麟

和姜明甫

詔放山林去時人今眼看詩新為我贈高義似君雖
又説同年輩尤知取友端市將梅子隱冠尚貢公弾

和曹德遠

脱兎驚置遠潜魚畏餌遊山林聊復尔湖海可曾豪

築笑多方謀泰嗟不着高且須隨野鹿共此食苹蒿

其二

霧豹文雖隱風蟬蛻即遷伴書猶有叡食硯豈無田
璣藻多師董思經敢笑遺曉成知大器天詔正求賢

挽千尊長居士

聘君今已矣月入少微星又失宗盟長空悲族譜亭
生品嗟莫致殿難若為聽只喜陰功在三槐已綠庭

父代作

鹿門龐德公歎段馬少游古人不可今君賢柳其流
清風足廉頑孝德亦鎮浮君今復古人善士吾何求

代挽寓西雲

杜收先銘墓淵明自祭文两賢貢造理百世又逢君
把釣澄沉月著書山鎖雲誰能上遺叢堪群木天雲

雪城姚舍人文集卷之十四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詩

元日試筆

今歲新元最喜晴宿陰都化作清明氣從地角天厓
轉春向梅邊柳上生鴉路五更鏘劍佩虎閨半夜出
弓旌羣賢俛在新除目懽喜山中飽菜羹

元霄雨

東風已辦上元晴入夜鼓聲又雨声天下更無燈可
賞雲頭應是月孤明還知日旬鶯回禄未用星橋繞
太平旅舍一枝梅在燭照人紅影十分清

遊曲江分韻得日字

曲江硯頭山翠薛此景江南誇第一漁舟疏弄暖波
鬧市樓春映晴嵐士擁肩寒吟入圖畫席地草飲戲
貢卒更叩僧房借榻眠再上山椒仍明日

遊感山題甘露臺

講師曾此雨天花畫槃山椒几歲華一盖雲松擎羽
葆四盤江水走龍蛇好教絕頂峻嶒出莫放濃陰䕃
蔚遮應有醍醐餘味在僧房試覓一盃茶

題西湖竹閣寺

入門纔見萬琅玕便覺玲瓏日影寒峯勢近環簷外
立湖光更好竹中看煙霞右淡僧容瘦風露清高鶴
夢殘已占西亭塵坐足再須登閣倚欄干
千古清風白樂天昔時曾此飽談禪自從西閣無吟
跡雅有東坡嗣舊傳來往祗應湖上寺听聞誤說海
中僊我來再拜祠堂下笑摘岩花薦井泉

瀛嶼

自是瀛洲近帝鄉孤峯究在水中央地椎海上三山
境天与僊家六月涼雲毋屏寒蒼檜色水精奩蓄碧
湖光雪中來此尤須別好看珠叢棹玉航

觀畫竹

外間看白心相化忽有清風起筆頭坐對不知三伏
熱起行如与七賢遊洗空京洛塵埃氣化作江南水
石秋我有一溪恰如此因君思去理扁舟

詠金橘園

霜不能甜橘小酸若為有此蜜水團兒將金彈可勝
軟嚼破水精如許寒泉石碎声鳴齒頰乾坤清氣入
脾肝京華六月塵生渴賴尓頻襟得自寬

思家信不至

又是秋風入芰荷尚無黃耳到如何慈親想白精神

健婚女應添智慧多職踪自嗟成漫浪利名成苦狀
奔波幾時了却胸中事只傍南溪理釣蓑

有懷學子

吾生濟癖更書癡拙笑份々獨喜隨篇大共窺韓子
筆黃茶細說杜陵詩論交無此知心友得句常于見
面時一念不教千里隔悲思花下夢微之

有懷族子

秀出吾宗獨有君等閑相別又秋新江山無悖出歸
思風雨凄涼夢故人天境懂秩分石釣雲溪擬卜住
山鄰何時對酒聽句洗我胸中一斛塵

贈陳柏堂道士

派山古柏鬱蒼々中有高人住此堂峻入太空摩日
月清蟠動氣挾風霜葉餐毓露通儒桑子契甯煙謂
帝香已結歲寒方外交分一半白雲鄉

題釣臺

等閑伸脚動天文須信乾坤繫此身天上有星猶是
客漢庭何事肯為臣祇當泉石容貴隱安可文書役
故人豈但雲臺高不似釣臺草木至今春

送陳新思赴殿

桂花香滿月輪秋穩送鵬程萬里遊身近清光瞻帝
座手携多士上瀛洲戊申春對規模閣庚戌掄魁氣
數周陳亮自來天下選老年更好作龍頭

送同窗趙章甫上舍入京 壬子春

正誼羣英白鶴並喜君已是看先鞭翼搏北海三千
里身在西雝尺五天學舍快升優禮上酒樓莫戀軟
紅邊變親數子相期切成取功名趁妙年
一別西湖又見春營寬長是繞湖濱為煩竹閣楷題
墨更向梅花道故人扡帝旧游休復問龍門佳客尚
能新明年攬秩聽庭對顧遇當時察與陳

寄鄒希聖元第

扡花又向此秋黃扡未黃時趁早忙龍到水高衝浪
化鵬因風厚貼雲翔棠金鱗取霜蹄健越破磨開電
睜光努力晨窓并夜案天庭已動桂枝香

和郡侯勸駕韻

聖朝珍重設儒科總々英賢入礼羅天下豈無借計
上日邊此獨得人多經播秩應龍頭識王庠忻聆蓝
衍歌雅志不為溫飽計尚期勳業等山河
睎腫欲進聖門科何意埽絨剪綠羅拾紫不知如芥
易一紅也覺占春多與賢借此變旌重得士歡於五
袴歌九萬扶搖風力健穩吹楼取上天河

和郡侯喜雨韻

玉龍捲動海千尋一滴天瓢水尺深農父帶雲耕宿
潤使君喜雨入新吟浪低來隴收龍難速針短秧疇
挿禾禁三日頃回生意徧天心只在我公心

送趙判縣 棠陵 美任改除閩倅

仁如愛日潔冰壺鞭不曾施豈用蒲吏服官清差驚
獄民情邑宦競輸租甘棠今在春常蒲行李船空月
亦無辰纓分州犹未秋合于紫禁香飛亮

和到月湖縣尉

不見元城不泗州令人愧汗直如流獲騰沂水春風
點說到濂溪太極周我豈能為前輩後君真合向古
人求致亭一派今寥落還肯同登道閣不

用桑魁声道寄李後林韻寄声道

尺書香寄忽驚秋未見新除入報郵鈇漢尚猶丞相
馬玉兒肯伴秀才半歇令世事更新高可使時賢不
進俟子戩顯揭千古事盛恩深重更龍蹤

又

一葉梧桐喚動秋分枝開散六無郵超踰未羡詔金
馬遲鈍不妨騎土牛天爵要殊人爵貴偽心那似德
心休讀書真為榮身計何必三公要黑頭

再用前韻寄後林

別來知是幾三秋書債洪喬懶作郵鳥足忽傳來白
鳳軸腰更喜大如牛信知蓋世名非枉吟到驚人句
未休何日杖藜參口訣歸來開戶李從頭

再用韻

貞心古榦鍵凌秋人似淵明愧晉郵覽德未能权舜
鳳千時那肯食鑿牛紋撤失看誰能墊黄閣同机底
未休甚若山中人霸寵白蘋風漏楚江頭

送王新恩赴省

老泉坡穎成名了曾應君家木假山父與子偕升禮
部弟隨兄處去入賢閣龍驅萬馬空如洗鳳扶凌雄
遠模攀早早歸來綵畫錦綠衣爭映綠衣班

送萬仲棠赴省

梅稍枯處忽東風魁麽千花一點紅獄喜馬頭飛雪
處安排龍首綠雲中內江外阻夏方大東柱西樽葉
己窮試了南宮趁北闕好輸鯨論發天聰

送董子敬赴省 乙卯

蒲望飛騰几許年一聞充賦喜如顛金經爐冶鑄方
銳木飽風霜節始堅此去穩登雲裏路定知榮冠籍
中僊近聞上鑿鶴洲合一似前年錦水連

送王元高兄弟東上 乙卯科

前歲親從月殿回裊娥引領到瑤臺桂枝指點教先
折僊籍披陳看後來恰見拙辰名字接一如公序第
兄魁預將消息而今報好作百花頭上梅

其二

去去龍門客又新一鞭猛逼雨濤春珍觀極論陳三
策切莫潛然效八人所囿素無溫飽志梅溪不作焰
說臣二難兄弟當如此及第歸來喜拜親

送羅道甫歸彥陵應舉

西風蒲路桂枝香催整登雲步月裝雀草總皆推德
行三年給已聽文章琅琅試論酉披贓頃頃功名只
操囊捷了早來談傑作聲聞鳴風瑞朝陽

送陳縣尉之太和新任

古來尉自號神僊況是棲身伏閣天好向盤根施利
器如登熟路着先鞭可知皇恵無如己自愛應能不
愛錢近世未榛鄉相少穎儲遠業徒前賢

送洪右司去官

戀恢懷遷伯去官近時君子退如難中書堂拂高風
袖神武門留太華冠此舉直堪驚醉夢斯人瑞是陣
狂瀾先生真正平齋子凜凜清標万古寒

寄題陳肩夔兄弟書草堂

謝池草句本無奇千古流傳五字詩柢字是可人醒
枕席許多生意在壇篪信渠風雨聽眠處快甚江山
得助時頎我此懷今已矣羨君兄弟拙露髭

寄題陳肩夔雲錦窓

入牕面面受新涼方蓋盈盈擁靚粧倩得天孫雲杼
柚織成騷客錦衣裳兩觀綠淨盤中玉風攪紅嬌鏡
底香滿囊搜詩最奇絕吐為斕斑五文章

奉題呂氏宜老堂

此堂清不著珠璣只要雙親佚老宜春酒信堪眉壽
介班衣長似乳時嬉婦舞鶴髮陪姑律翁拙銀鬢採
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鷄窠枕白拜孫枝

和豐城鄉諸簡韻就送其歸

千里携書謁帝閽此君忠義出天根近寄已卜回洲
所寸草還思報厚恩且共漁樵談帝覇豈無豪俊慰
乾坤細吟窓下彥山句亦欲鄉人訪道原

其二

批了龍鱗屏釣魚江濤帖息畏天欽腰鐙未印衣重
絲裏綻無金篋有書日可事到宜令伯天教各子更
儒如本原培養非愚計遠業何妨厚自儲

題百花林書堂

書堂靜占百花林蜀錦香浮一逕陰楊柳軟風吹雨
醒海棠輕霧擁春深盈樽有酒供清醉滿眼皆詩足
勝吟氷雪相看人更好竹君梅友歲寒心

溪山堂翫月

前山香靄翠煙凝几點疎星隔岸燈不是飛來千里
月如何照徹一壺氷天開圖畫無窮處人在林亭最
上層動智靜仁須有得欄干莫只等閑凭

招友人鳳山觀雪

霜風終歸兩朝晴怪聽敲窗又雨声一夜忽生虛室
白六花已与短簷平酒斟錦帳眞成俗興盡扁舟且
未清想得風山高處好試來着屐水精城

入京遇雪 正月二日

馬頭雪絮舞花深便覺新陽改故陰天上春光開玉
府眼前一色是瓊林定知酒曲師當捷且把新豐酒
獨斟万木生寒頭已縮梅花一點露春心

道中積雨

終起程時雪絮春雨餘又是雨無旬有興聊復飲安
穩步猶其如危苦辛諸賤未嘗世味風餐露宿餘
官身一朝儻有青雲上莫忘泥耕水耨人

贈俊上人雪崖

雪崖來覓雪坡詩崖陰坡平雪總宜無長僧房開竹
折終強俗家聽窓知岩收泉實無声溜石壓梅花倒
出枝到了紅爐融一片須還門外尺深時

題道士碧潭

幽人何處倚漁竿百頃清潭浸碧寒不動一波疑水
定中涵万象覺天寬山將螺髻堆銅鏡月借玻瓈現
玉盤莫作窮深無底看是間應有卧龍蟠

贈朱五星

貴賤由來不自齊巧將躔次說高低星環雲漢習羅
列斗挹天漿手獨提太乙昨傳當罨道文昌今喜向
江西中興氣運應從此試問何時復聚奎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五

從子図學正　龍起　編次

詩

廷唱謝恩

赭袍黃屋儼臨軒獨立班頭領衆儒五色雲來金殿日一声雷繞玉除天浮榮何敢矜科第實地惟知答聖賢深重君恩無以報疾風草動雪松堅

恭和御賜詩

叨塵愧甚鶴來軒並報洪私敢養源四有聖明貢額輶軒于仁義皇息言清朝長欲諸賢在公論常扶一脉存湛露独霑慚遇厚盡推四海徧皇恩

聞吴山鐘

舉世昏昏醉夢中一声震撼自天宮鼇呿大海三山動獅吼危巔万軾空待漏早朝驚假寐求衣宵起寤宸聰須更渴霧都收歛喚出扶桑紋日紅

寄題武安節推同年萬君定翁露香堂

露香取趙清献必夜則以日所為告之天也是官也盡清献初任云

盡得心事寫成碑大要操修在不欺此一瓣香前輩似只三箇字老天知素瓶尉早應先滿迅馬帶琴料自随吾榜得人今文盛會排介甫擧升之

送鄭編修　佀子四省元

文章得印天曾新家世傳燈古亦疏幸甚遣能繼石室惜哉淵亦誤銀車君今自是人龍子名復高標薦鷄書讀飽鄭侯三萬軸放高通德旧門閭看身書帶草堂中得与郡君硯席同能拳鳴蟬宜賦好不求野鶩自書工壯懷直擬挪龍虎別恨休驚背上鴻他日東山香宇宙格齊方不負識翁

次韻黃東野德明且識初識

敲冰燒葉煮槍旗一笑平生識面遲道上孔程傾蓋日滴边賀白解韶時能吞露月光風趣似讀晴烟暖霧詩　未識其先開有晚烟晴暖霧生香之句　甚欲為雲從上下只愁龍去渺無期

奉錢萬安贊府兄長之官

有客來從仕国中多時竹馬鬧兒童爭言記壁崔斯立今屬詩家姚武功一節清如金掌露十分明似水晶麄先声已好為官易飛鶚聯翩遇順風天下如今怕縣難廬陵見說縣尤難拱搜隐匿啨豪家户遅鈍催科怨上官弊有方須是漸郎民到底莫如寬可家此邑雖煩劇邑相能賢儘易安

吾族年来亦自奇兩年兩度報瓜時班行只我雖安
郎州縣輪君省敏看學不濟時非有用官能及物儘
堪為山林肥遯方深柰謩入春池但寄詩
和趙提刑韻送呂堂長主簿
道在顏瓢樂不憂清風端可繼前修揭將西澗重新
了莫是東萊再出不學校諸生俱嚮仰文章太守共
賡酬戍瓜忽及東吾道輕重從知繫去留
犀鯆鉤郎清老紙難騰那肯話酸悽題橋旧事傳邛
蜀衣錦新榮耀會稽 蜀入又得閩州主簿 未領衆望朝極北且
擎一柱立天西鳳書止々寧棲棘五色雲間有紫
泥
乙卯七月庚子䄄祀禮成同舍諸新元
相与宴㨿鹿鳴也故敢二㨿功罵詩呈
幸領此意
四州八邑此同寃鐵石鎔金日摯擢鵬翼相將搏北
海龍頭更奪過西江萬第是日開先宴更菊他時捷
各邦横浦自期吾豈敢王山对策又無凌
次韻夫人示詩集 辛亥春
林藥看笋数犀妹天墮香雲五色書落月照人驚夢
昨先風識面記春初珠駢巧語誰能掞錦此新詩迥
不如轉請轉佳難去手眉間愁思為君舒
錦江前日解征鞍剩擬春衫半酒歡杜宇有声催客
去海棠無伴与誰看面今柳巷青春老又是秧膝白
水漫君欲相思須命駕休言別易盡簪唯
去歲春風客帝京西湖煙雨過清明蘇堤畫舫春三
月天竺清鐘夜五更行李裏書歸旧隱野花沽酒賣
新晴只緣來讀時文熟端合山中且菜羹
次韻諸友遊雲居
又是東風柳絮時催春尚書杜鵑遲雨晴莫孫侵高
木風定殘紅鬧旧枝眼底好山娛意思耳边幽鳥話
心期雲居見說卻行樂不得騎驢背錦隨
絮風條日曬新晴望柳前川學大程艰不起花澄沼
瑩雲無留著太虛清林間替語展聞鶯語竹外檐鈴
教蟻行底事春愁都減盡新來不似旧鍾情
和松窓主人為呈客詩
久不歎眠聽說詩心等又塞个丝蹊那能蔽雨寫窓
葉佳白鶴天舞覺臨詩態笑看雲鎖々客懷喚醒晓
凄々龍香愚我貞安用君有佳篇好自題
和通判直閣立春聞鶯
寂々江城又立春土牛何物竟無神試傾官酒梅花、

畔不似圃丁栞把新條勝室留良夜夢低窓静拂陽
年塵東風羊竟於人好早有鶯声入髩限

再和韻

畫角声中曉送春依城柳眼又精神試呼臘蟻梅边
酌恰喜朝鶯啼底新出谷暖融室翠遥上林香動軟
紅塵無接晴想翻新曲喎破朱櫻一點唇

和張公望苦熱韻

火傘停空更不移此身如着甑中炊蛇方附熱争技
葉蟬欲追涼别過枝静話竹窓疵雪浪傀接水館卧
風荷渠儂箇底休嬉熱閙道瀘南正出師

再和韻

一榻尋涼畫几移晨看煙火欲停炊書聽晚雨鳴荷
葉安得秋風起桂枝林静獨眠睡緑陰收寒誰伴釣
清猗讀君妙句更如濯顏拜敲推一字師

題朱氏梅芳書院

暇日訪炳昭秘書于新創之精舎見其所以爲奉
喜而賦之

玉梅蒼竹擁冰壺中有揚雄宅一區地占清虚開境
界人從確实作工夫窮経得趣床横易體道存心壁
畫圖格物致知功用大的傳顏從考亭來

題胡景顏漫清堂

石灘江上一詩仙家住叓清小有天句裏出奇超象
外人間無事到吟边讀餘長在滋蘭畹好客多留種
秫田見説尚参顏樂處今時誰似若人賢

題華嚴寺 庚申正月五日

蕭寺恭拈一瓣香漢宫迭上万年觴庚申再造皇基
遠甲子新開御暦長萬物悉歸春宇宙八荒都入壽
封疆小臣政此朝天闕葵藿傾心仰太陽

送别張倅

滿襟霽月皎無塵愛客寧嫌客過頻倚竹題詩驚思
妙傍花尋柳見情真如今南浦傷行客此處西湖有
主人與着三年端的約孤山同訪早梅春

送别趙倅

宝婺星邊太白傀奴鳯飛下錦河邊揖來盡散陽春
脚帰去獨撑明月船重名題與千里郡詔催步履入
花磚只悲此後氏眼食誰与邦民作食天

和友人春雪韻

曉来積雪破長寒约住春和挫臘寒誰賀豈堪随味
道高眠且只李袁安譲驚柳絮拋兒舞獨愛梅花奈
久看安得化爲千万廣放教羅事一分寬

丁巳春夏之交已漫屡至小民艰食鄉
侯請諸富責請行賑濟漸就次第金幕
有挠其議而実具法者楊監簿再来請
入府商権不赴寄以詩
趁晴亡欲雅進陪争奈濃陰墨様堆崇子終嘶春色
至鵓鴣又喚雨声来從教野草争先長勒住名花莫
浪開世道而今總如此竹閑深閉且清杯
戊午喜雁和韻
聖主天姿本至仁豈容重耀久傷民斡傳舟風訢來
話覗毅蒼鷹枉儆人方峻符移譁吽突急收靈楚羅
吟呻歡声和氣乾坤滿争祝皇齡万々春
到處相思虎政苛護官本意果如何民今不足将誰
足耀本名和豈是和々例舟求增聚斂几人陽子杜
催科昨來投劾帰歟者到底賢声却不磨
珍重萧灘剌史賢能令四海稱皇恩奏編德上旋收
請明王何嘗不可言彼已任教書課最昔人方稱冊
臨軒已悉舉世皆嗜哩也有朝陽风吽閣
虐耀安能峙模耀只因根本暗中戕並緣鼠猾豐衣
食更仍狼貪富橐囊中户白料御藝雲列城黑腐吏
盈倉迫歷須潤烽煙急民命如絲鍾勿傷

和鄭喬賢舟中遇風雨
湖干野泊不知更水国荒寒恰旅情一夜奔雷吁可
怪滿室寒雨注如傾颶風翻海飜潮势戰鼓轟天震
地声到曉定應三尺雪短蓬忽漏赤敞明
次方峻奉錢行韻并東蛟峯
公株曲冬咋梁阿已則箏隨上下波浪憶笑謨今已
矣不知眠飯近如何故人几上書應少俗客門前屧
寔多頼有頭潸相慰籍夜床風雨对東坡
和列山君見惠之什
久矣尋鳝欲趁帰自知花揺不隨時若張㴑保君心
恭英珠佇嫌理德詩榮辱不知欣戚在悠尤俱泯時
天知達宦捨予那能夸樓艇何妨釣野池
再用前韻
喜逐秋風為後帰及君犹未戌瓜時天人傾無底囊中
話但讀新吟巻裏詩好趣宴教兒輩覺此心惟有故
人知只愁天欲孤鴻翼早晚笑容在緑池
西山庵居
作者于今已几人謝天放我出仁塵尋渠林鹿此鷗
伴乞得孤雲野鶴身閑味聖賢名古意静观景物四
時春元已除授君知否食邑西風號流民

贈術士姚有聽自號通天心神仙口

一點靈虛鏡樣明只須提撥要常醒微几纔動先知
吉萬象交森獨洞靈巫寂靜中能有感通酬應後卻
無形死灰枯木都非法但讀吾儒一字經

其二

僊在虛懷不可知神僊有口欲何為餐風吸露黃庭
未說地談天爛醉時不帶一星煙火氣儘饒三寸帝
王時師到頭莫把真机泄靜默元來未是癡

代謁張別駕

入境歡声聽野農題與今有曲江公官居寒露清冰
裹人在光風霽月中席有新詩吟客滿案無滯牘訟
庭空只愁權足难淹久行振絲綸入漢宮

其二

放浪江湖已几年神勞長歎倚天边草廬不見蜀諸
葛釆石誰思唐謫僊虎穴未能酬素志龍門端合謁
時賢鄉邦幸有舟虛在底許諸生奉李畋

挽趙制机

見說襄陽墮淚時公當前此料危机傷心漢峴猶重
拓田首羊卻事已非安得鎮边書日報誰能薦士制
天兕當年子羽知吳玠尚作西撐一柱巍

原缺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六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詩

梅境

僊家瑤林大移來在江國誰牧境中人山立而玉
色

桂莊

不求田二頃只種桂為莊秋滿黃金粟飽餐風露
香

仁山

山為仁者樂況復字為仁坐與茲山對靜中天地
春

題月砚詩藁

古岩砚上立釣為月明在夜半清歌起無魚釣得
詩

湖上釣者

荷風湖面晚垂釣柳陰中何日能簑笠扁舟此與
同

題雪竹扇

此君腰不折玉立有餘清曉寒擁鼻吟聽渠落冰

犇

王君畝花圃八絕

海棠城

家住山水國種花以為城詩將日登陴圍春驅酒
兵

薇香洞

家聚出濃紫幽花間淺黃有誰吟其間含香一薇
郎

若春

靜中見萬物各〻有春意收拾入襟懷陽和散天
地

花谷

羣花各嬌春燦若錦綉谷於為日遊遶中有人如
玉

橘隱

商山不惢芝對奕奇此橘已人忽招隱似為子房
出

臨清橋

通渠入小池循除𪖐〻鳴羣魚忽悠然過橋聞屐
声

山扉

一逕綠陰去隱〻花竹幽主人地行仙終日杖屨
遊

鑑池

春風鑑池水長平弄清暉仙翁曉歸來子孫咲牽
衣

感山十詠 書于雲臥菴壁間

松關

舍舟上招提逕入松林間 俗塵絪是名第一
關

翠領

濃綠滴濕衣煙嵐翠交鎖名稱莫能槩方此不失
我

感山

山以感為名可見天地情萬籟恬不作風來自松
声

石橋

石梁平砥似池水明鏡如晚涼散步穩凭欄此觀
魚

華嚴堂

寂〻華嚴堂寫賁佛境界何須九〻編吾有良一卦

旃檀林

心清閒妙香宴坐旃檀林坐香元不斷莫作死灰心

慈航

佛手撐慈航尚欲濟我人寄語作舟者江濤渺無津

甘露臺

有唐太和年宮中亦甘露曾不如此臺空山自甘靈

雪窓

池爐宿松火紙帳檀梅枝春夢撲簌〻惟有蒲團知

雲臥菴

動靜貴一如妙處非塊坐高人定不死枕此白雲臥

先賢八詠

三閭紉蘭

三閭紉佩秋志在公子蘭荃不察子囊江干淚潺湲

濂溪愛蓮

斷蓮君子花凡為佛所汙先生獨拈出万世知向慕

靖節採菊

腰不為米折頭獨採菊低晚節名元亮思与隆中齊

和靖探梅

孤山養孤鶴宜与梅為鄰處士若輕出梅花應笑人

嵇康撫琴

先生人中豪志不肯司馬一曲廣陵散絕世不可寫

謝安圍棊

安石廊廟姿豈不閑將略戍奴驚偉人良已先得著

杜甫吟詩

平生忠義心一飯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願君堯舜唐

李白醉酒

殿前伸脚時奴視高力士聲聞旁吐舌翰林醒不醉

雪景四畫

題剡溪乘興

山骨涑稜々溪色清絕々溪山中雪月如對故人面門高隱庐深舟撥征棹轉句云興已盡不見乃真見

寒江獨釣

殘芦颯欲乾枯柳漸已集彼舟者誰子彼此玉簑笠寒鱗正依藻無餌安可及此興不在魚携竿雪中立

灞橋騎驢

飄々風中雪層々橋下水雪寒接清骨水淺激塵耳詩情散天壤妙處乃在此得句欲似誰岸梅是知已

藍關擁馬

雲擁尚秦嶺天盡為潮陽吾馬不能前吾骨涑不僵崢屼雪中峯萬仞摩蒼々非馬度藍關騎龍白雲鄉

謝久軒蔡先生惠墨九首

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為韻

孔釋經百年誣世有揚墨天生子輿氏邪說一以息紫陽曾未遠人復誣無極先生嚴衛道功比異端闢

使從武夷來惠我墨長尺黝然高玄圭上有久軒字他珍不余畀遺此良有以天未喪斯文哲將立人紀

孔學授顏曾有孫復能傳道脈華一家壽此嗟其天西山宋紫陽紗會衆理全先生嗣派橋再演中庸篇

軒冕儻來物豈足羈聖賢素王萬世功杏壇論三千平上庸式狄事功止當年六經發蒙蔀今古日在天

巍々無極翁昌代正李祖生從道州地如孔出姬眷西山道州　上接濂溪武夷豈偶然真傳綵先古

科目動榮想甌華競浮文既獲釣名位鄙夫豈知君恩出不此志願策克復勳萬艦夕可死但欲朝有聞

寥〻六經餘天下無文章揚韓特近似班馬熏何
香道至文亡精萬世米紫陽頗言撰洋海安敢航
絕潢
世路旣如此豈〻欲何之閉門事古學妙處儻可
窺欣然或會心俯仰得自怡先生患佟數勿作門
墻麾
摳衣憶初時謹獨拜明訓寘達方樞垣爽軌忽發
紉始知顏回勿於此道有進敢去聖賢遠二字古
心印

和楊鐵菴送子監鎮之任韻伍首

閩西夫子家清白乃世傳〻授已到君此脉要渾
全青雲開亨衢況及此妙年頗言植名節照映東
西川
君家遺子籯只在一卷書四世續科第積善慶有
餘乃翁一片心秋月行太虛宜哉有是子大似回
不愚
去年唱第時文陣見整齊万花迎帰來白馬黃金
羈及今催戍瓜妥武青雲低風埃遠上征飄〻乘
白鷺
初仕謂之筮已是行道時為官要自強謹勿事詭
隨一命可及民官正不論卑當今淮埂清犬眠廷
生驚
文章世家雅有子夫何憂吾亡有青氈未作泰裘
謀駑駘不及驥汗喘徒呀呴頓隨君後塵攀楫江
中流

番陽張君叔振覩予以其家變瑞圖俾
詩之叔振大參忠定公諸孫也惟忠定
公政和八年魁天下其先世實隸其榜
今某於叔振令子若鳳為同年生世科
之契也又何辭雖不能詩謹課二首

望月摩角明涵星蚌胎聚斯石臥龍枕宜有蜿蜒
且龍頭君家舊有子踵高步層雲錮石出四海望
甘霆
堂〻忠定家三世蘭為祥父子継科第兟〻姓名
香燮美今復然階庭燁生光頗言紉佩之百世當
流芳

贈星學彭砥齋

彭君以星數為人說窮通爵祿特磨鈍是名砥齋
翁我鈍不可磨礲礪煩良工寸鐵足剡摹送〻廣
寒宮

贈月堂涂相士

衡門選龍首摸索未容易龍首許黄康却亦非难事濟物乃素心好爵豈予志時來亦不辭爲用早諛媚

人皆以貧憂

人皆以貧憂君子獨能衆中心賤榮利外物甘寂寞富貴如春花時去易凋落不如一簞瓢可以長處約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六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七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古風　五言

送廬陵郭僉判致仕歸 并序

某聞士君子之進退風俗厚薄之所關也雖然巧進易勇退難進而得富貴以榮一時易退而立名節以垂後世難一時之榮輕於後世之不朽也而世俗之人醉名利之醪甘爵禄之參味鮮衣華求得所欲亦孰肯捨其適心快意之地而從事於寂寞之濱哉君子則不然雖能無心於求名不能無心於立節進而得富貴以不義吾寧保吾名節退而得貧且賤也君子豈求異於人哉輕所當輕重所當重不肯以此易彼耳是故難進而易退焉君子之易常人之难也漢西都時風俗偷惰踈廣受始立高節以障頹波然而世知賢其人終未知蹈其節自晉而下有張季鷹陶淵明一以蓴鱸去一以松菊歸在李唐時則有裴晉公白太傅皆以強健乞身去之教君子其爵位雖殊名節一也本朝風俗最淳節槩相尚在上位如韓富歐陽司馬諸公皆功成

名遂而身退在下位如吾鄉三刘亦以忤权貴
引去难進而易退夫㧑然也南渡以来此舉漸
罕如廬陵周平園楊誠齋則皆於身通位顯之
時而上掛冠乞骸之請同辭宦路返鄉閭之詩
至今播諸人口近年以来奔競風熾昔人以為
易者今愈轉而难矣嗚呼安得如前数君子者
之為以挽回今之倒瀾乎廬陵郭先生以碩學
擢高科歷官高安判佐贊理毗政威有能稱聽
仕崇資衛且亨矣而力乞掛冠于朝弗得請又
再上朝廷知所志不可回乃听去嗚呼世方以
求進為心而先生乃獨求退為所难而不為所
易賢矣哉位不究施未得如二蘇韓富歐陽司
馬周楊之位俸薄職卑僅与季鷹淵明吾鄉三
刘比然君子論人當以名節不當以位同不同
論也况先生所為乃今之所难乎其尊先生知
最深挹慕高風以敬以嘆自惟富貴利達夫人
可能全節身名不可多得常以今風俗為恥而
以古風俗為慕但今未得位未能無志於天下
国家他日此志獲伸或得少立事業於斯世致
不重其所难輕其所易效吾鄉三刘之為以李
先生之學周楊二公者不知先生許之否乎先
生之歸根以身處異鄉且屬疾不得與東門祖
帳之列切效退之送楊少尹以序而詩以寄情
焉惟先生亮之

世
俗風波甚誰能退急流淵明存菊日張翰憶鱸
秋高蹈今云遠清風孰與侔明公回末習逸韻踵
前修元振才高古林宗學鮮儔未為川上禊姑運
幄中籌太守先公孝同僚上伯遊德儕才兹茂求
與政俱優士有春風慕氓無兆雪愁寬平人自服
欺紿吏應羞逸足方當展閑身欲早抽聲名從日
起富貴等雲浮帝許掛冠請人多臥轍留山中無
怨鶴海上有盟鷗西澗先生逸平園老叟周高風
追故国雅節映吾州巧祿嘶奔競懷安鄙儒偷號
應重拜散亭欲遂名休親戚娛清話溪山路遠陬
詩情入囊錦世事付紋楸陸子新茶具嚴灘旧釣
裘問松猶在逕種秫喜盈疇眼覺功名夢心輕利
祿漚寶山森桂茂謝砌長蘭幽清白傳家法詩書
遺孫謀摩空已鵰鶚得路即驊騮事業今猶富功
勳後必收三槐終得相駟馬會封侯滿砌皆朱紱
看公尚黑頭定知豈有報此去浩無憂草色風謙

翠楊花雪衮衮同歸春作伴欲借路無由其也真
殊陋公爲厚庇麻龍門曾足履鱣席屢衣摳奬借
情俱厚掀騰志願酬東門闢祖帳南浦想離洲心
曲懷依戀江鄉恨逶迤諸生數千兩帳望送僊舟
此其少送盧陵郭僉判先生致仕歸時詩也蕭
灘彭君不知從何醬瓿間得之而傳之副墨之
子詩僅誤一二字序則遺誤多矣是雖少作然
其自幼謹爲文不若是其蹀謬也因取未焚去
藁是正之嗚呼送郭先生致仕時去今能几年
流傳之謬已如此况古人文章云今千百年者
耶爲之三嘆彭君曰誤不必論重所難輕所易
之語願毋忘之某曰此畫志也詩文歷年多客
有誤此志則愈久愈厲矣決不敢誤也子誠於
他日驗之宝姑新元冬十月望姚某書

送鄧若思赴南劒卿舉

龍泉与太阿紫氣干斗衡神物離必合龍津復相
從哉千餘年神秀人物鍾高寒雲仍孫星宿羅
心胷居常佩此劒講讀推鋒客揭來磨劒池清水
爲淬鋒秋風催斫桂迥脫塵泥蹤勉哉各努力更
作延平津龍

次友人王半山韻

詩家王半山妙語占清絕曲高和斯寡郢曲愧春
雪句中寓深意端爲我輩設以規不以頌如玉得
瑳切予生戰場屋一勝久未決勇餘尚欲買磨硯
欲穿鐵筆斷不善斷顏汗指亾血乞吳癖楚師此
敵倪可滅如君器洗古盆姦易甄別鷹揚會有日
奮翅脫龍紲

贈霆伯姪

吳源聚英氣融作雲霞精霆伯挹其秀胷府懷光
晶誦書過萬卷落筆超群英文章有餘力賦詩吟
性情短章或大篇點翰長風生或吐健麗句氣象高
峥嶸雲濤洶萬里出没蛟龍驚或寫閑逸句〻法
如天成微泉溜石壁清吹謝松声或句和且婉純
如奏笙晴風舞雪絮曉日歡春鶯或句端且嚴
凜〻不可輕星辰列雲漢營壘森甲兵變化千萬
狀發越無定名清標鎮浮態洗謝塵文成勁氣擬
古作甫白焚詩泓不負飄逸姿孰爭前輩衡李海
不汗漫安見酌復盈文章用無尽盖以天才宏〻
才戲翰墨筆勢宜如傾譽之一輪月皎〻當天明
晴輝照春夜花柳晉數榮高秋與氣盛桂影翻凄

清又如百川水滔〻地中行江湖風雨霧碧色連
天平奔流出三峽弦吼雷霆爭詩歌具衆體古人
所难许于詩得神助逸思隨縱横失手墮之地声
作金石鏗俊才有如此九萬飛鵬程畢乱溝瀆中
安可容鱣鯨予以見吾家人才世登瀛勉我復祖
業謹句寒宗盟其也習箕裘生涯風露槃家徒四
壁立獨以道為畊文章歉畢葡壯志思軒轟紛〻
笑餘子藐視如孩嬰詩書自娛悦終日閲荣荆欣
然得子至倒屣來相迎佳篇出見遺未讀顏先赧
還喬不擇木求通乃於肯視我如上鶴視子如顛
鵬英風當遠避況敢事酬賡新芻日初熟我姑酌
彼觥晚風入簾幕窓外斜陽晴紅炉坐相对隱焉
声鏗鏘試將今古詩与子细共評出懷味此樂鼓
琵仍吹笙胡為不留處驚言欲西征清飲不可再
使我摧心旌努力各自爱共濯江湖纓

訪郭德甫

美人在駒谷久别良懷哉秋風天氣清特為斯人
來踏月訪清夜宕扉肯予開第兄儼相对松竹間
古祖子姪環侍側蘭植依瓔珮青燈照圖史新酒羅
瓶罍一家三代風和氣熈春臺富季飽停蓄厚

德深栽培情周思孔子志伊學顏田皇路方崄巇
天馬須龍媒早歲渴霖雨神鱗起淵雷君家多生
賢吾因正選才詔書明年近競踏黃花槐造榜正
此天桂籍浮香催鵷鷺相聯飛燕雀更頓陪

訪胡景顏

適齋詩傳人吟境天寬廣聞詩未識面魚鴈空來
往道周歎相遇尉此積歲仰煙林指洋處邀我袂
塵鞅入門境自勝萬竹颯蕭爽燈前酌夜雨談笑
劇拍掌錦囊出新什句字兩俱響明當早駐車未
別先惆悵嗟子走紅塵方此墮世網羨君飽林壑
四序足幽賞努力善自珍清名照天壤

贈宗人簡齋

博文約以礼夫子誨子淵詳說將及約斯語在七
篇由繁乃入簡此本聖賢卓哉紫陽公道統得
正傳剖析剝精微而後會大全訊以為文雖此說
恐未然闢邪至敬義簡易斯坤乾後學懶用功珠
累取自便藉口鵝湖詩一蹴登青天浪云即心是
所季竟類禪不知格物季蓋在誠意先如斯謂之
簡毋乃墮一偏此風近頗張門戶欲自專君既季
變來趨向尚謹旋路頭且要正莫蹈船兩舷

題陳致仲環溪

出門何所有四面圍青山是溪從山來亦復旋回環高人潁川君結茅此中間溪光挹瀲灎溪響聽潺湲四面勿着橋往來聽綠限是名倦九界亦口清濁閑可人送過溪否則溪上還

同張公望湖上避暑到四聖觀招柏堂月潭二道士出飲

清晨有客來畏暑思避地涼多獨湖上一棹柏空翠長堤舞楊柳餘雨在荷芰失無俱已失崙抱足清意頗思孤山頂有客共高致扣門聞琴声便覺洗塵累湖邊出問酒飲興隨所至池鮮美珍甘水果剎香脆好風林外來吹面涼不醉清談詣物表絕不挂世事盡妨何人斯鬭鼓亦喧沸清遊彼應笑世味吾不嗜尚思携枕簟同叩竹間寺從今日日來莫厭驚晝睡

贈畫山水魚龍章秀才

章生畫中師神秀蟠心胸兒時李山水近復叙魚龍拂素欲盡時默吮南山松斯須畢与物以次生筆鋒盡山巧安排咫尺千萬重陰晴弄明晦近遠分炎濃雾月清瘦峄煙兩朦朧峯有時作江湖万派俱朝宗雲濤洶澎湃雪屋驚奔衝風平坦如掌皺穀浮溶溶困水更巧回翻態從容鱗荷猛跳珠聚藻相喁喁中有化龍鯉靜伺機便逢天門霧頭角崢崢祥雲從香君此四畫象史特奴儕當知各有意不特誇纖穠丈夫抱膝時清樂山水供觀魚或濠上笑侍臨流第一朝攬鱗鬣掞脫塵泥蹤甘霖澤四海霓望慰九農

日食罪言

皇帝十四載新元紀嘉熙仲冬戊寅朔午漏方中時朔風震丘壑猛籟號枯枝黯如商雪天四野皆垂垂晝如煙始息暝色來庭帷雞登栈棲立鳥急林梢棲鬪訝南至後晷度宜舒遲胡為景尚促疾甚駒隙馳兒童忽走報日壁無全規倉忙出仰視如月初蛾眉金烏失鎩彩玉象潜光揮蒼天琱色列宿争依稀老稚相喧呼代社沸鼓撃不知何物惟掩此清陽暉吾聞陰陽家日月以曆推日遲月行速贏縮數不齊遇朔必會合差忒無毫釐氣盛或相掩二曜斯一虧望日日掩月陽感陰故衰朔日月掩日陰盛陽乃微又聞玉川子月蝕曾有詩謂此日月者天眼生東西兩眼不相攻相食其

說非食月乃蟆精伊感蓋自貽吾觀作詩人志各
有所之玉川特寓諫假此為之辭日月有蟾烏此
事本怪奇況自食其光安能走而飛書稱辰弗集
天象昏且迷則知交相食此說當勿疑思既得其
說傷心重嗟咨曰為衆陽宗萬象皆影隨今者何
不臧陰精奪其曦仰空不能救淚洒紛交頤嗟嗟
今之歲天屢彰其威星文皆示變雷震存失宜越
在夏五月蠻祓燔京畿六月既望後月蝕主竿飢
今茲復日食災異何鑿滋天意不虛示坐井聊管
窺即天以諭人日君而月妃閨闈褒姒寵意在嬖
才思靡曼或盈前必為物欲移今者日之蝕或恐
由宮闈然而吾君聖未必耽燕私君象日而尊臣
象月而卑正心在朝廷昭德可基邇國柄或竊弄
耳目相蔽欺今者日之食亦恐由羣兇然而吾君
明朝廷容宵癡中國猶太陽寄陰為遠夷方今北
有狄貢夔驚邊陲戰士怯不勇胡馬紛驕嘶今者
日之食或由邊事危然而吾君武安肯假寇資重
念此三者急務誠在茲萬一或有是是即變所基
應天不以文減撤徒兒嬉如人要厥明必求良藥
至一片葵藿心祗恐天未知何當排閶闔碎首彤
玉墀一篇痛哭叢歷寫心傷悲一者何所陳無逸
為元龜暗室漏中書如對神祇頻為楚莊王規
諫從樊姬毋効漢成帝溫柔老昭儀天君必清徽
智燭光發揮如日麗中天煌煌明作離二者何所
陳用賢登皐夔選衆立一相國論公主持烏臺執
白簡妙選刑正姿威里切柄授貂璫毋印纍朝廷
謠豪驕在佳銷賄常未先依漢日天子是待眦三
者何所陳張皇吾六師擊楫如逖輩天寵畀節麾
責國若檜等電掃無孑遺練軍明賞罰勇銳奔無
羅南越頸可纓中行背必笞如日照霜雪殄滅何
難為凡此三說者中心久思惟明白可舉行匪曰
徒費詞能轉亂為治可回災為釐不季后羿射不
放夸父追捧輪上扶桑洗光出咸池蒼生照共仰
九土光咸睎五色太平象重暈中興期昊穹耀華
彩万國長瞻依

遊昊源天境遇雨各奔歸晚坐以不是
溪居者那知風雨來分韻得那字奉呈
一笑

昊源水有天日涉勝趣多同行十數子散策經山
坡溪行小盤礴石坐閑摩挲野菊留餘花新梅香

徽柯寒鴉落平田睃鯉跳枯荷是日久曠遥景象
如春和笑談不知歸亡有載酒過忽瞻彼北山黑
雲生巖嶺陰晴反覆手天則不可儀長風舞紅葉
急雨翻銀河儒冠各散墊僮稼皆奔波路滑争牛羊
泥濺亂鳴鵶席地听沾濕搏汸香騎羅五十笑
百步曳杖如横戈林間偶自花棄甲我則那留恋
歸不早顛沛逢滂沱出遊不知時廢此嘯且歌綢
繆無遠慮其如近憂何茲遊已狼藉後計毋蹉跎
歸歟亟謀築結亭依岩阿震陵有軒櫞樂哉澗槃
邁

麻子湖遇逆風

嘉平既望餘玉氷發歸棹舟行若灘淺三日留陂
上天寒歲云晏道遠空悵惘行〻且旬日僅此舟
決漭順流風忽逆進尺退或丈魚黿反出設濤浪
相瀰蕩泛〻水接天四望極空敞雖今歸思滯亡
覺胃次廣是時羣鱼集帆〻乱輕捞份來以千百
珪進或三兩懸金上綵綸跳玉中層網中間數十
輩篝筐牽盡舫沿流動撥視似是此湖長彼行良
甚捷此進不可强覺無覗鱼樂孰尉岑寂想篙師
不告疲奇觀亦可賞黃昏成野泊風雨助棲愴勢
如潮汐來怒若擊鼓響吾獨安所適幸不愧俯仰
緬懷金蘭友氣義特慨慷念我屛若遺舍我顧先
往亟趁南浦城擇館待稅鞅今宵此風雨露宿安
草莽繼茲更三日會面一掛掌屠酥酒同傾共把
西山爽

白鶴

白鶴有奇質從古巢神儒飢餐心瑶草渴飲惟瓊
泉朝飛閬苑霞莫宿笑洲煙一從落塵埃六翮翦
不全身居樊籠中心往雲霄边長鳴欲誰訴顧影
私自憐清都夢如昨欲去曾無緣安得支遁林便
之逆飄然

蓮竹鶴

蓮爲君子花竹有君子操深衣古君子清以仙白
號徘徊蓮竹間似覺皆所好水边立良久林外復
高蹈翩然側翅舞意喜佳客到客氣江南村去處
着吟帽有逢環鈞石有竹近茶竈煎仙度生子拜
入平安报揭來踏京塵久矣不聞耗今晨三君子
一見慰懷抱主人勿卻客惜此日笑傲

醉芙蓉

庭前木芙蓉姿色更殊異初開花微碧慇子淡雲

袂逡巡改瑩白玉骨争無渾爛熳欲謝時顛除暈
紅嬌詩人第花品獨號此為醉花雖無情物司者
定有意晨醒絮初發晚醉颯欲墜乃如沉湎者顛
沛在造次可以為酒箴看花當歌罟

贈相道士梁弥僊羅浮人

羅浮古洞天花木麗春曉僊人住其間鸞鵠飛嬌
嬌尚有蒼生心一念百憂繞日与諸賢游僊人如
此少徐梅埜浦紫芝 不可作空有贈子詩一綮久
軒 二李文溪解本存請子善視之願言福壽兼長在白
玉坪壽域躋吾民安用神僊為

題廣泉

實〻貴猷公盛德世所仗當年章貢治去止琴鶴
隨於水取廣泉於人識濂溪廣泉水之清濂溪道
之師斯濂題力夸彼廣猶可為

題騰芳書院

若稽隆古時敢者家有塾安材得樂得粹夸就私
淑淳風日云遠美意久不續朱君魁條士卓見拔
流俗與山鵠椿桂謝砌峙蘭玉所居安精舍高從
紫陽躅揭來十畝地建此一書屋前山畫屏列後
翠巒晴麓騰芳揭佳篇意匪雅亭築依墻御史相
統含君子竹靈香冠春葩月馥播秋肅回廊啟齋
廉雲蔭納喬木亭橋跨天沼檻影浸寒綠中堂富
圖史縹帙照籤軸仰瞻聖賢像冠履森在目虛標
設梁几日靜宮好讀南窗最明快天籟響琴筑近
師啟堂壇規矩倣白鹿義方己家庭仁意更閭族
朋來秀子弟戶屨輻輳轂摯撞金石樂眞趣寄沂
洛似闖入胸懷將使盛教育如斯遺種德豊報在
名祿願言衆龍駒相与策驤服體玆騰芳意誓必
播芬馥濯纓攬荃蕙結佩擷蘭菊藝文摘香艷義
理浸醲郁學苗勉芟植仁種貴手熟大夸先致知
中庸必謹獨曾禮富道德詞藻自充足當知宏施
設得白大涵蓄雲龍起蟠泥霧豹出隱谷芳名會
軒騰霖雨天下福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七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八

從子國李生　龍起編次

古風七言

題雪巖胡則潛詩卷首

君有雪巖余雪坡〻〻中雪少巖雪多試將二雪平章看被中雪比巖如何有人問我坡問雪一色平鋪寒玉潔夜深明月可中庭化作氷壺底俱徹不如君巖雪更奇怪松夭矯銀龍垂倚巖一嘯望清曉千崖萬壑俱瑤池莫將多少分優劣只喜坡間同此雪蘆花月色一樣看吾雪本來無欠缺羣芳花盡梅始花同雪幕〻天之涯蒲團竹屋坐聽雪春虫撲窻聲行沙書來題作雪家契最愛君書此三字世人愛熱冷即嫌我獨與君同此嗜雪無彼此只一家玉堂茅舍何等差紅爐一片會貢趣落雜剗破非封蠟雪堂仟伯騎鯨去天台雪巢復何処與君分釣雪江寒同唱孫舟蓑笠句

題李銳父所藏陳所翁龍軸

所翁先生人中龍豪氣下呑江海空當其得意作龍首老手直与神天通雄辭妙語層〻出醉中千幅筆一息不遇先生大醉時人間安肯留真蹟先生往〻自寫真非龍之龍蓋其人請君十襲寶此墨此翁此墨不易得

題墨梅風煙雪月氷石蘭竹八軸

清晨有客南昌來袖出數幅春風梅芳根不種生綃上安得的皪霜葩鬪霜葩能鬪不能謝姑信筆端生造化細看入趣直欲攀亦復不知猶是盡迎風冷笑斜窺簷披煙淡淡拖輕縑豐腴畧帶清曉雪蹤瘦半横初夜蟾根柢怪石增奇絕倒影寒溪照清潔斜枝蘭外侶幽姿冷蘂竹間標勁節超然筆注無務塵正欲仰俯態逼真幾回卷軸却復展生意不窮看轉新只看幽韻自堪玩莫道無香真可嘆清香已在杳默中暗起芬芳浮鼻觀平生愛梅如愛賢恨無好句摸此妍看君此盡得天趣妙寫無声詩八篇吾聞古來能盡者盡馬胷中有全馬君應滿腹皆梅花不爾安能筆瀟洒想君家住西山邊万梅谷中廬數椽月宵携節雪著屐坐石瞰水窺風煙紉蘭傲竹今幾年滄香換骨身可仙凝神吮墨淡一掃不覺筆下花真傳嘆予自愛氷玉幹人

藏一幅鸞溪絹請君為作雪中百花頭上開掛
我壁間供客看

送交人陳上舍兄弟試太李

東風颯颯吹行李榮送双龍壁池水壁池浪闊
高化龍直透銀河三万里君家兄弟真鳳行李
方季行如元方中間不是弓力軟个般人物宜
膠庠只今膠庠多俊傑正是功名對時節陳家
元有尔狀元釋褐傳臚未應別顧余亦聞京華
春薈蜿蜒附驥尾塵千將先去扶雲兩太阿行
亦龍延平

送松麓李應龍尋甫携阿顯鵬升参
李

老龍本自天門出躍入壁池聊换骨鵬雛夭矯
更不凡平視南溟渺東海玉京道上五年前曾
見鱗翻双飛天秋今江国梅花路又送鵬雛逐
龍去明年秋風層雲飛後年春浪桃花肥擲鵬
高騫龍連化倘許共勒青宴乾 甲辰父子同榜

送胡從甫到仲山入京

梅花先臘間香雪魁信已隨春漏泄送君聯騎入
天京不作人間兒女别錦江俊秀皆朋儔其
間倫善胡与刘賈襟巧增錦綉踐文釆互照珊
瑚釣采芹宮裏羣遊戲文字頡頏春燕翅西湖
万柳嬌春風相期同 青花壽棘闈風動桂香
秋一鵞却輪双騂騮我恐日色謾迷眼君喜朱
衣皆點頭青天一界蟾宮路只要朋儕先著步
祝君猛去化為龍行継延平躍雲霧君不見蘇
易簡不事探花与榜眼明番狀元未為晚

龍道者生日 就狀元局中置酒寄以
詩

去年六月初九日天地光明一佛出今年六月
初九日慈恩名標千佛一吾家德本深栽培庭
堦燁燁芝蘭開自從有子郎握穿阿兒生時都
帶来今朝宴客龍頭局進想吾翁抱孫浴手携姐
至与于戈更提一筆蒼生福願兒長成勤讀書
忠孝一脉天相扶張家師徳梁家国重入衣冠
盛事圖

姪阿鍾覓字与詩

阿鍾五歲已大奇從我覓字与覓詩粟梨不愛
愛紙筆此意豈是尋常兒吟詩寫字非難事字
畫是心詩是志量充周志氣宏勒筆椎辞皆

極致吾家鼻祖豐城公庭叱百万無爐雄子孫
世襲節義風流傳直至江西翁江西夫子今希
有四經七拳馬龍首不作孫弘曲拳儒文章只
是宗元祐祖宗積善源深長爭奇競秀生諸郎
〻〻更有如鍾者引領丹山羣鳳凰晩窓讀
書肯至午夜燈瑣〻明月燕只今小年已勤苦
從此讀書到十五貫經穿史包今古雪坡癡叔
未足多十駕驥子一躍過河南晁氏曾有樣二
十子弟供高科汝今羣從多兄弟勲業相期各
如意家塾相師孝聖賢廟庭再拜傳忠義義獻
帖李杜詩遺蹤雖在不必追請賡慶曆徂徠頌
更王十共語水碑

賀族兄寵妻生子

艶红杏紫春正中扶与磅礴清氣融玉麟夜摯
香崇鎮五雪裏送先玲瓏吾家自是詩書膺秀
傑相承擢丹桂太丘合有二方兒皆華須着三
克继近閑络秀生伯仁喜居掌上明珠新頴言
種德相扶植此子定是高䡴人

賀趙寧美任生子

趙侯德与甘棠種製邑三年民善頌玉皇有詔
趣歸班一夜長庚来入夢畫江羅峯神秀奪龍
泉太阿光芒動玉女擎香龍吐水孔釋親抱麒
麟送懷玉仟人秀眉日披羽突出蓬萊洞奇骨
崢嶸千里駿異采繽紛九苞鳳人生有子万事
足又值朝天欲飛鞚驪珠在掌兒在鴝慶事方
新珠渥重周公為父伯會子清廟明堂要梁棟
長成傳取魁衣鉢天生奇才須大用此兒見說
骨已異壯氣衝天摧蝃蝀我識英物試使啼他
日定當磐石宋

賀孫舜卑子周歲 乙卯生

卯君元是月中兔藥擣長生壽根固去年此際
挹秋清飛駕冰輪乘風露來為龍孫層孫兒生
來一歲骨骼奇廣寒宮殿出身處仟桂須逐第
一枝

贈新昌王藍田三子

太原曾有三珠樹花萼一團光彩聚清晨肯挾
三鳳來貢是王家兒可喜乃翁哦詩松竹陰三
兒吾伊王應金不須累暮摇蠓作跳虎駿鬱續
取河汾琴沂公不作温飽計他日廉前退丁謂
讀書有用須濟時莫只覓官求富貴

訪李兵伯不遇其家人命二子留宿有古人截髮撤薦之風喜詩之

暮煙蒼莽浮林麓征人尚殿歸鴉宿山前知有故人家急往叩門鷲啄木主人多日出未歸鵲飛三匝愁無依封羊忍逢伯仁毋設饌乃有襄陽妻竹窗掛燈見二子褻已自佳融更偉羔雖炊黍羅酒漿奴飯馬多更充美慨然好客尚父風 什家人自不同古來如此能有幾截髮留賓書入史王珪他日貴勿疑不須謝客毋可知

薦黃平仲过雪巖以詩代簡

秀巖萬仞拔天起割塌剜根爭怪詭六花一夜積三尺化作水壺無表裏幼輿立壑自不凡何况有雪説此巖天教不管清世界雪巖自號水書御家前列植梅松竹三友相從吾事足爽壺片雪眼不消吐作新詩動驚俗有客有客山水什揮毫欲寫雪洞天敲門試賀袁安眠莫作剡溪王子船

贈墨客呂雲叔

柯山葉姓貨墨者甚多皆冒茂实名而实非也有呂雲叔後出不假葉氏以售而其法亦出諸葉上予省試廷对皆用其墨偶利市歸遺柯山呂請詩識紀其实

昔我奏賦趨南宮路逢墨客回什翁筆端攪動雲霧起夷逡龍入天門中薰風入对經前路更覓什翁一九去硯光旗影照丹墀一笑天顏承雨露謝恩獨拜雖偶然回翁墨好娛使什時人從此填户買鎰銖可博黃金千一名一第秋蟬翼視草判花兒戲爾殺頭濃筆和金盂方得回翁龍劍力

贈丹客鄧道士

退之不肯巢神仙寧可崛強死世間紫陽先生亦有語金鼎偷生詎能安政令白日生羽翰瓊臺王宇高處寒虎鉛龍汞吾豈曉獨有炯炯心如丹

贈宗道士元一自稱志懸孫號雲隱能符法煉丹

黃冠元帥之子孫於今身入虛皇門當年元帥扶宇宙殺殺粘罕氣可吞汪黃沮撓不如意空使英雄滿襟淚子孫從此懶作官隱入雲間羞用世誠胡僻處志未伸以不如法治鬼神家傳

一點心及物燒作金丹功活人奪生億万方受苦莫悉蓬萊隔風雨急鞭尤角起鄞隆濾作甘霖蘇旱土

贈黃道士思成祈雨感應

丁巳孟秋春戊午不雨三時嗟旱苦低田高壠皆黃埃佳種幾成不入上富家倉廩鐵汉領民腹為雷淚為雨更逾十日天不問血肉磨牙攫射虎縣官祈禱聊具文飢聲嗷嗷恰不聞山中道士睡不著鞭龍起電驅風雲天瓢點滴飄騰馬一日甘霖遍天下尽將昨夜赤千里化作今朝青四野農家笑語無愁聲指日可望天太平煕朝真主聖且明漢雨不待弘羊烹或言天民天自恤或誇調奕有新術山中道士不言功飽飯熟睡聽松風

贈山月道士

山高月小赤壁遊夢中道士鶴掠舟當時此鶴是君否備受山月懸高秋夜深万籟寂不寬金波竹空斕將流刷些一嘯拍攔玉宇宙万物皆浮涵

題道士瀟碧

此君蒼蒼誰手植万箇琅玕列如戟翠寒綠淨不可唾一片化作瀟湘碧堂中有人有詩癖日坐清陰聽玉擊巖廊舜已南風琴不作江边淚斑斕

中秋枚舟

玉臺瀟洒淩風露一派艮河卷輕素九秋此夜恰平分氷輪碾上青霄路繞枝散亂驚飛鵲搖蕩分明見景光荻花冷浸一汀水桂子香飄半天霧江山如尽洗塵目風景入詩多秀句來風綫放牛渚舟仰空長歌赤壁賦狂來本擬直欲乘興到行盃不知數此江流水自千古此月照人知幾度一年好処在今宵不到天明莫歸去

西山雪嶺

風撤晴空作穠冷雪欲成氷漫翠嶺白雲嵯峰堆不散玉龍蜿蜒睡未醒峨嵋太白橫參井移作西山奇處景浩崖安在呼使來與駕飛車登絕頂

清江曲

夾岸桃花燕子飛一江春水鱖魚肥綠綸百尺煙波闊夜鳴榔載月帰扁舟一葉橫沙觜得

魚爛醉東風棗綠楊深処酒醒時半江潮落天
如水万頃滄波五月涼一川紅錦芍花香綠葉
青笠鳴蹊兩老樹殘烟帯夕陽野船細火夜明
滅一笛風清楚天闊無魚無酒且帰來蓬底萬
蹊卧明月万里西風双鬢華江南江北老天涯
瀟々雨岸梧桐葉漢漢半川蘆荻花桼櫓声中
山水綠一綫買断黄金屋沙边鴎鳥莫相猜是
非不到清江曲菁折荷枯人未帰波寒霜落雁
初飛不知節物時々換又折梅花下釣磯青山
四面清歌發凡點沙鴎起天末一任長年醉則
休醒時獨釣寒江雪

桃源行

武陵溪边翁好漁簑笠釣車日採魚扁舟為家
常為屋豈知世有神仙居曉來不記舟行路忽
在桃花深絶処紅雲香霧裡数迷縴雪繽紛落
無数水源尽処便逢山一逕似通人往还穿花
竟出洞谷口别有天地如人間青山高下鱗々
屋秀野桑麻深淡綠春深耕罷犢牛眠晝静人
閑雞犬熟村中老幼皆相知驚逢外人子為誰
平生採魚不北到借問此是蓬萊非笑言此亦
人間耳聞有蓬萊何処是秦初避乱偶此來今
日已傳秦幾世漁家不識青史編相傳去秦大
百年吁嗟已不聞漢魏豈復知今晋太元當時
秪恐秦万世携家挈鄰相遠避早知秦不五十
年安得種花來此地採藥山人去不帰咲松女
子今何之種桃着花尚未実未必歳月多如斯
家々置酒迎雞黍便好卜鄰花底住中心自喜
口不言後日重來今且去悽然辞别便登舟依
舊花間溪水流插竹設標來処路鳴柳無復旧時
遊顧家一念仟凡隔如夢驚回尋不得當時不
与俗吏知或可重尋旧蹤跡五湖雲擾豈滅秦
晋人今作桃源人漁郎出山自失討秦人絶蹤
應未仁漁郎々々休太息漁家自有神仙国鱠
鱸沽酒醉蘆花此樂桃源人未識神仙有無何
淑然退之此語誠非狂淵明作記亦直寄便如
東皐誌醉鄉秦風鐵薄雖与処晋俗清虚何異
数顧令天下尽桃源不必武陵深処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八

雪城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九

從子国李生　龍起　編次

古風

送陳糾任滿歸

江西道院春風裏田里嘆愁声不起黄堂太守
政如神舘閣掾官清似水掾官皆清誰最優褰
中録参陳太丘奮身元自科第出不比刀筆庸
常流生平妙得書中趣默會欽哉恤刑句木天
玉堂未肯遊且為黎黔了寃訴操心仁恕真崔
公湯濡沐浴群因同雷車電燭不留滯仳汙昔
滿今俱空歸巢群鵲依庭木春晝囹扉芳草緑
政成來泛幕中蓮吏案凝塵無訟牘九年摧政
氷霜嚴生怕吹与慈俱添公揮椽筆議革弊和
氣藹〻生青帘感恩戴德珠未已風詔飛來趣
行李雲衢直上騄驊騮一日進風千万里昔公
留此民如瘵今公去此民如慈父老何常欲君
去州縣但恐雖公留陳平他日宰天下大志奇
材見今社況公陰德似于公寧不高更來駟馬
于公受報在子孫天今報公及公身〻〻〻榮顯
後子孫造物豈負真賢人錦帆招飛鼕〻鼓慈
聽數声離岸櫓公述為雨澤九州多為高安添
滿雨

送楊帥參之任

古來幕府君才雄子美嚴武韓斐公近時幕府
養清望一事不到寡帷中先生人物宜臺省豈
合官曹坐閑冷秖今時事欠撑拄袖手旁观應
不肯潯陽戈甲已如雲天子命我參卿軍江頭
宋馬髤黠虜快作當年虞允文欲知允文宰相
業只观采石江頭捷满望麒麟第一功不唱陽
関第三疊

送高録參美任

高安之民権且貿空蒙悪声頭上筆猾惟猾吏
可怕人架鷹騰霄柙虎出貪官乞錢吏手中庸
官仰筆指吏客獄情黠奚直為曲雖欲辨雪何
由從先生來糾高安獄直道仁心作民福吏
知積德不忍欺因感吐誠争首服棹頭不肯徇
上官允回捐意思掛冠仲究振抑必得請娩
殺同列双頊丹先生種滿甘棠了天子知賢恨
官小若人底処可安排不在玉堂履鳳沼鱣鱄
自不溝瀆留郡官與賢民郡慈〻公歸去莫報

德但視高門子定國

送鄭編修仁羅任

江城雪作陰如莫兒樣老翁啼寒路雪深日隱天不知驅馬蕭々使君去使君四海鄭村迎人是白玉堂中仟君謨政事文永叔五花為筆蕭為鞭民酣醇耐春風裏吏無如魚在寒水横江主石霓截流要使千年覆如砥水時且及報政成漢法選表宜公卿況今世號天清明如何飢鳥啼夜声飢鳥聒々正攫肉鷙起鸞风騰去遠世間公論竟有否汙此無瑕雪團玉杭州白集亦自無若有善政猶疑珠中湖葉堤到今賜宮時檢兒輩詩蘇先生去任輕蟬翼一笑歸欤黜如陟但民失母士失師欲取謨人投有北浮雲豈解終為昏先生耶來直北門偏州畢竟着不得滂沛霖雨蘇乾坤

次楊監簿上陳守縣災韻

稲田碁局分郊區人煙尽陣聯城隅新秋入夏種俱了一色秀綠連天鋪年豊正為憂園頓雨靈忽動民愁吁浪々竹瓦日鳴瀑瀾々昔柳長跳珠江流入市舞萬棹野潦斷路迷樵蘇孤樹空留白屋少平地欲縮青天舒犬雞登簷叫雲霧蛟鼉上岸疑江湖使君視民容有慼憂且蕭墻非頽吏家没半廉鼍在竈食不一粟糟為餔鶉衣鵠形避淪没槁項鬅顙相攜扶下車以來宣德意但有寬政無急符溺飢當至盖由己食必穫奏上為數救災達我四百万指此亟作民良圖飢無所處不受是君子貨取安可手分甘固欲買不諾溝清那肯同渠汙一朝尽散色不靳可使被澤遺匹夫錢從民來復還民塗血不用子母蛛坐令鷹滓得復集豈但魚沫聊相濡四句寞堪水王至十室不忍煙九無只求祇編易菜色寧計私橐如飽虚方今汙吏爭侵漁渓壑不厭求贏餘官錢花破入私帑期限大急催民輸貪者尽突公迂儒安得天下皆公迂

次楊監簿新闢小西湖韻

搜奇抉異三十載此湖如玉韞而待發源遠自錦江來匯流近与紫門对山川融結自古有造物眉藏深意在瘦爺曾作日尋討一見便覺天廣大雨山究似南北峯況有層塔相映帶芙荷十里夢綠華雪月三十艮色界深藏最有君子

意自衔珠非小人態西湖每遇蘇雪堂妙句尚憶秦淮海此湖端為旧游癸卯重来信吾州隨鐵菴蜀珍坡仟派下筆作詩風雨快從今新瑞次古杭敢賀此湖貢慶會

題河沙寺西崖

河沙古寺臨江十山如蜿蜒翠龍蟠入門双石踞虎豹排雲万竹森琅玕山中有景開屏面路入西崖羊角轉一湖横陳白於銀一溪西來淨如練僧言此処好結亭孔方絕交呼不應竹陰深中郎亭子風月為戸雲為橋寄贊録事今豈少不日詠茅坐林杪飯餘曳杖一登臨看尽青天没飛鳥晚天落日浮湖光漁舟相連鴻鴈行浩歌横笛互相答底処更欲求瀟湘荷山対面不盈咫門前吾家錦江水何時亭子高崔嵬年年釣叟為此來

題南昌邑大夫俞君尊公坦庵

人心杭攫日以非大行羊腸同一轍坦庵先生獨不尔方寸境界天平夷絃歌武城有賢子寬曠襟懷亦如此會令天下帰此庵蕩〻康莊行九軌

梁新恩送龍涎香盃

神龍側枕瓊瑰臥表裏透薰香玉唾巧二斷取破天磬碎屑沉蔔百芳和製成七宝金霞鶴枕帶嶺外梅花香酥醞一酌癸亭馥滿中濃〻浮龍光感君遣我真情厚帰拜庭椿一盃酒峻第高官不足榮人生只願親庭壽

謝胡龍溪惠酒材及五德

號寒無酒虛瓶罍雪窓孤此梅花開乾鵲噪採鶴舞蒼頭疾足龍溪來龍溪遺我明珠斛玉藥仟花光照日急呼侍兒洗瓮盎壓此蒲萄一江綠缸中酒熟雞更肥瘦樽竹葉常相隨故人故人來何時安得勇赴雞黍期

余許事惠龍團獸炭香瓔晁実且許以百尖山楮衾而未至

青禽啣雲落蓬壺風窻快讀尤眉鬚百朋珍貺羅庭隅一一皆可當清娛建溪龍焙香雲腴香瓔巧製來東吳翳馨獸炭奇形模辟邪天祿獅無龍王家窮樓君家晃晴沙暖抱明月珠雅意下照仟人癯矮窻醉兀詩情孤蒲團松拂燒紅爐竭盧積東春潛驅侍兒金路香玉膚月鑄着

雪煎春酥窻前突玩婦黄雖能言直可貢上都
其波及晋皆君餘独欠一幅横雲鋪王孫醉擁
紅氍楮生長揖非吾徒藤床紙帳恰此須能供
梅花清夢無

贈棊翁挾二童皆高弈

蓬萊閬風白雲鄉瓊樓玉館相低昂蟠桃影满
仙露湿壺天晝日和春長老仟鬢眉白於雪双
侍女仟氷玉禦龍牙棋子琅玕盤消遣洞中閑
日月東風來戲慶九重話鵠驂以双鳶紅女仟
似是王屋婦老仟似是商山翁一聲飛雹枰中
落麈手釣天仟樂作环看側睨鶯相呼尽是人
間未會着人間事変如雲輪面势更改番〻新
撫枰不是少奇着往〻當局多迷人孫老峯前白
鶴址晝眠扃門日清美棋声流水古松間忽然
闖之雪堂喜雪堂欲季竟不能不如旁硯眼自
明馬鞍聽朽柯聽爛局中有路能長生

贈定軒游李升能地理

海風吹潮汐如泥咫尺不辨魚与龜秋潭表裏
氷鏡淨下瞰直可鑒鬚眉乃知有亏不脊物心
到定処皆能窺君心久矣波不起天地不逃圓

鏡裏胃中玲瓏列星宿眼底遠近佳山水人言
君脚踏四方不知君閑謂君忙寒爐曾与話清
夜始覓户牖虚生光我生之日直南斗逢人得罵
不脱口而今只把定眼看得夫空花總何有但
愁因事紛披倡李棋不定观驚旁天傾地仄欠
撑拄安得不動鐵脊梁

贈鄭文秀才

風行水上真文章不羽不脛遊四方妙語綴入
牙頰香意有佳客揚其芳美君金壁不顧將多
又為富於儲藏牙籤玉軸緗縹囊書船貫月飛
虹光鼎肉試取一裔嘗珠玩璀璨錦綉猿疾指
快讀下五行虎鳳蔚躍蛟龍翔尚欲效季雞林
商遍索傭製豊行裝哲匠謹句屡門墙當遣紙
價貴洛陽

贈具術秀才

秀才天台人善談星命先兄存日嘗以詩遣
之携以來為予言命予不喜問富貴者也感
先兄遺墨聊以賦之
天台貞術李秀才手持先兄遺墨來先兄已矣
遺墨在三讀感嘆重生哀〻餘試問于何術星

斗紓齜古端出不須問術只觀詩々好應知術
貢实大凡李術總要貢不真誤殺天下人道來
世人多弄假不壯肆中談命者

贈古朴相士

巧夫縱誕爭說相口角瀾翻如蘇樣眼中元不
識英奇隨世炎凉分下上貢諛乞得貴人詩紅
鐵袾軸玲携持来遭窘士或有贈爛在潛鼓問
不知如斯苐輩貢肉眼砂裏精金豈能揀古朴
相士却不然品題每在未遇前々時贈詩紙欲
朽逢人誇張不去手古朴相士真識人識人須
要當賤貧信知巧者盡虛偽惟有朴者全天淳
願君終身如此朴俗態高低不須李

贈金斗相士

君有金斗盡自珍持此量我非其人欲我覓印
如蘇秦我寧滿斞三斗塵

贈行在李主人二子

李家自古兩詩仙太白長吉相後先蟠蟠屈曲
作妙詩到今氣談干雲天君家々裏二奇子眼
如明珠頭玉峙長成李取二仙人要使詩人常
姓李

贈天王長老無著能醫兼善盡龍頭

唐有一僧妙醫藥得大醫王三昧瓮兩中盥手
瀑布飛鷲嘆病龍腥唾落須史雲霧忽銷霽白
髮老人來叟錄自言病中國行而願得良鍼蘇
脉絡投方寸劑應時愈拜奉件方效思避此事
今無古信然說与時人護鷲咽早來忽得絹素
軸祉々祥龍露頭角心知此龍非病者噴霧洒
雲天洗濯龍身不病澤四方万物全生總安樂
此龍此醫今是誰天王長老僧無著

贈饒春卿丁巳秋醫瘡有功

扁鵲華佗不可作龍宮宝方閟金篋春卿吳氏
鈞江饒老眼英々仙授藥傳醫五世活凡人計日
而愈功何神縣疣附贅夜驚失主使笑語閙嚬
呻方今氣運本生盤天地中盤大癰疥護疽恭
疾誰見憂彼何人斯甘吮敌石犹生我疾毒多
能治不使如國何嗚呼安得醫國之老如此手
切談時事且飲酒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十九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

從子国李生・龍起　編次

古風

潘凱吳嶷二察甚振風采

刘仲山有詩因次其韻

国家元氣几如髮章李以來几臺察謂韋公琰李公昂英鑑盆窺覆若不聞射影含沙但潜發坦途自詭忘羊腸堅氷恐已在履霜豈旧人正伺隙乃尔寂寂無精光抨彈已上旨宣諭諫不能行法當去老烏欲食不再鳴幸有新來柏臺路攀逵忠擊瞻者驚不待數月如陽城中書君已非偃月何事亦悪伏馬鳴奉疏流傳人吐舌未死衮訣　赬熱祇今時事尚可言奏四十章當一月直言不憚方威灵本朝未嘗言罪人但因奏上天子喜莫嘗近前丞相嗔向來慶曆子唐子千古名垂汗青史　小荻海国見慨志士寧能忱昌此風慶須洞何如時麒麟對虎方争馳士所肯為未止此志完幸听承君規

丁巳春言事西帰和朱子雲賜詩韻

鯉魚書來上誰字斗牛光中湖海士梅花臘雪曾會面桃李春風一彈指剥書得詩意雄傑鍾呂驚聞箏笛耳懦夫有間氣可作苺訣未誅神已死奴居争笑乃獨否我心有同国如此君家請劍攀折檻遠勝衣繡誇帰里立朝日少諫多葉況有竹林老夫子百年易了富與貴萬古不磨天此理笑罵從渠官欲好妻妾蓋人身不恥獲禽一朝固可十天下良工安肯詭古人寥寥今不見舉世滔滔此皆是蛾眉方遭衆女嫉足音忽動空谷喜我欲浄洗后土泥手為快挽天河水

和楊監簿詠梅

不知年換山無曆日短著書陰自惜曜遠誰與伴清孤竹裏梅花破幽寂月窓看影嗔曉奪雪徑尋花驚夜失絶憐一點請淡意不作羣芳妖艶質夢寒翠羽真恐流香遠細腰何敢印廣平亦作軟媚語可笑鉄心輕変易梅州泰微梅花髓句中有味使抽繹冰甌滌筆想更奇試為此花重請益

送孫龍谷

煌煌南方老人星天遣飛來地上行秀眉方瞳

頂骨聳升倖步履如風輕生平見說勇為義千
指囷粟一和氣祇今福壽天所報眼底曾孫家
四世瑞祥融作合幹松豈惟義聚蒙天封義人
合得松樣壽孫枝翁劬環老龍先生教人忠與
孝家法可為民則儆道中有福理自然必收詩
書仁義效子孫森列皆有文次公長公為弟昆
曾孫早娶見元孫蒲輪迎君登金門

送李幼張

桑間呪、燕將雛林中櫨〻友哺烏君前含芸
頭谷子橐中實筆翳桑大五年得金方迹養有
婦有婦愁秋胡士生志天雖江湖不堪回首兼
雲孫伏雌虞虜且未論占鵲日〻旦及補遺中
萊衣幸可着腰下何必印若蘇因君歸去長嗟
吁君有母遺我獨無為親負米今已矣落日慟
哭悲丘吾願君升堂奉甘脥母使尊美徐仲車

九日簡張倅

西風　帽吹不斜東籬繞竹空嗅花隔墻酒熟
無鄰家草堂久醉從誰除〻思拳頭作重九安
得天風吹艷酒別駕倚作城南期賢似江州王

送胡季歐入太學

春秋自有胡氏學盡東諸家上高閣當時小試
錦江城橫翼秋風天一鶚祇今冠帶圜橋門孤
罷元席空糺犀近來文氣頗卑蒲要使四海宗
植文余生志願遊璧水竟隔蓬萊三萬里雖然
本第偶成名俗骨自嫌凡可鄙君今換骨向時
中六館名流自不同寧相狀元立金選齋前碑
字看填紅

送滕文甫赴分宜

吾兄梅花冰雪躍胸中萬卷行石渠同生丙子
自兄行才學兄我更有餘月中折桂仍先余兄
騎快馬余蹜蜍一行作尉袁戴邑春臺春風宜
吹噓阿翁絲捧謹勿設民命今皆轍中魚合得
官戕聰自除覓蒋莫作迎逢設寒齋語別酌霜
月祝子但此霜月如欲留不可空攬袪兄出我
處從今跡兄出我處從今跡有便但寄歲規書

送琴隱吳君

天高日烈勢欲然秋已生御來入田誰歌操琴
尊師嗣使我赤地里至千風雩且歌吾自樂窗
闕不可無吹煙薰時解慍民望切亟為我作南

風絃

題譚君詩集　譚君蘇野塘婿也

達州衣鉢傳武功山谷濠梁寵謝公譚君之詩
何自工君家詩有氷清翁野塘千頃涵秋風資
奩尽在奚囊中蘇隱今已騎虬龍野塘釣艇君
誰同

贈彭花翁牡丹障

洛之花園歐公詩驚怪天巧呈新妝自言當時
記者數十種姚魏後有潛溪緋蜀之花園景仁
句香雪葉金藏不露徑圍三尺瑞雲紅尚有二
花添未具此花非惟今所無世間久亦無此固
東南花様自來小如盤能几多如盃曉來明眼
花翁作風韻究然如蜀洛寫作花中第一花羣
類一時都脫落想渠欸筆小盤礴心去化工無
一瞙天上司花巧不神筆底春風无欲爍龐寒
下假青蒻庵護日何須碧油幙月坡堤張家園
郎令公宅東街倫錦衾綉帳相接連一夜移入
歌堂巔吳臺教戰娃數百漢宮列侍娥三千鼓
綃十文思公譜錦興万態元興賦花白長春蝿
不封根漁丁土虫雖盡花翁花翁手誠能見渠
此畫萬感增此花昔惟載本章流傳至唐花始
好移來從武曌愛重由環兒名花與傾国初著
沉香詞從此帝城春爭逐賞花期徑尺誇千朶
萬錢買一枝三街九陌游遊賞冠蓋車馬相追
隨自入天朝花最盛長壽不數唐宗散豈非洛
陽天下中和氣又匯長安同敀今百卉巧變幻
黃緋紫白深淺紅皆花下至様椎子獻花上至
蓬萊宮或言此花特妖媚只解趍時爭富貴阿
曌移來醌此妍阿環貴重荣枕悖四香閣上屠
誰家朝思宅裏知何地世人浪自相矜誇看到
子孫能几家我言此罪不在花自是時輩爭荣
華洛人珍重姚黃不輕畀一根不入权豪第花
知天朝真治世万古天藏發奇秘洛不愛宝蜀
出珍如鳳如麟王者瑞洛中富馬程与邵蜀之
蘇花揮相照人品亦如花品高斯人斯花古來
少後來蜀洛竟不分世間万變如輪雲洛陽名
園占治乱讀書至此空三嘆洛字未泰今離々
蜀道峨眉更悽凄花翁作此豈無意要見
祖宗全盛時

京城　昔熱

羲和鞭日就地行　祝融張傘燒空明　錢塘人家
苦偪仄　行立坐卧皆如蒸　清宮還殿山栽雪
飲相携冰窩潔溫泉浴罷　來太液池邊芰
荷日　王公甲第連雲霄　松泉竹石秋蕭蕭　龍皮
浅沁寒坐客　驪珠直工清塵囂天工清涼　不知
暑炎熱　人間徒自苦　亦有江南雲水鄉　胡不歸
歟釣煙雨

夢保母如兒時

憶昔兒時衣百花　阿保扶我上戯車　西歲讀書
未離乳　書罷尋乳就歸家　年方十三失阿保　弱
冠慈母僊去早　秪今堂上獨灵椿　念及庭萱怨
露草　夜來忽夢如兒年　阿保携抱慈母憐　人生
安得常童顚　只作嬰兒啼母前

題魁字軸

玉衡杓建天之綱　杌參魁櫂森寒芒　摠提衆星
環侍傍　仰望煒熠開神光　有美俊容分天章　收
入翰墨何淋浪　一筆三丈超尋常　字勢直作蛟
龍驤　錦裝玉軸垂高堂　標灵發異呈嘉祥　即此
奇策先衆芳　巍然姓字壓四方　魁下三台炳煌
煌　上拱紫極天中央　作第一流謹勿忘　冠冕今
古萬世香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一

從子図學生　龍起　編次

古風

贊趙直閣所藏四美人畫

春　乾鞋踏青

晴綠暖絮浮春光妝丹酢裹微風香絲　繡鞋
日低柳百轉黄鶯啼斷腸玉兒步㙮金蓮穩回
首光流花面粉嬌慵欲去未肯行一逕落紅愁
踏損

夏　出浴納凉

瑶臺夢斷敲門竹鳳蹬温泉新出浴侍兒扶起
嬌不禁蟬翼紅綃影紅玉曉蟬声裏進新凉藕
腕輕拖龍巾長留仙裙舞風力軟不知何處荷
花香

秋　扶扇看菊

林梢晚葉乱斜陽寄書雁着西風行思情怕、季
中斷絶畫扇未忍高秋藏小庭寂寞掃鴉後墜
損遠山斐　闌淚珠濕袖对黄花人比黄花人
更瘦

冬　沉吟望信

紅炉暖閣烘如春玉琴不撫生微塵梅花嗅罷
寂無語千里瀟湘思故人無叙知闘都敲折愁
攪柔腸千萬結沉吟望断信不來同雲暗釀江
天雪

題楊妃出浴図

温泉暖滑留餘香芙蓉出水紅生光宮叙叉髻
輝龍鳳力困未必欣寛裳欲衣倒夯無窮意耽
勝朝來海棠睡誰知迎洗錦綳兒已在華清賜
浴時

題西施捧心図

紵羅山頭浣紗餘酥胸嬌攏擘不舒高軒直孟
嗔寒閨東家女歸盡弗如越宮選進呉王側光
照姑蘇春奪色偽爽心病ヽ更深ヽ自攢眉但
憂国

贊張英玉所畫山谷老奴蝶図

穹碑一王承天寺吟骨遂重宜州楼當年摩蚁
ヽ策勲空知須臾夢封侯南柯一散風雨思未
若栩ヽ為荘周

贊張英玉蟬鷲螳螂図

一螳螂將上枯柳一螳欲上鼓翩走鷲蝉側趍

着樹枝性命几成落渠手物生遠害當知几不
知犹可况已知千林何處無風露莫要殘声急
乳去

禽言十詠

不如歸去

翠煙深樾江村雨蜀鬼催春功歸去功春〻去
功未休客子傷春䗍心緒只今蜀土錦城荒蜀
冢望西悲故鄉故鄉蜀宮歸不得何况當時蜀
帝王

泥活〻

黄梅逢雨已几時路泥活〻没馬蹄前山咫尺
似千里十步九跌行人疲漫膝白水秧欲老黄
雲漸黑麥欲倒泥汙后土何時乾天若憐農放
晴好

着新脫故一名關耕圖布

綠車欲動蠶春暮水足秧青行白鷺着新脫故
山禽呼也似催人關耕布着新脫故也自奇關
耕關布也自宜冬苗夏絹星火急欲着魚新耕
六飢

郭公古時亡國餘姓名尚掛春秋書問其故國
何丘墟知善不用惡不除令人皆知笑亡郭胃
中亡白鏡善惡不知山高正呼居身似郭公犹
未覺

麥熟也哥〻

晨 峗潤疑秋濡格磔輷輷呼雲水似催農又
急腰鎌村北村南麥皆熟屋頭場地初雨乾棚
青稻稻兒童欢田家未敢冀一飽父老相呼先
了官

看麥娘子得几許

流鶯前身織絲女犹抛金梭李机杼隔雲嬌喚
看蠶姑懷子看蚕得几許今年蚕壓熟處稀桑
餘桑葉青滿枝一年養蚕四番熟安得長似開
元時

婆餅焦

趁晴割麥收雲黄䵂炉新熱餅餅香阿婆炙餅
半焦赤阿婦罵兒嗔不食山禽戲語婆勿嗔有
餅可焦犹食新西家割遲麥爛兒婦姑时泣室
酸辛

姑惡

煙林望帝声思歸
風枝啼后音悽悲
如何入水化為鳥
猶許姑惡無停時
純孝通神泉鯉躍
究氣感天霜為虐
蟒蟷有味安得珍
婦自不賢姑不惡

提葫芦沽美酒

晴煙如潑春光濃
万花笑日争嫣紅
百金沽酒直取醉
有酒不醉孤東風
不如遂我豊年願
秋來價如黃土賤
家家有酒不用沽
何用提葫苦相勸

百舌

百禽巧作百種吾
一禽却斈百種禽
晴風暖日意自樂
圓吭变換皆清吟
多能不如止一得
多言不如止一默
一朝閉口不敢声
莫有讒人在君側

問鴈

家山已作一月踈
嘱鴈為取秋風書
鴈飛竟去已几日
乃尔寂寂如(知)何如
昨霜鴈声又東去
急起出門呼鴈住
前時嘱尔為寄書
汝今將書落何處
鴈言丈夫志非常
桑弧蓬矢示四方
碩家安足就大事
底用眉眉悲故鄉
吁嗟來汝空中鴈
黃耳猶能書往返
飛奴解遞亦相變
鶺鴒亦傳簡帛書
自古借世傳詩人
流詠知几年
汝今何事倦來往
應我不如蘇武賢
鴈言君擬乃如此
信史不如無此定
當年常年侍教歎君
亦安能書万里
湖田莫莫多菰蒲
就食聊寄江南居
書郵安得為人作
君欲覓書尋鯉魚

聞鶯

盡㖞百禽交鳴一鶯和之殊有趣
意急取書讀与相間雜既已賦詩

風吹微涼入松堂
雲幢葉蓋相低昂
山禽此時似得意
雜奏一曲娛新涼
流鶯頗嫌無宮商
飛來中間作笙簧
廣寒一闋新霓裳
天遣数吹吟詩腸
取書細讀与相和
金春玉應声琅琅
曲終書罷各無語
林影滿庭清晝長

觀風馬

簷間鉄馬何戚猙
霜力雪勁争鮮明
秋風一吹陣脚動
跳梁舂擊鏦錚
何時真提十万兵
金戈鉄甲相摩鳴
縛俘斬馘擄龍庭
歸來馬後笳鼓声

烏鵲吟

鵲噪人所憐烏啼人所唾謂鵲能報喜謂烏常
送禍烏啼鵲噪何心然親為此者皆其天預言
禍至使人避比鵲以烏〻更賢欲忠於人反嗔
己喜諛惡直常如此君不見九齡去国林甫相
衆佞得君比干死

錢唐吟

錢唐家〻重生女自小無人識机杼教成歌舞
十二三花蕋身材柳鶯語去年學得琵琶成今
年學得彈秦箏豪家亞聲明珠斛來換綠珠入
金谷辭行小女肩輿來親情送別淚洒盃拜辭
父母登車去吹喜出門不回顧親思無復雛將
雛兒意亡忘鴉反哺阿婆八十泣送門白搆終
身無阿孫哭言阿婆不須泣身子來潮渡江急

義娼吟

雲樓余兄旧遊也余兄死平生密友至有不
哭而昔雲樓鄭雲英獨慟〻不能忘慨而哭
之時而莫之可謂義娼矣是可䰟天下之為
人友而生死相背負者余嘉其義詩以贈之
燕子樓中一擲春十年紅袖泣香塵尚書墓上
白楊拱曉燈枕伴孤眠人楚楼佳麗清梅　擬
識得詞中奏學士王孟一咲古藤陰便學斷腸河
滿子燕楼寂寞楚楼空鄭家雲英千古同崔徽
心事照秋月王京旧恨啼春風人生交態分貴
賤況是死生情分定域蔽未綠拜無人千里素
車那復見知義如今到此流冠猴襟馬皆堪羞

聽箏

春簷香氣初日長簾花深壓梅影香美人帳中
午睡起斂橫黛褌慵添粧文意窈窕紋繡綠臥
按古箏橫添玉纖擡翠袖露春葱學弄梁州初
遍曲拂絃輕摽三兩声聞梁學曲成未成已成
未成君莫問所取軟軋伊嚶鳴七絃一似其琴
操五雁參差相下上左按天孫織錦綠右幹仙
人乳海杖輕拔淺撥声短長瘦徐洪纖抑復揚
襯瑩吐韻出烟霧雲車碾響升羊腸洪龍曉日
吟秋水孤鸞春風悲鏡裏清猿嘆嘵万松間雛
鶯惺鬆百花底平生有耳喜此所予不能作心
自醒除却高山与流水琵琶箜篌俱遜庭樓中
弄玉吹簫侶同學丹山风凰語风凰〻〻來不
來簫史行雲在何許

贈王生

生能雕能染近文能鄭文

李松麓欲其專於一送以序求語於
余松麓盡之矣姑以詩
三年刻楮多苦心不龜手方只百金近來白发
巧成拙捨去二藝超雄林文章小巧虫雕刻大
巧天机五雲色單傳此印到人間君亦當成近
來赤松麓先生嘆數窮請君專志毋分功悲緣
改謂可白黑斷雕㢠得逕薄風方分天語吳質
急家家倒屣迎君入試按春風官柳汁更刊進
士題名集從此君名百不憂十万腰纏宦楊州
雖然文章亦徒爾方言不直一盃水問君一藝
尤更精明珠為人買婷婷血色羅裙掩雕字囊
金櫃帛當充庭
馮京曾醉題角妓股上一聯云玉體貼懷香
勝玉酥胷到手潛於酥妓遂雕繡之後京為
狀元再過其家題一絕云冰肌滑潤帶微紅
戲罵羲之旧筆蹤血色羅裙巧遮掩不煩他
日碧紗籠王生近為人市變竊故未及之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二
從子國龍

啓

上丞相吳履齋啟 庚申

溫詔起家誤忝校讎之新渥俞音從欲仍還玫
正之初班抄轉大鈞曲全小物愛人以德合義
之宜嘗謂荆公除官而每辭不辭嘗制晦翁待
講而不受頋受說書覩其進退之間居然真偽
之辨然而養培後進之器質源流前輩之典刑
薦及相門文正深惜於師德往躋翰苑忠獻不
頋於子瞻豈圖斯今復見先正其忍窮如饑乾
我非難昔者將朝亦欲正天下之字吾之不遇
乃未拔眼中之釘方秦鹿之肆欺何魯魚之訂
姧肥遯之利若節而甘生不顧登京檢如布之
門身何幸逢文富並朝之日然君子戴質惡其
道之不由荀虞人以旌非其招而敢往請安於
分隨獲所求胡𤤤之初去是官自甘東澈之果
籍溪之背趍比呂直為張劉而來鄉企前脩孛
符卿志務盍恭遇　大宰相樞使國公先生忠
良麟鳳廊廟蓍龜周公受人之徽言伊尹乃天

之先覺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兼收並
蓄一薪必庸短長惟器采此葑菲種之蕙蘭某
敢不盡職鉛刀厲心精白雖幸冰山之久托尚
憂天步之多艱深恐議春秋而廢防秋不敢泥
亥豕而忌封豕止戈為武通觀戢兵禁暴之功
鑿鼓作歌尚頌復古攘夷之美備摩辭淺餃獨
意深

賀丞相賈秋壑啓 庚申五月十六日

帝舜班師乃于羽舞周公入相以袞衣歸福被
生靈功在社稷天開鉅宋代有元勲冠萊公澶
淵之功成 章聖太平之治張忠獻江上之捷
定 光堯再造之基雖措國於泰山磐石之中
尚挫虜於長江大河之外未有坐縛蹄樊之虜
盡驅入室之蟲前無古人有若今日恭惟
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經文緯武之畧出將入
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三代而下稱王佐
獨有孔明四夷之長閱公年一如裴度幹回世
運康濟時艱斷龍既奠於西維飲馬難開於南
牧方叔涖止伐玁狁而蠻荆咸召虎來宣營江
漢而王國定天下拜更生之賜上心寬孔疚之
憂日月重明乾坤再立王于出征我是用急遹
奏膚公皇曰來歸汝遂相予載咨壹德嘉既有
撥亂興衰之烈又當為深根固本之思主必師
曰三孤職大宰建六典深識朝廷之大體首清
機務於中書典故問東府文學問西廳自當大
事刑獄責廷尉錢穀責內史惟鎮外夷商出於
市旅出於塗賢和于朝物和于野民歌快活之
條貫士誦公大之規模庶政惟和萬邦作乂然
而愛山甫而袞助國伊尹之有終用景德之勝
而天書以孤注之論起轉紹興之戰而和議由
二策之說行今國萬無此難一有主政其惟吉
士必勿用於憸人絕冠而格非心在交修於后
德茂建無疆之聞益歎不世之勲成績紀于太
常則高美矣令德辭於永世惟良顯哉某性本
山麋迹徙天祿昔作明允辨姦之論非欲釣名
今膺徂徠聖德之詩又虞涉佞有懷雖默固頌
敢規聊鳴賀厦之私非有問鈞之想文正惜師
德之豢寧蹈此風子韶為忠簡所知顧覩異日
寸丹有蘊尺素未殫

見侍郎江古心啓

天之未喪斯文必将有主師者以傳其道啟後親仁歸心一代之宗工拜手當家之正印當觀佛氏可謂異端然正法眼藏有待乃傳而宗派心燈不輕所債況此扶持於吾教可乎間斷於真傳先後進貴乎相須師弟子雖於兩遇歐陽公放出頭地必東坡而後然陳履常敬為瓣香非南豐則不可每自嘆於劣識不保肯於時流獨惟咳落而嗟飛則兄心恍而誠服弗固今世乃有古人望康廬千仞之山昔恨無於飛翼、、程門一尺之雪茲得遂於素襟所逢甚奇其喜欲舞恭惟　祭酒侍讀侍郎先生受天間氣為世英流筆寫雄辭變化雷霆浩汗河漢崢嶸大巧轇轕璇璣經緯星辰嗟今之人罕言而理儷花鬪葉頽倒相尚習以成風抽黃媲白眩耀為文讀之短氣卓以七儒先之精粹萬於一王法之森嚴泰麗鯨鏗傳柳骨韓筋之製金聲玉振蔚周情孔思之章兩美其兼四海寡二白宜鼓吹聖作黼黻皇猷播言綸而盤誥殷周秉史筆而典謨虞夏而乃蘭之畹蕙之圃荷其衣蓉其裳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初何傷於日月天之欲治時則可矣寧終捨於山川還之經筵持以從案切劘君德進琢人材奴隸知青天白日之明學者如泰山北斗之仰和聲以鳴國家之盛在醞純深淵之辭交泰而相天地之宜究經綸任首之用有如某者素頗學焉富貴飄風之禁華恬無此欲聖賢實地之踐履誓力於行久矣仰高於焉就正謹再拜問作文之關鍵求一言為進德之階梯廣於口講指畫之間躍然心領神會之妙孺子可教矣儻然受衣鉢於師門先生其許之哉可備楨榦於道間敷棄辭淺敢瀆意深

見秘監洪恕齋啓

宝山肆學心師世掌之文中叔顏傑耳側師傳之誨素是侍秋之稻今為托根之梅久懷南豐一瓣香之誠未侍東觀摩玉山之長躍頳鐘冶就正範模恭惟　大監國史直院先生號行秋壽推其學士以洞庭雲夢之宇吞蓮峯道山之藏人品坡公老泉其父而叔黨其子譙源程氏正叔為弟而伯淳為兄視近時不流權門之塵

即先正安吟老圃之賦其在端平之君子乃萬
忠正之世家鄱陽之三於爲娩美豫章之回視
此懷懋詩海内龍門之尊擅池上鳳毛之美肖
蜻五色之像補帝衣裳手演六經之麻新民耳
目而且汲引後輩延譽諸公有先進以爲之先
使小者得成其小書其門而去即在郊島籍湜
之間論以茗之珍遂進黄秦張晁之列所以士
求品目人願依歸東蹤雖後於及門身已同於
長㢈昔民于邑館聽阿戎之譚後客于京屢進
卯君之坐如聞謏謔甚辱温噓公之求不待士
之求古所有而非今所有轉麟煙閣雀影奉隨
碧落之班附鳳翼攀龍鱗隨在青雲之上捿身
天地感德丘山

受狀書謝丞相啟六月十六日

陶鈞萬類倒叨序進之榮師式百僚復佩時中
之誨揣分雖懷於重愧蒙恩何敢以固辭待之
非常宜以何報自義理之學不講而利欲之習
相挺一日九遷許張盛事三入四至誅措吴談
至於偶得之微科尤曰逢化之捷鳳池十年
之語皆詫爲榮龍首四人之詩頗懷不滿所幕
甚小自處何卑皆世變之使然矜已分乎何有
某人雖未古志則要今希微骨之酸寒終無心
於甘煖排雲而叫閶闔遠達虎豹於九關引風
而去蓬萊遂與鳳皇而千仞漫浪一第侵尋七
年人笑拙迂坐閑董德元執政之歲自嗟閑散
爲牛張子韶實寺之妙孤根幾而萬木之折可
憐野舟橫而千帆之過何害微管仲其左衽矣
欣聞一正天下之功歸周公以袞衣兮復見勿
用憸人之攻裂比芰製荷衣之服登之芸香花
露之天閉月從三承渥至再義然後取其取不
厭夫豈其然前之不受則受之非殆無所處味
惕惟屬啟居靡遑勉勉車乘招我以弓敢辱高
位以速謗使之戊轄明備有特必以無功而刺

貪昔有司嘗求程子歷任之文而舍人尚識晦
翁避官之偽劄如後學敢望先儒深畏英明未
容祇若匪懟伊教無言不酬誦孤竹子之清未
若聖時嘗知所擇而遂伯玉之恥獨為君子毋
閑於同稽首誨言陝皆流汗賜之大禮之遇知
之至既深相國之恩詳然動我然傑于然未敢
在諸賢之後欽而承命賤不敢辭兹益恭遇
少師特進大丞相國公先生八柄詔王萬邦為
憲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暨乃僚咸懷忠良罔
匪正人以承厥辟三握髮三吐哺以下白屋一
舉手一技足而韓請設至公無私小善率錄用
弘丞訓昭啟愚衷集既拜玉成益嚴珍護雖知
仕止久速之當可終覺安恬靜退之為宜宮文
忠之告范純仁固勿遷清資於臺閣文潞公之
屬韓持國政將柳陟競於縉紳關繫惟深穀棄
則淺

除太子舍人謝丞相啟六月二十八日

在周有武燕翼子以詒謀雅尹暨湯求哲人而
輔後極天下之妙選開皇家之太平胡為講材
亦謬殊渥若稽古昔嚴護儲闈贊之羽籥于戈
詔以孫誦書禮三公三少莫匪正人之居一話
一言必惟成德之彥至後世有舍人之職在朝
廷如省掖之榮匪專以文所重惟德見錯以知
術數為教毋乃到深鄭莊以推賢善得名失在
趙和獻釋奠順者乃匪人之比近承華箴者竟
蠢人之歸雖張茂先以忠正聞而杜世嘏以亮
直著蹇蹇千古磊磊幾人惟我天朝多王吉士
然居文字之任率皆禁近之臣在至道元年時
則有昭文焴在天禧四載時則有翰林珠自璧
水範模而集者三由蓬萊長貳而領者二或以
天子言動之史或以御史耳目之官委任至隆
擇俠猶重用能成金昭玉裕之德開星輝海潤
之祥運祚之長源流此選從自今日盡進前人
某樸忠無華鈍材不類但有小林枯槁之氣初
無蓬閣涵潤之文夜照焰於青藜讀書未徧日
談經於米邱講道無奇負承命於龍墀俾陪班
於鵷禁雖崇文館校書之隸寵在春坊然諸王
府記室之畀豈堪宮寀臨剛青闈之屬允由黃
閣之知兹益恭遇　少師特進大丞相樞使國
公先生德厚而功高識深而慮遠五百里曰荒

服既遏蠻方萬億年敬天休乃隆國本暨身任於大事以力扶於丕基若 神文與子之時臣琦定策若 先竟建嫡之日臣鼎贊謀東忠徙良實之流明孝仁禮義之習師傅馬呂講讀震冲萬夫之望肯來一時之勝特盛致使德陽之誤拜及忝天祿之冗員其謹乃攸司欽于時命何敢賦洞簫而取悅亦須撤邪蒿而進規為國士以報待國士之恩誓求塞愛吾 君必先忠吾 君之子當效糜捐四六載陳萬分一見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二

雪坡姚舍人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從子監學生 龍起 編次

啓

及第謝年存齋啓

斗膺重望願登四海之龍門天遂初心得附九霄之鳳翼沾寸階而非喜拜大席以為榮平生所期一旦而稱惟先後有相須之理而感應亦必然之機東坡慕歐陽子於兒時竟歸門下道原為司馬公之史學遂入選中立心素有於依歸造化乃為之成就使介甫為考官則東坡在所不取如熙寧用新經則道原有所不能迄觀所逢亦蒙於數其生當後晚志慕前修雖愛讀東坡之文無能為役偶生在道原之里竊慕其人釣名射利之念甚輕醫國砭時之心則重獨於平日仰止高風聞其論諫則以為今之歐陽敬其德望則以為昔之司馬無階望顧有志執鞭偶來羣試於蘭宮忽值並持於藻鑑特斯文之有主可肆斐狂以直言而取人果蒙賞識壓雲霄之隻手濯江漢之窮鱗拔之衆人所不好之中有 此諸卷莫能及之 許賦或識其體字公

則稱其工緻於發明論或疑其剽文公則稱其奇傑而雋壯謂之撫餘子而立其上謂之必書學之飽於中至於三策之數陳尤辱一言之獎借如僕輩不可勝數豈真在於下風無高論令今可行安能動於人聽雖過情之叙聞亦定價於品題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幾為年妻頼我類我久則肖矣獨以銖傳方憂身之寮寮而受物之汶汶乃謂人之諾諾不如士之諤諤不爐金躍力與玉成向來欲敬為南豐之瓣香今日乃得拜西山之風采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頗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品庶為好脚跡之門生一時未足以盡人異日當觀其立已粤從弛擔自合摳衣屬當待對於君庭未敢謝恩於師席舍館定而見長者固負深愆狀獲摭而侍先生終修膺敬蛻身仙舉由骨恩深言永感藏何敢背負茲蓋恭遇某官國家碩望宇宙直聲古者有臣如汲黯斯近矣天之欲治舍孟軻其誰哉代言摛盤誥之文作史秉權衡之筆奉詔求士為國拔賢不遺菲葑俾廁桃李某敢不力鞭所學益礪廉修為歐陽之蘇而不為之奇為司馬之劉而不為邢恕飲氷食蘗忍凍看梅歸潔其身弗畔於道縱橫對三千字己攄殿陛之忠結最作第一流庶不門墻之辱心丹有蘊手墨未殫

及第謝鄭慥堂啓

平生立志願出正人君子之門一旦進身果在第子門人之列忝讀書而非喜在爐冶以為宗豈惟誇吾榜中之得人蓋將稱於天下曰知己雖至寶不為衆好非妙耳寧賞絕音韓子之文好則皆以為笑怪東坡之學或者亦謂之縱橫然而有陸宣公則置韓於虎榜之間有歐永叔則進蘇於龍門之上非韓蘇之難得蓋陸歐之罕逢古之奇聞今者復見小材如某拙樸背時非孔孟之書不觀惟程朱之言是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羨寵榮通之事丈遠之事君但知忠孝屢塞場屋分甘山林偶然秋賦之充聊爾春官之試靜觀世事深切私憂默而不言是員所學許而肆論必忤於時但思突梯卷[illegible]以得官不若拙直狂疎而失利矧今時之年鄭郎古者之陸歐可恃以言未為不遇私意自期而語

口老天果使之如心雖云機會之來盖亦氣類
之感耿然窺管曷當卓識之衰鈍甚割鉛曷當
勁氣之許至謂已騰踔餘子之表又豈止榮革
一字之褒隻手雲霄怪鏻風雨非逢春育幾困
冬烘平生不蘘陳言而疑其剽文所學一本先
儒而謂之礙理君然一笑如者幾何不入他人
之籠中亦奚所憾獲出先生之門下盖極其栄
向来欲敬爲南豊之香今日乃果得李君之御
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
硬脊梁之人物庶爲好脚跡之門生有此遭逢
何敢背負玆者恭遇某官兩間正氣四海名流
儒望歷時黃河泰山之高大孤忠許國青天白
日之清明主京泮則勇挲姦傳對承明則極言
時事處已如此求人亦然故使小材遂蒙大造
某敢不如韓於陸爲歐之蘇堀潔其身弗畔於
道領英雄三百輩何知科第之榮作人物第一
流庶不郎門之辱矢心已定腐舌莫宣

發解謝判府蔡寺丞啓

天爵自修初不作場屋爭名之想蕙蕃偶及聊
以娛老親教子之心方慚溢譽之過情敢以浮
榮而衒俗輒裁尺楮袛述寸心自鄕擧里選之
道弁而德進言揚之實泯糊名團隸上之待士
昔愈輕負笈踏槐下之失己者皆是世俗如此
古風謂何然不爲應擧覔官之謀無以行致君
澤民之志故英人儒士亦屑於科擧之學而名
公鉅卿率由乎進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曰修擧
業以及第棠陽前輩且嘗自儒級以發身雖進
以文無悖於道況混成一賦可以覘台輔之器
而間平等語可以占將相之材因言以觀其志
斯見有如某者非曰能之第思方篤於前脩何
敢爭衒於時輩筆硯之生涯甚涸箕裘之冷緒
欲厌念瀛洲學士疏國爵於豈城書脉之傳七
百載而江西夫子擢倫魁於京法文派之至此
百餘年繼之八行之賢首于三舍之選賦康衢
之童子幕府泛蓮志蜀江之先生文闈擢桂以
至椿庭之老隱亦嘗掘市之先鳴其業儒非崛
起驟興之家而在今爲仕大責重之事蘇之一
族得坡老乃能興味道之文聲韜之兩世惟退
之君爲扶安定之門地故夙夜每痛心而疾首
雖毫厭亦剌股而垂頭此爲家謀猶有國慮生

斯民而覺其覺敢志伊尹之心先天下之憂而
憂每誦希文之語匪名揚而身立寔幼學而壯
行遂奮身於詞場期獲齒於仕版搏鵬九萬里
鋭欲圖南夢翼八重天每成戰北屢罷辟雍之
羣試遂媒京泮之嶺申論士秀升漸巳近長安
之日遂客令下乃不遇洛陽之春彈鋏而歸故
山帶經而鋤夜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巳悟孟
軻無益之言病乎在巳順乎在天是則陳生速
化之術仰父俯子讀書著文衿佩來游正其誼
不謀其利準繩自律據於德亦依於仁知古今
之學所爲不同求聖賢之心所樂何事雖亦固
羣而試擧未嘗決意於求名豈期豆爆於冷灰
遂作黍生於寒谷走卒兒童之呼舞見謂巳達
父兄師友之誨言未嘗自足是蓋功名之勸於
此乎發豈如世俗之器易至於盈正學以言尚
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道正思振猶巳之溺
飢寵辱不驚溫飽非志一簞食一瓢飮主有聖
亦願輔之數仞堂數尺榱我得志皆弗爲也方
將以孔門事業自見於世安肯效唐人浮薄取
嫉於時然而吹送之上天必也作成之有地判
府寺丞端明世德御史家聲明道化以淑澆風
重學校而謨善類刻正心修身之語用以訓人
揭持志養氣之言見於勸駕至如彝瑣尤屬眷
知青萍登薛氏之門綠耳入王良之御箋曺之
使亦採其聯花儷葉之文講席說經尤賞其剗
華歸根之學甚至主張於義事到今銘刻於厚
恩既卯君得師帥之良宜歲貢盡能賢之實不
棄菲薄之下體亦爲桃李於公門某敢不益厲
践修愈加愛重奉天人三大對願擬董子之忠
作人物第一流必遂勉齋之志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發解謝趙府判啓

連銘求於市河雖巳啓功名之會煒文星於場
屋乃能羅俊異之眞權衡一定於手中玉石自
分於眼底非有人而牽屬嚌爲國以搜賢別駕
有展驥之才一揮盡如龍之士切諸無崔鄲之
司貢事必無吳武陵之薦牧之有承叔之知舉
闈斯有梅聖俞之得城老盡取士貴能擇士面
惟賢然後知賢使貪根繆種不得亂其是非必
眞見遠識乃能權其可否堇試一逢於具眼懷

才多謝於知音所欣士類之有遭不為己私而獨喜如某者厄揚最久敬櫟無庸硯席同盟半是青雲之士弓箕冷緒未收黄卷之功固思擊三千里水而九霄每不進百尺竿頭之一步詵辭絖不手龜之藥人或以封爰浮圖病類駒之流時皆有遇獨成不武頎類無文碑雁五試之辛勤京泮兩年之苦淡忽悟外求之無益何如内樂之有餘事親且適於家居逮客幸逃於吏議人不吾與知我者其惟天乎時自爾逺有性焉不謂命也志道據德種學績文達則致吾君而澤吾民窮則載之書而傳之後真已無心於得喪未嘗妄想於飛騰豈其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走卒兒童之呼舞見謂已遅父師朋友之誨言未當自足是蓋功名之軔於此乎發可如世俗之器易至於歷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道政思拯猶己之溺飢寵辱不驚溫飽非志所喜天府同登之士率多月評共許之人舉首先鳴自是平生之畏友榜中最盛半為同舍之俊游使諸生不患有司不明亦大夫曰賢國人曰可精矣暗中之模索飄然送上之吹噓府判監試天禄書贊金鑾詔手賦鯤鵬水之句公在杭州得龍虎榜之英人如陸相暮惟孱瑣尤辱提撕取數過多感恩有二司箋敀命故得安於鄉里秋賦之常典責加嚴故不厄於主司冬烘之繆持文衡者且眼兩眸之月皎說戰場者豈憂五色之日迷薦才雖自於吳公舉士實由於趙孟某敢不擇修愈力遠大自期冠聖門之科而首朝廷之科願應北斗魁四星之象不衆人之報而為國士之報誓壁南豐香一瓣之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發解謝新昌趙判縣啓

芝亭布政文星依臨照之光桂籍浮香化雨沐沾濡之賜倘匪作成之有地誰其吹送之上天認業尋根飲泉知脉切以宜豐之邑實為多士之林錦水發源春動墨池之浪桂峯拔秀雪峥文筆之尖英氣攸鍾異人間出至近時之西府嘗首選於宮南有若寒宗尤為著姓粤自瀛州之學士肇開劍水之國封由子而孫遂家是邑南唐倉監當五代之亂世晉避地於靈源江西夫子以大舉而倫魁益有聲於鄉郡為弟子以

千數計至今日僅百餘年試詢竹樓書院之基
猶在梓里故山之側繼以八行狀元之名于當
都三含釋褐之上游高傳而曾儒益以世如王
大父生三朞而失怙以奇童子十四歲而薦名
官雖粗至於泛達文則愈昌而未艾在我書廚
之祖方從附庸然而天府之名尚仍故邑惜以
世傳之再各地安著之抝兩岐之派既分一綫
之脉幾斷北宗禪析二兄猶繼捧於鄉書南院
家貧諸父乃不收於文放雖以藉庭之老隱僅
於槐市以先鳴其也小生念北重事上欲繼六
百年之書種下欲為千萬人之儒䇿力加黃卷
之功冀大青箱之學蘇之一派得坡老乃能與
味道之家聲韓之兩世惟退之若為扶安定之
門地每痛心而疾首至嘗膽而卧薪作賦擬黃
門郎抱經如玉川子摶鵬九萬里既欲圖南夢
翼八重天每成戰北方當丁歲踏槐之始幾成
甲戌鏖敵之功偶因新昌壯邑之無人竟以高
安小子而敗績使早仍於本籍當已策於僞功
人事偶緣於差毫天意殆嫌其背本況松楸之
皆在而膏畾之尚蕃奇不遡源豈其徼福噬臍

雖悔挨項不回遠兩科之在鄉邦如前之失先
二年之居京泮方舊之思久塞復通隨試輒敗
雖報羅公闈之旅進亦嘗冠天邑之額申仍舊
貫嫺之何人有言而必中採土風不忘其舊事
雖大以可成然與其左親戚去墳墓而遠游又
不若安鄉井崇孝悌之計得自念充實之未脫
乃先遂客以來歸讀書著文仰父脩子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奚煩無益之謀病乎在己順乎在
天是為造化之術達則用伊洛諸公之學而及
於物窮則以河汾六世之書而淑諸人均為無
忝於爾生但欲勿忘其所始昔隨群而應舉初
無意於求名偶然寒谷之黍生遂作炎灰之豆
爆或者先祖於孫枝念舊之意抑亦造物慰老
親教子之心豈伊鯫生能取雋表人以為快我
則未然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
道方將拯溺已之溺亂此但功名之路於是乎
閒可如世俗之器易至於滿獨惟在邑多號通
經今二士皆以賦而登此一榜盛得人之冲先
達尊顯後之舉將復見之賢令尹作人之功有
自來矣茲蓋恭遇判縣公族麟角帝冢龍駒筆

綵五花燁長庚之絢彩虛空萬卷燦太乙之藜香名會滿於本國政最今騰於花邑圭璋儒實砥礪之鋒是雖僑寓於鄰邦亦若親聆於道韻愛日容光之必照景星快覩之莫先魯有澹臺雖不至武城之室秦用士會實舊爲晉國之人終借吹噓用神變化某敢不操修愈力遠大自期繼卿摳蘭省之先登更高一步進先但楓宸之獨對務在正斜不辱大夫知是爲國士之報心聲欲寫手跡莫殫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三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四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啓

上程丞相啓

伏審渙敭廷綍晉秉國鈞天子有臣七人久負經綸之望冢宰詔王八柄式隆輔相之權改紀方新延衙有屬中外想聞其風采華夷交聳於聽觀恭惟大丞相樞國使公肅艾而惠和直溫而寬栗仕天下之重信其爲先覺之賢格君心之非有所謂大人之事頃居言責殘著忠忱善類所恃以無虞上意已知其可相王之喉舌既優賦政之功帝曰股肱尚任弼予之責載登揆席妥易化紀擇人任責之成功特重元龜之委得君專行乎國政莫如管氏之卑傳指近時驚心往事謂之將順其美而併失其救惡之職請曰靖共爾位而遂歸乎好直之風守法惟國於孤寒閒累責戚而弗問攬權雖聽於自用旁落左右而不收一整弊綱是在今日側聞八事之入告已歷四方之具瞻知之艱行之惟艱終賴扶持之力改之貴繹之爲貴端由啟沃之功昔

魏公七事之陳至司馬王規之獻備極遠業具
在此書先正保衛閭伻商邦之專美程伯休父
頌言周雅之歌功業求道未聞受才不韶昔摩
趨蘭省灑隨鶯谷之門生今新正視庭首拜鵠
書於郵便自惟何物敢累大鈞匆困負米之類
乖頓覺彈冠之念冷縱令從政未合造朝附致
青雲望在速驅於官路之深嘆雲誓當不辱於
師門

賀蔡參政啓

伏諗數告大廷晉陪近轄國皆曰可進皋陶伊
尹之賢道之將行用周公仲尼之學真儒得政
善類宅心聳家海之具瞻匪門人之私慶切以
道由天出心自古傳堯舜盛時罔非修齊治平
之事秦漢叔世始為章補架漏之規幸至我朝
復承斯統無儘書傳於來世未能功被於當時
自昔至逮乃今有待恭惟大參相公先生弘深
肅括明允篤誠祖西山而師考亭獨傳正學泝
伊洛而源洙泗蓋得真傳識貫精粗道該體用
大學八者之條目妙會于心中庸九經之規模
如指諸掌多于嘉績簡在上心擢之獻納之班
委以經綸之寄遂踰兵筦參秉國均吉士立政
勁相國家式副用人之望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必推論道之賢屬時多屯積弊如蠱苞苴女謁
請賄道以當路外戚宦官折蘗萌而貴早文谷
毋容於駒縶朝陽宜集於鳳鳴鳳采聿新觀瞻
斯慰知吾道之不為無用庶小人之罔或有辭
聖賢之難得者時幸際風雲之慶會宇寅之不
磨此理聳觀日月之恥垂勤彝倫於明庭疏棟
梁於道關某名科徒躐祿養竟乖國知傳爵以
析圭盡思移孝不得為親而負米何忍布衆未
普通光範之書乃遣誤公車之召極知提挈欲
惠作成尚頗密於真忱俾少全其初志當圖國
士之報以答先生之知張師德及文正之門斷
無是事劉安世守溫公之學誓以終身

通陳判府昌世啓

伏審受冊臨軒驅車蒞郡水江理棹嘗登千仞
之龍門錦水樓臺又托萬間之燕廈喜我二天
之猶有為公特地而一來將斂板於道傍先拱
函於節下恭惟判府刑侍判部侍郎長者君子
古之吏師玉壺凝萬壑之冰清融表裏霜水洗

九霄之月明入虞璧頭開廣信之藩茂著廉平之化百堵皆興而人不知後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縮吏老姦遣民大譽帝曰嘉止來歸立鵠之班公則翩然動冥鴻之志無寧外服未欲中朝裝古昔之竹卅乃先公之棠舍詔謂西江之道院其撫朕師民驩東閤之郎君又為吾父允此日逕載然之書老皆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隨邦已非曩俗民窮似蠶賊毒於蛇歲無萬億秭之登錙至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剏多化於歸彝野無青草而室磬垂執與悼於破屋魯侯落止齊國唐乎追孝于前一後其舊君陳宏周公之訓茲率厥常戶牖為漢相之時亦如此等某忍寒甚慣炙熱不能窮第七年豈有鳳池之想反聞四載頗安鷗海之盟回憶歸時深蒙異顧借尚方之劍者救已騷其妄作用司農之印者人尤服其難能不圖再逢相視一笑幸以吾黨不子之簡得事是邦大夫之賢致私謁於翁歸亟無此請和新吟於巖武或有所長

謝陳判府賀生詩啓

我辰之月直斗正愁得寓之多巨公之筆補天遂有生華之感得非所稱愧不敢當矧方念於劬勞何可堪於頌禱頤驪珠之滿掬難餘錦之巻還其官民社宅生文章司命耆壽俊越在厥服藹令聞之素寧老成人尚有典刑追前修而獨立乃不遺於么麼而曲惠於生全喝郢人白雪之詞妙幼婦黄絹之語不棻是耀重拜惟漸諸箧笥之襲藏為子孫之輝耀君子壽壽天子遐祝我公皇極福福庶民願同百穀心丹衣篆手墨未紬

回童倅

伏審疏恩天陛借重星屏虎撫宣威久服童君之善政漢竿借鈞幸安姚子之閑居將拔覩於雲逵天忻幪於風雨迎軒晉慶拜櫝有嚴共惟某官碩望耆儒清名厚德受天粹氣得湘潭嶽麓之至清隨地政聲與石壁洪巖而俱峻盍聽星辰之履上乃將風月之權分請朝自近世以來半剌異初基之重以烏有子虛之課額當白崖赤打之浪頭綱解取辦於鬻皇事勢幾成於桊庶極如道院本非有盤之邦必也通才可勝

屢韡之任而況教適新於董學耀專主於平農
民命幾何所重惟食士風壞矣在正其心宜有
良規聳聞新政第虞裝趣不待席温刺史相必
考所行丞拜璽書之寵耆壽後越在服人觀
璧帛之迎某祿不逮親學難諧世盟鷗結社聊
自樂於孤閑騎馬朝天終慚隨於群隊分井藥
靈歸隱孤蒲欣聞佐郡之來端有事賢之幸燕
雀之喜以賀廈知可依栖龍蛇之蟄以存身尚
祈獲護

同王倅

帝朝懶到自井山人姚合之窮邦國不空喜有
別駕王君之至風月平分之自始雲天覆情之
有歸贄名未徹於記曹委牘忽先於編戶恭惟
某官英聲震地峻閣倚霄為留耕之諸孫所聞
已異在會稽之群從厥譽尤佳瑤林瓊樹無塵
俗之姿杞梓豫章有廊廟之器故家賢崇德求
忠必於其門而事君立身觀遠以其所主惟是
淮壖之幕府獨狀天下之英才王通登將軍之
門以奇自著元琳在司馬之府見器尤深發硎
以遠版顓而出自合聽履於星辰之上胡為岸
幘於山水之間蓋不欲同流而合汚是以若輕
內而重外職此高安之郡事簡俗淳第非中熱
之年民貧賦重呼旱苗之已槁概羅數之甚繁
嗟我人其誰生特賢者以為命仁人之言其利
博寬尚拜於一分大賢之德在民深是當先於
百姓若時先正嘉速清江世於此而具瞻民到
今而受賜續我舊服追配前人此時相郡之規
模他日濟時之事業讀祈國句知梅湖之必調
視晉公家覺槐陰之已端某學惟好古樣欠入
時徒能畎畝之不妄有懷莫吐非敢山林之益
密求志所安第知掃軌於閑門閉覺東朝之反
境遂失前茅之拜且攀右檳之恭如哭恩何幸
矜赦爾隨井里之民而往役毋敢不欽舉家庭
之學以延還處終有立其為慶辯靡極傾殫

同趙司理

竊氏枌鄉久仰景星之耀陸華李掾幸依愛日
之春豈特受廛而為氓蓋將就正於有道恭失
邦果賀後為慚恭惟某官地望家隆天姿粹潤
雄辭勁氣陳思王繡虎之才道骨仙風李太白
騎鯨之韻自證慈恩之佛合陪碧落之郎乃爾

斜飛廿於廉取亨衢筮仕姑養望於珠曹當路貪賢復借重於花邑便盡飛雙鳧而東覲胡為驅匹馬以西來得非欲行其一片活人之心故寧步此廷尺五近天之步乃懸高安之郡實為燉俗之民傾因揚扢之在前每與刻而木市為擢金白晝皇如揚震之畏知蒙霧青天安得謝令之推去民其否往賢者雖來嗟乎國人真望葉公之如歲告之天子特留俟霸以碁年第慶玉節之來又趣金鑾之召某嚮於釣祿賴此耕寬視養乘遠仕何敢問君恩深重辭不獲命方强詒裴忽聆及戍遲吾行也尚能隨賀等之迎通我願兮尚早聽驅車之比

回胡簿

伏審筮仕友邦涖官簿正枋榆乃鵰鳩之止曾辱廷信枳棘非鸞鳳所棲喜聞俯就未馳慶幅先枉賜函初非敵以下之可當欲不偎於中而莫得恭惟某官學優而仕筆妙於年江夏香黄賀天下無雙之譽洛陽賈誼號諸老未對之言摘髭魏科拾級膴仕便合凌靖而邀紫尚煩搢墨以句朱以早飛培雲翼於九重以平進養霜蹄於萬里雖惟低邑深積弊源代壇多剌於狼貪刻木猶踰於猿猾華聞新政載滌舊汚惟嚴於束濕可以使一罰而百懲惟業於飲水可以出獨清於衆濁有如賢者蓋易能之平生之志豈止榮身一命以上皆可及物昔明道先生之在鄠縣以穗代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卜其他日皆以此時仰企前修汞有令聞某雖懷至愛尤切深其理萬事惟欲問胡公何敢賴此人於執事讀十年不如諸主簿尚當請所益於下風

回解頸李有開

錦水偶連敢自詫黄姚之品筆峯曾識果遂符綠李之兆鶯耳一鳴拭目先觀知幸同於經社尤喜倍於鄉人魯皋貢賀之先苑鄭重貽緘之倒置恭惟某人賦姿甚穎有志竟成偉雛鳳之孤騫自知親師取友之益隘篆蟲之小巧能為抱經束傳之勤月書屢占於上游歲貢預期於首選果開一日盡壓羣英旗發弧以先登前無勍敵靈姑鉟之卜吉勇策勝勳此蓋問師所書黨正所書是謂大夫曰可國人曰可月評久定

天府宜升凡我貢益龍之吹行矣繼廣川之董錦標重奪再為鳳凰山之榮金榜將傳已見鸚鵡洲之識某久知寶價式副砧期念嘗窺聖師親筆之書乃不立左氏學官之選貸觀傑出秪抱深懸歸耕徒羨於拾青執試亦甘於飲墨自量顓學猶恐誤思蓋揚攉之在前看積薪之居上李文正有三入之故事頗踵英游公孫子擢第一於大廷尚期正學編摩辭茂期望意深

與鄭定家親

誦鄒軻願為有室之言宜家是望兼姚崇必貴可嫁之識選婿方真偉矣高風拔乎流俗賞目稠人之表盟以片語之間次孫子有志斯文頗能詠氷壺之賦長令娘擇寶而偶無時投月壁之珍地鄰龍劍之奕天後雀屏之卜於諸少於特之內獨重羲之在衆子疎俊之中能知彦國既諧合姓敢後問名恭陳縈臂之儀永結齊眉之好吹暖律以春燕谷願言遂華之生輝齊學館而登瀛洲行見門闌之有喜

定親啓

伏以昔吾伯父嘗得婿於匙門今我宗人願請盟於鼎族益篤親親之義遂為世世之姻幸矣訂金榮哉倚玉恭惟某位小娘生爽世狀元之里風帶天香自顧某位學生以寒谷小儒之家敢攀地望特孟氏之言願為有室而武功之女必嫁從詩須因判合之言仰拜王張之賜不云齊鄭之非偶乃若朱陳之為婚義槩雲天之九重和氣陽春之一脉鳳占協吉雁幣贊恭既來好於百年亦可誇於羣俗生於鄒而遊於孔已詒講道之風妻以姚而邑諸綸其有興家之望不腆菲禮具如嗣發

餉啓

言念締好請盟已荷訂金之諾拜嘉受室願成種玉之緣既卜良期敢恭微禮惟男女及時之義非幣不交至婚娶論財之風則吾豈敢二姓相孚於道義百年永托於姻婭春然姚夜暖我鄒律迨氷未泮輒陳雁奠之儀當月仍圓供俟鸞軿之下纓紅不腆謝錄具詳

定親 姚娶趙

望高閥閱宛同儒族之清華動門閭幸托王孫之貴華木既欣於同味葭莩遂聯於末光作對自天締盟卜日先君幼子粗修家學之箕裘令姪宗姬見謂公族之儀範頃因媒妁欲附婚姻第相交儒素之風安敢效夷虜之習一言而合二姓以諧覬兹琴瑟之和鳴保我壎箎之怡聚此求僕遂所得良多猶子有家公既盡為兄之道及時為娶僕敢忘愛弟之情

回定親 姚答頊

登瀛之派已遂曾何足慕鳴珂之里相接乃遂榮攀水語初聞緣天即合恭惟令郎瑛宦秀選久已聞張孺子可教之風要女主實儒醮亦可謂姚秘書能詩之女題紅有兆納采登嘉勿云嫡庶之分殊自有父兄之義在但相與詩書之味顧不為夷虜之風雁幣禮陳已重千金之訂鳳樓書報佇觀三華之榮

回定親 姚答胡

詩人姚氏之女不與凡流大姬胡公之姻式聯舊好寵承妙墨欲締嘉盟雖知巨族之難攀猶

喜微宗之有托令猶子生居望族早能詩禮之傳舍姪女幼失慈親已備艱難之歷仗閭高誼不鄙寒門累無夷虜之陋風但取詩書之同味如斯惠顧敢不敬恭娶女必貧素之家君既用溫公之法送門為箕帚之訓余敢忘王子之規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四

雪坡　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五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劄子四六

賀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劄子

伏以延天孫之七夕式際嘉辰慶王母之千秋聿登上壽知薰蒸郁喜溢綵庭輒班菲儀小伸賀牘恭惟延國太夫人四德身備五福首全夫人起家有召南鵲巢之德壽母多祉歌魯侯燕喜之詩載臨瓜果之期茂介松椿之筭其橫經賓塾依庇侯門大國增封頓益煥魚軒之寵慈

聞致養吏永觀象服之宜

復東宮二門司劄子

某猥以譾材濫聯宮案衛翼是選端士媿不能當侍御罔匪正人聿資協贊職既嚴於扳斜身有類於維持未由貢名先辱能輸成倒置不任內慚謹具稟酬伏祈炤察

某自揣譾聞繆聯儲禁道術之士以衛翼慚教詔之無良小大之臣懷忠良喜導承之有助既寥奇衷之察可無竦曠之虞未貢賤名遽頒華剡先施甚騤內媿性深謹具稟酬伏祈鑒察

及第回徐國博

依光梓里久借餘輝唱第大廷誤膺親擢雖出冕旒之異眷亦由衡鑑之至公屬未拜於　君門尚遲趨於師席仰勤賁翰深佩謙光禮等先施書成倒置念挈提之至此將稱塞之謂何天下有三達尊儻與鄉童之進世間第一人物願從長者之遊

回田賢良送所注論語說約

伏被誨言寵頒傳帙知姚元崇之折節可與讀書得田子方而與游庶幾聞道傳學將以反說約也有朋遠來不亦樂乎某人文物故家聖賢奧學焉遠於父太史克紬石室之藏常賢父子元成不寶籯金之遺他日有聞於獨立春風妙得於詠歸不為己私淑與人共某雖叨親擢方進學知平生溫飽於三場非所志也大事剖裁於一部纔此教之他有謝私尚容嗣控

回易天祥送曆墨陳黃詩

山中無曆不知回北陸之春橐裏搜詩政欠問西江之派且寵以塗龍之劑以供其蠹蝴之書蒙賜甚珍拜嘉有覬閉門靜讀從今願惜於寸陰吮墨窮吟自此或知於尺度

回張生去華求詩序

伏承寶翰見遺珠聯稱張籍之古詩豈無韓子賞文瑨之妙語自有洛翁苟匪其人未嘗斯任第顧輸於受眇庸少見於忘謀學從初詩未有大序迨聖門始開子夏之作至東漢則衛有宏之辭蓋是後來之人述所作者之意曹劉見夢乃於異世以求知蘇杜遺編何敢當時而作引如自有膾人口之語亦何資冠篇首之文降於今時甚矣陋習纔能為里巷之詠即自曰江湖之人以詩自名者於道已卑借序為重者其格益下不求工於鍛鍊第欲假於鋪張僕無劉如十口之垂又何衮褒一字之用衛鼠璞為燕玉寧取信於荊和譽嫫母為西施但可欺於師曠一經品題固作佳士苟經許可此亦妄人與其稱三好以誤其一生孰若效寸長以補其尺短伏想高明之見必俞狂謬之言省元學士飛句如囊好遊成癖新章累牘大集成編銘意鑄辭欲作出月穿天之巧鉛資紕癡寔非批風判月之詞借聽於聾使削其堊願不隨於流俗期益進於古人吟家稱張祜之詩只消兩句文選愛景陽之作能用幾篇貴乎工不貴乎多求其傳豈求其序別三日刮目相待豈復阿蒙得一顧增價遂高終逢伯樂僕無敢僭子有餘師

送陳守昌世午節

我獨二天竹馬肅開蕃之旆月重五日蒲龍稱介壽之觴不有鬆儀曷旌心賀輒馳俗禮仰獻邦君蘭佩蓉裳吟澤自甘於憔悴雪羅風葛賜衣佇拔於恩榮

回陳守午節送物

仁政受廛而氓方仰蘇天之庇大夫有賜於士遠增楚節之華貴然寶綵隨以珍饌紫駝出釜洗空豆粥之賜玉醽堆盤驚吐挪車之舌揚仁風於輕箑醉醲德於上尊百拜登嘉一枕懷感懲蛟纏黍諒同弔古之心彭象為英願出去邪之手

回陳守招登高

無錢對菊正思白衣送酒之使君與客携壺顧廚烏帽隨風之座客有來嘉召敢不恭承麼颸館糕字之詩侍黃樓東叢之會飽聆誨益預切欣愉自媿寒蹤但有桑苧煎茶之具佇觀盛事即膺蓬萊賜橘之榮

送陳守菊節

聞誠齋碧落之吟既陪泛菊望蘇僊黃樓之會亦
願持芹適村釀之新篘且齋厨之小供輒志分守
仰濆堂嚴伏惟粉餈花飲之分曹鳥用野酌山肴
之雜列喜逢佳節聊致下忱桑落生開應笑東籬
之酒黄枝來賜好承北闕之恩

回新昌宰端午送物

伏以春節佳辰久逢今日芝亭嘉惠携若清風輕
盈尖兎之精練珍重蒲葵之妙箑實瓶買醉鎖萬
古之閑愁石鼎煎春喚獨醒之清夢辱儀文之腆
厚尉節序之寂寥拜手登嘉錦心備感朱旂捲雨
雖阻陪樽酒之歡細葛含風願即拜宮衣之賜

回縣丞兄送菊節

貧家無節正如淵明摘菊之窮厚睨盈庭忽足夢
得押糕之韻腆甚羞遜之物猥究然送酒之白衣
充我涼危感君厚意分甘有味何殊僧厨蒸栗之
香飽德知歸但誦丞壁哦松之記

回洪尉

伏被惠慈特頒藻翰以叨承於誤渥而俯遺之賀
辭意渙贈我之琅玕語粲照人之珠玉知非所稱
感極而慚某禄不逮親志慚問仕朱紱通書於光
範乃令佐幕於會稽遽塵除目之中殊出意望之
外方當辭避何敢承當事君之日尚長姑需痛定
味書之樂可共端蟆誨言

回王府教授

伏審某官先覺覺後以昭昭人允而黌泮之諸生
均會浴沂之雅趣瀟落見曾點之意妙布鏗爾之
音歌詠歸夫子之門每動喟然之嘆桑亭寓興觸
扁見心盍求之驚鸞舞鳳之書乃采此縈蚓綰蛇
之作無君謨恬倚之字豈足稱歐文忠之名慕退
之榮耀輝之言故願列王中丞之次方茲媿甚奚以
謝為惟河南夫子易傳之文與勉齋先生論語之
釋是曰教之以道何可卻之以辭有若華縑允為
腆饋縞贈我以何報錦還客以為宜不敢拜嘉切
祈宥罪某方甘窮處忽玷誤除莫審從來不任大
懼或出上心之俯記尤深側之目旁憎雖命下之
自天諒禍至之無日是可弔而不可賀蓋當止而
不當行惠我好辭覺予瘦頓吾君未報固弗敢為
山林長往之思其道不由安可效究壁相窺之類
前言特戲下拜則雖尚希燭理之明誨我保身之
道受施無報揆禮則非深惟李漢序引之文曾經

榮陽考定之筆切聞宗臣正劉時浮敢以刋編進之函丈或作傑作願蓋徽恍拜復師膚等祈容察

回上高項寧謝文筆峯記

伏承真翰兼拜多儀花縣奏功遂啓生花之瑞筆峯記後遂蒙潤筆之頒取數過多拜嘉有靦米千石而作傳人譏陳壽之貪字三縑而易碑或嘆堅甫之悔奉北海之金者終以蹟謗索南郡之錢者無救室懸由此而觀不受之是然而翻绡五百疋退人雖欲遜而終留祠牒一二通坡老未傷廉於過取宗工猶爾清議或容天教食硯於無由人至持金而為壽靦非無處則不謂之貨取儀而及物斯可拜其幣交苟能受少而辭多未妨見得之思義有如厚遇覺過豐然尊者之賜卻之不恭故重靦之至僕爾亟拜輕縑素練媿文體之纖浮肥豜上尊與坐賓而醉飽爾登稽首劇感銘心不能者天字以彝飢齋厨正冷自此賣文而為活寒谷將春

復新昌蔡學長講請書

存承劉翰與進鄉董俾修合菜之儀屑展恭柔之禮仲春啓日科詔自天康一至於黌宮或可為於吉兆長者所命小子何辭合摳衣於坐隅以望履於慕下但以某須遺家難尚有婦喪未葬難續經之除當遵古訓服暮不絲竹之廢藉陋晉人背師之言何取於隆師行禮之舉豈容於失禮非敢方命第請改期有如孟夏之時所謂正陽之月梅當薦實百花古雪裏之先開癸巳登疇萬寶驗秋中之必熟佰茲朔日允曰良辰儻許其來當潔以進先生有召無諾固不敏之宜誅君子以德愛人或可恃以無恐拱聆後命團拜前榮謹具稟申伏祈垂丙

回贊林辛守劉子

祿不及養仕亦何心遠辱誤恩俾趋行闕未敢祗拜方再推辭雲朶下頒禮意太厚風箋跪讀感媿來并伏聞改鎮於雄藩尚未恭馳於賀幅首勤還念可謂倒施展梅花四好乞圖何以當此潔茅屋數椽之壁爰言藏之

賀陳守生日劉子

茲審祥紀紋鱗數勝錦鳳維七月十日之旦肇降長生之君故萬有千歲之詩爭致眉壽之祝有懷燕賀莫致燒恍不腆菲儀具如別幅 漬尊是懼錄意為榮

回新昌應判縣送酒一

諒思中秘方嚴行李之驅分惠上尊仰見折梅之
意飲醲甚腆醉德惟深某官得聖之清食天之祿
淳涵道味人曰甘露醴泉之祥醞釀民和家有春
風醇酎之樂寧久滯薦巾於彭澤行即賜錦袍於
沉香鑒秬鬯而錫土田分內之事作酒醴而惟尬
冀天下所期茲辱春存特勤餉遺獨情甕間之吏
部畢呼座上之老兵進持滿道士而使前將酹一
石笑烏有先生之忽化已盡變飛送酒人竊爾尊
要知多酌我則適發其狂豈有終執之而不知其
味敢云罍恥聊解樽愁誠齋作汝飲吾燕之詩美
過於味東坡譜我賦君去之語皆未為賢一笑置
之百感均矣巫圖行從莫遂素辭酌老瓦之茅柴
尚憑里中之杜拜宮壺之雨露秬隨天上之班

賀判丞兄致仕

伏審垂車納祿錫服訊恩退若水之急流去神僊
其不遠近淵明之故里越宇留以相輝花晚節而
益香松歲寒而不改宗盟增重國史可書某雅辰
賀私莫控下悃儀羊不腆雖拙併將供宴客之求
觴見野人之微贄倘蒙麾納倍有光榮

七夕送康倅物

伏審治中別駕已分風月之清天上佳期早趣星
辰之步撫茲令節沸甚歡聲遊緱山鶴馭之升快
河漢龍梭之上有懷賛慶無物將忱百爾籠蒸菓
之麥餅美花簇綺樓之燕聊備末陳憐竿番籍舉
之類賴蒙笑納

七夕回康倅送物

貧家無節何知結線以穿針詩禮將忱豈謂投磚
而引玉寵承李既光照陋庭此綺筵粉席之所宜
非草服藜腸之可稱知尊有答拜賜懷慚馨餅供
祠足稱忠公之乞乃清杯奉酌即催別駕之歸朝
痛抱感藏披需待謝

回致政李寧請召

伏審累紫宦路轉梓慈流香山早請身於強健之
時靖節懶折腰於去歸之際冠留神虎塵埃視軒
冕之輕袖縮雙魚雨露拜服章之寵鄉評甚遜盛
事可書某晉賀方倚會罕是懽登龍門而見元禮
似憐累世之通家酌觴杓而醉長庚又許一樽之
對酒南轅即改西序當趨謁此稟酬仰希鑒察

回秘監洪恕齋送物劄子

某想翰林之韻帖必有新詩披拾遺之恩榮遂
頒下家賜尊敢御意厚難勝百拜登嘉一恍篆
感仙蒲切玉如觀五色之絲綸宮酒傾金謹把
九天之雨露尚容侍拜專控謝私

送京學進德齋午節劄子

渠閣浪遊初何知於楚節齋鑪　某曾莫助於
蒲觴實以旅貧加之俸薄欲為不可負媿良多
維懷飫飢之心奈何無對故當角黍之宴徒羨
包金瓶奉百千聊旌方寸未能熏鶩護蒜菜之
先求己信是龍知錦標之必奪甚慚嬰清伏冀
鑒酙

回戴知仲送柴菜

某薪桂不堪遽得樵青之助枇杷葉餽應傳曉
翠之標荷意甚濃登賜良感收煙可爨艷吹雖
媿於朱唇今　雨儻來寒齋願同於冰蔬薰酬至
率孚鑒是祈

沂郡延國夫人生日回送物劄子
庚申秉沂靖惠王府教授時作

近天孫之七夕偶是微生來星使於九霄遂承
異數服勤學意感激柔衷自揣無堪豈稱齊國
魚軒之餽願如善禱長歌魯侯燕喜之詩

沂邸賀　皇子忠王生日劄子

伏審前星毓瑞少海凝祥方大人位正於六陽
為乾之子後聖毋誕彌之一日載震以時騰溢
國家和薰宇宙恭惟皇子忠王英資傑出令聞
夙成稟有詩書濮邸之宗賢獲見麐生琴趨普
安之儉德同符彌月載逢後天不老某猥承華
萼莽祝靈椿甲觀繼元春衍無窮之生意龍樓
致孝日嚴長樂之朝儀頌詩意深贊揚辭淺不
勝菲禮具如嗣箋仰祈崇鑒

沂邸節使生日回忠王送物劄子

子職懷恭何知初度春宮賜美爰侈多儀佩德
有加銘心無斁恭惟　皇子忠王睿姿日就德業
天成家傳行葦之仁首親宗族心篤棣華之愛
式好弟兄矜茲微生重以大貺雖其嘉矣思深
拜於百朋還以事之壽願開於千歲

沂邸節使生日回謝提舉劄子

劬勞恩厚又逢初度之辰提領職尊遂辱多儀之貺登嘉有覥感佩惟深恭惟某官懷德忠良持心謹密掌王宮之憲令緝察惟嚴摠親邸之事權扶持有屬特勤留記具列目順受之欲生莫稱衮褒之語施而無報弟增甲孚之類

沂邸貴人賀辭提舉生日劄子

楚節迫期桑弧紀旦北衛天近有華初度之辰南極星輝於粲長生之瑞某莫旌賀悃聊貢菲儀細筍香羅戢被恩之榮寵深宮遐戩日居侍衛之班

沂邸節使賀辭提舉生日劄子

蕤賓中律蓬射紀辰芳艾千門將近端陽之序仙蒲九節有開耆壽之祥某莫展賀忱輒持薄貢四星内省長依宸極之尊五日宮衣永被聖恩之寵深慚淺薄伏冀鑒融

沂邸迎右相入國門劄子

伏審公袞東歸介圭入覲久簾而思賢佐天子興見晚之嗟引領以俟太平國人有如歲之望室家胥慶朝野一和某屬以拘文莫能迎拜攄舍人之誓未遂寸心謾光範之門敢恭尺牘

沂邸賀郭殿帥轉官劄子

伏審疏寵明庭蹟榮爵級周鑪肅衛壯國勢安彊增秩進階表上恩之崇報邦家增重朝廷雖某屬以文拘莫逢躬　陳蕃寵渥益觀數之承陸續慶緘尚不一書而足費歎辭短詠意長

賀同官冬至 代作

雲觀紀祥喜新陽之應律霜臺贊寀噓生意以回
春迺當復長之辰預致泰亨之慶輙隨善頌仰班
賀緘某官拜宰晏溫和襟融益才華瑞國履雲五
色之在天仁意育民愛日三竿之煖物歡迎令節
茂介繁禧御爐騰不動之煙催朝楓陛文石轉舒
長之日即步花磚某昌紹銅章阻陪珠履竹屋膝
暖不禁歸夢之遶泰谷逢春頗與花鈞之轉

賀同官冬至 代作

冬浮韓管喜回陽律之新春到建陛光徹東壺之
崇鼎來萬祿華在美髮某官操屬羅霜德融愛日
文章雲錦殆逾繡線之工器韻天球適協黃鐘之
應道隨剛長福與時偕岸柳山梅景始吟於小至
御苔增榮朝即赴於大明某謬折陶膝辱垂阮眼
以趨以走賀莫捧於兕觥俾熾俾昌頌敢修於並
天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五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六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劄子

賀程丞相

某伏以三秋啟序萬物告成共惟大丞相樞使國
公先生昊佩廟堂陶鈞宇宙帝隆重任民太平孫
鈞候動止萬福某齊明盛服東鄉百拜奏記于黃
扉之下仰祈鈞照

某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皆胸中妙造所運和傳
說之羹以調中外負伊尹之鼎以鎮國家此吾相
事也二御薦馮之請不當以此媢大君子某弗敢
某茲者伏睹明廷渙號寧路升賢使然寧早用伯
淳洪無新法令中國已相司馬瑞拜戎心數論一
頒擧劣交慶況如某之為門生者歡聲載路敢舞
條貫蓋與天下兒童丈老共之

某癸丑試蘭省時實出於準繩權衡之下蓋嘗伏
謁階墀條座主門生之禮家賜謂進拜遂擯仍于
今四年引睇云符風久稽首

某竊觀上自踐祚以來鈞衡之拜已十有二卓然
可稱者前此僅屈一二指其餘公論昭若日星當

宁思治甚勤求賢如渴自書路而改柄歷試之久
知公之可大用也而後新使宅百揆之命仰惟某
官忠貫日月忱通神明節操精百煉之金踐履無
一瑕之玉表清風其獨立頑夫可廉室舊菑之復
來善類所恃八事入告皆切時宜舉而措之言底
可績大風颯颯震動六合某謹泚筆以和祖悚之
詩
某踈謬不才誤叨末第寵踰其分旋躋生災祿不
逮親仕於何忍誤恩賜召非所敢當且未服外勞
驟兩起家必詳物論已具辭牘懇陳下情伏冀鈞
慈俯垂臨鑒
某伏聞揚庭之告喜至不寐無以自見其忻慶之
悃輒倩儷語上瀆中涵惟是蝟㖞蛩吟蕪陋鄙謏
且僭越罪在不宥仰祈矜貸一賜鈞覽而揶之某
有幸斯蕩
某瑣芮〔恭〕塵仰瞻鈞闈何啻培塿之望嵩嶽不敢
僭致含人之問非簡也伏
鈞察
某職緣短材無能為役不足備疑履之任然儻有
驅策亦罔敢辭謹頓首請目
賀蔡忝改
某伏以金行正序寶牘告成其惟大參相公先生
以道覺民戴公弘化生民之望天子是毗鈞候動
止萬福某謹齊明盛服東鄉百拜奉記于翘材之
館下仰祈鈞照
某切惟先生之身道統所關宗社攸寄在躬之福
天下同之某敢拳拳仰致莫助之愛
某伏自癸丑八月別拜師門今四閱年曠前仰高
未始少替而無由一摳衣於丈席泰山北斗日與
四方學者共之
某切觀孔孟以來迄于周程朱張雖道統承承而
未嘗一得大位以行其志今先生方以聖賢之學
為輔弼之臣此非獨以得賢為吾君賀亦以得時
為吾道賀
某伏以大參相公先生蘊經天緯地之才抱正主
庇民之學立心立極繼絕學開太平非先生而誰屬
左揆方在上意有待盡展平生大學之用一洪近
時相業之卑四海傾心非某所獨
某踈謬無庸叨恩誤召𤍠惟所本無非極力挈提
之賜然某祿不逮親今雖從吉不忍問仕況叨第
而後旋未一歷外任起家之遽人謂斯何已具辭

擴申省乞仍待鎮東軍小闕仰祈矜炤
某區區無以鳴其賀私儕易不揣荒蕪致世俗禮
強哉驊儷一塵突于黄鍾大呂之側有道之天視
此不直蟬蜩之嘒也儻得一經鈞覽而擲之榮幸
倍萬
某門人小子揣分有嚴不敢儕申鈞閤大婘福祿
來寧之問惟是令似府教判獄秘閤郎中某恭在
撈下日勤尊道仰德之心伏惟虔東閣之請問奉
南軒之事業某不勝慰快
某聞事師之禮左右無方雖未得日撰杖屨侍側
伏惟有一切委業條目恪謹遠奉

與贛守陳千峯

某候時季秋謹律風露澄鮮共惟某官一世儒英
四方儀度覓旐東注與蓋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
謹焚香九跪奏記節下仰祈委炤
某切謂文星燁臨五靈森屆何物氣祲致干次躔
判刺史為邦所以養其入為三公之望陰陽燮理
妙屬剸裁而何有乎小體之奉惡自飭屬某不敢
為御者詭
某緬覩西江前是甕天下音絕罕廬陵之華蕭灘
之何適羞鄉里不有英傑昌其靈之文脉久焉鬱
湮遠尊先生破荒首出此燈一繳第二相承而如
張如雷接英躡而奮矣雖以某之愚不肖亦得以
丸　于其後夕秀之振至于今家家未已皆千峯
實倡之也倡者難和斯易矣試日日　高岳太清
某循轍策駑鈍以從
某欽以某官負皋伊倫魁之才得孔孟心傳之學
玉階獨對無非忠言嘉謨家有而人誦之也薇省
藥階徑登柄路輿論所屬惟是以一舉龍首十年
僞也為溪器平識者之語寧迂步而徐驅焉雖然
蒼生之望則未慰也身到黄扉展致君澤民之素
蘊霖雨歲旱濟時太平某歸心稽首
某殊誘無似濫嗣遺響薄命如絲綴仕敢即羅
失怙之痛菽水弗養榮進奚心雖籍帡幪不即死
得終制而問津宦海則未之忍也未嘗通光範以
書謁恩得召儞躬自省有不敢當已具懇辭期於
得請僭獲所願不勝大幸庶幾可杜柴門謐故業
他日廟定事君尚長仰冀熏慈時賜警誨
某伏自在京日嘗拜謁墻仞蒙被與進爾後氏名
不祥未由一謁尊屨何如之耐伏審開藩鄉部稱

事梟臺則某又以邑子而為屋誐矣贄恭記室宜
在叢屯薦後可誅由希矜貸
某枌榆睨出揣分奠敢僣詞使閣大婘為長者役
奔走趨之拱俟條教

通陳判府書

伏以朱明正序清穆薦涼其惟判府監薄祕閣郎
中鎮撫命新經理任重帘東廉譽民字仁聲台候
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頓稽來書贄名於旌節之
下仰惟財幸
某竊惟刺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手挈其柄
矣列福星所至祥靄氅之何外邪之敢悉第瑞人
望公如慈父母恨不朝夕至脩途方暑敢乞寬涼
次舍珍簟冰盤厚加嬃調膚副翹徯
某比審告成甸服改鎮侯邦上念創殘之民疇能
安集公有廉能之政式稱選膚綸綍一頒搢紳交
頌乎為瑞得人賀某受廛之氓其家其鄉自是均
徯更生之造喜毛髮殊獨以官守所縻未獲躬拜
廡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
某欽以某官秋霜氷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
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為國集事所
至可書有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已蘇醒
而精神之名在御屏故以惠澌之右者移惠於江
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氏者至矣瑞氏之所以望
公者切矣心痛者不及緩聲某敢為瑞陽之遺黎
故老請拯溺者不暇徐行公其念若旱望霓之民
乎某敢不稽首
某祿不逮親灰心仕進丙辰誤召恥與姦朋中道
辭孤顚天歸家席藁聖恩寬大赦釋不誅去年姦
險竟成陰戎公剔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校讎
賜召弗敢瀆分乞從舊官所請復俞只得強出夫
家纔二十日鄉國為墟城裏破屋數間雖幸不為
虜所焚而從父兄弟避難走鄉者盡為鄉之豪惡
所刃家殘室毀抱此辛酸寃氣何有待罪于茲如
痛逈蓋伏丐矜憐
某揆之燮禮以民而事郡君合有聯儷之贄惟是
某家痛方新心緒凋落更不能屬思於文用茲獲
以充筵隅于鍾呂之側尺書拙訥仰渾輿藏獲觸
崇嚴不寒而粟
某揣分有闕弗敢僣致隨軒大嬪與居之問抑某
於瑞則民也敢辭為投鄉里人而恭敎令惟宜頓

奉先甲

通陳判府昌世劄

某伏以薰時入夏奥潤如秋恭惟判府删修判部
侍郎植德公清秉心愷悌開落有俶寫座棐扶台
候動止萬福某謹東鄉九頓首奏記旌麾之下伏
幾財幸

某竊惟朱幡照臨境之山君川妃駿奔翼衛孰非
歆祥奉社者矣事文茵玉鼎之勍詩曰樂只君
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某三賦此章
以頌

某仰惟 聖皇矜恤遠民謹擇良牧顧瞻周行孰
為廉平謂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爰自省闥
往綏高安高安先正舊治也民衆歌慶曰先正吾
父母也今衆賢又為吾父母矣是慶也某嘗同之

某嘗謂高安最爾之郡然池小而貲乞為賦淵第
近年來公之征而私之獲收者薄而斂者多重羅
良苦民食孔艱老弱溝而壯者四方矣為郡者往
往外掠賙況之虛名內為肥橐之實計欲政平訟
理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欽惟
某官廉足以律百椽之貪清足以滌群吏之濁安
而不擾肅而不嚴符山錦水之民慕玉山冰水之
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其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
表入為三公之命俱至又當傳而天下用耳某不
佞

某自丙辰之冬跡擯封之舊獲拜履舄伏辱隆遇
越於尋常假郡章以達其辭奏之囊封給官舸以
齎其道還之等界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
以餽以贐遠行礼意勤渠盼盼愧未其何以登此
拜別以來條四其載杜門藏拙繙味故書天惠仁
侯來為邦君乃前是嘗得挹其餘光者某何幸得
以民事

某林棲淵潛人事罕接不能抹使聚恭贄函蘇傳
千騎歷境念不可不下道左之拜乃始拔蓬蒿之
塞徑荷策笠而出小引膝卑塵一遂瞻仰僭儗拙
諾少鳴賀私布鼓當門流汗竟趾

某屢誠也仰止隨軒月壁星珠之春魏在崇實豈
蟄泥壤者之所敢躐闕庶人忍之從則狃後豪也
賴奉先甲

與上高項宰

某伏以孟秋在序涼意方新恭惟某官學道愛

人宣德流化寵褒孚佑聖明簡知台候動止萬福
某潔忱子墨徵贊主書仰祈財幸
某竊惟郎星出宰祥靄庵臨安有客氛散于沖粹
飭前邀羨非僥則枝某萬敢
某欽企嚴昂圭璋之聞望浩有歲月師案無階識
斯盈口天恩望慈仁俠蒞止某以鄰壤獲沾餘波
幸也而前是趨任不嘉未由雅拜在適如遠若紆
仰何
某恭以某官地望寵華風猷峻邁羽儀朝路曄不
謂耳經歌邑封僉以為屈置水挍難政聲凜然卓
會之異績昇聞公車之召至矣
某庸謭無技濫叨誤恩惟是薄命劣入纔忝末科
遠抱陟岵之痛祿不及養仕矣以為難當言斯未
忍大鈞之間一字不到光範判溪小關忽出望外
雖君命不敢不受實未能一去也方此杜門溫習
舊業豈無可教拱聽砭鍼
某久欲拜一空函以雉尊嚮之悃因循未果茲輒
以拙字唐突崇聽非禮也伏丐矜其卑踐之罪
某揆分有嚴不容繁瀆翠闈與處之問伏恐有驅
策事目往役義也敢請

定親劉 姚娶部
某榮時冬鳴李學春在魁梅萼惟某人德重望隆
天迪人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禱子墨申珍司箋
伏惟財幸
某竊惟祁寒在候保 願和視聽時宜加倍溫饔
候社敢告中消
某漢翁錦江程使竟不能兩舍第景星在天敬觀
未快高山仰止夙夜此心
某敬惟某人齊鄒之道德課天夫之文章本朝諫
議之氣節自當凌厲清淨繼嘉定論魁之事業尚
欽鋒頴亘光斗牛龍于延平匯劍伊夕集引領以
俟
某家無金籯一經教子次推某也學未能有成名
未能有立既肆其泥頗笑其沙而執事獨加賞識
謂其可妻獨丈汝功省元引希文媒房國故事下
執柯斧初聞甚駭學意轉臨敦不承命卒然揮詰
偹以菲儀聊以致問名之禮惟是道義相與固不
敢為吳房之風然執事知遇既深自當下以常姥
相待一言之重可訂千金某不敢續請
某仰瞻儒輯高在五雲紙詞則偕然自令翁驟擊

末之輝安敢不循闕候之恭中外崇卑惟喜康共
某斗筲之器無能為役或恐獎邦有可委策事件
惟命是恭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六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七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狀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 丙辰九月

八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五日三省同
奉聖旨召某赴行在者某伏以予琴赤和皇
恐為闕仕之謀飛詔畀來乃還吞赴家之召
君命不容於俟駕私心猶切於循墻輒干越制
之誅庸瀝陳情之懇伏念某無庸諸學傳詁末
科盆盎易盈不啻時而遇變斗升弟養顧何意
於求榮去任疆吏屢廑思釋雖移孝之天不泯
而事君之日尚長不啟為光範之干殷忍誤公
車之遲書不通而廢例在衛涇之本志自甘服
從闕而蒙恩何汝愚之故事敢望輒加異數皇
恤群言況以非才方務奉政新合竭勞於外服
詔宣承寵于中宸自悲私撤頒且俟及期之戌
心傾葵藿尚餘輸報國之忠所有省劄未敢祇
拜除已寄瑞州軍資庫外謹具狀申闕欲望公
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某仍舊待鎮東軍兩
年之闕到赴任須至申聞者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
八月二十五日伏準省劄八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召某赴行在所即具劄子辭免九月十八
日得 旨不允九月十九日三省再奉 聖旨除某
秘書省正字某上誤除知廉寡力避已祇召命
行至半途遽觸感于外邪致有傷於元氣患衛
心腹痛後歸聽恐備至于膏肓盡速加于鍼砭但
念奔馳道路未有良醫不如退處山林可求
善藥豈容偶日惟有顧天深慮薄命之頹顛難
判清班之人物頑狀成漠特畀嶽祠寄稚洵難
班底雖忠憂治輒奏囊封倒詖遇而賜台則不
稱所嘗援藉詢而上書則懶鄰於僭宜干誅斥
累昭拜彈自憐極陋以至遇莫察平時之隱慝
至蒞循名惕若戰兢雖嘗掛奈類之名不遇就
顯中之試思不知其日精事乃名於風聞至于
輒肆驕矜唐浮華文進士忘自標榜漢任激之
黨人為唐進士則自累其良心為漢黨人則有
閔於世道積悔尤而至此速罪戾以若何尚敢
冒進瞽言極陳時事宜伏妄言之罪亟加遠竄
之刑但寢召綸允為輕典同罪伏儕於善類小
愆亦福於微軀養痼疾于山林其何敢拊懷寸
忠于畎畝永矢弗諼所有省劄謹以祇受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乙未十一月

排姦抗疏曾為曲突之憂更化用賢亦玷招延
之列顧小材之弗稱嘗異遲以實勝但當四郊
多壘之秋殆逾三命循墻之日惟遠公微之分
底全出處之宜伏念某癸丑叨恩丙辰誤召遇
檢壬之竊政凜憂愛之盈懷既斥逐正人然不
斷國家之脈而塞防言路得元喉上下之情此
而弗言孰不可忍遂援先儒辭召之故事轉求
辭者據之招於仁祖尚有封章之獻輒援是例
附進以書敢望公朝特賜敷奏微忠奉懇或遂
出位之誅弱體康強尚有事君之日

得 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 丁巳正月

今月十九日伏準省劄備載臺疏寢其新命且
令任僉判一次某嬰疑抗疏當從四裔之投濯髮
數愆姑抑九閽之入俾且循于外服猶曲狗
於初心罪極丘山罰無毫髮伏念某蒙親弗違
從仕雖任特因游拜於宸恩弗敢固違於君命
不圖陵州之際遽有采薪之憂寄署時莫趍

聿臣上達于奏篇引疾歸家杜門屏跡雖山林
之窮處寧畎畝之少忘微臣不幸而受知言之
名天下乃我於遠謫國之福神衷造斷皇容雲
霧之蔽翳宗社有靈冤害乾坤之旋轉大哉通
拔賢相並登僉然茅茹之俱連朝爾莆對之亦
未某遭逢昌運涵沐深恩頻造清朝豈甘素隱
然尚元州縣一日之考恐難堪館閣四庫之除
刪字猶存未迬當制曩之正字異書欠讀何敢
辱更生之校書既招僉榮冒寵之譏復有辭卑
居尊之誚未容環受所合自量欲望俯愍特賜
教奏收回成命改畀真材或不棄于淺聞始俾
何於舊貫受之以德倘少矜怙退之悔進則盡
忠敢不矯廉持之節所有省劄未敢祇受已於
今月十五日呈閣謝恩訖謹具狀申聞欲乞以
以秘書省正字本官賜臣康得尤當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 庚申六月

今月七日恭準尚書劄省除某校書郎者某竊
謂安分倚常古人所尚貪榮嗜進識者攸恥捴
義未安瀝悃以控某昨叨狀臣特畀校讐曾丐
就於元班幸獲從于愚欵曾歷時之未久乃謬
渥之仍領是少忍於須臾即可超于等級內有
顯遷之實利外存能避之虛名所以謂何而偽
若是況大明照陟之日丕變澆風方顯旌恬退
之流率先列任倘旌獎耽能不悚惕從負初心
何祥治世仰祈鈞念教奏宸聰毋懷又汗之嫌
曲循由衷之請俟其日月之稍積承務雨露以
何辭後進徐驅庶不失夷逢之執深培久種或
能收實地之功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今月初八日當具狀辭免新除校書郎初十日
再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伏以
官卑任下國知煩冥之貽愆分薄命寒終覺踰
常之為得不嗟再三之瀆敢希萬一之從伏念
某微科雖曰八年外考初無一日未歸瀦中秘
已是異恩曾閱歷之幾何而校讐之重畀前已辭
而今受名若避而實貪以論謂何私心甚媿翔
生在瀋陽之地乃近羅戎虜之殃生吳化為魚肉
而救之莫能旋重戕於遺蔓而仇之未復正
內有創殘之痛望向求榮進之時莫帶遑安初
非為偽既籲天而未應愈瞭地而靡容耳此陳

情期于得請仰求敷奏俯遂懇祈倘不棄於賤
庸始步趨于歲月誓堅素節仰荅洪私速命于
詩序基拱需於鈇鉞矜愚從欲懷銘仰戴于陶
鈞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 庚申六月

今月十八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
除某兼太子舍人者伏以肇開儲禁永扶皇極
之尊妙柬宮僚當極天下之選豈伊庸謬誤在
招延伏念某叢以譾材忝膺親擢允門非常之
遇每懷莫報之恩誓當竭節以盡忠何敢辭難
而避事然而進當以序志匪貪榮仕三月而升
天祿之班已慶不稱居數日而列承華之屬愈
愧無堪方上嗣之促崇求端士以衛翼師資輔
德已皆元豊馬呂其人講讀建官亦皆紹興朱
范之輩於是令書表著之任盡先德行文學之
科側膺淺于群賢浥沸騰于衆論張華在西晉
為博洽之士故以是職而起家顧崇于南土有
秀望之稱故處此官而得譽緒惟何者豈足當
之一恨超躐之愆二有曠瘝之懼未容忝冒倍
切戰兢欲望清朝奏陳再康收回成命別擇真
材知道德者與游安有思兼之學成羽翼而難
動但同南諧之心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 六月二十一日

伏以國本者元良允孚衆望選天下之端士
雖雜庸才辭不獲命色從增愧白憐犧樸難久
懷荏鎮寅亮之心但念迂愚安可玷十朋良翰
之列以兹未敢遲回并茶欲望公朝重為敷奏
小臣苓筆蓄車載斗量儲禁宗察必金相而玉
映欲當其任須簡廉修敏蕭府奸佞之流固非
訴取若杜錫忠規之士何患其無

辭免兼沂邸講官申省狀

嘗謂詩新忠枝者固嫡薄之習辭小受大者亦
奔競之風然而義有所不可兼情有所不容已
輒伸悃愊仰瀆清明某昨班秘庭兼講蕃府雖
有供倬薄瞬寡負既列屬于青宮難通交于朱
邸易生餴際當別嫌微應無共二之差亦免求
多之責謹具公狀仰申廟朝欲乞敷奏免兼沂
請忠王府教授別選班行之秀往橫邸第之經
容某專一供上件太子舍人職事

己未十月辭添差慶州通判申本州狀
今月十八日伏準使府發下遞至 尚書省〻
劄九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某通判慶州仍釐務者〻伏念上恩未
報國恢悉關之忱罷散適優亦動術墻之念蓋
有非常之責乃擢不次之除自顧何人曷當是
選竊惟員外置之佐郡以居朝下士之出班某
但以譽正之虚籍曾无閱歷之實踪一朝冒此
衆論謂何雖在國初每除別駕然偶失張齊賢
之選逢榜盡除其後因歐陽脩之言此例遂改
蓋謂初登仕版即予兩官未能涵養以成材徒
使奔競而敗俗董德元之七年參政謾為識者
之羞張師德之兩及相門祗重先賢之歎某初
非拒命所願循常倘科目猶前者犹此會榮則
名第偶异者若何望進未容躐取決不敢當欲
望使州為申 朝者乞收成命改畀名流思飢
實而讀書方思學政屬忠清而報國終不忘
君所有省劄未敢祗受謹寄留本州軍資庫須
至申聞者

辭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覬黃會榮素匪平生之志報本反始願推孝治
之恩謹瀝愚忱上干竊聽某誤叨寵渥未綴宫
僚方棋同功例叨進秩辭則近於立異受則是
謂躐遷自推其宜輒控所請伏念某家習鉛槧
代有簪纓曾未至于顯官亦相承於仕籍独惟
大父官老書窓謾叨四舉之恩莫遂一階之願
留其簡冊遺之子孫〻忝竊異科濫躋中秘幸
遇明禋之大霈獲蒙贈於慈闈以至精粹之
妻亦霑隴墓之澤追想如存之先志亦必念親
碩四濫轉之一資用而尊祖庶幽明之兩得合
前後以相輝其求益亦異求所望而非敢望官
卑職小固未當二代之封德厚恩深庶或被九
原之寵仰祈敎奏俯賜矜從顧移孝以為忠苦
捐軀而報國

陳實年甲申省狀 庚申
應舉不增歲數見前輩先欺君之心在籍而無
官年聪先儒有忱意之奉知而故犯罪在不原
伏念东方當豬羽之年尚為舉子〻學道心未
同人爵是會想發于家神授之夢告之君夢千

中一之語往以往年二十三之詩事乃不然志猶未已每逢詔歲必用此年後當三十八之時始得五百人之選乃知二字與八皆以兩叠成文但顛倒其辭以相愚不漏泄此机而明示事皆前定何煩躁競之求心乃自歎夫皇恩眺之寔帝懷不滿屢欲自陳倘改過之尚稽是懷護而未已小人之朋奸罔上何所不為異時之救仕引年豈能知止其害甚大於義弗安謹具狀申明欲望公朝特與敷奏送所屬于仕籍內將年甲改正所有前此欺罔之罪拱俟誅斥

雪坡　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七

雪坡姚舍人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八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書

上丞相謝讀山書　癸丑

某不避譏何輙控由衷之懇于洞鈞聽某備閱舊比例俯公劄于乞陶鑄某今所請則異於斯某生長瑞陽瑞之貢額素狹終場近三千人而与貢之數僅八六之經而缺其二詞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職此之由每歲大比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于監于漕得雋者常數十人則瑞亦不可謂元才之郡也端平初詔天下增貢額江西諸郡表首增其二洪倢增其三瑞去天遠獨不能請瑞距臨江止九十里終場人數相埒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無不均之嘆也某昔奉大對時父某謂某曰吾兒若能至前名當折資受官乞增本州文解父教如此茲者誤恩首第某何敢背父之訓自為己榮某今令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二思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庚癸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

至重固某之所乞固前此所無之例而亦後此不可援之例大丞相奏而行之是即所謂例也某又恭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産神芝以昭天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比非他郡比也上紹寶圖三十年必世之仁洽于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与其使某以瑞之一士而獨拜異恩不若使瑞以一邦之士而皆拜異恩獨拜者其恩小皆拜者其恩大某非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念鄉邦人士之久陀且父之教然也不能遵父之教是不孝於親矣不能推上之恩是不忠於君矣惟大丞相矜念而惠從之某退居小林甘老還調九隕无悔廣明聖之德惠遐遠之士抑奉競之風一舉而三美具惟大丞相圖之干犯鈞嚴某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上大參徐惠書

某不避譴何僭有由衷之懇干涸鈞聽仰祈矜察某生長瑞陽維邑之高安実先正太師國公舊治之境台星聚照今人仰望其餘光而歌詠之甘棠蔽芾之陰大參必惠而念之也某敢僭倘乞以官回授其親朝廷固有例可從也然某之父欲為鄉里計而不為己計從以官乞回授必非所樂也某近得家書又蒙父訓曰增解事不可不力請莫附做官但須行好事則父之意可見也大凡孝在養志以官易貢父意求此足亦以官回授其親之例矣朝廷以孝治天下能無念之乎一可以惠遠方陋之才二可以遂人子養志之請幸圖利之倘或不然某將充辭以復于大人惟有不受關而去耳某又竊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文命于是易賜今名以瑞上紹寶圖今三十載仁洽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瑞蕞爾邦而明君賢相發祥儲祉之地皆於此乎寓信非他邦比也惟大參相公矜察先正太師甘棠之舊因其親以及人之親而惠顧之干犯威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與蔡中岳書　丙辰八月

某中院日伏覩七月二十及是月初四日書及二十五日者遞至又得初五日書五六日間三捧寶翰恍然如對玉峙貴慰當如之何某伏蒙誤恩召赴　閣下推原所自實由尊公大參吹送之力尊年丈摘揚之賜感佩盛心未易云喻其何足以當此又何足以報此雖然某尚切有請焉非執事其誰與歸某薄命多艱仕宦未第歸不一月即罹大禍謀仕者所以為親計祿不及養疾首痛心其視尊年丈自拔高科青衫綵服備天下之三樂者何可企及今茲某雖不敢過先王之制強已從吉然一念及仕即覺諑然有痛于心是以從吉雖在二月朔而略不暇于廟堂求一小小差遣者此故之以也矩相以其不通書婦技于之兩年越幕之間雖欲以相困在某遁得所願故省剳之至以其闕迷欣然受之茲辱賜召之恩拜尊公大參力薦　上前之賜以君子得與之日善類交集此正邪有通則仕之時走趨闕庭齒下士之列固所深願第某區區愚慮有未可者某祿未逮親未恐聞仕其有請焉某之鄉邦解額素狹終場共三千人而貢之僅數八六經而缺其二詩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臨江止九十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瑞乎初天下增貢士額江西諸郡表首增其二洪徒增其三瑞獨不能請每歲大比惟有四數隘出而試于諸路再瑞之士所以為甚可憫也某未奏對時父　某謂某苟在前名當折資受官而以一官為鄉邦易增一解某今叨忝首第何敢背父之教從求已榮某今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告儒林四賞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謹已仰剳廟堂蒙大丞相鈞判聚呈候奏用敢再瀆鈞嚴欲乞合厳會言之際推天地造化之仁而成就之則鄉邦拜賜某不勝幸甚或者謂某曰恐如此是万後人不可援之例朝廷必難其從是大不然使第一人而必增解是壞例也今某欲以減官而增之他日為第一人者承事郎之恩例自若也而何壞例之有乎又爾此固有不願受官而乞回授又祖若朝廷每從其請某

不可者一未服外艱甚起家恐物論未允雖
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萬一此未可者
二某家貧無田可耕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
異爨蔡羹蔬粥相與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給
於某一日舍而出仕復無以為贍可勝嘆嘆某
有庶弟未婚有伯父侄從妹未嫁留之以居不
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時為畢婚嫁而又非窶
貧者旦夕之所可為其未可者三某有婦翁識
某於賤貧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即世
臨終付某以身後之事方以今冬為之舉償若

汲汲官馳委而弗顧即是不可以託六尺之孤
以此事　君又將安用某自惟竊祿希榮此事
甚眇而天理人倫之有不容不然者所繫切大
且當為其所當為而身之仕否不足計是以占
命未敢祇拜但乞就頖東僉幕明年十二月之
闋與情所發非敢為是矯也　主上親擢之恩
豈容不報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既已為臣
父母不得而子故頗盡吾之所以事親也而後
出事吾　君毋過庭之際為道此忱得如所
請幸甚

再答蔡中岳書

某伏被賜書且以尊道集及金陵問目為寄齋
心伏讀書嘉尉殆不可量有以知見道之明而
衛道之嚴也昨有自閩來者亦頗能言尊年丈辯
析三心之說道其略而其詳未之觀某欲見此
書不啻飢渴无從得之继有自浚峰來得其所
刊本講義維略加改正而三心之說尚存某深
謂不然即以告之朋友夫文公所謂察乎二者
之間非謂察乎二心之間也使果謂察乎二心
之間則不無疑而文公素无此論尚何疑哉夫
不能察則人心也察則道心矣豈復他有心以
察道心乎操則存舍則亡舍則人心操則道心
今之操者即操前之舍者也學問之道求放心
放則人心求則道心今之求者即求前之放者
也人心生于氣形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當
以先後論而不當以對待論道心流則人心人
心復則道心吾見其一心耳尚何以三心疑哉
伏讀与棠平齋之書益皆某之所欲言者一辭
不悖于理欽服降嘆方今學者之失在於欲自
名家实出儒先之上不知文公精思熟講立言

以詔後之人其用功蓋非一日安得復有訛舛後學由此求之不啻遠矣何以主異論為趙庸齋博學雄文忠忱清節不可謂非今之賢君子其失在於愛徐太過耳蓋亦識之未破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得一明者覺之安知不憣然而改其延屈雙峰俾正講席蓋覺之一机在是雙峯輕於放過此蓋恐拂其情不復有不直則道不見之處耳雖然見道則不可不明衛道則不可不嚴也大道所關豈可以異端惑公論所在豈可以私情撓不然文公何必切切與陸氏辯哉

大兒軀同室之操戈為聖門而主幟斯道幸甚頤終始主張之某雖不敏請橐鞬以從

答蕭大山國史

某於先生弟子行也弟子事先生當不遠千里而往拜焉先生二百里不能往拜先生乃先賜之書先生之求於後進甚於後進之求先生如某不敏何求乎更而不能施已不可況弟子行乎某之罪大矣先生又遜筆墨而命之文奚敢哉先生古之人也古之文也文章為當今第一人言必可以傳後世行後舍先生其誰屬而先生軒以許之大惧不敢當謹以辭諸事執惟先生自當是筆昭勸雖然某亦受教焉不敢僭也先生倘不鄙棄之許其卒為弟子則某憂患稍閒尚當背負剟藝以進謝于庭下再拜入文章門戶先覺之後或有所知則作丘明之傳以依夫子之經他日或可能也今則決不敢惟先生亮之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八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九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書

上丞相程訥齋書 丙辰附上饒驛遞

某聞相天下無他道曰受而已盡受之道賢相之事業備焉曷謂受々天下之材受天下之言是也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受材之說皋陶之所以相舜也又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此受言之說周公之所以相成王也在天子之朝廷者九德備而後可合而受之皆布在列天下必无遺材矣下受人之善言而上告之君使人之言皆得達于上天下必無棄言矣夫皐陶周公豈其材不足以運動一世而必待受人材以為用受人言以為助哉蓋相有其已則小而私兼有諸人則大而公也能大而公斯謂之有宰相之度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々兮無他技其心休々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聖人取斯言載之大學平天下之章政謂平天下者人君之事而相人君以平天下者宰相之事斯言蓋專為宰相發也為相者亦何必他有材智而後曰賢哉能尽是道足矣某睍大丞相未秉國鈞以前休々有容之度天下知之不待相而後見也所謂天下人材平日切々然以為己任而所謂言者蓋爾此身為諍臣之時以此責難於君責備于相者昔責人今受責也近朝廷所召法從諸賢多皆有所積忌未肯盡至然自卿監以下至於館學亦未為尽无賢者也言議之臣雖未得盡為蹇諤而能言者亦尚多也此亦大丞相略試之效也然而比者以来在下位二三忠賢何為相繼畫以人言斥去而素有德望之重臣亦以道不合而遂行夫在外者召之而不來改以在內者為占也不畏鼓扇毀卿讎風為之不集乎三學上書言事不過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無非忠於為國蓋自甲辰乙巳年間朝廷容養公論之氣至於此矣平日容养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至石以戒方來屏斥以懲既往此二事蓋京檜侂胄之時所為丹晉柔武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以大丞相秉國

斜之日而有主石三〻今屛斥群小之事可乎哉
他日史官書之其有歲月豈不重爲賢相累乎
今天下之人皆以爲非而不以怨大丞相者知
非吾相本心耳然亦以不能救止爲大丞相惜
也大丞相天下善類宗主豈得以非出己意自
諉乎過歸君父尤不可矣上書言事者旣加以
罪而斥逐雖不次擢拔經明行修之士欲以慰
悅人心是无異大箠擊而小拊摩也賢者豈屑
於得此哉天下固有視死如歸甘戮如飴不畏
禍患之人然亦多有積頓無恥貪得嗜進志在
富貴之輩此風一熾將恐所失者皆賢所得者
皆不肖矣爲天下國家者又何賴於不肖哉日
甚一日事務將不止此此某所以日夜痛心疾
首以嘆以注寢食爲之俱廢也伏被召恩承命
連道亦欲一對吾君見吾相爲天下極言其不
可旣已至半途矣憂患日重其心霜露日侵其
体遽有實疾不能達朝引領向東涕泗如雨然
所懷不得一吐亦不自安伏見前翰林老泉先
生以韓魏國諸公薦試舍人院雖辭召不往亦
有上仁宗皇帝一書某敢援是例輒附褁封以
進其有求新之憂不能親拔之歎伏惟大丞相以
韓魏公自處爲之徽奏得達聖聰九頓不悔某
之此擧狂僭爲甚恃大丞相以虛受人容納讜
直必能轉以上聞厶之不材于九德不有其一
不敢望在俞受敷施百僚師〻之列但狂妄之
言得以轉達是即大丞相愛人之言而告之王
也從自今天下无遺材无棄言大丞相遂爲賢
相之事業千萬世之下有所誇誦謂其至公至
大有宰相之度如皐陶周公之于舜成王而欲
肆京檜侂遠之毒者无所施其巧力宗社〻福
也大丞相之美也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大
丞相當之矣易之剝上九一爻曰碩果不食君
子得輿小人剝廬世道今五陰剝矣獨大丞相
爲碩果使君子得輿而小人之廬遂剝轉移机
括是在密庸之妙大丞相无所辭焉某肩解寔
感萬死不贖屛伏田野以俟斧誅

上丞相吳履齋書 庚申三月十日

某等竊觀大宰相再秉鈞軸以來衆賢關言
路遂使天下之勢震撼者漸定危慹者向安非
大宰相扶持公道之力不至此某等所以深幸

善類之得所依也昨者伏見國子博士而下數人以上書言事不遂相率去國此恐非明時所宜有大宰相乎日為善類宗主而可聽其若此乎諸學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蓋董宋臣也一闕不恭而諸學官去此事可書史冊否乎今雖委司業留之

然一闕未去决无可留之理大宰相何可不為天下去之乎此宰相職也責君令狀以諱史志聰宰相文潞公也押空頭勅以恭任守忠宰相韓魏公也馮益招劉稼之侮其罪當斬將以峻

昧未明與外祠而黜逐之宰相趙忠簡公也大宰相主心宜在先正諸公下此事可避不為乎以闕去則諸學官自留矣大宰相如曰吾欲諸去之但恐上以為外廷有黨是避嫌也今宜避嫌曰乎大宰相欲救呂前此諸賢則曰吾欲避王謹饒洲化之嫌今又曰黨之嫌當避是退賢退不肖之職皆不得行也可乎哉學官去則諸生必皆為師儒而去朝行闕亦必有為善類而去失人心虧国体所繫不細若歷年不能拔之痼根一旦而拔于大宰相之手民心悅而天意

得内患去而外難消乃必然之理此宗社无疆之福也亦永有令聞大宰相亟图利之

上丞相賈秋壑書 庚申六月

某聞古之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既乃以五百金市駿骨以歸好千里馬之念一敵不朞年而千里之馬三至郭隗舉是說以告燕昭于是禮士自隗始而樂毅等皆集此戰国諸侯事也况用天下者乎恭惟大丞相正位鈞軸以來首奬恬退而抑奔競古潛之趙爲秘書廬陵之歐陽爲史館長沙之陳爲掌故皆天下所謂恬退士也然召之而未至趣之而未行夫豈皆千里馬也而未至未行无乃市駿骨之意未白乎某願為郭隗可乎某非欲如隗之求異禮也第欲成恬退之風者自某始也某之辭校書郎至再矣而朝廷未之許是朝廷奬諸賢之恬退者雖欲以抑奔競而不許某以恬退者寔以倡奔競也而可乎某當來第者凡八年歷外考者凡一日未有一日考而躐中秘未閱三月久而進一陽謂非奔競不可也朝廷方以恬退召諸賢而某以奔競壞之非所以風在位也亦非所以來

諸賢也孰在徇某之請而使之進退辭受不失
其正之爲得乎某之請不行則天下之人將曰
朝廷之與恬退者名焉而已矣姚某之辭校書
者僞者而已矣奔競者將曰至恬退者將日遠
所召之諸賢未必其來也某之請若行則天下
之人將曰朝廷之與恬退非名矣姚某之辭校書
者亦非僞矣恬退者必日勸奔競者必日息所
召之諸賢庶幾其來也所得者必千里馬而
非止于駿骨矣豈止如樂毅輩哉惟大丞相念
之有關於風俗不細干冒威嚴俯伏待罪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二十九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書

上大參蔡久軒書丙辰十二月

某比修拜書伏蒙賜答茲不敢縷叙以瀆師聽
某仰蒙憐念竭力薦遂忝召恩祿不逮親本
下忍斷仕第以殊恩深異且先生在某不敢不
一來初離鄉邦則聞有立石三學之事某已悔
其出矣行至臨川見屏斥學校士類之報私心
大爲之傷痛上三十三年如天之度未嘗有是
也小人謀之以至于此亦欲到京流涕痛哭一
言而去又聞先生以道去國而未見報及至上
饒得觀所得御批則知時事大異夫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生此去甚合于道而
乃以爲此風不可長然則貪崇嗜進頑鈍無恥
此風顧可長哉先生既不在朝某安可一日與
羣小並立已決意不復出仕歸讀先聖賢書竟
買舟自信江西去矣然欲吐之忠滿懷憂愛不
能自嘿妄援蘇老泉先生以疾辭召試上書
仁宗故事僭作一書與中省辭免狀偕往廟堂

懇訥齋丞相以韓魏公例爲之轉以上聞聞與
不聞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吾心之所安耳非不
欲到京後言然候班對則尚遠請賜對則必爲
羣小所遏絶近時欲言而不得者不知幾人矣
某不欲更犯此陷阱枉爲所譏議而去則心事
不能以自明故不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
以大臣去國猶以爲此風不可長某螻蟻小臣
若一言竟去得禍必重他日開嶺海之路者自
某始是某招禍於善類也及河而反庶可以自
靖矣亦知先生取道自信歸闕甚欲小俟但畏
旣有封事不欲使羣小謂先生與某商量做來
則門弟子重爲先生累故亦不敢伺見三年不
得承謦欬一旦相隔止百十里許又不得一親
炙而行天也如何以注以數先生歸在雲谷之
下某明年春專自寒鄉徑往一拜師門庶可小
留以卒業亦不在今日一見也第恐某拒違者
命犯觸時諱或至竄斥則所願不得遂耳僕藉
庇存得免于罪躬執杖屨茲不遠矣預切欣抃
書案未達君父不敢拜呈等乞鈞察天氣凛烈
伏惟爲宗社道統壽重里有委綏某恭承

與佑神蔡仁齋書

某拜別道德之誨已三載蒙恩祗召亦謂即可
遂一合拜侍聖上饒去天已半忽覩邸報則知
尊公大參先生以道去國此舉勇甚近時不能
明去就之義者皆愧矣不惟先生與近時諸公
不同亦以見魏公有南軒之子贊決之力高於
庸俗千萬也甚盛甚休欽羨欽羨先生旣已去
國某安肯一日與羣小並立乎其位已決意不
復出仕歸山林中讀書然愛君忠忱不能自已
妄援蘇老泉以疾辭召上仁宗皇帝書故事作
一小書極言時事却不敢徼許但以用人聽言
立說頗得持初意書未上達不敢以稟拜呈恐
流於訕上訥齋一書及申省辭命乞嶽祠劄子
却別紙錄呈大槩封事之意與上丞相書其意
皆同但丞相之書辭稍勁封事則微婉居君之
體不容不爾也轉以上聞與否却在丞相某但
欲盡其在我以求此心之所安某非不欲到京
後言但近時能言之士往往未及一言即爲羣
小遏絶先得罪去某苟至心此迹無以自明故
不若不落其阱爲是聖賢之學最要明出處兩

宇文公先生釋不入不居之章有曰君子見危
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理但在外則不入可
也遂伯玉可卷而懷之亦聖門所深取故某曰
夜付思中道見幾而作未失及何而及之義是
以翩然自信江竟歸寧先其許之否某非在上
饑邦侯陳李今處見尊年大書亦知祈從取道由
此自當何候一見但不欲舉小勝諺請某中
道見尊公大參而後去所上封事乃商量為之
如此則某重為師門累故敢向不告免為伏祈
尊察某明年春儻不以罪斥嶺海即自家山裡
拜門墻則是時進而請益於師退而就正於交
某樂也實於與羣小姪立處矣幸終教之臨行
忩忩拜字不薾等惟賜之矜恕
某平時於天人二節看破極分曉區區一官
棄之猶敝屣欣然于心若使某貪榮背進阿
附今之權姦以希不次之擢有死而已某不
能也歸家杜門讀書其樂甚大伏乞炤察

通侍郎本存齋書

某門生也當時修起居之禮而八年山林不能
布一武於庭拜一字於几負愆萬端雖然事師
者必有以不辱於師之門不在於以世俗之禮
事也迹之疎先生必不拏心之親先生必有以
知我矣某癸丑別丈席後郎嬰大故忍不死丙
辰服闋冬祇召道聞巨姦得政不欲前驛奏一
封懇程桐國轉聞引疾徑歸唐棄侯罪至王月
遂得寢命之勤初以韓愈得出宣公之門自哥
至是又以韓非得附老子之傳自慶不自意有
此遭逢之幸也先生清標勁節天下所知彼何
人斯乃敢污白玉之白莫不為先生憤而某明
獨為先生賀也夫以鵬鶚亭一記取禍公論曰
月萬世某脈綠野午橋何以異金馬玉堂哉抑
今之時則不當聽先生綠野午橋也朝有杜富
韓范邊無契丹元昊侍需環召以重朝廷顧根
已除正氣斯復某每念必禱某念不可久曠門
第子之禮備貧不能遣使輙恭咫尺託同年丈
子及翁拜之簡慢有誅曲祈矜恕晚春漸暑伏
惟為斯世斯文壽愛節嗇衷雨以澤四海某不
勝拳拳

與許院王南山書

某至欽無文弗敢爲世俗寒暄浮語以瀆崇聽仰祈寬察某拜別朝辭積歲仰與山高中間先生以外庸課最入六院不能賀維閣以太夫人憂去國不能予二罪併料其又寔辭茲審已御祥琴耶齊召紓某不特爲左右慶蓋將爲天下慶先生文章之言語妙天下剛直之風采動朝端本世謂寶祐之王洪必繼端平之王洪矣洪竟以朝陽鳳鳴而王素之鶚乃暫斂其翮鍛而未擊中外之望尚孤也雖然先生謂復齋毋與嗜伍之言世皆據誦使斯言早行豈至大壞極弊若此之甚邪是又可惜也抑然豐諸人破壞灼爛至於不可收拾又必賴元祐諸賢徐起而極救之巧匠恐不應久袖手於不善爲斲者之旁也昨嘗與鄒學録丈話及仁祖特有異正言掌爲審刑官奏議可上心將除御史未幾以憂去然數年後亦除言官以此見合作宦職自是推不去此事甚與先生前日類前者類後者亦必類矣第不知先生當今之時得前之位訣徒龍象之所觀何義爲第一手卧庵歸吟靜觀羣動必有借見儻可教之否某養親不及問仕無心獨以上思未酬去秋誤召辭不獲免冬發一行纔至半塗時事頗又憂感至疾不能前往深知 主上聰明偶爲羣小所誤又不得自默拜疏以閉而竟歸故山閉門俟罪罪大罰小僅從寢命愈切悚惶益審益深以恐以懼第方苟安蔬羹藿粥之粗適而又有荆釵布裙之深悲憂患相仍情味日惡雖素難而行無可尤怨亦切自痛也先生豈無可以玉其貧賤憂戚者乎願安承教茲因鄒季録丈往賀趙侯閒番知必到廡下以拜輒附狀以訊起居窮約之中更無可以侑書者然苞苴之譏亦所非以事先生不惟無之有亦不敢伏丐重察

與蔡佑神公亮書

某久不拜君子動靜之間仰心渴如中闕甚欲一造門墻謁侍尊公大參相公先生就訪南軒於魏公之側以遂承師親友之志念此久矣荐命多蹇厄會日殷去年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貧嗷數百指待食於某而又罹此患苦身單子幼叔出而無季處安

可遠役於是此願未克即償遐想尊年契兄於家庭父子惟諾之間皆聖賢道德性命之奧其樂不可量也時事日異於前惟有掩耳不敢聞閉口不敢語而憂則不少忘而已在畎畝者惟知農事春旱久種栽不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穟不復長穎粟甚稀秋穫可十分之五雜五百萬二在江西鄉閭乃當四十萬常歲苗餉七萬耳必六其七乃可足埋其地之出渴其塵之入不能也明年殆無粟可食矣某若不為餓殍必亦流民之一也能無憂乎杜門林棲不較文人事然時報亦竊聞一二向親係日見尊年兄有泉臺幹官之命尊年兄其亦肯屈於一出乎將朝家不欲使賢者久閑邪入皆山林誰其為國家辦事固不可皆不出然今日風俗瀾倒甚矣所賴為君子者立腳堅牢少為之砥柱庶幾猶可以救貪得苟進頑鈍亡恥之風此某之拳拳仰望於兄者惟執事諒之重之天下宗師之家大賢執政之子甲科名勝之流舉世之所瞻望焉者恐不假乎祿仕也某極貧為官固亦可仕然決不敢枉道以信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惟高明察之尊年契兄識見超然必有以處此焉用昔僭愛而莫助那復覼縷年游之道久客高安聞其歸赴秋試因便奉書以調執事恨不能細有便風幸乞時有以教之

與鄭幹鄒仲遠書

某至欽尚質不敢為世俗寒暄問候語以瀆尊覽前祈座炤某拜別教誨忽數年矣伏自江皐奉餞朝帆蒙被贈處之言以為鍼訂頑愚之藥石至今誦憶不敢忘徒以出處殊塗去仕國復遂遠末由尺書以訊契闊雖然在金華猶可言也今治在廬陵而某亦失於恭先長者之問不敏之罪其又奚辭兹諗簡知賢侯創辟盡郡以春秋康濟之學發咸文節制之師幕府有人風采震聳伏惟驩慶深擬鄒董少叔賀私乃不知即赴爪時莫獲侍拜覺贍翹仰徒切下忱欽以其管盤習以遂秉道山之書修筆以春濤瑞鄒之作才美固超乎餘子之上矣而且造徵理窟湛如其局滔流聖涯辯乎其字允為儒家有用之學昭代必任之才綠水紅蓮暫焉借重紫樞黃閣政此需賢姑皆日以斜飛即覺輝而翔集

某鈍而弗穎方不能圓僅竊末科遲催大咸厠
仕之念已懶矣丙辰誤召甚不願一出故山獨
以 君命嚴道國恩未報懇辭弗允强勉一行
僅至上饒時事駭目諸賢相繼去位臺諫與士
為伍三學所斥逐諸生眾眾满道景象如此自
知雖往亦决不能入其保社又聞新有特約揭
示朝堂朝士不許上書對班不知副封者多不
得對欲言又復不可然又不欲默默不忍告而
去忘陳封事以書托丞相轉聞托疾歸家杜门
俟罪聖度天覆矜而不誅僅從寢召罷大罰小
愈下自安益奮益深羹藜藿而味故書不敢與
一毫世事然而君親弗報抱欠尤多未知所以
自立以為始中終之事者先生長者能不念而
教之乎拳拳是望敢不稽首某久欲以賤姓名
到几格昔無其便茲承豐稅院豐城王文元剛
某之友也舊在端齋先生策底去年四領舉今
年復失南省不無罔祿之想往賀端齋建臺又
欲求小小辟闕然不敢自請竊知鄉先生為端
齋所推重無言不聽以某邑子荒重俾以相言為
請於下執事伏惟春風齒頰特有以噓其枯
而吹其生幸幸甚甚某未由侍坐請益惟切傾
膽聞有中庸解已成書便風賜副本鐫教尤感
有鄉邦委蒙晚出之所當承奉衔希默炤

回鄭特正書

非升父僭尤遊至所賜書陳誼甚高詩意深厚
某聞賢者在瀨鄉久矣無由一拜乃今得觀偉
論雖未識面而已知其心執事舉近世諸老及
今諸公而勸戒之藥石之誨也抑近世諸老非
某之所敢望也而亦不敢勉勉也今時諸公其
富貴則非某所尚也其人則某所不能為亦不
敢為也無益之請如干與外事請謁州縣某平
日不為之有請者必拒之而去今亦無以此請
者獨間嘗作一二文字以習氣未除不能不坫
筆弄墨耳然亦無害於道理乃作之未嘗有過
實者也欲影響悠惜嘆唯自今亦謹聞命矣
等時論如蛙黽之鳴遵大賢如規矩之正此則
某之素志敢渝此言子路聞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諸葛孔明亦言但勤攻吾之闕今而後苟有
過僕聞改鐵新年許賜近臨幸甚雖杜門當掃
閑以俟拳拳草草伏惟亮

與提刑李後林

某伏自去臘仰蒙賜書曾憯具咫尺謝不敢討徹尊覽其是行趍京甚欲自屬邑安仁至綾郡伏謁以洩尊慕之偈以請開警之誨有定嚮矣不謂十七日離豊城纔一朝夕忽王將使元剛馳疾延報賊背已在陰興對岸石頭渡欲過湖窺浙某深恐到使郡之後萬一道路或梗不可得而赴京雖依二天之覆可以苟安然聞難而避不足以為忠死而無名不足以為節不仕則已既嘗出仕則事君當致其身身也者吾君之身也非某之所能自有惟宜勇往前進指賊效死於吾君之前以盡已之職分用是又不可得而進拜詢之道路至使郡自安仁而東尚須三日自使郡而出上饒又須四日中間豈不豪延留數日則動是旬餘攙其事体又不若以旬餘而亟趍君所也惟是豈無救急之著當言之事合條陳於吾君吾相之前者皆不能受耳提面命而去為之悵然不待尊諭三年相望使治二百里欲一見而不得見抑天也夫雖然先生必時有便郵入京因風賜教千里亦如侍席也某未遂侍晤又是何日向風依依伏祈以道壽重為國扞藩鄙歸禁近柄用以福天下

回文本心樗服

某久不奉起居無時不仰德也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相去遙遠不知能與否又見吳同年節卿亦在其間料必有談笑青油之樂亦欲探便遣一書相聞而不能至秋乃見前之辟年魁者轉而為後之怪舉以駭以愕以嘆以惜非為左右駭愕嘆惜也以其好賢之不竟也尊年魁清標勁節何病可指特今之世嘉佞惡拂在在皆然必是積忤不能堪耳然終不見其毁日月之蝕前月道三衢會陳劉院景初同年方能言其故果如某之所料此於盛德何損公論在天下曲直有所歸矣閒居在蒼雲之間佳山秀水應接不暇而駟堂存齋二先生又居是邦必時相往來其樂可以想見也二先生天不孰不知其賢而前此賍釘極其誣蠛以相詈辱天下又誰以恨釘為是而以二先生為非哉某前日供職之明朝即伏闕下進一書言賍釘之曰凡天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誘之以數百

萬極重之贓以壞其數拾年自修之節正為二
先生及平舟先生言也其之言雖無補亦可以
見積憤久鬱于胸到此郎放吐耳今何如時而
可使二先生尊年晚者在野哉大抵今日上下
秪以委靡未遑為憂而不以賢者未進為慮所
謂元氣壯則無外邪直以此等語為迂闊殊不
知豈有天下賢者皆聚朝廷而亡人之國者哉
某雖不得數見廟堂諸每見必言此但相言未
足動其聽耳尊年雖自合經筵講城中人小亦
當且館之學館但恐尚執三考格法則未免又
勞外任補考耳資格者豈所以待非常才哉云
云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一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書

答安撫徐矩山書 庚申

伏自三月四日拜領尊賜翰墨嘗附便遞拜答
比者恭審出命中宸予環外服大則踐政塗之
地小則歸從橐之班綸綍一頒搢紳交賀況於
門人弟子六載聞闢誨侍自此乃日快厭心良
有拊趨之便其喜賀倍等倫方欲馳牘以賀而
又荷矜念再捧教函愧以觸其賀書以發其函
感激交并有如先生時之正人朝之重望與西
澗葉先生在履齋更化之初蓋天下擬其為第
一流召家矣拂鬱公論以至于今今右相還朝
無日不委曲為諸賢地於是當召者始召而先
生與西澗先生首在召雖之招矣前日公論之
鬱者至是而始舒朝野蓋共為之慶幅也相齋
意一二先生遂已就治否但所慮者柳齋老先
生未肯便出耳愚意謂不如歸此二大老於朝
細觀賡履珍開之辭以從之則命時賢為先生
及西澗先生之代然後為得但未知愚說得行

與否也履齋此番再相聲勢頓減於前不甚惡丁之黨而善類曾仕於謝之時者每以為謝之黨某一日勸其召外閑諸賢答以外閑今無賢可召某試枚舉未召者且及於福建路監司四人履齋至謂葉先生為謝之黨某力辨其不然而終不以某之言為是也今右相則不然內無私人外無雜客進擬必詢於衆必出於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若得政事一出於中書使得以盡展布天下庶乎有瘳但今有用忠樸謹實之人不得用譁訐取名之士之成餘使所用果皆忠樸謹實憂國之福但恐緘默取容者便謂之忠朴謹實切直敢言者便謂之譁訐取名則不可耳今膚齋已不來西澗又未至在朝寧有王侍齋江古心到朝齋及洪恕齋致必再而楊平舟已召可繫天下之望更得先生于西澗先生登入氣脉必漸完復也某待罪于茲家鄉不堪回首直是無悰味所賴武備修舉今秋虜人不敢再渡所在殘破州郡漸〻修復鄉里亦稍得如其舊故山可棲則決行而去甘矣浙西初有缺雨之患今已霑足自江西來者亦云然一稔在望亦可少遂憂國之願想治境亦更氣象佳好所望如此也區區有懷待日并謝

答提刑李後林

前者嘗附吳尉之便拜書箴室自後嘗捧教墨辱柬一箋託鄱陽同年趙書記稟復茲於志夫處又得近所賜書敢因志夫之歸率爾具答秋壑先生歸相甚加意人才如膚齋先生之得躐陵陳千峯之帥廣右平舟西澗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為諸賢地也趙德夫之為秘書歐陽巽齋之為檢閱陳和乎之為架閣又尋以恬退而加旌稼近時後村復以秘書監召日閣除目多是快活條貫使天福宗社政本盡由中書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遐惹納觸處耳比更看天意秋壑安則諸賢有望否則〻出者不知幾人矣履齋之初治豈不曾洋潔至于今悟費費力敵國外患之稍紓法家拂士之未有忱昭尊悔秋壑先生未入國門前兩日之除授既止相位後戒譁訐取名之指揮近者初四日元非睚論之天筆皆使人凜〻也九十日春晴霽少三千年內亂離多吟哦此詩每切浩嘆所

顧今年秋風高時無去年虜哨之事秋壑先生只在廟堂久之須有回斡機軸否則數度復出視師氣象便又非今所觀矣此間非可久處之地家鄉又殘破無可歸賤累又衆其若之何先生丐祠今廟堂却恐决然未許且是脩齋古心二先生相與扶護甚至集賢亦甚相知決無屬齋末路之危疑也鄉邦除人尚是此月十八日與新廣德趙文交割必是二十日方去自五月十五日無太守至七月十五日左右方有之鄉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樣不堪回思也陳數廣府判廟堂甚注意次第亦必得麾矣平齋帥廣集賢蓋謂今年虜决不自廣至故欲以前此廣右規模行之乎齋素有威譽爲廣人所信是以易節江上則要做托裏工夫故用李叔與也志夫且喜已成事壬戌可到殿可喜可賀學舍諸公本欲留之過十八建儲後却歸志夫謂業已辭齋閤聞有恩例而復留似有顧戀不若飄然竟去趨向如此亦甚高也集賢歸來且做了一件大事甚幸甚幸此前時宰相所不能者也宗社無疆之休宣鎖又是恕齋當筆　拜相建儲已兩番大典禮矣父子一家皆兼内外兩制豈人所易及亦甚傾意先生今某遵意其輪對在後月初或趲入此月末謾勾尊悉令姪之闕某未知曾成否前者得其書云此闢若成則可留鄱陽佐叔父城守故某以爲不可今聞尊諭闕與倅皆在建陽則無不可者矣終不若涵養望實待太平之闕爲尤佳僭越及之拜復草率萬幸仰祈尊察

答發運洪右司

某江西下士素欽先正之風節文章恨不獲身親而師之家賢有人如老泉之東坡紫巖之南軒乃所願承下風而望餘光也不自意癸丑僥倖誤恩時遇先生長者彌綸省闥某得遂拜履幕下辱粥甚異又值褰裳去國凛然高風萬牛莫能回之某雖欲再侍見不可得也僅以拙句鳴心過廬覽鄉自時厥後某惟天之屯值人之否致命遂志於山林之間望紫氣如隔蓬萊弱水三萬里無黄緣驥教誨獨日冀金昆玉友正人登用轉旋機軸以福天下而眼釘未拔之日乃聞確執先正在寶紹間介石之貞心不爲利

屈化絃既改直似端平而猶煩使傳何邪給餽
之不窮議築之不擾簡在上心而擢用必矣某
踈講不足爲時用去年鄉侯陳刪修家書能道
執事先生力借齒牙餘論於公朝俾叨誤召不
求而薦此前輩諸老之用心而今人之所無者
某何以得此於門墻哉自爲此來首令郎以書
謝又念執事先生方爲古人之公某何敢爲今
人之私用是未敢然每念及此亦不滿實緘珍
餽又拜先施某之媿可死矣回風晷此罄意又
不能端且悉圖君子之歸爲国士之報則所願
也伏㘝賜察

與知軍王南可

某不拜儀範者十年不奉詞候者亦三載可謂
取踈外於大君子之門矣然屈指當世人物則
必曰執事念賢仰德此心實未嘗踈外也去年
冬伏聞把麾横浦清標勁節與庾嶺梅花相映
照宜以一書賀然某謂履齋新更大化與先生
長者非不相知要之則當時之柄鳥畫清之則
當使之望粉省不當淮陽汲黯平原望之也不
惟未愜公論亦未愜愚意故不敢以爲執事賀
履齋此行可爲而不得盡爲又竟成去去之日
膚人孺子小夫賤隷皆咨嗟歎息滿道履齋身
計則得矣如國何所幸秋壑來歸入望猶有蟄
爲前昔賢之未聚自今猶庶幾此手聚之執事
行且召矣江上肅清一舟一騎不留實爲大慶
吾國永世之福吾相蓋世之功也頗聞大府嘗
下數邑有寇縱横不知信否此等飢民嘯聚料
亦易帖妥之也外阻内訌一切皆息風寒數處
一切用功必使今冬以撤呼虜渡江亦不敢來
然後吾民方有向安之望經綸之手恐不可袖
也某潄鄉乃甘棠遺愛之地寇敵在近南北皆
止王百餘里當事仕者恬不爲備禦計已不能
爲而又忌人爲之逡誤生靈化爲魚肉延及清
江亦同此厩言之甚痛也某待罪于兹念此金
無好況所幸南寇既北之後漸可經理然神觀
豈得頓如昔乎云云未録侍見惟有匪朝伊夕
迎拜僑門耳天向暑伏惟爲吾君吾國壽斯道
斯文某不勝拳棍

回提幹陳志升書

某相知以心不敢復為寒暄長語以溷聽瑩首所鑒察某伏自去年冬得侍誨論每非適用之長等濟時之良策使執事之說與某之說皆得行郡有城々有兵鄉有寨虜豈遽易入入亦豈遽易殘破奈之何苟安者不豈為嫉能者不樂為百計千端必欲撓敗萬一虜若不來其說似未害也然虜在數百里間中間又無險阨阻障豈有不至哉虜至而前之苟安者嫉能者皆受害矣以此見天下未嘗有不可為之事亦未嘗有不能為之人患有不肯為不樂為人之沮撓之耳豈獨吾州哉某去年在山林時竊自念未能有功於國深欲護其鄉乃所以報國反覆思念惟有築城壁葺山寨而皆教閱民兵以衛之貧富相資主佃相養一可以不費官司二可以消弭盜賊三可以輯睦鄉里四可以防遏禍亂寓兵於農相友相助三代之良法也而當時昏昏之人聽瞶瞍之說第一不肯築城第二不許修寨第三不許教兵而輕儇淺躁忌功生事之徒倡為謗言熒惑壼闈而不許寄居干預之令

下夫寄居與豪傑措置非自為也乃朝廷之命州郡之請也驟請而驟罷之在某者固無所損而一切寄居豪傑至不敢干與武備規模盡皆廢壞精兵棄矢自謂太平不騐時而虜騎至矣誰之罪哉天眼昭々必有受其責者也某去年山寨民兵既皆為所罷無一可恃方只得為自全計謀越出命前時鑿家教習所費甚夥無以為行計又一月而後能動所以不敢告别者恐有辜于左右也某正月三日起行又以辭免校鄉乞從舊班之請未下至豐城候之上元日方始得報十七日起行至臨川則聞嘴馬已在豐城除與對岸矣去鄉一百二十里履平地而入空囤知又受禍但此身已出歸亦不能徒手搏虎徒自悔自恨日憂日慈奈南鄉一帶雖有寨契兄之可恃而在城則如之何某離郡後鄉曲更无一人自西來疑慮日甚至王山風坪鬧請江一走卒風傳吾郡已破尤未之信至白沙渡遇陳刪修之子攜院來迎其父得其家書則吾鄉郡果被屠悄矣西望慟哭更无如何只得且入京囤二月十二日供職賊時已有所聞知

尊契兄以兵与虜戰得馬及虜首級上之宣閫其事甚偉与今之擁重兵不敢出戰者萬〻不侔見履齋相君時即以白之履齋亦甚稱賞云待得安當推以宣惜宣制二司不肯申上某三月十八日得家信得田教授信方携往見東閣見都司欲為申述不何日履齋又去矣履齋初欲使来歸仕從理東以挈附者未去力辭之幸而不来〻則又進退維谷也右相以今日二十八日入朝公通開明所行皆是快活倖貴宣局已罷制閫已除世界漸〻有可曉當切之典又次第舉也僉司有申從申朝者外倖他多欲言紙窮莫究有便時賜誨督莫甚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二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書

與太守陳舍人

竊惟英人偉士之見超出物表不在於尋常世俗之末故弗敢以寒暄問候語凟仰祈委照某伏自庚戌年游京庠其時值執事以龍韜虎鈐之學冠天下多士魁躔炳耀可望而不可親惟日尊仰且聞前此在學舍時上書擊臺臣之奸鎮泉臺日以身極朋友之難皆蹈危機而不顧義氣薄雲尤所起慕也豈謂有孝自天〻子為高安郡擇牧非以麾節以殘破蹂蕩之地人所畏避而還迓安集之責公不辭雖非世之英傑志在康濟者何以臻此某受廛之氓仰芘蘇天自今日始松楸桑梓皆獲存全尤切自慶不獨為公朝得人慶也伏聞除書喜極欲舞而靈蚪神蟜變化莫測竟莫詢其蟠止之地無繇履燕雀後塵辱枉顧謂謝弗能可勝抱愧茲審朱轓涖治主藩開藩千里驩呼可想而見某欲旌賀悃輙奉尺書卑緩有誅尚祈矜貸江上奏捷虜

騎已無南牧政可為備禦計否相愁壑先生森
知明府尤厚宏材必可盡展布也鄉邦幸甚某
未繇侍拜時暑向炎伏惟為廟朝民社重告成
而後即有峻除京師百爾凱令一一當遵奉

與太守陳監簿

某瑞之新昌人也今家于郡瑞素在僻鄉實為
樂土何嘗識所謂兵革今年狗咬石之戍撤乃
正月二十二日遂遭虜哨之禍虜寇既去鄉寇
復挻乘亂劫財挾怨殺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
五日宣闔趙相始檄李虜者來任經理是豈經
理者哉瑞之民遭虜之禍猶輕遭寇之禍為重
遭寇之禍猶淺遭虜之禍尤深瑞雖小邦財實
饒裕舊椿新積計有銅錢百萬者條去年鄉之
寓居陳府判丈上中下微時官田府教上真下不嘗共懇
舊使君陳刪修請于朝撥少費築一城以為保
生靈之計城小費徒分功任事殆可如古所謂
三旬而成陳刪修初甚然之竟搖於異議而止
危無備禦雖在五百里近耳何憚而不來魚肉
斯民言之可痛然虜志金銀而已府庫則如故
也厥後州吏焚州與吏焚縣市井惡少焚市井
府庫始為健吏惡少交有之而李虜之初來亦
尚有三十萬也存於官者妄支摟於民者自日
至四月十七日與陳武魁交割則僅餘二萬矣
虜之禍不深乎使朝廷遣武魁往牧之時中間
無偽作瑞民留李虜乞再任之請則朝廷所頒
告命可以作人趍事赴功之心大家出力輸財
足以為鄉里築治城壁之計猶可冀其修復也
曾不半月而李虜復至鄉邦之民何其重不幸
耶虜已南寶郡庶有瘳但今者上無守臣下無
僚屬官府不立其亂必有甚於前李虜所延之
畢安保其不縱掠鄉井方定之冤安保其下再
挻桀捽痛切於心不能自已此月初十日往告
化地乞為瑞早擇良牧化地答以今欲以知廣
德陳君往撫摩之且謂某曰此丈有冰壺之清
且加意民事又曰乃某鄉人素知之時大理寺
諸官同在坐化地復顧葉司直曰識此人否答
曰識之某如師相所言某又言鄉邦無主乞早
出命曰已擬進矣某感悅而退午後而命出又
數日而趣行之命出雖某未及拜識私竊為鄉
邦喜之敢乞董慈矜念新治驅車速往以慰竹

焉歡迎之心幸甚幸甚鄉邦雖曰殘破二邑幸
存猶可經理長才敂手尤是不難第某有千慮
之愚敢獻涓埃以裨海嶽乞免今年上供以寬
民力一也勿廢前日城築之規以防不測二也
仍請前日陳武魁所給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
乞籍前日李席所蓄之財賦以助經費四也乞
押回李席所比驕恣之軍以紓郡計五也填本
州廂禁虛籍之兵選本州麻塘寨忼健之卒以
壯城守六也戢姦吏之變亂是非吏黠譁之把
持獄訟以恤民隱七也旌盜之寔殺人者誅之
冤人而反誣人叔己者察之以釋冤憤八也土
豪之實能戰虜者旌之里寓之冒功希賞者抑
之以昭懲勸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遊之屬
吏之陰受賄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凡此十
事畧而高明未見而言良深戰悚但見同舘王
大著言判府平日博採人言不棄芻蕘可行者
必見施行故敢往瀆伏惟憐其臣臣念鄉井之
心而惠察之

答太守陳監簿

兄者不揆僭躐以短書塵瀆仰蒙損答又辱推
哀窮悼屈之念昭舉直錯枉之公尤深感慕郡
兵西來又拜賜翰偶值匆匆去國稟答未能既
次上饒方獲治狀具復舉後戰悚伏祈矜恕某
竊聞下車以來惠春威秋鏡明衡平千里畏愛
幸幸甚甚繼自今某漱石枕流於林泉之閒實
在受賜一氓之列何如其喜築城一事誠如台
諭當此郡帶赤立其何敢責年去之易於今日
之難然遇明府長才如此今亦是人心畏難可
以經理之時失今不圖則陷陽決無有城之日
難賢相東釣樞虜亦不敢再至敝鄉邑城亦可
然使有一城爲他年慫又憑藉則是明府萬世
之甘棠也惟明府實圖利之某汰斥之餘自甘
杜門省愆豈當復開口言事慨念鄉邦不能隱
默輒復一吐萬望赦而不誅某臣臣猶愚雖蒙
君相眷知而忌嫉者衆加以時復妄發積忤於
人此言者指其爲履齋私人黨援履齋欲擬爲
西漢秋放罷天子不加誅寧相不見斥舉大罰
小亦可謂甚幸矣曰候威霽未飭躋未嶺海之
前皆明府爲之二天也敢不稽首某旅窮無以
供道里費方此干趙小山借一舟以歸得即可

行伏謁非速請驅委致頌禱鄉蔥浮辭仰冀台
察

答新昌應判縣

某為邑受廛眂乃不獲一識執事雖不識於目而已識於心執事蓋舉而忠仁而勇者也今年春虜自富川突至戎備陽白太守而下至他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則歸其官謂已修復至有以是求賞獨閣執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捍諸虜後二邑殘毀獨新昌之閭有鼠竊狗偷警其一即可懼環境帖息此非德化之素洽愛戚之相濟安得至此執事又閉口絕不言功尤甚盛德某平日心敬執事及聞此益信所敬右相初坐廟堂某即以告顏先賞以為天下勸右相甚然之將以郡三易守臣未有以闢者亦嘗以書告之族黨鄉里朋友新侯陳監簿至必有以請者也執事未嘗求以是為功某亦非以此內交要譽於執事顧天下公是之理如此耳故不敢以此聞左右遂久闕書使而未及孚翰墨賜蓋使人重愧也某族黨與先塋在新昌者蒙庇右幸得存全廬在高安雖不為虜所燬而從父從兄出避於鄉者乃為强豪之寇所賊似此況味譔除何啻深恨不盡被二天之賜也邑士民德執事深有社稷尸祝之意近有書來俾某記其事雖筆拙不敢辭非久當有以求教使旌始此其覆冗不能細伏
祈矜照

與萬京教書

某奉别誨言倏四閱月拳拳尊仰未始敢忘曩旆從出修門時一簪盍甚歡兄歸未幾而某以罪斥去矣鳩止于枋鵬運而南升沉已異瞻望無從惟於泉石間拭目殷殷耳頃者伏審疏寵中禁講道外雍矜佩交歡縉紳胥慶惟是幾詳矜小賢閱天下之英俊所萃上又復開遴奉之路俊秩方獲輻輳皆來模範之儒不可輕畀式新擢用允謂得人尊年兄長辯學清才永潔玉立自合即着之木天來廣君相欲养其雅望故致歷而後用之竣除只在旬月中要路亦特跬步間耳某前此所以欲得鄰騎小為武林之留庶幾兩次趾涉之後可省惟是恬靜之素不可奪必欲且為西山南浦之行歸欣去幾遂諧

葉上某前之言驗矣今之言當即驗也謝賀不一而足行其所志輝耀鄉邦幸甚某無似麋鹿之性只合山林鴛鷺之行豈其所稱且又方心拙喙動觸黃閣之机訧斥宜矣亦可謂幸矣邦有道貧且賤焉雖自若可恥人之所惡已則不敢去也安故山而讀古書外無烽燧之憂內無水旱之苦荼亦甘矣有可賜教者毋吝是望某未下瞭晤之期時中伏惟為斯文壽重即前穹擢有鄉里委頓倚半馬走

通提刑鄭南谷書

某山樓涸潛本不當拜謁公貴人書然在門墻為子弟又不敢以此論仰祈矜照某昨者扃柴正緊咬菜甚甘忽御不牢輕于一出且方心硬喙豈朝班人物雖無娥眉之可嫉而衆女之謠諑蝟興指其為履裔於人作之使去芰製荷衣退脩初服甚宜也無所怨尤獨念丙辰廷樟水江遠遇先生肩羊里第得承緒誨如見天之廣大此行之歸則先生持節在閩可望而不可即悵萌遂茅塞耳在京時又蒙先生遺之書重之餽雖嘗甘報而辭不盡情甚以為不滿君相急賢即日先生鸞臺鳳閣上某山之巔而耕閑水之涯而釣寧曉望當益遠念不可無一元字見勤翹道感激偶有便翔輙敷下忱仰冀垂察某附有微懷清漳僉判鄭從玫名方潤溫陵人登癸丑第於某為同年而在使部為屬吏脊身白屋元此蜉蝣于之拔去与翼而飛之者幸遇先生憫念寒畯不恕擇書可有大進之望第列城百僚俟春風仰膏雨者不知其幾又无緣可以自見知某厚眷過不薄求一羽言以千鈞某以同年之義不得辭也此同年文而有吏材賜嚴洪寮院先生嘗荐舉之賜嚴瑞人正士益必有以取之矣某何敢私于同年有情哉惟先生亮之

答許司門書

伏自去冬郭文德甫自大府歸厚賜書極見愛厚多々與答未之能細也又勤使人遠餽亟積尤感以愧某山林麋鹿之姿本非班行人物只當茂林清泉自安其適忽御不固輕于出山然亦是去春頭洞之時主憂臣辱不敢潔其身以亂大倫只得出而不處或可以吐其欲言之蘊也

君相春知不以待遇甚非所稱亦由此故耶嫉
群小遂蹈駭机八月十一日輪對之疏讀之者
已悲生變矣十九日早聞執遇新益堂舍講周
易正讃到否卦果适當之因說六二包承尤前
日之大全六三乃不中不正之人和附六二以
取富貴致身高位所包者羞愧而已雖自己不
知耻而天下之人实耻之故聖人言其位不當
此語遂大忤一執政說至九五繫于包桑又言
休天下之否轉而為泰固善矣然天下之禍根
不去則泰亦未可以長保孰為天下之禍根前
日致亂之奸人已驅而復來者是也此語遂大
忤一近倖是日矣蒙座相先生有和而正絆而
嚴六字之褒而忤者深惡之矣某但據經論理
告儲君以否泰之所由致庶幾天下常泰而不
否豈復顧一身之否哉不自餘而以罪斥太過
甚甘也但是憂治危明疾爲在念而又鄉間兵
火之餘剝椓殘傑在日流離者未復業勞來者
不究心使人懷乾作惡以是多感成疾所幸一
稔在望可作饒民日顧相袁且留爲面凝定則
江西亦无可事与擊壤父老雍容田里僅樂也

尊年家兄慷慨拔俗之標卓犖不群之度摛藻
科第爲時一出近在朝夕与退斥者却自不同
毋煩軫記令弟亦期在迎行道之初更望益加
培植今年見邸報得西澗葉先生彝文華科目
極為贊慶但此後出人之門必皆如西澗先生
而後可否則當如前輩徹還奉剷賦如公安用
此門生者可也前日或為其場屋所知或與之
鄉里有舊不妨略有私情然奉世自有公論不
可如爲无規摩所汙也　此為其前此受人奉自
代而言　以遂大期吾同年不意僭越亦以校其
愛而怡怡之際頼以朋友之切切偲偲若及之
幸甚鰟魚之惠極感無以報施黃蘗山茶一掩
聊奉岳溪以扶攪胸中書傳之香秋風捷音嗣
需貢賀仰冀尊察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二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三

從子國學生龍起

記

重修報恩光孝觀記

觀唐開元宮也　聖宋　章聖朝改景德　道君改崇寧萬壽繼又改崇寧曰天寧　光堯六龍南飛永言孝思追念罔極　詔天下立報恩光孝觀以奉　佑陵伸御在京以天寧萬壽爲之　紹興十有六年春正月也觀舊基最廣厥後侵爲民居爲御廚兵營由是遂狹至今營有碑誌可攷不誣中興百年觀之棟宇日就傾毀上凌旁震靡蔑厥居羽褐黄冠無所於息　上念前朝奉先追孝之地弗可聽圮逦　淳祐十年秋八月以龍翔宮復和齋高士九江曹大通禱禬屢應命主觀事師至慨然以修復爲己任請於大尹節齋趙公　與𥲤　公聽從之鳩工度材不一年傾者扶毀者葺堂廬殿廡丹艧碧粲食息用具靡細弗舉又念四方雲鶴之士至京者惟天慶報恩二觀可憩處無以繼食復請於大尹得楮五萬五千有奇買仁和德清閒田五十餘畝歲收米五十餘石復觀西屋一所曰可棲十千以佐蔬爇由是供給不乏集徒如雲規制日宏矣方觀未修復時人以難告師處難以易赤手奮立地闢而廣屋增而闊田益而裕寡以衆虛以盈可不謂能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後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得人與失人廢也使有天下國家責者皆能爲天下國家與仆植僵計欲不治得乎抑是觀則修矣觀之所以創名之所以名命前朝初意孝思可知也香火磬鐘祝雨暘時祈年歲豐報恩之一耳神州北望未復版圖不雪恥以酧百王不除兇以報千古匪報也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吾君卧薪嘗膽吾相鞠躬盡瘁吾士大夫枕戈擊楫率寧人有指疆土畢力以修復之則　光堯之志成恩斯報孝斯先矣不然扶傾葺毀不修復是觀若豈　光堯所望於後之臣子哉有天下國家者其相與懋之

明州奉化縣梓潼帝君殿記

高安邑大夫趙侯某以廣德史君劉侯某之書來言曰四明文物邦也奉化又邑之良也士於

斯爲盛冠南省擢甲科者若而人升三舍奏兩
優者又若而人父若子傳兄芬弟紹由進士科出
秉天子大政者履迹相接握符持節而下遽數
之不能終也其已然者如此後來之秀舒華發
英續續愈大功名之志相與摩厲以爲握造化
之柄提名位之權有如蜀梓潼神君昭靈響于
天下不可以不舉之祀乃即邑虛白觀之西廡
立像設崇殿宇而祠之祠始於某年某日成於
某年某月爲費若干皆出於邑之士願因是謁
記予曰神夫子不語者也安敢記抑梓潼之爲
神也視百祀異願有以復之古之時選舉必於
人後之世選舉寄於天必於人有德行道藝斯
興矣科目之設士敝敝然曰趨於文置德行之
藝爲何等事糊名考校情不知賢否誰孰文眩
有司目則得焉論行然而潛搜冥索而得之者
往往皆文行相稱士士浮薄儇戔者鮮克有成
成亦莫克遠到若是者人無所賓力矣意必有
主張是者不曰寄之天乎主宰之謂帝妙用之
謂神歐陽公所謂朱衣吏首肯者未必無是事
也矧梓潼神君廟食西蜀啟封王社載在祀
典昭不可泯者哉祠之者宜徧天下也豈獨奉
化雖然謂無神而慢焉不可也恃有神而怠焉
亦不可也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所
謂依人者豈神不能自立依於人而後行乎依
人之所謂爲而禍福之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夫非屑屑然人人而計之某善某祥
某不善某殃也皆理之自然耳善則順於理以
備百福不善則乖於理以致衆異故曰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然則後世選舉雖寄於天盡人
事以待天理之自見可也梓潼神君之所予者
忠也孝也爲人子而孝爲人臣而忠非士君子
職分之所當盡乎昔　仁宗皇帝嘗露香禱天
求所謂忠孝狀元者聖君之所求神君之所予
也觀神君之予者豈有以副聖君之求乎昔擢
甲科今其有出而魁天下昔位政府今其有出
而宰天下此奉化之士所望於神君也魁天下
者三歲而一人非難能也宰天下者古今九數
人非罕見也難能者罕見者其名天下後世者
乎固有非止於名位而已者此神君所望於奉
化之士也奉化之祀神君者尚姑欽哉顧以此

爲記趙侯曰可

武寧田氏魁星堂記

武寧田德彜倫距所居里餘有山曰石獅溪曰金雞水折而匯焉其境特秀嵗嘉熙庚子里人有夢魁星臨于玆山之巔者是年從孫允中首薦于洪癸卯弟偉繼薦戊申子可與又以童科擢由是益神所夢即山建祠祀魁星爲溪前立精舍號龍峯書室萃秀子弟講習魁兆日彰矣顧未有記癸丑田君與同年余君巽龍會予于京請記之夫魁北斗上四星也斗在天酌四時運陰陽衆星辰皆宗焉斗星之首也魁又斗之首也魁杓參首其所杓者亦首者故首者必曰魁焉首科第曰倫魁首相曰魁獮非以其卓然冠於多士之表而絕於百僚之上於士有所期未嘗不斯二者也雖然必有以副是名焉材識後者曰魁傑曰魁壘器度閎者曰魁偉曰魁岸皆以其卓然者也夫惟德以充其才學以進其識高明光大以開豁其器度所以自立皆非尋常品彙所能及選而高科仕而極品餘事也在我者苟未有以出乎人而徒曰欲冠多士之表欲絕百僚之上絕得之靡足稱也士所自期豈止斯二者哉世之人固有魁一邑一郡之月書者則沾沾自喜若人所不能及又進而魁鄉舉則益喜又進而魁南宮則大喜又進而魁廷唱則益大喜自視其身甚高眞若人所不能及方擢科目時已如此貴窮卿相位極人臣自處不愈高乎自處雖高亦可謂甚卑也人惟能視科目爲不足矜然後能視富貴爲不足艷僕嘗記東山楊先生有曰冠帝王之科目易冠素王之科目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僅可稱者一人曰董仲舒冠其難者千載一人曰顏淵然則冠策士之科者必也董仲舒冠德行之科者必也顏淵乎止於董仲舒又不若進而顏淵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子也克己復禮以爲仁四代禮樂以爲邦顏子也士苟至於顏子則窮可以樂陋巷簞瓢達可以輔明王聖主雖冠百世之士可也豈止冠天下士哉田君其與子若弟懋之祠之前有二橋左曰登雲第一右曰應星龍峯之茶所曰濤月閣曰綠遠惟講堂未名因而命之曰志學周子志伊學顏說也

祠與書堂並立故牽連得書祠成於己酉之十月凡五年而後記記爲誰瑞姚某也八月十五日謹記并書

再建曹使生祠記

使君曹公以表之倅攝瑞時民愛之嘗生祠公于道宮之廡矣公去見思帝復命來既真畀以郡民益愛復别爲堂廬以祠祠非公意也民不可禦耳天下之爲守令生祠者有畏有愛畏而祠不足責惟愛然後見民情之真公不許民爲之祠而民不可禦其愛公也真矣此愛奚自哉嘗聞諸荷山程耋之歌矣公之始攝也歌之曰使君其來民病以蘇我疇有租我市有酤冠奔而逋吏黠而癯帝念我民畀公竹符祠始建以是也公之再攝而真為郡也又歌曰使君疇來我舊曹公安爾教條無違有從平糶築倉教士盍宮公其父留福我十同祠之再建其又以是予始而祠猶於道宮之廡今而祠乃以堂以廬于康莊之衢所以愛公者益深且使夫人觸於目而見之以繫此思於無窮也從政者見之必思公之勤而玩燕之弊革訟嚚者見之必思公之明而乖爭之習息士卒者見之必思公之嚴而驕橫之俗易胥吏者見之必思公之清而貪墨之念釋繫此思於無窮又所以福我民於無窮乎此生祠之本意也公撫之宜黄人名錫字晉伯號敬思　西山真先生之門人也爲政一以道故能得民愛此政治衡南岳重矣瑞之民謂衡之民曰爾奪我公去其毋以矜我我公且進而爲天下用謂予不信近有自京師來者聞天子已知公矣淳祐甲辰六月既望蜀江姚某記

高安洪侯生祠記

宋德肖天本支百世不顯多士亦惟世賢維端平初年天開日明忠正彙集平齋洪公首擢言路正色極論為國藎臣以德諫君天畀有後子令孫懿茂其家傳逝高安令尹洪侯起畏則公之嫡長孫也夙有穎姿公特鍾愛見者咸曰是它日有祖風烈者既長出仕英稱著聞暨來高安燁有異政先是邑吏鷹犍虎暴猱猾狼貪靡所忌憚侯至一鍵以嚴吏喘不敢息由是訟已聽獄已決民始得以情自達於令洞開重門塞

其旁蹊捷牒無所壅教訟無所匿曲直立剖民
豢手加額雖受笞罰者亦莫不悅然以去謂侯
為神明相戒勿欺政聲大傳愬者不之郡而之
邑他邑民亦越境至每聽訟庭下至無所容侯
亦人諭以理道星而出星而未入靡倦也迫侯
去訟日以希矣鄉胥素弄民役侯閉之一所不使與
外摟摟藉窮併抉誂一洗飛田走戶之弊等稅
命役民困有辭吏不得縱手且役戶無費皆爭
先願為之有易俗一鄉民最貧不任役侯市田
為助役莊給之粟民始不病愚俗負逋輙茹毒

草戕嬰兒以死誣所怨官誅吏求多至破家侯
遇此輙不理杖而全其所訟者杖而所訟者盖
未之知也由是民相告語毋敢自賊軀活家全
者實陰拜侯之賜侯為邑務以教化為大雅義
鄉有鄭女偕鄰道士奔謾為僊去遠近翕然仙
之侯曰是安有是理密跡得之論如法遂袪民
惑侯曰異端之能惑吾道之不明也明諸其必
由學邑學古附于郡名焉侯始鳩工度材不一
月而具講有室給有廩冠規履矩蹈德詠仁昔
無今有誦絃之聲藹如也侯之初至也或歌之

曰聚我胥攢而拘之釋我僊廬而瀦之我有奸
嫉冒其鋤之其既去也則歌之曰我有役田洪
侯市之我有學宮洪侯始之養我教我誰其繼
之侯去之一年民思之愈至相率為侯生祠以
祝侯壽既畢來謁記余曰侯去且朞矣而民思
之不釋豈非苦吏之縱而思侯之戢乎患役之
煩而思侯之均乎抑訟者之不獲理而思侯之
得其情乎誣人以死者之為民害而思侯之全
其生乎又否則士思其教民思其養乎邪說思
其息人心思其正乎是祠之有無於侯　無
損

益也而祠之可以見民之恍愛有仕於此者指
帑藏為繼富之政以媚豪民豪民亦或為之祠
以媚去未幾而祠即廢上下之交媚者胥偽也
令是祠也不作於侯在高安之日而作於去高
安一年之後驩然攻成不戒以孚夫豈有所媚
而為之哉是可以言遺愛矣詩曰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召伯所茇去思也今高安之士相與扶
植侯之新學高安之民相與增廣侯之役田是
即侯之甘棠矣不祠亦祠矣況有此祠以旌其
思哉余因是而有感焉侯之在高安也吏戚而

臞矣民憚而腴矣使侯在是民安之而不知思未必動思亟以其去也民方安其長之教化為之長者已去之治何由致則官不久任之弊也天下不難治内有賢公卿大夫外有賢部刺史刺史縣令且久任以成之治矣令如洪侯賢也洪侯之治豈可邑而已哉為刺史為部刺史可也為大夫為卿為公可也洪侯他日其信有祖風烈乎洪侯之治一揵吏耳今天下上臺省下郡邑皆弊於吏使人人揵吏如洪侯庶幾治乎士大夫之縱吏者吏未嘗不憚且腴也然私則必笑其主之闇已得以售其欺揵吏者吏雖戚且臞而心則服之矣不然吏之過是祠者何以曰此洪侯也不可欺者也噫吏且有是言民愛信然端蒙單閼祝黎赤奮若焉逢涒灘邑人姚某記

新昌陳知縣生祠記

縣之難久矣險媿灘沸語鼎皆以雞喻雞初鳴令夙興額瀨已或不及食秉燭詣廳事吏抱文書前十九財賦一治獄令爬流水得理麻日且出悍卒持急符自郡馳來至庭吼以怒手搔吏語侵令令策無出又走縣卒之四鄉督之民民輸失期負折楊列庭下鞭笞聲竟日鄉司飛走井畝貢詭淆亂甚者去其籍無所於考常賦陷入豪右獨下者甚受困令心知不可輒弦顏為之自夙至暮理苗簿書塵不可舉何暇為政平訟理計閒有取獄貨足賦程者天下由是鮮良邑令卒不可為動劾去幸不劾亦百巧避却承之攝者又無所顧藉席卷府庫而囊括之邑由是愈貧邑既貧雖智者無以淑其後瑞新昌其一也新昌舊號壯邑前是有令以貪敗之吏数令不復三山陳侯登來繼積逋後邑如槁木且樗人為侯難之侯鎮之以靜撫之以寛治之以長者豈弟之意多於詳明優柔之味過於敏決嚚者情屈狡者心醉政若闊民則醇事若緩功則集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卓子康也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亢宗也人難是邑若不可以一朝居君以代不至首尾五年州家不能害部使者也公恢以老成通練薦之既去士率民祠之肖其像於邑之隆道觀以致社稷尸祝之重夫為政以得人心為本然而得吏心易得俾心難得俾

心易得民心難得民心易得士心難得吏心者
最下吏可為茲耳得軍民心者次之謂猶可以惠
致士心鏡善惡口銜臧否不可感怵利誘衆論
所歸謂之公是至難得者士心君之生立祠也
士率民為之信賢已其賢何若無可紀而實可
紀如古循吏也陳君字某某里人擢某科竹湖
李先生之上客其所自者端矣是宜賢祠既成
士來請記某邑人也與被君之賜其賢蓋素知
之乃不辭而記且為之歌以播頌聲歌曰
有燁其字伊誰之祠懿彼陳侯既去我思侯
之未來邑亦瘁止侯既涖之若乳其子我賦
我役寧寬不苛爾訟爾爭靡競式和升士于堂
載色載教士退而游庠塾學校安民于野弗
繹弗騷民遂其生耕刈蔚縟如游春風如沐
膏雨侯若罔功孰知侯者帝趣侯覲民繫其
駒侯笑視民弗遑以驅維侯之賢匪直為邑
耆德老成周行是入民用朝夕祝侯于天天
曷畀之純嘏永年

奉新縣重建丞廳記

寶祐元年秋八月某在京師知奉新縣丞趙君
汝濋與之書曰有志者無事不為否則無可為
事奉新丞廨在邑南墉廢不治者三十年易名
南園而酤焉它丞漫不闌假處民廬或即佛老
宫苟及代而去罔或議葺壬子冬十月汝濋始
涖事念不可因陋址其舊而新之今年夏五月
經始七月立楹擾不及民費不賣官一惟已之
奉圃竹而松沼芡以蓮公退可遊以詠非以娛
已也為後之人耳役且既子為我識之某曰是
可以觀為政矣夫立志於為無廢弗舉況其政
乎玩志於苟雖室廬亦廢況其政乎世不古仕
者之不久也俟其敬以階其升奚暇問政務公
之財美其私室官府則視郵傳曰吾豈久於此
或曰吾欲葺顧力弗足姑俟後之人轉相傳承
棟老榱摧不廢不止凡郡邑多如此丞為甚自
轄退之記藍田以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
事由是丞藉口取充位不及政政且漫不省孰
肯葺廨以奉新一邑觀丞廨廢且三十年是三
十年無丞也趙君一日起三十年之廢而新之
能矣天下之事不植則僵使天下之官各盡其
官之職不治乎某聞趙君之為丞紓前令之虐

以寬民飢則請粟于使者以賑惕、然以邑疾苦為己任政暇宜能為葺計捐己力而不私己欲遺後不止謂能蓋賢也而某之賢趙君者又不在是其賢何有志也其言曰有志者無事不為充此一語聖賢閭可詣豈止葺庠哉志伊學顏士事也而有顏之學者必有伊之志士苟有志自一命以上如主簿尉亦皆可及物不可以位下為不得志而況於丞㒖如崔斯立以丞為負余日惟吟哦於二松之間有問者則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則是以位不㒖焉而讓其日是亦苟道非志於聖賢者伊志顏學殞相與勵之以是復其書就命以為記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三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四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記

江山第一樓記

江山第一樓者豫章彭君英叔之所作也韓退之記豫章滕王閣以為江南第一有瓌偉絕特之稱且及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命名之意蓋取諸此英叔以書來曰某之樓成矣未有記子科目第一人也顧記之以無媿此江山之勝余未登斯樓未知其江山奚似觀第之以一亦可以意知矣夫一羅帶之青橫萬玉簪之碧合開天地之圖畫納風月於窗几樵歌漁唱出沒煙霧漠策叢華隱見有無謂之第一信乎其為絕勝也雖然以第一處其樓可不以第一處其身乎居第一之樓必也第一之人物科目之第一未足道也胡先生曰科第必作狀元官職必至宰相學術必至聖人言皆當以第一自處也然則狀元宰相未足以盡第一之事必學術至聖人而後可勉齋黃先生曰異日結果須作世間第一流人物西山周先生亦謂班固古今人物

表不能別聖賢而異之當欲為之更定觀三先生之說則第一流人孰其當之攷之古達而在上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周公也窮而在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紫陽南軒也秦漢以來無有諸葛孔明略近之必有若人然後可當第一之名而無媿功業次矣文章末矣志富貴下矣科目之第一末足道也彭君毋曰畀之無甚高論有為者亦若是彭君勿疑

左氏書莊記

夜宴左氏莊杜少陵詩目也莊不知何所矣獨其名與少陵俱存嘗即其詩想象之景物猶歷然在目有草堂有花逕有暗流水有風月林境之勝也撿有書燒有燭看有劍引有盃張有琴詠有詩詩罷有舟濟勝之具也濟勝之具雖有七而有書可撿乃莊中之第一事嘗謂何將軍山林中架書連屋左氏莊中燒燭撿書方與俗富貴家園池不類人生有此善樂高安左氏李起家晉儒人黃萬石之鄉有莊焉築齋於斯而教子於斯子應垣亦頗誠秀異今左氏莊視昔左氏莊未見其異也莊有梅庭有桂園竹茂松脩竹傍屋有溪齋視草堂梅桂視花逕茂松脩竹視落月風林溪視花逕流水詩書琴劍盃燭扁舟之樂視昔皆具而獨取撿書一句名之曰莊李起可謂知所好尚者謁記於予予其曷敢辭因為記其築莊教子讀書之後而併為言書莊之義夫田疇廬舍之富則曰莊今以書為莊不于其田于其書也耕固不如學也而士之學則當如農之耕及時而修之計日而課之播於春蓐於夏及秋而成矣士之學也不當爾乎吾見夫世之學者日玩月愒積至歲而猶夫人也可乎哉學之所謂成非止能舉子業能墨客騷人詩文之謂也非止能決策發科得名位爵祿之謂也亦曰士希賢、希聖、希天耳李起以是詔其子可乎齋東之室曰崇德西之室曰廣業德者性之得於天者也業者德之見於事者也崇德者其播且蓐廣業者其成而穫也書莊之收固如此也左氏其懋之所成必大矣左氏有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身受聖人所修之經而衍之以為傳傳所載如民受天地中以生敬必有

德等語皆格言大訓非有得於聖門之大學者不及此傳又有言曰夫學植也左氏傳之所謂學殖卽今左氏之所謂書莊乎是又在唐左氏莊之上也故予願左氏父子勿安於杜少陵詩中之左氏而進於聖門之左氏

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退之訓符語也延平胡君敎仲名其敎子之堂曰勤有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已豈不欲有斯道於已哉勤乃克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非止釣名位干爵祿也退之之於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相之府文章之貴豈訓哉金銀車之誤宜也胡君之敎子必不爾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齊治平之功也業者脩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

龔節甫芳潤閣記

敎子而不敎之以聖賢不愛其子也受敎而學不至於聖賢不安其身也人亦孰不知聖賢之爲美哉爲人父者知聖賢之爲美可不願之於其子爲人子者知聖賢之爲美可不願之於其身敎與學交願而後敎子者爲愛子愛身者爲愛親止慈止孝之道始備西山龔節甫來告曰某有子天周年幾冠矣雖一子不敢不敎ム所燕息之室曰竹窓環以竹而敎子讀書之室有閣焉曰芳潤閣之前雜蒔四時花使以序榮閣之外竹竹之外池可以取名者甚夥皆不之尚而顧扁之芳潤取陸士衡文賦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將俾天周學於六藝以芳潤其身願得一言以爲小子敎焉余曰君之欲使而子芳潤其身豈止如陸士衡欲爲文章而已哉吾知君不過摘其賦之字而意則有在矣試卽君閣之所有格於物而觀之其芳也其潤也浮蘤不足言君嗜竹嘗試觀閣外之竹乎英英青青蒸蒸菁菁如珩斯蒼如矛斯剛如簣斯密如膏斯澤涵蘊乎風雨盪摩乎雲霄凌轢寒而不摧扞突熱而不受四時一碧生意翁浡是竹之芳也然使根䃀瘠而不肥蘖齒确而常燥則是竹敗矣第焉而已耳惟竹之與池鄰也滋液浸溉色澤映帶故翰之穿沙也而淨藤之媚漣也而清陰之蔭於水也而幽睡沃衷郁常與他所之竹異故

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〻言竹以淇水之潤而盛也此衛武公所以為文章欣故大學以比道學焉以比自修焉以比恂慄威儀焉以比盛德至善焉有斐君子之文章豈陸士衡所謂文章而已哉紀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和順潤也英華著也誠於中形於外德之潤身也此聖賢之學也君曰昔吾嘗摳衣於弘齋其知此矣愛子而教也當教此愛身而學也當學此寶祐元年癸丑十月高安姚某記

萬誠翁愛賢堂記

同年萬定翁之兄誠翁名其攸寧之堂曰愛賢凡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義也誠翁謂予曰珠玉世同愛也子若孫苟不能有徒愛虞劬而共池衛璧而已氏照乘在魏中則膚連城入秦嬰則降有無等也吾知不若賢子孫矣使吾子孫廣袤田宅吾弗愛使吾子孫輝朱映紫吾未愛使吾子孫學博而文華吾愛矣亦未甚愛可愛獨賢耳吾非與世異愛也富且貴而賢必不驕以紉學且文而賢必不矜以浮吾固願賢也為人祖為人父以賢起家易為人子為人孫以賢世家難乎而孫孫而復子易子賢於父孫賢於祖難與子於曾思孫於孔不敢當亦不敢望伯溫和中為之父而純正文正為之子文據文請為之祖而來萊成公為之孫常濟翁之遜翁紫巖氏之南軒氏又其次提庭之王麥舟之范忠文之夢得申国之榮陽蘇之長公揚之伯子賢皆可師也語教咸肉誘贊府居訓符吾弟為悉子孫亦不吾愛欲師新或附曹孝忘漢趙敎墜吾亦弗愛矣吾固願賢也子以吾言為何如可則子為我記之余曰是名言也萬石之有君兄弟賢矣君又愛子孫賢天其以是明珠大王剖君之愛哉萬之後必大矣吾為君賀抑賢子孫有道家種德則子孫之不賢者不生身行道則子孫象賢者必法世務學則子孫賢〻者必儒是三者信有證願以吾言併君言記之誠翁諾遂書以為記寶祐五年丁巳夏六月年家弟瑞陽姚某記并書

胡氏雙清堂記

心迹雙清杜少陵詩語也迹者心之表心者迹之裏迹之清心之清也舉孝廉而濁如泥迹清

而心未之清也門如市而心如水心清而迹未之清也雖然天下亦安有是理哉如是則心迹之判矣王通氏之言然矣而可乎是故心清則迹與之清雙清一事也豐城胡君景顏善爲詩以雙清名其堂蓋取少陵意朝斯夕斯往往皆清具長嘯乎暑風朗詠乎明月雨乎蓬雪乎屐敲氷乎硯滴露乎筆人見胡君取乎在天之清者然也倚筇而觀乎山放棹而遊於水叢溪以竹陰逕以松根石以梅畹蘭沼蓮亭桂藩菊人見胡君取乎在地之清者然也匣有琴榻有鶴架有書壁有劍屛有畫几有棊樽有酒門有佳客人見胡君取乎人物之清者然也雖然是皆迹也使胡君胷中無風月氷霜雨露之清則在天之清者天耳胷中無山中水竹石松梅蓮桂蘭菊之清則在地之清者地耳胷中無琴鶴書劍棊畫觴酒之清則在人物之清者人耳物耳於胡君乎何預胡君之迹之清胡君之心之清之發也以是清爲詩宜皆清語余嘗愛胡君之詩有曰飯後到茶茶後酒松邊有鶴鶴邊琴以此一聯語推之是非眞有心迹雙清之樂者乎雖然是清未可小之也鍾天地靈稟五行英得全清者爲聖清多濁少者爲賢澄其濁以全其清蓋以賢希聖之事然則心清者將有所爲也杜少陵豈足以盡此哉故曰是清未可小之也寶祐癸丑秋九月錦河姚某記幷書

趙氏村屋記

趙某家世服冕乘軒食膏粱而燠綺縕佳公子也而扁所居曰一村或疑之曷疑之君非村乎生者也非村乎居者也而曷從知村之趣夫其渠渠夏屋椽隱月而棟入雲豈知天宇椽而樸蘿松關而竹逕崇臺峻榭歌窈窕而舞妖冶豈知夫蓑笠而牧角犢耕而晨驅水陸畢陳乎方丈之間豈知蔌芹飯笋之餉錦轂軒爛於襲衣之庭豈知紡績絲繭之聲不知乎此而欲樂乎此有是理耶疑之誠是也而非知君者也夫君身鍾鼎而心山林迹囂塵而興高遠不傲然以貴公子自詫而顧退然欲以寒素自居故雖紛華盛麗之中而有幽閑蕭散之意宅廣宇如遂隱聽曼樂如山謳不耳乎芳鮮而羨藜糗之耳不樂乎麗靡而味桑麻之樂一淡然之間而村

墟之幽事皆目中矣豈必賁生乎是居乎是而後能知其趣耶雖然此猶假之者也非身之者也若夫有山可薇有　水可漁候雞窓而讀書騎牛驢而覓詩暑座竹松冬爐芋栗春秋社而豚酒非貢處於村者不能有是也此又予之所素樂者予未必貢知之也試以告焉如樂之其與予分席

黃氏好山記

清江黃君唐卿字其室曰好山取陳文惠公好山雲歛明月雨晴句唐卿郭其處者也而山是愛趣清矣閤峯清江之望天下之奇山也唐卿有室焉實對之每推窓揭簾即與山面欣然神會如見故人字山之意矣盖以此觀之山蒼岑碧巘聳植屏列朝霏暮嵐紫翠積絢雪丑清峻雨藏冥濛應貌千萬皆山之好也而雲歛雨晴之時殆與幽人奥士質政一故山之好於是時為冠雖然山不能自好也人實好之首陽山之好也以夷齊商於山之好也以四皓東山有謝安載酒遊而東山重南山有陶淵明采菊見而南山高壽山有李太白樓其間壽山顯飯顆山有杜少陵過其下飯顆山名廬山好以白樂天劉凝之孤山好以林和靖東坡老子山固多好亦未盡好也人則好之矣終南山而捷徑少室山而索價北山而辱人移文奇章讀書於後陸之山雖即騎驢於鍾山之半山之好固自若而又有累其好者矣是故人必不貪多錢好官必不好便好田宅必不溺人之所欲之好色去物慾以好其心謹踐履以好其躬新好之詩大好之文時出閒作羽翼風雅不止為黃絹幼婦之好而造理窟詣道閫夫子之門且未安於膺墻室家之好焉則視山無愧與山俱好矣人未有無好者也多為所不好者雜必去其所不好者而後好者粹文惠之詩雖意主於景然以理會之雲歛而山好雨晴而月明斯非人慾蟬蛻天理昚融之境乎生香不斷之語以浩然氣取天水相通之語與苗格鳳儀觀可也五峰先生見紫陽夫子甕牖翠屏之詩而荅以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晴空山更好之句体立用具視雲歛月明之語有以異乎未可徒以詩觀也仁者靜之樂山主靜求仁學者先務前之好其山者猶

未足多尚巍乎程子龍門山有遺歌卓乎紫陽武夷山有道韻相與共學可也唐卿得於易者也養山泉之蒙止兼山之艮用工蓋久矣予尚奠贊雖然友道貴切切偲偲故願唐卿亦自好以好此山不敢爲每事好之司馬

辛居安水閣記

天下之至清莫山水若也而水於山清尤勝有山而無水清弗具古之人結廬築亭必于江湖于㵎溪于陂池者盖以是也松垣先生之從子字曰居安家于釀溪之上去其家二里許怪石壁立清流帯縈創復閣以爲遊宴之所其有得于古人之遺意乎市橋柳細江路梅香即少陵之浣溪也水田白鷺陰木黄鸝即摩詰之輞川也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即右軍之蘭亭也采山釣水可茹可食即李愿之盤谷也綠野有堂曰醉賓客即裴晋公之午橋莊也青山屋上流水屋下即司馬公之獨樂園也居安性好客乏水凌宜釀〻而熟則與客而遊于此或杖而徒或楫而舟仰青山俯碧湾傲古木蔭叢竹坐怪石釣清流飲酒賦詩上下斯閣醉歌哭舞沙鷗林鳥相與忘形驕氣叔風飄飄乎欲遊於八極之表清樂頗可量哉未仕而隱居則爲少陵爲摩詰爲李愿爲羲之已仕而歸休則爲晋公爲司馬竊建一此水豈徒閣云乎雖然居安之樂在此水乎否也在此閣乎否也予嘗觀居安賦斯閣之詩有吟風弄月之趣居安之樂其諸異乎人之樂歟此樂也容不可得而問居安不可得而言有欲知此樂其必於清風明月之夜登斯閣而游泳乎清風明月之天

周沂叟沂齋記

豈城周君沂字沂叟復號以沂齋有味乎洛沂舞雩之樂也昔濂溪周夫子語河南二程先生以求孔顏之樂處點之樂即孔顏之樂歟斯樂何樂也與天爲徒與道爲一虛室白而纖塵去太空澄而萬境融華袞列鼎不足以爲榮肥馬輕裘不足以爲安托言乎洛至潔存也托言乎風至和暢也舞以動其機蘋蕨以陶其性情歸而造其閫域斯樂其飲水曲肱視富貴如浮雲心齋坐忘適簞瓢於陋巷之樂歟此孔子顏曾之樂而周程亦樂之吟光風弄霽月觀庭之草愛

詔之蓮理川之花柳出樂有異乎否也惟能求其樂故能樂其樂夫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而極於樂其至矣乎人鮮能久矣沂叟濂溪之支派也敝然固其語二程之言而求其樂之處欣然有味乎浴沂舞雩之樂而名以是而字以是而號其齋以是非有志於道能之乎要當益用其力於學極而至於樂之處可也緇其冠深其衣即春服之穉如閉門受徒其徒林林即冠者童子之翼如濯足滄浪即水之沂晞髮喬木即理之雩浴斯舞舞斯詠詠斯歸由士以希賢由賢以希聖由聖以希天一天混融無古無今吾不知孰為孔子孰為顏曾孰為周程又孰為我也學而極於樂其樂至矣乎雖然斯樂也勿輕以語人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四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五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記

菊花亭記

上饒别駕新安劉君良叔於所居讀書之堂傍石為亭種菊滿焉既以字其堂又為賦賦菊文辭甚工余君道上饒君為余言之且請亭記夫菊殿秋而芳者也惟君子能愛菊君子曷愛乎菊以菊後之無花者耳池臺苑囿皆可菊然非其素獨於亭乎宜濂溪先生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方春榮時紅媚紫妖不十日而委塵土菊獨不爾秋高乃華風淒霜傲愈凜愈勁寧有槁而無隕蓋似乎特立獨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故惟君子能愛之飲之可以禦火栽藥之可以遠明視雜蔬之可以制頹齡有功於世不細菊蓋非有餘無用者青蘂珍叢幽姿曉露和則武夷山之朱夫子秋容老圃晚節寒香終則晝錦堂之韓魏公也别駕君方駸駸世用而愛菊之志窮達不渝名亭以菊其是之取乎若余也則亭棲之素者也方將餐夕英問荒逕求見吾菊而

無媿顧以君之賦與靈均之離騷靖節之歸去來辭對霜月並歌之而嚼菊以噍景定元年庚申冬十月朔日高安雪坡野客姚某記

竹溪記

清之勁者莫如竹清之徹者莫如溪竹與溪之清相宜也清者好焉延平吳君伯大家於劒溪之上種竹於斯讀書於斯而扁其所曰竹溪俾余書之余與君同此好者也故附陳于竹溪之說直節摩霄倚林擁雲如幽人之正高不可攀如君子之儼溫與厲其風晨雨夕戛鏦鏗而蕭瑟是竹之清也而溪實宜之澄泓大淵泫觸風而鏡霜可舟可漁鷗宫鷺國湛凝而吾性淪漣而吾文觸瀨漱磯鏘冰珮而躍雪玉是溪之清也而竹實宜之溪不竹則弗幽竹不溪則弗虛使人於此灑然冷然空塵慮而淡世味非兼是不能也伯大清者也故能兼是好焉想夫夜雨水生翠碧淨娟赭日濯波陰風獨冰月涵清而珠葉明雪壓杠而玉柯裂燠炎涼寒之互變而一清貫乎四序伯大於是竹之間探囊而吟拊琴而歌仲佔畢而樂擧天下聲色榮利不與易也雖然伯大之所不得豈止於清而已哉葛陂之竹而龍延平之劒而龍安知延平之劒不即葛陂之竹耶昔豐城之劒化龍于延平二龍於是合焉余嘗豐城人也伯大延平人也今為同年生開其溪上之竹初蛻而龍方將洒是龍之涓滴以雨天下豈止清而已哉抑有本焉伯大之所得則又有大於此者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釋之者曰言淇水以其潤澤而藏斯竹也故君子有取焉有切磋之道學已精而求其益精有琢磨之自修已密而求其益密栗而為瑟僩之恂慄發而為赫諠之威儀極而為民不能忘之盛德至善則有本者如是伯大之竹於溪不是之取乎故曰有大於此者也是說也得之紫陽紫陽得之延平延平伯大之鄉先哲也得於流風餘韻者宏矣維劒之溪即水之淇維溪之竹即淇之菉予欲賦竹溪之詩請歌淇澳

五桂坊記

廣東夢雷南震既擢第而歸里人艷之易字其所居之坊曰甘溪者曰五桂用燕山竇氏故事以喜書也南震謂某曰夢雷南海邑人也先是邑

未有能貢於鄕者魯大父以擧首貢倡之貢者乃相繼然擢第則未之聞焉行藝者不必賓興賓興者不必論爵學者無所於慕今夢雷幸以鄕擧取第里人知勸而揭其芳於閭之楣以擬竇氏夢雷不得當而亦不得辭也夢雷二親俱壽康視竇氏靈椿一株者幸過之而有弟四人皆進于學未倖竇之五桂亦庶幾能及里之人儻負以是爲勸爲子者思顯其親爲兄者思詔其弟鄕之風俗不爲無所輔也子爲我書其扁矣顧就記之可乎余曰可雖然盍遡其始燕山之所以芳五桂也豈無所根而遽華者哉種而茂之舊矣方諫議之種之也周人之窮卹人之孤葬不能喪助不能婚給不能衣食未嘗有倦色於是神授之夢五子出焉五子旣貴顯諫議方壽健每見客五子列侍天福善之道昭不誣矣某閩南震先世亦世其德務以好生賙窮爲第一事至今未見其止祖之所以啓其孫父之所以遺其子者皆燕山之似矣五桂得不似乎尋其根則知其芳故曰盡遡其始雖然又有闕焉夫花類至影也不它乎取而獨取於桂豈無說乎桂之爲物芳馨而辛烈者也楚靈均擷衆芳以菲其身而於木焉則獨取桂桂非他植類也花不芳於煙景目媚之春而芳於風高露潔之秋且又歲寒不凋與松栢一節盛芬醲郁溥葩四達物有芳者莫能似焉故自唐有科目以來皆榮之以折桂而花之於月桂其萬木之首出者歟桂何以能若是哉亦曰辛烈之所發耳士之有風節桂之辛烈也予觀竇氏兄弟五朝皆挺然剛正不辱於桂南震以妙年取南宮異等弟四人方且聯英競秀出爲世用然則比竇氏之五桂者固又有在也豈止艶科第之榮哉廣之光達在昔爲菊坡崔公在今爲文溪李公皆辛烈而芳者也南震生於鄕黨熏其德而芳矣顧與其弟與其里人皆爲流芳百世思焉則環南海之邦皆桂也又奚止於五他日欲書之記之請嗣執筆

愛竹軒記

竹以賢愛賢故愛竹三代後人物可愛者有幾夫義自任利鈍不知吾愛諸葛孔明勁氣如龍傲睨奸猾吾愛孔文擧高風遠韻不折於時吾

愛陶淵明下是已矣李唐來若瘦白耳窮老忠義吾愛杜子美俊逸踔發雄隘九州吾愛李太白虛心体道不落朋黨吾發白樂天文古氣雄正大自許吾愛韓退之宋以來賢尤盛剛直如寇平仲儒器如范希文任重如韓稚圭豪健如歐永叔超邁於蘇子瞻清遠於黃魯直近時勁峭如楊廷秀又皆可愛之尤者嗚呼今皆不可復見矣而是竹也傲雪霜排雲霄薇當霆扞風日凜然似諸君子氣象愛竹愛其似也嗚呼今人可見不可愛古人可愛不可見見是竹如見諸君子予何幸曰與諸君子游耶嗚呼見似君子者猶愛若與況得與賢君子游耶

靈源天境記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境至於天極矣予性好泉石遇奇輙終日弗去獨恨居郢郭間有觀無奇如退之所記連之宴喜亭子厚所記永之萬石亭天作地藏以遺其人者吾居無是然心固嗜之選搜之念弗置也維新昌靈源乃先君子世居之鄉意必有佳山水以為適而求弗可得獨愛一溪清駛東去得山而聚為境必佳未至靈源二里許實為先夫人墓近其地有玉虛壇溪流經之林薈鮮茂意所謂境之佳者必都于是詢之族人景周曰是有佳泉石吾欲釣於斯遊於斯而未能者也往觀焉未渡溪已有數奇石立于溪外之田如不忍自閟其奇先出此以自見歷溪橋斧榛棘以入怪石林立可喜可驚而不可名狀有如人立者有如獸蹲者有如鳳騫者有如魚湧者窪者竅者劃者峭者俯而臨水者仰而倚山者躍而立空者奇形詭態天產自然畧加人力修治當益偉請爲景周次第而名字之逕溪橋而入東立一松關榜之曰靈源天境一石代草莽如虎豹當關名之曰巨門石門之內有石逕傍皆桃李成蹊由蹊而左二石對峙中空可度名之曰僊人洞洞之上峭壁層立如世所繪羅漢所居之巖巖之上有平石可坐名之曰聖僧岩岩之前一逕皆脩竹琅玕青碧清寒襲人雖六月可無暑下臨溪水激湍有聲其豬而淵者坦然如鏡舊常植蓮薰風凉月時雲錦生香可流小舟搖兀醉臥由竹逕而往崖壁峙立中虛如硤有石級可升以降名之曰

石峽峽外一石枕水可坐而釣名之曰釣磯一石立水中央相與對峙常時每有鷺立其上為一橋半跨之直可為披蓑釣雪處岸側叢篠横欹清漣與持竿類殆天然釣所也是為境中最勝釣已欲息其西有巖上生怪木根與石同色岩稍高曠結草廬倚之有西巖夜宿意思名之曰漁翁岩按岩而登有平地可十餘丈近溪遠山交獻清勝小山幽桂不種自生宜築臺以翫月而名之曰延月臺臺後有石壁環立松桂挂之外有竹坡坡之前壅溪水為蓮沼其北峭壁三面立形如罘罳就石為枰可坐以弈名之曰石屏屏之前桃之所可為桃源梅之所可為梅谷松之所可為松塢蘭與瑞香雜生其中又可為蘭畹為瑞香徑其下流水縈屈注蓮沼間又可為流觴曲水最後一峭壁横截溪上捫藤緣而登之則溪外之平田曠野皆在目矣是蓋截立界限之所雖優塵如隔此水而升高望遠興寄不窮又所謂無盡藏景古詩有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終而復始之理也名之曰看雲予嘗觀白樂天記太湖石非不佳特然皆遠取而後得之故其聚也必散是境也石不移而自具水不引而自環山不邀而自獻松竹梅桂若蘭與草木等皆不植而自有莫之為而為者非天也乎天固遺之人固閟之是孤此奇觀盡修治而呈露之況事人力不加多乎景周曰吾固有是心力不裕故未暇此非是人生欲求暇俟何日不亟而以漸假歲月當畢備患不為耳求田問舍之俗不及此擷花亭榭之豪不樂此其天地間清氣者詎容舍此哉予家去此雖遠然先世廬于是先夫人又塋于是終欲築室于場以居繼自今誓當佐景周以營此人生何必己物然後適意邵康節安樂行窩凡十二家富鄭公在洛陽亦未嘗治園林謂在人者皆如在己予雖不敢望二公如取其意可乎歸求竹竿而釣此溪石吾愛之牛勿礪角

重遊騎園記

淳祐乙巳仲冬望後之六日至後之八日予之高安東之豐塘相立精廬彌雨不可出越八日甲子始晴天風吹霜清暘行空煥然有春意積鬱既久思豁以舒相與二三友躡屐策笻欲謀

觀覽問近地之勝曰有騎岡欣然同遊自下而升身遠益高至山之椒心目俱快圜視林巒一覽俱下農居僧舍若在畫圖馬鞍龍集諸山皆奔放決驟如走萬騎拱揖左右前視大江際天一碧俯瞰深沼湛然泓澄遠望浮屠窣堵坡軋霄崢嶸椽筆飛雲在目可摘以指清興所到身骨欲僊江厓遠不可舟沼近乃下而覩沿莎岸步松徑清飈柳楊天籟微聲望沼中一小搓鷺立其上窺魚雪影相照可喜可愛立覩良久循山看竹而歸清興殊未艾也思以翌日再遊之天知此心欲佐以景初夜明星有爛後夜風動雲合恐復雨敗遊興至曉積雪乃欲尺此殆天助以奇觀而傳之雅處趣也擁爐劃灰是負吳景乃復與二三友再遊前所遊之地木靜不風雖寒亦清笑語後先後樂愈有味是瑶林目瓊柯身水晶域蓬萊瀛洲雖未必有無果有之料亦不過是矣至山頂景益奇向之林巒松竹皆玉節銀篔向之農居僧舍皆瓊田琳宇白屋高下炊煙獨嚮之諸山皆偃蹇如玉龍回翔如素鳳延之江與沼則氷壺表裏如凝瑶池遠之窣堵坡則崢嶸際空如立銀管搓鷺雖不復見而低叢點綴如鶴如鸛如鷺如鵠亦間有聯拳如鷺者江山草木雖舊而所以為江山草木則新喜極欲狂殆不可柰乃命粮瓊葦玉立為假山一食頃而就森然為峯窈然為巖窪然為洞光彩照身眩奪人目僮僕數午趣歸乃留興不使盡而返噫斯遊甚樂也斯興亦甚清也而豈徒為此遊徒衆此興哉將以博天下之奇觀於胷中而以助此文也人之胷中必有雲巒煙岩之秀而後為文古而奇必有氷崖雪谷之清而後為文光而潔前之晴之遊所以攬雲巒煙岩之秀也後之雪之遊所以萃氷崖雪谷之清也而豈徒為此遊哉而豈徒衆此興哉既有助為文則不可不寓於文以為記乃屬筆以識此景同遊者羅涇文甫羅士元英甫記者雪坡姚某字

磻山記

磻溪太公望釣所也公未歸西伯時隱于是既遇陳六韜啓冊書京武受基植成太平隱具矣古之賢于未仕也則有隱之地摯之野說之岩亮之廬皆是養者熟天下直措焉隱非為身也

叔世志隱者絶物托隱者急仕皆私耳君子弗
志也李君瑞中所居山曰磻非溪也名則類方
年少氣銳遽求阨或疑其絶物否亦急仕端中
曰異乎是其尚友古人歟山有磻之石池有磻
之魚蘊而發六藝之學也敬而行丹書之訓也
達事與隱時矣審官置賢位花亭竹是去姦吏
思璹茶蒦秀是伊傳呂葛亦人耳易曰尺蠖之
居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請援是以記
磻之隱

盤隱記

唐李愿居太行之盤谷韓退之序之由是盤與
愿皆顯然焉耳噫是谷蕪矣金華之綉水有山
曰盤松環南山繚一水蓋與太行之盤異代而
同名異地而同勝也高安尹童君仲光墅之目
曰盤隱兼退之所釋二義名為山墅居可二里
望南山廻九里江朝霏夕霞奇觀萬狀以當以
築以林以池亭軒堂庐位置有序摭古詩文適
意語為之扁逕迂盤松而入一亭巋然山水不可
目而盡名之曰意延臨流一舒嘯望山意延
也亭之前有洲数十丈可蒔以麥漁簑農笠風
帆沙鳥皆自獻于指顧之下亭之右又可数十丈
屋其間者盤隱菴也盤如僧設浮屠像堂植松栢
右翠蔚然名之曰霜茂松栢之姿經霜猶茂也東竹
之室曰雨淨西梅之室曰雪香北而望南山之亭
曰遙碧亭下紆兩廡蒔奇花以臺後為園通以逕
如別出天地翫閑雲則有怡雲之亭望翠屏則有望晚之亭擅
清流則有不波之亭右松千章六月無暑坐其陰雖不亭可
則獨立一閣以松陰好處目之松陰好處皆亭子
誠齋句也庵東偏倣李約之為蕭齋居學浮屠氏
者外一軒名静寄以自游息静寄東軒淵明語也環此山之中為
亭若堂者以十数皆隸于盤隱隱而盤旋于此
誠盤谷之樂也樂固同於盤谷矣抑予讀韓退之
序有曰盤之中惟子之宮固必有屋室不知愿
當時有此林池亭堂否又曰草木叢茂不知愿當
時有此松栢林木若梅與竹否愿之有此與否固
不必計然愿之不仕而隱視君之能仕而能隱者不遠遠
也是未可謂之同也豈惟愿哉雖退之所稱亦未
必同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憂汙穢觸刑辟固非威武不
能屈者而以旗旄弓矢曲眉豐頰等事為大丈夫

遇者所為豈所謂富貴不能淫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為大丈夫不遇者所為亦豈所謂貧賤不能移哉位廊廟而趣山林何害其為仕身江湖而心魏闕何害其為隱君之志蓋如此韓之序愿之言必不同也雖然豈無同者乎予聞君家食時遇意所至泛九里江遊盤松山陟意延入盤隱坐霜茂室睥睨松栢對竹於兩淨問梅於雪香眺南山於遥碧步野逕歷山園有雲可怡有屏可宜泛不波之舟坐松陰之閣聽蕭齋靜寄之室賦詩飲酒圍碁鼓琴與浮屠氏之徒論外形骸齊死生之說其與坐樹濯泉采山釣水樂有異乎否也其同不同者有愿之盤有退之欲從之且為之序遂以大顯今君之盤欲從而記之者未必如退之未必知後人視今之盤隱何如昔之盤谷也然君工於詩凡盤隱一草一木皆被以篇詠必傳於後無疑此則非愿所能有不　待退之而顯記之者或可附此以傳則盤隱與盤谷信同也詎可以記非退之為不同哉於是為之記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五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六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記

臨江陳侯生祠記

太史大山蕭先生以書來道渝之父老言曰渝之民德陳侯之去已害也生為立祠請記之予里人也言之疑乎私予學春秋宜識褒貶以筆授子某再拜謝不敢僭書三至又不敢辭乃記維寶祐五年秋七月部使者宏齋包公辟某人為渝令意其嘗攝邑事知民瘼也鐫乃負所託先攝時已貪酷無善狀渝人曰庶幾改之厥既至貪酷猶舊渝人始蹙頞相告曰誰之不去何古今皆是人耶老幼携扶愬之郡陳侯弗忍民之困劾之朝卒汰去渝之人乃歌曰驅我虎逐我狼虎狼去民農桑昔雪霜今春陽侯之德曷可忘德之不敢忘乃相帥為侯立生祠以祝侯貴且壽且為他日邑令劝戒噫郡而置之守邑而設之令皆為民也苟無大得罪於民民亦孰肯疾視其長使之必不安其位哉藉守以劾令令去而祠以報守又豈以此操制其上以為令去留在已使後令惴不敢出一語哉第其

貪且酷迫於民肌膚不可與一日處故求能去己害者去之也蓋亦甚有所不得已焉耳古癸辛爲天下君霆我則雖㨗不能過斯民之怨且怒而況君百里者哉驅逐於民宜也是不足爲勸戒乎今夫天下之爲吏者貪酷聲相聞不思爲吾君愛養本根動皆斲國元氣使知曾子出反之説庶乎懼而率德改行焉則是祠之於立可勸戒天下吏不但邑也或曰祠之爲勸戒信矣子記令某人隱氏名不書夫曷足以爲勸戒乎曰是春秋微而顯之法也如是乃所以爲勸戒陽虎竊寶玉大弓吾聖人不書曰陽虎而書曰盜天下萬世孰不知爲陽虎哉令某人者蓋生于文學政事之家人謂必佳子弟乃不念厥紹以至于此今用春秋此法記之讀是記者必皆知其爲某使某人得此記讀之亦將赬然赧而雨然汗也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語亦曰惡稱人之惡惡訐以爲直記陳侯之德善善之長也泯某人之名惡惡之短也又何必暴之白之稱其惡而訐爲直哉一念之克狂乃聖檝渝之民始猶望其改之吾今也終猶庶其改之也無能改於其德豈惟身辱家亦且墜則是祠也不獨可以勸戒天下吏又可以爲此令勸戒矣勸戒無所不至太史先生所謂春秋褒貶法其在是乎吾聞陳侯治清江吏嚴聽訟明鎮民靜遇士禮刑期于無刑善政可記者衆是祠獨以去渝民害立故他不書陳侯名日強嘗位于朝爲登聞撿院盖退翁子云是年冬十有二月高安姚某書

豫章新建淨社院記

豫章胡君宏甫以書來言曰里有淨社寺曰古佛宮也唐會昌時已有之山曰長樂寺曰長安久矣鉅宋治平三年始賜今名中更兵而燬隆興甲申有僧曇慧曇應者始復之煥於其舊曇應之徒曰了澄了淳了洪皆克紹初復服今主寺僧曰覺傳者又了洪之嗣也於瞿曇法外精黄帝岐伯書以活人爲佛事寺之莊嚴者益備傳老矣欲志其修復莫能自謁於宗工是寺也其舊嘗游焉聞賦之詩詩故在壁不能無情也用代覺傳請於子願爲之記予復之書曰寺之始末與傳之能予之書備矣焉用贅試相與述淨社之義可乎夫寺之所以名淨社者蓋必合淨土蓮社之名而名之也瞿曇氏言西方有淨土有蓮花凡皈獨其法者死必生彼

土蓮花中以是說鼓動天下中国人有樂其說者結集爲蓮社日誦佛名號以祈生于厥土在晉陶淵明唐白樂天諸君子亦爲之以是尊信日衆夫淵明樂天豈真不達死生晝夜之理信此茫昧不可詰之說而幸生此身於蓮花者哉其意蓋有在矣淵明之時溫裕强臣更擅而迭霸也樂天之時牛李二黨爭傾而互軋也二公也自知不可以有爲於斯世故一以彭澤折腰去一以香山退老歸當時孔孟之大學未明無以自適其心晦其迹故混身於蓮社寄情於淨土特託爲耳豈實以爲有淨土之可遊蓮花之可生哉瞿曇氏說三乘其上乘高妙者超然無所染着視所謂生淨土蓮花必曰幻化妄想盡心地淨明即是淨土何必西方迥脫泥穢即是蓮花何必淨土何佛非我何我非佛生之日誦厥名死之日冀生彼土佛學之高者固已默笑是說矣況吾儒乎吾儒之所謂淨者在書爲精一執中在易爲洗心藏密在語爲克己復禮在孟爲盡心知性所謂蓮者在周子之說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嗚呼此吾之所謂淨土蓮社者也夫君甫吾儒之英其必然乎予之說苟然已其以是爲記

仁智堂記

金溪危侯李翠舊家於邑闤闠之南湫隘得閒壤距其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圃可花竹且宅於山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嶒峵崔萃奇踴秀躍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嶺而發者有自石峴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逶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匯于前者也危侯自綿廬陵歸始得以其倖之爲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木鑿池佩溪春則翠色積蔥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而愈絶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智名雖取選詩卜此　仁智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智之達於事理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於義理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智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智四端之二人所同有本無所輕重

其生質則有近於仁者有近於智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智言矣雖然仁者必智智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為智不智不足以為仁非智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智也苟偏於一不得謂之兼體用矣鄱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智其詩曰雖無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德於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為惻隱性之智其情之發為是非之充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讞獄緩刑戟以不怵人意識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誅則不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貴乎充乎此言則智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智可希矣鄱陽之仁智堂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智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此矣故記之

汲古堂記

豐黃君叔淵以汲古名其堂請以言記之將朝夕觀之以勗其汲夫書有古有今今之書而集之澮射鮒之谷也淺而不足汲〻亦易窮古之書其無底之壑千仞之淵乎愈汲而愈無窮不汲則亦無繫於得喪汲之則停蓄不可勝用汲之古得一勺之潤亦賢於今學之無源者況汲之深乎雖然浩浩萬古渺無津涯載之者書書汗牛充棟不可勝窮讀之如望洋向若溪以汲欲汲盡知所用力也已古之人有及之者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者孟子也後之汲古者能如三先師乎汲古之書當汲古之道古之道通百聖而一源溥萬世而同澤也業焉而不學者未繘井者也學焉而不至者汔至井者也能自脩者井之甃也井自暴者瓶之羸也汲古者必有脩綆乎綆孰是曰志士志於道不至於賢且聖不　止斯為善汲雖然循序漸進可也毋一摇而求井

味書堂記

番陽洪君捽一扁其居堂曰味書俾予記之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天下之味衆矣孰為正古之人有嗜芰者有嗜羊棗者有嗜芹者有嗜醢者有嗜茶者井菌飴口之味芥茄腥魚之味熊掌豹胎之味不同也而均有味者焉書亦然味訓詁

章句之學者有之味詩歌詞賦之文者有之味僻書異傳之記者有之味佛老清虛之言者有之味刑名術數之說者有之皆味也而皆未足爲天下之正徵味之亦獨味耳獨味者味之偏同味者味之正也雖然人之所同味而往往至於人所不味此日用飲食與聖人之書皆天下之正味而知味者皆鮮其以此夫聖人之於書也易牙之味也天下皆耳易牙之味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者也味不求於聖人之書豈其正味聖人之書非味書也味道也味道則淡而實腴者也常而實精者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虛心而涵泳切己而省察滋味也其雋而永者欣寓貴之味易窮聲色之味易厭愈味而愈有味者惟聖人之書耳聖人之書孰是曰六經六經之味何先曰四書四書自何而入曰致知曰持敬知則能味矣敬則常味矣番人多從紫陽夫子遊洪君之外家至今有寶紫陽之帖者源委有自來矣願毋雜以他味

一和堂記

天地間有至和之氣自太極流行散在民物邈古以來若大庭氏葛天氏此和胚其未鑿也唐虞成周泰和其在賢朝物野比睦黨姻一和所融百順攸萃其雨祥露景星慶雲藪鳳郊麟民在仁壽日晏春煥和乎其可知也唐虞成周遠泰和不可復然在天地間亦未泯沒周有一家而唐虞成周者弟不能比屋見耳豐城熊仲顯其一家之唐虞成周者歟仲顯平生安分不越三子鴈行立諸孫蘭擢玉峙皆克承厥志堂弟雍穆相師成風闔門郁郁無間言父詔子兄帥弟夫倡婦祖抱孫色不一頳語不小譁誦絃序塾翰墨場屋歲時伏臘炮羔烹羊獻酢拜稽春風游而醇酎醉仲顯亦樂其子若孫之能此也作堂燕怡以一和揭而揖之俾予書之復俾予記之予忱慕而欽之試爲繹之夫天和在乎能保合也故歛可以久知和而和必以禮節孰謂乳天理也子思子之經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夫不能和者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也人能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此心之中允執之而勿失則喜怒哀樂無一之不中其節矣中者蓋和之本和者蓋中之達也達之可通

於天下致之可位天地育萬物豈止一家之和而已和之義大矣哉君銘諸心僕記諸壁

草堂記

杜子美居浣花谿有草堂白樂天居廬山亦有草堂二公詩人也皆有草堂之適褰驢破帽扶醉晚帰与抱琴書引妻子老泉石趣同也世徒以佮鹽少樂天詩不知其清逸之妙不減子美草堂同矣詩異乎雖然不徒詩也子美一飯亦君樂天諷諫諸篇可國風比詩云乎哉二公古矣二堂墟矣名至今重天下詩云乎哉必有由致矣幸君端中學詩者也心二公之慕營草堂于廬之西與趣高矣由古人三百篇之詩求二公所以爲詩由二公數百篇之詩求二公所以爲人草堂庶乎退之有言曰富貴無能磨滅誹記天地萬古百年須臾盡誅与草堂不朽者使後之人指今之草堂如道浣花谿曰斯子美也如過康廬山曰斯樂天也則草堂三矣

雙桂亭記

昔王晋公種德既遠知子必相欲驗厥報植三槐于庭責天之償如券斯執覩公衆以名德擢秉國均子孫繼承不顯亦世燁〻盛事至今誦稱施氏之桂其王氏之槐歟同年施君有大家於通川崇明崇明文物邑也施氏又邑之望也先是君之曾大父以詩書起家知其後之必茂乃於諸孫講肄之地手植桂二而扁其楣曰雙桂厥後有還役桂弗可從君大父与昆弟析其根而植之仍舊扁焉桂日茂丈脉日衍戊戌君二季父偕擢第嗣是登賢能書者亦相繼人咸以爲植桂之驗比歲居徙徙君之父恪承先志於所居之西廡植桂立扁又如其舊而俾君之兄弟讀書於斯癸丑君擢第植桂益驗君謂某曰桂於吾家固不敢望王之槐然三世于是輒有驗不可以不記子於我爲同年幸記之某曰諾雖然君家之居三徙而桂三植矣而桂之茂如昔擢高科者愈盛吾知君家所植在德不在桂也陵谷之遷變不常草木之榮悴亦不常而君家之桂隨植而隨茂豈非根心之德寓於是桂之根歟不然王侯邸第駢列異卉植桂者亦衆高臺傾而曲池平桂則翦而重燼矣安能隨所分之根隨所植之地而俱茂乎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某於君家之桂益信君其益種厥德以昌斯

文則君之弟又將擢穎世科侚仲聯芳如君之二季父而雙桂益驗矣王氏之槐豈專美乎蘇長公贊王氏之槐曰鬱々三槐維德之符某敢借斯言以贊君桂

養齋記

予性質善狷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自藥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揭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涵深器識以養廣大孰為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為大人養樲棘而舍梧檟養一指而失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也與慾敗之也忿不懲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為矣豈止藥吾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懲忿窒慾養之善也奚而懲奚而窒曰獨不聞周夫子之言乎靜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豐城王氏家廟記

王氏家廟者豐城王氏之始祖也諱威北平王諱處直之子唐末巢寇披猖天下無有先舉兵援王室者北平王之兄忠肅公諱處存首倡義聞賊陷京師即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語及國難輒流涕以是將士感激為之奮又遣使說李克用率兵復京師以勤王策勳第一忠肅公歿子郜弗克嗣軍中推北平王為留後始以朱溫表封尋絕梁請自效于晉救王鎔翦幽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王未嘗不以兵從晉之滅梁王力為多王有養子都孽子郁公則其幼子虵鵲見妖鏡梟不道公北走契丹契丹主欲爵之以襲王氏晉高祖不可遂止公不安於夷狄竟自北而南徙家于豫章豐城之城頭里有至德觀鍾銘及碑可考蓋自契丹歸時中原雲擾故避地于江之南也自五閏積至今凡二百餘年子孫蕃衍盛大別派分枝星列碁處餘亘十四五里皆一姓舉進士者代不乏人圖族彬彬皆儒公之十四世孫某懼其族之衍而歲且久將忘其所自出也乃於其里白馬山之陰立一廟而取其族譜圖刻于中俾公之子孫至斯廟者皆得因流而尋其源焉族之人雖數十百千而其來實出于一則協比友睦之心油然以生不至於親盡則疎相視如路人

夷哉斯意乎夫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禽獸也知有父母而不知有祖者庶民也為士則知有祖矣知有祖則知有祖之始矣聯宗協親族序可以和別生分類譜牒可以考是廟之立豈徒云乎哉抑王氏知其祖之所自出又當知其所自立也忠肅公倡天下以勤王比平王絕梁賊而助晉與公之舍夷狄而後中国皆卓然知義理之正而不苟為者也此其所以有後與生於亂世全身遠害雖不襲爵土而無憾第欲吾身不泯沒於夷狄獲歸死於中国而遂足公之識尤非五季人所能及此公之所以尤蕃衍盛大歟不然西宅之變中山之禍王氏無噍類矣公以一身自契丹歸王氏之脉僅如綫今三百餘年子孫之蕃衍盛大乃如此其何以能爾耶明君臣之分嚴華貊之辨萬形弊而此理不朽也王氏子孫其世此心後之興者必盛於今

寶祐元年三月日姚某撰并書

武寧田氏希賢莊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為天地之心必能流暢天地之生意然後俯仰而無媿先儒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仁也者蓋天地之生意凡天地間何物非我一物不遂其生吾心慊矣士君子之生斯世達則仁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里能仁其鄉里苟達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此晦庵朱先生取成周縣都委積之制而為社倉西山真先生又廣晦庵未盡之意而為義廩也社倉貸以濟農義廩糶以濟末農末均足而後無一人不被其澤仁意畧盡矣雖然猶未徧行於天下也希哉先覺厥惟後人武寧田君倫德蕃與兄佐德賢從子可簡元行偕其族之子弟采二先生之意立法以濟鄉里歛穀六百石為貸本號希賢社倉者希晦庵也率楮六萬緡為糶本號希賢義廩者希西山也先是甲寅正月君從子可復因讀義廩規慨然有感歸與其兄之子允中謀之協徧告之族咸曰善七月甲子君弟備德英自姑蘇以書遣三萬楮來翌日乙丑即鳩工築倉於江陰鄉之水口里命其族之能子弟曰可久曰允恭者職其事貸息什三糶視歲直減錢百以貸之息補糶之折貸春散秋斂十家為保糶惟及細民人日一斗始歲十有一月至明年夏六月終日別以五斗糶行旅法既具書來告成予讀其規三為之嘆夫希賢難也舉其族而同

志於希賢尤難也姦豪猾富挾多貲以爲不仁之具惟知什五取厚息歲歛糴高賣耳孰肯念民之餒且殍閔念及此一人欲之十人旁而沮之亦孰肯翕然以和今田氏父子兄弟獨不尔可復首建議允中曰諾可立薦執事可久允恭曰聽區處規畫法良意美吾之其長德美則曰活鄉井之命即所以活一家之命又曰利害相半人猶爲之況有利於人無害於己德彝則曰先儒曰食者人之命宜於此少加仁心又曰置田蓄穀爲子孫計安知子孫貴能有之私諸己者不若公諸人塡嗚芫酬珩琀璜應倡議而即協貽書而即從書至之明日而倉即建推家以及鄉推鄉以及旅雞澤吳氏兄弟得師之說而即行之者殆不是過也可謂勇於爲善矣猶未也初德彝以書來其後之謂息什三不若止從晦翁之什二糶僅減錢百不若仍糴之價而糴之如糴之貴則糶當賤未幾德彝復以書來曰子之言是也斯不謂勇於爲善乎希賢亦賢矣使所在倣而行之則是法可徧於天下天下無一民之饑也此二先生所望於後之人也或者則曰田氏固賢矣私貯儲而官不與知他日邑有暴君汙吏或侵移之何如予曰仁人心也誰獨無是心哉昔孝皇頒朱夫子法於天下正欲天下皆行之也官不行之而民爲之民自爲之而官奪之誰敢哉所當力行者曰公曰久耳公則久矣晦翁之規社倉也或疑其似荆舒青苗法然用心實不類荆舒之青苗主於富國私也晦翁之社倉主於仁民公也公則仁不公則不仁公則久不公則不久田氏兄弟父子但力持一念之公以求仁則天地之生意無窮二法之惠久矣乙卯冬十有二月

瑞陽姚萃記并書

清湘實仁孟晉窻記

清湘實仁孟篤志嗜學庶齋鄧貳卿名其讀書之窻曰晉取易明出地上晉之義也丁巳秋仁孟訪余於山中請爲言其義夫仁孟讀書於是窻之間蚤而作覩朝日之出試嘗有得乎方宿靈霽天萬宇冥冥舉世昏瞀目者未視足者未履也畢逋成晨啓明在東赫然金鉦躍出渤澥浴咸池晞扶桑礙青霄而上四表一明殘星韜而宿霧歛矣自朝至中愈高愈晰翱飛蠕動跂行喙鳴檣浮轡走莫不各得所欲此明出地上之晉也而明明德者實

似之日愈進則愈明德愈充則愈光明德在躬天乎全體如日之無虧欠也有生之蒙本體雖具而知識未充如日之初出而未甚明也學聚問辨格物窮理以極於高明光大之域則是日愈進而愈明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學至於中而止日亦至於中而止過中昃矣自朝至中明出地上之晋也自昃至暮明入地中之明夷也昃雖未入地駸〻向乎入矣有夷其明之義矣是故日中宜照天下學者之學至於不偏之中無過不及然後可明〻德於天下大學中庸一道也日有光自明也物無不照新民也晋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自昭所以使人昭欲未有昏〻使人昭〻也然則自昭明德用力自何而始河南程子釋是象曰去蔽致知嗚乎此愈進愈明之本乎仁孟嘗有味乎程子之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六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七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序

詩意序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文之為言字也辭之為言句也意者詩之所以為詩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〻者志之所之也書曰詩言志其此之謂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為心則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學詩者今日之意逆作詩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則詩之志必如此矣詩雖三百其志則一也雖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横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夫惟置心於平易則可以逆志矣不然鑿吾意以求詩果詩矣乎

尚書傳序

尚書孔氏傳者漢安國註其家屋壁所藏古文書也天欲壽此書之傳借魯王之壞宅以出當時上送之官帝命作傳國有巫蠱書遂家焉由是漢西京之書惟歐陽大小夏侯皆伏生學古文書莫顯于代漢西而東馬融氏始疑僞泰誓書不合經傳

求古文書得之孔氏之學始著是虞夏商周之書人知其厄於秦之火而不知其復厄於漢之蠱也向微馬融書不復古矣向無孔安國書亦不復漢矣吾固喜夫安國之有功於書而重悲安國之不得有功於漢也大抵西漢無真儒故六經之正者皆不顯於世往往至東漢而後定今六經之傳行于世者詩孔箋註於康成始東漢易春秋註於王弼杜預始魏晉末有出西漢者出西漢者獨以孔氏書傳耳而不得行於當時是可重為安國之悲也夫安國子孫去聖未遠家學有源流故傳書之說多正且又約文申義肆不冗費比之諸經傳註如鄭之多怪誕王之本虛無杜之昧經旨者相去直霄壤牛馬安可終抑而使之晦哉今世之傳尚書者凡數百家矣皆外孔氏為說各隨其見而有得失某也不敢居一于此敢困孔氏之傳而采諸家之說以訂正其義惟孔氏之大義於經者正之餘皆存弗去庶幾可以少慰安國研覃之苦志於是書之重不幸也亦以見吾聖人之有孫克紹家學也書之說與孔氏雖不能無異然夫要皆本於安國故仍其舊而名之曰尚書孔氏傳使安國復生必曰吾辭不遇於一時亦遇於千載之下云

贊府兄詩叢序

晚唐詩姚秋壑為最清妙適年有雪迷姚希聲亦精悍於吟余嘗歛集此二家詩作唐宋二姚集有其志而未之暇也今余兄萬安丞又出詩一編示是集殆可三矣丞兄需次萬安商羊里闊對其房一嶺蒨然兄結茅築亭其上環而竹之流其間以遲自揚酒壺載筆牀消搖於亭徹晚於竹裡一詩以為課俗塵事一不掛耳清如此詩能無清乎三唐宋姚氏之詩人誰曰不可保祐丙辰三月上巳日第某書集首

月崖前集序

余性好山水城郭不能有之乃疊石作假山下鑿小池橫木為橋環山為墻外植梅竹消事略具既望夜漏下三鼓月已高窓紙盡明予方擁衾危坐霜風微起竹的淅有聲棲禽驚飛其閒重披衣出居明玩月倚欄良久步立橋上天高月小寒影在地水澈淨如鏡魚畏寒不復出獨梅影在水閒仰視梅已三兩有花清思逼人無與領此者忽記友人滿清可日雲以集寄予未暇讀亟取讀之真

若嚼冰咽雪不知孰為山水孰爲梅竹孰為霜月且孰為詩也翌日書之卷首以為月崖前集序

月崖近集序

月崖潘清可初喜為歌詞余每以葦老訊少游者訊之乃易學詩即有警語近以壬子冬迄癸丑春稾示余類可愛五言如懷人山靜處得句鴈來時睡覺從水漾乾葉聽風移歲檢添農屋秋晴失野塘懶失營家事忙邊卷及書衣分渙浪洗舟避鷺沙行思巧工書隸心清喜說詩宵散喧夜雨霜為去色蕉之言如荷柄已枯猶特立菊花雖老不輕飛泥雨驛邊詩穩重溪山傳屋君歐香行人莫作無情看一見春風眼便青莫道竹雲輕出入平生只識楚襄王皆一聯之警也五言如飢欲啗梅花寒沿淺呈魚巧莫画江天盆惹遠聞香客衣霜遺冷七言如書困多緣有宿醒怕妨遠眺矮籬皆一句之警也如推人曲如老卒嘆如思婦吟則又皆深識理道有補世教而全篇可諷可詠夫自壬子冬迄癸丑春數月耳多警語已如此况歲月進邪吾宋人詩多潘姓今清可又新有能詩声何潘氏之多奇才也其源委蓋自安仁來矣然余觀清可讀安仁傳詩曰先生早悟閑居好豈為銅章入縣來何獨與春情思重只栽桃李不栽梅覌其詩以知其心過安仁遠矣不以金谷園為充友而卓然求以獨立於世詩當益佳余又觀乎於他日

秋崖毛應父詩序

劍江毛應父以詩集來教予求序之予曰詩不以序傳也三百五篇皆有序果夫子猶使人捨序而求詩序不足據也姑舍是後世詩亦爾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唐詩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詩傳不以元微之李陽水序傳也東坡之詩無敘序山谷之詩無敘序近時誠齋之詩無敘序信乎詩不以序傳而以詩傳也詩不以詩傳以人傳也人可傳詩必可傳矣李杜而白蘇黃而楊其詩何如哉其人何如哉應父詩思清而自逸生于劍川鍾泉阿之英其人品自異他日所進未已能如六君子之可傳詩不患不傳也又安用序况應父之詩其首篇曰時人作詩自有體卷頭品題必名士儂詩無體無品題不作東家效西子夫不效時人求品題於卷頭見自高也而今求序爲是亦效時人矣言未既或啞然笑于旁曰如子非名士何於是乎序

贈俊上人詩序

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尤佛家事禪而詩駸駸歸于儒矣故余每喜詩僧談景定元年庚申余衹召過豐城朋友餞之感山見其境甚清僧甚衆意必有能詩僧也主客分韻賦遣送一韻入僧寮中果有佳句出則知山中僧皆能詩俊上人其一也翌日袖其近稿以臨川行卷十餘首進余讀之佳句尤夥如群鴨爭啄枝草烟平岸竹江市雁拖更則一句之奇者也雲村店晚山雨野客衣寒思鄉今日到問舊幾人存則一聯之奇者也又如乞寶石云厭從饕利者莫近石邊行閑鳩云陰晴自無定未信爾音靈紅梅云畫道新來清瘦甚誰知滿面是春風則結語之有意味者也佳句雖不能盡擷然一臠可知鼎矣俊具此禪而詩詩而儒他日每年談當又有以啓予者上元日書于寺中之官舍

毛霆甫詩集序

白雲澗裡結鷗盟想得詩肩太瘦生思入江梅雪骨吟成風竹落冰聲三衢詩人毛霆甫集中詩也乎杜門空山日與猿鶴侶無俗人影到門外到亦不納霆甫不遠千里以詩寄乃開門受而讀之稿中得此詩欣然如遺余心者霆甫之心乎之心也心既同故不待識而知霆甫之人蓋獨立塵埃叢物之表詩十之八為梅花而韻遠思清與梅同一清格小春訪梅摘其尽嘆霆甫詩歷標一日消不清矣哉霆甫之詩也稿中之詩有曰陽關將春長君子朱屯亨又曰蘭成絲出空歎喜舊債新遺不了償霆甫之詩其所與矣漢毛公傳三百篇可抵可想先儒為漢儒惟毛公與仲舒知道君家諫議毛公又以忠鯁著名霆甫豈徒詩哉豈止欲為詩人而已哉霆甫有弟分教高安風裁峻潔又有以南宮魁天下人物不苟仕於時者乎以是知其家學淵矣以是益知霆甫之為人矣詩何足以盡之

劉玉澗詩序

廬陵劉成大俊氣如虹抵掌劇談酒酣浩歌真有俯視八極俗物芒芒之意嗚呼冥其詩之豪也

實秘人日姚某書

再題俊上人詩集

俊上人余庚申年春在感山見其詩欲進之為擲摘十數句今年初夏特來錦江見余其讀全集猶在感山時詩也問別後曾誰見曰豐城後林李先生也盧陵約山朱先生也二先生者當今之詩伯也必有以警策子矣而詩猶前日甚矣余之有以誤子也雖然數十篇之詩而擲摘止數十句余雖進子亦深有以曉之子矣而子猶未之悟今之來方且也出其全集俾余品題時以行乎世余何敢重誤子乎此江湖繆妄詩客索進者之所為也然之方其樵吟數語粗有韻之不乎多未識李杜蘇黃門逕即說然自足歸為詩客持其巨編長軸求其官銜人序之跋之間有顏面柔軟不能拂人情者往往強拘其意得之者輒號於人曰某已得某名公序且跋矣由是數列於名公者積積而次之至有序跋多於詩者夫序與跋固信皆名公也如吾詩之未足以名何徒資識者醒睡一笑耳是之謂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余豈敢不忠於吾子而重誤之至此哉今雖拂俊之意使俊他時悟作詩之妙亦必以余言為忠也夫詩有意有味有韻意欲其圓也味欲其長也韻欲其遠也有此三者然後使人讀之而恐卷盡高初讀而不知其意細讀而不見其味玩讀而不覺其韻何足以謂之詩哉雖不可讀之句不可謂之奇也用不可識之字不可謂之古也欲其奇古必有妙於是者矣作之多而出之少未能於已而不求知于人皆學詩之法也詩雖小技也不好則已好則必求其工工尤未益也不工又何所益哉子佛者也未可以語吾之上就子之所知言之詩正如子家之禪姑歸而熟參之

詩亦如禪要能參未須容易向人談陣見活法往奔北來恐迷途在指南悟後欲知新句長讀時須見舊時態江湖浪走祗何益歸看秋空月印禪

遼東秋雪林稿序

上饒遼東叔以其詩敘于雪林有稿　予讀之真若雪中進山林間日之所觀無往而非瑤柯瓊枝也詩亦佳矣古之人有遼伯玉者吾夫子稱其為君子許其欲寡過而未能東叔豈其苗裔乎余敢以伯玉望之句詩而止

黃瑞可詩序

吟詩必工詩定知非詩人坡仙語也詩固主於詠物然在於自然之工而不在於工於求似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真梅矣亦真詩矣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梅乎哉詩乎哉柳古之詩又不在於詠物之工也余嘗謂陶靖節韋蘇州柳愚溪之詩皆深遠入妙然皆不若紫陽朱夫子之詩為尤妙觀感興諸詩可見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作詩貴乎知道也豫章王君瑞可以其詩下教如月鈞雲衣之詩工矣稽止於詠物乎獨愛其常室之詩曰地德容膝可天似處心寬相在澤無愧知君所止安嗚呼必如此詩始可與言詩乎

梅澗吟稿序

友人胡明可以其邑彭君仲章詩一編示予題其編之端曰梅澗吟稿未論其詩觀其編之題曰梅澗清已可知矣玉立水臞耐寒如鐵石不與春風桃李爭艷媚此梅之盛德事魁百花而調羹影不數也梅之在澗其碩人之在澗乎有詩人於此踏雪於凍曉立月于窮宵兀非天地間詩思如寒島瘦由淺溪橫影得之度新艷逸由疎蕊合藥得之李太白出語皆神仙由軼塵拔俗之韻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餓窮老忠義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果能是則可與言詩矣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梅觀梅於梅不若觀梅于澗

適齋詩稿序

詩貴工乎雕肝琢胃鉤章棘語竦肩如寒攢眉如愁鵠吻如螢側頭如鶴數髭斷而字安片心歸而句得若是可乎曰未也李長吉阿嬰謂嘔出心乃已然則詩何貴曰貴適康節之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詩非愛吟也得意則詩耳堯夫之詩不適乎三百五篇之詩固有出於塗歌里詠小夫賤隸之口未常求為文也而其文至後世老師宿儒有所不能道此無他小夫賤隸不求詩而詩老師宿儒求詩而反不詩如此可与言詩矣適業妙奇逸出人間宮羽之外風水相遭之文章善雕鏤組織者終莫及也適之為詩妙矣哉劍江胡君景顏以適名其齋又以適齋名其集嘗寫其詩寄予大抵皆適中語也其警聯甚多有自言其詩者曰酒在遣懷非在醉詩求適俗不求工嗚

吁此胡君作詩之本意乎有見夫之得意無長吉之嘔心雖不求工吾必謂之工矣

胡允升詩稿序

雙溪胡允升以其詩云雲溪梅吟者示余請序之夫雪清也溪清也梅亦清也疊是清而三之吟當何如哉今夫寒溪淺流四岸皆雪水濺濺觸石鳴有梅焉的皪蓓蕾於其間予於是時帬帽重裘聳手擁鼻側鶴頭而出聳吻吟當何如哉不知予之詩但觀予雪溪之梅

蕭道士詩序

獨明不作久矣黃冠者流挾吟卷遊公卿間賴不見可人一日古洪道士蕭君致道來有詩贄予納之袖未暇讀也既讀之有曰貴登芸閣遊賤止竹門清驚曰此詩人也夫貴登芸閣固不足道而賤止竹門清一語可謂能吟予之心事者可與言詩矣因不取其詩而讀之篇妥句適時雨風和薰予在河舫危坐芰荷淅淅響微而綴吟蕭君詩益與藕花同一香也

饒道士詩序

古洪道士蕭君致道與饒君士隱皆以詩教予予在湖舫中讀蕭卷畢方嘗永餘味因思二君皆來詩必皆佳也顧覺小倦授量予續展饒笙歌眠而聽之其卷首題曰蒼澗泉鳴予聽其詩清圓響亮如在廬山草堂聽環珮琴筑滴瀝西風洒隨風遠去今日何日見此二妙因書其端且摘其句以玩

汪古淡詩集序

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之語也武寧汪子載善卿詩之邵吏部以古淡名之蓋以其似張籍雖然詩而已哉有道味有無味世味今而甘道味苦而淡淡今而甘不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長也食大羹飲元酒端冕而聽琹瑟雖不如重熟意饜之可口能優對衛之適耳而飫則厭久則倦矣淡之味則有餘而无窮也為今之人甘可也欲為古人之其淡乎惟古則淡惟淡則古周子曰淡則欲平心予欲進古今之淡夫苟无欲則於道庶幾矣詩安足論哉張籍豈爲足爲哉

玉泉詩集序

横溪王君君猷喜吟詩以玉泉名其集取李太白滄霞漱玉泉語也詩者乾坤之清氣也有一毫火烟者豈能吐之哉王君家横溪上八月秋風高柔

仙槎登河漢取銀河間水浣腸滌胃久矣是宜其詩之清也清何似曰泉聲玉琮琤景定元年正月十六夜雪坡姚某書于石亢舖

彭仲珍吟稿序

韓退之云富貴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夫詩者雨月之螢之吟吸露之蟬之嘶也故惟窮者而後工非燠綺穠而飫膏梁者所能也或能焉亦異矣謝克陳伯清攜豫章彭仲珍詩來讀之多警句予聞仲珍非窮苦者也法當在難工之科乃而工此夫不醉心於世味之醲而留意於吟咏之淡也非庸俗人所能及况工之耶仲珍以晉齋號晉進也進而不已詩當益工雖然古之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述之事父遠之事君其詩也如是徒工于吟詠風月琱鎪花木末工也仲珍其愈進於此

王月莊雲萍録序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玉局仙人詩語也謂人生離合之靡常也余與月莊王兄剛託交如兄弟居相距疎遠而所謂聚者二三年而一焉况其他乎此記録之所以不可無也然雲雖在天萍在水雲萍之聚散雖不常而天與水未嘗不常也朋友之聚散雖不常而朋友之天倫亦未嘗不常也又豈以暫聚忽散異哉不具然不足以爲朋友敢書於録之首

呂雲叔雲萍録序

暫聚之萍倏散之雲真人生離合喻也雲萍有録登載姓名爵里聚散雖不常而在是録者奉目皆見之蓋嘗聚而不散也雖然一録之中英俊萃焉其有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者乎其又渺觀萬物如江海之浮萍者乎又雲萍言外意也雲叔其試於此録乎觀之

陳氏濟利堂藥序

陳宣公集方藥范文正公願爲相或醫東坡如宣公亦有良方行于世山谷別欲爲藥市之徵君子昨與方技家爭短長也乃心不罔不在濟人利物耳天下方伎之功獨藥可以及物起危盬瀕死楚吟痛呻比舍不忍聞俄得舍藥起其死而生之其功豈細雖然藥南北異産不時得價輙躍數倍窶夫子持錢少不滿十多止百貿貿入市何從得善藥富翁貴人雖有參苓芝术之龍倉卒需亦莫辦此

藥市之不可無也而近時市藥者志亦謀大利不于濟人利物聚賤易貴雜僞壞真內欺心外欺人得藥不能愈疾又甚之或不救是藥誤之也雖得大利奚其利過近時市藥者門若縣異令輒仆安知非以藥誤人之報陳君國卿寔鑒此創藥市一洗衆獘以濟利名其堂寧推己及人不削人肥己用前輩濟人利物之心也繼自今危者安羸者平呻吟者怡笑民不夭枉俗在仁壽陳君及物之功溥矣唱六作五之應宜獨叔微專之雖不言所利〻孰大於此者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七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八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序

混一華夷疆域圖序

地之有圖尚矣周司徒辨封域知廣輪姑勿論鄧高密二侯開東西兩都漢亦以泰府所收圖域樓所披之圖為圖非直為觀美也伏波聚米而畫山川文饒建樓而籌險要意類是僕嘗愛坡翁作指掌圖自分埜晝州至〻我朝元豐九域靡不載古今疆域之廣狹南北形勢之分合皆具一覽四海一日萬古益天下奇書也雖然此圖　建炎以前可也中更丙午丁未之厄　龍渡江而南之哉藝祖皇帝與趙韓王雪爐之所經營如高祖鄧侯之規者已非復前日舊而我　高宗皇帝與魏沂諸公慨意恢復如光武高密之為者有指疆土亦政有望於後之人也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豈容諉曰度外事僕嘗過程君鄉於西山酒閣出書一編視其目則曰混一華夷疆域圖問其自則曰得之蜀受而刊之其法如坡翁指掌圖彙列區析江而淮衆而蜀河之南北岦之東西若關四州若陝五路

以至索虜之穴徐夷之巢隱扶顯披無所匿伏
歷而閱之某險可據某隄可苴戎情不可以適也
某郡我境某縣我疆故物不可以委也僕為是可
以續坡翁圖爲二書任人家國者當人置一編几
案程君與僕同中癸丑南宮試今旅行且入對
上方考圖數貢綏天復於君宜進之一覽慨發
廣袤近之則聚伏波之米吾蜀可收矣杌元之憂
籌文饒之樓吾廣可定矣軫後之痛大之則劃虜
以一圖而開亦帝子之大德高密以一圖而啓白
水真人之中天皆分内事也是圖豈直爲觀美哉

圖之首編曰禹迹六合寧運必能運天下於掌復
禹之迹而後可漢唐四字吾猶小之寶祐四年歲
在丙辰二月初吉同年生姚某序

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

寶祐丙辰十有二月某祗召入册府至上饒因聞
時事感疾援老泉先生例上封事且辭西歸舟往
豫章度除夕丁巳正月五日尾府大夫士班視天
子萬壽而行將行有眉山楊君道傳宋君可傳來
祓江干以詩餞讀之詩皆有驚人句固已起某之
畏矣楊君袖出書二帙帙題曰本朝通鑑長編節
要綱目曰此吾先子柳溪先生之所用力也猶掌
刻梓行于世矣鶴山魏先生爲之序引中更兵火
舊梓毀於燼無遺僅遺此二帙所幸先子手澤尚
存道傳欲繼其志復刊之鶴山序已逸集亦不載
顧無以冠其篇首願得一言何如某觀之蓋奇書
也不可以泯不傳獨鶴山先生既序於其首某於
先生無能爲役何敢僭序於後再拜謝不敢楊君
請之力則告之曰記事者必題其要纂言者必鈎
其玄此韓退之讀書法也今觀先公之書也雖李
氏之舊貼而辭翦其浮事本其要類總其萃年縶
其時挈提以綱而紀載以目經緯而緯列璧合而
珠連使讀之者可以便覽觀可以備遺忘可以識
倫類可以記歲月可以旁通而曲暢可以本其而
末舉其有益于學者大矣司馬通鑑一書有節本
有舉要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綱目今此書〻也
節要辭翦其浮即司馬通鑑之自節本也此書之
標題事本其要即司馬通鑑之舉要曆也類總其
萃年縶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
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而諸体備焉用心亦勤
矣此東萊先生所謂能爲其難而遺學者以易也

用心亦仁矣父有此書予不忍沒其傳故復刊奉以行乎世用心亦孝矣揚君其力爲之他日成顧以一本寄我

滄洲漁唱集序

天下之至樂者莫漁翁若也卷綸而收漁肥倒囊而沽晚鮮扁舟一葉傲兀於煙波之上望而見者知其樂也而漁者不自知焉風高浪懸霜涸水々戚々焉憂魚之不可得亦安知所謂樂能樂其樂其有道而漁者乎寄興於漁志不在魚寓身於舟意不在釣水光山色吾姬姜也鷗鄉鷺國吾菟裘也風簑雨笠雪蓬烟棹帶笭箵而舞獨適無往而不妙天下之趣故漁唱爲自然之至文寡和之妙音爲滄洲鄭徒宗其有道而漁者歟味其詩飄々然如航渺洋如釣寂莫嘗以卷謁大山蕭先生先生謂宜以滄洲漁唱目之先生漁戶長也其可之矣詎可不用先生之意字其詩乎予亦樂漁者他日來子之舟願聞子之唱乃續而爲滄洲漁唱之歌曰滄洲之月清兮可以浮我船滄洲之雪皚兮可以畫我釣魚不必得兮筌已忘知漁父之樂兮濠梁之莊歟已遂書以爲滄洲漁唱序

遺齋續藁序

遺齋胡君景顏前五年嘗以其詩稿寄予俾序之矣屏湖張君應南來又以續稿寄俾再序近詩也其多又如此遺齋於是年七十矣計日而定課隨物而有吟積歲而成編思之欲得之易故續之富也他人年至此志與氣凋才與年盡豈復有能吟其情詠其性者遺齋老時不以富貴聲利攖其心視世所慕尚其與浮埃飛塵等暇於執壽固不屑暇於蝸展亦不爲一意肆章句以詩得全其天者火愈宿明愈新齒愈老詩愈壯筆雲飛而思泉湧無怪也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々威儀之詩血氣雖衰志氣方盛夫是以能若此使遺齋年過武公躋於百年期頤之域積五年一續每續求予序々至五六未已也夫不以富貴聲利之慕向以役其心而以詩全其天近於仁者之靜矣靜則壽矣壽以昌其詩於未艾序以壽其詩予無勞余又奚避雖然鄒子謂删後無詩古詩蓋未有能續者也詩至於僖風雅其愈妙乎余願遺齋更續之

草堂詩稿序

謝康樂搜詩中忽夢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

大喜以為神助必有驚人語也池塘生春草此五字何奇而謂之神哉嗚呼是乃所以為詩也不鈎章不棘句不嘔己心不鞭人惺其思之謂詩矣黄君任伯以草塘名其集必有得乎此以予言為如何景元年春姚某書

朱子雲詩集序

豊城朱子雲勁氣如虹蓋干將莫邪二劍合而為一少年游江湖從戎淮蜀嘗有踢翻鸚鵡搥碎黄鶴氣象發而為詩自立一家句要皆湖海豪氣錯成間有不合詩家尺度量容畦徑不足為子雲疵也夫子雲豈肯作閨婦之檢押凍儒之口吻哉淵龍之吟飛霆走電不能為窮蛩之泣鉄笛之嘖吼風涌濤不為卷葉吹笳之酸也頗欲以推敲辛苦鍛鍊一句一字者責之誤矣讀子雲之詩者當于子雲之氣觀之以子雲若而人豈當使之腰霹靂弓背夜光劍涉釣渚洛居近楊武乎錄得取上將軍封侯印佩之而乃春箴來歸抱居山林鬱悒々敵一莖雲則子雲之發而為詩者所以吐此不平之氣也是氣也豈容遏之使終不得肆哉天驕子跳狼俗輩謂吟詩不能服虜不知吟詩固不可以卻虜此氣則直可以吞虜氣可以吞虜是詩亦可以卻虜也子雲當釋去手中漁竿再捧矢獻于庭出清塞上虜擊斗釃酒犒士之餘橫槊賦詩賦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藩無事樂耕耘之句歸報天子又為鐃歌郊詩之是則子雲有用々作也非不平之鳴也真湖海之豪氣也子雲亦有意乎投班超之筆請自今日始

送黃強立序

文之不古久矣士之號能古文者艱其辭澀其字蹇其句讀耳以是為古如之何其古也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妙乎雖然意必至于理々至焉意次焉唐韓退之理勝于辭李元賓辭勝於理或謂使天假元賓年必與退之埒是不然元賓年愈高辭當愈勝決不勝退之々理也抑退之々理亦未為至也以博愛言仁以三品言性以外形骸以理自勝為識道理々云乎哉本朝自濂溪周先生以來至紫陽宋先生理學大明學者蓋易為力于易為力之中而不知用其力則可惜矣某于天下好古之士論文之所以為文鮮有合獨清江黃君強立能古文有声聞

餘說是之未知余說之果是歟非也殫力其教之
相與共學其是

詞賦義約序 壬子代劉簿作

國初殿廷惟用賦狀元有至宰相者賦功用如此
也吾瑞先達竹溪雷公亦以賦魁南宮位樞府由
是以聲律鳴者愈衆擢鋒詞場賦為盛貢於鄉第
于太常相繼也預計偕者須績食已酉輒倡義為
約以奉之是年賦四人皆在約明年予僥倖偕約
中人擢第掌籍而試別頭者亦第賦四而第者三
焉亦可為盛矣舊約曰得儁者陸續之茲弗敢渝謹
揭金佐約 相與充然義而大之石橋橫波讖合
連河倫魁之應必在是科當有以賦取狀元至宰
相者豈止魁南宮位樞府哉榜中得人一時最盛
敢以囑之同志類皆曰如約

乙卯詞賦義約序

魁躔麗天次舍不即還秀靈鍾地氣脉必久萃此
數也亦理也福之莆鄭蘇之黃衛近時之陳張
嚴之黃方所以相踵而魁天下歟吾鄉每詔歲詞
賦人必自為義約作勝氣壬子吳人樹主簿劉君
董約某代為之序首謂國初惟以賦取狀元第以
張賦之筆非敢自許也癸丑誤忝親擢幸不辱斯
序有如神發此語然則相踵而魁天下斯語當復
驗矣某不敢數特為鄉曲作先驅耳呂聖功既以
訓棟將賦魁天下胡周父所謂之曰待我明年作
第二人却輸君一籌明年亦以不陳而成功賦魁
天下吾鄉英傑如林豈无自許如周父者乎雖然
為周父之科名可也里後李姚某書

新昌義約序

新昌瑞望邑也郡表以瑞芝易號時新昌邑有芝
瑞於亭文子記故邑為三之最非近也古矣梅子
真隸人所居今尉山是陶淵明吾人所居今故里是
皆人物之最也而尤最於我朝士出就選必為天
下最竹溪雷文簡公以南省魁天下某不肖癸
丑亦濫恩為士今愈最矣歲戊午相率以為約取
五百名中第一之義人五百金取玉殿傳金榜君
恩賜狀頭詩為十韜分歛而專聚發計而預備如
京師者可無桂玉虞是約義矣顧中有約為吾里
英才如林冠首書鍾書首膺句必雖相接竹溪之
地步可拾級上某不足道也願相與如古人其能義
不阿權门上書詆王氏義必扶正統願立孔子後

如吾里子輿者乎其能義不事小人即賦歸去來義不負晉朝惟書甲子號如吾里淵明者乎是所謂義也如是而後足為天下最願皆曰不背約

高安義約序

試有約作勝氣也請以戰喻庚有粮則將勇軍有賞則士往劫捷文陣之五兵鏖詞場之大敵者乎此家約之所以立也高安舊有南宮義約今年鄉舉仲翔主之且於約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是周瑜之兵魯肅又濟之也士氣其百倍乎拔幟而先登吾知必皆吾高安之士矣

瑞州經賦義約序

詞賦明經今世皆進士士詰春官合為約義也分而二之有計多寡牟利心非義矣今復合名約曰又新龍門客又新之義也亦分者又合之義也雷之賦閩之經必文偕見於今矣某雖勇不足賈也景定辛酉詔歲里生前　勅賜進士第姚某書

古洪三洲義約序

三洲連出狀元豫章古讖也歲大比豫章之屬邑曰南昌曰新建曰豐城三邑合約萃費以給東上名三洲義約意亦弘矣豫章之士每詔歲必於江之三洲視連否此非是、三邑皆濱江、皆有洲三邑合此之謂三洲連矣義氣所發文光燭天狀元之應不在茲乎抑三邑英俊之林也合而為義上可尊主下可庇民無適而不可狀元及第未足道也顧相與充此義而廣之

助約序

神龍之震首會奮翼乎九霄必得水而後可嘘而成雲嘘而成雨而龍固自能也雖然能輦萬斛之清波而助之豈不尤速神龍之變化哉於是乎有助約

陳氏同宗義約序

舉子裹入京之助而為約義也同宗相率而為約尤義也雖然姓之奇旋之希助之微亦不可約姓著族鉅約斯盛矣吾瑞多名門然著姓巨族陳氏為盛其始由九江之義門派而衍之派盛故儒盛儒盛故覓官應舉者盛每貢士科不乏陳姓倍有關榜必見陳之語父子世其科兄弟家其貢踵相接也予嘗取唐宋登科記觀之陳每盛於他姓瑞拱之先與咸平之先皆紹興之同父繼自今復見之瑞矣雖然陳之所以盛有由也陳後舜也盛德必

百世祀族之盛德之盛也斯約義矣頡相與虞之
在漢如伊犂如太丘如二方在本朝如後山如了
翁如復齋相約而為是盛益盛矣姚亦舜後也敢
援何毛朝同盟為族姓之義以附盟于宗可乎詩
言助之而奇為之鼓以屬

鄒氏同宗義約序

瑞陽年來為義者盛歲大比自三邑共為約各邑
自為約外又有所謂同氣義約者昉于陳徒于綦
今復有鄒非相為習也為義者不厭夫多也鄒為
瑞儒應舉者衆有以春秋連為貢首者有以詩學
取薦名者又有以詞賦擢第者氣類之盛皆彬彬
乎王門裾之英卓卓乎 道鄉之彥也其為約
也則宜余又聞之六十年甲子一周周則氣數未必
如舊其慶元丙辰魁天下者昭武大參鄒公也今
茲又丙辰矣甲子周而氣數復矣其必有鄒之姓
魁天下者乎鄒陽之言曰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
出流霧雨咸集辰龍也大參之襄龍首蓋以龍之
歲與是約者再襄是龍歟以鄒陽之說告鄒氏之
同約

惠應廟塑魁星像序

大乾主功名之神也行廟在新昌士奉之應如響
歎相率像魁星以祀維吾新昌魁脉相續竹溪雷
公以南省魁天下其不肖以誤膺親擢為譬之武
事其特先驅破陣者爾建大將鼓旗者方來未已
也像魁星而祠之實甚宜抑梅亭李公贊魁星有
曰魁一仲舒為漢與刑魁一僧孺稔唐禍形然則
吾新昌繼自今魁天下者為仲舒而不為僧孺可
也神必福之

圍沙桂籍序

淮尾沙圍宰相狀元建古讖也癸丑七月藍君義
行訪予於期集所曰建之沙圍矣讖必應義行有
季父每賓與歲必為建之士輯卷以試予為我序
之庶徼福焉余曰前輩有言科第必狀元仕宦必
宰相學術必聖人言皆當以一第自處也建自紫
陽先生暨二西山皆以聖人之學術為天下第一
建之士膏潰馥熏久矣以第一之學術出而擢第
一之科躋第一之仕餘事也圍沙云乎哉後之人
當驗諸此籍

贈富寧槐簡序

京師之造槐笏者多矣獨朝天門富寧者為第一

材奇而用周工備而價稱也故歙者捷焉背之圭銳象生物之仁足之砥平象方外之義色黃乎潤累案文貴乎直象剛柔是者其思有以稱是歟為魏鄭公諫笏為段太尉擊賊笏斷擿如手板拄頰但看西山焉仮用倒持流汙見逕渠而戟帽尤不足取也

賣墨道人序

神仙呂翁以賣墨遊人間一日入小校人間墨價幾何翁曰十千衆笑弗顧翁磨少墨於硯而去有頃陳日射之洞硯表裏皆金色墨神仙戲術也一齋道人遊江湖遇翁筆得墨訣挾之以資遊戲古今謂墨如良金好事者爭寶之毋笑其索價之高使徒留金色於硯而去是墨有遇矣

贈悟上人序

佛者悟上求序於余請言其名之義儒佛異學与也安能序子之意雖然請誦予所聞下學而上達儒之事也有上達而無下學而佛之事也儒者下學而上達故洒掃應對可至於精義入神格物致知可推而治國平天下佛者有上達而無下學故執空寂以枯其心縛虛無以滅其性名為真如實際而究無在實者存名為應用周徧而實則不適於用此無他儒者則有形而上者之道而復有形而下者之器也佛者則舍形而下者之器而徒欲求形而上者之道也舍器而言道是道為無用之物矣學道焉用是故由儒之言則可以貫體用融顯微即無極太極之妙以立人極人極而立天地位萬物育佛也老也亦困於吾道之中而獲安由佛老之言則必至於斁天經絕人紀天經斁人紀絕則天下必亂夷狄必猾夏禽獸必食人佛也老也亦不能自安矣然則循吾之學乎由子之學乎於此可以悟矣吾之學通天下可行歷萬世無弊子之學則山林獨行者可為耳不可使天下皆行也使天下皆行必無君臣必無父子必無夫婦必無長幼朋友無朋友則人之義敘無長幼則人之序乖無父子則人之親離無君臣則人之分瀆無夫婦則人之類滅絕欲寂滅為樂乎故曰不可使天下皆行也天下不可皆行萬世顧可通行哉為儒者當悟此決不可捨儒之學而言佛為佛者當悟此決不可不逃佛之學而歸儒苟不能逃佛之學而歸儒亦當安於山林苦節獨行以陰受儒者之賜

高同父卷子紙序

國重士士重文文重君士入棘闈試有司輒焚香拜賢能書王亦拜受之不重士乎選士必選文文之佳如青銅錢萬選亦萬中不重文乎玉之藉也以藻則玉重錦之包也以茅則錦再上重我乃如此我乃不自重曰吾姑以藻吾文耳寔在卷何自輕其文如是哉故重其文者尤當重卷此高氏同父所以浮自重而又歎与朋友皆知所重也歲次午求士詔後自天而至士皆治卷求試同父歎肆友畧出費十一二而以己貢先市佳楮然後責償歎使士皆玉錦其文貴以藻而不賤以茅為有司所愛重取擧第如拾芥成己成物之意摩朋友知自重其皆翕然和之乎己未三千禮樂字入對卷徹　宸覽拘君以金篦指擿　上前皆此其基也今父高氏適其名也蓋佳兆云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八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九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論

論語先進於禮樂

或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聖人何以從先進曰以其質也或曰以質則無事乎文矣乃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又文之從矣奚所從之異乎曰不異礼樂之情則從乎質禮樂之文則從乎文情而文則康矣文而質則俚矣文情本於質而有文以文之然後禮明而樂備記曰鐘鼓管声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礼之文也是皆非礼樂之情也然舍是則不足以為礼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　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則礼樂之情也情者文之根本文者情之發揮故曰知礼樂之情者能作識礼樂之文者能述然則從乎質者作礼樂之意也從乎文者述礼樂之事也而奚以異雖然則吾從先進聖人蓋亦有激而言也其以世變之日趨於文乎故欲反其本

孟子學問求放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孟之言一也皆欲復其本然之心而有之矣夫子之所謂舍即孟子之所謂放夫子之所謂操即孟子之所謂求也無以操之則舍者終於舍矣無以求之則放者終於放矣人莫不有是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為心者物之誘而念之流也豈惟下愚為然自聖人之外雖賢者不能免特愚者則舍而不能操賢者則暫舍而即操耳愚者則放而不知求賢者則暫放而即求耳然心吾心也非外物也其舍者非果於亡一操之則亡者存其放者非終於失一求之則失者復此夫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此心雖舍之放之亦不即散逸而不復也有時而出有時而入牛山之木濯濯者未常不萌蘖之生但患不知其出入之時入之時寡出之時多且莫知其歸宿之鄉耳夫子此八字最善名狀夫人之心令夫不知操存求放之學者有不蹈此失者乎要不可無體認省察之功也一覺其舍則即操之一覺其放則即求之力到功深念〻純熟無所謂舍無所謂放矣如之何舍者不知操放者不知求哉孟子所以設為鷄犬之喻以小明大以見此心之不可不求也鷄犬特外物之微者放則知求此心乃吾身之主所以享受天命之理乃聽其放而不知求視是此心不鷄犬若也豈不大可憫哉桐梓知養而此心不知養雞犬知求而此心不知求此孟子即物喻心所以警夫人者極為至切學者一味斯言可不一大警懼哉然則何從而求其放心曰孟子蓋嘗以夜氣旦氣之說明指以示大人矣人於旦晝之時所以汨亂此心者不知其幾千萬緒惟於夜氣靜定之時旦氣清明之始則可以見此心之本體斯時也苟能求之則放者不至於梏亡矣是不可無體察之功也而所以操之則又在於求之之後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閑之者其操之乎持之有道曰敬孰為敬曰主一無適何自而能主一無適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請從事於此四勿

趙簡子置後

趙簡子欲置後而無所適書訓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焉伯魯遺之無恤識之乃立無恤卒祀趙君子

曰是不可為萬世法昔商帝乙欲舍受而立啓太史據法爭之曰不可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遂立受商墟焉人皆悔帝乙之不立啓也然君子則善太史之法何也亡國之禍小奪嫡之禍大也亡國之禍止其國耳嫡庶之分不明焉則後世効之其禍及萬世故寧亡其國而嫡庶不可亂嫡庶不亂不幸而亡國如受者鮮矣嫡庶亂帝而不亡國如襄子者尤鮮也是以春秋大居正謂簡子為善於擇子則可矣以為可萬世法則未也

晏子家施不及國

昔齊陳氏以施得民將有其國晏子謂齊景公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公莫能　陳遂有齊後世人皆晏子惜也愚獨謂不然夫天下之患當救之於其萌不當救之於其明患之萌也救之易其明也雖欲救之難矣方魯昭公之三年齊景公即位之九年也晏子與叔向語已患陳氏之施矣而昭公之十年陳鮑逐欒高而分其室晏子既不能相齊君以遏其漸方且勸之以遜邑戒之以蘊利而復語之曰可以滋長陳子於是致邑於公分無祿者以邑周貧約孤寡者以粟且夲陳錫哉周之詩以明能施之義陳氏之施益大於此晏子教之也教之以可以滋長之術是教之以取齊國之術也教陳氏以取國之術而復教齊侯以制之無異誨之竊而導之捕也晏子得為齊忠臣乎夫以小惠求民心亂臣賊子之巧於取國者例能也宋鮑竭粟以貸餓齊商人驟施以聚士魯意如食隱民以為之徒其智蓋相祖也陳氏而不為鮑不為商人不為意如則已苟有志焉固不待教而能也而況有教之者哉是宜其聞可以滋長之言而即誦陳錫哉周之詩也可以滋長此何言乎教之於其先安能已之於其後乎晏子教齊侯以禮之時去教陳子以施之時纔十五六年耳而陳氏之勢如此非晏子教之雖至是哉假而齊侯之亟從晏子之言亟止陳氏之施齊失民矣又安能禦民歸陳氏哉是驅之也教齊侯以已之之術不如勿教陳氏以滋長之術長且滋之又焉得而已之斯言也特借以喜其鑿之水非馬耳臨觴之流既開迄至排山倒海之勢則雖有隄防亦無所用然則終不可救乎曰可魯定公之時三家張矣一旦孔子行相事之墮郈墮費如振槁木至女樂餽孔子行而成卒不

果墮尊君卑臣隳公室歸私家聖人蓋自有道也使孔子在齊則陳氏不難制矣而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譖之孔子去齊齊安能制陳氏哉

史記世本

或問堯以二女妻舜信乎曰信書載之史述之矣而不信史可不信書可不信乎曰然則史謂堯黃帝四代孫舜黃帝八代孫是同出黃帝之胄也且堯女乃舜之從曾祖姑也八代孫可娶四代孫女乎曰否吾固曰史可以不信書不可不信也八代四代孫之說載之書乎載之史乎書固不載之也史則然矣然焉可信哉且史之說本於譜乎蓋本之於帝王世本等書也世本等書非出於六經非出於夫子曲儒末學訛誕相承之言耳矣其信苟以為信則史又嘗曰契十四世而有湯稷十六世而有文王且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蓋兄弟也十六世距十四世纔兩世耳而周之兩世乃經商之六百年契之十四世何促稷之十六世何長耶吾是以知其系之不然也使堯舜均為黃帝之孫則固天子之胄八代去四代亦未大遠堯何以得自唐侯而為天子舜何以居側陋而鰥在下耶皆天子之子孫相去未遠一何貴而一何賤耶舜果堯之族則堯欲遜以位直以授之家人耳又何必咨四岳而揚側陋耶吾是以知其必不然也且後世謂天下之人皆出於黃帝者其說尤繆開天闢地以來帝王不可考據夫子所稱而可信者黃帝之前固自有伏犧神農也伏犧神農之時人之類多矣今而曰天下之人皆出於黃帝則伏犧神農固無後也耶伏犧神農時之人之固無後也耶

叔孫昭子論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牛殺叔孫氏之嫡而立昭子出於非所覬望之中一旦而得百乘之家立三卿之位牛蓋有大造於昭子也昭子立而牛戮焉且曰牛亂叔孫氏殺嫡立庶以亂大從不諱乎己之為庶而明孟仲之為嫡不知有立己之小惠而惟知有叔孫氏之大從若將終身不可忘之私恩而乃決然弃之不啻土梗昭子豈少恩之忍人哉以公滅私見善明而用心剛耳若昭子者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夫百乘之富不可以驟至也三卿之貴不可以驟升也牛不立昭子昭子亦未必有是也今昭子不此之顧使有一毫求

富貴之心能若是乎此所以為不可能也於是可以為萬世宜法周平王為太子幽王立伯服而黜之申侯其母舅也挾犬戎伐周室弒幽立平而去平王踐天子位苟能告之方伯告之諸侯正申侯之無君誅犬戎之亂華則公義明私恩廢周之威復振周之道且復興矣平王不知此義方且德其毋家遠屯戍之天理泯而人欲行周之所以衰也使昭子而不戮牛牛且挾其立己之恩專制叔孫氏之家以及于魯牛且一陽虎矣惟昭子奮發大勇迅速不留故叔孫氏得以為安而魯猶得以為秉禮之國亂臣賊子知亂大從者雖至於立己猶以義不與也於世教豈小補哉是獨不為得萬世法哉漢之君而知此義則擅權之五侯誅而漢不陵矣唐之君而知此義則定策之國老誅而唐不晚矣如之何其知私恩而不知公義哉知之者僅有漢宣帝焉霍光有立己之恩而不免於赤其族庶乎知此義者雖然亦未為知義也此使霍顯不毒許后山禹不謀廢立族豈赤乎麒麟圖像爵姓不名私恩猶在念也是宣帝亦未能如叔孫昭子也抑宣帝猶武之嫡孫霍光猶曰廢昏立民也後之殺嫡立庶而借廢昏立明以文其姦者當以叔孫昭子為法

荀息論

荀息以傳奚齊死公羊賢之君子非焉曰是非聖人春秋之意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人莫不有死而死有二或太山為或鴻毛為荀息之死太山之死歟抑鴻毛之死歟吾見其為鴻毛也死所以成其信而息之信則非近於義也可以無死者也使獻公初以荀息傳奚齊為息者告之曰廢嫡立庶亂之招也申生廢焉而立奚齊非愛之也其將召亂乎臣不敢聞命君命祇辱苟如是獻公幸而聽則晉可以無亂不聽息雖得罪亦可以無死今也不能正救其君從將順以成其惡雖死吾不謂之能死矣夫受遺託孤重事也忘生狥義忠節也而死於奚齊遂為不得其死士豈可以輕死哉息之言曰臣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息將何以為忠貞乎不陷君於不義忠也以己之正而納君於正貞也今也獻公溺於私愛以亂其國而不諫可謂忠乎成其邪志可謂貞乎里克以息之死為無益非

惟無益於奚齊蓋亦無益於息也傳奚齊之謂非矣奚齊殺而後立卓子是逆君之非也其可乎聖人作春秋於奚齊書曰君之子謂其特君之子而非晉之君也奚齊之不可君則聖人之斷荀息可知矣或曰春秋不君奚齊何以君卓曰貶必於其重者奚齊貶矣卓爲君息爲大夫特據實而書耳若衛剽之類耳聖人豈以不食言賢荀息哉不食言而以爲賢則不食於盜賊者皆可以爲賢矣有子不必曰信近於義孟子亦不必曰可以無死矣若荀息者特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左氏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夫以荀息之言爲言之玷庶乎知春秋聖人之意矣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三十九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說

三友軒說

豊邑黃君有軒名三友俾余說之余曰若之何而爲三友也人有言曰松竹梅爲歲寒三友子之軒森然而千雲霄者得無有是竹耶樛然而龍蛇走者得無有是松耶臞然而玉瘦鐍然而氷寒者得無有是梅耶黃君曰非也吾不敢諸此蓋志於魯論益者三友之言耳思得此友以輔吾仁也若然則余又何說哉晦庵朱夫子之說善矣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善哉斯說也夫改其過以進於善自明而誠以希乎聖人皆學者之事也此三友足以輔之其益可謂大矣雖然知益者之有三友而不知損者之亦三友辨之不明未必不初欲其益而隨陷於損也損友之三與益友之三正相反也可不察哉便辟則習於威儀而不能直矣善柔則工於媚說而不能諒矣便佞則習於口語而不能有聞見之實矣損之三與益之三不相反乎今人之取友未孰不思其益哉

然而畏聞乎正論樂近乎懦夫多識前言往行非己所能及之人則憚焉而不敢近有能奉己以順適和附而諂笑者則喜其無拂逆樂與之肉交不知面諛者必背毁之人媚己者必賣己之輩其平居詡詡笑語以相取下者又皆臨小利害反眼落陷穽不救又下石者也是豈特有損於其德其身與家且為之損矣孰若夫直諒多聞之友有益無損哉有薰陶漸漬之益焉有嚴憚畏謹之益哉又有興起慕效之益焉是友者三而益者亦三也語又曰毋友不如己者然則勝己者其益者之友不如己者其損者之友歟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能直諒多聞之友益矣亦有似是而非者好訐以為直乞醯以為直證父攘羊以為直果直乎不貞之諒匹夫匹婦之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果諒乎學博而不反約强記而徒喪志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不知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果多聞乎是故直而好學則不絞信而近義則可行多聞而知道則不泛是又不可不知決擇也格之物竹挺而不屈近直松歲寒而不改近諒梅質而華近多聞乎其植之軒見物之三友則思己之三友庶乎益者之居而損者之睞矣是說也即朱夫子說魯論之說也故以為三友軒說

雪心說

亢陰凝不昧其潔太陽耀不固其節潔豈我名節豈我負此謝惠連賦雪句也世之人每賞此句予曰是不知雪夫至潔而有節者莫雪若也乃曰潔豈我名節豈我負辱吾雪矣此言也其清談之流弊歟雪之被物也四海一色掩垢敵而皆新之潔矣哉不常有々則為瑞既瑞曾不淹之為久即收而去之不常為世俗所玩獨於岷峨太華深山窮谷則四時凝冱盛暑不爍此君子難進易退之風固窮避之操也而曰不固其節可乎藍君以雪心自號其詩亦曰雪心吟蓋夫以雪為心必知雪之為雪者矣吐而為詩余事耳若曰雪者後有而後臧心可作存而作亡則謝惠連之不固其節說也藍君必不是之取曰潔曰節君其似吾雪

八窻說

八窻玲瓏明喻也室有八窻而不為物所蔽斯明矣人有五官而不為欲所蔽斯明矣是明也人皆有之患不能明之耳豈翦見斗一隙之明也納約

自牖一方之明也夫惟表裏俱徹而後可謂八窻玲瓏斯境也周子之光風霽月也程門之坐春立雪也邵子之空中樓閣而呂子之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也雖然未可以驟至此也虛室生白莊語也空明寂照禪語也不知其所以明而惟憑虛騖空以求之鮮不爲老爲佛矣然則所以明其明者何如曰格物以致其知

貞工人氷壑說

烱如一段清氷出萬壑寘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子美句也壑清矣而氷焉不其愈清乎復以風露玉壺寘又不其愈清乎嘗試與子觀之陰風怒吼萬葉盡枯寒霜曉凝臘雪夜積禽蹤絕獸影滅是壑無有惟氷皚然其清觀何如耶僧季貞以氷壑自號清已抑氷有道當不清而上請爲予言之今夫水結則氷氷渙則復水方氷之結固確然廉而確然堅也渙則皆化矣人之生也其有形也聚也氷也其死也歸吾貴而復吾初也散也水也水凝則氷自無而有所謂精氣爲物氷釋而水自有而無所謂遊魂爲變謂水氷之所自出則可謂前所渙之氷復爲後所凝之水則不謂天地之氣以復形而人則可謂今世之人即前世之人則不可苟悟於是輪廻之說其可以息矣而死生可以無懼矣予因水而言及此真其於子之壑取氷而驗之始以予言爲不妄

楊雲林方壺說

海山方壺在烟雲縹緲間可聞不可見翔可尋覔巖阿結屋戶外引泉匯以方池而亭其上瀧瀧循除不舍晝夜北風時至霧靄凄迷對面不相靚已乃軒豁然見山仙家之壺惟有基登瀛守索矩方寸地不受一塵勿令費長房窺之

此齋說

文中子曰彼道之方也前輩謂其語不然夫有彼則有此以彼爲道方則此非道之方矣此非道之方道乃在彼是道與我爲二然則道遠人乎故論道者未有言彼道必曰此道論心者未有言彼心必曰此心此之義大矣哉取諸此不求諸彼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清湘賀君一溈以此名齋求其說於予予曷其告蓋亦於此心求此道乎

林伯可自齋說

三山林伯可以自名齋取獨之義也獨之義大矣哉中庸之首章曰君子　謹其獨大學之誠意章亦曰君子必謹其獨二書聖門之要書也其言皆主乎此信矣為學之要莫大乎此也何謂獨獨者人之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也一念之作苟偽也覺而復之此顔子之所以為學也夫是如則可以自明其德矣自明其德則可以新民矣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是位天地育萬物以是獨之義大矣林君之處斯齋也所以用力以自之義者必若是而後可以為聖為賢若曰琴書以自適詩酒以自娛則自之義小請大之林君舊遊澗堂雅知余屢請言其自之義不敢辭輒書此以為自齋說求知林君然之否

劉埜字子相說

上饒劉君埜其師以子相字之後求其說於予問其故曰野有相之道也予曰然古之善相天下莫不於其在野占之伊之莘傅之巖夏後殷之事業具焉相野之推也野相之基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盡吾明明德之事則推以新民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哉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相業偉矣相不野之推野不相之基雖然古之人野不可以無相之學而不必其有相之時不聘於湯不夢於武丁耕莘亦廊廟也若曰吾志在於相而不必在於學耕寬閑也惟饕鍾鼎之謀釣寂寞也惟餌名位之計則在野而慕朝在朝而忘野出處進退之義皆失矣是野也將為野哉由也之野其弊至於礼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可無學乎學在曰敬敬則能為循序漸進之功不敬則流為一超頓悟之性僕師父軒蔡先生得於師說如此敢以告若又曰吾師經畈子師父軒當無復望其同則非學者審其是之意夫蔡則不敢

贈仰巔峯先元二字說

仰巔峯設關人肆於三元樓前先唱第數日予與一二友步月因過之戲書一元字俾解祈巔峯曰元字添兩筆則先字必在人先又曰兀然而居第一甲一笑各散去未幾予忝第一人賜第巔峯捐於焉前謂其言驗明日來期會所求予詩之予謂巔峯雖未嘗明許其為第一人也然紛紛往來中

已能知其為第一甲亦難矣況謂之必在人先其亦第一人之類敎方未唱第時欲為狀元者何限巔峯亦難於許若予則不必作狀元者偶然得之故巔峯亦偶然而中之欤冗不暇詩聊申元与先二字之義作數語以贈

退之有言責在人先則不為首其斯曰乾元善之義大可統天吾其求仁庶幾顏淵曾何是稱峯首蓑然子會此理立峯之巔苟拂厥經其順則顛書此贈之甚亦勉旃

贈僧半顛說

唐有僧太顛宋有僧半顛人謂半顛得太顛之半也而其實不然韓退之與孟簡書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形骸亦理也天下豈有無物而有則者哉外形骸而求理太顛可謂之顛矣宋之有顛豈如是哉顛長於詩不苟作〻必託興於物有關於世道有益於人國顛雖釋其形而不釋其心也猶以不釋其心而尚釋其形故未離乎顛之半使之髮其首冠其顛〻顛施光耽虎視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進風騷雅之詩不為長語扶世之顛而持其危顛之半必為不顛之全矣不明理之太顛又安欲望之哉後世亦將曰韓退之之稱太顛不若姚某之稱半顛景定元年春王正月寄顛詩後之三日顛也故又序以贈之

送葛山人說

豐城葛君德清數年遊江湖登康廬眺揚瀾涉黃岡弔赤壁訪黃鶴問鸚鵡鱠武昌之魚浮洞庭之月而後遵大江歸敘水山川名勝歷〻足下班〻胷中遂得妙山水之理如與青囊君神交心契遂縱談而及陰陽盡得之於目悟之於心非閉門而學琴按圖而求驥也一日挾其兄德遠書之錦江造予釣魚所立漁舟傍与余語山水之奧球然其異之暨辭去請序其說夫山水之理余固能說之也太極剖開陰降陽升其初也天地間皆水也得風而凝柔者始堅故今之山皆波濤洶湧之狀而山之巔鑿之即有水山蓋清氣中之有查滓者故凝水則純乎清者故流也夫是以謂之融而為川結而為山〻屬陰水屬陽也山屬陰故靜水屬陽故動為青囊學者不曰山水而曰風水又曰得水為上藏風次之莫先乎水也雖然山水流峙於天地之間山為肢体水為血脈其行其止蓋有自然之

運造物者亦何常容心於其中行某龍降某勢出某穴主某王侯將相貴賤壽夭貧富哉屑屑而為之造物亦勞矣善地理者特原其所起識其所止止而擇之則可以乘天地間流行之生氣而安耳妄為窺之鑿之日是得某形合某法可致富貴有是理哉卜黎水不吉卜澗瀍吉書之說風水也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詩之說風水也四時所交風雨所會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周官之說風水也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卜遷于繹民苟利矣孤必與焉春秋傳之說風水也吾儒者六經中風水之說蓋如此德清儒者也而言風水盍亦知此說乎其能如衛文公之宅楚丘以說百姓乎抑能如邾之卜遷于繹以利民而不私己乎其能如晉之謀去故絳以民從教為十世利乎抑能如公劉之于豳斯館以厚於民乎其能如周公之卜澗卜瀍以定九鼎遷殷頑民乎抑能如周公之測土景求地中百物阜安乃建王國乎古之人相地皆以為民也故其利及數百年利於人而已亦利今之卜地者第欲據富貴以私於己而已矣使功不及物雖使子孫若世世享富且貴豈不愧哉况天地間未必有是理哉德清既以山水之學行乎人顧以余山水之說告乎人余非聽說也謂余聽說請證諸書周官春秋

鳳鴞說

禽之惡者有鴞焉形厲而音粗心甚不仁見其類之弱者輒攫而食之常苦飢其欲逐逐終日若不能飽集高木四望有便利輒搏噬無所得雖腐鼠臭蛇甘之人聞其聲亦輒憎之機動弩毒矢必射鴞死不矢死其子亦殺之丹穴有鳳竹食而梧棲亂隱而治見其見也萬禽隨之翼以為之宗人亦說為美瑞未常有以彈射罼弋向者噫鴞雖好食其類特弱小者耳如強大固亦末如之何也其於人亦莫所害而人則惡之惟恐其死之不速鳳雖不傷其類亦未有益於人也而人則愛之何也鴞暴而鳳仁鴞貪而鳳無欲也暴而貪者得惡仁而無欲者得愛人愛者壽人惡者不得其死理也天地間陽清之氣為善類陰濁之氣為惡類不能不生鴞終亦必殺鴞以此見陰不勝陽天道福善而禍惡然則世之人曷不為鳳而必為鴞乎

霅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一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跋

劉翠微罪言跋

天理在人心未嘗亡也奸檜肯華卽夷挾虜制之君附者攫拂者斥朝士宜無一人敢言矣忠簡胡公乃有疏公新州王盧溪以詩餞亦夜郎謫天下宜無之一人敢言矣翠微劉君乃有罪言信矣人心未嘗無天理也劉君惜不在班朝在亦忠簡矣班朝忠簡嶺海亦必忠簡也然士之忠義豈計班朝與嶺海哉忠簡書名萬世翠微罪言世乃有不知者然士之忠義豈計知與不知哉忠簡當時言雖不行扶持天地至今賴有此書在罪言中謂國家當養直士氣為社稷福其是之謂歟劉氏子孫其世寶此書養此氣窮則為翠微達則為忠簡窮達一天理無忝乃祖矣寶祐丁巳姚某為翠微之孫有德書

忠穆公行實跋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忠穆公當傳正彥狂悖時昌言正色排之無少懾至作杜鵑詩召勤王師感動忠義公卿滿朝以死尊君者獨公一人耳天綱人紀幾紊公乃能如此彼當平世有噤不敢發一語者獨不媿於公耶伏讀行編降心三嘆

張少師卽才彥字墓銘跋

少師奉使時其忠義之氣足以折虜而詩書之化又有以柔之南北息兵有自來矣公在虜久知虜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檜遣使迎請由是忤檜嗚呼使公言得行境土雖未復淵聖及諸王宗室獲歸國恥猶其半雪也每念公言恨不食檜之肉

書考亭三帖後

友同年伯恒示某以考亭夫子與蓮蕩先生三帖其拜手欽歎仰見夫子格言大訓無所往而不寓一曰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夫子此言豈惟蓮蕩先生可行之正為某輩後學地也二曰某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强健之理所幸和心不致忘廢亦時有朋

友性來講習僞學汚染令人恐懼然不得避也三曰某衰於疾病更無差疾病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少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夫子年愈高而德愈茂血氣衰而志氣盛黨禁方嚴經歷患難曾不少變方且欲了文字以詔千載其與宣聖七十二而成春秋者何異持敬功効乃能如此僞邪真邪無黨禁不足以見先生之學然則僞學之禁天蓋以表夫子之真歟某三復三帖而三嘆

書元齋跋後

漫塘立齋二先生某生晚不及識陳君子実以元齋説與跋示某得觀遺翰九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可歷代寶也雖然盡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始也故曰善之長包元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即仁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奚止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顧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説之跋之意

書邵堯夫真蹟後

邵子之學某未能窺其妙也邵子之妙烏在在於观观物篇所謂皆自我而观之是也观之妙妙矣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曰观其所感又曰观其所常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观其會通非謂观之妙乎观象於天观法於地伏羲作易之初蓋然矣观之妙乎妙矣自我而观妙於观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静後見萬物自然皆有之意皆妙於观者邵子之妙最於观處得之邵子臨没且曰吾欲观化一巡观至於死生之際則妙於觀者蓋不囿於死生而超出乎死生之外矣妙矣哉夫观卽格物也物格則知至矣此邵子所以妙而神也雖然必有以用其力焉某聞邵子嘗大書撿束二字於坐右夫此心必有撿束不至放縱而後可以观天地萬物古今皇帝王伯之變撿束者用力之初也眉山宋君可傳出邵子　物篇真蹟示某某焚香寶誦观之某學畫莊正無一筆放縱其於撿束中得之明矣後學何敢不力宋君既珍此帖如金玉必有得於邵子之學之妙不知某可與共學否

書李文溪吳誠山龍王廟詩後

此寶祐甲寅文溪解章貢節府過吳城山而作是詩也文溪於是橫野水之舟又三年矣余讀是詩有感焉乃集騷辭四句書其後見意靈胡為兮水中載雲旗兮翳飛龍望美人兮未來極勞心兮懆、

書牟存齋草東宮二制後

此存齋牟先生在玉堂時草今東宮封忠王制及冠禮制也先生嘗為安君象祖書之東宮今建矣若先生者宜在師傳衛翼之列乃以脫靴亭之記不得接承華門之迎先生何病雖然綺園終必為仁孝愛士者采景定元年七月日門生姚某百拜謹書先生所書二制後歸諸安君象祖氏

書洪玉父奏藁後

江西龜駒玉鴻之四洪猶江東封胡羯末之四謝也生恨晩不及識前輩寶祐癸丑幸得與徽猷公四世子孫述為同年生暇日出公在思陵時奏藁某拜手讀曰噫此前輩文章也意忠實而語精簡今之葩華其文以擧子策體為奏討者視此愧矣里後學姚某謹書

跋雪浪閣詩

右雪浪閣詩一集道士劉應時所裒也卷首誠齋東山二先生詩在焉楷倡參和與此閣俱千古矣跳作漩花雪山立濺得琳房滿山濕與潭底魚龍天上立樹稍鶴翻身都濕之句讀之使人毛髮盡立未登此閣奇觀皆在目中矣況觀浪於江觀詩於閣乎

跋師濂堂記

周君宣仲以師濂名其堂濂溪萬世師也天下師也而況派其宗者哉夫子為我朝正學之祖師夫子取水初源也侯師聖見程先生語未徹往見夫子語三日自謂如見天之廣大再見程子程子曰是必從濂溪來師濂之功如此夫雖然侯生之言止可隔壁聽程先生終未深與之何也受學之初每使求仲尼顏子樂處既得矣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嗚呼是真師濂者乎故師濂者當如程子寶祐五夏閏之晦姚某書

跋麗曉樓記

章貢劉氏作樓名曰麗曉取坡僊日麗崆峒曉句也庐陵王南山記之筆力高邁記末謂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深造理窟丁已秋客有過余山中為刘氏求跋余也雖未登斯樓讀斯記而山川草木丹青之葉鱗甲之洲如在八境圖畫中見矣抑余有感焉坡仙是詩之作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作也公是時往赴惠州白鶴山矣余因此重有感焉後坡仙作詩百六十有四年瑞鳳凰山人姚某跋

跋林平父文集

右林平甫所作賦二古詩十三律二十一絶句六記雜文四上皇帝書及贊見書各二予讀其詩賦追騷駕選行閣等作酷似韓退之東野聯句贊見二書如歐陽枚乘至讀其留趙唐齋書論火災書又慨然其忠愛也今世詩人文士不多得能文者少能詩能詩者少能文如平父與亦難得雖然文章不必過奇古之人詩以禮義為止文以貫道為器也平父而以詩人文士立名是亦可矣如不止於為詩人文士也他日當於是集之外觀之

跋張英玉行卷

張英玉歸自京師以仁卷寄予凡詩二十四首余愛之者過半其清也蓋自逋僊孤山之梅樂天竹閣之竹來也其豪也蓋自天竺飛來之峯海門雪屋之潮來也南溪老子詩曰閉門覓句非詩法只自征行自有詩余於英玉行卷之詩益信

跋吳玉壺梅花百詠

右玉壺先生吳元叔詠梅七言絶句百細讀之殆是二千八百片梅花合成不然何句水而字雪也寶祐癸丑與其令子為貴同年第因得拜覌時秋七月也錦江姚某謹跋

跋上官叔權篆隷

羲之俗書趂姿媚数紙尚可博白鵝書至子羲之後世以為絶矣而退之猶曰俗退之之意不為碑周鼓未止也凡為文章宜略識古字君家何所吾欲載酒問奇

跋李粟父甫廷對策稿

松麓李粟父自為舉子時以策鳴場屋如萬同年定翁程同年則明皆其門人以策擢上第獨

松麓不偶歲丙辰試太常復不利以特奏恩奉大對余時在江南泉石間謂朋友言今年特奏第一人必松麓新榜至松麓乃第在三人皆咎予言之不驗予亦自怪也不幾時郄君昂实帰自京道東莊饒先生之語謂始奏松麓為特奏科第一人偶正科之首亦自其選不欲啚出己姑位在三既上乃別親擢以首正科遂兩失之大悔恨誤屈松麓人始信余言之不妄余亦自喜其有以知松麓也特松麓阨於命不得逞耳夫阨松麓於特奏命矣又阨松麓於第三亦命也夫雖然唐文宗時李郃第賢良劉蕡不第自當時視之皆以為蕡惜由今日視之士皆誦劉蕡策甚習知蕡切直名甚著初不知有李郃也本朝歐陽永叔知貢舉初欲以第一處東坡疑其為門人曽子固屈之第二是年廷唱之首則章衡自當時視之皆以為東坡惜由今日視之但知東坡氣節文章為吾宋第一初不知有章衡也然則以劉蕡比松麓不必恨其不奈當為以第東坡望松麓又不必恨其不特奏第一也所謂第一蓋有大於此者矣豈在於第之中否科之正特高下哉松麓為人氣宇軒然自為舉子時發為文章蓋已撫餘子而立其上必有以第一自處者勉齋黃先生曰異日結裹須要作世間第一流人物嗚呼若勉齋此念斯其所以為第一乎余也固以是望松麓

跋張樗寮遺墨

欒上人示予以張樗寮請世翁笑住翠巖書及癸笑翁文詞翰俱美予三復三嘆釋之住山猶儒之居官也釋之高者不屑於住美山儒之高者不羨於為美仕笑翁與樗寮相得如此猶不少屈况肯如其他買院子住者乎及樗寮翩然去國笑翁明日即夾尋泉石盟作翠巖兩堂其進退合於義若是其終文援黃龍山谷故事托樗寮以死樗寮亦承所托不負之皆可觀也樗寮平生視美官如敝屣故與笑翁志同道合今儒之中清風如樗寮者不可多得釋之中亦少如笑翁噫世道何其日下耶觀樗寮與笑翁書笑翁不答至再至三終不答樗寮謂赴法不赴法啓緘不啓緘有何干涉欲笑翁之於此下一轉語也此一段公案千古話柄由釋學論之

雖不啓緘徹底分明雖不住山住山已竟無在無不在何不指山門罵佛殿而後謂之來住山耶予與李儒者也不當戲作釋氏語謾代笑翁下一轉語上人肯之否

再紙書南山一孟亭壁六詩并跋

寶祐丙辰冬余趨正字召至上饒閩聚飣得歐葉宦竟歸既拜疏將登舟爲南山留半日賦六詩書於一孟亭之壁時住山洪野衲也又五年庚申再過之山已易主主人乃故雪崖矣雪崖相愛重爲余言戊午歲山顛古木摧折損亭半屋獨壁儼然豈山神好惡與人異特與護持之耶雪崖又謂壁字久易漫漶俾余再書于紙將刻之梓以壽其傳意亦可嘉矣余患拙不入時羣兒每聞其語必慍山中方外之客乃愛重之如是豈所好惡與羣兒異而獨與靈山閒之山靈同邪一笑爲書時九月中澣後八日余方以言者論其黨竄疏齋作姚某書

跋洪上人所藏十八羅漢畫

十八阿羅漢皆世之偉人也伊川先生曰佛是胡人之有賢智者唐末五代天下無人才僧中乃有臨濟德山趙州諸老故余謂十八羅漢皆世之偉人彼其英邁雄特視人間世猶蠛蠓閒佛說大乘心領意悟遂住世而扶持之其所謂降龍以鉢解虎以錫者非真能幻詭變怪馴伏山海間之龍虎蓋以理制欲降解胸中之龍虎耳夫以其英邁雄特之姿超然遠舉淡泊於世味之外非偉人安能吾觀此畫鉢降龍者顧視毅然而英錫解虎者容貌釋然而笑其餘或坐或行或倚或語或視或聽類皆人欲不足以累其天世故不足以嬰其心謂之偉人也固宜雖然特無世味而已非忘斯世也忘世則不住世矣吾觀十八中二人者曰慶友獨十六人者也在山水間夫能降解胸中之龍虎必能馴擾世間之龍虎方今龍鬬淵虎滿道最畏臨濟德山趙州輩隱山中不出頻賦招隱有肯應供者固請宜采畫藏於感山寺道洪上人元得本於浙江乃西蜀龔秀筆跋者雪坡姚某時景定元年上元日與交六人啜茶同觀

題曾輔之雪澗詩集

廬陵曾君輔之以雪澗自號且號其詩問義奚

取曰澗猶身也雪猶心也澗而雪之其潔吾身
而白吾虛室者歟寄與而吟夫安得不清是宜
霙焉而章水焉而句蹈瑤瑤而問梅撼玲瓏而
詠竹其清也固宜雖然澗不受濁雪不受污君
之雪澗請矣謹毋使濁君澗而污君雪可乎昔
豫章朱子儀在京故府諸公與之談詩子儀云
諸公豈可與談詩者竟不與語然則雪澗之詩
可使匪人者污濁之哉輔之與王南山游甚深
試以問焉必以予言為信

題眞上人詩稿

貞上人詩別藁大山蕭先生已為摘之矣奚再
假乎予之摘有可摘故重為之摘昔人於梅詩
有愛橫斜清淺一聯者有愛雪後水邊一聯者
有愛屋簷斜入一聯者人謂不以此定作詩者
之優劣正以定評詩者之優劣也予所摘貞詩
是已未論優摘所於別藁與否可以見所摘之
人劣於摘別藁之人矣前輩言僧詩患其有蔬
筍氣由是僧人作詩惟恐其味之類此僧詩味
不蔬筍是非僧詩也貞詩入清絶處如風松韻
澗月鶴唳皐鳴荒寂處如宿鴈秋蘆寒鴉晩日
益進不已焉可直異時同調也亦有一說貞之時
藁曰禪外余不知所謂禪也然聞其說絶文字屛
思慮有一語文字一毫思慮皆目之靑也鏡之塵
也而可終日驚其肩望其吻營度詩句哉若思而
緣之瘦劇心而病之嘔可乎否耶吾儒之善學者
詩則細汝教之絶學者則詩贅子未忘儒乎棄其
學而學焉可也惟欵禪乎息其所已能而進其所
未能亦可也退之送靈師云方將歛之道且欵冠
其顛賈浪仙固嘗冠其顛矣世之稱鳥者止以其
詩焉與未冠其顛一也貞其邁之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

從子國□　龍□

雜著

制三首　擬宏詞作

參知政事石之端除昭文殿大學士
平章軍國兼樞密使欽國公監修國
史加食邑實封制

勅門下朕置左右而以碩輔肩擔有邦求俊彥而迪後人茂與文治疇咨一德董正百官敷告大庭渙敭顯號具官某中正而純粹肅括而弘深量可包荒振河海而不洩氣常配義塞天地而至剛直而溫簡而廉涅不緇磨不磷圭角渾乎其沛露器宇澄之而益清風期朗星已涵遠業述職郡月愈著清華玉潤金相龍驤鳳翥肆參仗筦密贊廟謨直方大不疑所行身能任道耆壽後越在厥服志在澤民重厚如勃而不至少文疑遠如環而益堅持正其體師尹可謂大臣庸升上相之班兼總元樞之政務善謀杜善斷藏諸用以彌縫蕭也規曹也隨載斯民於清淨陞華書殿倚重經筵庸開古欽之封仍衍真畬之奉茂昭前人之謨烈式告我后之謀猷嗚呼均四海統百官汝其殷天下以維巖之望鎮外夷撫諸夏汝其鞏國勢於如磐之安予欽那成道德汝礪乃金予欲燮調陰陽汝鼓斯鼎益著圭璋之問以收簡冊之勳

知樞密院事管少頡除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進
封宣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勅門下朕蒐擇英髦者揩簡牘而魏同心而輔政漢治以興房杜以文而濟兵唐業以創是登豪髙爰作輔臣布告明廷咸知朕意具官某剛健而特立敏銳而有文早擬高科毛遂脫穎而出志輕好爵每福挂冠而歸載嘉恬退之風援寘拔擢之選才無施而不可道常然而不言上而古今治亂之原悉知所自下至期會簿書之細亦綜其詳本末兼該精粗具舉終身不爲其節一毫無欺于心越在經筵極陳治道以蕭何爲刀筆之吏謂其止漢於秦以夷吾爲小器之人謂其終脊於伯論道必先於周孔陳謨必及於唐虞詳觀小心知可大用翦鬚賜藥欽哉無

碩鼠之貪飛帛旌忠善爾有鳴雞之度灼見人
才之皂白不揑羣議之雌黃擢自搢庭陟之
臺輔督承明著作之任黼黻皇猷粟麗正礼樂
之司粉繪王典肇開中山之國膺受管城之封申
錫貢賦增加峻秩庶膺光寵益懋事功嗚呼克
紹乃辟于先王朕方受四海之圖籍勖相我家
推古士爾其同萬國之車書還淳風於畫卦造
契之初躋聖治於議礼考文之盛一心輔治萬
世有辭

吏部尚書元默卿除叅知政事集英
殿大學士燕国公加食邑实封制
勅門下武公如圭璧而有文蔚著清華之望南
王引金礪以命相有賁磨切之功惟邪正有薰
蕕之分則君子不膠漆而固歷數朕志迪簡王
度具官某挺琛而研幾義方而敬直器質粹萬
金之宝精誠堅而鍊之剛介威會於龍雲無淹
藏於豹霧書建擢第以文章作有用之才紆緩
臨民以道德洗積汙之染如石其介有玉者礪
昭然能黑白之分不使至紫朱之乱摩頂放踵
而利天下無翟子兼愛之偏研精覃思以撫羣
書傳呂黎鈞元之學擢自客卿之列實之翰苑
之班搢若交修出納惟允光啓奎罡之運功在
凌煙之圖臣有黔夫齊可稱於四宝僉曰伯禹
克盡錫於元圭推之喉舌之司典我銓衡之選
考書九品激濁揚清事判五花綜名核實薰染
人才之善刮磨君德之光歲寒知松之後凋香
久与蘭而俱化膺登政堂峻陟文階載易薛封
肇開燕国申錫圭田之奉寵升書殿之班王我
于成繩君以正嗚呼恭默思而道朕嘗夢上帝之
賚予用以圖功爾其念事王之遺宝勿徇斜封
之濫冗勿專簿書之勾稽若昔君公胥啓爾土
尚其夾輔庶可匹休

銘

月硯銘

桂其植兔其擬天之月孕于石為雪坡文之壁
文璧其光月宫之祥

龍尾硯銘

圖撰象月鼎爻類塘是謂慧瑁灘之龍尾口尝
見賞於雪堂之子瞻

志李銘

仰止尼山師十五志于學生知且猶爾而況我後覺勉哉立斯的知行互切殊會如顏氏于如有所立卓

虛齋銘

人心本虛惟虛則靈不物於物乃明其明有我之心苟擾於內思紛念擾斯蔽而昧己私既克欲淨理融八窓玲瓏霽月光風應物虛舟外無所忤生白虛室內庭戒汙隨事酬酢周流六虛何物非我天下廣居究厥用功本乎主一惟心之虛惟理之實

訥齋銘

巧言鮮仁惟訥則近若昔君子言訥行敏曾唯於魯顏喟以愚默而識之其知道乎

木齋銘

剛毅木訥子曰近仁惟性固有惟質是存刻木之義於時為春生意勃滿其仁肫〻彼葩匪華反根乃真是木亦質於仁為親雖未盡仁亦仁之鄰彼巧令者志在悅人匪人之悅益私其身是其仁心已伐厥根尚謂之鮮聖梓之論曷若木者弗濁其淳有美周君信厚恂〻以木名齋得仁入門君家鮮佳重厚少文南充安劉為社稷臣使究其質雖聖可均惜弗之學輪河之滑于今能木於質已純所願克己以顏為倫視聽動言惟理是循清欲如鑑弗留一塵充拓恢諮心包乾坤此木幹長由正復元毋止終侯元公是尊

知非齋銘

趙君德輿謂某曰某之親友劉君少敏以知非名齋請銘之夫知非聖賢學也今之人多藉口於蘧伯玉夫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莊語也莊語蓋寓耳年至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以前之非敏於學者如是哉不莊之句而由吾聖賢之法可也作知非齋銘

明者制念察之於幾豈必如蘧五十知非五其十年吾生之半于此始知用力差緩聖年至此妙極知天毋謂聖遠希聖者賢知者其貞非若其偽能知其非乃識其是物格知至然後意誠意苟誠矣非何從生視聽言動四非之目以勿制非顏子之後毋止伯玉君其學顏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

月心齋銘

維善喻者以月喻心德明為陽德晦則陰〻陽
消長為明淺深是月本圓吾性本徹理由慾蔽
明以陰缺介然有覺如月朏時進至於望有全
無虧少息操存是哉生魄愈缺愈微以至晦蝕
善養心者常如月中虛明瑩徹不雲太空邈厥
用工自致知始廣而充之大用全體磨浮東父
月心自銘願如濂溪風月滿庭
箴

懲忿箴

矯縱斯躁〻發斯暴心為氣使集以李道粗厲
猛起頭風震霆孰若凝湛山峙淵停顏怒不遷
曾出辭氣有容乃大有思乃濟汝不懲忿於中
敢和去道日遠人如汝何

夙興箴

古之聖人明德靡昧昧爽丕顯未旦已作子何
人斯雞旦猶昧保茲清明與夜未艾

趣時箴

淺機之會間不容髮乘時不為將懸乃事蹟弗
可嗟駟弗可追事豫則立鍾勿後時

積學箴

夫學猶織寸絲丈尺由賢希聖其道在積一日
間斷其功必隳毋忽寸陰分亦惜之

平躁箴

大賢之度何所不容一觸而動是謂淺中汪汪
萬頃撓之不濁充量以識進識以學

戒欲箴

乾男坤女大德曰生豈資汝慾而縱厥情類如
舜華何曾土芥徇欲忘身君子所戒

節用箴

施雖弗靳奉己當嗇儉約勿困浮費當惜節用
廉取可使有餘大學生財用之者舒

改過箴

人誰無過能改則無有過弗改是謂下愚昔者
顏淵過則不貳已改於心寧改於事

贊

雙星贊

一元翔〻刀截其角文字發祥秋鷹搏鷄由是
而往益厲厥鋒焉用牛刀宝叙化龍

魁星贊

魁托參首揭大有光騰躍飛動化為禎祥俯視餘子睨然斗量持此安施槃平四方

呂雲叔家呂僊畫象贊

仙而墨故所磨之劑成金色墨而仙故洋刀圭者皆升天回翁之亥留為家傳世之蹤為予墨客卿者孰敢並驅而爭先耶

太平寺觀音像贊

妙音三界開明鏡萬類入一切音現身嚴前童子直．

劉叔榮觀音像贊

劉兄叔榮得針迹鄭先生感現瑞相觀音聖像欲勒之石以施於人之信嚮大士者求善知識贊之衆莫敢當也因以遊戲翰墨三昧說作一贊托石胎和尚寄似僕可用試鐫之不則覆瓿寶祐六年春雪後姚某贊

紫燕娛吟紅杏塢黃鸝百囀綠楊枝個中說得真消息露柱懷胎養下兒

琴操

友山李道士抱琴來為予作三曲請詩各為之操

九皋

青山鬱兮白雲深四無人声兮鶴鳴在陰声聞于天兮而有起心吁嗟乎有美一人兮無寒爾林

君臣慶會

衣裳治兮帝巖廊五絃歌謠兮民物阜康禹皐夔龍兮劍佩鏘鏘吁嗟乎安得君臣兮如此一堂

觀瀾

君有人兮江之干在走流水兮必兮觀其瀾清風蕭蕭兮水声濺濺吁嗟乎世道江河兮誰底其間

文

試筆回成

是筆也南昌賀發之所造也發以筆名聞自昔矣暇日友人贄筆以遺且曰珍之平生不廢其用因以廬陵羅嫩之墨試之然潤而光紋字峭而體勁果非易夌者客乃問曰筆之初也始於蒙恬乎曰未也曲禮有史載筆之語周亦有援筆寫德圖之事在乎有故筆和墨之説則筆之為筆其來久矣不始於蒙恬也雖然比不必論也即筆之功用而言之可也嗚呼用於鍾王顔鄭之技而春蚓秋蛇浮雲驚龍名重天下矣用於懷之摩詰之流而繪畢丹青隨録物態號稱絶世矣五色於李崎而為奥才子生花於太白而才思速贍矣用於古人其功如是我而用之必猶今之視昔也將見重於千鈞過於飛泉大草三真常後趣前或隸几明窓日舒舍長情凝思欲篇欲章則必輕研其管健速其毫應吾心思之詳詳易冠而操翻揩而文記書樂動書使與直則必隨心應手驚風走雨助吾英婆之翼翼鸞羽文傳勒磨崖碑再拜獻文精神怡怡則必龍虎騰挐妙奪春蔭使吾過於元而高於虞中書曰處萬務來去應機酬酢風雨霜露則必助吾英敏煥吾神判使吾先於彦而邁於杜名逐功成投簪謝綬山觀水游風嘯月吟則必滌吾塵懷暢吾幽情使吾飡霞而跨白雲隨時所適任意所如撥擾衆耀各特其妙豈止前數子而已邦家曰壽然則將何而用之曰藏以待時後使而結不特封之管城而拜之中書

精舍名犬

精舍未有犬為防盜請鄰而得之欲以名呼焉命之曰學虎學虎之義有二欲其為吾學舍之虎也欲其學虎之威以禦盜客也或曰畫虎不成反類於狗狗不可以比虎也予曰不然畫虎而類狗固不可名狗而比虎奚不可名以此固可以見吾精舍之地雖養狗亦如養虎也亦可以見吾精舍之人者制虎必猶畜狗也何不可之有哉於是寫餞于禮投骨于地呼學虎而命之曰汝犬也而名汝以虎要當如驚之睹驥可也是必視如虎之眈然吠如虎之闞然步如虎之安然蹲如虎之昂然夫如是則伏而熊熊使之不敢盡而趨屛而狐狸使之不敢宵而啼穿

畜之類息心貼蓰之夫遁迹使吾精舍之人居
有秀擾行無後顧汝學虎之功也汝當學虎之
威嚴而不當學虎之暴而饒汝當學虎之深居
而簡出不當學虎之闖勇而衝突吾不願汝東
識金靈壁虛無實而為趙州之有佛性亦不願
汝試鼎食貫入幻妄闢而為淮安之吠雲聞吾
不願汝逐鷹犬而為斯文之牽黃亦不願汝執虎
豹而知揚之來白吾不願汝為韓之盧亦不願
汝為宋之從吾不願汝為華之猲亦不願汝為
旅之獒嗚呼汝其能以力報主速為吾卸如黃
耳乎抑能以義戀舊從逮隨返如烏喙乎安能
樹譽而獻馘乎抑能保全而不去乎其能忠君
而不食乎抑能以仁而噬異　乎使龐者罔不
可不吠而能詩之家朱山林則又當知何將軍
之出迎也習靡國不可擇主入患而功名之會
鼎主則亦不必為龍尾之家怪也雖無溺井
而噬入寺門以衛入口舌雖無驚趙之靈而蓄
黃吠嗔以召禍取喧雖無以尾續貂而亂負隅
雖無身服繡罽而恣豬奔雖無劫禁暴而吠仁
者雖無晚吾噬而摶宣孟雖無以一食之恩而
挾憤以殺家雖無以一飯之迫而懷饕以誠秸
雖無竊秦宮之裘而耳為盜之名雖無劫盤瓠
之僭而有亂華之類能知是則可以稱是學虎
之名矣虎亦且不汝狗者矣汝有功於主人知
此他日主人學優而仕當清其政刑遠屏讒歛
使汝之榮於卧花陰安於生是從也以是報汝
今者汝以學虎而有以稱其名哉於是學虎從
尾如喜拜是如謝而去

檄

檄諸獮數民安葉山泰文

本朝之化感入心久被海隅之澤普天之下皆
王土雖無異安之思惟文書必稱中華而人知
新有地利用弘丕論矣激奉忠上報三百年之
國恩全懷萬姓之民命仰　皇家之仁厚持然
類以寬容致教于蠻敵於犯順然而桀狸獫
家第足彰逆冤之惡府堅寇淮適自促衰邦之
禍麝何足長我貴自搖彼軀吾民為先鋒就每
有倒戈之志而提孤軍入重地又徒成入牢之
擒犯妄忌而不知拜我情之易敗吾知其無能
為矣大七之要在此乎願易為畏敵之情而作

此揆夷之氣與其散之四方而各失其生聚孰
若同此一心而自足以扞防救民可以即戎有
備自能無患守士封疆城郭合為效死弗去之
謀設險山川丘陵合為以全取勝之計宜依山
而築寨庸衛固以護民食富相資主佃相養用
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以時乎教戰於守之中外
而也內而耕各有攸處攻則勝衛則固何憚不為
道德之威成安強仁義之師敵節制若使一庶
邦之衆志是增發百萬之勝兵官不調丁無天
寶石壕之吏人能披甲即成周井畝之軍隱然
虎豹之在山驅爾蠢蠢而出境軍容整肅因步
清安遠消朔漠之埃氛家絕潢池之萌蘖莫良
此策明聽斯言朝家旌救懷之功信如金石史
冊紀安邊之事炳若丹青各堅忠義之忱勇赴
功名之會故茲檄告咸請通知故檄

靈城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二

靈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三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文

西澗書院擬新梁文壬子

伏以習先聖之術當為道關之棟梁育天下之
英要作明堂之柱石惟是扶顛持危之日則知
致遠任重之材乎時學校之規模一旦廟堂之
力量作新氣象聳動觀瞻仰鄉閭之三劉凜風
標於百世誦語翁清穎尾之　句天昇節之獨全
讀啟　公廬山高之詩地以人而愈重咸對面
而攻介甫或寨衆而去蔡京鍾鼎一邦冠冕四
海所以北山之名子創為西澗之書堂欲使學
之得師企前修而接武自與此地益振斯文道
學立己之要端士皆知本科目進身之餘事歲
不乏人聯翩登天府之書陸續擢太常之第以
至賢關之役士競黌帝學之英聲前者既著鞭
而爭先後者又積薪之居上而況地靈標異天
秀發祥鳳沼波澄春色動墨池之水雁塔雲立
晴霄峙文峯之峯中間一水之横陳南北萬山
之雄峙氣類聿新於感召英髦皆萃於游歌誦

詩續書吾伊之聲相接進德修業挑達之習不
萌孟勉守學問思辨之功講明守修齊治平之
事有貢涵養必大發揮翊居敎修律之書俟且
代有敎湖之安定儒林風動黌舍日新欲增賀鑑
之數舉乃易脩扛於傑宇使工師求大木喜得
四十圍溜雨之根柯立鎖下招諸生便有千萬
間達雲之氣槩無前此挽柔之無力知其中負
荷之　有人操檬無特歷之形枌柘屹後凋之
操作與如是證應有開科雷詔歲之聲端士與
三春而更始思昔昔而今於壯此泰亨利長之
荷榆其舊而新是謂乃革變文蔚之象必有慶、
仁重丕扶世長寸蟠龍首而齊九天沛滂霖雨
雨壯鰲足而立四極撑柱乾坤仰艳卿先生之
流風益厲大夫夫之壯節不虛此應會見若人
匠石告成兒郎發偉
東東上天京路高通非日飛儒搖已建達河
識屬桑背雪
西西潤高風要與齊利祿壽輕名節重鳳凰
爭作龜蘇鏘
南南有騎山舉滌藍雲勝塔尖文筆聳蘇閣

楓陛占魁三
北北斗魁壓堪手摘瑞陽人要瑞朝廷太史
預占雲五色
上上徹文章光萬丈个中人有棟梁材須信
書堂真陞相
下下為生靈上宗社道非小用豈謀身魯與
萬方為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學類志尹家稷人身由德行之
科而冠國家進士之科修仁義之爵而德公卿
大夫之爵先覺覺後已立立人與賢師良友以
切嗟皆由體達用之學得明王聖主而輔相啟
致君澤民之功大節終身香名萬古

惠政橋上梁文

伏以造舟為梁已閱數百年之古橫江立石又
為千萬世之規莫驚濤駭浪之衝屹砥柱中流
之勢一新壯觀复樓前聞州日瑞陽江如灘錦
入用船流露團鶴起供名筆之畫圖溪從城過
山到市平入當家之詩句樓通衢之聚市列櫛
艦於淨津在南店齊畫鷁靈祠之下至東都
日約覓飛道院之前嚴公之誌刻尚存蘇儒之

詩史可考然當春夏久雨之積適為川谷百流
之交巨浸稽天小舟斷渡河既難於填鵲民或
至於為魚吾人病之仁者念此於是前判府官
講論修經其始今判府李丞吏部遂其成立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偉哉李公字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閒深矣思波廣鄭子產濟人之心
見蔡端明利民之志既仍舊貫復就新規費博
而民不知工鉅而役則簡神人驅石丁士鑿山
不日成之如天造地設滔滔奔流之注頁瓌偉
絕特之稱鰲頭擎玉閬之峯鎮臨波上龍春截
銀河之水來下人間力障倒瀾而東之勢若建
瓴而南適海截急呈於貝闕沙洲蹊擁於蓬城
利涉大川卓為巨鎮二千石治理效於此可觀
十二月興梁成方茲更另置特來往來之利又
將增形勝之雄據彩鳳之上游挺蒼龍之左角
廻山君挹界水不流而況津號飛仙宮號貢士
既作新於地脈必會發於天荒識怡河達耶驗
狀元之出衆如堤築預符掌相之行此從之與
論關者大僉言太守鑿石而立三犀必有夫夫
題柱而乘駟馬載消散且華建中常式舉僑梁

敢陳善頌
東提駕撞大高文虹市與河連佳識合倫界
應在錦城中
兩邊過來人鑿石峯橋主富平元凱力坡僊
遺愛當蘇堤
南天氣峯高聳玉蓋橋與棘闌相映帶龍頭
獨出浪層三
北曲市相通紅紫陌仕渠風雨截波濤驚足
柱大掌不仄
上玉春鯨鯤護華流高車駟馬錦還鄉自有
相如題筆批
下鎖鑽長開燈火夜往來人喜說橋安鎮定
此邦如泰華
伏願上梁之後迥流中主資址上豺山負李城
之重水鎖支祁之怪民安磐石士香亨衢是
邦著化鯤鵬而問天津仕旅主者駕蜉蝣而上
實讀新哉宜鄉一條大路朝夫旬翦來業千古
長橋抗水

挂殿上梁文 乙卯

伏以魁三台之星象比比相承山七曲之委靈

洋洋如在創英祠而徽楣擢峻第以聯芳恭惟
元皇優帝造化大鈞儒流司命捫參歷井肇開
貢王爵土之封絡壁聯奎獨秉天下文章之柄
擢衡才德剸量功名自還舉以至於公卿允祿
位皆歸於工宰無往不在水脈行乎地中有開
必先雲彩呈於日下聯言新瑞秀比潼川受鳳
山錦水之皆同飛鸞駕雲軿而來降式闡異臺
爰卜貢樓我同志用協羣工肇興祀宇適際賓
興之歲聿資主倡之功拔鯨牙而酌天漿發揮
壯氣褰龍首而集霧雨超軼先驅桂籍浮香捌
君染汁共登金馬同趨黃扉十年三度之狀元
初何難事四海九州之宰相總在吾邦鼎建脩
虹豫驩賀燕
東文氣高橫萬丈虹非夜鳳山高處望魁星
又現五雲中
西千佛聯名桂籍題足下青雲生步武不妨
携手共登梯
南七曲神傳此駐驂桂殿岧嶤雲表立錦江
相望府潭潭
北映日重開雲五色君恩增賁倒新成從此

潭花勝增顏
上好事爭來爽氣壯倫魁出了又倫魁宰相
後來重宰相
下燕雀驩呼萬間廈陽和一點散人濃取捨
洪纖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異人間出盛事交輝燦雲之香
火綿長甲科之衣鉢傳續父子則梁顥梁固兄
弟則光叟光咨師友則如張之汪朋儕則若胡
於呂以高科第立大功在姚姒啟君伊周佐治
重趨九鼎佇求一經破幽賊者天聖之延元平
灘奏者元和之進士有光于昔其在斯今自紙峨
來古筍已寵當意為國家清蜀道方契神謀吾
黨勉辦斯文幸甚格天事業盡世功名

天香閣上梁文

伏以邃天北闕之立班曾叨謬渥就屋東偏而
建閣齋貯醲績永茲家世之傳期我子孫之繼
勝惟吾祖肇建此堂于廷尉之門閭要容駟馬
王晉公之第宅久種三槐昔先人嘗望之甚深
我小子紹承之敢息謬膺獨對幸足三魁九萬
里扶搖已快從溟南之運千萬間吳几方為庇

天下之固敢期先志之已酬尚冀後人之相續
家傳龍種池有鳳毛俾學於斯庶齊厥美紫帽
簪臺雲鞭錦裊先沾天陛之香綠袍恩重黃榜
墨鮮更看煙樓之遇相承忠孝上報君親式舉
脩梁交騰善頌
東攸日朝升萬丈紅日與長安天正近心馳
魏闕五雲中
西挂城猶記夢中題龍頭信有親傳種前是
嚴君後是兒
南雁塔霄峰碧玉岺書在城南符可讀梨釦
中有府潭潭
北吾家已有張師德讀書正要濟時艱出與
明堂為柱石
上阿囝須如郎罷樣狀元還是狀元兒更要
相門重出相
下燕雀交歡知賀屢吾寧無比起樓臺一念
常思庇天下
伏願上梁之後安于仁宅出自禮門與燕唯參
相傳聖道前周後魯俱拜君恩世科首龍虎之
登勳業侔麒麟之紀一家功業萬古聲名

賦梅樓上梁文

伏以無地起樓臺固願學某公之事有園旁花
木亦當希涑水之賢未并走朝市之紅塵其要
飽滿山之清興彼堪寓月廊早抽身雲坡立入
鵷鸞舊遊麋鹿賓性初賜集英第也曾看杭州
十里之花不上先範書未悉抛錦江一絲之竹
樵童子之釣所有先人之敝廬占山水窟宅之
中足泉石青青之趣隱者盤旋於幽阻雖得於
天君子眺望乎高明尚虛其地恰有坡而宜臺
聊鋤月以種梅中建一樓下臨萬象雲屏洗面
納層巖於簷楹水鏡涵天挹明湖於欄袒錦千
花之步障碧萬竹之油幢吟紅藥對紫薇靜綸
閣文書之意思携蒼松摩翠栢屹明堂梁棟之
規模雖無輪奐之翬飛是亦園池之要會然命
意不輕於取物而扁名獨美於賦梅見賢思齊
論世尚友君廣平之顯庸室至文正之名我朝
卓然與梁之不群曾以此花而寄興語雖婉媚何
害為鐵石心腸志不能溫己預占鈞軸事業
儼相望而玉虹均不屑於求姿凜若猶生希之
則是願堅持於勁操初不尚於浮榮先天下泰

儲萬斛香木為盛事開画棗枝回孤根聯方見
清操古人実獲我心天下莫非吾事登斯樓也
初無貯妓女藏歌舞之奢適我預苟端有砥節
行屬蕂偶之益窮達俱存生意榮華不趂春風
白玉堂如茅舍竹籬黄金鉉在霜崖氷谷巡簷
索笑誰知先憂後楽之心看影忍寒不動炙熱
趨炎之想庶倚欄而無媿堪把酒以相看而况
陰盡陽生撥𢿙剥復仰觀俯察中有乾坤黌仁
意之默存愛生香之不断坐中客滿應有能同
飲氷餐雪之盟门外人看未必不作春雲落星
之請木斲而已人謂斯何聊從上梁不妨賛儛
東梅外連雲萬丈松嘉味保堪和傳彝清操
元不浣泰封
西野色圍雲萬竹齋中有雪坡精舍在讀書
壁到曉窓雞
南釣月横舟在碧潭小樣西湖共宴賞荷花
晩日照紅酣
北拓栢豫章森黛色个中有柱可擎天尽日
憑欄為憂国
上俯看園林春萬象夜深引手扶天河欲洗
人間腥海浪
下瞻月看花秉晝夜政令天上玉為堂只似
水遠茅作舍
伏願上梁之後耀僊長健俗客不來則人豪百
尺樓平吞湖海勸梅花一盃酒共保山林断不
連甲第於雲霄且預占年橋之風月賢者樂此
何妨為横水孤舟時則為之也會作崢霄巨棟
稱夫此景重地以人希文已做免夫更為尚期
于以繼承之事韓公所無祟天則有記請身於
強健之時偷賀此梅有如數日

秋山上梁文為謝飛卿作

雲霄萬里未苴為求田問舍之謀風雨数椽聊
以遂作室肯堂之志詎敢謂千萬間之突兀亦
幸免三十年之辛勤此屋無華其人或可秋山
主人胷中丘壑筆底畜龠則百尺樓少亦有元
龍之豪氣築一區宅吾将草子雲之玄文種孤
梅於荊棘之叢餐晩菊於煙霞之表以浮雲視
不義之富豈珍地上之流錢謂黄金劣教子之
經自信書中之有屋雖先人之廬猶足以庇然
舊宅之窄不可以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合矣

完矣曰苟美矣暑軒涼而冬室燠晝窓明而夜堂深砌宜芝蘭園可花竹綠水護田青山排闥地無一點之塵埃碧桃種蘚紅杏栽雲春占四時之富貴既則盤安石東山之屐將乎得靈運西堂之詩夢惟花萼之新不出枌榆之舊揷三萬軸籤於鄴侯之架且要有子讀書種五十畝秫於淵明之田未嘗無客飲酒固已自滋蘭九畹也不妨植橘千頭烹羊炮羔以供歲時擇琴著書以娛朝夕境與人而俱勝屋於我而有餘時未可為姑且抱卧龍草廬之勝志如得遂亦能容駟馬高蓋之車修梁聳巘於長虹吉語式殫於賀燕

東宅枕欽山第一峯安石會稽非素隱蒼生都寄此山中

西門外車多聽馬嘶要識主人心地處既涼新月浸潭溪

南因里名同意可採自有歸顏實樂在篋金積玉不渠貪

北萬仞荷山呈翠色夜深斗柄揷天寒魁第一星光可摘

上從此肯堂基址壯等閒跋翼接雲飛振起家聲天所相

下玉樹芝蘭相照射吾伊日聽讀書聲文脉要如前後繼

上梁之後萃一家之和氣衍五福之慶源丹桂浮香日熟義方之訓三槐蔭蔭天開世德之符姑少俟之必有與者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三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四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長短句

沁園春 太學補試歸途作

錦水雙龍鞭風駕霆來遊壁池有一龍躍出精
神電煒一龍戢退鱗甲天飛一樣軒拏珠逵升
鑿造化責同戲小兒時人眼總羨他騰踏笑我
早樓　促裝且恁西歸信自古功名各有時但
而今莫問誰強誰弱只爭些時節來速來遲無
地樓臺有官鼎鼐命到亨通事事宜三年裏看

龍頭獨露鷹塔同題

賀新郎 京學類申時作

斂乳蛟龍怒問天天功名兩字幾時分付生箇
英雄為世用須早青雲得路都底事知音未遇
兩度八天飛折翼護教人欲嘆儒冠誤竟不曉
是何故　休休也無憑據有如椽健筆蟾宮須
還高步若使長材終困躓社稷教誰扶助信從
水留龍不住萬頃壁流通大海向坡濤闊處與
雲霧須信道遠回做

賀新郎 京學類弁後作

長嘯山中卧嘆從前二十年來因循空過自是
惺惺昇了了奈遠五行尚左遇好事許多壓挫
浩蕩醉鄉狂莫檢算傍人笑待唇焦破誰信道
只恁麼　從今年把江湖拋棄做些勳業歸來
則个不見韵令朱李輩總是白身人作宸翰得
饌名許大萬一老天青眼顧又何難印佩黃金
顆時來到也還我

霜天曉角 湖上泛月歸

秋懷軒豁痛飲天機發世界尺如掌大算只有
醉鄉闊　煙林山態活雨晴坡面滑艇子慢撞
碎去莫攪碎一湖月

沁園春 送友入補太學

一部周官學問淵源山齋得來最槯姿直氣不
塗脂粉儒風道骨不泥塵埃萬里青雲期闊
步底事向天門折翼回君知否這白衣御史卿
相胚胎　時人休用驚猜機會到功名節節催
香蒲質易凋何如松茂菊花已老須是梅開萬
事何難時來待做且信天工次第排從今去
穩陞遊璧水直上蘭臺

賀新郎 又京作

會　下喜舊詞所謂宴罷瓊林醉遊花市此
時方顯男兒志以爲男兒之志豈止在醉遊
花市而已哉此説殊未然也丈志於致君澤
民而後可嘗欲作數語易之而未暇癸丑叨
忝誤恩方圓前語以爲他日魁天下者之勸
非敎自衒也夫以　天子之所親擢蒼生之
所屬望當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負之哉友人
潘月崖首求其書之是其志亦不在彼而在
於此矣故書不敢辭是年一陽來復之日姚
某書

月轉宮墻曲六更殘鑰魚聲亮紛紛袍鵠齊庄
詔　軒清蹕奏天仗擁行森肅望玉色雲浮黃
屋三策忠嘉親賜擢動龍顏人立班頭玉臚首
唱泉心賦　發頭賜宴宮花簇寫新詩金戔燒
進繡床辛臺御溫新雪催進謝一點思袍先綠
歸袖惹天香芬馥玉勒金鞭迎夾路九衢人盡
道蒼生福争擁入狀元局
　沁園春壽同年陳探花
憶昔東坡老奪眉山生丙子年蓋丙離子坎四
方中氣宜當此歲間出英賢河嶽重靈星辰再

孕來自赤城中洞天新秋霽華一樣奥氣風露
澄鮮　玉階同聽臚傳伴寶馬如龍綠裏鞭正
椿庭未老同躋榮路李枝争耀相照魁瓊邛似
坡公金蓮夜對身作玉堂雲霧仙儕同歳但乞
如畫得分買山錢
　賀新郎送楊帥参之任
福徹陽閏調伴行人梅拂征鞍晚霜寒峭金甲
雕戈關玉帳橋組風流談笑看策馬從容江表
自是藥塔苔砌客卷經綸且泛芙蓉沼襟量闊
江西小　允文事業從容了要嘯嘯人物後先
相照見説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便趣尺
雲雲清要四世三公連後舊況蜀珍先已登廊
廟但側耳聽新詔
　念奴嬌和尹司門與蔡侯詠雪
鵶來夜冷怪地爐煨酒經時難熱晚起盤風天
舞絮拍手兒童歡悦客裏新吟天葩翦巧思與
梅爭發使君屬和雪花同是三絶　未説賦就
梁園陽春柏調壓　倒唐元白早晚聯鑣花底
去共看朝霞銀闕朝退歸來清虛堂裏醉酒淋
漓墨而今且對聚星堂上賓客

沁園春 壽婺州陳可齋九月七日
四海中間第一清流惟有可齋看平生踐履
如冰玉雄文光鋏不流塵埃元祐諸賢紛紛臺
省惟有景仁招不來狂瀾倒獨中流砥柱屹立
崔嵬 掛冠有請高哉但清廟正需梁棟材便
撑舟野水出航巨海有官爲霖無地接臺製菊
齡高香芰人健萬頃秋江入壽盃經綸了却取
風騎氣擱花蓬萊

滿江紅 壽鄧法六月八日生
仙苑蟠桃恰則是而今初熟王母遣飛瓊捧獻
終金紅玉笑把九霞觴鳳笙蒲許七寶蒲萄酥
爲長庚此日自天來懃懃祝 仙子唱長生曲
仙客獻長生籙活千人鄉爲陰功俱足五鶴耶
齊公府刻萬羊自有中書課更從頭安享八千
年人間福

沁園春 壽張府判夫人
梅笑東風只兩日間又新歲華有玉巵阿母獻
三壖寶藥宮仙子飛七香車春滿瀛洲雲晴紫
苑憲戶非煙籠翠紗萱堂上看衣斑戲綵繡檐
流霞 君家 元是仙家驗慶看菖蒲九節花來

匏池丹井平分風月一溪流水猶泛胡麻壽慶
千秋榮封兩國綠鬢猶深楊柳鶴長生藥在蓬
萊頂上不必丹砂

水調歌頭 壽趙宰
桃李河陽縣春又到花枝先庚三日黃山晴雪
放燈時金宿爭華玉婺來入仙闈清夢光動綉
湖西人物東都令句法晚唐詩 兩年春三種
異千般奇朝天近也紫泥催起舄鳧飛總是童
顏綠鬢縈綰金魚玉帶日侍赭黃衣來歲傳柑
宴人在賞花池

水調歌頭 壽趙倅
徽壘弄新霽寒月上初弦長庚入夢問生來石
錦袍仙分得天孫雲織擘斷麒麟金鎖來自玉
皇前丹升凭泥軾風月與無邊 詔書來催入
覲占春先柳邊花底細騎輦路驟鳴鞭榮侍金
鑾殿上更向沉香亭北半醉拂華箋來歲今朝
裏人在八花磚

滿江花 送郡守吳任
萬里西風吹送到五雲驚紙催促文章太守入
朝花底清節高横秋一片仁風散作春千里漾

恩波溶泳錦江中深如水　雖卧轍留行李但
側聽星辰履香麒麟案側即催榮侍紅藥香中
繼詔草紫薇影畔裁詩綺更宸旒已自覆公名
金甌裏

沁園春　送播倅許張幹

萬里清風吹送錦帆入南浦雲看拂天旌旆擧
留不住送津舸艦歌舞相迎二許家聲三洪地
望今代風流第一人豐英早合詞林視草書閣
繼芸　飛留遠餉三軍持借作紅蓮入幕賓把
兩山暮雨暫時收捲荷山明月小試平分雞醒
枯魚剔除深蠹簡是人間有脚春難淹久看詔
催入侍香案麒麟

水龍吟　癸丑五月致政生日在京作

芰荷香雨初收竹風梔日涼清曉年年祝壽今
年不比常年時候教子收功五雲金殿初承親
詔早臚傳三日壽稱千歲多應是　如公少
遙想壽椿　堂上欽霞觴捧孫微笑已見兒榮更
看孫貴茅分論召上第歸來綵衣桂綠蘭階生
耀九霄中一點光明壽星高照

沁園春　七月朔壽虞守

一葉新涼又是西風吹轉素商攬玉壺英氣鍾
為人物銀河精米融作文章司巧天公撓先七
夕分付天孫雲錦裳騎龍鳳自九霄飛至萬丈
光芒　早年奏賦長楊飽把盡瀛洲風露香問
石渠天祿借將班馬荷山錦水暫作龔黃藥省
春風薇垣夜月令佩僊花侍玉皇明年裏欽壽
椒何庶宣勸持觴

沁園春　壽陶守

鶴髮鵜髮歡捧霞觴酌丹井泉慶湖山峯頂飛
來古佛鉢池洞裏活底神仙春雨憐時千金斗
粟民仰使君為食天公知否只活人陰德合壽
千年　寶枕香噴沉煙環艷翠明紅擁壽筵最
一般奇特鳳雛新貢班衣綵綫光彩相鮮帝命
師臣欽哉有子飛詔看看又日邊黃封酒到明
年今日中使傳宣

沁園春　壽王高安七月二十八日

超逸天才文如三松詩如盧溪自白蓮賦就已
高聲價梅花句出遠見襟期玉麈主精神瑤林風
韻雪裏神仙小鸞衣鰈山夕巳再綵句決戲鶴重
歸　花間見鷗輕飛便一似元規報十奇最

風流膝上雙親未老三槐手種分付佳兒又想更吾帝思王某釣軸舍人知未遲長生藥在玉盤麟脯瓊苑蟠芝

沁園春 壽楊帥參十月生次日子之官

摘玉蘂梅泛金葉蕉祝公壽齡算今年比似常年更剗翠煙紅霧香藹門屏鳳詔雲霄龍光牛斗輝射南州孺子亭看〻是佯元戎小隊花柳郊垌 傳家有子明經渾不要黄金遺滿籝向月中傳與一枝僊桂斕斑衣上更着袍青明日瓜期今朝椿壽好醉芝蘭玉樹庭公知否老人星一點映泰階星

賀新涼 送昌子炎運幹之任

冷眼三邊處書舍人水濱躍馬上京西路三國英雄千載矣形勝依然如故這勳業向誰分付袖裏翰林風月手也何妨戮力風寒護談笑眼詩吟虜 峴山鐵載無人顧幸如今剪除荆棘掃清飈霧換得東南新局面政欠十分着数算人物須還芋社玉帳籌邊機會好把規模趲出中原去天下事書生做

沁園春 壽程丞相

崧岳降神昴宿宣精挺生偉人整滹祐乾坤浸如嘉祐太平事業了却端平扶日中天拱辰北極一洒甘霖收霧清春寰海聽衆歌載路遶栟沉聲旂嘗萬世勳銘便與國無窮垂令名似青山流水湊川賢相黄花晚節魏國元臣五緯光寒六符色正輝映老人南極星蒼生福開八荒壽域一氣洪鈞

沁園春 壽賈丞相

章武中興淮蔡欲平晉公已生信天生英傑正為國討擎天着柱要自支撐萬里長江古稱天險去歲裏風濤忽震驚公談笑把雲腥霓翳一日都清 歸來莫訛于京有輝煥明堂前一星稱袞衣廊廟楓宸春寵緑衣公府萱砌春榮著片公心辨雙明眼長與群賢扶太平無它願祝萬年宗社萬古功名

沁園春 壽陳中書

湖海元龍逸氣飄然可百尺樓處文光萬丈星辰納彩奎躔一掬風露澄秋衙字冰清斑心玉立海內而今第一流繙書子紫薇花浸月夜攬

詞頌　着身已是瀛洲閒更有長生到藥不是
生來已帶神仙道骨毫端自有富貴封侯拜賜
黄封承恩青瑣見説香名又覆甌從今去了福
公事業從赤松游

沁園春壽趙倅

道骨仙風海上騎鯨端是後身把銀河天巧鍾
爲文采斂津寶氣融作精神壺玉鑑冰掌金莖
露留次全無一點塵年年裏早花朝六日長慶
生申　萍蓬溜錦江滄人盡道如公清畏貢合
沉香亭北金鑾奏曲恩披數錦醉扶龍巾泥紫
頌未梁黄飛去自是八花磚上人從今後看大
鈞播物萬象皆春

沁園春餞張倅

明月扁舟輕逐江鷗翩然賦歸任顛風掀舞壽
山浪屋少須平定一碧琉璃柳絮浮雲有無根
蒂到底不磨真是非呵呵笑笑人情似紙世事
如棊　宜堂事事皆宜把杯酒論文更有誰記
風雲滿席吟情浩蕩龍蛇滿壁醉墨淋漓到後
相思有書寄否春在梅花第一枝重相見約柳
提攜船竹閒尋詩

沁園春送友人歸蜀

拂釼整裝光射紫霄斗牛色寒大丈夫不作兒
曹離別何須更唱三疊陽關畫錦還鄉油幢佐
幕誰道青天行路難從今去聽聲名籍籍飛動
岷山　征途少飲加餐要做取功名久遠看搢
長風吹醒餘閑雲氣更須砥柱三峽驚湍閑道
槐庭已登安石此去須彈貢禹冠明年裏踏梅
花有分相見長安

聲聲慢和徐同年梅

江涵石瘦雪壓橋低森森萬木寒僵不是爭魁
百花誰敢先芳冰姿綽然玉立笑兒曹粉面何
郎調羹鼎只此花餘事抗甚宫粧　松竹歲寒
三友恨竹汙晉士松浣秦皇瑩魄冰魂回首世
上無香西湖有人覓句但知渠清淺昏黄奇絶
處五更初裏模月帶霜

柳梢青憶西湖

長記西湖水光山色濃淡相宜豐樂樓前湧金
門外買箇船兒　而今又是春時清夢只孤山
賦詩綠蓋芙蓉青綠楊柳好在蘇堤

賀新郎憶別

薄晩妝殘暑歎西風暗換流年又還如許鴉背
斜陽初斂影雲淡新凉天宇人袖手闌干凝竚
鄰笛喚將鄕思動聽蛩声又入梧桐雨秋到也
尚羈旅　故人只在江南渚想應嫌久戀東華
軟紅塵土寄遠裁衣知念否新月家〻砧杵魂
夢想穗黄金縷鴈影不来天更遠寫書成欲寄
憑誰與知客恨兩蛩語

賀新凉

窓月梅花白夜深燭搖紅影綉簾垂翠半醉
金釵嬌耿生寒處也留春色深意在四絃輕擱
香塢花竹聽咏木翠微邊細落仙人屐星眸轉趣
嬌拍　人間此手真難得向樽前相逢有分底
須相識愁淺恩深千萬意悃悵故人雲隔怕之
摘弓鞋紅帘換取明珠知肯否綠腮深長共春
憐惜休惱乱坐中客娃喚惜香琵琶

程秋齡席上作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四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五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樂致語

郡守勸駕樂語代作

大比興能荊嶺萃多才之盛嘉賓式燕芝堂列
四座之英秩秩初筵津津喜色省元學士工磨
月斧巧織雲裳經學淵源派接廬山之舊詞華
藻麗蛙傳渤海之遺籍甚月評偉哉時望斐聲
未康一鶚橫空較藝棘闈八龍得雋天族倍七
賢之盛星臺聯三秀之榮桂子香飄共登秋賦
梅花信早齊報春魁我判府六館後流双旌閒
氣義文得趣密傳家學之精佛闍題名早繼世
科之選元是蓬萊之佳客來為道院之主人適
當勸駕之初大舉吹笙之禮府判黃石高弟梓
潼後身繳捧星臺心授文章之印書題天姥手
提人物之衡竚看北闕之軒騰盡是東君之吹
送玉京馬蹄疾齊觀上國之光錦衣是河達好
應倫魁之讖輒呈口號上奉清歡
主人合作紫薇郎引領群僚觀玉皇謫袖風
雲生翅翮排空牛斗避光芒錦江家讖聲名

左金榜巍科姓字香典貢春官來歲事芝香
趨下瑞芝堂

新婚致語 郭娶陳

新陽七日已欣寒谷之回春和氣一天快覩德星之聚夜艷神仙於華屋秩蓮豆於初筵喜色盈門歡聲溢座恭惟嘉賓上舍學士太丘德宇拾遺文章傳家有狀元之榮宰社見宰相之志褰首奮翼合直上於玉堂志目中眉即橫飛於壁水相依慶燕得婿如龍舉鐵子送女之儀結女叔來聘之好 次賓學士中庸世學安定家傳謝砌玉芝實庭丹桂曾決鵝書之捷即榮娥寵之遊偕卜鳳之祥楚獨豫鶯之嬌在座覩賓晉秦懿戚劉范世姻綸巾公理之風流錦衣買臣之富貴導引得儁 遊之樂笑談開醼禁之嚴高朋雲集於珠筵雅論風生於玉麈我東道朝奉道鄉直節齊國高才子舍聯輝五鳳之羽毛絢爛孫枝挺秀八龍之頭角崢嶸欲早見於曾玄乃榮聯於姻好卓以西雍之人物副茲東坦之聲名榮遂結褵同諧合巹鳳斯鸞儔月宮旌仙子之來龍燭鸞屏雲漢慶星郎之會大開宴席永締歡盟愛日烘晴祥煙藹曉松耐挺歲寒之節梅媚滿春信之香歌遏行雲舞翻回雪祥光院宇今年小慶於登科喜色門闌來歲聯看於升舍集厠身樂部拭目清歡欲展心私上呈口號

珠簾繡幕藹祥煙合巹嘉盟締百年律底春
回寒谷暖堂間夜會德星賢緣輯牛女歡雲
漢華屋神仙艷洞天玉潤冰清更奇絕明年
聯步璧池邊

對廂樂語 丙辰春再娶

韶天明麗處人月之重圓魁宿熒煌聯使星而高會新鳳鳴之諧叶隆燕衎以綢繆西位郡馬上舍郭同故家遺鄉雅望名聖璧水咸推天子之門生身娶璉姬自是人間之禁臠早具龍頭之眼覩調麟角之膠啻夫人不識常阜俗何足怪相里氏皆輕杜衍君獨不然力主嘉盟遂脩前好次位直閣機宜實山丹桂謝砌玉蘭衛女問我諸姑曾作齊眉之偶莊姜以為己子亦求坦腹之賢九而次上之田猶是奩中之物特聯星譽來衛雲軒狀元節判正字著郎揭日貴名

薄雲高証杏花十里豈無可娶之公卿桃葉同
根但欲尋盟於姊妹不矜新進士寧作小姨夫
洗虜夷之陋風復婚姻之古禮玉鞭親迎蘿蔦
同歸洞房燭金榜名世間固有帝京遊鳳樓許
天下無雙即看魚軒同登龍禁東位新恩待除
郎中奕世狀元之系西江夫子之孫策對楓宸
行夫家禮之又獲袍爭草色燁然棣萼之相輝
賓在趺迎主臨吉席翠袖紅裙之歌舞瑤琴寶
瑟之賡酬揮玉麈以生春飛羽觴而轉月三魁
兩娶未多前輩之風流一日九遷同事長年之

富貴某等欣逢盛事請播俗歌
洞房華褥綉芙蓉蕊得天香散正懷鳳冑續
絲新跨鳳龍頭有婿又乘龍人間二月春光
好魁下三台瑞彩重酬勸不須辭爛醉詔書
已下紫泥封

女筵樂語

雲英以樊夫人而婚既成絳雲玉卮乃西王母之
女同安瑤池備佳婿之乘龍艷華堂而式燕西
位郡封秀鍾豈水系出蘇臺娃其從姑若莊姜
之已出妻之以子自孔氏之兄未勝言賜谷之

外家早識龍頭之英物自合綠鞭之久接何遲
玉鏡之重婚洞房花燭金榜掛名恰逢盛事綉
詩芙蓉門閭多喜來主嘉盟親銜魚軒備驂鸞
馭次位宗姻報廣衍慶玉葉分香富貴生諸王
家猶勤婦道奈　勅詩內宮體恰奉母儀族嘗稱
督閫門有則齊妻繼晉皆由夫子以祥成姬氏
如秦宜爾頃人之借重況蘭閨乃齊年之姑嫂
而棣萼又平日之師生契同何止於四殷將送
遂頒於百兩狀元新闈夫人行雲態麗詠雪思
高清談謝道蘊之風如墨衛夫人之法女科若

有亦當為天下狀元仙骨非常不肯嫁世間凡
子曾許虞魁之上第遙諧殿元之継姻寶鏡重
圓聯弦再續小喬初嫁添羽翮之風流京兆新
描覺娥眉之嫵媚東席恭人泰軍令女刺史親
孫七衮開年綠鬢朱顏之如舊九宗祥長蓋袍
紫綬之盈前引鎖瑤姬主張玳宴淺斟低唱恰
當芳筵正開庭更勸進酬笑指蟠桃同祝壽某
舞撕趙女歌遲秦娥上對芳筵潜陳斐韻
馬前唱道狀元歸茸婿重新此事奇鸞鶴驂
鸞來錦水之龍煞鳳宴瑤池滿斟蕉葉獻春

色共指婚桃祝壽期後會相逢定何日玉郎
承詔入京時

禮席致語 鄭安姚代希聖作

月娥來瑞天香新動於姚花星使遠華春意頻
回於鄭谷駐金環之壓譽開綺席以飛觴式燕
又思乘龍有喜恭惟西位親家狀僉温襟玉粹
遠調金聲爲弘文學士之孫箕裘不墜生爽世
狀元之里衣鉢攸歸仁聲燁著於一鄉義聚洽
閨于九族勤厚嫁孫之意尊先送女之行燕山
主族之香逐登謨議姑蘇有姻則留終東坡鈞
高擢前聞聲觀威美我東位族長朝奉高年重
望項德者英平經濟人爲鄉閭之司命公心服
衆貢宗黨之主盟深種善根力行好事未論兩
家之閥閱且誇一樣之胄襟世蒞劉范之婚姻
美矣東南之賓主稠與醉此琉璃鐘琥珀濃何
以報之錦綉段青玉案某等叨居樂部敢獻俗
歌
　月姊當年付桂香君家上第綠衣郎祇今
　盛事連龍首又此佳占叶鳳凰暖律潛回
　燕谷冷名花盡壓洛城芳從茲不把朱陳
　說百世姚鄭話柄長

女適樂語

結婚呂族上尋姊月之歡盟送女衡門欣逢從
雲之仙隊鶴軿戾止燕席敘之恭惟西位懿德
春温清標玉潔汾於坦先生之族秉文熟家傳
號竹林夫子之孫枝咸推閫範慶鍾猶子禮重
送門允季蘭女職之修皆伯氏姆儀之訓我東
位里稱賢母胄出名門有女不与凡兒曹浮龍
瑣之婿擇婦必於儒族遂諧鳳卜之緣二姓綢
繆四進歡洽花籍王母樂瑤池賦宴之春桂近
姮娥看綠袖藍袍之躍欣逢盛事敢獻俚辭
　瑤姬來自狀元家貢是姚黃第一花式席歡
　開春富貴魚軒榮駐遠光華梅梢欲動朱簷
　雪竹葉微潮玉臉霞正好留連長夜飲未須
　催整七香車

鄭守宴狀元樂語

竹州出狀元界應市河之讖道院迎僊客爲
珂里之榮蓁暮捲以争看山川爲之改觀一時
盛事萬口歡聲恭惟府僉狀元正字氣盖諸公
眼高四海兒童走卒皆知雪坡之名弟子諸生
幾坐春風之裏信所謂國人之彥是宜爲天下

魁千佛首題九重親擢虎榜首登鳳池身到獨誇地仕之高龍頭春重鶴髮愈深兩副君親之望行看金甌之覆益增瑞郡之光恭惟府判華文郎中董試有功得人報國以堂下之言如啟蔑於舉子之時識留公望著屏篁半判平分於風月手提衡鑑八元高舉於雲霄故今為首唱之英即向者吹送之力而我判府秘書寺丞實濫星渚屑柏盧山衣鉢親傳早纍孤寒之第躬接入夢佇回荷橐之班惟此邦文宿之加臨敢令歲魁璧之轉現氣類相感不自愧不自先賓主交歡醉言歸醉言舞共飲西湖風月相期北漢星辰笑紅綾餅餤之曾嘗記黃甲姓名之如舊清歡卜夜暖氣排冬成此一段風流何惜十分酩酊玉勒夜行狀元過此日觀遼沙堤新築宰相行化時並命某等康身樂部拭目台驛躲貢俚言佇陪芳宴

幾多文士踏槐黃實出倫魁在瑞陽千古何建留地識一聲臚唱破天荒金釵笑捧龍頭客實篆濃薰燕寢香方國薦賢嘗上書匯展有詔下芝堂

卷之四十五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六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跋語

太平興國寺再建淨土院接待榜

昔日龍舒居士王公日休勸人念阿彌陀佛早修西方淨土謂一人念佛則彼處生一蓮花標其姓名身後即生其上此最是誘人為善之說然是人多不之信蓋有其故試相與言之極樂國不知有否果有之必在西方嘗以漢書考之張騫奉使西域有所謂身毒國注云即今天竺國佛經載釋迦如來嘗在天竺國及舍衛國說法則佛之所在是即佛國矣漢張騫曾到唐時三藏玄照師往西國取經亦曾到雖曰佛國佛則久遷化矣但其佛法存耳天竺國及舍衛國雖與中國異亦是山川土地耳漢張騫唐玄照初不見有所謂蓮花及人姓名標其上亦不曾見中國有何人死後生在彼處且張騫及玄照之游也經歷多少險難方到其處今中國之人在生曾遠遊者不過千百里又遠則萬里亦有一生

不曾遠遊者亦有一生身居鄉落足不到州
城府治者在生且如此則百年以後當生極
樂國不知自何門而出何路而往何人為之
指引　人與之粮食又何以能越險難借曰
善念護持菩薩接引假如有十萬百萬人念
佛皆當生淨土不知還有十萬菩薩百萬菩
薩接引否盡中國人念佛生淨土西域小國
能容之否又不可云佛國家之外別有淨土也
何况蓮花為物中國亦有之花葉根莖甚脆
而薄人何以生其上縱生其上無屋宇何以
庇風而無几席何以供坐卧此皆誕謾恍惚
之說立為此說雖欲化人人亦不信縱可化
愚人亦不可化達者然則無淨土乎曰有諸
佛教人只要清淨心地耳心地清淨即是西
方淨土樂道無憂即是極樂世界七情不染
即是七寶摇枝八難不侵即是八功德水貪
愛之中頓回淡泊嗔怒之際忽放清凉即是
猛火生蓮花愁憂煩惱撥之以順乖爭凌犯
處之以和即是地獄化為天堂與人慈悲方
便念念誠恪實地修行即是黃金為城琉璃
為路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又何必外求
極樂國也哉世之人不問賢聖不問智愚不
問老幼皆同此純粹至善之性同此一性故
皆同此理理之所在無今古無壞爛故曰常
住以理曉人人心同之人誰不信故今日普
化十方重建太平興國寺中一淨土院以闡
接待不敢再以人所不信之說相勸告只以
人所同信之理相勸告也淨土院舊有之南
渡建炎兵火遂成廢壞淨土之院雖廢壞而
淨土之名與淨土之地則未嘗廢壞也今欲
復興建之不欲只作尋常庵奉香火院念天
下皆有接待獨吾鄉無之近年雖有欲建立
者然未有成就無他斬新建立平地上起風
濤不如興舊起廢之為順也接待一寺所以
若欲建立者亦無他意但念人之常情飢則
思飡倦則思息垢膩則思洗濯假如自已出
在外方跋草涉水抗風冒雨正此勞苦粮食
且盡忽得一處號為接待不必糴而自有為
之置食者不必貸而自有為之設榻者不必
歸家而自有為之洗濯者到此地心豈不樂

推己及人則人之在外者亦如此矣故今欲
復興建太平興國寺淨土院以為此舉一可
以修復破壞之處一可以普利雲水之計吾
鄉佛國人有善心將共發歡喜心而成之矣
今所欲成者乃欲建一水陸堂以為并包慕
容之地建一藏殿以為運轉無窮之本緣雖
大而易就事至簡而易行衆力為之不日成
就今諸處建法堂建藏殿者甚衆尚皆蒙衆
力喜捨况此欲濟人利物者哉人孰無是心
哉或謂作善事可以求福此却不必論作善

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與福慶是
一類事作善自是有福但不必求福耳不求
為功而功立則功大不求獲福而福至則福
大淨土既成善心堅固家々菩薩人々諸佛
和氣薰蒸風雨調順國泰民安公私清吉則
淨土極樂國世界只在眼前不必求之西方
矣須至榜示者
右伏以西方淨土不離當處一絲毫南寺伽藍
包盡河沙千世界拈起舊時公案鼎新今日家
風要敞開廣大道場不是作尋常律院運天龍

寶藏轉法輪即轉食輪開水陸法堂無人相亦
無我相普接十方雲水衆不問四海江湖人來
不拒去不追困則眠飢則食綠揚技時々甘露
青蓮花步々人天發三菩提心腳跟下雙修福
慧欽入功德水眼孔中便放光明衆力維持一
時成就萬年不朽天地無邊壯觀重新恢復南
渡建炎之氣象皇圖仰贊輝煌太平興國之規
模照耀通衢明知此意

建淨土院疏

吉州南詔提舊有淨土院太平興國中諸刹
一時建矣久偶燬燼劫變法不變公案拈復
新火裏優鉢現今當如是觀廣大作方便中
開水陸堂日々法輪轉雲水往去來救度十
方徧佛日耀萬古清風生八面須憑歡喜捨
成此廣大願人生天地間石火與迅電及茲
強健日早作最上善各生慈悲心力作入我
見歡然施財力成就達如意福報當不虛愈
施愈充義親偈恐未周更作偈語勸
右伏以一片閑田幾度賣來還自買千年公案
遠四拈出又重新壯觀復興家風大振堂開水

陸普資百千萬億衆生蕆湧龍宮一轉五千四
十八卷成此無邊功果是名最上福田乘大檀
越維持一刹那間成就四通八達不妨舊店新
開一日三食要使亂人飽去請揮椽筆連注寶
銜

太平寺內宮建法堂疏

內宮立院招提中最號清幽外護有人刹那間
復新稱建歸而花之梵宇紆卷葉之回廊金雞
對粟於香積之厨玉振聲果於法王之座審隱
禪房花木靜依野圃松篁初被鄰家自可焚香
宴座竹筍來訪也能燒葉煎茶福有所歸是當
必捨

天慶觀建梓潼殿疏

居梓潼七曲之山素昭靈響司桂籍九天之籍
實主榮通在他郡皆有於行宮豈此郡欲興於
盛觀惟茲齋瑞素曰蜀江既山川英秀之聞乃
偕聖棲遊之素用衷衆力共建貴祠就天慶觀
寧取自天有慶之義號文昌道院為斯文大昌
之符振作儒風主張吾道庶咸知於嚮慕以益
勵於踐修枝德竹枝陰功有如揭日出狀元出

宰相式應連河

南道堂作雲堂疏

天道遙遙自有八景煙霞之趣人間遊戲可無
十方雲水之居開敞琳堂欣迎羽駕鼓琴敲筑
招鳳喚雞煉頂燒丹騎鸞馭鶴朗吟過玉沼高
臥看青山道人瀟洒清幽施主康寧富壽翠梁
玉棟何須桂館柏臺玉鎖金龕便是蓬萊方丈

化三官殿疏

三元考校無非總攝於三官一念皈依自可與
成於一殿燈龕花几經卷香爐日修崇奉之儀
天與康寧之福圓成道果又何止百千萬年慶
大善根不必齋正七十月

建五雷獄疏

雷乃發聲將石震驚之使人謹無過盡彈持詣
之誠爰合羣資共修清獄里閭安泰民所欲天
必從椽繡登豐今以始歲其有請揮椽筆齊注寶
銜

蓋飾澄江橋疏

跨虹濟於雙堤已諳倚觀梵龍蟠之萬尾要着
新功了茲一段因緣做箇十分結裏惟堅淡惟

丹腹如跂翼如翬飛大手同全即時了當擇金
喜助貴成元凱立橋衣錦榮歸自有相如題柱

內宮寺求僧疏

風雲借便即成變化之鯤鵬雨露沾恩須作崢
嶸之龍象全憑傳世寶為覔護身符倘蒙檀越
垂慈即以比丘得度撥翻席帽圓殺前剃草之
機分付金襴結會上拈花之笑學佛便成佛知
恩必報恩振太平千載遺風做錦江一段勝事
請擇大手特注芳銜

興善院求僧疏

拾妄趨真即日脫皮換骨超凡入聖自今圓頂
方袍大檀越不吝千金小沙彌頓成三寶種果
得果知恩報恩

余師姑題緣祠部疏并序

本寺尼童妙清欲謀圓頂尚欠方兄須有富
人為成妙果謹持短疏遍扣高閎一筆周全
三衣具足

禮釋伽佛子為師因比丘尼身得度欲成正覺
碩了良因水到渠成花開子結定憑傳世寶為
覔護身符若得都茶場官會八百千便有丈思
院勑綾三四尺花生筆底草刻殿前發歡喜心
現圓滿捐盡在金多長者重興鐵磨家風

帖請瑩和尚住成覺

松楸在望可勝瞻戀之懷香火結緣盡選精虔
之主乃眷靈峯山寺舊為成覺道場昔妙光禪
中之宗師寔先君方外之伴侶祐典座得潙山
地兩脚踢倒淨瓶兒龐居士參馬祖禪一口吸
盡西江水風松雨檜皆談般若雲溪月嶺普現
全身生為杖履盤礴之鄉歿作冠劍奉藏之所
五無縫塔占最高峯鹿不犯哉虎當迎竟自古
佛寂滅而為樂覺此山撑住之少人魔弱成強
賊來久打立得毗盧頂額可無硬淨答來共惟
瑩公和尚苦志修行道心堅固利刀在手要斫
開荊棘叢林把茅蓋頭便立起旃檀境界幾載
精進總持之力一片慈悲供養之心昧者不悼
勤勞力闢荒翳非求自利欲結衆緣大展闡善
護道家風貴路傳老和尚脚步謹板洒掃便請
承當纔近來俗漢規模切莫閑門喫飯立從前
道者活計直須如地鋪心為諸天供佛齋僧為
禮那種福添慧常惺惺如猫捕鼠要防寇盜來

使獨堂〻似虎靠山休被鬼神覷破我來庐基
山後結庵仰看雲術聽泉許多快活晝訪茶磁
隨朋好伴清閑若夫萬象高燥地之營一札功
德林之賜固極昊天之欲報尚期異日之可為
猛辦堅心共圖勝果名垂不朽利及無邊佛法
後付国王大臣熟思卯記峯寺中甲天下奇秀
更着琴書象篤入山龍神護法

為渠道士撒土

平生盃酒不隨浮世塵埃一辦心香只為帝君
殿宇如何羽化還尔仙遊俏非去三清境上作
妙行貴人即是向七曲山中做侍香童子一重。
不昧萬古長存听我贈言為君撒土　大衆舉
竟末後一句作麼生道　喚九轉丹成無墨破
飄然直上藹藍天

解道和尚出塔緣化疏　解號妙光

妙光和尚願力弘深初在藥山悟明祖意脅
不沾席二十余年末後庐阜山前爛泥田畔
遇大質禪師深錐痛劄三際俱綠自此機鋒
掣電拈出如來向上頂門一竅接物度人務
明心地者甚衆不肯出世住院自向靈峯卓
庵丙午歲偶駐錫鄱江崇果院中忽於三月
七日沐浴辭衆端坐說偈而逝衆信就立塔
於崇果遺言後當出塔復歸靈峯時節到來
今欲迎歸本山建塔院立法堂崇奉香火
鎮山門伏十方之主盟立萬世之標榜功德
圓就福報無邊

伏以六祖真身亘古鎮南華法扇育王舍利至
今留西浙名山況此妙光重來古佛調髓舌本
掣電轟雷鐵打脊梁撐天拄地百尺竿放身捨
命十字街運水搬柴大振宗風普沾法雨孤獨
圄中方談般若雙林樹下忽入涅槃直成無上
菩提不比等閑坐脫雖然是不曾生也不曾死誰
知道恁麼去解恁麼來石縫裂開弥勒適番重
出世寶輪撥轉觀音無刹不現身曾有遺言後
當出塔因緣啐啄時節到來直教今古播揚免
使兒孫覆蓋當場獨露幻身元即法王身遍界
不藏　非相是名真實相放光動地返本還原
永鎮山門諸似龍歸大海共成勝事莫教鎬過
新羅成王裝嚴是真福德

水陸孤魂榜語

人人本具無非諸佛如來念念差殊遂有天堂地獄汝今諦受吾為數宣諸佛子等覺性本圓善端均足只為迷聲迷色逐皆背覺合塵貪嗔癡愛邪窩能除酒色財氣是人皆犯不敬佛法僧寶不悟幻化空身漂蕩愛河拘纏業網一旦眼光落地神識飄風各隨所造之業因遂致墮生於惡趣舉目是刀山劍樹更無酒肆茶坊轉身進馬面牛頭不見柳　腰花貌動經歷劫無有出期豈知死後三塗皆由三毒生前十惡即是十王若能悟妙明心又安有塵妄惡業破與懺滌吾遂超生今遇平等之筵普設無遮之會解冤釋結破暗開明飽汝以百味珍羞永除飢渴濯汝以八功德水頓使清涼各宜聽法聞經莫不回心向道衣中認寶大衆生蓮證無上佛果菩提超有漏人天福報罪花彫落翻身跳出鬼門開心鏡圓明舉足同遊華藏海

孤魂浴榜語

萬劫皆空本來無垢一塵不染即是貢如各發三菩提心來浴八功德水脫離苦海超出愛河放寶光於佛殿中現真人於肉團上光爍爍露圓通妙相赤洒洒證清淨法身忽悟水因恍似跋陀尊者既無欲染便見釋迦如來

市心重建觀音閣緣化榜語

觀音菩薩者人稱其名號或繪塑其容儀隨即現身而為說法普陀落伽旃檀紫竹不離當處常在目前是以人天悉皆崇仰四衢通達八面玲瓏晨鐘當轟警醒塵夢夜燈月照燭破冥途天香寶花裝嚴供養鎮妖壓厲滅罪消災年穀豐登國土安泰功德無邊不可思議歲在辛巳祝融為災真如法身雖無虧損有漏勝果悉歸太虛成毀有時興復有數重新建立与篤吳珠令欲普化衆緣鼎創偉觀作大功德普利四生凡在見聞悉當喜捨造此閣已復度一僧崇香火為國焚修祈年豐稔此閣成就豈徒美觀禪衲律僧經社道友或此習定或此誦經隨所修為種種方便所宜捨施成就良因隨意結緣隨緣獲福證無上道皆自此中昔有僧問一善知識如何是佛答云於紅塵鬧市中急著眼看去僧不會今於十字街頭重建觀音寶閣震大法雷雨大法雨

東方既明市井閙擾歌哭笑樂忿怒喧啾車馬往來商賈貿易爭財奪利逐色隨聲正恁麽時〻業識茫〻塵勞冡〻忽然擧頭見此寶閣屹然不動六根瑩淨心地清凉如大乘蓮如紅爐雪豈不快哉妙果無邊不可蹤迹欲宣此義榜語清陳

十字街頭正好修最上福萬家叢衆豈無有箇中人欲觀音菩薩好展神通必多寶如來先開方便天飛傑閣聳鎮妖邪雷吼洪鐘盡驚醉夢各宜喜捨便要建成浮世須臾何必去電中捉影福緣成就大家如火衆生運三寶證明萬年香火

經藏院緣化建輪藏疏

三禪二十四律太平以經院居先一藏五百餘函般若指金剛為最自大唐元和之際丹論師說法感頑石點頭迨 聖宋淳祐之間獅副正垂慈從定門開眼藏無搵而欲轉堂布施而可營重開香潤瀟霜花再整修廊卷風葉多〻盡辦非由外處得來種〻裝嚴皆出吾心流出是石不住相布施方稱没畫人提持點鐵為黃金取青紫如拾芥

太平寺化緣填溝栽松疏

塞壑填坑且要一般平等深根固本直須萬古堅牢作櫃那箕地工夫祝 聖主齊天壽等嚴平若砥欲四方皆嚮道之民福茂如松願一世在躋仁之域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六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七

從子國學生　龍啓　編次

祝文

西澗書院祭魁星

維斗有星第一曰魁上拱紫微旁列三台司文之權光芒昭回児斗入夢先兆有開偉哉澗堂鳳山雀嵬江湖川閱雲蒸英才有昭興賢士爭躋槐邀靈于星文刁恢恢秋風繼鶴鈴聲喧庵春榜斐英禹門之雷昨庭唱臚百花之梅萬里榮顯途瑞慶大來徵福投誠尚相之哉

正誼書院祭魁星

魁第一也北斗之元在天為衆星首而魁者乃斗之第一星也魁之批參則曰參首杓之携龍則曰龍角東蒼龍角亦二十八宿之第一星也杓之所携猶第一宿而児魁乎魁傑立名取象在此前輩有言曰科第當作狀元仕宦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言皆當為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志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請明也歲壬子詔賓興士為天一子首十干明年癸丑丑為斗牛分魁兆開矣維七月朔乃三秋之第一日用率衆俊藏礼大魁神之相之貢于鄉若漕第于太常業于大廷臣正宜誼之人皆第一自此卓然為第一流人物于斯世維魁星實昭臨之

賜第後謁 先聖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臣等曰奉大對于廷弗敢背先聖訓盡勿欺之義抗犯顏之忠昭事君之初也 聖天子容受直言誤膺親擢臣等非敢以是干祿臣也事君以忠願終始之

兗國公

克己復禮公之學也四代禮樂公之事業也夫四代礼樂蓋克己復礼之推耳全体大用詔後之人某等其罔敢弗力

鄒國公

先師有言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古之人乃所願學也今之人敢告不能

西澗謁劉忠田

曰先生之志利祿秋毫先生之風廬山俱高嗟我後人仰止先覺富貴何榮願保天爵

謝劉秘書

曰世嘗以為高安未有魁天下者先生年十八以春秋對為第一非魁天下乎雖然此易能也溫公則從安石則忤非不可奪之節乎力賦其蔽自攻厥非非克己之學乎是難能也學其所難能而不於此其所易能此後學之事

謝劉檢討

曰方賊京之勢炎滔起者其瀾倒吾知有天子不知有權臣凜乎斯言千古可作高山景行實獲我心

謝陳宗丞

曰奉天子命為州者言政而已安及化公劉始書堂講貫理學此貳心也雖然術文公道脉於此邪公之倡也續文公道脉於此邪公之望也願與同志共學之

乙卯秋祭魁星

蒸等謹以達薦早登高甲之儀致祭于北斗第一魁星之神曰昔在癸丑魁躔炳靈俾蒸篤牝誤恩天庭此魁非難三歲而有魁而難者衣鉢授受持敬聖代何僅二充實以見第昔臚天朝若顥若周去華師德父子科名世此魁脉卓卓橫浦嗣以應辰有斐師友皆第一人前美周專願繼芳躅尚期顯相斯文之福

祈雨迎利貺

秋旦成矣常暘暵之不患厥終民且艱食邦侯迎禱亦既處通民之望寬尤冀沾足惟王廟是食茲士民恃以天胡寧忍予俾生斯極用是肅敬珍駕往邦道宮奉顏令歆以請甘雨神祺肇集霧霈隨車三日為霖豈我禱事惟世祀永永無斁

迎龍王

大禮大川能興雲致雨則祀之瑞有神龍于潭攸宅蓋一方之司命歲旦秋矣不雨害成焦焉弗寧艱奏是懼此邦侯廷致神御祠于郡庭亦既禱而雨矣益百姓重迎之道宮以祈神其矜而從所欲于起蛇蜒于重淵布雲雩于曾穿沛澤三日普施四郡惟龍君是望永享祀于茲土

嶽祠祈晴 此以下並代作

膚寸之雲不崇朝而徧雨於天下者嶽也今既沾既足矣霖霪滋久適害嘉禾洪水憂滔尤使

小民艱于厥食吏不能乂以致暘若百姓奚咎
齋心潔己祇謁于祠神之相之易常雨為時暘
以茂毓斯　稼且使鰥寡罔或告病神之貺也
吏之望也

利貺庿祈晴

憂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既霖而霪將害于稼不
能乂民以臻暘若緊吏之罪惟神廟食此邦必
軫念于百姓有衆歛此常雨易為時暘自今以
始歲其有神其尚克相之

祠山靈順二廟祈晴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維吏之愆民則何罪潔蠲
祇肅虔謁于神其排豐隆欲雲師收斂陰霪類
行清暘庶幾黍稷實發實秀以遂茲有歲吏不
敢忘神之德

祈雨

曰雨曰暘皆欲時若皆憂五月霖雨連作虔謁
于神憂稼之傷神之聽之雨曰而暘今茲無旬
多暘少雨旱稼雖登脫稻之苦載歎載肅復告
于神〻聽昭如終惠我民駕風驅霆旁暢其澤
既優既渥豐我黍稷曰雨而雨民不旱憂奚吏
之功惟神之休

迎城隍祈雨

神廟食茲土福庇我民應禱如響乃夏之月迄
于今不雨苗欲槁死民將無年吏無善狀以干
天和民亦奚罪敢奉神御往即佛宮齋精潔誠
為多稼請命神其鞭豐隆驅雲師滂沱其霔以
成我嘉穀吏不獨拜神之賜千里之民飽神之
休

迎仰山祈雨

神有掌于天　實職風雨稼且穡矣常暘暵之
民將無以食吏為此懼奉神主于佛宮為民請
其雨之賜轉槁而蘇回歎而豐神反掌閒耳容
雲隨車澍而流道爾御之初敢以此告

迎龍王祈雨

噓雲吐雨厥惟神龍王實司之歎可使豐不雨
月餘苗且槁死王食是邦忍使及此敢奉神御
于梵之庭靈旗欻來駕風鞭霆載滂其霖活我
嘉穀感神之休旨日而足

謝雨

比以亢陽日驕心與苗槁並走群望鞠而祈之

神惠顧歆甘雨隨格吏何以得此神之福我民
也雖然顧神其終福之今也青蚌施而未周槁
僅蘇而未澤神不福我民無前日之雨矣神之
福我民繼自今猶大有望於神也三日以往為
霖願神其終福之豐年報功有祀典在

戊午春祈雨

春事方興旱乾已甚未見播種豈有收成念蠢
〻之為氓恃嗷〻而乏食糧隨里衆處告雩是
雖略逢於沾濡尚未臻於滂沛似聞旱勢逮自
上京蓋千里以皆然不一邦之獨爾臣憂惶愈
甚寢食不遑深虞群小之敵君是致上天之降
怒自淺茲歲益異前時日月為之無光霾霧從
而肆闇雷音不震浮非歸令之或乖而青愆期
無乃思光之未施寔闕宗社之計盡傷哝向之
心惟　祖宗三百年積累之仁而海宇億兆姓
生靈之殺咎在臣下罪非小民刻夷虜之方殃
賴本根之自固僅戍旱勢禍起蕭墻臣與言及
茲適憂弥切上而憂國下則衆民惟抑額於
聖聰庶可回於否運是用勤拳百拜懇切神香
願閔愚忱大施甘澤油然雲沛然雨盡救暵枯致
以雷潤以風返通泉脉

代謁　先聖

仕而優則學〻而優則仕聖門高弟語也某斈
未克優為祿而仕視魯語愧矣亦庶幾於仕優
而斈乎昔者子游問諸夫子曰君子斈道則愛
人某雖不敏請事斯語

代謁諸廟

某公族一寒來跡佐幕惟神廟食茲上祇事之
始用敢告虔聰明正直而為神公動庶介而為
吏職業攸宜吏不敢不勉呵禁不祥俾獲安慶
則惟有神福之

代告本衙土地

某猜食于此邦爾神血食于茲宇神之職于幽
猶吏之職於明也民之安靜惟吏職之吏之安
靜惟神隲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文昌點宿建詞語

大比興賢又值設科之歲前期卜日用嚴事帝之忱恭按金科肅陳寶點冀潛通於肸蠁庶均被於祥鑒伏願天鑒積誠神欽宿戒朱衣豫送早標仙籍之姓名紫詔曷來同赤霄衢之步武

早朝詞語

風夜求賢式際明揚之旦昕朝奉對期沾顯擢之恩嚴肆覲於玉宸冀仰通於璇樞伏願清光俯照穹鑒昭垂貫日懷忠被早臨軒之册告辰定命獲趨待漏之班

午朝詞語

日麗中天極睿光而必照帝臨下土冀微感之潛通當午影之融明 望端門而載覲臣等扮榆同社葵藿傾心駒隙易流不敢荒於暇日忝蔭未從願早立於天功伏願恩被春朝光承壹接傳臚麗正獨班穿龍影之旌講事廷策十封轉鷄人之漏

晚朝詞語

月晛戩西仙籍已香於丹桂斗杓指北魁躔先動於寒芒肆奉朝儀聿嚴夕礼惟天陰騭有欲

必從允而幼學以壯行期於朝奏而暮召伏願書登課效進登霄漢之梯御燭分光趨上星辰之履

正點詞語

天為國以生賢欲扶世運士讀書而求仕思應時需故當選舉之辰願在搜羅之列臣等謬蒙帝渥謬玷仕階然獨均顯於在人不敢私求於榮己惟誠穹宇祈福鄉閭初非為微臣希進之謀第欲遴多士 亨通之志庶幾盛事疊見此邦出人品非常之才為明時有用之器恭望聖從允神欲格衆悦副美君忠孝之求儻俯穹擢任天下國家之責願竭精忱

又文昌點詞

伏以倚其天爵固可知人爵之從尚在帝心庶克動君心之眷故求之顯者不若求之隱而得乎幽者斯能得乎明用嚴昭事之儀式合精祈之敬臣等迷昧寡識庸謬非材誤荷穹恩已濫躋於仕版尚期盛事俾屢見於鄉閭念茲里閈之儒久事鉛鈆之學幸逢大比願擢高科非徒為富貴之謀實欲效君親之報仰祈睿鑒俯燭

恩誠賜之名第以發身俾以忠忱而事主伏願
三魁傑出重增九貢之名四相並登益顯一邦
之盛

壽帝君頌右語

電繞神樞光啓發祥之兆天頒丹詔偶鄰毓聖
之辰壽脊慶於無疆福尚祈於數遺伏願極天
比峻与物為春几合敬以同忱各備恩而垂止
催班掀禁青囊早領於進書穀藝蘭宮黃甲預
占於賜第裕垂嗣續蔭被鄉閭

上元縣醮詞語

萬家為邑謬承宣化之流一念在民庸瀝祈安
之懇恭陳寶醮虔持璇霄伏望帝鑒昭臨天休
滋至上元按善宜祇既逐於全生下考成書抽
政尚期於免戾

代沂卿生日設醮詞語

伏以人情欲壽矧懷愛子之心太上好生庸瀝
祈天之悃搔于和度冀此永年重念臣妾男某
御蔭層霄承恩懿邸惟藩惟屏領如漢家磐石
之宗俾艾俾昌期受魯侯如岡之祉恭延羽
客祇設瓊筵伏願帝垂以慈神介之福萱花不
老仙家日月之春長蘭葉有光石室山河之誓
遠

沂靖惠王諱日設黃籙詞語

前王不忘誕降超升之日永世克孝聿懷追遠
之思昔貽為禧齋戒事帝恭望鳳旂降格龍駕
來游對越在天儼神靈其未遠克昌厥後綏壽
祉於無疆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七

從國子學生　龍起　編次

祭文

祭師范石莊先生

嗚呼先生之學出史入經先生之文周孔思情振華吐辭藻絢華發春花意生秋水瀾活不都謂勉可學古人毋陋之習刊陳叩新孟子正明次則韓氏匪此三者請姑舍是文史之暇敎之經綸如是尊主如是庇民評古商今竟朝窮夕間語他人於莫諳極才大用罕名仕弗羈放意孟酒窮達不知虹叩誤恩誨出夫子陸奏蘇書言猶在耳受恩罔極報施未能天胡奪之遽夢兩楹如虹來歸旋茹荼毒方父之葬又師之哭疏奉冠劒藏于新塘恨以寢苦不能室場明日遂行危酒爲別先生何之有淚皆血

祭友人辛料院

嗚呼季哲之才英拔豪奇松垣爲父弘齋爲師學與識以俱高文若武而兼資議論豪宕而不群器局卓犖而不羈騁筆成文吐辭爲詩波濤橫溥風霆並馳昔者叩閽累疏便宜指病陳藥皆可濟危使當言路決不飲仗馬之粟抱寒蟬之技有志事功歷游邊陲審勢識便氣吞索夷使得兵柄夫能伏長纓之係奮折箠之笞諸公見賞薦剡上飛僅金閨之通籍大分晨之攸司噴頌言之遠與是以是而爲非身在山林宣室見思意公道之可明帝將與之節麾何一往而不反竟客死於京師公之東去適我西歸欲勸公以勿往獸驥進而難進曾日月之幾何成古今之長離家嗣方穉而未孫主盃克家而早發次郎姪逝而未定孫女擇婦而猶遲天胡奪之甚遽乃浩然而長辭齋壯志而永終不盡用於明時國失此才家失所依興言及此感涕漣洏闌別音之琅琅不浩氣之少衰愚鈍如我亦託以遺於此時而猶記安敢負於心期哀斯人之不可見嗟曷日而忘之雖然公之平日見如蓍龜死生一致昭晰無疑其歿也瞑三日而復活其活也喙一笑而遺醫若一肘之屈伸以去來而爲嬉然則如公者蓋所謂烈丈夫之事乎也何歎又徒爲兒女之子悲

祭表兄吳景蘇

嗚呼吾嘗聞諸吾母曰兄之生也外祖書林先生寶甚愛之曰是他日可以昌吾門矣及兄之長博通古經諸子百家摘香抉眞文擷場屋嘩然而聲入皆謂書林先生之有孫矣夫何屢試不偶壯志凋零放意麴蘖玩心黃庭觀入躍世之功名富貴榮華聲利者皆不足以掛意而惟馳神於飛霞八境之大清然猶冀兄之存也尙可以繫吾外祖之書脉而豈謂兄之年僅及於夭地之數乃遽委骨而蛻形嗚呼自先母而言則兄吾妣之甥也自吾母而言則兄吾之表昆也自兄之婦而言則又吾之從女兄也豈惟瓜葛疊戚重姻於兄之歿悲感倍增嫡妻哭哭義娭之家固可以畢其老兄無子而有五女高低駢立誰依誰聘嗚呼兄之生時有不適意而發之憂外者死而有知其亦漠然無情耶是重可悲也所幸兄家以義爲門孝慈如一今雖無子而從兄弟擧其葬則他日群從中之多子者尙可謀以爲兄之後文之長也又當具擇所歸使無失其托以慰兄之靈獨　惟外祖諸孫今失其長孟舅二子今僅一僅名也學通古經而身不一登於貢利也家徒四壁而累不一儲於甁雖然名利亦不過儻來之外物所可道者旣歿而猶爲人所惜公論在於日月之御評生雖窮困於布衣而未嘗妄取於非義生雖放曠於盃酒而未嘗踰越於準繩是非甚明而未嘗訐人之長短學問甚高而未嘗縱已之驕矜謹訥重厚退如不能凡今之人一藝可稱身翻吻薄足高志盈執如兄者尙有與刑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族子霆伯

嗟其與子雖爲族人於族之中又密且親子幼學年子已後發來遊場屋詞藻淸拔先君謂我此丈叔　兒起慕起晨奮然思齊從此六年在辛卯歲子叨薦名折翼而墜子來慰我射目中眉惠我以啓教我以詩斯文　緖交實自茲始宗盟見推俾執牛耳以至今日凡三十年分則籍戚情則遲連子夭者高情學强記顥經隱傳爛熳肝肺揮筆灑紙驅風駕雲笑罵詼諧動皆成文寫與爲詩風雅書發引行縱草龍蛇起陸以若人物眼中蓋希人滿摺子挂林一枝命不副才事乃大謬釋志利名肆意詩酒倚倫太自今古此懷蘇二黃九夢寃往來金玉寄臺軒冕

坏土白眼富兒開口阿堵視物甚眇自處甚高
酒酣八極挺然人豪予方窮時高卧抱膝頹簷
敗壁相與終日予昔喪母定兆未安吾母汝母
子山吾山先体之藏予廬之側雲溪風月天境
泉石誓言他日皆隱於斯牛驢同騎魚藤對持
如何蒼天奪予之速芙蓉寔匕脫屣塵俗去年
正月詔召觀京予達如予隨余東征今年此時
予則已設素車白馬来哭予柹虜把鄉國幸爾
無虞如何一疾竟隕其軀夏秋之交亦聞吾病
汝子坐歸書止亦聽予忤權律九月遂歸冰溪早
涸反棹以遲十月中間方此善達乃聞汝旬死
生契闊病不續藥殁不撫尸遺恨千古予罪莫
辭予之此心不間生死我爾之身無念婦子昔
昌黎伯祭姪老成辭韻婉惻皆予之情有食終
喪否則遂取予豈敢忘昌黎此語吾予欲救汝
予亦然予豈敢失昌黎此言死生由天道義由
我予知乎心必信其可泰源先塋明日遂藏幽
明來隔來盡此觴

祭外甥吳英殊

曰東坡之甥曰柳山谷之甥曰洪吾無坡谷之
賢兄汝之幼而頹則冀其如坡之柳谷之洪也
嗚呼吾今失望矣豈料爾止於此予岐嶷之狀
如在目前婧好之容尚存夢裏哀哉猶能歆胄
與外兄之祭否

代祭高參政

二儀間氣萃乎峨峨篤生我公爲時偉人伯璞
仲荒粹粹宗棟連翩逸翔名蓋一世昔在嘉定
公守于鄉遇寇阻訌力扶蜀方帝嘉駿功奮蹟
朝路執簡司綸金玉王度外贊戎略內陰主知
式遄其歸晉登樞機貞德實功衣被天下定言
義論福在宗社國步方棘是堪倚毗哲人其萎
天不慭遺嗚呼坤軸西折壁玷瓚缺今無我公
誰拾潰裂天崩地淨唷騎數驚今無我公遠塵
孰清正人晨星諸老霜木今無我公善類嘻福
默默仗馬局局轅駒今無我公昌言孰謨邦失
柱石士無宗師人亡國瘁聞者涕悲惟先君子
志合道符俾我小子綴于蕤葦在癸卯秋拜公
西府姑蘇一舸亦侍步武遄我獨厚披優日從
色笑誨言溫然春風別公來歸荐歷憂患陟岵
既悲軫瑟仍斷相去遼闊心親迹疎雖是棘人

不違寧居曾幾何時公遽捐館拜公不復泣繼而歎款誨在耳威儀自前回思曩時一夢六年悼亡之初辱賜勤慰後賜爲銘幽壤榮賁惟公於僕恩意主隆宜公之夢酸痛攬哀雖歸定期不遠伊邇往哭不能悵隔千里遣使致奠矢心以辭哀〻塊尚克鑒之

祭胡上舍宏甫文

嗚呼宏甫慱學多文意氣軒豁遺德絶群發爲文貫該貫義理馳騁古今意畫新止其在場屋鉽然有聲聲彼萬夫群瘖獨鳴鼃視青雲囊探丹桂命不副才動得困躓憤不直己寄徑觸寃人謂由此亦可癸官君曰噫嘻非我所樂豈其鞍馬借此薦鶚重湖之北大江之西出其緒餘輒魁計闈上之春官一第直摘到天折翅幾點龍額顯〻季父立于周行爰自胄監蜚英天庠謂當此時凌厲奮發如何荊璞屢獻屢刖言事竄斥學校積輕君曰歸歟家在赤城種竹蒔花池藕畦藥吾沙有鷗吾嶼有鶴亦既閑暇詩書自娛胡不少留御風憑虛昔癸卯秋客君之館國士相期意味渠款一散不聚十有五年雖有尺書不如晤言天已來歸甚欲君訪出憂入患如繫我鞅今年八月噎我一書豈謂此華乃成別予聞訃失驚飲泣奔弔但拊其棺無復談笑哀哉宏甫乃止於斯壯氣抑鬱亘爲天覓舉世紛紛無能富貴君乃虛生使我長喟闕絶之際語音琅〻付託乃予豈敢或忘予於交情不問生死君雖無有有君之子隻雞斗酒來此哭君靈者不死尚其我聞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九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墓銘

菊坪朝奉政政壙誌

嗚呼此先君子菊坪先生之墓也姓姚氏諱某字行簡瑞州新昌人寓高安高大父曰特奏狀元進賢府君曾大父曰釋褐狀元黃州府君大父曰汀州府君考曰學正存齋先生妣曰周夫人生母曰揭太君辛亥五月十有八日生寶祐癸丑十有一月十有五日沒明年二月十有七日葬于隆興府新建縣西山之雲峰男二人介先卒女四人將定勉泣血誌曰先君子生時嘗田而教子楨已以益人為善孳孳老而益篤勉既竊第書來曰爾母貪好爵當損秩增貢以利無窮十月勉至自京師僅一月而先君子沒哭欲養不俟哀哀蒼天百日卜葬西山之巔嗚呼陵谷後或變遷仁人我哀尚封斯阡

石莊范學錄子堅壙銘

郡東七里新塘岡拱山環水吉且良郡之文師范石莊大帶深衣此焉藏先生之文古辭章高視韓孟揚其芳蛟龍歸淬脫名場樂不龜手授客方弟子輩行爭頡頏先生騎鯨返帝鄉甲子僅周人盡傳斯文有脉壽且長於乎先生不謂七

潘司戶宗權墓誌銘

嗚呼此吾同年進士潘君宗權之墓也始宗權偕某登寶祐癸丑第在京師相好甚驩請某為書氷壑二大字蓋其自號也宗權儀貌端頎清英照人真若一氷在萬壑皭然無纖塩埃某意其致遠器也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伯氏䟽書來請為宗權銘墓則宗權死矣哀哉追思相從期集時如隔日事臨分屬酒軒然意氣相許孰謂斯今乃隔生死昔求書者室之扁今求書者壙之文尚忍伸紙握筆耶第其伯氏書援退之哀歐陽詹哀辭故事為同年請某萬不辭若宗權則於詹無遯不可使不聞于後乃為位而哭哭已銘宗權諱謀世宜春人唐之時有曰圖曰洵美者以文顯宗權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韜光弗耀宗權生而重厚寡言孝友天至執父母喪一如禮哀毀骨立處兄弟宗族穆無間言教喪

佐婿靡閒戚疏嗜書如飴好客如渴多與名鄉
賢大夫游如滄州程先生息庵湯先生西澗葉
先生皆見器重精通毛氏詩學爲文章泉湧瀾
遙宜春退之所嘗涖郡士至今學韓之文而宗
權尤邃一舉於鄉即擢第殿射貫鵠由迪功轉
升修職郎授鎭江府戸曹叅軍未之官驟得疾
終于正寢將屬纊謂其兄葬已必求某之文以
爲銘某豈足托以死者耶宗權生於戊寅夏四
月壬子歿以甲寅夏五月己卯僅三十有七娶
南雄法曹叅軍孫公裕之女有二子純孫振孫
皆幼嗚呼天豈不福善壽仁耶而於宗權獨不
可詰與之名不與之祿與之德不與之年喬爲
而瘖隨榮焉而悴維經綸之志齎入冥漢豈受
氣大化得其淸者以爲德爲名而不得其厚者
以爲福爲壽耶銘詔方來尙慰其志葬在縣南
仁孝鄕聚龍阬原祖塋山之右其日丙辰二月
壬申也銘曰

嗚呼宗權有文而賢宜福宜壽乃不假年
萬里亨衢一息可到擢第朞年遽以歿告
濟時有志曾不少施子稺妻孀見聞爲悲
幸哉有兄克訓其子可箕可裘雖死不死
不負子托揚名于阡尉吾同年嗚呼宗權

周恕齋墓誌銘

濂溪周夫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信哉言也古
先盛時以德行道藝取人於比閭族黨比閭族
黨之長則皆耆英碩彥爲後進式然後德行道
藝相師成風下之世爲前輩者率不能自重後
生小子浮躁譁訐能爲數語華靡不根之文即
自視以爲孔孟不過如此由是德行道藝之風
愈微則鄕無前輩之過也苟有前輩爲之師必
不爾恕齋周公則新吳之鄕先生也其聞其能
淑文後進久矣先是新吳有華林書院名流多
此焉出遺風寖遠嗜嗣厥音公與同邑王君立
書院于登高山之麓群英秀而教之中設講堂
四齋旁列扁曰道藝曰文行曰才德曰器識謂
藝者必本於道文者必副以行才者必將以德
器者必深於識也豈徒習訓詁工聲病哉余嘗
得其序並圖觀之從之游者數百成人者不
可勝計信夫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今與刑七矣
閱風俗不細哀哉公諱允成字子韶恕齋其號

也世為豫章之新吳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袁氏儀公器粹重麗眉秀驕望而知其君子也天性孝友内外無間言雖侍臧獲未嘗疾聲怒色博學強記通貫經傳以至天文地理陰陽文技醫藥卜筮之書與夫稗官小說靡不諳究求其言之有合於道者皆編粹之手抄未嘗倦也邑人多師宗之孝德問業踵其門者相接皆稱鄉先生爲吾鄉松垣韋先生不輕許可獨稱爲友人凡仕于邑顯于時之士大夫皆欽企尊慕矣禮文際屈之以重學校與人交數十年如一日

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推恍待物赴人之急如己恬淡靖退不喜奔競少而能賦每一篇出士林爭先傳誦膏沾馥丐瓶效場屋而公獨不偶僅八貢壁水之名而公不之計寒窓冷几愉愉如也周平園有曰得鄉舉易得鄉評難公其有餘於鄉評而不足於鄉舉者歟嘗遇異人授以丹鉛龍虎之方曰服此可以返老還童其秘之公曰白日升天吾豈以其方燎爲藥濟里之衰疾者年將九十步履輕健視聽不衰將終自誌其墓遺誡謂子孫 吾平生聖經賢傳心體躬行自

覺超喻釋老歸盡之日謹勿信地獄之說而作佛事喪禮一從古制遂以癸丑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終於正寢生於淳熙己酉蓋年八十有九可謂卓然達理至老死不亂者矣娶劉氏孝慈和勤後公一年生先公九月卒夫婦皆享上壽白首同歸亦異事也子三人 璜 溥 瑜 中子早世女二人適邑士張師儉鄭時英孫三人 琳 杞 梓曾孫二人 友 榮 誌曰三世爲儒收功詩書翊四世皆儒者于是必有與者公所著書有註孝經一卷文集二卷理究一卷雜誌三卷甲寅十

有二月壬申以治命與劉夫人合葬于上塢先塋之側其孫梓來請銘々鄉之老師宿儒其不敢辭銘曰

嗚呼恕齋耆儒之賢立師道以啟善人言合乎濂溪無鄉舉而有鄉評言合乎平園敢以二周先生之言而銘鄉先生周恕齋之阡

陳允中墓誌銘

寶祐元年癸丑秋九月高安臺春陳君卒越一月某歸自京君長子之子珽孫以書來言曰先大父不幸棄諸孫家君暨二叔父斬焉衰絰中不

敢書使琎孫告于下執事惟先大夫将没時進諸孤而語之曰我死必合于浮塘之葬銘必於姚子成一請之當不吾靳也諸孤奉遺言弗敢墜踵使琎孫請予是行從政于吳遠将不暇及幸早為我銘之某與君諸子遊知君為悉也宜銘某觀洪範之次九疇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五福求之世每不多見間見亦罔克備某所知獨君能兼之方淳祐丁未某聞君有泉石之勝造焉圃曰休緑一溪縈其中瀦之為池環之為洲臨之為亭榭引之為流觴曲水時春且半花木層出如錦繡領客觴詠幅巾杖屨尨眉玄髮出入桃蹊竹逕間如世所繪老人星地行僊者某亦甚羡之也君平生不殖貨而財自裕不豪奪而產自豐十數年不一至城府丘園宴適延儒教子之外無所事可謂壽富康寧矣竊惟其故則攸好德一念實為之先是陳宜都王子孫家九江累世不異稱義門其後徙高安君之族其別也君諱大用字允中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世隱德君少孤事母兄以孝弟著性好學求師數百里外習詩通大義遂以儒倡其族至

今文物彪炳家人入儒登賢能書者扫繼壬子歲君仲子偕族孫九三人同時領江西湖南北舉今年其孫又以通九經擢童子科君之教也君諸兄殁行於族為長率以礼訓以義患難疾病畢力相援扶毋敢後者教育兄子某如己子迄有立姻戚鄉黨或有爭不詣官府咸之君取決焉君曰某是曰某非皆悅服頓釋爭以去武斷訟徒見君皆黙有媿色尤樂周急歲飢捐粟以賑提點刑獄使者翟公常平使者揚公常以其丁未壬子之糶傳上之朝乞旌其子以官而君不顧也君又謂救以養生藥以愈病皆活人事急藥市多偽甚病而速死戚不忍乃即旁舍為藥室選良醫如古方製善藥以濟人而不牟利賴全活者甚衆可謂攸好德矣壽富且康寧宜也君自中身場屋不偶即棄弗事聚書聘師付功名於子若孫營畫春老焉有別業二曰鶴嶺曰廣城去家各數里皆築室将俾孟仲二子處之今年九月九日君在鶴嶺訣甫曰越四日戊子得微疾謂家人曰我未嘗有疾今疾殆不可起遂召子孫訣而殁可謂考終命矣君娶王

氏先二十年卒子三人長績貢爲博士弟子次應炎郎江西漕奉進士次綬亦進士業女五人長適胡日新次鄧震龍次吾燦次胡鼎來次李元龍皆爲儒孫五人宜孫振孫琏孫禹孫琏孫則擢童子科者也孫女三人長適鄒雄次許鄧子堯未嫁次尚幼君平時爲義方訓晚年竟及見其子若孫之效驗以攷天之福善也後有與者當未艾又範所謂子孫其逢吉者歟君以淳熙癸卯二月乙亥生年七十有一諸孤將以明年甲寅十有一月奉柩如浮塘合姑王氏葬從治命也其亦感君將歿之言不敢負所托爲刻爲之銘俾葬而刻諸石銘曰

嗚呼陳君派義門天資粹靜如玉溫五福兼脩德所根壺中之春自乾坤儒倡其族畢從尊椿老桂茂昌蘭孫吁嗟德人不復存善積未報裕後昆不其身于子孫

運屬姚公伯武墓誌銘

姚之宗爲瑞之新昌著姓者二家邑郭者出自濰州蓋中散大夫恕之後也家靈源者出自豐城蓋弘文館學士思廉之後也族雖異然將姓自有虞氏則一九詢新昌姚氏者咸以爲一族而二氏子孫亦知柯分同根派別共源等百世而上由耳孫而遡鼻祖不可以異視相與講同姓之好甚家貴若出一族者非若周秦之劉宋衛之孔爲楮爲商之石爲宋爲燕之樂其始既異其終卒不可合者也運屬公諱公烈字伯武其先濰州北海人中散在國初仕至上柱國傳至銅鞮縣令某者君之高伯祖也初以太學上舍生及進士第後以忠殁王事廬州教授某者銅鞮府君之弟君之高祖也曾大父某以伯父任得仕再轉而丞新昌因家焉自濰州而爲新昌人蓋自此始大父某父某皆韜晦含章不願仕君逢生而穎悟弱不好弄既長溫而文簡而有礼母龔氏龍圖瑞之孫君在襁中已失母十有二又失父事繼母柳夫人以孝聞克自力學師雕安張寒暑靡懈揚侯大異晏君大烈皆所嘗與同几席者也習毛氏詩究三百五篇之旨爲擧子名燁燁震場屋既命弗偶則翩然舍去以詩書娛其身心稼雲于田花組于圃詩歌恭酒日與賓客樂之蓋不羨名韁之縶宦轍之鶩

也家饒財累貲至鉅萬然不有其富輒分以惠
貧歲每侵鄉大姓操爲富不仁之心挾栽射利
閉糴以翔粟直一唱百和無發　惠利心邑人
于菜殖人于塗而不之顧蓋相望皆是公獨不
爲此遏歎必盡發其廩藏價糴以賑飢賴全活
者不可勝計童顛兒齒歡呼携扶揭緣爲幟謗
誦盛德拜其門以謝者日以百數荆溪吳侯某
將漕江西邑令趙侯某上其事於臺乞旌以勸
荆溪嘉之召補寮屬日與燕接訪一道利病時
朝家方行和糴荆溪詢以數糴事宜公力言非
便宜聽民自與官爲市荆溪是其說將請于朝
而官之會去弗果人爲公惜公曰吾但欲爲當
世賢者所知不計己之官不官也既歸爲善益
篤邑計闕即預輸賦以助在官在民皆倚公爲
命脈喜教子延名儒以爲之師自講習外一不
以事累治家肅而有恩下孝上慈繼母卒追慕
號痛有促織飛集几筵七日夜不動人以爲孝
感邑令刻之碑紀　其事繼母先適醴陵劉氏
有子公待之等同歲　時餽問不絶睦宗族以
和接姻戚以礼處鄉黨以恭濟閭里以惠蓋一鄉

善士也荆溪使長沙公欲往則疾已革矣生於
壬戌之三月殁於寶祐癸丑之十有一月僅五
十有二未殁前一日夢神人召至一官府告之
曰此公治所也既寤爲家人言之翌日而殁某
嘗嘆世降俗末仁義之道微貪饕之習熾知欲
而不知有理知己而不知有人近年以來有豐
歲無豐民年穀不登閉糴之害如前所云矣間
稔民宜有自養富多貲者平價糶而盡之無圭
撮藏于野深爲固鐍韋水旱以年其利民不問
豐歉皆艱食舊時民以凶年病今樂歲亦病矣
造物者慭遺一二如君之人以甦吾民亦可以
少厲薄俗乃不畀之壽而早奪焉寘己之中其
無天邪然生則不官之明死則必神之幽又不
可謂之無天矣世之嗜利無饜惟欲自肥者聞
君之風其亦少勸乎公娶鄒氏其母之兄子先
一月卒四子　應兵德潤皆嘗貢成均有聲有俊
亦皆通經能文孫　之　英之秀　女孫一人皆幼易
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也其在斯乎君殁之
明年甲寅諸孤將以十有二月葬公于邑之大
和鄉金印阡先期來請銘曰吾宗也不可辭某

遺闕亦不能文且先君同　以是歲月歿僅五日
隔言及公歿之月又愓焉重先君之痛其何能
銘然新昌二姚氏其子孫相好也久銘固非礼
辭亦非義礼有可以義起斯銘也不得與他文
辭比雖不文姑以不文之辭銘之曰
伯武之賢邑人之天胡不壽㩲以爲民年
施者益遐報者必厚金阡歲歲尚福厥後

李廷章墓銘

瑞新昌義釣里李君諱廷章字煥卿　紹熙庚
戌十二月七日生淳祐庚戌八月二十二日歿
寶祐乙卯十有一月庚申葬實在大和鄉之峰
潭章洲其族兄萬安丞紀厥素獲交人郭君霆
發以書先其孤來請銘某讀萬安之編品之曰
鄉善士某聞李君善名久且萬安暨郭君又某
平日之欽而信者也有言靡不實顧行述已備
可信後毋庸贅姑爲銘銘曰
今人常言世遠三代疇知古淳往往猶在
有人於此行修于家鄉里稱善謂古非邪
嗟嗟李君樸楙醇懿識不識者謹曰善士
不入城府若龐德公化鄉無爭彥方之風
任恤睦姻安分循理智傾力奪恥有諸己
昔者李愿樂隱于盤山美水鮮惟適之安
今之李君豈其苗裔生無怨資沒有嗟喟
勿謂其歿不朽善名千載之下人信此銘

拂雲居士塗君墓誌銘

新吳塗氏有數子從余游問其族某賢以子儀
對戊申道新吳亟訪之登拜既即以貢率具觴
余於所謂拂雲閣者耆德粹重兄弟雍怡諸子
森侍皆衣縫掖衣與客論文說詩不知其處約
也癸丑余歸自京君之子夢青以書來言曰先
君子不幸以微疾棄諸孤矣將以治命葬于里
之華塘惟先君平生喜教子矻矻靡倦　擇名
師從之游南康有胡氏學得自考亭俾夢青兄弟
往師之雖斥產以資費不計也夢青兄弟幸知
聖賢書乃未能奮身儒科以慰其志撫目俗民
多以教子無效騰笑起譏先君略不爲動曰學
問人也功名天也不可以天之未應而怠其在
人者且學不在是愈不倦事親孝爲兄友處族
義與鄉和年登八袠耳聰目明且歿遺言詔諸
子毋狥佛老今葬矣不有銘以傳後大懼不孝

夢青不能求之當世顯人頎求之予幸哀我銘
諸其素聞君賢且及識雖一别五六年不再見
歷々猶在心目貧而能好客鄉里稱善人猶可
及惟一意教子俾從知道者游且不以窮達易
其志非有卓識疇能之此一事已可詔後敢不
銘君諱某子儀字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周氏
伉儷黄髮子五人山甫夢青一覺仁甫吉甫女
二人長適進士王清叔次適進士曾子雲孫男
九人曾孫男九人皆業儒四世儒家必有興者
銘曰
稟秀為人尤秀為士位高金多不克儒子
義方有訓一念在茲圖冠環立以孝事慈
家為儒門身享遐壽泰無不足是即貴富
有深其根厥實必蕃君雖不存以子以孫

揭汝功母王夫人墓誌銘

寶祐元年秋八月辛酉望越五日甲子揭氏母
王夫人卒將葬來請銘夫人中子成大字汝功
者初館於余之婦翁鄒君家聞余而未識也翁
適遊塔女功察倍之相攸賛曰此正佳壻歸省
其母母問邀遊豊瑞問識何士具以告母大喜
語笑異常時余時已知其有陶士行王叔介母
風也採之鄉譽益信夫人名如玉字季瓊在傳
時六七歲已閑女紅端靜如成人賢女也長適揭
氏相其夫正伯躬井臼而逸之學俾從主一張
先生游有寇亂保姑喪不去賢婦也正伯客遊
四方十餘年三子齊立成大必端皆夫人自教
夫婦男女已冠笄成立矣性不羨侈富族親
豪右宴召未嘗往夫殁力貧以畢婚嫁治家有
法鄉里有則賢母也生於淳熙戊申殁於寶祐
癸丑年六十有六葬于書家坡夫人聞其子之
言知余而賞之余曾不能升堂一拜盍銘其葬
使後世知有夫人名銘曰
書家之坡詩書家之母之藏也母訓家以書
其後必昌也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四十九

從子國學生　龍起　編次

墓誌銘

諱氏孺人墓誌銘

余與興國軍教授豫章程君澥第南省同年程君兩年長以兄事之屢嘗踵其庭見其內外肅如僮奴指千皆紀綱之僕賓客日滿門教授兄談塵坐對未嘗頤指揮具酒殽而畜列俎陳水珍陸并畢備樽既卧間有無必復進余每異其主五之在中饋者必賢也已而詢之果然蓋諱于其族則族之人曰教授婦孺人也諱氏諱幼玉豫章新建厚田人祖蓮父獻皆以謹厚稱孺人在父母家已有徽譽父母疾嘗兩刲股肉爲糜愈之既歸于程事重闈舅姑尤恪謹雝和鳴兇怵問起居三飯奉珍饈侍立食既乃敢去節春秋朔望行家人禮奉觴上壽姑袁夫人殁哀毀過常繼姑令陳夫人尤愛其孝性勤約不事侈靡蠶績事必躬執紝執鍼皆躬爲精絶能琴棊尤喜閱書史誦袁氏世範甚習善相夫集教子書族之賢婦人也詢于其鄉則鄉之人曰孺人禮賓客恩戚娛樂賑乏絶歲有侵必勸其夫下價發廩以濟飢惠細民少錢不能多糴則米其穀隨所糴多寡應之或不能糴則給之食仰糴者日千百全活甚衆富而好禮積而能散吾鄉之賢婦人也余既得所聞於其族與鄉意其賢益信寶祐戊午十一月教授以書來爲孺人求銘則孺人以十月八日没矣其族與鄉所稱及余所聞之賢婦者亡矣惜哉孺人以嘉定癸酉入月生以紹定庚寅歸程氏寶祐癸丑教授兄第南省丙辰入對擢甲科子　先登又以乙卯江西轉運司試貢今年十月姑陳夫人復授封孫逮吉亦秀奥顯貴方開正孺人享有崇禄之日也遄卧病九閱月而殁僅年四十有六殁之日去姑陳夫人受封時未兩旬浹蓋孺人以伏枕不能躬賀拜病遂增劇故其没陳夫人尤痛悼之教授兄來求銘蓋將以開慶元年四月丁酉葬孺人于茅岡之鑑垣余也亦有悼亡之悲者也故之教授兄之悲不銘無以塞其意矧素知其賢且同年兄行之婦如嫂敢辭銘曰

族稱孝鄉稱人溫且惠程之嬪事已之親以

及夫之親理家其有倫天胡不壽之範世之
婦人夫兮七寧按之賓兮兮不報斯机之轉
石可泐悲不泯

萬安周貢士墓誌銘

萬安周君 公徵 亮甫以丙辰正月乙卯客卒於
京之富春有子夢星將以丁巳十一月庚申葬
之金鼎山龜峰之原前期夢星以書告曰某素
游先生之門願假寵以光其幽敢請銘維周氏
在廬陵與平園益國公同系后徙萬安高祖献
擢元豐第終萬載令曾祖ㄙ祖ㄙ父ㄙ皆不仕
君少篤學精裏夏商周書為文動數千言端平
甲午與貢試禮部弗偶當路屢欲以武爵ㄙ之
君不可後峒寇作扞鄉井有功亦弗受官曰吾
必取科第癸丑請恩試南省又弗利益力學至
劬瘁且病乙卯冬小瘳復治任東親友交勸勿
往君曰譬之武事吾寧馬革裹尸還葬耳竟旅
死僅年五十有五吁亦壯矣僕常惜後世科目
老天下英傑雄氣銳志不肯自休者必死而後
已雖有才且能不得自見於世失人亦多矣君
有田可耕有圃可游有亭榭可嬉有歌舞可娛
皆不自足必欲取名第雖勇壽不顧雖客死不悔
可悲也雖然君平生恤窮周急雖不得於人深
得於天旅櫬歸丹崖都陽湖春浪正高至是帖
然濟無虞天猶福善也雖名第不如志不在身
在子孫夢星其念厥考求名之勤客死之哀期
有成以慰君志銘曰

志於求名不家之死寧死于京哀哉子能有
成尚慰君平生

豐城鄒君墓誌銘

始ㄙ未第時家四壁立讀書聲與腹雷並作過
之者弗睨也孰有以子妻之者乙巳冬十月忽
晨有數客至出延之坐不知中一人乃鄒君也
去數日媒以書來曰豐城鄒君有息女不肯與
凡子擇名士欲以為婿 昔者微往見子則大書
以為毋論其文在相法亦當富貴決意婿子或
有短之者曰姚雖儒貧也屋數閒且破瓦不覆
椽曰與天日相親風雨上何以處君女鄒君
笑曰之人也雖無屋可增況我有椽子求士詔
迭矣之人且幸且第鄒君之意如此子以為何
如時先君子聞此言大賢之即許諾明年丙午

荐試鄉舉不中選丁未游太學復不遇人皆笑鄒君大誤君不之改戊申々始受室己酉不幸先室人即世笑鄒君誤者哄矣君亦不之顧又五年癸丑々始以集英廷唱賜進士第一人第時鄒君則留次女未嫁俟々之成名而雖之婚々亦感君之知己也因敦背德義遂雖好前笑者方止咸服君有知人見々方竊祿寺升亦顧奉兩家翁宦遊四方樂也爲吁豈料々不孝不天至自京僅一月先君子棄我不兩年婦翁又棄我子大德不報哀々靡忘不爲之銘是淺其素

君諱一龍字伯驤世爲豫章豐城東湖人從徙鄒舍曾祖々祖々父々皆有德而隱君和易謙厚質直謹信少屢於學事親孝爲兄友田疇室屋皆擇取下者而以華腴讓其弟在鄉里雖田夫野老待之一以禮與物無忤好書急義每損己濟人姻黨閭嘗有困於訟者君質田拯援之後竟不償貸君亦不問也有横逆必自反犯而不校然剛腸嫉惡有悖於理道者未嘗與之坐視之如仇雖請召弗往及儒士至則愛之如父母倒屣迎御挩留繼日燕觴娛樂去則餽之贐

他人之門可羅雀而君門外日有長者車轍性不嗜酒惟喜醞旨以飲客歲所收僅足廚傳家無贏財人皆笑君不事產業播僃時君則亦鄙其奴事錢粟也喜教子擇名師館之日夕陪寢食鑑然夜誦率至明發君坐其閣聽之不趐彈絲歠竹之樂未嘗有欠伸態好儒者書蓋天性如此女不肯泛嫁子亦不肯輕娶以是歿之日二子皆未婚幼女亦未有適始娶陳氏早卒再娶李氏竹林先生之孫武岡宰 惣 已之女令提點淮東刑獄使者宗正丞羲山之從女兄也前

君二十年卒々之婿及君長子則其出三娶周氏皆儒族君生於嘉泰甲子之七月辛巳歿以寶祐乙卯之十有一月甲午僅年五十有二初苦瘠雖以嗝知弗可瘵乃卻藥不御將屬纊語不及私惟戒子讀書屬々與師以改葬其父及敬子而已餘問者皆弗荅麾家人使去曰吾不死婦人手沐頮已正枕衾逝于正寢聞者皆悼嘆於庠如君者當求之古人也今人蓋不多見犯姻笑擇寒士滿子婿一不止又繼之雖不獲饗有其報其事則可書矣天雖不假之壽歿而

有稱卽壽也況所積者遐其後必昌欤有子二
成大可丈女子〻三妙喜妙莊則婿〻者也妙
端在室歲丙辰君歿且朞年矣宅兆未協卜〻
誤恩得召雖以祿養弗及不忍仕辭亦念君未
葬不敢負所托改外大舅葬旣有遠日十月庚
申迺克相二孤奉襄事葬君于歸德鄕之栗田
附先墓且與丘也碣之阡以詔後銘曰
烏乎鄒君室此區其生之年雅好儒教子以
經志勤渠擇婿一事最可書若此婿者世豈
無識之未遇則罕如天嗇其年人所吁積善
之慶必有餘山中峩〻墓之廬過賢者墓當
下車

梅莊夫人墓誌銘

梅莊夫人鄒氏諱妙莊字美文豊城縣興仁鄕
鄒舍里人高安雪坡姚〻之婦也曾祖諱〻祖
諱〻父春谷先生諱〻字伯驤母李氏知武岡
抑已之女邕嘗安撫 修已之猶子提點淮東刑
獄使者 義山之從女兄也〻先娶夫人姊諱妙
善字美韶亦端惠淑順生紹定戊子十月辛丑
朔日之申九歲失母克綜家事育弟妹至成人
年二十有一歸于〻〻時甚窶無肯妻以子者
外舅獨顧女之家人更諫不聽卒許嫁竹堂旣
歸能安貧事〻父極孝餠其裝資以贍族親客
至不戒而穀酒具靜重寡言通孝經論語孟子
借〻夜積書卒不寐達明〻雖貧竹堂善經紀
其家使至不乏而速〻以學族閭嫻威甚宜之
不幸逝一年己酉之五月生女榮至六月辛丑
朔才二十日而歿次年榮亦傷〻感念外家知己
不敢忘義不忍他娶服旣除求繼好外族擇焉
莫之從夫人蓋亦悲其爲是請者也獨外舅愛
〻以心卒不以夫人他許間有請婚卒議不合
越五年癸丑〻對大廷 天子親賜以第一感
念不忍負外舅復于大人再請盟外氏方許諾
夫人曰是不易夫易妻者亦可之將以是冬娶
會十有一月先君棄諸孤不果丙辰二月乃克
親迎夫人賢猶竹堂而又明敏英悟動率禮法
自以不逮養舅姑四仲月脩恭祀事事尊者甚
禮撫卑者甚恩先室無子沒後妾黄生子元夫
吿廟立而嫡之夫人歸愛元夫貢若妣之子與
己之子繼組裘履不少懈自訓之書謂外舅婿

儒改為教子地延名師其家誨其二弟就俾元
夫學焉堂不置私庖有盃酒必與妯娌同飲而
使某外飲兄弟賓客蓋未嘗夫婦自親觴罍也
義理相扶有過必救某間怨懟獲必警曰懲忿
窒慾稍起私念必警曰克己復禮朝夕多賴其
益好善喜義輕財周急初鄉時某從妹及庶弟
皆未昏夫人曰予且仕矣不可有未了婚嫁汲
汲擇婿聞梧州趙司理孤女賢聘為叔姒而以
從妹歸進士龔三德是年五月某得越幕七
月誤恩蒙 召辭弗俞九月除某秘書省正字
夫人曰毋急進姑了吾事必婚嫁子弟妹葬還
其父祖十有一月末乃行婚喪凡四而兩山月
為之治辦整如略不見難色送迎資聘大抵皆
其衣珥無所惜也既偕某入京至中途三學上
書言事士皆以罪逐纍纍滿道參相久軒先生
且去國某駭所聞見憂得疾不欲往然恐傷夫
人從仕意進退維谷未有攸處夫人曰人之出
處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尚何疑乎臣受君恩有
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毋以妾故苟以直言得
罪願同謫嶺海死不悔妾願為賢人妻願不徒為
貴人妻也某甚壯其言時方有輕去重竄之戒
某恐其國不得言越職言且得罪言而去罪必
重夫人娠月已深某不忍遠竄累乃援老泉蘇
公例辭召上封事且與丞相以書買舟自信江
徑歸 夫人喜即日屏金珠首飾遣人市鍛石
簪掃之某問其故笑答曰荊釵布裾入山之服
當爾某益欽嘆其勇丁巳正月歸至家戒某杜
門謝客一意讀書初出以家事托某從兄嫂歸
日一仍其舊率弟姒以聽雖菱蔡飯糗一室如
春閨門方肅肅有度三月而夫人死矣先是某
長兄死無子挾昭穆無宜當者尚未有以嗣夫
人謂韋有娠女也自育之男也以為伯後元夫
即吾之子矣嗚呼斯言也可以感天地及吾祖
宗也乃竟以此死三月望之前一日臨蓐果生
子但已死腹越七日丙午夫人遂亡病且亟猶
命工縫以衣元夫某至今命元夫無敢衣之笥
藏以識母德死之日猶戒某勿輕出再三諦猶
吾大夫崔子也一句不能曉其意問之不答嗚
呼其有所為 也夫夫人為李氏甥李氏學自
文公先生來且熟聞彭夫人相後林先生家法

度務則而行之日讀論語孟子數篇間喜觀唐
絶句詩尤愛誦文公先生武夷山十詠宛轉高
下其聲以歌之而不喜世所謂樂府姊妹皆能詩
然皆不肯作曰非女子事也竹堂存時見某教
其幼弟屬五言對以兩岸緑楊風命之竹堂以
八磚紅藥日對意以屬某也某大駭其能梅莊
與某遇信之月巖愛其奇領姪御翩〻登之某
在後望之如僊直至巖所命筆識歲月題一絶
云半壁行天拄倚空人間有此廣寒宮從今貢
似天邊月曾得嫦娥到此中自擇風雨不及巖
題之不因此題某亦莫知其能詩也其深靜皆如此厥後
某索其倡賡輒不可性喜山水既西舟日雜棄
官不可棄山水登溪山堂飲而去某復以詩請
曰此人迹所至之地安可留婦人姓名於是間
卒不許噫夫人之志於此亦可觀也舟過番陽
湖關自是可往廬山意欣然欲行某不可約以
秋而夫人不復秋矣哀哉夫人以庚寅六月辛
酉朔日之巳生與竹堂夫人諱同日在某家是
日元夫為壽戚嬪咈許常自謂疑與姊一人而
二其生故身死同日與竹堂貌本異婦日舉動

言笑家人皆以為甚類竹堂且嫁某皆一年又
皆以尊至大故是不可曉也嗚呼外舅以夫人
姊妹婿某某未能以毫髮報但以謀嗣續故累
其二女皆早歿彼蒼者天何辜如斯福善壽仁
理復安在外舅擇婿於貧且賤使其女得同其
爵位富貴而居有之亦足以為好儒者之勸今
其報乃如此為善者其懼矣雖然人有生而如
死亦有死而如生某生天地間雖止兩年有婦
二婦雖皆一年而歿然而一年之中百年義在
某誓不負外舅知且有子元夫娶決不再矣俾
元夫盡子職以報劬勞某也益自植立復直立
其二弟使鄒之門戶終顯有光外舅與二婦雖
死不死過於生時是即善之終福仁之終壽也
亦可以厲薄俗矣使某比之匪人苟不 義富
貴為世所罵笑以此易彼不惟外舅不欲二婦
亦不欲也顧賢而不顯貴梅莊此語其某也終
身之藥石乎銘吾之心且以銘墓〻與竹堂夫
人同域葬以戊午三月壬甲銘曰
夫婦天理無古無今人孰不死不死者心
好賢早亡妹繼亦逝天欲觀予終始斯義

不尚夫貴顯貴而賢斯言有味青史可傳
揭銘于阡以詔萬古永言保之里二賢女

葛母墓誌銘

嗚呼甚矣葛母之為賢也飭閨門勤縧枲睦族
黨禮娴戚慈臧獲諱婦德相夫起家賢己未盡見
其為賢也獨一事為難能生為人所稱歿不可
以沒其實夫孝子亦多矣而孝於非生己之母
者始足見其為孝慈母亦多矣而慈於非己生
之子者始足見其為慈葛母賢已母某氏嫁于
進士葛某有二子豐也以姊之子入繼謙也側
室生也而母待二子如一慈愛之皆貞若己出
二子事母亦雍ㄷ盡孝無閒言母歿某徃予之
二子執喪毀瘠泣出血盡哀觀其子之孝信其
母之慈也葛母賢已二子請銘是宜銘母以某
年某月生以某年某月歿十有一月乙酉葬于
某里曾祖某祖某父某儒者流也二子皆有子
令孫六人銘曰
葛賢母葬于此姚子銘之噫世之為母者法
之

鄧仲翔墓誌銘

昔　石莊范先生嘗為某言鄧君仲翔之賢也心
己頗識之歲嘉熙丁酉鄉秋賦揭姓名于郡城
樓鄉貢額僅八人鄧氏乃都其二一則仲翔也
當時一門盛事歆艷井里頗識之意愈深矣既
乃獲詣其家俊秀之林而拜焉信矣石莊先生
之不誣也仲翔為人意氣軒然謙恭下士樂施
好客博學強記歷代諸史爛然蟠其胸襟醲酒
對客縱飲劇談古今治亂成敗之原君子小人
正邪之辨舉數十行不遺一字千數百年如在
目前音節清亮　首末該貫聽者忘倦性尤友愛
與其弟某塤倡篪和未嘗有違言忤色閨門千
指雍如妟如雖家有餘皆若不自知其富其視
世之果奴錢虜吝驕鄙俗之氣浮於顏面者相
去不啻穹壤千萬接物和處事得與人信下至
田夫野老嬰兒孺女皆得其驩心蓋嘗評其為
人雅好賓客似陳孟公議論精博似習鑿齒兄
弟交愛似姜伯淮處鄉公正似王彥方合古數
人為一人令人未易多得也仲翔自丁酉登薦
書明年試禮部不利寶祐丙辰且該恩再試才
築室讀書益自磨厲而先二歲仲翔歿矣齋志

歎恨聞者為之惜嗚呼鄉舉可能也鄉評不可能也仲翔雖不及取高科入仕以行其欲為之志然而生為人所稱歿為人所惜是不歿矣仲翔諱某號南齋其先建昌人九世祖某始家高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不仕仲翔生於丙辰之三月歿以甲寅之十月僅年五十有九先娶陳氏生子士達繼趙繼徐皆前卒又繼袁皆宦族孫男二孫女三丙辰十有一月壬寅葬〻于吳塘東山之陰使來請銘為之銘曰

嗚呼噫嘻仲翔已矣辨悖之論不可聞已〻

封之土藏其胷中千數百年之史若人而不仕若人而速死既不在其身尚福其子孫〻子

雪坡姚舍人文集卷之五十

須溪先生四景詩集四卷

（宋）劉辰翁撰

明鈔本

須溪四景詩集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劉辰翁撰。考晉宋以前無以古人詩句爲題者。沈約始有江蘺生幽渚詩、以陸機塘上行句爲題、是齊梁以後例也。洎及唐宋科舉、始專以古句命題。其程試之作、唐莫詳於文苑英華、宋莫詳於萬寶詩山。大抵以刻畫爲工、轉相倣傚。辰翁生於宋末、故是集各以四時寫景之句命題。春景凡六十三題、詩七十二首。夏景凡三十二題、詩三十五首。秋景凡四十題、詩四十四首。冬景十六題、詩如題數。所作皆氣韻生動、無堆排塗飾之習、在程試詩中、最爲高格。末附東桂堂賦一篇、爲劉端伯教子讀書而作。此集殆亦授劉之子、備科舉之用者歟。

須溪先生四景詩集

春景　題六十三　詩七十八

花蘂上蜂鬚

擾擾課生涯蜂肥若似家看來鬚上蘂撥置眼前
花百卉如倚貢千門抱隙花露香沾捲帘風架入
樓矛飲硯偷玄去泥香着髯斜粉痕驚墜度遊
上番衙

柳塘春水慢

柳外濃烟光羊綿去路長風花隨世界春水慢池
塘手種青青許堤回曲曲香綠雨深舊雨泥不動
斜陽濛上如魚樂橋邊看燕忙烟千風起況人影
雛雁雲

春來常早起

世事惟娛夢若心老來厭每常須早起　春
未自與韶光約長應倒戟田久無剩爲動
秋事從晨理花朝昨夜開娛令把上者見謂
有心哉

杖藜入春泥　梅聖俞舍古竹鳩泥滑滑苦竹岡

步出泥花溪見童識杖藜趁榜隨晚景獨自入春
泥九節何堪愛百錢相與對行從竹雞裹徑到子
規西殘黎猶須蠟盡傾可得提籠歸驚倒載笑倒
白銅鞮

春草步步綠

何苦懷香草無情綠又新年年生古道步步是青
春愁碧連分袂飛紅塑舞茵一節當秀野萬里亦
隨人春薈咸燕楚烟綿又入秦長安紅紫陌羅襪
已生塵

絕域改春華

絕域何堪久悠悠日又斜未能辭客况更自改春
華故國三千里荒村八九家一紫齒谷鳥滿眼故
園花斷髮回歸鴈榛寒倚暮鴉陌頭看過客歌吹
擁氈車

又

絕域現堪斷風烟不可慿至今疑臺事舉目改春
華此家吾爲客何言國與家尚存他日淚又看一
年花谷口鶯語柳城柳柳斜茫茫宮漢土無地
種秦瓜

寒食月明雨　詩旨捷之上

寒食娛清夜飛紅已滿城日懸春又暮月是雨中
明濃花傳新蠋鄜州憶故京柳梢閑點點花上淚
縱橫入立斜河炎晨占上塚晴綿因咽泣露天老
豈無情

落花香滿泥　貴妃死於馬嵬山下有移其香囊者

春去如流水落花比又忙晴泥乞尚恨泥迹為餘

香無計留枝上惹人香路旁兩岸金谷土風動爲
鬼囊拾翠遺爲爪飛紅入燕梁急恰粧臺馬寸步
斷人腸
又
花落泰虔竹紛紛東復西舉頭無處日滿地是香
泥紅雨愁如海架風飄上堤和成文杏堅軟襯錦
韉啼妙舞鶯飛無醉歸扶竹縱誰家採桑女陌上
自相覓
空院落花深　同鶴雅祖有士升見舟中折金錢人自舟而下至其床所摘取四長安女人落春花何處春歸了無蹤舞仙女翩翩忘卻青娥空尋九秋霜其中一人問田加何才稱散者又反有皆是地深如是士人乞之下上行
綠苑空院雨依內舊誰家已蘸桃花草色深是落
花陰陰　照墨籍籍失非樹數　煙香王千枝安
空沙桂殘金谷陳跡合玉鈎斜喚離兮歌舞天風
即海涯
林花掃更落
花外愁如海待鶯爲歸林猶深猶可惜更落更難
葉片片春將盡三三徑莫尋青苔鋪列席紅雨又
沾襟不是東風去應如止雪深柳綿欺我老旋拂
還能侵
茶蘼花院閑
棋聲何處起院消凝無譁門閉鷄鳴午庭空蝶繞
花靜中時落子高處欲驚鵝狗杞蘿根吠案樂壁

角斜各建柯下路人在稿中家此集
香數差
禪房花木深
此處少人跡禪房净客心殿廊常寂寂花木自深
深面壁看紅影蒲團對綠陰定回鉢鼓度香在蝶
翅春棋電驚青子茶烟出半林客來參話久隔屋
聽鳴禽
新火起新烟
風雨時節田春愁百五天故人成散俗新火起新
烟自用青娥後何如墨突前人間寒食改天上錫
薪傳宮戶三星山奇州九点速人心思漢德猶望
死灰然　見漢帝有人井孔明觀之復然
漢宮傳蠟燭
寒食佳家蠟紅香燭更鮮品榮處那處　漢宮
傳永巷花同閉長門柳又眠人間金谷火天上蜜
耶烟食客三十餘皇恩四百年回思諸葛井沉漆
陣圖邊
寒食四陣者
寒食悠柴荊春卯無意行極如三日近并疊四陣
清絲晴鳩咖然晴明笛賣餳朱陳前社遠王謝新
烟横鵲表樓城塚鯖熊冷客鄉貽丘茅屋破千載
見人愉

寒食少天色

風雨待晴難人間熟食絕從來天色少偏向暮春寒宮女斜偏冷家人火自攢烟光龍珠索雲影壓欄干村落花如紙風泥架作圍不能常杜曲見月長安

馬上逢寒食

寒食古來同鄉關隔萬重天涯俱是恨馬上又相逢雨雪皐蘭道弓刀苜蓿峯滿城看柳柳分路入淹松嶺關門日鄜州陷賊蹤年年聞改火楚淵下龍淮

墦間

寒食應無乞墦樽亦更嬉墦間是舊陌陌上乞吾墦麟塚斬華表鵝啼古墓門袍袍來郊客處處祭遊原吟眼看驚史傳家自毛盆若故無來飯逍者更銷魂

介山

念舊情何及爲虞理不還不困求介子安識是何山公子何恩怨羇臣自險艱巖崖蒼莽外烟雨在亡間軼使身射虎亭當火剩皆年年寒食雨天亦爲渴淚

沫蕉看奕棋

道院無迎客疎簾探緲出來頑鶯俳疑共看奕殘棋日過花陰午風搖竹影斜唯心誰白黑袖手已安危別墅塵難到南風營已窺仙凡終似隔彷彿記來時

翠山晴又溫

山色洗逾碧昏明水墨成如許濕欲似不曾晴翠拂雙蛾起青如老眼橫疑雲才欲態峽雨後多情暴殘香爐紫烟鎖石鏡明乾坤翻霧鬟羅月吐城更

公作送春詩

春與公何厚公嘗惜虛時忽於臨別日不作送行詩自覺門巷寞可堪賦別離裏簡行客遠芳草斷腸詞明日愁緣殘陽又子規少年誰不省問我獨何悲

餞日從時飲 晉山鏡襲府寄遷習家園池

餞日政應稀逢春喜可知有懷長似海不飲亦從時擺子新年晉公家施告娃悠悠聊復爾每每一中之對客無辭罰看花少待遲何用似山簡春春習家池

潤物細無聲

何用雨笑寵分明潤物酥豈惟聽不得政自細如無九陌塵難起千林澤徧敷性如霑草露滴不到蓬蓬盡但覺花濃醉猶如鄉索央老能空辟歷辛香

枝葉牯、

春來秖欠花

道是春來〻春猶似未來來亦知爲日久秖是欠花
閑殘雪依然在東風幾許回空令一杯酒更憶去
年梅萬里寒如信千林巧莫催詩成天一笑紅綠
半爭財

芳草換野色

何處尋春色園林已漸腸君然遍野草惟此換年
芳殘花回春久香泥去路長能令南浦碧未覺五
陵荒奋草連寒食腮紅眼夕陽　對青塚恨南北
兩茫茫

一派飛泉瀑　此池有九十九泉事則具載

故是春晴好冬乾已隔年一番經過雨百道漲新
泉破巖稜偏瀉危陂斷復連浮山通寺驛竹井出
潮田地脉天能續峯巒石亦穿此池九十九螺使
去無緣

鳥嘯餘花落

風雨欺人徒枝頭已自疎鳥啼因嘯去花落是驚
餘街而知何許泥攀已替如不應紅顫而猶似牯
沾濡肯汁疑彈雀　桃偕網魚開元宮更遠王母
寄誰書

碧草生舊迹

花下同遊跡令人念舊驚如何春草碧长向客
生南浦隨人色芳洲拾翠情凌波塵渺渺滿地綠
菁菁塚上句堪没人間恨未平池塘新夢破時復
下階行

鶯囀謝娘懷

春似謝娘濃晴酣困未醒鶯從何處轉人比向來
懷啼得嬌成曲聽餘恨滿胸閑看風鄉帘更問傍
花葉隔畫渠三　侍屏山萬重撲攀鶯過鳥敲手
不曾走

詩人命屬花

紅落雕了有香從蜂蝶紗詩人工　吾命屬渠
花心喧雀遲思山顏尚念蹤　錦宮里醉倒玉
皇家念頭情春酒卿建擇塔車江頭韻歡死已辨
發生華

村村自花柳

御宿長楊館南山沁水園風塵猶日日花柳自村
村王謝人家遠朱陳里姓存飄零香澗水搖颺綠
柴門杜曲風和雨秦人子又孫細腰桃露臉脉脉
竟無言

又

亂後新烟少村村自物華周遭溪上柳爛熳路旁
花獨倚人古罔行行客賣瓜累迭三户出香滿

娘家清汴龍舟遠去聲燕麥斜琵琶轂路甫愁

浣溪沙

去帆春色隨

春色悠然別關帆豈有期飄飄從此去往往與之隨漸可孤蓬小能令絕岸移歸人愁碧遠到海落紅痴風自無回理潮猶有上時離魂離可得飛絮滿天涯

尽盡怕春歸

飛絮新翔外東風託信送春猶有來否寒盡防春鎖畫閣圍紅獸行鞭裊黑貂使無三月雨也不再花朝倚〻也經尙飛紅共落潮少年豆未熘莫負可憐宵

山歸萬古春

萬古山如此青青歲歲新自憐看到老未有不歸春雲樹曾經別罵花不棄貪自迎東大乙重作萬天民一燒建千仞三關見幾泰八公花下飲仍是少年人

池塘生春草

滿眼成新趣池塘午夢驚青春何日到芳草滿前生忽綠衣風起波波雨剪橫翠鋪如可拾仙莽不知名轉步玉鈎合幾時珠履行 陂青似海无處認昆明

春風花草香 草之香者為畫滿花之香者為萬

高下花成谷烟綿草際空以香為世界 是春風點萬妹綵外鎖紅蝶夢中汀洲仙藥市天地錦黃龍滿渝遺余綠昌州絕世紅餘芳猶可藉應恨耿切切

開陂綠陰生

花陂苔空積遊蕪若有情斷無珠履迹闌見綠陰生綠紗朱簾拊丁東玉漏鳴簷窓梅子落繞屋竹竿成幾日落紅兩數叢深藏鶯午鶴人睡起郭水會魚行

閑日閑黃

閶闔祥光起班行好語催青知迎候處黃道似初開泰啟天門去風從 地回東西行白日南北驗清臺燒殿分龍角春城轉斗魁中天符四七人物萬方來 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

衣冠拜紫宸

萬古衣冠舊三朝歷故新青皇來趂道紫袖拜嚴宸花日明簪見絕雲舞佩紳昭容當礎曉宰相賀班春宗合分同列傳呼披老臣漢儀當日事江漢四朝人

新年賀太平 天寶唐玄宗年號時安祿山叛後元漢文帝太平時也

亂向殘年定東風息戰塵大平如可待相見賀
新自咲番蘇我誰吹畫角奏能人天寶舊重賓後
元春賣劍借擢醉簪花不恨貧淵明今甲子猶是
晉時人
又
相過賀新元干戈且息肩不圖衰老日還見大平
年厭向昆明畫春從待漏傳衣冠禾黍地簫鼓杏
花天燈市嬉遊老旗亭卧醉仙山林閒好語天下
未三錢 旗亭市樓也
明月逐人來
人影光】斜月消燈市鬧依依隨馬去故故逐人
來勝賞名一五酒光酒一杯為君分綺席同我上
瑤臺妝路傾相競分襟遊知回王山人醉矣雖對
莫驚猜
風起香燈亂
故是春風起香塵暖未曾暴失驚單袖香影亂華
燈冷浸來門月吹成碧海冰沙河三五夜火樹裁
千層金炬閑遊島銀花照玉繩一聲清蹕遠冷落
內前烟
溪巒回合姿
雲擁千溪斷霧溪萬壑裊自從回暖景依舊是春
容晴日雲千疊東風雨一迦還他新威外侶我

年騎歸來桃千陣里山鄉十局時同天一笑不
恨衰遲
晴水泥花徑
日出碧池淨晴簷水不妝幾回經草暗一逕帶花
泥泊淵何從至青青自欲浮但疑紅雨濕不似御
溝然靜聽鳴金谷行遊失王鈞麥波羅襪潤天是
新橋
小水細過池
過雨山泉潤悠悠小水同來燕來脉細更與曲池
通花徑頻遊遍苔蘚晴入叢却香萍破碧未覺紫
泥紅潤々千枝白乾坤一鏡中所嗟瓜地遠不得
灌蓮筒
又
小小回堤水花陰寸步隨細難為灌圃長是曲通
池乳實何從出雲根漏處滋又添晴满溼欲涨碧
漣漪新綠常如雨泥紅未見詩昆明鯨背淺盡日
絮恭蓮
仰蜂粘落絮
採採香無擁遊蜂與絮蕉輕吹無影落仰抱有時
粘欲藥遲難縫亂附採未然花鬚紛更韓柳雪誤
相沾未碍餐能飽食香嗅欲餅吟安時失咲雄雄
似吾纍

綠陰生晝寂

深院停春雨庭空鳥不鳴自然清晝寂盡是綠陰
生滿眼成青幄無人惜綠英輕風依晶簟遲日上
簾旌遠水明鸂鶒平欄繞杜蘅小窓臨晉帖誤落
剪刀聲

燕子家家入

燕子來何晚城春換物華逢人能語姆隨意入家
家故宇何堪忘朱簾可得遮王門深巷悄謝墅夕
陽斜是處隨芳草無情似落花孰知真閒適盡是
主人差

春燕叢林

燕子故尋人重來跡已陳主樓空舞地林木自業
春無復郊迎乙惟應語許辛乾坤一枝土風雨費
栖身荒草飛塵遠瘦松社壓新尋常空巷裏憔着
舊家貧

浙江花木深

遊子江南老美人浙水陰風光何冉冉花木自深
深蘋渚藏妃怨蘭皋寄屈吟飄香迷去路種子約
青林遠浦歸帆與芳洲來着心春寒人倚竹日短
去鴻沉

孤舟亂春華

天地孤舟客東風是處家偶然乘興遠不擬亂
華冉落無來具飄零白鈞桂誤將青篛笠撑入碧
桃花路斷雲相覓溪深柳又斜忽聞雞犬近隨處
有桑麻

又

卷盡來無往孤舟自若耶悠悠信溪路藉藉亂春
華今古三高客乾坤一葉家泛桃衝雨過　柳帶
烟斜下水隨飛燕穀稍為惜花月斜歸艇
見胡麻

又

晴日孤舟好溪流帶岸斜浮遊忘世慮爛熳亂春
華鞍共巡客港來隨鷗宿沙却知桃有路桃見柳
無涯叢隻村村酒暑歌處處花群仙驚再見留宿
武陵家

又

有客孤舟裏風平日又嘉未須憐歲晚從此亂春
華自扣舷三版相將水一涯前村隨柳色夜宿
桃花鷗浴波翻錦漁歌影入霞江頭稠杳猜子美
回棹家

盡然白日靜

靜似長門裏切晴未暑時悠悠銷白日冉冉上遊
絲白髮因風起青虫映戶垂牆陰雙蝶遠花影一
簾遲新蠶乾泥絮晴衙散蜜脾鳥驚梅子落深院

峇爭棋

柳葉暗金滿

輦路出鳳郊昆明流逝天高翠葉映日暗金
潛賊起當前殿萎鞋拂御舟鎖城三閉暮沉出六
宮愁桐影題難立楊花宿不收至今寒食雨望泪
曲江頭

花飛織却春

老子情如海花無醉後斜飛來如許雪織却不多
春輕薄隨流水顛狂落陣猶寒猶未晚來雨半成
塵拾翠花無路殘紅也得人清發添酒量日日是
芳辰

城春草木深

春又不知暮城荒獨至今摟臺花下建章木雨中
深寒食無烟綠頹垣有月促荒苔隨意古落子又
成陰鄉笛殘兵泪胡琴故國心愁與天不語鐘鼓
遍園林

春色在隣家

春色闌珊去朱門懶棄華悠悠看蝶翅仕仕在隣
家曉日明金谷花風媚泥沙似聞攜手笑疑有隔
墻花望眼穿銀漢香塵迹綺紗是誰窺宋玉憔悴
一枝斜

吹笛受和風

宴會教我倒今日是和風吹雨濃春酒閑懷受
工未知來暖律政似識鷹翁大柚猶堪滿衣頹欲
更紅鬢如新柳動鼻與脂香通天上知何信千花
一笑中

火樹銀花合 臺城三閣臨春結綺望仙

星炬亂林鵝火城標赤霞端門閑壁月散樹合銀
花光凝搖千尺扶疎轉九華暗回三閣近壁落萬
被斜玉李建天象金蓮出內家能光如海蛋猶有
供連卒

須溪先生四景詩集

夏景 題三十二 詩三十五

薰風自南來

當年唐殿閑何似道人庵閑日長如此薰風來自南清香吹不斷大暑故如怏靜見花陰午凉添竹徑三客遮　人卧北窗酣别墅棋邊急閑將赤壁談

夏雨生衆綠

入夏可曾晴陰陰衆綠成但驚春盡去誰信雨中生一月須梅潤千林但葉聲荷邊蒲倚儼柔外笋峥嵘芳草非無恨新條各向榮缺田　似淚滿眼蘐時平

又

無人娛夏雨衆木共欣榮已辨黃梅熟還新綠葉生送春無物色盡日是蒼聲處處桑麻長陰陰桃李成風絲蒲水白烟共草天平山色沈實久朝來雨黛横

雨過苔花潤

雨過戲春遠晴天半入梅草根餘落照花潤只深苔山尖朱靡捲庭無蟻履來翠錢沉地滿珠靨照人閑寂家承殘溜青青蝕廢臺唯草宮壁在殘月照餘衰

晚雨晴亦佳

既雨失陰霾天津萬畫蛙是雖猶暑潤亦自覺晴佳早无飙綠海今無滿透階但能聞晚景粗足慰人懷山翠光浮玉金泥軟襯鞋一簾花露影醉眼為渠揩

樹濕風凉進

樹晚晴猶濕好風如故長倫然林下意進似雨時凉坐覺茅容徙來看吕政忙颯蕭初似水漸漸轉成霜倚袖嵐添翠蹊秋葉欲黃不知無露下河漢更荷香

松凉夏健人

松影夏天雲涼閑一國新苔無如此暑可以健於人風外朝襟起林間客欠伸自憐三伏日重得百年身鶴唳如輕舉兒扶更怒嗔下山逢急雨為洗覆車塵

又

天地若為客凉陰何處逢用人惟夏日肆我是雲松雨立三千丈風生一萬重如鬖華峰藕不落葛陂龍飛帽落乳笑披衣病鶴懸月明天似水歸路路芙蓉

雲頂濯松風

野處閑過走披巾仰露空蕭蕭松下老來濯頂門

風暑不容章甫天猶念㐲翁鼎霄鼾汋兮詩雲嵩
蓬蓬搔首平生事忘形半醉中蓬萊歸去路滄㑊
笑臣全

清風松下來

彼世清風少肅風不受催摧㕈松下有背向坐閒
來襟袖元如水山林自少埃遂鶩私景宅不是楚
王臺柳巷無人掃柴門畫日閒是誰前鳴道空遣
鶴飛回

秋風涼不絕

不可妬無竹清風動爾林長無如夏日涼不絕于
襟安得秋如許能令午正陰兩開何豈豈三徑前
深深篁玉指如水卷水梧里令故人千萬里明月
兩知心

喬木生夏涼

柯可無喬木多年兩露成是間涼意別長夏綠陰
生日度雲旗影風含润水聲能令霄六月不持月
三更翠幄宜琴枕枯棋就石枰五椒朝又暮故國
可勝情

清室夏含霜

一室蘭香滿陰陰夏木成炎光雖霜意自含
清珮玉傳風馬鉤簾下水精無塵無六月楚戶忽
三更冷袖藏冰繭涼蟬滿露堂江湖無寫信詩鬢
向先鶯

涼引簟先秋

八尺湘紋冬寒光凝不流引教涼到我坐覺意先
秋滿羽枕梅雨清風度竹樓相紋殊似水班扇未
應愁冷逼金莖潤溫便王臂柔頓衰城市惜斗來
換衾稠

晝夏火為日

日在天無二明明夏蓋時到今難可炎非火孰能
為務如薰綺語難禁坐飫炊未應一杯水能沃九
華扶上屋爬猶在崑岡事可知未須頻嘗寒俊忽
看崢嶸

蓮房墜粉紅

蓮欲成房去三三兩兩空摘來中有子墜處粉尤
紅已續水為藕誰將翠作蓬半拉擡越棹一水賦
秦宮濯擢含秋露亭亭立晚風么荷同見憶烘吟
咸青銅

竹影金瑣碎

竹可淋漓画數將竹影臨寂寞誰布地瑣碎抱如
金案窗開為徑疎持舞又除汗青鋪作字翡翠滿
成林柔月平分破臨風聲落斛斛然聲入耳忽認
是織翠

炎赫衣沉汗 [illegible]

以汗四泚我惺惺河汗出如漿又問會何以不汗會曰戰戰慄慄

慄汗不敢出

暑浴不能救長流汗似瘧惺惺何慄慄赫赫更炎
炎安衍三旗度尤如十日蒸坐驚慚背汲不是泪
襟露湯餅何堪試煎茶可更添何人播髮玉頻起

立風簷

憂回蓮葉雨

萬柰勝花開蓮香雨送來欲知涼可愛政是臺初
回未聚華晉轄誰將繡戶推棹歌娃刈滿褶影濕
陽臺尺上寬裳斷人間鵝鼓催酒醒螢露滴狂引

碧筒杯

衣冷欲裝綿

老厭人間熱單衣就冷泉不知清到骨故欲料裝
綿蘿月滿襟雲松風半臂仙頓疎枇竹螢纖就榔
花賦倚倦思無玉全生頸蜀皂溫湯無去路播首

聽瀑淀

又

石洞元無暑泉聲洒面凉衣疑中夜冷綿欲此時
裝洞畫驚荷雨枝枝爽葛雷擬將汫澼統楥却簿
羅裳寸道行班女温言憶楚王驪山在何許我更

舍溫湯

撒纖子

俗子高門走那知物意嬉姿安中避暑撒纖早趨
炎楚楚朝衣格狁狁古帽簪貫級三伏揭膺抑上
官慶六說心寒慄寧辭背汗沾寄言鄉里者貪我
此息飛

清泉濯塵襟

是事不堪聞清泉偶可親偷然臂髮影聊以濯塵
襟簇瀉千年雨藍拖百尺紳能令肝肺瑩更逢芰
荷新京洛昏泥沒江湖浪蕩身一瓢明月照併洗

既辨嘆

涉江採芙蓉

臺破芙蓉雨岐眉瑣思悠悠思遠道來采涉長江
比渚浮湘水雨興凌越和波穿紅紅錦亂影靜畫
娃雙花路達相問美歡達免腔和欸驚水鳥飛飛

笑吳娃

公子調冰水

蹔肚佳公子明光避暑曾調冰水初入水和水亦成
冰鳴佩朝儀鳳揚鱗夕臂膺汲來金盤脆挽碎玉
峻嶒一吹鳳林壑重傾雲肺膺瓊姬持抽舉疑飲

露盤冥

老翁悲明場

畏回頻宵蚤難敵燭又添明難無可惡者得故成
炎扇來風如蔡青殘缺未厭萬枝何用共一點有

人嫉娥命那知惜蟲花懶後占吳牛歷自吹何事
長綠糟
行雲迎崇高
自不容無雨行雲盡日勞來來方汗濟匙避哲宗
高一氣裡飛烏晉陰歷蔵螿前驅肥水陣後王浙
江濤羊角天帆席龍身海枯棹鸡濠鶯久别裡手
重相逢
訟風伯
豈敢訟穹穹何堪敗頭豐雲手雖致雨伯也寔司
風長是重拚合吹之使不同不思尚想後但霸楚
猶權已脱知臣罪不誅無成功皇恩懲使悔終
小心公
亭深到芰荷
十里方寒地亭空暑不侵能令座上外更到芰荷
深水門臨風迥是舟隔湘夆紅粧風四面翠倚月
中心此處閑騷國何人泣露蘇拍浮宜有酒亂挖
碧筒斟
蟬聲集古寺
此寺剏何年入間幾變遷山空千萬古聲集兩三
蟬振才綠蕭憑風咽断絃助成騷國悅驚破少
林禪喧寂閣塵外走凉客照邊客來悲世事出語
暮煙連
荷外雨潇潇舟如泊断橋忽驚紅粉亂又見綠珠
綠荷雨跳珠
跳萬斛水輕風間步搖珠珠零羽盖點點濺
絞綃露明金掌紅粧濕翠翹現痕留不得立地
使魂銷
扇枕
千古一黄香庭堂書長枕閑非受熱扇舉致先凉
畏暑侵支髮搖風頗満堂恨無寒水玉琢在碧紗
床泉淵心如棘陰池鶩已霜如何荀奉倩只在玉
人傍
雲雨覺虛無
天致今朝雨雲如滿八區杳然同頌望如此竟虛
無鵠運風猶畏龍光竜又驕是成神女事誤擬何
香呼皓吏瀚前借餘民絶望蘇皇心終不測变化
儒須吏
高風動秋聲
高竅忽爭號南風動地豪此聲何處起到　似秋
高草木波頹靡乾坤看戰鏖有人推户外無葉下
庭皐衆扇虜孤影征鞍感二毛豪鷹娑角聲無計
剪蓬蒿
凄風左右至
風於萬里外從動故人情如許旋動至忽然左右

清吹潮成霊色入竹已秋聲珮玉丁丁起臺樓冥
冥生六川從此去列子御之行邈迫浮丘老勢

上五次

秋景 題四十 詩四十四

乞以次

鈍拙吾無此高靈昔有聞不如天下巧乞以世間
文巢剡空庭露香浮入漢雲天孫何用用椰子盍
云云有說能畏我無才可贈君，衣持節使窮達
竟何分

曬書

芸香天上要不到野人看見說星期夕聞將腹晒
書笑人標榜鼻吞我碎𡟰無小勿數椰子中從著
石渠從他便是頓乞故巧相如此日何堪負餘膛

獻歎隙

牛女年年渡

牛女是誰使靈橋不待紅昔年曾此渡每渡似初
年此夕須停織何人更服牽星期無了日河水尚
依然歲晚長疎隔人間早棄捐踡池人獨處搔首
待君還

機絲虛夜月

不見織邊女當時獨月如坐今如此夜虛如理殘
絲絲総秋蟲滿股成錦字辭弦光空到曉花影不
使惟尺寸如何用須臾即別離小忽思歸懶不是
妬周娶

秋空日凌凌

最是秋空憩秋田許不譽夜占嘗惝惝日復日凌凌何和㫚三則蝸無地氣騰焚雨頻 極八翼飢雖昇兵雨全看比如雲亦未曾小心風不上沸泗日沾膺

吹笛月明中 馬融獨卧郿縣平陽塢中聞逸旅吹笛者感而悲之作長笛賦

何處吹長笛千年恨未終聞山人去後秋夜月明中嘶野參差久寒江浸漾通曲終郿縣鳴怨徹廣寒宮海外陰晴異天涯凄悅同江南回首處歌罷水流東

清輝玉臂寒

待得清輝滿中秋兩地看毋心空自苦玉臂詎應寒銀漢成冰水金波滿露盤西風盈袖薄落月幷聲殘身世誰知苦案衣客寂寒劍山同笛老雲洞憶長安

月滿秋夜長

塵世如天海團團共月光一輪秋正滿百刻夜偏長端正惟三五空明更十方楚臺倚卓午梧井欲飛霜笳泣遶青海闌干轉上殤雲痕留得在何用促扶桑

月色醉遠客 二首

明月有佳色客中迷遠遊自虎眠不得更似醉將留玉屑凉堪吸藥宮香欲浮頓忘鄉國恨如在酒家樓[illegible]窈相對寬愛辛未恃天風扶我起不用典貂裘

遠客坐長夜繾綣月色留明如不足醉為爾更無愁玉霊三千界金波十二樓瑤仙迷系石小杜在揚州屬皆如流水娥眉也白頭一聲長嘯起滿眼故山秋

鄉月升仙掌

鄉在郎星上瑤臺第一層已如金掌迥又得月華升近與公相似清如黃本曾銅仙千尺表玉指一輪冰天上名公子秋風老茂陵桑蘭千里遺雲泪把觚稜

把釣待秋風

長夏如年日蕭然把釣絲欲知踏水意政自待秋風豈是羊裘者相從漁社中何心思覓鱠桂目望來鴻天下無知己濱邊自老翁大鱉開入手不是學任公

秋風白雲飛

風起秋塵外山空海又[illegible]蛛蛛黃葉外渺渺白雲飛掃地驅殘暑林烟帶落暉空聞仙伏過天橋玉能鄉中野悲親冷眷猶迎帝妃回首汾水上不覺

涸沾衣

秋風思鱸蓴

秋風已〻此，蒋子復何為。蕉鹿空形役，蓴鱸繞夢思。凉天新雁過，旅思白鷗知。雲色松江滑，銀光笠澤絲。人生歸去好，鄉味寄來遲。南覺蓴鱸致，令人憶屯慈。

[illegible]

苦嘆郎好蓋遲

閭門感秋風

世路故當窮，與亡一蜉蝣。閭門羞俗子，仰屋感秋風。舊日抛行馬，如今倦候虫。猝然一葉下，從此蕭

山空殘月古，蜂犒乾坤白，鴈通飛凉今又在，吹笛月明中

秋高風怒號

萬里秋風下，還驚掃地高。不同茅屋怒，全向樹梢號。寥廓歸雲盡，飛寒驟吹豪。黑摧兆水陣，白卷浙江濤。過耳鳴鶴羽，連山掣戴鰲。空林無落葉，拾得海鬼毛。

夜雨更秋風

世事惟孫抛，吾生尚蜉蓬。共誰堪夜雨，何意更秋風。已是霖鈴者，何當刻漏終。又聞醽淚淬，不是滴梧桐。哀蛩鳴壁外，寒灯落葉中。忽明天似水，萬里

附異鴻

秋風生桂枝

又勝來風處，秋芳宇宙清。由來天路遠，曩許桂枝生。古道來雲色，空山落葉聲。忽看金粟綴，如在蕊宮行。香入銅盤飲，根愁玉斧驚。小山人倚袖，延佇不勝情。

疎雨滴梧桐

疎雨真長夜，巴山信未通。寥寥深院落，滴滴在梧桐。泪與蕭相續，聽如漏未終。寒飄金井上，愁入碧階空。楚水孤蓬暝，吳宮落葉紅。霖鈴南內曉，今古此聲中。

風雨近重陽

白髮驚秋晚，青雲想故鄉。乾坤悲老眼，風雨近重陽。吹得沾衣濕，吹添落帽狂。衣知明日是，還慮去年將。此閱風流速，東籬世故長。無人知叔子，登覽自悲傷。

于今九日至

九日今堪度，西風歲歲深。長因思往事，忽已至于今。不謂秋將晚，幾如老見侵。籬邊成獨往，天際起離陰。此會知離健，明明重肯尋。山高休更上，别自有傷心。

窓空雨聲晚

枕上聞秋雨愁聲萬古同孰知殘夜曉燈淺一窓
空窗寵閙爭鳳交踪縱網蟲卧聽千葉雨不似五
更風瀟灑八分内巴山客夢中山城清漏斷惟是
滴梧桐

悠然見南山

異代羲皇上餘生晉宋閒悠然無一事政尔見南
山西曲風流遠東籬意思閒吹衣涼浩蕩矯首碧
集類雙蝶來何晚白雲相與還是中春博士相識
少相關

寒城菊自花

菊滿荒城遶餘生一咲雜地非行樂舊花自向今
寒風雨何登覽江山共壓儲無人簪帽去有蝶繞
籬香此處尤堪賞明朝已是殘淵明生晉晚不及
趣高爾

十日菊

一年看九九十日見炎凉菊有霜前操人無節後
香歆全無宿酒也不似重陽一夜寒英老多情舊
雨黄帽如前度錯蝶更幾時杜我不如何夕相收
晚足涼

客愁連繞緯

梧桐驚客夢去住雨茲然晚覺鷄鳴來愁惟繞緯
連江湖無漢地家世本泰川唧唧月共語消消人

獨眠青燈寒四壁裏響織千年唐晉他人有荒涼
故殿前

蛩響亂秋陰

蛩響何千百人情自不禁餘哀動隣壁寂苦亂秋
陰泣盡相思夢驚殘拗織心露深虫語語月黑鴈
泌泌壞壁歲年遠長門日夜深手摩銅雀兩初古
一長吟

鶴唳清霄去

一葉失金井惟鹿獨鶴知空山今夕淚清露滿空
蓋華表歸來後塞心感慨時寥寥天不聞湛湛衣
何其富貴朝四蘊琅玕月地芝人間長似永搔首
變為誰

門掩候蟲秋

四壁可誰語一年將次休村行落葉暝門掩候蟲
秋影有針燈吐貧無過客偷掃鄉殘月今蛩語故
宮熱館驛譚鼓嘆閑山古成留盡人推臺起江海
有孤舟

又

候虫鳴寂寂秋老獨何村愁語動行路居人卧掩
門無誰侍床户隨處閑黄昏歲暮已如此蛩聲胡
吉孤燈鎖驛夢殘月落空堦白鴈來天地何由見
洞庭

天清水葉間　宋彭城王修東府城得古塚名墓祭而

蓋之即實漢名

天意清如水何曾染世氣秋風何處起木葉揭來
闕野有牛羊下高無鴻鳳群凉驚枝上墜葉向靜
中分霜井揮嫡泪水游宮漢君斷腸離柿濕一半
是行雲

出逢危葉落

舉眼秋蕭索乾坤豈不容葉因危後落身是出時
逢古木尤當進西風小荷節峰嵘如鮮珊寒亂後
寒蛩薄似佳人命飄如去國蹤小山留我土杳月
自重重

又

四頭放何之逢秋出自悲鳥山青木了一葉落何
老木青衰弱巷還因立別岐有風驚鶴木如鳥墮
高枝搭榔同如此江湖事可知月明蹤影出路路
露巢欹

遠客坐長夜　司馬相如客遊梁與諸侯遊士吞鼓藏乃着

子虛之賦蓋其未遇時也

身是秋風客遊梁更賦梁此時家在遠獨坐夜偏
長歲月黑貂晚江湖白髮霜鳥吏人兀兀燈影海
淀淀和角餘三嘆劉鷄前四荒壞烟秋伏枕姓念
待班行

夫蓉紅岸綠

岸榭似衆香高花忽散重紅光篇人意清露濕芙
蓉裸展秋深見舉雄木未逢便疑江濯錦不是踈
進能寒倚驚褐濺雲歸情晏嵸霜風多意思殘日
掛高春

庭樹割朱實

樹壓庭堅水璧蔗玉壺西風吹時綠嘉實割來朱
摘向闌干北安余海外無微醎拉絳袖一笑燦明
珠醎微降棱益凉生浴錦膚冷思當日飽血色盛
羅襦

鳥南歸

天闊鴈何之沈雲字字稀明知從地至又說是南
歸兵氣俊行急河槃背影微江湖霜信速杖郭主
人非不惜驚弦搏惟愛繫帛遣河梁人昔別似尔
不能飛

鷺于飛

滄洲閑晚景荇蒼更依稀有鷺從中起于天畫處
飛散然風冉冉一片雪皠皠外路迷鄉國天風起
我衣遠進孝鶴侶近不為魚肥兩岸山邊雨漁簑
獨自歸

又

鷺閑如可狎飛去從何國但見振兮振不知于此

于雞令公子濁似是列仙癯延逐孤雲小還看燕
雪無滄洲何尓戗白髮自江湖風雨漁歌外玄真
逖與俱

特菊委嚴霜

論菊何心做生時火衆芳未須多晩節政似委嚴
霜比地飛飛繫東籬冉冉黄屑氷和露下夆命有
誰當客去重陽遠花寒一夜長朝來有佳色來㪅
早梅香

江動月移石

石是龍蜒處終無石可扛未應江動月自是月移
江本似岷山雪今為嶺表龍是誰驚起許大却怕
魚碰扶渚天為碎蹕磻影梟雙桂輪無側匿眼㬋
似窺窓

日出羅東水

雨以因為埜味蘿野水中憂天池到底有日出其
東或謂扶桑巧誰知蟲峽空忽朝走海白滿眼旬
花紅後響初來客墻膛到老翁洗光吾鏡面一笑
弄丸同

夕陽如有意 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

又自斂昏黄高高上夕陽殷勤如有意是暮超相
望斗背箇三弄桑榆鄉一張向人添晩晩容我更
踈狂遇雨天如故穿花日尚長魯陽三舍遠人世
未須忙

山圍細路高

不是終南徑山中取道迯小圓何所有細路未應
高已恨鋤荒菊何堪種桃梯躡邪可上鍾靈誤
相遭石卧當途虎藤穿泥澗猿天機分涕布應念
甕畦勞 石量卿滿州以山奇高峻人迹少遺了無花卉使人以泥裹筑筱為彈拋擲於嶺上二三歲閒花發滿山爛如錦繡漢陰丈人笑子貢為桔槔之說以為機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也云天機又始吾之分湯也天機不假人力尓之抱甕灌畦不亦勞乎以桔槔對抱甕則桔槔為可羞以天機對抱甕則抱甕為勞而可笑矣

冬景 題十六 詩十六

冬日可愛

此日荷天公寧須挾纊更一寒偏更老可愛莫如
冬不恨衆駒隙猶慇附燭龍身如花正午春入眼
偏濃有喜獻霜鬢何堪借酒容至尊何處在沉湯
獻無從

夏暄

雖霜猶可愛客我倚前軒縱是圓蒸玉何如負趂
暄自憐白背曝敢負大陽恩已覺曲身直尤勝掛
纊温衰年如凜倒造物足涵存尚有葵心在何因
獻至尊

地炉煨榾柮

片地為炉古長鑱斫空來繞圍客膝生榾柮向人
煨鬢破崑山璞方如樓閣開一根深雨露四壁深
烟煤光怪浮綺吻麥星攢芋粥來門香歡擁何意
早成灰

舟室避寒燈

舟室卯如重驚沙洒未乾暮雲千里合走客一燈
寒憁絮漫空起拄杖倚醉看風紅青閃閃水驛白
漫漫隔岸如漁火無人共釣灘閉門安道夢月黑
沂歸難

爐存火似紅

向火火無功炉中本不空尤存尤自冷似有似無
紅圍共香圍獸燒餘焰吐紅寒威使鐵霞光氣吐
香中尚覺身成曲性應笑是烘个中明點呈萬古
不曾融

孤舟簑笠翁

乏泛水晶宮泓舟深故東短簑并蒻笠舉世一漁
翁大雪三千界輕舫尺八空無衣寒獨速皓首賦
天公衆属雙危外斜風細雨中羊裘差好事聲放
不相同

獨釣寒江雪

一室寒如此何人立釣矼不知身入畫獨自影隨
江未必魚吞餌惟應鷺作更風吹沙皓皓天澗水
淙淙歸去村邊路看未曉夾椿夜深誰訪舊推月
倚蓬窓

深山催短景

曝背無餘地冬晴直萬金是誰催景短政爾礙山
深鳥道空中小猿啼底處尋清霜經曉濕紅日半
天沈隱士三竿夢宮人一線心百年渾似此何處
惜光陰

至後日初長

至後晴堪足陽來藹未央是雖年已晚最喜日初

長自報黃鐘動誰折弱綫量荒寒無刻漏惆昔已
昏黃天上開南陸人間入壽鄉魯陽驚昨夢幸者
繫扶桑

繡紋添弱線

自取天章繡深宮漏不斷弱添今日線閑憶舊時
紋明藏千枝錦蒙茸五色雲悉驚花樣少不為女
工勸綾結期千載精慳暖一分隔窗誰似醉嚥冷
篆炉薰

梅開不自覺

度度香梅未猶疑早計我相逢如有待了自覺全
開每念昔枝雪猶瞬玉鏡臺忽能回我笑如從為
誰催有誤為春誤何心待月來老大衆與耳不作
剡溪回

疎影

梅影明出画空楷揾不除自然清意別比似疎枝
疎明藍寒空裏孤梢落葉餘溪橫殘雪久月暎碧
窗虛竹暗愁相並花寒瘦亦如臨流羞白髮　尔
獨華予

梅蘂驚眼

又是梅新蘂寒向李子褎換時驚歲晚滿眼使人
愁江路春許(初)闌干泪不收別昏從漏水舉目在楊
州月已成孤影花應怪白頭敎藥惹惱弄忍見墜

殊徒

官梅動詩興

官路行人老梅開客邑時徘徊深動興放浪自吟
詩水驛無山驛南枝更北枝終然無一句何以寄
相思歲月隨渠在風霜牧猶如此人休緊馬餘恨
寄他誰

聊寄一枝春

故如花可惜聊以贈相思與子別多日先春有一
枝荒宗逢鴈過年著析瓊貽北客冕春雪東風早
驛詩吾衰如山白到日是年時若待青青子牽芳
討已遲

漢節梅花外

十九年辭漢花如舊日開自持天外節誰寄隴頭
梅死恨堅苑盡生如伏信來春風横澗驛夜雪滿
鄉臺搏寫人空老迷雲鴈未回何因香入月下照
拂異址

東桂堂賦

劉居端伯扁其教子讀書之堂曰東桂客有而問曰東爲指則應之曰肱脾發於仁氣之深厚事業方乎青春之磨礱物所從始總名曰東豈以出乎震者然枝類發生之鴻蒙然桂爲在堂即桂之宮人即桂之叢蓄根培植瑩蓊青葱茅叢禹實皆一氣之充敵問秀氣之所鍾曰吾之桂不待栽栽於八鑑之絶頂亦豈遠踞乎五嶽之題凝其德然於清虛之府者乃密蔭之所同及其一日而來天闕者乃清芬之所從妹進其間啓明發臆暮而偶思瞻靈所通朝而運筆治兔生風其花也豈有不標而絶其香也豈有不蕉而淒者乎言未既明輝澄澈乎氷壺之内清影流入乎霞杯之中主人於是指而示客曰人以爲山河大地者非也婆娑婆溢其出也必由折木而倉龍浴滄海之清潤沐暘谷之和熙故其尺光餘彩寫滿瞰穹和生得其一而爲瑞世之詞藻實必得其五而爲毓秀之法功盛乎寧東堂之因而新所以爲機會之逵是則名之所定也客乃整襟肅容而謝曰君將以主乎生者爲東而以根諸心者爲桂且將揚耳青史書暁以求其旁乎二十八宿之心胸君之志誠大矣齊之汝者其光眩根之濺者其盈穰君職蓋備乎人事

原缺

柳塘外集四卷

（宋）釋道璨撰

清雍正刻本

柳塘外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釋道璨撰。道璨字無文，姓陶氏，南昌人。咸淳間嘗主饒州薦福寺，所著別有語錄，故此以外集爲名。釋氏以佛典爲內學，以儒書爲外學也。其詩邊幅頗狹，未能脫蔬筍之氣，而短章絕句，能善用其短者，亦時有清致。如題水墨草蟲、陳了翁祠、和恕齋濂溪書院諸作，未嘗不楚楚可觀，沙中金屑，固亦不容捐棄矣。雜文中送一侍者序一首，乃爲日本僧作。考宋史外國傳所載，自太宗時奝然入朝後，屢有倭僧奉貢，迨南渡不復見。僅紀其國舟飄至內境數事。至嘉泰三年以後，遂絕不復書。此序作於淳祐戊申，稱其去國六年，一日東歸，計其來日，當在淳祐三年，殆求法東來，非充貢使，故史不得而載之，非漏略也。集凡詩一卷，銘記一卷，序文疏書一卷，塔銘墓誌壙誌祭文一卷。宋以來諸家書目皆未著錄。

國朝康熙甲寅，釋大雷始訪得舊本，釋元宏燈岱因爲校正鋟版。書雖晚出，而核其格意，確爲宋末江湖之體，不緣贋造。考吳師道禮部詩話，已載其題蘇堂竹一首，則宋代實有其人。疑當時名不甚著，僅彼教自相傳錄，故閱數百年始見於世云。

馬祖以不世出之才賢應讖王藍化被天下然蓮
末露濡之者皆活祖師意後之食毛茹土於斯者
如飲鴆毒嬰之則命根斷故中其毒者咳唾捭闢
皆能殺人活人發而爲語言爲文字無不薰天炙
地寧止五百年後即千萬祀而毒氣勃勃不可觸
吾於璨翁之手著深有感焉翁之語錄近日始繡
梓於海鹽如萬鈞洪鐘裂範出土聾瞶未有不立
醒者獨外集拾遺四卷藏於新建昌邑養母之室
賁上盧丙子甲寅避亂讀之於黃岳歸宗入大寧
複得昌邑原本校正噫是集也不傳於一時
乃傳於五百年後翁嘗序禹稽傳云發[illegible]曲
光訪遺才於林壑斷碑草莽奮筆端之銳而表章
之以成表世之大典天下豈無人乎此蓋翁之自
序也此毒流行令根未斷者當以此爲發藥康熙
己未春住壽聖後學沙門大雷慶梁謹撰

璨公古尊宿遺集少人聞
手識沈光焰一新法
雲名山落自我潛德顯
由君舍利將流布珠林花
雨終
法喜和尚將梓此集稿
世高雲鴻[illegible]西謹書

南宋無文燦禪師語録及
行於世不啻明月于江開
惜後来子乃其柳塘外集
不知棗藏何江間見一二
章具窠上乘壬寅歳首石
兄和尚從長安来轉息荒
山竹鑪湯沸之餘即侍七長
語皆深相契焉居數日乃出
此集同盥手焚香讀之比岱
數十年江頭見而不可得者
今得細玩其全且有聖壽大
雷和尚叙並梗概歎莫無

[illegible]燈[illegible]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八幾
而財家復傳播人間此固
大丈夫事業歷久彌光育
出於生滅之外者爲識簡
語要當與唐賢伴諸大老
並垂不朽焉耳雍正癸丑神
秋桐旦住湛真後學村人燈
岱和南謹書

柳塘外集目録

卷一

五言古二十七首

七言古十二首

五言律八首

七言律十七首

七言絶三十八首

卷二

銘二十首

記十二首

卷三

序三十四首

文二首

疏六首

書一首

卷四

墖銘一首

墓誌一首

壙誌一首

祭文四十首

柳塘外集卷一

南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道璨無文著

國朝　浙江紹興傳燈後學元弘石庵
江南淮安湛眞後學鐙岱岳宗　訂較

五言古

陪山泉登芝山和文正公舊韻

培塿視崔巍眼高如許哉舉頭天在上西面景皆來漸老成多病看山又一回盡供詩世界霽色爲君開

水月軒

江水清無底江月明如洗開軒浥清明道人清若此春風不搖江面波春雲不截江頭西天地無塵夜來夬照影軒中惟自許我來風雨夜漫漫水月俱忘無表裏笑拍闌干問阿師水在月兮月在水

題物初蕙閣

花短秋意長神清顏色少筆端有西風國香來未了

仙巢海棠洞

領客坐花陰飲客酌花露先生百家春八荒一戶歸淒其望前修一枝閱世故鶴車來不來東風吹

日暮

野水橫舟

望之一葉輕即之萬鈞重天風吹不去世波摇不動送盡千帆飛濟可已無夢月冷蘋花秋此與白鷗共

月窩（三題爲徐竹堂吟）

鑿開渾沌竅豁見天地根衆歆酌桂漿引足路崑崙湛然一精明身外無乾坤我欲從之遊雲深入無門

蘭溪夜泊

我泛浙西船夜泊蘭溪岸篷窗坐不眠縣鼓鳴夜半橋上趁墟人往來微涌且鮮此朝夕勞不博一日飯複壟壓正煖閉戶有人嫌夜短

贈觀妙道士

妙處不可觀可觀非是妙杳杳無方所冥冥無朕兆我觀三十年力盡不能透及其會心時忻然惟一笑碧桃開晚花黃鸝囀春晝大哉衆妙門老子親傳授

題源虛叟廬山行卷

胸中有廬山筆下有廬山窗下有廬山眼中有廬山別山十七年見山一日間前險落鬼膽語妙破天慳永懷看山人恨不同躋攀摩娑青石硯負山良厚顏天風幾時來乘之欲西還

題於潛西菩兼山閣參寥受業

青山在屋頭易見甚難識如玉有碎氣如土有正色平生萬里眼付此千丈壁雲行山欲動雲深山更碧動止同一機兼處貴自得心外無青山身外無周易安得識山人倚闌論未盡

題會稽孫竹閣望梅亭

梅梁在屋東梅溪在屋西舉頭東西望古意入雙眉彼溺猶已溺彼饑猶已饑皇皇聖人心萬世同一機識明與物欲方寸分町畦火然而泉達充擴無邊涯禹亦何人哉勉之宜及時

和兩浙吳提刑奉母夫人雨中登魯公亭

白髮照黃花薄晚散幽步何年乘五雲來自三神嶼膝下千載人富貴等儒素西風天地秋細雨江城莫酒酣指闌干憂時起愁思懷哉平原公孤忠乃吾與重此一臂力日月容易去

喜雨呈梅石趙都大

久旱天地焦酷出泰法亦一雨中夜來漢兵起豐

沛萬物皆吐氣昭蘇旋厄會夏國有天人愛民如子葦心香徹九閽化爲雲蔚雞生意一萬里直在方寸內老農相與言晴坐平背

寄題瑞昌簿廳景蘇堂墨竹 有序

東坡以黃移汝別潁淄於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字石爲點墨竹葉生至今環山之竹葉葉有墨點王北麓主瑞昌簿稱廳事扁其堂曰景蘇盖簿廳東坡夜宿地也

一葉復一葉世道幾翻覆一點復一點皆然要接續親見長公來一節不肯曲見竹如見公北麓能不俗回首照豐間幾大愧此竹幹墨直枝葉點化到草木長公有深意此事付北麓

和西龍招隱吟 [illegible]在廬山

武庚與晦翁千載兩名流各以一臂力能鎮百世浮神游天地間或爲山河留心期有佳人駕言寫幽憂水流崖華開山空明月秋桂樹影團團乳鹿鳴呦呦薦菊秋盈筐酌茶花滿甌兩翁來不來徘徊駐歸驂

和梅邊汪提幹

我夢稽山陰茂林映修竹鑒湖八百里眼看不盈掬管領天下清此樂梅邊獨幾欲驅車去雲根夜同宿山空秋月明安期未可下蓬萊水清淺褰裳同往復徑謁蔡少霞不待青童覆共草新宮銘調高語圓熟

和童敬重

空山木葉下坐觀不一門茶香舌本甘直探天地根兩袖江海風眼前見夫君十年戎馬間未發詩勳文逐祿仕之常一麈減萬想六經在日用論說漫深廣躬行能尺寸光能長萬丈世波易溺人外此無保障

潛士入求菊山

具郎號菊山秀色已衰朽潛郎號菊山清香滿襟袖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絕愛陶淵明攬之不盈手後人不識秋多向籬邊守璨璨萬黃金把玩豈長久西風容易老回首已如帚因潛齋具郎有淚如苦酒

送愿上人過雪竇東呈亦山

去年無準死今年癡絕喪二老百世師一去空天壤玉磬與天球滿耳響新響堂堂萬鐘鼎橫列乳峰上愿也天台來雙眉擁青嶂要見乳峰人不作

行役相碧樹明秋花吹香十藤杖長松四十圍懸
冰一千丈到門相見時爲我問無恙

雪菊并序

山泉園中有雪菊盛雪乃開今歲雪止再
作猶未開也山泉有詩次其韻

大雪凍不死秋風吹不開許大天地間受得一氣
獸生意在根本肯趁陽和回要從梅兄游一笑霜
雪堆六花已飛舞槁悴如根荄下有返魂香英英
死不摧老仙造化手妙處能奪胎喚醒萬黃金桃
李皆奴儕對花酌老仙高致誰能陪東籬有佳人
萬步招不來

坐圓嶠江天軒聽說西江示衆語

三洲相接連斷處直如劃中洲二十里平沙淨如
刷雲開天西垂雨晴古一抹綠波三萬頃乞與漁
翁撥納之窗戶間道人巧點掇我來不忍去倚闌
脕欲脫草青烟冉冉柳靜浪聒聒天風駕滄海奔
突不可遏所然見此句險眼能活溯流欲從之
冰深春崖闊

紀夢

我不識靈溪夢向溪邊去溪邊屋頭流橋通溪上
路軒窗水面開水清石無數煮茶僧請詩茶香竹
當戶花箋暈淺紅霜毫脫毛兔引筆信手書波峭
含韻度置筆喜語客眼明失沉痾夢覺秋滿床殘
月挂庭樹病跛二十年萬花舞深霧夢中能楷書
以我心念故人生孰非夢百年等是寓便欲驅車
去傍溪縛茅住但恐秋雨來溪深不可渡

贈明侍者

好詩無音律至文離言說學之無他術先要心路
絕兀坐送清晝萬事付一拙如是三十年大巧自
發越萬象赴陶冶百怪乞提挈興來忽運筆妙處
無前哲古來騷墨士外此別無訣明也江南來俊
氣方烈勃乘潮觀海門入越探禹穴須從言外參
莫向紙上竊此方吾所秘爲子輕漏洩慎勿語俗
子只可自怡悅

吳太清有遠役以詩寄別次韻

宇宙入公胸芙蓉製衣裳兩眼挂萬古深枉書傳
香筆端腐于今要作天下凉餘事亦演雅叢弄正
未妨顛倒走百怪陸離羅衆芳氣焰壓斗牛何止
萬丈光笑他兒女曹白道空茫茫秋風三尺劍塵
土壓下方斫却月中桂及此鬢未蒼我欲援北斗

酌以椒桂蒸文章於此道太山一毫芒洙泗到伊
洛波瀾正泱泱多少迴流入霧霧復回翔孰知方
寸間一葦直可航勉哉吳夫子此事當毋忘

躡雪于雲居山宿崇壽寄草堂

別山三十年見山雙眼碧山靈喜我來一笑作戲
劇縱橫萬花舞變亂山顏色圭壁拔地起自在羣
玉國去與紛莫留下足深沒膝凍合坡長短石礙
路剞劂躋攀脚未穩夾勢落數尺平生江海展常
患天地窄立處貴穩密取道貴徑直只要緩步行
不在多用力秖以到為期半途肯休息須臾到山
頭坦途隨意適回看行路處倚天立青壁極愛山
上雲長年抱幽石耐得許多清一夜遥相憶

和郭滄溪

秋氣入我窗萩風吹我裳可人溪上來語妙齒頰
香餘味發肝肺散作六月涼苦吟有天知不知正
無妨譬如叢生蘭無人亦自芳明珠遺我把爛爛
照乘光疾風駕滄海掀波正茫茫老氣蓋九州老
眼隘四方黃塵暗長途策蹇色蒼蒼醉驟馬上擻
舉瓢酌天漿雲閽帝星明妖彗收光芒長江砥樣
平鷗鳥水泱泱照影裹湖濱矯首看橫翔釣竿拂
珊瑚涼意滿歸航到海得明月寄我毋相忘

送西苑徑上人見深居馮當簿求寺記

西苑寶峯麓占地寬一弓梵放散青冥寶峯相長
雄鬼域何方來包裹歸提封樓鐘不敢鳴僧趙鄭
寺鐘徑也盤石姿直欲籠天公天高不可叫虎豹
九重□□長安道往來如飛蓬雲□□□景死
尊生華風吹山復入手盡埽孤兎踪魚鼓發新響
松桂還舊容掘地尋泉源鋤荒理菊叢桃李一家
春萬古無異宗玉色十丈煙秀潤淨磨礱大書付
誰氏千載深居翁他年來讀碑病眼摩挲朧為碑
三夕留卧聽寒巖松

七言古

和蒿太山韻相士李月齋

心明於月過於月廣寒有殿無城闕不須更服九
轉丹目光射人如月寒凌煙閣上公侯像未必肩
如山字樣王川地上蹴風臣未必文章非此人曰
頭分明天不夜輪與月齋擅聲價

和滄洲尚書送相士人

貂蟬換却章甫冠十年出入鵷行間天門九重虎
豹惡手攜疎疏歸掩關白鷗浩蕩滄波闊吟看諸

公治三窟庭院無人春日長尚記向來頻往復平
生眼裏無機雲建安餘子不足吞剔起枝葉見根
本滄洲語上大將底訓公恩

題饒德操關子長紫芝詩軸

郭家墓田上花碧輪菌紫芝大盈尺淋浪雨淚種
得成不識春風生長力晴雲縷縷依遙岑霧月炯
炯懸崖陰苦心實竹誰賞識青山重疊黃泉深兩
翁落筆九天上發輝潛德光千丈此卷長留天地
間靈芝萬古常無恙

送鐵工人

長安城頭秋日黃長安道上秋風涼游子念親從
定起一砂卷雲歸故鄉七月八月吳楚路十里五
里東南疆遙知子母相見處籬落黃花吹晚香我
母今年六十四千丈白髮應滄浪石田茆屋歸未
得西山幾度明斜陽因送君行發溪省天地闊遠
愁茫茫他年相尋君勿忘楊柳當門水滿塘

題善住閣

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空蒼蛻取之不得舍
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浩蕩春風滿天地飛絮游
絲無定處去無所至來無蹤善住道人如是住有

所住兮成守株魚止濼兮鳥栖蘆無所住兮成漫
浪空中迹兮鏡中像道人一笑璨琳琅住不住兮
吾已忘閒倚闌干春晝長眼看白鳥浮滄浪

題和山推篷看梅

沙頭寒聲入蘆葦沙際瞑烟濕微雨疎花明在樹
梢頭吟身卧在船篷底相看一笑大江橫白鳥不
飛天似水逃禪英骨閟九原都郎有神呼得起倔
强橫枝不受屈玲瓏孤標淨如洗春風滿面吹不
開氷雪滿身凍不死歲寒心事誰得知大似和山
隱君子我有扁舟蓑笠盟落在吳頭并楚尾挑燈

今夜不成眠免得相尋來夢裏

寄題趙山台蓮花方丈

四壁縱橫都十丈門對若耶溪水碧画闌漠漠吹
香風綠窗練練浮秋色中有詩家白玉顏飲露沐
芳度朝夕當軒太空眼波橫只許詩人來入室

和鄭半溪

詞林丈夫安晚氏筆端有口吞餘子阿戎在傍橫
點頭萬言不直一杯水文詞於道秪毫芒枉勞平
生兩鬢蒼落花植實願自 缺

和騰可趙司戶

何人久別喜逢迎分坐南窗曉放晴竹所多時無
此藥梅兄一笑讓渠清守如晉樣神饒韻詩比唐
人語更精雋永韋編有眞味要須分我一杯羹

贈張寺丞樗寮

樗寮先生千載士草木有誰同臭味外無刀斧斫
削痕中有淡霜不老氣紅紫紛紛滿上林我自無
心趂桃李蘇秦張儀自縱橫寵辱不驚魯連氏梁
棟莪莪入阿閣我自無心爲杞梓杜喬李固自黨
錮網羅不及徐孺子故家喬木百世陰有此孫枝

能蔽芾落去英華植本根深培不朽聖賢事業尊
青黃互翻覆眼看世事如醒醉願言善保丘壑姿
留取清風在天地

樗寮生日

長庚流輝千丈强斗南夜氣浮耿光晉唐以前舊
人物翩然乘風下大荒平生厭官不愛做自歌招
隱山中往後園明月手自鋤多種山前老梅樹歲
寒心事梅花清滄浪白髮梅花明有時指花對客
道此是吾家難弟兄王國春風醉桃李過眼紛紛
付流水禁得清寒耐後雕幽獨何曾有如許今年

枝間著子無黃金作顆應纍纍想見日長庭院靜
時時繞枝如啼雛摘來不用供調鼎且要延生相
管領等閒一醉一千年莫遣東風吹酒醒

和余山南僉判清溪觀荷

東風已老南風急浪蕊浮花和露泣翠袖盈盈波
上來相向美人如玉立軒渠一笑搖動容彼此一
樣氷雪蹤明珠蔽不論斛斗清溪花作驪龍宮大
江以東北山北時樣新粧皆失色古心一寸誰得
知江上晚來數峯碧普天之下率土賓容著不盡
胸中春濂溪愛花我愛葉雖將此意輕語人探尋

勝處到深香兩眼晓晓天地心不離枝葉見花實
紅白紛紛跡如塲滕閻不著無絃琴酒中清濁時
自斟興寄超然八方內身在水流香世界綠雲冉
冉撥不開樂地可中能許太中適外直眞絶奇一
語能覺千古迷二百年後誰傳衣清溪滾滾通濂
溪

五言律

和陳粟廬提幹

髮白爲憂時思家日念歸涉春問存李隨歲理征
衣夜雨縫書屋秋風把釣磯叮嚀舊僮僕拂拭薜

痕微

和吳山泉知府

亂來誰訪古杖屨竹邊閒小立眞堪畫閒談亦自
文長翁千載語曳允百年墳寂寞廬山下幽尋獨
有君

和馮叔炎梅桂二首

色香俱第一知己是華先風味嫌膚淺精神貴斂
藏一生雖抱獨千古却流芳若論調羹事還他一
日長

風露透枝葉團圓翠滿披但數秋思足不必月明

多騷在誰招隱山空自放歌故家射科手折取芙
蹉跎

和致軒送余魁

君曈功名氣筆端天地春孰知心念苦秖與聖賢
親味淡有眞樂眼高無古人金鑾行夜直坐聽淵
聲頻

哭馮深居常簿

泛宅江湖上蕭蕭兩鬢皤秖知衣可典不厭客來
多文富家安有名高實若何身前身後事令我起
悲歌

致軒趙使君領客及妻子入山即事原韻

載家湖上宅近市有山林兩足四郊潤雲低盡日
陰竹踈和翠織松老受春深留得行窩住樓頭午
漏沉

和致軒趙使君午日讀騷

君王愛不均不信罔汪濱却是一江水能知千載
人仲連寧蹈海百里忍之秦充死依蘭芷還他不
二臣

七言律詩

西湖除夜

又來上國看遊庑細嚼梅花醉冷泉阿母在家年
六十孤兒爲客路三千身居東海滄波上心在西
山落照邊碧戶朱門楊柳岸不知歸日是何年

送松岡黃提幹

人物如公豈久淹極和平處極森嚴無心爲祿長
思去直道從人肯避嫌學務躬行惟恐失貧於未
仕不言廉書邊大有閒田地有口從今只學鉗

和恕齋吳提刑秋陽庵居

截斷人間名利塵積塘深碧護新墳香冊不定霜
天月開合無心竹屋雲風雨對床差可喜乾坤萬

事不堪閒栽松種竹閒功課却爲夏時一半分
和鄧講書
楊柳陰陰水一涯無邊天地入窓紗上階過雨苔
生潤竹逕無人草自花聖處工夫期我去吟邊生
活賴成家夜來夢泛滄浪水兩袖清風釣岸沙
賀恕齋除兵部侍郎
面無老色氣精明南海歸來住未成不道山中無
宰相要從恕上做功名雲屯萬騎西風急月浸三
更夜柝清謀國定知有長算胡雛不樹向南旌
賀謝君澤題弋陽桃花寺并呈鄭盤翁

一曲清溪十二關分明常在畫中安千年藥竈和
雲暖五色丹光徹夜寒魂夢不來懷好友山居能
久是蒼官葛翁顏色紅如染不信桃花樹上看
和楊在軒翰院
箭下曾親一鶚來一簾風雨瞥川回近詩不逐唐
聲變燕服多依晉樣裁竹屋逢僧閒煮茗梅邊領
客慣行盃終當夜置金鑾去要試平生倚馬才
和君澤謝主簿
枝僧紛紛桃李場聲名暴耀急收藏春風未解瞻
顏色落月長思滿屋梁大學十年心獨苦天門一

蹋日爭光第兄千載詩書澤染得人間草木香
和耕道趙制幹與賈秋壑同科
家近芝山傍淡湖城居淸似隱人廬凌煙閣上同
年在光範門前二字無信口語言多得忌謀身術
數不嫌疏人生要是閒中好軒冕何須苦見拘
和謝君直新除史館檢閱
久矣常嗟豸角冠未應上綴史臣班名高自是難
推去才大如何愛得閒齋閣不須垂絳帳精神留
取上蓬山散人夢落浪浪外白鳥冥冥去不還
和山泉喜雪

高下隨風自在吹縱橫萬里急還遲園林頃刻生
春意天地中間有此奇深入重城垂縛虜不待寸
刃令行時夜來竹死生盈尺凍損梅花人未知
和春谷趙泉使賀端齋趙憲使喜雪
蕊宮仙子下明湖剪水桃花更滴酥潔白十分天
下瑞光明一片剡溪圖園林春到何嫌早閭閻雲
開不待呼方寸去天纔尺五笑爬上界覓元都
和莉隱陳知縣西庵有感并序
乎語未嘗及詩仙翁去邇年矣豈以此為
天事故為余修末後供邪余平生夢中所

作詩文不能退憶一語而此詩能記六句
呼亦異矣返念夙昔感慨生死泣然書之

輕雲卷雨過簷牙楊柳池塘合亂蛙四壁丹華春夜永一年風物此時佳詩當淡處工差退心到平時語不諺睡眼醒來人不見杏花散影滿窗紗

七言絕句

上安晚節丞相三首

相國歸來臥舊山功名雖好不如閒向來北望中原眼送在滄波白鳥閒

清子獨鶴瘦于梅小袖春衫晉樣裁推出柴車人不指前身曾住洛中來

日食何曾費萬錢只將苜蓿薦春盤俸餘不用肥奴馬留買青山取性看

迎晦靜湯先生

向來九虎守天關已是無心便出山宇裏春風閒不得又攜桃李種人間

寄無聞知侍者

手把黃花語後期孤山雪後早梅時春風不管人無信又要吹香上北枝

題水墨草蟲

蜻蜓低傍豆花飛絡緯無聲抱竹枝憶得西湖烟雨裏小園清曉獨行時

過桃花寺懷東叟

主人去後客來過丹竈重重鎖薜蘿滿園碧桃花寂寞春風不似舊時多

疎山問竹

坐對青青仔細看別來且喜尚平安山中歲晚風霜惡不易孤標耐得寒

立秋

碧樹蕭蕭涼氣回一年懷抱此時開槿花籬下占秋事早有牽牛上竹來

睡起

青青岸草綠於袍雨後江流數尺高庭院日長春睡足幽蘭花底讀離騷

秋思

草根無數候蟲鳴月在梧桐樹上明庭院無人過夜半自攜團扇繞階行

國祥齋中晚坐

鑪香燒罷欲黃昏風雨蕭蕭嬾閉門聽得疎鐘林後發上方道士正朝元

過舅氏宅
墻頭楊柳老無枝門外新泥淤舊泥因看兒童騎
竹馬憶曾隨母北歸時
趙師房
巖桂花開滿院香青莎葉底有鳴蛩人家只在西
林住雞犬聲中又夕陽
悼廷慶敎僧
燈火青青照夜堂誦經辛苦早年亡白蓮花發秋
池上誰住池邊舊日房
送薛野鶴子徑過洛陽秋壑制使

笙鶴孤雲宿子園寫詩阿買已能詩舊時先友今
誰貴紅葉花開有欵之
和南屏湯司戶
望斷南屏望力窮吟邊不見玉璁瓏日長十二闌
干外誰共庭槐一院風
寄題高大清東村
浮花浪蕊易飄零看著桑麻眼便親荷鍤歸來春
晝永案頭重讀相牛經
和蔡提幹二首
新吟瘦快底能加八月秋風萬里槎滿上詩家無

行華分明春雨一池蛙
落盡燈花獨倚闌四簷風雨夜漫漫也知憂樂先
天下不是推敲字未安
和吳山泉萬竹亭
風流不減晉諸賢氷雪精神已凜然歲晚莫教氷
雪盛聽他明月下青天
陳了翁祠 諱瓘
一窗南日照芳祠憂國空存兩鬢絲更化早知成
紹述平舟悔不用元龜
和愬齋濂溪書院二首

滿目青山滿面風誰云太極在圖中晦翁去後僧
來少苔滿空堂晚日融
洙泗淵源水二溪蘚花綠遍考亭碑白雲散盡青
山出一卷通書未寫時
和題洪內翰梦航
錦海無邊心自謀天風滿耀去還留慶源以後
瀾小差卻湖邊月一舟
題信國星樓
瓜時求霸老五闌北風滿面不知寒無邊空意天
難泹春色毅入紙上者

病起和徐處士并寄致軒二首 二

卧聞開到碧桃花病起情懷屬自家報到春風無可得呼童洗鼎煮新茶

讀易年深眼易花尚餘心力到詩家日長更有幽憂病臨罷蘭亭品建茶

讀陸雲西志稼定城墓有感書呈子勉總幹三首 一

汲水傷多井水渾灼葵放手損葵根不能誤國寧歸去無愧忠宣直下孫 二

到家差晚兩眉顰直氣輪囷壯未伸却恨青山埋

骨早不教眼見洛陽人 三

一艇東來公已仙平天花柳爲誰妍深培根本存生意把握春風有阿連

和淵明祠 一

一寸歸心滴得知門前官道是危機道傍也有人歸去不似先生眞個歸

和慶兄覽鏡

清癯骨相瘦觀流詩不能工滿面羞鏡裏新愁無一點卻因吟事上眉頭

和紅梅

姑射眞人笑臉開肯將顏色涴香腮仙游曾向桃源過引得春風上面來

懷舊業

雲滿空階書滿床開門對面是清江多時不看梅花影閒卻中庭月一窗

投筆

無心檢點筆頭春珠璣從教到十分留取平生揮翰手崖前無事學耕雲

爲鄧子輝賦拙齋

歷盡風波學得獃全無伎倆口譊開門前不厭頻

來客要學聰明莫入來

釣臺

漢室興亡一聚塵山河社稷幾翻新獨餘七里灘頭水只屬嚴家不屬人

柳塘外集卷一

柳塘外集卷二

南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道璨無文著

國朝　浙江紹興傳燈後學元弘石庭
　　　江南淮安湛眞後學鐙岱岳宗　同較

銘

硯并序

姜叔堅臨川人其祖平園公客所收古硯平園遺物也求銘銘曰

秀潤而文剛方而温疏德之澤浚道之源波及天下無斧鑿痕誰其似之我思平園

又

外持正内守堅傳千古文章之印述百聖道德之言極滄海於一壑渺太華於一拳寶之哉淵古源

琴并序

澄古泉所畜琴蓋治平已巳惟廣斲後一百八十五年江西某銘銘曰

我笑考在御四年聲教之在天下百世如一日和而不失其正樂而不失其節特欽威哉

鳳咮硯

鳳咮一鳴百鳥不敢啼春風笑周旋翰墨林禍與鳴世之盛者文章鉅公也慕之無文胡爲乎相從哉

鏡

明不察淨不滓物以萬來我以一視以我爲隱乎我無隱乎爾

石鏡并序

石鏡之義我友遠無外一序足以盡之矣他說不必可也而況於銘乎或謂無外之文不可無偶何惜乎銘銘曰

謂石即鏡光從何來謂石非鏡本來無埃惟石與鏡於無自性無自性中外明内瑩雲磨雨洗蘚駁苔封觀鏡者誰問取太空

無學寮

行亦學坐亦學無不學無所學如是學名無學

書儲

去聖云遠大道荒蕪爾豈遠哉存乎其書開關啓鑰回向心初不見一法在門外者其斯之謂乎

功甫

安禪縛念不足以爲工書誦夜講不足以爲功休心歛念不足以爲甫寒焉而衣饑焉而食無爲也

無不爲焉無不爲也無爲焉時乃功懋哉

飲綠閣 并序

閭藏主結閣湖上山色間請銘予擬東坡語爲曰綠飲又從而爲之銘銘曰

謂綠可飲山高奈何山果高哉嫩綠浮波夜雨新霽曉光融液翠如潑醅不壓自滴倚闌一笑和風薰人呼吸爇嗽百體皆春松在屋頭竹在屋角招之斯來汝酬我酢踏月打門客何人哉我醉欲眠君去勿來

萬福刻漏 并序

坐禪爲入道要門緩急後先必中度然後久之而不動予作院以是爲先務寺距譙樓數里而中隔重關風雨晦明遲速疾徐付之一夫之手予病甚比丘淨智自鑑湖山中來爲置滴漏爲壺五爲籌二十有四鳴鼓以限更爲丁寧以節點滴凡呾納抑縱之與以儕緩急有度起臥有節予之病至是而辭去予嘉之爲飛樓百尺東序南向而蹲焉機雖微而所關也大比余所以不忍之也予一吾來湖寺自門至寢無數室並不書而獨書此可以覘予心之所存矣銘曰

一點一滴神動天隨機括自行操之者誰翕張夜旦盈縮四時千歲日至毫髮不移燈寒夜短月老雲凄啓爾學人無怠無荒熾然作用二物不爲坐以待旦何思何惟勿迫而激勿荒而迷勿拘而泥勿肆而支八萬塵勞我其已之十二時辰我其使之辰乎辰乎去速來遲更籌有語勉而勉而

寶林主廻堂鐘

形氣斯立神物憑之器云敝矣於神乎何

有淳祐甲辰比丘某祇領院事作新更始與神爲謀作簴之器斯古而陋宣威乞靈大懼弗稱製而新之昭神貺也銘曰

外圓而正中虛而剛有扣斯應厥聲孔揚聲來耳邊耳往何處神而明之與聖爲度

座筆墖 并序

孤竹氏之后渭川爲盛徙居臨汝者勇墨戰其鋒甚銳不以一毫挫於人而毛人氏實爲其鄉導淳祐癸卯褚君將有事於華嚴大集厥衆以郡之彥氏知言能默者以

相其役前旌載狂深入法界崇山大海不
知其幾千萬重過之砥礪也下城一百一
十縱橫君長五十三人明年師還飮解策
勲夷傷者于八九楮君勞之務與休息鑿
崖邑而處之脾之以西域土田爲醻絲焉
然處其室廬瓦合歲久易毀無以昭後世
故序其事而繫之銘
海可竭山可移我此法界無壞無虧謂予不信天
實臨之

雲谷軒 幷序

谷以虛心而能受雲以無心而去留閱世
遇物之道無易此也彼外立墻壍內存城
府孰非雲谷之罪人哉軒中主人當作是
觀也銘曰
有窮者谷中虛而通虛而能應通而能容英英飛
雲同行太空從龍來歸洩洩融融白衣蒼狗初無
定蹤造變如雲頃刻不同磨彼空谷伊剡而東我
將去之與雲相從

雪廬 幷序

謝太傅戴安道皆鏡湖剡溪高士也東山

山背鏡面剡草木翁鬱則上人縛屋其下
扁曰雪廬有志於道傳風節者也銘曰
甕無蟻浮釜有魚遊大雪塞門老屋打頭我思古
人剡溪之上一榻支離萬世榜樣鐘鼎山林奴隸
諸公平生心事白鳥冥鴻士生世間標準天地舍
道與節將何憑恃太傅舊廬有山可鋤則公居之
與古爲徒梅兄在前竹君在後歲晩相看爾癯我
瘦客非可人莫來打門我方擁被有耳不聞

見山樓 幷序

嘉熙三年予同故人雲夫盧游東山借榻

謝家池館得士曰傑笑雲蓋負一字宗之
左券者築樓曰見山而請銘予方汲汲問
醫未暇後十年來京師時笑雲散席稱心
留衆菩提寺復理前請又明年九月乃克
銘銘曰
望之兮孤危卽之兮坦夷存乎中也澤而腴發乎
外也華而澂纖濃榮枯雖順乎四時高明博厚儼
萬古而不移此蓋吾心之常分不待智者而後知
吳翁東籬悠然始見何其遠且替而嗟夫淵明遠
矣吾不及見望其彤儀月在屋梁秋在闌干援北

斗兮爲盃酌長江兮爲酒而招以楚人之詞待其
跨白鶴御冷風翩然而來也以斯文告之

倚林 并序

不偏不倚聖人之大中也以法爲林則周旋衆措皆此中矣何以倚爲哉實際理地一塵不立於林乎何有上無攀仰下絶已躬於倚乎何有倚林徵說於予故銘而復之

長林際天煙晞翠膩於焉娑婆大有樂地心法之
妙等彼十虛於林何有倚者誰歟有美一人俍其

觀照曰有曰空二俱不受寒檻瘦坐二種乎懷孰
談真如清風徐來

竹林 并序

員其外虛其中學道之要如是而已遠取諸物近取之身此古之善學者也慶上人方致力於斯道而以竹林自號其得員外虛中之旨與乃爲銘曰

浸應等受故圓其外去有卽空故虛其內我比境
界非外非內唯道人慶證此三昧吸清飮翠嚼雪
應氷拔俗千丈不過常情我將與君青眼同橫相

限歲晚毋寒此盟

雪嵒 并序

崖頭雪峯出入諸老間時欽山以英邁俊發之氣實從其游他日道行天下與二老相伯仲猶醍醐飮人無二味也飮侍者尚友千載自號雪嵒而請以銘銘曰

夫羲與存百聖之師溪也寒嵒遡流從之後千萬
年道如白日一卽是三三卽是一雪覆寒嵒一面目
儼臨則而象之往哉惟欽

歸雲 并序

雲無心物也卷舒出沒萬有不同何嘗寓意其間哉歸以無心安知不以無心出耶

銘曰

山澤氣昇淹塞天地飛揚滅沒頃刻萬致道人出
處雲行太虛度也無心彭澤之徒慮寸聿與澤流
天下彼自有人我則不暇龍湫月老雁宕雲深歸
與歸與實獲我心

越臺 并序

越臺隷南海趙陀僭帝時築也肅浛界家於其下故號焉予未吞法界裹征屬銘於

予秋八月乃克緘寄銘曰

昔在尉陀築臺瀕海陀去臺存俯仰千載劫火熾然亂雲飛揚巋然無恙如魯靈光或曰蓮陀漏於從綱抔土未除澤穢天壤厥釁不遠何以號爲猗歟斯言我不敢知遺臭萬年流芳百世存乎其人臺烏足議越山青青越臺峩峩瞻望弗及懷哉如何

絕岸并序

以靜觀動道在其中滄海橫流斷岸壁立蓋觀者有取焉天台湘絕岸旣謁序於敌

人定勝叟爲四明日又屬銘於璨後四年來徑山乃克銘曰

道在天地如柱如砥世故嬰嬰波流風靡遠不可極在天一涯誰其似之語溪斷崖高不可及拔地千尺誰其似之武昌赤壁萬竅並號倒海拔山殺方灣灣我則閒閒百川沸騰駕空沃日彼方搖搖我則屹屹靜以觀動於道庶幾護彼絕岸悠悠我思

岩叟

惟岩曰初揆上人字之天童老滅翁序之江西璨子銘之初之於人猶稻麻布粟一日不可遠離終身所當佩服今夫安口體之娛從耳目之欲而昧夫厥初者甚樊籠而適桎梏是以仲尼作易致謹於不遠而復春江縮波秋山落木去枝葉而歸本根收橫流而返溪谷是理之周流天地備於吾身者夷町畦而畧邊幅返而觀之充乎有餘泛而求之惟日不足謂予不信叟其問之天日

雪岡并序

余居徑山日穎雪岡自天竺來訪留一月常以雪岡謁銘後六年雪岡應鄮使者命

出世住靈源予將有事於四明其載而東乃銘曰

維雪伊何其明皎皎維岡伊何其高嶠嶠維高維明道體現前渺無方所洞無中邊郎之遊向之斯背是故疑者望崖而退彼其一人睨視周旋不起於崖徑登其巔盧曉江湖千丈至玄設美人兮瞻望弗及

樗莊

台巽繞屋青山當戶中有至人自娛歲暮熟鋤明月溪烟谷風不暴其力不封其土玲瓏綵花樣栩

老樹有香可濯有花可茹霜雪貿貿生意無邊我寒徹骨我富薰天外無町畦內無屏蔽所蓄若何乾坤清氣

竹澗 并序

予來白雲旣銘梅莊又銘竹澗專天下之清者莫甚二物而盡以入我翰墨東征筆硯毋乃太清也歟銘曰

道有本源表裏不二高人太虛深入九地仰觀俯察備於吾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暴長易折驟盈易涸勿矯勿流斯爲善學必清而德必直而躬必平而心必虛而中毋茂枝葉毋立涯涘固本浚源聖賢之事渡澄沙晚風高露寒我將從君於以考槃

樵廬 并序

南昌賓上人號樵廬旣謁序於其季父臨武令尹而又請銘於予予曰序卽銘也又何加焉賓將北歸必欲予銘以復臨武故不得辭銘曰

道若大樹直大極正枝葉茂密斯爲大病卑弱支離迂的紛披云胡爾邪末盛本衰必斜而器必竭而力刪繁去蠹其根斯植毋釋爾負毋惑他岐急急歸來夕陽已西山在屋頭泉流屋下門掩西風燈寒夜深一物不爲大用熾然如鳶飛天如魚躍淵昔在曹溪道用斯顯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寤窗 并序

天台盧寤窗持陰陽造化之學方行天下使天下昏迷困頓於利害得喪之途者知所覺焉其有補於世道也大矣鶴林先生銘之樗寮先生書之豫章僧璨銘之

天地一窗古今一頃云胡世人漫不加省困乎名場昏於利境長夜弗旦大夢弗醒我觀乾象其文有儆小大洪纖有操其柄闢闔翕張俾正性命如抱在鼓如像在鏡神而非誕辨而非騁惟虛故明惟定故應孰能如此心會神領雲破月來梅花弄影

秀嵒

瞻彼秀崖渾然天成曷爲有哉陰陽未形英華外發至剛內凝與秋爭高與春爭明風動籟作雲開霧閉善說般若不談一字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聽法而來雨花滿地

是亦樓 幷序

柳塘兄名東閣曰是亦樓而請題于稗寮寺丞張公子江海歸來多宴其上藏天下於天下是焉得之銘曰

太山峙雲滄海流天極其至也一滴一拳極小詗大極大同小細入無間大無邊表我登此樓兩眼橫秋日月一螢天地一漚世間小兒蒼黃鞅掌呼之斯來卧於其上

記

勳節堂記

昔我先祖公仗節南方任居天下之半晉室存亡且懸於其手勳名獵獵塞乎天壤社稷之臣也三傳而靖節先生出冲澹靜晦詩彭澤不爲視榮枯得喪不値一杯酒天地萬物舉而納之詩卷中比勝淸風與乃祖勳名並行天壤千載之人也至今柴桑栗里雲仍猶有存者朱門碧戶竹房茆舍有其宗伊吾弦誦聲聞華榮先兄早有志四方謳乎舊盧移從義豐夜夢訪靖節祠宿欲衣者從之曰義豐土薄水淺不可以族相與前行至所識慈家坪指舊基曰此大可久應在兹乎明日即

地視之山趨水揖與夢相見無異盖其曾太母宋夫人舊宅而從弟得一業也即得一謀之一言而決程工度役合岐夷穽不數年飛樓華屋突兀後先妣画圖居之二十年生計視前日益裕像紫衣神祠之扁其堂曰勳節昭示子孫毋忘乃祖風烈開慶己未賊犯江西榮先侖大姪子弟數千人避地廬山黃石嵒子時主開先寺實相依爲命秋九月訪榮先於西華留兼旬榮先偕予乘下澤車出入桑疇松塢間手遮落日寒風冽冽吹面耄氣嬰鍱不少餒使得志推而達之天下其成就何如哉

雖然士生世間遭時遇變以勳以節表見於當時亦其所甚不得已是故斂膝危坐愛惜分陰此余先祖公運動四海也虎符龍節照映日月公志寧有是哉一琴五枷袍無餘資此靖節之氣行乎萬物表也解印裂冠巾車往適當其機耳蓋桓公非有意於事功靖節非有意於高蹈易地而皆之安知桓公不爲靖節靖節不爲桓公哉榮先若子若孫皆有志世學榮先其升斯堂而語之曰朝斯夕斯於斯會賓友於斯誦詩讀書於斯遑遑兩翁是則是倣其或辭名趨利而不自覺也隨流合汚而

不自返也蕩心滅性而不自悔也兩翁有靈洋洋在上

歸元庵記

學道無他術欲歸元而已人之未生寂然本無旣生矣強名爲有百骸潰散有者安在無者自若也認無爲有營營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歸元而已學者求乎元也死者歸乎元也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所謂八萬四千云者是豈得已哉去薦福寺後數十百步崇岡蜿蜒來自西山至是偃蹇平伏湖闊山蹋橋平舖矬浮洲回嶺與湖水相周旋澄湛明潔如圓鏡兩塔離立如筆在架雉堞橫列如屛扆如步障飛櫚華屋奮迅出雉堞上如揖讓升降而相顧眄者目力所及境界甚闊頃有囊括封樹闢穴營葬若已固有之事聞有司部使者東嘉陳公金華王公察其狀覆巢破穴舉其地歸諸寺予適住山之明年斲石爲塔者三而屋其上舉無住壞衲曹源三老遺骨藏其中左則待住山人之來者右則待衆僧之遷化歸焉或問予爾氏之學以無爲宗今乃塔焉骸于已散豈前所謂認無爲有邪予不答已而歌曰山色兮陸離湖光兮皷朕納天地兮庭除付萬古兮須臾元者何物歸者誰歟孰爲有邪孰爲無乎

錦屛山記

錦屛山在嘉陵大江上奔突馳驟如飲江駿馬出偃傍聳如翔鳳展翅少土多石蒼黛如染松檜出石上盤屈偃蹇與他山不類二小峯屹起絕頂離立不倚昔人著亭其巔全蜀萬里皆闌干上物由二峯而下聳巒碧擁斜抑展衍列爲橫嶂山半有佛屋曰廣壽軒窗臨水風颿雨楫已歌漁唱浮江上下者皆寺僧圖畫唐大山令袁天綱刻字崖石云此山磨滅英靈乃絕寺東有洞曰英靈本杜淳熙間漢中帥師古爲之銘安史亂天下杜少陵屢轉兵戈間爲舟入峽避地山中甚久長歌短吟誼護人間再起不能老狂寇犯闌異時名山秀水率爲鬼域倚天青壁亦豈獨無恙少陵復作結茅想無地矣悲夫夔曰菴家在山麓別山十五年念山如三日嘗命收溪爲圖屬予以志非識山之眞者不如是之切也世波方怒未知稅駕安得橫江大艦同君西上溯岩隱約山之勝庭朝游城南暮游

城北裁錦屏之雲以爲衣煮玉堂之玉以爲食朗誦少陵驚人句張白眼而望青天哉

雙竹記

淳祐癸卯歸自浙右稅駕白雲爲雜華也精舍小室僅容几硯窗容往來無地寄足泳雪相看唯此君數輩耳夏六月壞垣石砌間青鞭橫出可六七尺趨伏几前若驚蛇起蟄而垂首下飲者予甚奇之秋聲西來風枝下頭而中折若勇士赴敵而斷首不悔者予甚惜之無所鞭折之上雙竹並起高適尋尺不偏不倚若蒼龍聳壑而矯首上翔者吾甚異之嗟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博物君子所由賦也予漫游江海跬尺九洲盛年壯氣可沮金石天下之士見而奇之猶是而鞭之橫出也學道得病乎里來歸向來心事十忘八九天下之士閱而惜之猶是鞭之中折也收歛英華頓挫精銳用晦養明以植所學積翔撻出安知不如二竹哉夫記實錄莫若往驗來春秋法也是鞭是竹與予出處大畧相似畧而不書是貽主林之愧

景福寺輪藏記

七泊師於無聲五和主於無味大經本於無文言語文章聖人不得已而有之門人弟子尊而爲經嚴而爲律支而爲論聖人之道於是衡決矣嗟夫三傳作而春秋散九師興而易道微何獨後世哉函以秘之藏以蔵之輪以轉之介冑之士又從同守之使學者求是道於周旋轉運之間學聖人於口耳之辭之外此桑林大藏所由作也後世遂指爲奇貨仰給以爲口體之養鄭聲亂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法於京其弊猶貪使桑林知此其不自悔也幾希景福有藏知山本覺建也曰景福門臨孔道往來如織而晝突無煙過者病焉吾挾越鳳遺書以適四方所售竭於此蓋爲游衲一飽之地固非貨殖自封如前者云也嗚呼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覺也其庶幾矣雖然陽張陰翕無非經也霜晴雪明無非律也百鳥鳴春候蟲鳴秋無非論也天地一函蓋也日月一機軸也玲瓏八面峭峻一方豈曰藏之云乎桑林往矣吾不得而見之矣西山多隱君子覺持此語而問之是邪非歟

重修寶華寺記

拙庵盛時登其門者皆天下奇士南昌祖標其

焉予遊四方見篰華長者必問標無恙予固知其
爲南昌望人未知其爲寶華徒也歸自長安道經
是祠留累日門庭靖深鼓鐘明亮居然宿師老衲
之故家也問其廢興巔末則曰寺基於唐昌於五
季世異事殊隨葺隨毀嘉泰間景昕始建轉輪藏
經太傅劉公嘗記之若堂若寢若佛屋若天像若
僧堂鯨閣蓋成於祖標祖機伯仲系忽無內施毫
釐無外入也予曰是故標公舊業耶吾固疑之矣
吾聞之頃在江湖一錫之外無餘資貴安從出則
曰機標世家周氏饒於財然知止爲居不貪爲寶
雖力竭於是無靳色也嗚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予行天下歷觀人物不以財
而損益者寡矣二師何絕人哉淳祐甲辰予客臨
川其徒師可師璨以記見屬時方有事於華嚴未
暇明年冬北歸舊廬復使來告予曰祖機之智慮
固物祖標之內外篤實而又皆能斥財興役可書
也然吾竊有請焉林居而野處木食而澗飲異時
所向大乘氣象譪如也今也丹楹刻桷安居暇食
而吾道不及昔者其本安在

重修普濟寺記

豫章城東出少折而北平原沃壤極目無界限林
隱閒伏聚青叢碧有寺曰普濟巔末無志可考今
額治平天子所賜予西歸時常過之門庭闊廠廡
飾像設尊嚴鐘閣步廊從衡數十楹皆堅壯新好
內與外稱時德莊以短褐肅客因訊之曰予來自
京師道經諸剎皆山荒地老龍象丹青有愧色是
剎獨異乎昔者所見豈寺之事力足以給寺之費
歟曰非也抑富家大室勇於爲善出力以相繕修
之役歟曰非也昔我先師辛勤半世始有此殿未
潰於成賚志而沒德莊寸積銖累勉卒先志又二
十年畫竟衆役絲忽無外入也嗟夫拓厥父基號
稱賢子弟者或弗克搆德莊既能述父志又盡發
所積斥卑陋傾覆爲高明弘大可表也已昔人嘗
謂伐德之斧斤莫如財利若世衰俗降民溺於貨
風靡波流舉天下之能扼其衝者予遊四方見役
精神於貿遷化居者鮮不聚怨植仇羣不逞之徒
日夜盻盻爲窺瞰其室一旦誤曰牖下紛爭豪奪
甚至露不及掩并覆巢穴者有之此無他無義理
以勝其貪與吝故也德莊專靜好修一足不出戶
庭非佛書不讀堅忍精苦剃行如頭陀視天地萬

物無一可撓其心者於貨利乎何有是故殖之無心而人不以爲貪用之有道而人不以爲吝心和氣平面無驕色而人不以爲怨予然後知義理之在天心而師友講學之功無與焉有子志弘妙空皆游四方亦既有聞而歸矣妙空別予七年書來西湖屬記寺之所以成與乃祖之所以立因感上之高明英偉者或不免伐其德於貨利之斧斤固不若沉默淵靜者見理明爲善果爲可書也毋忝爾祖聿修厥德予於妙空不能忘言

竹軒記

霍山生雷實之明年以架僧堂餘日廣明覺行軒面表章之叢竹小山蒼然相向異時明覺嗒然一榻之上注君蓋親見冰霜面目高潔嚴冷一見知識充然有抱道者氣象予嘗徘徊軒中想見明覺偶來開坐時摩雲萬峯青入箕踞仰觀天地而不知其大俯察毫末而不知其小怡然縱目自以爲知我者誰凛姿孤標拔俗千丈第不知當是之時所謂我者又果何人也方與霍山議論及此天籟渺渺自西北來風枝露葉蕭然成聲遂相視軒渠一笑而罷而今而後居此軒也對此竹也仰止古人於千載之上清風一段凛然眉睫間其或耕於空言戰於强辯内焉無所主也外焉無所視也如明覺何如此君何

球山砌路記

北塔去寺五里而門臨通衢北抵郡治南至金溪傍趨建邑皆由是崇岡蜿蜒中斷復起白石巉巉與足爲仇行者病之三百祀矣德露住山之四年衆倍多而庶績咸理寺僧崇璉斫石他山躬率力役風雨不廢逾年竣工其直矢如其砥平如也由通衢至揄所岐徑縈迴達穀通衢之上三僧謀諸

耆舊用竟厥役寧者夷隘者闢露裾不濡雨屨不塗信步意行足不擇地睨而視之盤旋如垂虹之下飲也跂而望之夭矯如蟠龍之上翔也昔持地菩薩平地待佛佛告以當平心地心地平則世界地一切皆平由是悟入二僧之勤可謂至矣無文老子不應久默斯要也不然石豈得無言乎

處州麗水縣寶溪濟庵記

建水自慶源龍泉掠寶溪而下由清田入叠江達於海三衢支江循遂昌松陽而東者亦會與寶溪二水交值犄角不相下奔放湍急浪起欲立舟嬰

其鋒飄蕩傾覆如敗荷姤壞葉祟或憑之人舟胥溺歲率不免居民病之斲石爲七級浮圖樹溪上以壓之祟無所逞其伎舟行安穩如平地結菴掄下遇庚申甲子士女羣集誦法華諸經各遂所願欲上人師善者捐藥石田爲常住若稻穀若米若豆歲收若干春秋二甲子飾誦經者以濟其先菩號同叟吳氏子昆弟六夭者四其季以貿遷永嘉善不忍其先爲若敖氏之鬼故托祠塔下香火可以不朽善歷參諸老久同予遊別十數年訪予東湖上誦所以然請書之予笑語之曰至柔而剛至弱而強水之性也爲祟所憑威福之柄倒持於其手所謂強於剛者安在依附憑託操竊播弄以舞其怪此鬼神之情狀也昔也何來今也何往孰持此語扣墖而問之曰石苟有言豈惟公之先由是而昇昔之遊於川者可以濟愛欲河可以濟陰入坑可以濟生死海坐五色蓮花對紫金天人師說極樂法彼竊勺水以自多者將請命於其手矣公之施猶覆一簣於平地爲山九仞實自此始精藍日以盛福慧日以興凡溺於聲利溺於嗜好溺於貪毒忌嫉者皆將誦經而悟聞經而覺翛然如醉斯醒恍然如夢斯覺豁然如困迷途而出孔道也公之濟豈不溥哉

慈觀寺記

予舊家柳塘上左腋有寺曰慈觀隱然隆起聚青叢碧在西疇南畝間廢興顚末無誌可考其東北隅地勢下趨平曠舒緩置香湖彭蠡爲提封開戶縱望數百里無寸碧風寒而氣不聚敗屋數十椽傾敧顚仆與老竹相俯仰僧之居焉者面目無生氣予兒時極厭其卑且陋東游海上三十年而歸視昔所見卑陋益甚而未有志於興起也予旣甚無四方萬里志欲庵先壠且買田度僧世守松檟開慶己未予赴闕先是輿入室問先妣無恙與柳塘兄擁鑪附火予曰墓庵有田異時必廢於予侄之手若與慈觀廢寺奉先可與寺久兄未知所以對先妣卧榻上遽曰慈觀廢甚將安興乎某對曰自門至寢欲皆新之先妣曰役大費廣恐非汝所及汝生長柳塘果竟是役亦吾所願若子他日有嘗輒視先妣意可否遂度材賦工明年建兩廡庫堂又明年建山門又明年修佛殿即舊法堂東序營壽祠以祀笑翁無準癡絕三老受業師杞室

與焉柳塘兄命家人侍先妣拈香周視殿廡軒屑
一笑又五年法堂始崇成中爲普陀巖石肖觀音
大士像樓寮張公大書清淨願海揭諸楣間欲再
奉板輿以游不可得矣悲夫予爲不敏所驅早而
從釋去母四十餘年近而數十里遠而千里外一
飯不能忘母是故洒埽應對欲進乎學不敢違母
敎也視聽言動欲由乎禮不敢辱母慈也卷舒出
處欲合乎道不敢負母望也尊皆行之死而後已
求無愧於吾母而已矣升忉利天三月而返佛之
於母未嘗不極其至而後之爲僧者乃曰吾佛子

矣母猶路人也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納萬
世學者於不孝之域是豈佛之所以爲佛哉予行
年五十有五築室竹下方理一弓在竹外纔數步
風行竹上水光竹色俛仰低昂往來戶牖若供予
清事者予適焉得侍祠以老予志畢矣初番陽彭
氏妙信餉予白金百二十兩斥其半買田於寶蓮
常住餘與是役又踰四方之餽以成之餘忽不求
施也寺之徒二宗旋永超予亦度徒奉蒸嘗矣虛
名誤予不能遂爲寺留朝而香夕而燈諉予所以
興寺之意吾徒其勉諸

崇壽寺記

馬祖大寂禪師轉江西法輪度知識八十四輩歸
宗居廬山百丈居分寧大梅居四明南泉杉山居
九華得法上方散處殘山剩水間皆托其師以名
後世建昌崇壽其一也創始於有唐中興於政和
大廢於紹熙晦庵朱公鎮南康日檄池陽無汚任
起廢事時寺廢已久尺土寸地豪家挾爲己有牢
不可致無汚奔走臺郡衣無完縷食無完粒五十
年盡復舊業自寢至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門
臨孔道衲子絕江涉淮泛流渡湘者必過焉鼓鳴

飯香衆集如雲將遊至今無倦色予行脚時常過
之長松大石曾見馬祖皆兀然有知道氣象西北
用武征調繁興江淮間無不廢之寺此獨完美無
恙時開慶元年秋狂寇偷渡江許伏黃州十一月
襲壽昌犯興國窺南康豕突深入建昌當賊衝受
禍甚烈無汚遺跡尺寸不復存夏四月王師逐北
江以南無寸失知山覺輝收合餘燼縛茅集徒誓
圖振復冬十月予致聞先事寓柳塘覺輝欲行化
四方求予言勸發予嘉其志果而未信其遂也後
五年予自義豐登歐阜踏雪下山借榻山中則其

門屹如其廊翼如其堂寢館庫沈沈渠渠堅狀如昔而弘廣則倍於昔矣予環視大駭謂覺輝曰役如是其大也材如是其良也工如是其精也異時四方之施果倍而入乎覺輝曰吾之助得二人焉公安師祐一十三百緡黃龍崇元二百緡餘則竭吾廬之入殫吾地之出無他也佛未有殿僧未有堂吾將復即公安而圖之予去覺輝遂行又明年訪予則曰殿已立矣問祐所授則獲不補忘也覺輝寒瘁堅勁如枯株槁木語言無枝葉而定見遠識有非口誦詩書者所能及方衆役未興首建巨

過後架𣵀通明潔若治己室或謂其急人所緩笑而不答嗚呼其中所存是豈易與凡子道哉予往來閩浙寺之徒多與之游寺焚之三年永訥始歸自海上又二年一再過予柳塘請記寺之所以重建予心許之今年復自廬山來東湖申前請留數月不去予既書而受之且告之曰天下事無不可為者蔽之一言公而已道喪俗壞人懷侈心利欲之波溺肝挾胏如飴蜜羣居共處講明履踐利外無他營江南山邑閒十寺九廢使無明信因果之士誰克有成全一寺數百楹使他人為之窮二三十年之力不可辦而覺輝崇成於七八年之間其受於人者僅如前所云不過以崇壽與崇壽耳豈有他道哉訥持予說歸復而師且告而徒曰宮庭復古矣鼓鐘復古矣佛香僧飯復古矣爾師爾徒無可憂矣然時不古道不古人心趨向又大不古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馬祖大寂禪師而已矣

柳塘外集卷二

柳塘外集卷三

南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道璨無文著

國朝　浙江紹興傳燈後學元弘石疳同校

江南淮安湛真後學鏹岱岳宗

序

送一侍者歸日本序

淳祐戊申春予自西湖來四明既哭笑翁老子遂訪樗寮隱君於翠巖山中留十日復歸徑山初夏日本一侍者聞予西泝踉蹌來送別至江滸夜漏已二十刻又明日予抵舟次夕陽在西嶺矣一規手別色黯然見於面目且言去國六年首見癡絕老人於靈隱來育王侍笑翁老師且三年翁今不作莫知所向茅屋石田在扶桑若木間已辦歸艎解維在朝夕予念其請之勤而詞之悲也因謂之曰子踰海越漠囊裏西遊昔也何所持而來乎曰無有也駕風御氣一日東歸今也何所持而去乎曰無有也猗歟旨哉無有之義斯言足以蔽之子雖巧為之說無以尚也子歸國中建大法幢擊大法鼓升大法座而以無得之法普告大衆育王有靈必將為子點頭曰如是如是

橘林詩集序

端嘉間予漫游閩浙橘林挾貧攜病實與偕行山程水堠風亭月驛予方欠申思睡而橘林擁鼻苦吟聲與候蟲俱切予常笑謂之曰速貧致病不在此乎未幾病甚辭歸後五年會於臨川詩與貧病俱長又明年而死矣淳祐丁未予客徑山其季沾上人得遺稿於西行李雖流傳失次不無遺恨然皆未玄珷玞之良玉也噫忍貧而學詩詩工而身死詩之不虛如此九原不可作予言何益哉悲夫

雲太虛四六序

四六詞人難能之技變為傍蹊尤詞人之所甚難能者蓋體格貴勁正意味貴纍白句法貴蒼老使工於詞學為之不美然優柔綽約必流於淫僻詭俗未見其能也亡友雲太虛用力於此積三十年勁正而婉娩纍白而停蓄蒼老而敷腴敘事無剩詞約理無遺意紆餘不牽合簡切不窘束蓋太虛以氣為根本學為枝幹詞為花葉此所以兼詞人之能而無詞人之失歟太虛之赴中峯也以其手編寄予於徑山既沒之明年屬四明觀物初擇其工緻精粹者付其孫訥刻梓以惠後學雖然太虛

嗜教有味學道有嗣能詩有聲今予獨取其四六以掩其大者太虛有靈未必不以是見罪

周衡屋詩集序

詩至於唐風雅已不競元和以後體弱而徘氣憊而索聲浮而淫詩道幾亡矣天台周衡屋學唐三十年積詩三百篇頃見故人南叔凱於南湖爲予說衡屋咄咄不絕口吟今觀其詩益信叔凱之不吾欺也或謂衡屋年益日高詩益日富而功名之途日益左豈非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陰陽開闔之機發之太盡故造物乘除之理厄之至此耶

予曰不然南溪之上有秫數十畝有菊數百本有書數千卷衡屋未嘗於詩也養性使全養心使正養氣使直養吾胸中之清明者塞乎天地之間然後發而爲吟則唐季諸子將北面稽首於衡屋之下矣菊田方君方話茲能事衡屋東還試舉似之

潛仲剛詩集序

詩天地間清氣非胸中清氣者不足與論詩近時詩家豔麗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見非不使人心醉移頃則意敗無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仲剛生長藕花汀洲間天地清氣固以染其肺腑久從北澗遊受詩學於東嘉趙紫芝警拔清苦無近世詩家之弊晚登華頂窺鴈蕩酌飛泉蕭散閒談太異西湖北山但惜北澗紫芝不及見也自風雅之道廢世之善詩者不以性情而以意氣不以學問而以才力甚者務爲艱深晦澀謂之託興幽遠斯道日以不競風月三千首自憐心尚在顧予病長學落不得與吾仲剛講明此事

營玉澗詩集序

詩主性情止禮義非深於學者不敢言天曆元和後廢六義專尚浮淫新巧聲固豔矣氣固矯矣詩

之道安在誠然當時君子要未必不學特爲風聲習氣所移遂不知返耳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襲唐聲而於根本之學未嘗一日用其力是故淺陋而無節亂雜而無章豈其所自出者有欠歟予友瑩玉澗早爲諸生游場屋數不利於是以緇易儒胸中所存浩浩不可遏溢而爲詩本之禮義以浚其源參之經史以暢其文游觀遠覽以拓其器反聞默照以導其歸由千煆萬煉以歸於平易自太江大河而入於短淺輕不浮巧不淫肥不腴癯不瘠吾是以知有本者如是而非前所謂不學者

所能也子嘗謂惟儼詩不傳於後世而托名於歐陽一序忝寥詩可傳者十數解籍東坡一語而嵗行世無二公孰知玉澗者雖然玉澗豈托人以傳哉

韶雪屋詩集序

雪屋入天童室已悉活句晚入康山宴坐絶頂一足不印人間地乾坤清氣盡入其手無怪乎詩之清而活也予與雪屋未即一日雖大雪沒屋行吟梅花樹下甚想見其人項游吳越間見所刋兔園集反覆閱之不無毫髮遺恨欲告雪屋未能今觀

此編前之遺恨者毫髮不存豈雪屋晩年所見亦與予暗合耶詩至於清而止於活清之失也癯活之失也放近日詩家大病無他學不勝才氣不勝識理不勝詞故未得其眞先得其似耳學也氣也理也難與今之有唐聲者言也雪屋太肆其力於是三者久故清不癯活不放黎然有當於人心嗚呼微雪屋吾將誰與論哉

仙東溪詩集序

瀨可結庵鶴鳴峯下山谷扁曰東溪打頭老屋猶在松聲竹色間斷崖流水至今尚有詩家氣象子

東岡走三百里別予姚江上後四年予來京師東岡居乳竇予書招之至再又三年乃來學益老養益正予之欠焉者猶故而病則長矣秋九月東岡以師老東歸白雲愛之而不能留也東岡世業儒同產皆佳士伯氏澄古潭挾其所負其失也放季氏玉秀巖矯兄之枉其失也介東岡行乎三者之中守於三者莫知去取而欲學未能東岡往矣未有期矣予謬而正之者誰乎予跌而挽之者誰乎一堂秋雨四壁白雲步晚雪於東岡候春風於梅嶋星山佳致毋謂不堪持贈而忘予寂寞也

送然松麓歸南嶽序

南岳去江西千餘里去浙三千餘里士之游江西已少游浙絶少予來江湖不獨少見見之亦不滿人意嘉熙庚子然松麓偕廬陵頴鈍翁訪天童三夕遂別不暇盡記所蘊然逆知其爲佳士後七年相會徑山學問聲實已與年俱長明年侍記又明年掌記蓋沆江九助幣也松麓有大志不修細行過事如暴風迅霆不可禁過移頃則風休雨霽不見涯涘屬文不凡爲歌詩有紀律故先無準喜之無準沒省親西上予語之曰他日登山與子相勞

徘徊其處問可行藏於蒼烟白鳥莫有能爲予言者方孤悶不自聊南昌東溪以詩集來淸整麗密思致風度俱不凡放然與可酬酢所謂孤悶遂亡去豈可有靈以是慰吾牢落耶不然何東溪詩來與予不自聊者適相偶也或問詩以何爲宗予曰心爲宗苟得其宗矣可以晋魏可以唐可以宋可以江西按之所向無不如意有本者如是難與專門曲學泥紙上死語者論也風來一陣藥花香可晩年所進亦豈在紙上哉東溪曾從吳越諸公游出語波峭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更所宗者留意他

日能事當不在可乎

送省東岡歸白雲序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予持是說閱士天下所謂諤諤若絶不多見竊自歎曰魯國男子何其少耶抑予之不敏士之高明英特者不可得而見歟嘉熙庚子乃得省東岡於四明和而嚴粹而正明目張膽直詞正色常見於苟合詭隨之際蓋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東岡亦謂予風味略相似所欠者和與粹愛之猶伯仲予之行已有物輒敢與諸任盍東岡之教居多三年予病眩有事於臨川

若於天開圖畫者有開石門有南康翁俯仰三年石門死南翁死今予又舍我而西舊家江南吾亦從此逝矣嶽雲湘水間逸駕無久留方行海上使天下知嶽之有人無徐徐其行也一舸東來經豫章而下近水樓臺在白鷗洲渚之上秋花繞屋老竹當戶而中有絃誦聲者必吾廬也能艤舟而問無恙乎

送一怡雲序

物之無定姿者莫甚雲散之則充塞天地斂之則不盈寸縕忽變沒頃刻萬狀嗟夫天下之事孰非

雲哉異時陶弘景隱約山中下視江表君臣紛紛逐鹿驟起倏滅不啻如浮雲由是無志當世觀陰陽消長之變察草木臭味之良參君臣佐使之義謂時君沉痼已不可療民之疾苦獨不可療乎其曰怡雲者非悅夫雲也今怡雲主人後弘景五百餘歲而生形跡不同而氣味相似是故閱世如雲視身如雲用草木金石之精起人疾痛死生如反掌吾今而後知是理之在人心同一陶治弘景不能獨有也予十年病眩百藥不靈行當荷鍤從公採藥白雲間矣公其無謂只可自怡不堪持贈

送訥蓮寄坦竹州卜築序

隱居以求其志士之甚不獲已智不勝尤才不勝忌風高波險天湫地隘故自放於殘山剩水間不然千楹萬礎何地不可寄此一息哉吾友訥蓮寄坦竹洲二公負才挾智不忍與衆爭借樓讀書於南山之下雖敗簷老壁充然有廣厦萬間氣象然謂入山未深猿鳥尚少又營別業於巘雲深處將築室數十楹儲書數十卷蒔花藝果自娛歲寒予方東走西馳悵悵天地間未知稅駕不謂湖上青山先入二妙之手三君尚氣節交游多名士覩

金如糞土夫豈無人一庵不足憂然隱身易隱名難異時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山空月明水流花開所謂主人者或不在焉此山有靈吾懼其未必不移文也

送源虛叟歸蜀序

自蜀學盛行於天下蜀士之明秀膚敏者袂屬而南前輩長者予不及多見頃於凝絕老人會中得有四人焉曰沂良岩迂廉谷定勝叟述無外蓋所謂明秀膚敏者無何良岩死勝叟又死予哭之哀去京之三年廉谷又死予哀之甚於良岩勝叟也

渝江源虛叟蓋凝絕之所愛四君子之所敬予之所畏者一錫西來徧參歷叩久游凝絕之門以才得忌而遂登雙徑周旋二老間冷煖自知猶漱井也上天悔禍蜀道稍通歸袂翩翩挽之不可或謂虛叟見道明白如五紀之素橫機迅疾如百煉之金保護固惜曾不少試其伎挾之以歸何果於自閟也耶予曰不然寒暑之節龍蛇之蟄不積不施不屈不伸深培厚蓄大有爲於斯世也虛叟其以是哉然予竊有憂焉蜀之遺老纔二三人短景滅沒夕陽在山正蜀學墜替通塞之時也良岩諸

君子不可復見虛叟又自是而西疏通蜀學之淵源發揮諸老之遺響其遂付之誰乎哉此予所以憂也此予所以重爲虛叟惜也

送清溪翁序

余汙漫遊四方十有七年才疎意廣學道無得當世奇士則盡得而友之造物者亦悉擧以見遺不惜也嘉熙丙申得清溪翁於南閩明年會於永嘉又六年會於臨川又三年會於錢塘其才之美衆人未識予獨先知之嗜學工夫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常竊論之古之學者以學成已今之學者以

學厲已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讀之自以爲吾業已足大言濶步傲倪叢林間謂世不我若倒行逆施弗恤也傷庸害義弗恤也得罪清議受誅名教弗恤也人語之則曰吾能學矣吾能文矣世之議者亦曰彼文學人也可以不論嗟夫率天下之人而禍文學者非此輩耶予生也幸受教師友不可謂不畧涉其涯然中隘近燥語直近訐簡事近傲所以爲吾賊者莫甚三物乎而氣養而疾既奉函訓於先圓照低一揩退一步又受筆語於先癡絕今而後知用力矣吴翁學優而不燿氣直而不回誠

子之所以甚知也深懲痛艾以求無愧於前之所云者亦能一日用其力乎仲尼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贈開圖書翁生序

書學厄於鍾繇衛夫人輩大壞於王氏父子極弊於褚薛歐虞萬波横流舉天下莫之能過先秦古書遂流爲符璽印籀之學世變使然可與識者論翁生越人少以古學自負秦彝漢鼎之制鳥書蟲篆之文精考孰辨積三十年不退初志其用心亦難矣然時不好古士不師古以風帆陣馬爲痛快

以插花舞女爲姿媚翁學雖古孰肯過而問哉淳祐己酉自越來杭登徑山留兩月乃行以所得江湖歌頌謁序予謂曰序不難予有一印號無文其間字義詭然如蛟龍翔蔚然如威鳳躍也翁生識之乎曰不識予曰果若不識則可與論學矣

石門進禪師語録序

進禪師中葉縣之毒活陷石門山中帶累二十人同入地獄天人發怒火焚其廬土燥石焦草木百年無生氣槜李寺丞請命於天子爲闢地獄門督其過惡於己失天之後住練溪仁翁得瑞巖才公

公所抄師末後款案於故紙堆中大書深刻暴揚其惡於叢林子讀而歎曰此老受於人者毒施於人者亦毒其言如刃上蜜如酒中鴆如塗毒鼓如生鐵蒺藜當時中毒而死者亦豈二十人而已掩耳而去亦脚過溪其毒亦發於草鞋絆樹椌之時呼可畏哉才公受毒最深宜不能掩其惡練溪果何所爲而暴揚之殃害予人未有了日此予之所甚惡也

能侍者編無準語録序

圓照之道如春行天地萬物咸被其澤華而爲草

木動而爲蛩鳴媚而爲山川蓋其迹之可見也寫生像眞巧狀妙似又其迹之相似者也嗟夫以迹而觀春色造物已不幸矣即其似者而觀之又何其大不幸也然傳者久在薰陶块圠中化機生意染肺腑故華而草木動而蛩鳴媚而山川狀其本眞無二無別因告之曰似則似矣無乃包裹春風耶

宗門會要序

宗門書自傳燈後傳記日出學者既不能盡見亦不暇周覽閩人朋介石爲書曰宗門會要根以統要參以五燈遠而古宿之代別近而諸方之拈頌旁而佛鑒大圓之法語亼方珠玉一展卷而燦焉在目其惠後學不淺矣予嘗侍無準癡絕二老語及近世叢林有書曰類要頗便覽考二老作而曰古人活意寄之言外今指爲實法類而編之他日必有指爲故事用者古人有靈當不瞑目今觀此編初不區分類次博而不煩約而不畧惜二老不見之耳大抵宗門之答問抑揚皆自根本而達枝葉善觀者當從枝葉而及根本今有人焉未展卷時機動眼活則古人性命皆懸手陳案舊牘何地可著哉介石朝勘夕較積三十年始爲成書檢閱編摩其子徹侍者實侍其側楊雄草玄而童烏不與後世惜之徹乎何止較昔人三步

西湖高僧傳序

唐之世僧有列傳皆出於太史氏手國朝太平興國中宥詔贊寧修僧史及歐陽子修唐書盡去僧傳山林氏名自此不復入史館宣和間覺範傳高僧凡録於傳燈者不復登載西湖佳山水自隋唐以來抱道避世者多隱約其間僧無董狐舊聞放失之矣東嘉復休菴頃寓天竺取其姓名著於耳目者三十二人爲傳爲贊以詔後學後三年敬節菴始刻之孤山其尊德樂道之心與休菴無二揆也雖然國一鳥窠以道鳴萬世孤山慈雲以教淑天下功在斯文若揭日月而繫以高僧目之已非諸老所望若鏡清閑大慈若欽山又逸而不書論者於此不能無遺憾焉予出也晚不及同休菴游今又痼奇疾發潛德之幽光已不能畢兹能事矣訪遺德於林丘摩斷碑於草莽奮筆端之鋭而表章之以成一世之大典天下豈無人乎哉

大光明藏後序

梧州在太慧門如孔門游夏晚以憂患從天台寓紫微陳公舘舍取傳廣續三燈関之自七佛至大慧凡若千傳各疏其說於左方目之曰天光明藏凡其師友之淵源證悟之深淺機圜之向背闢鍵之堅密異時宿師大衲剖擊不破者皆支分條解之若指諸掌巍巍乎其大有功於名教也然以文章斧斤間知見戶牖論者固不免以此議之矣予常反覆觀之其說辨而正其理微而著其出入經史子傳深而遠道明而學不修者無以知其詞之所出學優而道不勝者無以知其理之所存故觀之者如身在土林目炫紅紫造化春色不知何自而來奚自而去所謂知見戶牖由是而闢者又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低徊末路寂寥遺書既不見知於論者又不見知於學者此予所以重為之太息也

空明續集序

外不見有法內不見有我此空之所以得名然名字一立則空即有矣短歌數十丈長句三兩言實其有也空庵道人軒渠而言曰大般若六百卷重空複演數千言其所詮者性空而已文字語言何嘗與空為礙哉爾乃無說我乃無聞謂此故也諸君遺我以無言之言公當贈我以無文之文空乎有乎烏乎論

無岸序

嘉熙己亥夏五月海若作惡江失故道不由西陵而徑奔蔡市吞食沃野日數百尺拔山轉石莫能已也予客長安常往觀焉狂瀾鶩波逆走橫擊大哉偉觀因得以發吾胸中磊磊掀天地者目送萬里神宇仙去駕長風排閶闔凌厲萬化與造物游而後知寬閑之野廣莫之鄉皆非方外物回視前日之物我兩立町畦私為大可陋也無岸蓋無物我者也平坦處孤危深渡中淺近蓋自得於心而常以告人者雖然泛濫之流方且滔滔天下無岸當薄而東之使大川三百支川三千咸復故道鼓棹迷源不失趨向吾將斫額而望曰法海有人

頑極序

聰明智慧者不可與適道頑鈍木訥者乃可與語道回之愚參之魯而俶洙泗左券以此也不然言語文學當時豈無游夏輩哉越人彌頑極早受頑之見於下竺古雲晚聞頑之道於天童癡絕予久

與之遊巖見其略外和內嚴如春在雪中是此頑
也圓轉委折如水行地上是此頑也落花植實如
冬歸太朴是此頑也至其所以爲頑子不得以語
人頑極不能以示人也彝智憑愚賊夫頑者方天
下槖籥一頑奴隸衆巧頑極烏能久閟其頑哉子
因於聰明日勝月負而學頑已晚他日操戈而入
室頑極何以待之

方石序

封石一方企然特立圭角森嚴女媧無以措其手
四隅平正匠石無所投其刃未有天地已有此石

矣吾常摩挲而語之曰能方而不能圓者執而不
化能圓而不能方者流而忘返皆非所謂道也非
方非圓而能方能圓歷劫常堅者不在玆乎方石
點頭曰敬聞命矣

卽山序

聖道高遠如泰山如喬岳有望而弗見者有見而
弗升者有升而弗至者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
小天下則周旋俯仰者在其中矣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見山而不見我也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見我
而不見山也上無攀仰下絶已躬所謂我者又何
物耶天台雁宕之前峨嵋衡岳之後擧目爲白雲
靑嶂所迷擧步爲懸崖絶壁所礙者幾何人哉闢
道以來之引手以招之卽山他日幸無壁立萬仞

瘦岩序

淳祐戊申二月隆上人自靈隱訪予於徑山以瘦
岩謁序時五峯新霽春在千崖萬壑間晚色晴光
與天地中和氣蕩摩霄漢大哉偉觀於是可以論
瘦岩矣何以言之秋老霜飛樹彫葉零山蒼蒼而
落翠石巖巖而露骨異時消彌剝落今日華滋秀
媚之機也道學損益之效於此又何加焉消彌其

敷腴剝落其浮靡而空洞其中外則華滋秀媚者
不可勝用矣予方以是義告隆執筆未下天風忽
來飛花冉冉入室几硯管城翁奮鬚而言曰此第
一義也隆擊節曰吾得之矣

海翁序

海於天地間大包無外昔者達觀逸遊之士咸至
焉泛靈槎而上霄漢踞鼇殼而食蛤蜊者心與海
爲侔身與海爲准而三子或未知也海翁家在東
國百千大海納在一眉睫不待登科從汗漫已徹
海之源底矣來遊大唐受釣竿於徑山老子所謂

大身衆生蓋其掌握中物也世路迫隘吾將乘槎東遊笑翁歸國中爲問津者北道主人開滄茫廣漠外逐文魚而累扶桑膾蒼龍而索明月必予無疑者翁倘聞訊行藏當質之眠沙鷗鷺

洪崖序

洪崖在西山右倚天青壁鳥飛不度昔者藏眞翁燒藥其間藥成仙去遺力著草木華滋膚腴至今猶有仙者氣象而翁之精神未必不已隨混沌死矣恭惟鄃受活人書於海上諸老歸隱邑下山上月明夜涼如水酌淸泉命楚歌而些之待其跨翰

雪精騰躍崖上不惜引臂推而納諸萬仞之下使之起死還丹在此而不在彼則石橋一灣丹井千尺必將懽喜贊歎踴躍相命曰不謂仙人去后有此主人西山未寂寥也

古泉序

太極未分時醴泉發西域淸泠香洌猶醍醐甘露迦葉以上皆秘密惟謹不以飮人後五百世濁惡界中甘澤不降大海枯竭人將渴死達磨大師始開鑿疏導決之東流被耕臂人以漏卮汲之器器相傳五世爲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驟步疾走泛濫溢出於是離爲兩脈列爲五派滔滔汩汩橫流四達與百川四海同爲一味天龍鬼神修羅蚊蝱隨其器量悉得充足然後涉其瀕而不識其源者往往皆是四明蒙上人負一錫遊四天下窮其本源經三大阿僧祇刦無尋覓處反覆求之忽於脚跟下沸涌而深不盈尺瑩不見底淸泠香洌醍醐甘露無二無別或問飮者如何蒙曰死

無照序

予辰與安坐無垢軒有號無照曰慧者踵門來見曰久不奉敎予曰夜來一雨今日便涼又曰今夏

多幸獲此同庭子曰昨日有人自山下來言蠶麥太熟又曰體中安樂否予指靑衣曰買來十餘年矣已而出紙求無照序予謂之曰尤嫌少在

止堂序

止止不須說已是草深一丈殊不知春禽晝啼秋蟲夜鳴戶牖闥奧六通四闢蓋覆之不得穿鑿之不得正止三字又何地安著哉震風凌雨不動如山夫坐當軒開萬象熾然說法此止堂現行三昧也若曰寂如遙夜萬籟不動湛如古井一波不搖難與論止矣何故止堂止處雷轟電掣不如此說

卽波句說

梅峰序

少林一枝到庾嶺遂分南北一花五葉由是大盛三傳至大梅早得春信於江南道中深入四明落花植實自娛歲晚已而七花八裂終不免老龐之口僅存核子散落叢林根荄芽蘖日滋月茂至今數百年動人春色猶滿眼也瑩侍者生長江南山水間色香枝葉無所嗜好獨向百雜碎處微見少林庾嶺所傳消息生機活意盎盎于崖萬壑間如春風行空不見其跡大梅老人於藏畫定中軒渠

而言曰咄哉此郎逼我太甚

竹洲序

一擊忘所知須是田地穩密方可進此一步打風打雨說短說長脚跟下浮偪偪地人不足議矣竹洲道人久在江湖間深究本根之學雖未嘗東敲西擊而忘之一字已無著處是故八風浩宕而不屈其身萬波橫流而不失其節我欲從之兮路絕隔秋水兮共明月

別峰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法有別乎仰而觀之則高而無上睨而視之則大而無外同且不可得烏乎別善財失之於未離覺城之時而得之於已登妙高之后何其遲此峰相見之晚也別峰道人要識是峰但心無所著步無處所徐步經行間忽然踏著吾將普告諸人曰德雲比丘者卽比丘是

文

龍福法堂上梁文

伏虛師受戴叔倫之施庵有湖山古墻主爲范文正而來大興禪學誑洪鐘巨鏞聲滿天地如景星霽月光照古今懷哉若太懺爲孫閤起百年之已

廢豈一飯之可忘無文長老爲母還鄕信緣住持平日不談世故或謂其疎隨分畧振叢林姑試所學一日必替三年於茲顧瞻數仞之危堂曾經諸老之說法應庵萬庵不可作矣松源曹源其誰嗣之尙論祖室之與衰大懼宗門之顚覆寥寥千載耿耿寸心花雨諸天笑空生執之失度草深一丈惜長沙散去太奢用掃除建立之機爲開示悟入之本孰曰修造而非提持是用作歌未能免俗一諸老雖追兩眼空活意生機無恙在一堤楊柳萬絲風東

一印無文手自提不住語言文字相佛來也放一頭低西

南

垂手不能空費力頗怪春風多事生梅子飛來花五色北

面力全無難近傍客來探水有烏藤與伊拗折歸方丈上

春染湖波綠如畫岸花汀草長精神伏虎門庭非昔者下

伏願上梁之后國家閒暇佛法興隆有太原見雪峯底作略乃登此堂有趙州驗茱萸底眼目乃陞此座舉頭數屋椽山僧不敢放憨背身著草鞋衲子盡教趕俊

感山依雲閣上梁文

展開窗下之溪山地誰云狭放出眼前之境界棲不在高收天涯萬里於一覽之中卧世界小兒於百尺之下此舉出人意表何為合住其中花外目長明千聖不傳之事茶邊夜永看一漚未發之機同經異論者揖之使行演雅使騷者麾之使去盍維摩室中無非大士而曹溪門下不許俗談作四方上下之歌頌此道主人之意

一片閑雲卧此中語客隆興乾道十月明樓上有疎鐘東

案上遺書有紀談只作語言傳誦去懸知老子不能甘西

碧桃丹杏已成蹊一葦海上橫行去回首方知劒氣低南

雲徑樵歸能留客芙荷春風十二闌眼中各自看山色北

我欲揩樓看萬象說與堂堂雲卧翁莫道丈人無輩行上

舉世炎炎若長夏清風樹下有高風賣與時人誰著價下

伏願上梁之後主賓皆一時名勝笑譚極千載風流雲散月明弄畫闌之花影泉香火活候湯鼎之松聲入此門來莫作境會

疏

佛成道

大定如如木橋灰寒於六載明星爍爍雲開天霽

於一時與天地生靈同證同修故萬世古今無二
無別旨哉聖學先也大成伏願封濁界昏益豎光
明大藏天荒地老常轉清淨法輪

禳火醮青疏

仰瞻乾象凜奇禍之可憂內省臣心實吉祥之所
舍密移造化僅在須臾伏念臣某娛侍偏親居連
季氏俯見屋廬之成就庶幾母子之安居赤日當
空咸謂天星飛墜熒光下燭深疑熒惑流行舉室
震驚反躬祇懼與物周旋而豈無謬戾去天咫尺
而並在鑒臨或因土木之妄興輒犯乾坤之大禁
九閽在望百拜陳詞伏願察伏櫪之悲鳴念營巢
之辛苦賜張陰翕運回天轉地之機弟應兄呼罷
曲突徙薪之役

明州翠巖火后過日本國化修造疏

大宋軍州三百餘所惟四明多是名山雪峯弟子
一千四人獨老參號稱上首室廬在翠山桃源之
上聲價列天童玉几之間雲門大師曾揚錫而來
篤素先生實理玉於此頗怪謷攸之不恕未信梵
剎之難與萬里浮海於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
湖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

彼此釣竿直拂珊瑚枝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抉取
驪龍珠要了莊嚴之事好風吹去即日歸來

求僧疏

出嶺二十年居無所定短鬢三千丈老不饒人卧
聽窮鬼之揶揄羞見少時之行輩手植青松一萬
樹肯退太心氣壓黃梅七百僧只消四句念此道
墜地久矣謂後世無人可乎以圓覺為伽藍便與
歷去盡大地是自己作如是觀現比丘身了丈夫
事

正續入內化裝佛藏疏

雲樓月殿寺疑天上移來金榜玉章額自日邊降
下前佛後佛同時出現大藏小藏從此流通要見
放光動地之祥須藉旋乾轉坤之手素富貴行乎
富貴無邊剎境在毫端是莊嚴即非莊嚴萬兩黃
金也消得

徑山化楞嚴會香燭疏

水雲普會躋圓覺而住持口耳俱忘用音聞而修
證九千日內不離是定三千年事祇在於今平等
發心接續光明之種大家出手發揮知見之香

書

上方侍郎蛟峯書

比稟違後爲慈親請田事見實堂又留兩月乃絕江省洪氏女兄桃花峰下徘徊玉溪柳塘間三月初方還鄱鋒車促覲屢見近詔正人登庸固可爲天下國家賀然驟失賢父母又極爲西民惜也度闕紫氣已行復輟豈山川鬼神陰留潛尼以遂斯民所大欲耶某伏奉公移以上藍缺住持事俾衆所知敢不循名考實以求無負侍郎主張佛法之意已見之甲牘矣明老領鷲湖㕘天壤極弊之時百廢具興內和外睦惟恐其不留而飄然引去寺僧申邑邑申臺此侍郎曾出公帖留之矣明老去意不可奪託某申懇乃已今之爲佳山者多彌縫鑽刺深根固蔕惟恐不盡其術若僧若俗又惟恐去之不速於此可以觀明老之品矣侍郎求僧於數百里之外某以妄人應舉不獨有愧侍郎亦愧此心也荒荒眼底求一可人如某意者不可得而況侍郎兩眼空二世乎此所以舍明老外不復他舉也

柳塘外集卷三

柳塘外集卷四

南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道璨無文著

國朝 浙江紹興傳燈後學元弘石庭

江南淮安湛眞後學鋊岱岳宗 同較

塔銘

天池雪屋韶禪師塔銘

曹洞諸老以眞履實踐與道爲配溢爲語言葩燁流麗如花透春色眞積力久機動籟鳴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眼正句活汔傳洞宗正印甚矣未易以語言觀也嘉定間淨禪師唱足菴之道於天童擢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以惡拳痛棒陶冶學者肆口縱談擺落枝葉無花滋旨味如蒼松駕壑風雨盤空曹洞正宗爲之一變天池雪屋禪師時在侍傍親證是三昧已而橫點頭曰吾宗不如是吾祖不如是也吾其紹述宗祖乎宴坐天池十有八年仰觀俯察謂道滿天地間陽舒陰慘秋明春媚皆道之所存點染融化活弄死語精神百倍而俗眼少有識之者師諱正韶番之干越人父謝母柴少從雄峰法慈祝髮遊吳越受心要於天童歷登諸老門以印

其所得親老還江南復侍香列岫掌記疎山辭名獵獵不可擅文昌趙公必願以天池請出世山高雲深衆不及百而職分甚修居七年寺燬師不丞不徐尋復舊觀疏通玲瓏悉出心畫口授無或不強人意築庵山阿鑿池引泉環以幽花細竹夷猶其間以遂所樂端明虞公文翁爲扁曰明月景定元年四月庚子示寂壽五十九臘四十度弟子若干其徒奉師靈骨舍利及火後頂骨牙齒不壞者瘞於明月菴後若鳳狀師行請予銘予行天下凡三十年多交天下名尊宿獨欠識師東游海上嘗閱師兔園集誦其語想見其人自京還番數交訊番去廬山不遠欲見莫能來開先可以一見而師滅矣師蕭閒凝遠有晉唐人風味工歌詩託物寄興陶寫其胸中至樂意在言外觀者不具眼乃以詩家目之是見師杜清機也道喪千載託於語言紛紛末流能以語言發揮道妙者不多見僅僅有之而世之識眞者又絶少淡紅淺碧眼固正矣句固活矣使居今之世不自爲詩家也幾希此予之所以爲師太息也銘曰

洞學玄旨日行太空大於丹霞盛於芙蓉大休足歷扶持三鎮似地藏山如石鐵五尺童長翁初無寸長無寸長處萬象耿光雪歷空來春行萬里點染芳風散在百花大癡不點筆於一門我行芳草汝入深林所同者道不同者迹捉象捉兎各全其力爲師滅度指北爲南精神照人明月一庵

石霜竹崖印禪師塔銘

吾東山以白雲之道陶冶天下學者開福寧寠提出其間沉潛博約所接不下三佛而枯淡寒瘠剔落華滋如冬在太祕老拳譴擢老死不輕售密語圓悟似明月庵果再傳而月林觀出以行配道方行吳越間開福之門益大以肆竹崖印師其嫡也師諱妙印豫章進賢萬氏子無適俗韻受僧學於邑之龍塘絡葉年十六受僧服杖錫行四方時去乾淳未遠江浙多名宿歷叩其廬留龍門光癡鈍癩浙翁琰會最久用心良苦而不遂其大欲乃見月林於平江靈谷入室次月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答云植甚破蹬盞月林可其言而奇其器朝暇夕煉異時所得尺短寸長悉亡去無影像載道而歸無二月公住南臺致師分座已而復首衆岳麓舍人張公嗣古以長沙谷山請出世勁躬苦

節可否住山人風宋六年侍郎余公嶸遷住石霜
湖南宣無二散居衲子悵悵無所歸寓至是雲集
如永延寮未幾建之開元瑞之黃檗南岳福嚴潭
之翠巖寶峯聘命交至悉謝不往徙萬安洞山行
道如石霜時樞密賈公似道領九江廬阜請居師
為廬山重公院不可辭卽去歸臥舊業金樞陳公
韡守潭以龍牙起師未領事易石霜法道復
大振長松片石皆長顏色盡發所積築庵曰紫霞
為藏焉修焉之地侍郎楊公為之記時丞相趙公
葵燕居里第招師論道無虛月寶祐二年秋退居
紫霞明年示寂手書四句偈云六十九年一場大
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八月二十三日茶毘牙齒
數珠不壞舍利陸離五色相激射塔於紫霞庵側
度小師四十餘輩其徒惠隆以師四偈語走數千
里求較於雪竇江西復來番請予銘予周旋諸老
間竊聞議論謂月林制行純白視天地萬物皆自
己思天下之人一夫不聞道猶已負之故善巧方
便誘之趣入而皆粹然一出於誠其徒未得其真
取其似焉著爵飯餵嬰伊阿煦嫗如田翁村媼謂
是足以盡先師之道或者反是則曰身不必修行
不必果理欲界限不必嚴謹言偽行於其師之道
不啻如冰炭師與二家無所依違謂天下無事外
之理住山二十年所至一日必葺而不廢唱道非
不懇也而斷之以義非不善誘也而臨之以正機
之峻而發於用也大行之力而信於人也深此其
真得月林之心歟數十年來二浙無江西尊宿予
遊京師屢以師道望白之有位者方將令行吳越
而師則滅矣悲夫銘曰
道若大路孔平且直躬行實踐無往弗獲發為機
用如劍斯劃溢為棒喝如雷斯激厥維伊何躬行
之力彼昏弗知以舌為的身違行戾舞詖肆惑竹
岩曰嘻其宅安宅持規挈矩崇道尊德泣衆行已
如臨萬敵矯矯一節始終不易後五百世古道顏
色於月林門一直千百冊不盡施究則無極謂予
不信有如此石

墓誌

中沙張公先生墓誌銘

慶元嘉定間大理司直竹齋裘公萬頃以清風亮
節聞天下里之人士耳濡目染多篤行好修表倡
後學某生晚不識見聞所及若蓋四人焉竹堂徐

公應科北山王公申之行品傳公梓中沙張公祥
龍是四君子皆學修行立識不識皆以先生稱之
昔者省女兒桃花峰下一再登竹堂竹崖門獨未
見北山客有以謬語誦於公者辱印可雖不識猶
識矣中沙先生則必嘗執弟子禮者也先生字仲
符新建樵舍人從某學某世以書種[illegible]先生
少穎悟不好弄從路州司法參軍王公若冰學精
敏自強工倍師逸拔所學遊郡泮屢魁諸生郡博
士期之以遠先生亦自負一科不難取而命不勝
其有衷甲場屋間屢戰屢北氣不少貶受徒講學
五十餘年夜誦曉講以道德性命爲根本以語言
文字爲枝葉一時從遊多心領神會去而與偕計
者有入翔太學者有人發而不售者亦不失爲名
勝士庭槐放花必躬率子弟欲背一試以發其所
積爲有司者多以新巧爲程度學深文老賈用不
售而歲月逝矣究心易學手集諸儒訓說遇自得
處則疏於左方爲歌詩有古作者風味竹齋謂其
字字入律天風吹松篁爛熳翳溪先工樊亦多媚
素面團春香尤爲知丞萬公所愛敬寂寞短章春
容大篇韶濩人間洋洋盈耳間誦釋氏書於金剛

蕩空破執之學若有所得晚於竹堂北山諸老倣
洛下舊制以文字飲爲真率會滄浪白髮鮮明相
照映笑語流離花氣揚揚醉帽傾攲皆可入畫不
數年竹堂死北山死一老雖無恙然驪駒在門僕
夫整駕矣寶祐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卒臨終索筆
書五言詩八句感時傷事辭甚切至娶楊山萬氏
先二十七年卒子三人顯灝頤女二長夭次適王
夢龍孫男四學子惠子閎子敬子孫女四二出適
二未笄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於大木
清塘之先塋治命也先生得於天者清自幼至壯
至老嗜書外無他營氣行萬物表權門貴家一足
不印其地善善惡惡不以好惡亂其眞固頓隱約
取分造物固甚廉然有詩文可以名後世有子孫
可以昌遺學是取於造物者已多矣奚其廉平生
著述有大易集解四卷金剛經大義一卷星源紀
行集鄧湝集家居雜詠皆手澤也端平丙申某將
求道四方別先生竹屋下先生以序送之其言有
曰勿泛而求也勿迫而索也勿拘而泥也勿肆而
誕也嗚呼是豈得於紙上者哉海上二十年一舸
來歸欲持所得於諸老者復之先生而先生不可

見矣悲夫惟先生修名實行大書深刻當屬之於
當世聞人璨也何敢類等書來謂受教于先生之
深者莫如某知先生之深者又莫如某具銜列爵
又先生之素不願聞也璨不敢辭銘曰
取於學也富取於世也廉一彼一此輕重懸異於
廉乎何嫌清塘之源草木穠纖鬱然有詩書之氣
過者見瞻

壙誌

誥封贈孺人先妣吳氏壙誌

贈孺人吳氏豫章進士陶躍之之妻迪功郎瀨州
瀨縣丞叔量之母生於淳祐戊申二月戊子沒於
咸淳丙寅正月庚子冬十月戊申叔量率諸孤扶
葬同里陽和山叔量哀荒廢筆硯命弟住持饒州
薦福寺僧道璨書歲月納諸壙曰先妣諱某年十
八歸我先君恭順勤儉其天性則然先君少自負
氣行萬物表御事應物不以毫挫於人年過三十
始大悔艾以和易剛趣人患難蹈水火不自惜鄉
里族黨有鬪能以片言析曲直無少長貴賤皆翕
然歸之先妣與有力道璨兄弟稍長先君授之學
四方賓友來柳塘以先君為的殺雞為黍燒松煮

匪容至輒辭先洪無難色且曰賓客不來門戶俗
矣客雖無可贖也道璨少也嘗去從釋氏先妣留
之可則曰既服僧服當盡僧業今之似僧而非僧
者酒肉之流宜戒伯兄叔量早有聲場屋以工深
爲不合有司足度從主一張公洽晦靜湯公巾受
學翁書而讀之與功名相忘與仲為萬均斧築室
柳塘上稻去數百步風暄日暖先妣間一往來諸
孫前後相追隨擊婦步柳塘中如畫燒燈夜坐子
孫環侍幾坐不能容待擁衾就枕乃去數年如一
日伯兄登丙辰進士第歸拜堂下先妣無喜容歲
丁巳先君沒明年仲弟浸稚子幼女長短成列先
妣見輒涕下區畫其家事某先某後某緩某急口
授指畫無倦伯兄除先君服調瀨州縣丞欲將母
之職適璨致開先事而歸不忍母適千里外孰不
可無何璨又為番守忠齋孟公之約招之東湖兄
弟相望數百里之外庭闈無兼侍寢食不自安明
年冬璨謁告入閩訪樗寮張公即之不忍別膝下
乃白泉使溪山謝公奕壽檄伯兄入治幕以便奉
養先是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子大夫父母贈初品
服伯兄請於朝奉詔歸省而洪氏女兄自桃花峰

來時先妣病在胸膈厭厭臥榻上子自遠歸詰從天下踉蹌出戶外病若歸去既拜受服屬親戚羅拜止卮酒加餐强飲面無老色久之謂伯兄曰吾病且間爾初仕毋畔官離次番毋留且返瀨乎伯兄次番謁溪山具扁舟絶湖欲從豫章而上次魚門水縮不可舟巡北岸西舍舟而徒歸問安否偶膈疾再作遂留侍湯藥起坐言笑如常而食事日減迨不可爲道璨遠在千七百里外後二十七日乃聞訃天乎痛哉壽七十有八子四人長叔量娶萬氏次道璨次萬鈞娶楊氏次萬里奉祖妣命繼伯父女一人妻山谷洪錫諸孫進士庭桂孫男女七人曾孫男女四人治命合葬梅山先塋拘陰陽莫能異也道璨不肖漫遊四方未能忘母十年還江南志在疾病醫藥一脚出浙遂無相見期巧相避乃如此天高不可叫奈何尚記七八歲時與女兄仲弟俱疾疼先君出未返兒女咿嚶滿室先妣入視醫藥出理門戶事待夜篝燈製衣履朝夕樵然無寧晚節末路子女各植立而養不能久天可荒也地可老也母恩不可報也道璨無母可恃江南其能久留然狐死正首丘終當縛茅陽和岡矣謹書歲月誌諸壙又當求立言君子表諸墓

祭文

赴聞先告先人墓文

平生病眩已無心涉世矣薄遊人間父命不可違也一鉤明月甫退還東湖雙礀兩峯又居焉入手去家不遠省母差便可以一行矣尊聞行知不負所學矣敢不自勉何報親恩

祭逢原兄

族兄逢原宣義沒已三月葬且有日矣住持廬山開先華藏禪寺弟道璨不得奔走會葬謹具香茗尊遣徒弟惟康奠於几筵曰柳塘之族二十年來日盛且大敏事足以應一鄉之緩急好事足以來四方賓客如兄者可屈指也我乘天風歸自海上追於愛母扶病遊人間兄告之以當用晦以養明毋勞心以害明愛之至語之切如兄者又可屈指也滿船明月甫退還東湖又拾枯松煮廬山清氣兄既喜其出又甚惜其行江澄烽淨一舸東歸待母不一月而還山之檄交至兄僵臥榻上骨見衣表騣焉語離泣焉出湯居者行者皆不能爲懷別去兩月僕至而問則曰病且篤矣兄至而問則曰

死且殮矣嗚呼惜哉子女已立門庭已張田園已
措兄死無憾矣八十之老母生不得養老不得送
謂之無憾可乎哉若夫和以全手足和以安尊幼
和以保門戶和以却外侮破爾我之藩籬成一家
之桃李兄之所以望於後人者想死不能忘言也
死不及語殮不及視葬不及送琛也與兄幾若忘
情者矣柳色映門竹色入座歎我於堂送我於路
問我於老母之庭他日歸來兄可復見乎悲夫

笑翁和尚奉安先世祠祝文

爲王父尸職在冢嫡大經大法萬世遵守也祭非
其人其鬼不食反經合道聖人有取爲天禍我家
宗師既斬蔦蔴蘭藉於豆於登有齋季女懼弗克
任嚮彼西寺敞厥祠宇爰奉神靈於焉奠居資冥
致嚴歲有定製所以反經合道之大權奉先追遠
之大孝也猗歟休哉尊嚴像設足以正吾之視於
爍鼓鐘足以正吾之聽惟視惟聽乃正厥性夫如
是則西日明邊大花深洺猶外物也靈兮欽哉

靈源叟祭母代

生其夭夭死正其命豺虎無所容其喙鋒鏑無所
投其刃母之取於造化已無欠者矣問道四方漫
游忘返身經大亂而不省不孝大焉而不知源於
吾母有大欠焉前秋西浮雲伴九江人或有言吾
母已不祿待天涯獨哭且信且疑旋爲得音乃知
屋頭青山雜松已長而源也方得的訃有聲徹天
有淚如雨不足以泄此悲也然吉蜀復以來二十
年間全蜀之人有當饋之可得有墓之可尋如吾
子者幾何人哉不及養病不及問喪訃十四年之
後望哭一萬里之外如源之爲子者又幾何人哉
狐死首丘此計以決省白髮於堂上拔宿草於墓
前且有日矣蜀天遙遙蜀江迢迢蜀山可磨我恨
難消

祭無準和尚

徑山堂上佛鑒禪師入涅槃之明年參學某追慕
不已百拜具奠爲文昭告曰維師道德其大無倫
如天行春不見其痕斷封破執隨根利鈍咬不設
險平不落地刊陳出新浚道根源少不病簡多不
病繁望重當世眇視一己量包天下不遺一士琛
也未至師候其來亦既至止師謂不才相從三年
忠意千萬從行侍坐朝夕無間耿耿自好師置不
論嗷嗷羣吠師若不聞暴氣增害嗜書廢道定氣

捐書待養之要太褒明訓皎如日星重提復命告
哉吁嗟我省癡翁久留建業歸來問安喜泛眉睫
曰我出處子合叙之九天遺奏子含具之死生在
前談笑自若察其所安知三禪樂去年春莫往哭
鄮峯歎云今年又哭師終幕年之間併送二老如
此哲人天奪何早守其所學尊其所聞敢不自勉
祭愧師門
　徑山雨浙祭笑翁和尚
嗚呼道在叢林名在天下公論在衲子藐爲後學
何敢睥睨其藩籬然觀其進退出處措注設施
則萬人之傑一世之師也然教嫉邪議論不恕如
雷霆無心於搏擊而有觸者適自嬰之得謗大如
屋孰曰不宜向非智識之高明植立之徑正難乎
免矣今之時矣嗟夫嘉定遺老十存二三而師又
長往有志之士不如禀其衆芳日無矍艾歲長謂
惡不必戒善不必爲此論一勝朋千百而從之聖
人之道其不大壞而極弊也幾希簋簋五峯之蒼
翠俎豆雙摛之漣漪合萬象兮配享師庶幾兮來
儀
　祭先師塔
服修途而戴征望松楸而隕淚歲行于祀矣魯入
秋端宿草漫漫芝蘭蕰崇西歸第一義也嗟夫先
師靈骨異時見之於閩山浙水之間矣淇波浩渺
白浪滔天果在西山原上哉雖然無事外之理無
理外之事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蓋謂此也挈挈距
船來刻舟求劍自不容已耳
　祭癡絕和尚五章
嗚呼師乎法施如雲雨道鳴如雷霆上而天子下
而庶士皆能知之至於有古尊宿之道三世之論
者或未知焉曹源門戶荒寒寂寞老師獨支卒使
之廣大高明福庇天下雖道盛如松源不以易其
素二也氣正而嚴不以辭色少假學者我從我違
不爾暇顧三也偃卧一榻泰定清明說偈書贊終
日無倦色侍僧以遺頌請則麾斥不顧而以月望
自期三也嗟夫是豈志滿氣揚嘗試爲之者所能
及哉常謂勢可以服衆而不可以服善類之口力
可以得位而不可以得善類之心今夫方丈其居
絢采其衣彼信矣此或不服此服矣彼或不信師
不求信而人信之不求服而人服之故其高卧玉
山望之者如渴養商雙徑從之者如市此其必有

不依勢而立不恃力而行者矣遵秉遺言服役大事輝也何幸身親見之然隳此大法之幢滅此大灋之炬壞此大法之棟梁天下將安仰哉悲夫 輝石

堂

佛法至密菴謹嚴縝密如金匱石室過者不敢仰視三傳至師暴白宣明若揭日月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而說縱筆而書或辯而放或徑而約謂其乎易則斷崖絕岸不容趨步也謂其峻峭則通途坦道不禁往來也猗歟旨哉自先大慧以來未有盛於師者也是故六座道場不足為師榮三奏明

詔不足為師聖甫登徑山即入滅定未足為師惜也雖然去年哭佛鑒今年哭老師天下大老并哭之於期月之內自是而往眼中有淚其將為誰哭歟吁 衆寮

道無方所不可名狀何以求之視師所向我乘天風來從海上師與佛鑒二甘露門說法徑山一音普聞如海流天如山吐雲萬里去國得師如此願言從之至死不二曾不期年相繼而逝茫茫客路孰訓孰箴豈不懷歸波險岸深奬哉斯文莫寫我心 日本能侍者

侯門相迎歡聲如雷去年歲晚方見師來聚頭相送吾淚如雨今年歲晚又見師去凡今諸老幾何人哉如此送迎能堪幾何悲風滿面愁雲滿目雖欲不哭焉得不哭 門祭

老氣益而白髮練而一筇秋色師來何遲靈骨爍而征車燭而一道悲風師去何之倏遙遙兮稅駕何時瞻彼玉山悠悠我思 含暉亭祭骨

祭育王無極和尚

嘉興開禧間先空叟唱江西之學於玉几師是時年盛氣銳振厲其間如文遠之在趙州耽源之在

南陽也嗟夫空叟墓田松桂參天矣國中大剎步武而升方行吳越發揮家學屬意於師者極不淺也爛遺墨之鮮明羞衆香之芳烈塔中有靈幾何不愴然動色也哉傷今懷古憂心如焚誰其似之江東暮雲

上人祭父

嗚呼生不能承歡於膝下死不能寘奉於几筵某之罪何如哉然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生死別離如夢不實吾父之訓也異時嘗以是說質之東南宿師老衲矣歲晚庭闈深譚密語千里遠來之本意

也一鬢華髮而相見無由秋堂夜深而寒蛩亂泣
今夕何夕尚忍見哉雖然綠衣縞服曲盡禮儀非
謂養生送死也烟簑雪笠漫浪江湖非謂情忘義
斷也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曰父曰
子各不相知子道畢矣銜哀茹苦瀝血矢詞昭其
禮也

笑翁祭余參政

公自草萊一飛冲天滾滾功名逾三十年身在廟
堂心存佛寺觀其規模衛玉是似出殿豐沛遭時
孔穀惠化傍宣春在花間越人纍纍白骨重肉如
舃鄭公作青州牧皇皇袞衣東歸里門扶杖父老
咸告子孫今來相公昔我鄰舍爾貫於途我耕於
埜罷爭休訟毋至甘棠恐妨相公清溫螢堂天子
曰都東民已化盍歸乎來宰我天下玉音方至奄
息已灰山頹梁壞疇能不哀嗟我何人受知一世
出幽歸隱豈無二致問其安否訪其家遲易簀之
後何能念之瀹茗矢詞神交言外攜手同遊大寂
滅海

無準祭聞首座

才忌大奇德忌大美端嘉之還士喪以此嗟夫元
光之死子哭之慟曾日月之幾何忍復以哭元光
之淚而哭子乎青松成陰稚子至止老我未死尚
期見之

無準小師祭老彰

石之莖木之癭乾坤變化各正性命既僂而躬復
發其明天地之大也公獨於琱斫輪老子巧於造
化花自短長春無高下肆彼棠棣偏其反而却立
東風哀此一枝

祭幻庵

住如幻境界修如幻法門學如幻三昧幻庵用力
於此其已久矣是故周旋給侍於圓照癡絕二老
之間觀法如幻也低徊婆娑於萬衆之底觀心如
幻也支離磅礴於二楞之上觀身如幻也入如幻
世間示如幻方便作如幻佛事所蘊未竟而翛然
長往何哉薦如幻詞具如幻供修如幻化幻荼其
吐之乎

祭寶上人

愿而嚮柔而栗觀身無常根道甚力與貧相忘與
死相敵嗟哉斯人亦豈易得今亡矣夫吁可歎息

東谷祭李寺丞

昔先正樂菴持文獻正印發明道統仁言膏澤至
今猶在天下封胡羯末世守舊學崐山之陽堂堂
萬鍾簇也公猶力學好修有乃祖風烈白髮千丈
而不易其壯青衿一命而不華其色蘋渚借之而
不留雲陽望之而不至淮海風高遼城月冷授之
以政試其所學逸軌未駕而九原不作噫樂庵詩
書之澤何其斬歟老我城寺十有餘年秋堂風露
夜聰燈火與公相從蓋通家也遺像山立英風凜
凜揖之而不前語之而不應平生兩眼不識有泪
如立几筵潸其如雨

祭南康昇老宿

玲瓏巖巖可礪可磨虎跑涓涓可濯可潤公遊是
中愛息其返臨碧倚青婆娑歲晚大江之南人物
凋零如殘秋葉如欲旦星嗟公老成夫豈易得簪
彼歲寒後凋松柏生耶死耶果何有哉莫雲低徊
悲風徐來

天童祭鄉人

曹源正派滙于甬東濯淵之頭角者皆至焉兄赤
稍鯉也驤翻風而鱗横海翔青冥而上河漢方且
有待天風不來海波不揚困苦枯瘠殆涸轍之不
如矣已矣乎以斯人也止於是乎

祭安充峰

仰止雲霄多士如牆兄於其間捷出横翔挺特自
將豪放自許白眼自横清貧自處紛紛交道如馬
牛風槩殺等視僅有充峰豈無他人狎比親昵彼
疆此界自劃區域相彼三瀘宅西北隅風寒不毛
有此人歟訃音東來初疑是夢載問載詢失聲悲
慟我慟伊何非愛與私爲朋友慟非君而誰曰壽
與才天不併授徘徊望蜀鬼見失笑歷觀古人鮮
不若茲猗歟危峰又烏足悲

祭明州閻上人

微雨西風黄花時節異時常哭迂兄矣往者不可
再見方且剛然入念兄與迂伯仲也亦與此時長
往何哉嗟夫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兄既不可免矣
酌以寒泉薦之秋菊吾其可免乎

同叅祭明晦堂

知進非難知退不易知難與易有道君子師來東
南位望方峙逾年謝去與病爲侶視其進退如盈
科水盈而後進有礙即止我觀今世力拔貨取僥
倖一得忍死不已聞師之風其顏有泚道之與時

得此失彼古猶病諸師乎宜矣哉峩峩郎峰特立不倚用舍進退曾不與是貽厥後人有此焉耳

尋藏主祭壽缾疊繪

道術行否係乎時出處久速懸諸天嗟我季父得位與時方且大鳴厥道而天固嗇之何哉乎也不敏何足以知之尚記指其從師俾其得度疇昔予我三致意焉大地平沉十三年矣望東南雲揮天際淚無頭焉望之薄遊五峰磅礴數載剪拂松楸有志未遂木杪秋枯風露增感十里問途拜省塔戶宿草漫漫而狐兎自馴老屋荒荒而鳥鳶不下

右繞一慟聲震林薄恨不俱殞也雖然博厚高明深固幽遠去反載揚而不然世波橫流而自若有大窣堵蓋若此也挈挈此來鷲峰之下拂拭其題碑樹藝其窣本不幾於藻繪明鏡而滓穢清明者歟悲夫

祭徑山溢都監

慮淡兮寧氣和兮平老竹兮同壽瘦鶴兮同形常隻肩兮任重奇禍巧發兮莫之或攖卧一榻兮澗東掛眼長松兮足了此生水流兮花開山空兮月明嗟樂地兮如許何大夢兮弗醒栝[illegible]兮孔清蘭藉兮孔馨步公兮不來煙渺渺兮雲冥冥

祭樗寮張寺丞二首

我登公門年二十餘公曰可教進之座隅睠焉顧之若撫其鶵垂三十年愛我甚初省我還南久留瞰靈前年侯公桃源之居公健猶昔我眩欲扶喜極而感言與涕俱阿母訃我我車載途四檐夜雨燈寒漏徐忍以別言長揖而趨居者行者心憂焚如燬睨僕回楷字親書曰母既葬無留東湖亟其來東慰此悶踈駕言相從亦豈躊躇公乃仙去曾不待予公也天大清明氣貺視生死際雲行太虛

而我何為㳄淚盈襟歛不及臨令葬是圖消吉得報即命我車遙想雪村石徑縈紆梅花自老病鶴自靈主人不來慰藉誰歟我病崖壑竹瘦松枯公今往矣寧久世乎手把芙渠從公淨耕苜蓿蘭干花茗芬敷步公不來嗚呼悲夫

乙丑冬省公於一別十年之后我喜公健公喜我來軒眉相向喜不自禁也周旋纔七十日而先妣訃來揮淚別公而歸負土種松幸未即死從公桃花源上行矣有日公乃不能忍死相待何歟噫人不能侍母由不能見公天地雖大與之何所依歸

哉公視天地如傳舍視名位如芻狗見其世如露電視死生如夢覺往而雲凝去而風休宜也聞訃後時旣不能會葬矣瞻儀形於几席撫馬鬣於松楸比志甚堅且確也名爲住山人俯仰不能自用今年春就槊西山下我車東征我以爲期自二月來疾發胸膈晝不能飯夜不能寢今于閱月矣零露晞蓁落日曉炊旣非呻吟疾痛者所能而都壹括隱檄至再四扶病比來僅數十日而遽曰謁告咸以爲不可前之堅前確者至是遂回且奪矣嗟夫公門三六年寒而衣之病而藥之饑渴而飲食之契闊而詢問撫存之公之於我猶父之愛子母之念兒也而公死生之際璨乃若此是所謂胸中有義理者乎傾東海不足以洗愧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猶水在地中寺有祠宇宗有神主璧有畫像典型儀度又何必遠求東海之濱哉璨自病來氣血凋耗形神枯悴亦將槁死若夕麾斥八極從公復遊人間三生固未艾公雖死於璨未相忘然前不云乎傳舍芻狗露電夢覺公知之深察之審矣夫豈梏於情義淪於生死膠轕轇葛若是云乎哉璨之行天下從師友所恭所愛下豈膠柱調絃若是云乎哉酌以寒泉薦以秋菊公其千里知對面目

諸山祭雲太虛

才不與氣合不足爲士學不與道合不足爲士具是四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爲蓋天之所必惡人之所必忌也太虛負才喜[illegible]挾氣正大始而博之以儒學中而參之以聖教終而約之以至道故其發而爲文則渾而厚變而爲詩則雅而正潑而爲弄筆則華而滋犯天之惡而不顧取人之忌而不恤曰故住山雖榮而不貸其苦取名雖富而不療其貧涉世雖艱而不綴其死由是而言食不知其太虛之錙銖也衣不及完太虛之文繡上駿不及華太虛之壽考也士爲若此可以爲士矣哉我小峯翠歷江湖乃翁由是聲徹九天道行四海太虛居之不數月而遽訃告曰惡曰忌曰施於翁而獨施於太虛吾又未見天人之前發能忌也雖然能貧太虛之身而不能貧太虛之道學能嗇太虛之福而不能嗇太虛之才氣能夭太虛之壽而不能夭太虛之詩文翕之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今而後知天下知仕者惟恐天之所忌人之害

忘耳犯惡取忌□□勝天之勝人者□□□
西湖之清風挹北山之爽氣繪太虛於斯□落漬
衆於百世

祭毛提刑

哭公以淚耶我泪無痕哭公以文耶我言無令
我與公相從十有五載愛之至念之篤殆非手足
之可倫亟見亟別深談密語此是而彼非心同而
跡異又非爾汝之可分公所稟者直氣所蘊者正
學□而□□□□衣繡抓忠耿耿大肆力於拔山
轉石下不□□民□不負吾君奈之何晴天霹日

階涌清明□□□於天霹寸雲駕言端歸面無愧色
蕪□聖□□□一命□歌行風賦妙語紛綸閑門□
□梵香讀易別去逾年千里九書告予甚諄諄也
我□未返我書未到何訃音之忽聞哉忠蓋未究
孤憤未白予舍未立想靈行於九原越山如染□
江如練公不可作我不可往黯黯憂傷心其如焚
公雖死矣不死者存求公于死生存沒某也亦□
於失言然情之所鍾自不能忘言

祭玨月□

浙江以西大□□□秀如公者不個□□許人哉

言公胡止斯□□□□賞賦之者詩□□□□
毋嘯成吾所□大哉二牧眼不識富只不給吟詩
湖秋晚菼苑春深緩歌短章孰非至道賞音者誰
北澗遺老今雖亡矣夫豈眞亡精神照人明月一
窗

諸山祭靈草堂

蔚□盛年偉然令器如鶚之扁如驥之肆賦之於
秋明春媚得之於天霜凌雪厲千年出處奮不
□□一洪□學□□敏銳半榻白雲四牕秋聲與
病相□身□□□所喪者命不喪者氣所蹟者身

不負者志□□一世□標準道誼羣以百千得以不
哉五□□北□□敷情之所鍾云何不祭

彌頓極祭豐提刑

名□宦海遠兮如天公試家學鼓行無前貴不識
驕困不失正出不厭煩處不惡靜雲迅風烈膽落
肝回西民何幸得公之來雲愁霧昏悲重田□西
民何辜速公之死繡衣玉斧頃次神京我客徑山
欲送弗能霜攢雪幢遠還澤國我客西湖欲迎喪
克宰生受知公德孔揚一埃未報我心孔傷種子
得松種石作□□□□□我將歸□下鳳庭呪

氣重來公乎不可[illegible]乎悲哉

下竺諸公祭雲航

在昔寶絡師尊道誠公於此時如追風驅降而嘉淳山寒水枯公於此時如水漂魚以行勝言以節勝位是人所非非人所是以布易帛以菴易寺棄人所取取人所棄口不識味身不勝衣視生如浮視死如歸南澗有蘋北澗有薇以羞我勤以寫我心

祭下竺寺院主

昔我先師以公記道天下信之而鬼神避之兄也第近侍[illegible]著乎心者無餘蘊矣後三十年其[illegible]也鳴鐘曉講燒燈夜讀冬不寒夏不知暑雖老猶壯也秩秩賜職煌煌賜號賜衣天子休命對揚無忝矣果也幸少同受經長同問道晚同住山敧傾老憂參季忍死之托也嗟夫兄不作矣飾空言而廢實行矣吾任汝而廢修潔滔滔末流孰扼其衝哉此吾道之所以可歎也此師門之所以可憂也

法眷祭唐閒雲

皇雨笠為天下[illegible]二老皆如[illegible]

[illegible]巖如西平一[illegible]昔[illegible]西濯濯今升此堂愁雲漠漠哀[illegible]一老誰其[illegible]之大哉吾宗誰其起之

珂上人祭父

嗚呼吾父其果死耶去年歲晚待師入京告別庭闈是時甚安且强也去家不數月而以訃告聞[illegible]身遠數百里外西向獨哭且信且疑向之安强如此未信病且亡遽如許也吳江楓落一飄[illegible]在堂諸昆在序而吾父獨不[illegible]是耶[illegible]烏乎天乎何為果於奪吾父也不

[illegible]未[illegible]前而死於珂甫去家之後又每於[illegible]也少命不夭不可以見父不試不可以贖父學不進不可以報父自是為[illegible]而育之者誰與顧而復之者誰與瀝血失聲矣辭薦羞風悲日慘天昏地愁

祭靈鷲果南澗講師

我昔遊長安見公飛來峰下挾病負質轆轤車殆公授之館餉之泉石納之圖画中倏而來忽而逝公不以久數而厭且怠也綠蓑青笠西還大江之南今七年矣[illegible]納雲氣如[illegible]之[illegible]

公風度儀軌……也夫……

公以書來感慨激趙與昔者生米書詞大矣既讀

而疑曰老子遂將厭人間世乎何其言之決不幾

何時前之疑者遂信然矣嗚呼悲夫口不必講而

心法合於帮經衆不必多而光發歷於靈……不

必殖而揮斤富於倚頓天地大矣如此人品百年

……見哉高起昔者侍坐時升降進退眼中無尺

韻如叔凱清如小山雅如貫卿和如養直翩翩

應……小叟……子者已不可作小山深入古

……梅花江南澤中今北道主人系

……山之下疏通石户自若也玲瓏

自……曾研松在自若也一世人物能無如

去之盛乎殮不知何日葬不知何時墻不知何

安故人既不我若天地闊遠欲問無所也我

哀無聲我言無文山中猿鶴闌珊斷鬼

毛提舉燭湖庵焚黄文

宿草兮漫山悲風兮滿林大化兮更張春吾……

臨山光兮翠浮湖波兮碧澄休命兮未央江高……

水深

四明文獻集五卷

（宋）王應麟撰　（明）鄭真　陳朝輔輯

清初鈔本

四明文獻集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氏註、已著錄。所著深寧集本一百卷、然宋志已不著錄、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不載其名。則散佚久矣。此本乃明鄞縣鄭眞陳朝輔所輯四明文獻之一種。故一人之作冒總集之名也。通一百七十餘篇、制誥居十之七。蓋捃拾殘賸、非其眞矣。應麟、以詞科起家其玉海詞學指南諸書、賸馥殘膏尚多所沾溉、故所自作、無不典雅溫麗、有承平館閣之遺。且所載事迹、多足與史傳相證。如宋史應麟本傳謂度宗即位、應麟草百官表、循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又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則此七表者、先進前四表次進後三表也。考之是集、則第一表至第二表乃景定五年十月上。第三表至第七表乃十一月上。與本傳互異。又宋史度宗本紀載賈似道罷都督予祠在德祐元年二月。徙居婺州、又徙建寧俱在七月。而由揚州責歸紹興、實在是年五月四日。見於是集責賈似道歸里制。亦足以補本紀之闕。則雖零章斷簡、固不以殘闕棄矣。

四明文獻集卷之一

後學鄭真輯

王厚齋

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慶元人九歲通六經
六歲從鄉先生吳參傳從（復從王）在世傳呂成公其文忠
之傳淳祐元年舉進士為西安主簿調浙西提舉常
平茶鹽主管帳司調揚州教授寶祐四年中博學宏
詞科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遷國子錄進武學
博士遷太常寺簿通判台州召為大常博士擢秘書
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坐見應詔狂論執政侍
從普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遷著作佐郎度宗
即位攝禮部郎撰百官表樣葦主說擢兼禮部郎官
兼攝學士院戚兼權直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
軍器少監轉對擢兼侍立修注官遷秘書少監兼侍
立修注官遷秘書少監兼侍讀遷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學閣門直前奏事謂用人莫先于君子小人
袖疏侍班董臣並致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出
知徽州以為秘書監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吏
部侍郎以母憂去德祐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引疏
陳十事遷禮部侍郎日食以十事參天戒
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
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
做奏論囊無異夢炎同鄉有私人之便萬石麗庚無學
南昌失守誤國罪大夢炎并令悅錄令之責降者多
其任用之士既入不報出關俟命以翰林學士召力
辭東歸後二十年著書三十餘種惟玉海盛行于世
學者稱為厚齋先生

記

周公川閣記（四冊第一場二月十二日）

原缺

川之名物識于大司徒以九州圖知山川之叱職于司徒
天下之圖職方遵掌其山鎮曰會稽衡華曰沂岱嶽又望
無閭霍常其大川曰三江、漢曰熒雒淮泗洄汀涇汭
及藪澤池陂蓋又有山師川師掌其名山虞川衡掌其守
良某宅麗目學學達細得以為咏也皆高小大別其任珠
次主序攝則其數要義是以有扶祭之門河先海後祠源
要也九河合一同等矜也嶽視三公瀆視諸侯禮又別也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名分嚴也按周定序因序歲事於是
宗伯為壇典瑞奉璋牧人毛牲校人飾馬乃奏簇舞歛函
鍾舞大夏服毳冕而祀焉上下有章無越望之傳祀史唐
信無矯舉之愧山澤通氣歆馨降嘏百嘉宅棣四極艾寧
盛哉繹乎遍覲詩序祀秩循乎時邁其和夏及柴望意者
土訓夫車遣圖語事其在斯時與致之傳記天下名山五
千三百七十名川二百文川三千周閒其在雍州而立吳
嶽為西嶽三代居河洛而曰嵩嵩在山東公羊春秋謂天
子有方望之事何休以為望祭凡三十六所若義之備而
禮之嚴猶於般詩見之宗夜發祀作周恭先丕天之大律
也下逮秦王大朝道小坆圖視幽殺武祀述郭元之言亦
衆周漢之域驗山川之圖禮者固為漢陳士其見圖稽山
川所在學者尚有稽焉秦官掌三辰之灋猶神示之屋注

原缺

漢百官朝會殿記

皇漢稽古建官立三公應台鼎司徒為丞相之任贊元穆
律位冠列辟中興二葉還庚陽明號登承平越十五載吏
作司徒府于闕陽門內先觀壯麗萬國具瞻延推詢謀僉
同虞書采詢謀又卿士禹範陳法時有大政、有大疑必
集群僚議之洛一相決之延於司徒府建朝會之殿吉擇
師言審固是極乎一代閎規也棟宇修廣吏筴無述於
周禮注漢官儀種府百官志注概用飭未庸識其事征祥
史闕大儀中居列宿璣拱聖王正表著之位辨康階之等
法序天也蓋嘗制禮天子三朝進列群臣之庭大僕掌

之治朝居路門之外掌夫司士職之惟時外朝賦内為重
雉門外者小司寇臣詢萬民三公州長暨群吏叙進皋門
内者朝士掌建其法孤卿大夫暨衆庶咸列蕃建朝于外
則尊卑之分肅啟謀于朝則上下之情孚公聽並觀訏謨
定命聚精會神之地其可忽諸漢臨奉輟還嗅未明高皇
肇基下詔長樂相國建議定始推與或大議致中或會議
臨堂朝堂百僚之位有蕭曹魏邴之謀謨公卿以下朝會
坐戴於成紀建始元年之注坐而論道疏風猶存丞相府
有四門隨時聽事坐未央廷中單于拜謁体貌莊不嚴也
迎閶望之計策則造中朝持單于之禁則視中朝其禮翩

之文則言中朝臣議王嘉之事則下將軍中朝者丞相以
丁為外朝顧不與焉宮府体分與同異矣黄霸門郡國計
吏掌孝弟為一輩先上殿說者謂丞相所坐外朝之制略而
未詳東郡連淵卿憲周典綰陽朝屋后象魏旌齊臺上儀
殺容視耀千古曉屢公府輪奐未崇位之營之逮彰廣殿
彤庭短、右城右平王停吏衣于殿之西位宁森嚴規撫
迦黻充衛宮彝儀章何以侈吾國有六議車駕親幸其殿
則應卯之書可證百官會府公殿下則蔡邕之言可稽漬
志通紀叢幸四祖臣光任晃傳奏府元乙卯詔書會司徒
府議眾集所載在三月九日其任校尉東西侍中、郎將

大夫千石六百石南面議郎博士北面尸曹令使西面中
坐讀詔侍臣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司雜朝拿邦
典賁然明著想夫三事在位百辟在庭周爰咨諏知略輻
湊帝畔丁瞬稱制臨決衛石公論蓍房屢疑暨同會同有
譯而已故龍渊對將掾題暈飛人不以為華鈴鼓不設扉
闥洞闡人不以為簡鳴玉鏘晃翼翼翔翔吏治否臧民生
休戚天隱四闢無阻不敝爰計則計吏數百人拜于庭中
乘輅言賦掾屬令史會于殿上宗輔弼以尊國体意深遠
哉若延論於白虎朝于雲臺見於宣明門于崇德詮寬書
下史不徒書事聽唐謨莫若斯殿康成釋礼東述漢法於

朝士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外朝于稱人
口百官朝會殿天子臨丞相處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劉
昭稱于寶之說殆未深致小宗伯疑儀為位康成謂若今
肆司徒府又非止為大會殿矣蔡邕獨斷東朝主朝令志
未就詳莫鮮閱窮其考之周外朝所治漢前殿也周內朝
固嘉事漢至室也東朝正殿為路寢寢燕朝見于張
衡之賦而景案傳云公卿會議寢正殿論是事若表安班
身前于利並出書會議又言百官議於其謂百官大會
朝堂亦外朝遺意還與日周有四朝而言三朝者詢事非
常朝也是殿其詢事之殿亦惟等庫成回謀

事者北面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漢制並倣此云雜記

唐七學記

有唐觀人文化天下高祖太宗戢兵耆武尊右儒術倣礼正樂憲度著明庠序爵舒金石稽古建學厥制惟六元宋儒館復增其一課試有法訓迪有師德藝兼該總于胄監學鑿斯士雲合霧集豐規茂範冕冕百王宜詳厥文具詳儀範雖參合百官選舉志儒學傳序六典會要而記其略夫教亦多術矣開教路而翕受皇極之化也萃群材弼樂育菁莪之仁也帝王時宜成均庠建有虞養老庠分上下夏氏設教序列東西左右郊宮商學殊制作人造士逾一而足薈萃之盛教典尤備國學合子弟大學食老吏四郊有庠門閭有學或讀邦憲或習書數造材成德通化渾融發義攸述為學有四保傅所化為學有五學記之注曰內設師保外有庠序六學之制於茲可考治古迺遠表憲無傳漢立三雍晉興兩學元嘉四學之設天監五館之開克寔存已散唐正議惟庠文治炳蔚上軼成周鑠轢虞荒鴻業肅啟生員之置肇于武德元年五月周孔之祠建于二年六月慨儒闕卿學教道後聖考證正觀駿惠前猷臨幸國庠延納儒彥肄業之舍增為千二百區著錄之生益為三千二百六十員施于六學博闢學館甄藝舊為七若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四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寔惟天寶九載七月乙亥之制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者實惟元魏太和二十年之制律學昉于晉梁復于正觀六年之二月又復于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詳刑而律令格式法例于是習焉書學昉于晉隋復於正觀二年之十二月又復於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蘭臺而石經說文字林於是習焉算學昉隋之舊置于正觀二年復于顯慶元年越三年九月廢之以隸太史及龍朔二年復之以隸秘書而九章五曹綴術傳古之屬於是習焉訓導之職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直講揆其事也舉選之科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與其課也業成則巡試不率則薄懲詳處其訓也國子有五經博士唐更有知進士助教重其選也助教或十年遷博士或十六年不易顧其任也生徒之數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書律及算總百十人元和六年申命更定西京自八十至十人東都自十人至二人而國子學有大成上元二年初置二十人開元二十年後若其季若舍奠書胄之儀皆行於國子學又参來先後之序也想夫行袂較萊游來歌鴻

生碩師論難衎衎拱伎恢奎濡化染學元武飛騎争矜講
習鄴羅百齊挾策吟誦豐芑燕翼之澤棫樸進脩之章啟
姒俗淳作周匹休猗歟盛矣鋪觀唐史立學渊教並非一
端在省弘文武德之制東宮崇文正觀之規並置生員是
為二館叙書小學以舞皇族内文學館以訓宮掖開元有
學以習老莊郡縣諸生差列二等崇玄化屬脩之原則自
七學始以至龍朔改曰成館垂拱更成均監司成宣業官
名屢易義不偏廢按鄴侯傳唐之爾治國子館李庾西都
賦曰左王太學而引唐文選弘志正言六學何著傳亦云
六館意者二學合為一四科念上表有七館之稱併書以

識書典謹記

慶元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天子初郊見之歲陟降視學謁款先聖儕曾子以思侑事
建首者風四方罔不王式學訓越百歲吏部尚書洪公以
數文閣學士來牧四明秋舍奠于學顧瞻禮殿梁楠陊剝
喟然曰大哉聖人之道於俊不已惠我元穠剝東衛于海
遠邇來四嚮俊之處鑿鄴侯職在宣化弗惟道原之崇向
克禧時若若稽郡乘稽夫子廟肇自唐正元四年至今四
百八十餘歲矣元萊因陋理若不修明年重成淳化號之
六年遍禱工飾林而最新之言道判府事陳君家兆擎推

宮汪君大有克其事二月庚寅經始七月庚戌吉成穹棟
碩楹奐奕嚴敞視昔有加焉已而秋度女月暫祥佩雲會翔
與瑞拜而議曰吾邦自唐用諸老淑艾從進乾淳大儒開
俾正學黌帝修於家而仁達四侯膚芮於鄉而風俗厚理
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信充於己而事業顯茂我者夫子
也聖天子主教於上而夫子之尊益尊賢師帥建教于下
而夫子之道益尊天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
治者謂古道不可以卽今先政刑後教化道衰微而俗澆
薄撫我公躬親天衷民彝之統化急衆人之所後可謂知
本矣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威德所被至于海々邦天子列

其詩於頌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為國之先務雖用民
力不可廢也故不書新作南門與書之策令公茲舉合詩
春秋之義蓋有書侯文武之德而本之寬儉周能豐道扶
教作新教百年滋望之備盛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郡
博士沈君德初郡君信甫請書成事于廟庭將世家勤奉
俾從先生長者登升堂而刑金石之音入宮牆而見宗廟
之美惟遊於聖人之門難為言贊一辭切惟聞之論
語始之以君子務之以居于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也凡我
同志服膺聖訓顧降庭正心格不遠上以承天子之休德
下以篤師帥之貴教同俾克廣德心尚是魯之人尚其

楗哉公名　於潜人端平文忠公之仲子學問政事得於
文獻之傳宅牧寨年治理致梛〻可紀特書其大者以詔
無斁八月望日朝散郎秘閣同修撰知徽州軍州兼管内
功農営田事節制軍馬王卑撰

慶元路重建儒學記

四明自唐為州始有夫子廟宋始建學規摸豊敞棣宇穹
學序敎序者也于浙左英俊之域後先所興文獻蓋彬〻
矣至元十有九年春學燬于馳風教授潘夢桂黄崇吳宗
彦歷載善葺经始礼殿門廡齋舍庖湢以累其謀任有序春
蒙有堂皆草創不就二十八年久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
不車謂博士諸生曰化民成俗功學為先堂間晦昔輪奂
之盛意不止是查飭工掄材以復旧觀而儀門畢隆弗稱
徒祀容服弗嚴越明年夏爲新高閎貴飾貌像六旬而畢
二堂亦告成又推斯文與天地並久非標本樓式竣厥藏
因重建尊經閣五楹里士祈世饒助教授蘇君蔚搏約學
慶價其不給同知府事阮而麟翁提其綱庶工丕作民不
知苦懽掾錯君居仁叶画展勤不怠于事秋九月閣成嚾
峨壯偉羚佩等曦咸曰六經如日月昭降庭止惠我光明
扶人文以迪化原德使者之德且將以舊門及堂更立先
賢祠正録序係以垣墉制度於焉大備蘇君請識成事于
石某𫎆不能文惟諸侯之學載於礼詳矣在易臨之彖曰
君子以教思無窮澤上有地猶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則礼
達而教行達其役而主其監有師保之義凡以存天理淑人
心而已矧是邦爲詩書之鄉逸民之黄孝之華文士之
任自漢以來爲美談慶曆諸老撲範後進淳熈大儒闡明
正學惟聖賢是式惟德性是尊少焉洒掃應對大而格物
致知如耳儒目染无然有得無孟春衣冠濟〻盍往秋〻
司從之教倫正之礼飲流風遺俗猶存宋隆南量自公
忠肅陳公雖爲守藏表章陶東諸侯英遠焉春秋大復
古學之復道之泰也夫不農不士何以謂之士非老非釋
何以謂之儒行己有恥尚志仁義士之寔也為君子儒風
義雖學以待問儒之寔也進於斯肆於斯益亦践其寔副
其名乎郡國有學昉于漢二千石所察惟曰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由三代考行之意薦如也升堂闚金石之
音入墙見宗廟之美因作新之機而日新其德業孝弟忠
信為根本明誠敬義為學的始於離經辨志成於知類通
達用仰承菁莪樂育之仁不在茲時歟昔魯僖公能修泮
宮教澤浹于海邦其俗秉周礼守經學一變至道聖人稱
之誦詩魯遠道無古今師友淵源備接洙泗領其詩尚論
古之人因俾充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凡我同志懋敬哉

歐陽子有言善教者以不倦之意消遷久之功礼行修任
然後為學之成延化其始成以詔永久畢無怠冬十月乙
亥前進士王某記

慈湖書院記

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
道德一而理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為稱首
若周程朱呂諸教之地文獻尤盛天興民彝之純化藹以
不陸東海之濱有太傅曰慈湖先生文元楊公主心以誠
明萬敬為主主言以孝弟忠信為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
清風肅然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
進聞而知之春秋之筵若其人若存乎此書院之所為作
也古語文公又翁(?)紀其事不幸既於浮屠氏鞠為荒榛天
丨不椓斯文使衣使者侍其公行部喟然歎息進一鄉宿
望曹君漢炎為山長乃倡率善士合力叶力舍舊而新是
圖相攸先生齋宅巡光故址度契我龜協村庀工任之營
之禮殿宗宗祠宇奕奕教經之序肆業之舍規模視昔不
愆于素仍仍衿佩游於斯習於斯如升闕里之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興喟如而悟曰自堂徂基論與
新矣陵(?)庭止虔我大明孟亦勉新德而進新知於是曹
君暨宗錄長論屬某為石記以永教思于无窮某耄且病

辭弗獲敢誦父師所聞切礎實之嘗謂儒以道得民師以
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即道也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
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
風霆流形无一物而非仁明清明在躬天地萬物為一体
在易為不遠復在書為精一在詩為无斁在大學為毋自
欺在中庸為至誠篤恭惟先生死意而自得之齋莊纖格
非礼不動言性必曰堯舜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磨也
則正色讜言不回于群枉道學之復行也則見幾卷懷不汨
於榮辱斯嚴道若武公之作懿戒名滿天下若君實之
在而修本心明而外物輕行藏語默參諸百聖無不合於
丨易見先生深靜精微焉於庸庸見先生廣大高明焉
於過庭訓之言學見先生行種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
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形著猶
川流而仰高即心之精神昭乎江漢秋陽之皜皜也居先
生之居學先生之學則何以哉由事親從兄而盡性至命
由洒掃應對而精義入神由內而者不疑而極無聲無臭之
妙下學上達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幾識其大者而無一
念一行之可愧可以欺其鄉不可以欺其家可以欺其家
不可以欺其心無体之礼此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
訓詁章句云乎哉先生之學文安先生之學也文安謂論

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竦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
在此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
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為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
有餘竹之以省察克治深之以薰陶涵濡別津於辨志尋
源於尊德性以達聖人之海春融冰釋默契道体去先生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得心學之傳又有人焉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凡我同志盍懋哉

廣平書院記

執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
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為名儒於是
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謀于
張而成于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
行有尚倜之定其誨人有時雨之津沈楊袁三先生道同
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洙泗任不爽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
天下淳祐中者以易名先生有除次明佐世其孝與計偕
上春官是不捐日以對策策與曲數衆小與庠德祐初元
請于朝太守謂其七十有一厥旌衣冠歸老故里倡直關
慕不就退而仙栖書院延接學徒昔先生嘗題戶外曰廣
平書塾游於斯講於斯群嬉聚辯於斯先生從門人敬事
不忘肖像祠于塾廼適逆先志立饒堂序帥子若孫暨宗
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畫拜讀
說冠屨翠如誦弦藹如其間而教曰古之庠校與乎古
者士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二十五
家為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左右師坐兩
塾而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若秀穆
教薰陶涵濡是以人有士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為士漢唐
之盛流風猶存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
然含蓄之講城南之功識者謂講以利祿非天爵之貴惟
我 國朝師道之主上接鄒魯家庠所降之禮司徒所教
之倫又見訓詔丕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睢陽戚氏子孫
世德之久南豐曾氏萊之若墨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與
忠厚雖睦之風不墜朱子纂述其家傳概舉一二言之可
為士族法令文靖之孫前服祖訓不遠若稽家有教之誼
作永德言弗伐前人光用敬艾于家庭我有喬木孫德培
之我有嘉苗種學耕之誰之肯子在斯塾也于塔于奧如
見先哲啓迪景若入孝出恭無非良受業講習度討道
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說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陸子講
魯論義利之章曰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殷摩勿失因
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有年如一日也國人稱曰文靖
之後世世有人焉生推一家之光一國仁讓將自一家始

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又曰維止行兼矣是以有慶
矣文清有馬子、孫、旬禁引之後之人其想哉遂書以
為記是歲乙亥夏四月初吉鄭後學王某記

先賢祠堂記

古之有道德者教于鄉里謂之鄉先生在鄉而祠于李桄
在國之祭于瞽宗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以
為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一日
况其道者乎明百唐為州文風寥寥宋慶曆中始詔州縣
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為一鄉師表或授業鄉校或講
道閭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守古訓而不
馨倚天爵而无競養成英才化時篤厚父兄師友話教緣
庠百年文献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淳熙大儒溯關濂
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傳而考德
問業于朱呂張子之門以尊德求放心為根本以顏曾四
勿三省為準的闡繹經訓躬行踐履於進退行藏之
際致察於善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俯仰無所愧怍學者
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曰先生之功也前後九賢教
行於一時澤被於百世郡学有祠曰矣因贊救而廢至元
甲午冬十一月洛陽狄公桂持濂關之節行郡至明既即
庠序見諸生思所以啟迪斯文俾多士知所務式有言曰
典之未舉公喟然曰莊主教事令之廢其可後乃屠郡博
士戴君反復田災祀十二月丙子朔公率守貳僚宋是年
是奉以風屬士子至遠苟考成人宅心知訓庠哉俗聞衣
儒言人有士君子之行衿佩矜瞻莫不歎、曰無教得民
心明使君有焉是祠之復其作新士習之機欲覺有先後
道無古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匪徒慕之亦允蹈之將有
聞風興起者惟昔沛三輔有耆舊部士序魯廬江有名德
先賢贊韓秉搜舊聞述為小傳事有據依辭無溢美用詒
鄉之善士尚式時先哲之猷訓永歎是月壬午後學王某
記

奉化社稷壇記

奉化社稷壇舊在縣南今奉辭之使置西南二百步其後
祀而復修迄今百三十餘年垓壝弗飭鞠為荆榛至劇事
繁白錢穀獄訟謂之不急舊儀至存嘉氣湮鬱旱潦孔瘼
民困元文至元廿六年冬袁貴丁侯濟為尹首念民人社
稷之寄自石適重敢不祇肅稽經稽禮規制一新社東稷
西崇廣如式風雨雷師異列其次主石有蠢植木有儀莫
瘞之位斎祓之廬咒祝稍度句稽散典明年正月吉成迺
率寮案潔牲醴為民祈禱豐年之眈雨暘時若精人成功
咸曰歟、社哉訊是耄老晙民屬應麟為記以識某志矣

無能然柤至之事當闕之切惟祀典行乎郡縣惟先聖先
師暨社稷達天下豆萬世是尊崇奉實為政教之本古循
吏之先務而今以為俊夫大生時池生財莫大乎土穀而
有神司之后土后稷以安以佑明斯禮以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風散雨潤其果主焉周官之社稷燎也穀以雷霆康
物生焉唐禮之祈以同壇也是皆天道之主教神氣之流
形春秋祈報曰民力之普存三時之不害可惟德馨香祀
清心正躬对越無愧吉圭蠲信祥祥如在微休錫為燕及
黎庶非知禮之原其能意流俗之所侵欺蓋肅敬在心斯
顏之散在祭本乎地者親下亟則有神令於民最親政有
不滅神果如響敬敬格思誠不可揜昔者有虞陳公宰百
里每過社稷孔子廟未下而趨化行習徹興乎禮義今丁
侯治邑三年師法前獻庠序音頌誦詩書以徹艾我士
子又能務農重穀敬恭明神政教兼善講肆學道之遺風
可書也已乃書以遺邑人俾刻諸麗牲之石用詔無忘

德潤齋記

史易従獨善先生之孫也謂某曰范鄉之伯也大父命名
曰潤以德潤為小字衣言従訓不敢忘迺以德潤為讀書
之室稍多時省遭進祖武念偲不忘庶無墮教成之意願
子為之記余謂獨善先生名其揭齋而諸大學語燕後見
時范齋之視耜基之苟未若斷言之至也試意之義先儒
闡釋既詳易取一解昔嘗讀易大傳至於三陳九卦首
以德言之比涉難處變之法聖人詠以牖後覺也九卦之
中履以澤為德之基井以水為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
德之厚惟其積則吾身之涵養為淵泉之溥惟其厚則吾
潤之和順為時雨之化世故但伸人以我為乎基之橘木
吾方法法乎无同未俗浪消人以我為壺丘之陂流吾獨
皦皦乎自潔遁膄可味不以貽言白潤仁宅可居不以富
貴為潤得時則澤潤生民卷懷則玉在山而不闕孰非是
德之流行天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滄滄之盈其涸可立
待有本之與無源也閔之於安潛之秋依身雖否而嘗華
之是似我之乎徹趨之於鑒身雖泰而斮薪之井荷由今
視之孰若哉考先考承家之重關乎之纍纍乎奉
檗水而執圭璧乎篝乎墻偏若存步履規矩乎祖攸
行皇推一身之潤而百世之澤有衍余猜詩曰有斐君子
終不可諼乎大學所謂盛德至善得於獨善之門見之願
名思義景仰其懿哉

四明文獻集卷之二

後學鄭真 輯

王厚齋

序

天禧備御集序 詞科第三場有題

宗受命于穆清五緯集奎覩人文化天下惟三葉重光真
宗章聖皇帝濬哲欽明体尭蹈舜游意藝苑精思書林鴻
藻天葩縣轄元化慶雲在上萬物五色宜列玉版藏金匱
垂訓無遠以三二典七六經天祿之元月旅黃鍾日躔庚
子陛下已哀次御集百二十卷發即禁庭俯示丕顯明年
孟春嚴儲于佳文殿四年季夏甲午列局崇文分命注釋
仲冬庚申出睿製七百二十二卷畀輔臣五年季春庚子
欽奉御集尊閣天章定著為三百卷仲秋庚午藏之名山
以副墨府焉赫乎盛哉集有序篇定出御製五年正月癸
卯睿覽政化序屬列覩之臣誤舉辭墨衣被此回之光
稽首書下方曰帝王之文即天地自然之文仰而觀則七
政三辰之炳煥俯而察則山川卉木之彪列帝堯煥有文
章文王經緯天地粹此其選道心淵粹發為英華聖學精
微寫為詩刻豈有意于文哉昔者黃帝有書及銘傳至周
漢聖文與集此時兆乎高文有傳著在七略武帝有集始
斯二卷正觀開元成集並垂理覡於緯典上以識惟我藝
祖仰天覺民贊述孔顏道統復續大宗繼序緝熙光明皇
文揆天蕭匀宇宙臣文仲編為三十卷淳熙年編為二百
十四卷燕謀詒孫用敷遺于章聖厥既北暨華光西摩雲
夏幅員倩謚威棫戢藏升中代宗展采汾陰禮葉舉華嶽
襯慧猿帝益思持盈制治敵迪化原乃增謨謂乃御延閣
左右圖籍錯經諸辭保字鏝章肆明奎聚歆有念農閱兵
奉先為政豐年觀麥喜雨瑞雪之屬斯元肯董風之雅詠
也論有勤崇儒祥瑞辨疑思政歌器為君難覽財利之屬
斯書重文之遴學也龍閣有贊聖文有頌元良有序泰
山有銘孔氏有述脩河有碑三記五箴之作請景百篇之
製經史編錄明良戴賡肆筆而成琴切韶濩帝心護筆赤
識蒙轉祥符四禩九月丙子臣敢中請錄冢章藝藏渠觀
而文頌歌詩十五卷上于五年四月癸卯號登天禧遂全
聲玉振而集大成臣竊從太史氏欽覩集目凡頌碑銘贊
之卷二十六詩歌辭章樂府之卷一百十四論述序箴條
記文書其卷四十正說承華要略靜居玉宸法音集其卷
四十有五春秋要言五卷政分成題表詩卷別七十芸籤
細軸數逾三百視悉禧殿所觀為益備雲漢之章風行水
上之文作者不可為已鴻生鉅學儒辭摛藻有三代風非

金玉追琢之功奮藻黼黻之化欽抑臣閱國史祥符丙辰之春開讀尋訓尤應咸記歌吟日壽用錫天禧四祺仲冬甲戌日珠編纂賜東宮御製成五十卷前業象之德培豐水之仁帝藏金鏡訓戒等書万斯箴矣文子文孫邵先蔑所祖道至于萬年永保氏國不自斯文始臣謹表而出之乾興初元八年尋攷以是集錫該輔併識于篇以鋪敘我宋重現壘錮之盛美臣謹序

詩考謨畧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習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註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發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声無詩則取儀礼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泳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殊從韓詩句敦下土于文說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网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于斯

跋袁潔齋答舒和仲書

補

右潔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和仲書撥其要切者如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尚是尊德性潔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又讀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寔根本于学問未嘗失于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覽古今務為高論不在書策者蔽末俗之膏肓至淺至切所謂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謀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書紳抵几遺稿爽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哉至于因晚揭梅之題推之于大本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戒虧于晚學戒傲于老倪焉放五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儆書不云乎法丞相商考成人宅心知訓漢弟後進推寫之是式沉潛乎經術韋學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貴隱一原數義與王應正學之不墜尚蔚倚之可及王應麟識

王厚齋

敕文

咸淳三年郊祀大禮赦文首詞 内制 正月一日

門下朕嗣受丕基遹求彝憲正月上日類于帝幸惟虞帝之初冥天成命肆殷心秖若周郊之始永懷先烈敷遹沖人既付中國民慨教育之匪易無疆大歷服畢持守之惟艱顧菲薄懼弗克勝而耗葉未知攸濟三垂庶定益思戒備於不虞八埃蹔通猶慮豐穰之難必無日不惕敬天之實并修奉勲寢恢舊宇騰雲呈瑞膏雨有年汔可小康敢曰能饗載稽隆典之說仰法至道之規惟泰畤之肆禋于孟春之朔旦以太祖本式教用休兹念黍稷非馨丕至治而神明感牲醴以告必嘉德而民力存其集忱辭惟予實惠恭書宗郊修之制廣推俗之仁屏遠掩于中假貪墨凡主政主事嫉知厥若屎在宮在廟不顯亦臨教前人之大功乃建鴻號秩元祀之斧祀可謂熙壇相維辟公初見宗祖恭館奉蔡長發其祥太室祼圭遹追來孝儼一役而封越轄衆正以俳從備中車五路之容肅甘泉萬騎之衛鳴玉鸞於蒼龍之駕展鋪律於青陽之歌有本有文盡物盡志審景格時暘之吉虔西宮華旦之輝迎禧寅畏之忱用答保佑之貺於是被衮而葛冕丹在而欽奉令祀兩儀儷乾坤之交泰陟配二后昭功德之兼隆賓八卿于拜尊稷崇皇子孫廟神鵜吉而奇游澤星辰列而炳幡光蒸社皇天為〻業〻介壽文母怡〻愉〻迄用有成俾爾單厚錫䉵奉禮以崇嘉氣敢專饗於蕃釐行慶施惠以及兆民盡五承於鴻造孚其大賚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

尾詞

於戲相上帝寵綏四方惟始和而觀治象建皇極敷錫五福惟好生以洽民心蓄泰者德之元而餘君澤之大尚賴股肱爪牙之勵策兵牧侯衛之布宣永數萬國之歡勿替億年之敬

德祐元年明堂大禮赦文首詞 九月十四日

門下朕嗣大歷服迪前人光皇天既付中國民敢事之心敢忘明堂以教諸侯孝肆祀之禮有常惟懷永圖未遑多難菲德弗類上以累三光之明柄任匪人下以稔外寇之憲鳴雁家群所康集此亦薦命以無厭上告神祇以與爾衆請命有務經上肆于才人忍嵌將太母保右之恩去累歲函郊之責更化而行善政蘄復以猶本朝恭元之心寢安將士之氣復振傷求攸濟胥勉其寧祈永命惟在德元

敬明神皆克悔怨念天地好生之初意畀於萬邦而祖宗
不殺之重仁重裕德載有嚴大饗其華允薛惟紹興尚質
從权貢兴拜兵之祝惟淳熙崇精益事身術越休之規猶
教寧固於武功乃儀式刑于文典率協在荻之咸剔當孔
棘之秋摩禋維清大禮必蔺屛黼清周張之飾便霜露悽
愴之思命輔佐而款真宮崇宗廟而祼太室心感通於三
才之奧躬陟格於九几之筵報本念社稷祖並侑主帝姑
薦屬屬然如靑膝蕭肸蠁嬉洋洋乎如在上牲醴之馨則
無讒慝粢盛之潔則曰豐穰秩祐申錫無疆並況惟予有
慕月罣明概周格照咸乾清坤夷康兆眷定歸胙今拈愉
之壽肆肯布寬大之條聽明白民蓋上帝臨下有赫恭嚴
思適謂百姓有過在予閔仁氏之勤苦惻邊陲之荼毒況
可少息咸與惟新俾沐膏澤而鏡至清用開治原而集和
氣可大赦天下

尾詞

於戲皇祖教言于帝其訓敢專五福之膺我將既享畏天
之威永保四方之乂尚賴股肱咸一德之輔熊羆不二心
之任令謀計安攘狄逷竟協成勝信之助丕集升平之治

自知適者師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無紀朝廷方自理
明堂科本年事至于末乎無措乃議倒士求封為小國書
降表使與
京哀哉

擧廉吏詔 詞科

勑門下周覽治以云計廉善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白為
首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有好貨凡正
人若其行廉哉成風嘗賜札以律令復作鉄而申訓曾是
在任猶從歷姦鞭拜不已而羅賂章苴不飭而節行缺
退食鮮羔羊之將居氏多碩鼠之亂念徼潔在於楊清而
摩志莫如彰善神爵獎來見之潔治盛循良開元旌王丘
之康風雅肯姚一時蒙擢百辟卿方肆公道之天開闢輔
汲之閑倒充正固敵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事不良
與屬精而更始治循承休之度體予是係之振廣欲得其
真心退潔修之士舉皆賢於己悖誨樸履之原同圖如光
祿之薦王嘉外則如河東之察黃霸人之有猷有守其以
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功枝並詔示想宜知悉

按翰學指南云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
秦改令為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云云
我朝其文曰有敕韋官庶正觀未張目於示見試兵詔
比試詔之始也其後學士試於崇皇朝而擬初除武詔作
其試格正曰戒諭如近體試諭風俗或百官之類但其詞
旁記

擧將帥詔

勑門下朕繼微基未開之戎蛙求藏治外之憂繼巖乂王
家昔何多秋萬傑蛇豕食上國今未攸於垂衣冠寔但數
處以蔑英適赦欲多方而誅楚剃益慮深於吾虫湘廣備

缺於復心雖錫令錢而從元戎猶貽數輦而思猛士食肅
志於鉅鹿志訊奮於伊吾內無蒞奉世之佳外乏代宗文
之將朕為樹翻戎將生心昔高廟老學六科智勇是選孝
祖萬格五等謀略為先準由明章議試執事詩書如卻穀
孫思元帥之儲萊處若陳湯勿必循行之備搜異能於嶽
澤拔奇節於偏裨介乎官階不廢從戎固圉之績殿閫
得其任無愧知人之明惟爾之能求朕欲濟救爾記示想
宜知悉 東萊先生曰記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惟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啟新奇之對而失大
体但觀前人之記自可見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体當以
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朱文公曰二代詔
誥誓命皆根源學問發陳義理 兩漢詔令辭真蔫然深
厚爾雅可為代言之法

科舉詔

勅門下國家用儒之効兵三代以降朕惟祭儒于今四
年矣共恭默之時亦既選士未皇親策將進于庭而問
焉仰惟仁祖臨軒之初大史奏雲瑞名臣輩出謂之事業
碩大光明朕甚慕之先帝適久仁洽凡令宗工獻俚莫非
豐芑涵濡之澤蓋誠我後嗣惟天下之才無窮而付之
亦有無窮之用思皆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共賢與能出長
入治所取皆有用之實爰自以文設科視古寖素然任術
詞章所以觀齊時之蘊徒文乎哉學問粹而器識宏其文
渾厚雅正實用於是乎見朕既臨軒专章儒先有善崇化
以風四方翊景運維新協于五傳聚奎之盛爾多士其必
踴然興起矣益飭操履以培其本明理義以浚其原而事
業磐勿為浮靡以稱作人之實意群有司亦公爾攷擇
明爾鑒裁俾抱負器能之士惟朕時舉庶得賢王太平
業式克迪前人光其率朕志無斁

日食求言詔

勅門下惟天降割我家嗣君幼沖未堪多難吾以衰耄勉
同聽政明不能察姦臣之譎國仁不能拯黷虜之殄民德
澤弗孫政令多失乖氣致異遽見于今迺季夏月朔日有
食之既陽微晝晦變莫大焉吾惟顛危之會憂心如薰重
以災異譴告于何不戒厥咎在吾痛自克責敢損尊號猶
恐未答天之變予兵嗣君夙夜祗惧省躬悔過慨念奸
臣竊政之久杜塞言路壅蔽天聰下情靡于上聞禍至此
極令吾大警悟大懲艾虛心以改惟人言所以達天意咨
爾百僚士庶各忠極言凡涼薄之行政事之疵黎元之疾
苦夷狄侵擾之虞國圉之長策可以銷患運導和氣若毋有隱
諱吾將采擇施行人心悅而天怒解庶其在此布告中外体
吾至意

資政殿學士江萬里上表二年辭免同知樞密院事
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知朕惟文事必有武備聖人經綸之本易為之原
於萃曰戒不虞於既濟曰思患豫防以幾深之慮固久大
之規卿素孝也在我烈考未究遠猷用敦道于沖人登貳
宵慕庶幾本疆而精神折衝厥有嘉言以教告朕曰戒情
之任來臣測邊備之科項當嚴乃言惟服尚式萃既濟之
訓協謀籌幄日申儆以討軍實時閑暇以明政刑卒惟敉
功昭乃辟之有又亦有無窮之聞懋哉欽予時命所辭宜
不允仍斷來章萬里臨事不能先書似道患之似道以士專賓書論四離苗之萬里以身執事云自古元此君臣祀際下不可保似道不可復言士似道奉易附曰儆公似道凡為千古罪人然蓋為之帝堂問得史題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從傍代對帝語王夫人以為賢後乃請擢襄樊不振遂力致士出

知福州年七十三矣大兵入饒州赴水死

賜文天祥辭免叙舊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
事江西安撫使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不允
詔
敕天祥省所奏具悉朕未堪多難膺圖孔棘御事罔不日
艱大天贊我成功所惟時忠儒秉忠倡義奮率三軍入衛
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
若稽高廟命臣順浩開制閫于江浙底濟中興之業昔定
敉功卿器度宇獻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歲向之
倚守當嚴命卿以太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捍抗以同吾圉
東西運掉以清虜氛儒帥一臨士氣百倍用保又我文祖
受命民社惟豐芑詒謀之意亟其祗予停深宵旰之憂所
辭宜不允天祥寶祐四年進士第一御試集英殿策士公心憂身予既上帝似昂策七卷置其首得公請之同有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唱名了天祥也自宋有國上親策者三人太祖朝蒲齊賢高宗朝張九成理宗朝文天祥此所謂魁儒者是也

賜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李庭
芝築城獎諭詔
敕庭芝朕遠覽先猷儀圖外淮程伯之辛淮浦既立武以
修我小甫之城東方爰任賢而賦政春言揚士之屏翰學
朱相臣之自宜無競維人此金湯所賴主有截其所牽壁
壘以星聯相倚西北之隅喪時形勢之要允協勝算試稽
虞公卿儒雅折衝謀謨經遠增二方列屯之備懋七年籌
攻之勤未雨而綢繆無日不申儆謂分當於其所更設險
於蕞爾如小之芭控仁愿三城之會因地之利做仲淹大
順之規寔墉寔壑而雄方迹疆迹理而柴寧不慙于袁伸
來以國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載嘉備禦亮僕之功海邦是
若承乂我民故茲獎諭

賜呂文德收復鄂州江西宣諭獎諭詔咸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文德朕撫柔荊淮外之動謹徹桑未雨之備日申儆軍
實元戎維人天贊我成功所助者順猝焉犍虜筋技開城

轂克鞠旗弗頓伊犁之識折衝欽難庸忠鉅鹿之思鄉策
虜通于神明忠忱衛于社稷奮鷹揚之勇拜詔衣行率虎
關之師風馳霆擊我俘伐而氣倍收株圍而救窮詢衆之
援莫兩金陽之除邊寶虜公甚為勝勢冉張已遷西土之
候矜既克救定襄決上流之勢建我肆窺覘特吾有以待
之惟鄉將繼年而以身任戰先事候情百將一心凡覆敗
閩當任四壯三捷從枕席上遥節運奇伐謀并力遂北佯
投鞭之醜遠遁而阻隘之群一空訖奏肅清之勲俘喜析
禦之略荊州通蜀而用武朕方規蜀亮之規萃江許出軍
而告成尚圖召虎之事業益振疆守不擢旅常效茲獎諭

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獎諭詔

勅夏貴朕惟盛夏逾半分除易汛諸路利王兵已集望鄉
獎三軍以清江面惟長淮以西僑鄉為金城守虜復窺道
江北之時候虜戰屢捷醜虜瞻莫進師濡和目建業當塗
有克復之期奏六月之膚功指先帝之疆遂在此行也鄉
謂水陸並進遥機用事知勇明決允契朕心亟并合艤遊
之士掃蛇豕之穴誠款清廟欽王京師宗社生民之福豈
惟予一人以寧故茲獎諭

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獎諭詔七月二十八日

勅庭芝惟天付予有家沖眇才堪多難蛇豕荐食軍支戢
句惟揚哉然中原若防制水陸以無忘霄旰親禦詩書之
帥秉忠陀幹王略且戰且守屢奏虜公逆者再師不利江
氣未清根本之謀我是用急趣鄉入衛強本折衝庶幾寺
性可以決勝奏章來諗表樗蒲招之虜甚豪申徵軍寔招
逆動兵將有進關之期朕維寵眷之已命夏貴句宣兩淮
鄉使賈開閫亟率將士星馳來朝國人望鄉如望歲為南
屏已有方隆當惜我我旅不忘不處因仍常武之功專
美有耶故茲獎諭

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八月二十二日

勅起巖朕惟聖人有金城所恃者節義之士惟德不明奸
臣誤國分閫守圉之臣接踵畔降長江失險延及上流每
歎國家三百餘年仁厚涵育豈惟一籍平原若白刺峽不
守蜀道未通將士勤備禦而不得極勞稚元若兵萃而不
得拒救乃睠西顧宵旰弗遑寧湖南帥臣常以鄉所奏帛
書來上知鄉忠忱義槩誓守夔門誓與軍民共心國叛中
流砥柱疾風勁草於鄉見之方以久不聞問事爲急鄉獨
閫閡阻阻馳奏於危急之衛有臣如此國勢增重欣循國
當降者無可愧死鄉又得率義旅規復開州新使契書誓
以滅賊爲期朕嘉歎不已趣命授鄉正任承宣使領廂部
之師以示褒賞天助若順師出有名況虜逆天平珍有期

朕已言叙進賢陞化其政中外人心踴躍思奮卿其奬率
軍民益勵戰守如昔㻏玠之俘殺儴献功朕於節鉞死
所吝卿之忠義旂常竹帛有光焉故兹奬諭

賜李庭芝奬諭詔

勑庭芝朕未聞多難醜虜寇我戕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援
焉寬淮之謀將寒餽餉之塗卿以股肱之良任方面之重
激節將士拮据方略備時艱罔不二心之臣合謀同力人
百其勇譬火曾烟虜而溺食卿直為壯夭嘲暑順大捷于
淳鎭百捷于淮安三捷于宝應執訊獲醜來奏屢〻成捷
蘇張可以舒華夏之氣聲撼虜之膽卿為東陲全城修扞
于艱以集為功朕惟龍嘉之東戰勝之威掃妖孽而寧之
則卿之勳業暨諸將功名昭垂竹帛於常武淮浦之詩有
光矣益勵忠臣義士堅守於內力戰於外併合精銳實繫
風驅雲大治之使臣馬史轡無遺者用成振翼復慶之不
績朕所望於詩書之帥也戰多之賞已眂功行之指揮爾
清高爵扶無所吝比爾將士咸体朕意故兹奬諭

責諭賈似道歸里從表詔德祐元年五月四日

勑似道吾聞忠孝推于之大節命義天下之大戒卿受國
家之殊遇居將相之重任迺者督師兩淮處國債軍人言
沸騰欲正其罰吾與嗣君念卿服勞王事務存體貌俾歸
里終表用彰孝治吾於待大臣之禮至矣聞卿安處推揚
來即就道心識至通皆謂感於化如防春秋大義凜如霜
日君令往從焉可還也吾惟卿素以忠孝自負豈不固遇
吾命以躬事君事親之道反群臣所奏姑從置之令歸治
未阻可以追修初服書礼備處而既足翔翔淮堧忠孝有
失進退無據大臣出處當如是乎爰命李庭芝宜吾與嗣
君忠厚之至卿其亟歸吾將以書匡于之道以解公議之
情固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名教歷恭吾雖欲屈法
伸恩而不可得卿尚頻聽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于永世
故兹詔示 時似道罷平章都督于揚上表自初太后有旨令李庭芝來迎道歸里從表面推揚于行至館奏

似道既不成忠又不成孝降詔切責云云六月似道陽從其詔猶不肯辭臣僚交論以喪師之罪遂貶竄遣鄭虎臣監押之至漳州木綿庵即廁上拉其胸殺之

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黃萬石置司隆興府詔 七月五日

勑万石昔拜度異將鎭兼卿王衍謂江諸有虞不相接救
方兵重將皆屯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言兵者題之今天
塹失險淚入堂奧南昌為江西一都會襟帶中流高廟命
李綱為大使鎭是邦此中興宏規也卿志應忠宜圖獻開
濟為大事當一面吾以綱之任命卿精神折衝人心恃以
不恐聞卿駐兵臨川且擬往未肯合亟趣之動可除當指
戰守之計不容後卿其趣提師旅闢闠南昌與守臣協同

儲糈乘機合謀必以克復江池肅清氛祲爲期詩曰我卑
既罄西牡業々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卿其燃我故茲勉諭

賜荆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澧州陽王詔 六月二十二日

勅陽日虜爲不道倚瀆長江八道督師不戰而潰誤國於
民以至金陵京口皆失守妖氛迫及近甸望四方忠臣義
士來救國難以拯民命殆天之靈輔佐協國屏點以道蜀
除舊國害民之政人心頓回盡力戰守致將士兩相倚於
滅然後宗社復安京師稍定天未悔禍江陵之事又駭吾
聽基卿傳阻隔未知何道已甦是以人無固志惟卿智略
輯睦志氣慷慨秉志伏義爭先精銳進于三峽奮勇鏖戰
主功甚篤吾與嗣君聞之嘉歎有往如此可以滅虜朝食
望卿之來以副爲底昔楚申包胥哀救于秦立庭墻夕飲
不入口況卿厲闘寡之重必能救扶傾覆赴國家之急之攜
卿正廉東之往其亟星馳露次救我銀庭或湖北路捷音
取開道疾驅而來勒王奏功吾於高爵懋賞無所吝故兹
詔示

賜同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詔

勅張珏吾擁治國家未堪多難仍遭誤國讒臣虜禍極矣
國事急矣以卿忠忱壯略著勲西蜀用授節鉞睽亟保分
蜀圖之寄今我氣迫近其憂有重於蜀者已出六月之師
趣諸將進討於應氣協未合如卿義勇奮發吾望卿來如
望歲馬闘至有擊沿陸敵數國有難特命出師卿忠義
諸神明其急主沿國家之急乎其亟挺身三軍星馳電邁
或湖北路捷即從開道入援詩曰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
子同仇吾所望於卿不二心之臣也時珏知合州屢捷復瀘涪二州元兵
以不和而請趙定應來同迎珏入城珏至遣將四出元兵
奉敕也建昌也復固之先之珏死于難

賜李壽壽詔

勅爲寄自醜虜竊江蓉食近畿國勢岌々秋風已動復憂
方大卿忠義謀略名冠西州虜所畏者惟卿耳深冀極救
以救國家之急此卿之志也吾與嗣君問注已久屢敕手
札又詢亟相馳書仍遣蔣使御命趣召未知使者已達吾
急望手諸將雖已進師未有先師天其哉者待卿以成肅
清協復之功今再遣東宮趣卿來卿忠忱體國必能提精
兵率良將取間道救守而前星馳入衛以殄滅此虜爲勦
將士聞卿來剿壯氣有倍虜不足平也 時高壽不至後以蜀降

賜左相陳宜中勉諭速開詔 七月二十四日

勅宜中醜虜逼陵每律潰敗惟卿忼然爲宗社之柱石討
此賊士民郭枝慕元之心伉士之氣國勢漸振皆卿之
功彼何人斯捷私肆毀吾知此書詐也卿何嫌何疑翩然
出關令使者趣卿歸逆于朝而出畫不少留吾與嗣君朝

夕傒望忘寢廢食卿忠義貫日月必惻然動心捐秋風已
動虜謀日深廟堂惟一君相料理邊吏惟卿明習守禦孰
後訊急將士孰勇孰怯措置之方畧分除不可後卿
為國計當惕然而來我不忘吾老幼之累庶得不念先帝
之殊遇乎卿以安社稷自任當危急存亡之秋豈忍舍去
亟入政事堂圖所以攘夷復境之業再命從臣勉諭尚体
吾懇切之意 旦中與王倫不協今首事矣自江西入朝倫
旦中宣諭相事矣而乞去倫即執政后以去
相府議旦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訊因辭去
遣使連諭之後宣中以親於太府自為書遣其母楊氏乃
趙召

又

吾自丞相出閤憂心如重屙遣使再下手詔趣丞相造朝
聞、如望歲而未有來朝之期諫官抗疏請丞相當居
舊師之後精意專安靜在宗社指受處置諸將信服狄難
杙棘此何時而可舍去覽之惻然維危急之秋一木支廈
固不回艱大二相協力扶持庶克有濟古社稷臣不輕於
進退利受任艱難之際不止身佩安危而已前日之去固
知丞相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吾既察奸諛之蹟重惕然而
來都人之瞻依重切將卒之意嚮易睽其亟回心府開國
戰守之計汎成美功 時宣中以母老辭端承就趣入覲 閣學已不可為矣仍頓退在高亭山
請我政議事宜中夜遁乃以書介覆歲不報矣堅為古相
兩子虜王甚上由海道趣溫州與刑史陸秀夫來會宜中
体知諭請陳門諸人任史之共議與復廣王璧任宣中復
相倦來二王入海如嘉城乞師遣不遲於心諦筆賜詔
自知諭從萬石以下書兩宣言以興起人心見當泣涕大
恢之餘蒲尚天陳淮得效國以圖富貴其言懷其俾命以
起危難身此宗社之
兩以汎于城固也

勉諭王爚陳宜中 德祐元年五月二十日

遣家不遠狄難孔棘民自捍相我與援之如光心者皆中
外之人雖新集計謀速獻共濟艱難令人心寢固援兵漸
集此二相協力經綸之功見已過半正當指分除以圖攘
卻時我葛失虜謀難測吾朝夕懍懍外議謂二相爛有不
和之迹覽輔臣奏疏憂惋懇切謂定大計於危疑謀大要
於念卒勉在王室初無輕重何嫌何疑而重是吾惟兩親
同心房杜濟謀在予時猶然況危急存亡之秋乎盡念國
事之艱協心同德日入都堂共議扶持宗社拯救生民之
策自以回故協大計

賜夏貴七月十一日

卿以身徇國家之急提兵力戰虜閩捷奏比者丞相奏事
言卿素有勤王之志欲率義旅入衛捍江而未情以遣其
行令秋風已動國事孔棘所憂在於本根吾聞淮西之兵
多忠勇且民俗勁健卿日總帥營諸將心服以樞府董六
師吾事濟矣兩閫之任卿宜暫委參佐亟戒從取淮合然
選之士援結擊最星馳而前以救老難尚念兩朝拔擢

闖夕遁吾之待卿猶虜之待手佬也 去侯曰陽宣暨者所之人足之不至

賜李庭芝 二十四日

吾擁佐嗣君遭大故舒于自睨虜憑陵國步孔棘狀案校寔猶未掃除而風之動夏諸方大卿文武為憲精神折衝分餘十餘年威望與手卿業有勤王之志吾念江捍為藩輔屏蔽何成頹夷復竟之功今虜氣未退尤以根本為慮運籌決勝宜得知兵之儒暢贊廟謨選者命卿參預意寔在此又當方面練習兵事無踰卿昔旧遷廣用召時仲添鼓事趣卿入輔指授當任丁以相俚虜置得且可以半蔡且功信於臨遣矣已令夏貴宣統兩淮趣其入淮揚貴引卿部辛良將勁兵星馳來朝惟時惟幾今陰不可緩卿其念之 時以夏貴為淮東制置兵逸芝付行在重賞不急代遣芝閫門自守

賜夏貴詔

吾趣卿來朝北濟時艱會惟秋風虜兜未退以卿英名宿望精忠義槃固破鄉入贊惟幄以壯根本但念淮楊屏蔽謝右天淮頃保全淮之固則醜虜有後顧之虞幾句可恃以無虞今命卿句當之寄兼領兩淮卿忠忱体國宜早言風駕以副注佇之意 吉日陽羅堡表脳以西南岸改大帥虞州廿心已去國矣詔屬任之甘肯手來

勅諭夏貴詔

自醜虜飲江國步孔棘卿兵亭三軍誓不與賊俱存百戰而氣不衰砥柱屹立於衆流推濟之衝肆命卿以宣威一閫大閫於兩淮屏我首尾相應並覽奏牘知裕溪之役行師失利卿跋涉險阻受任危難之間奇疥至矣其撫勞將士集收精銳訪問秋防以固再奉惟天助順有志竟成機會可追趣鎮淮揚用奏掃除之績

賜文天祥詔

卿倡義旅以衛王室秉忠忱以濟時艱寔當常伯之美趣膺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逆氛掃於虜氣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有嘉体國之志亟奏捷哉之勳元戎先行周邦咸喜戴加錫春式示眷懷 時天祥以江西提刑入衛陳宜中去位夢炎独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吳門陰斷江制置知平江府

勉諭陳宜中

吾惟艱危之時卿以忠義一忱扶持宗社一日去位吾如失左右手忠然肯來再登右揆用罍祐君相叢典以道謹沖之美國事日棘人心易搖非卿誰與領安社書稗至諸將出師非卿誰与指授豈可以辭遜之小節忽安危之大計俟邊境肅清國勢底定然後從容養志之樂可也今何如時而欲辭位趣赤濟命以副與瞻

奖諭張世傑

鄉寄倡忠義率旅勦王屠收雋功援卹外侮英猷壯縣每
勑加倚毅虜謀臣測　東淮之餽餉宛若渊之腹心我是
用急鄉道兵江浙楚其餫糧牽制虜勢使不得逞嘉乃茂
績用錫褒書其率勵三軍乘勝建捷掃清賊壘以定王國

四明文獻集卷之三

後學鄭　真　輯

王尊齋

表

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二句表 詞科第二場 丙辰二月十三日 題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高而不危　高而不溢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君則敬親則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伏蒙聖慈賜臣御書孝經十六句者審諱垂裕風承父訓之嚴神畫疏恩備舉聖經之要因心立教拭目知榮臣某惟夫子之發微言為曾參而陳孝道首述君親之事肇始於中復廣富貴之務戒危與溢身行口言之無失天經地義之兼該事可法德可尊表裏俱正居致敬養致樂造次弗違神明四海以交孚進退一恍而匪懈有倬飛鸞之翰於昭詒燕之謀二八句之特書撮其樞要千萬人之咸悅始于家邦加微遺英之屏俯殊制旨之注疑照朝賁善之學肇祥符丙辰之春詔儒臣而讀是經錫宸章而刊諸石淳觀洪藻宏賁前猷某德媲溫文性慚岐嶷出有師入有保幾兹虞庠親則父尊則君恪趨周慶異者分封之漢號誨之全孝以移忠旨趣會于五經未闚聖蘊德教加于百姓徒仰皇明載觀河洛圖書之光如親洙泗問答之語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學稽古典筆寓天常作朕萬年受祉
而施于子冠冕百行得手而應于心約添簡千有餘言
驪珠于十四字津化秘紅之刻祖父可總紹興方國之盼
人文煒煥臣敢不聿遵故寓武廣孝嚴仁孝學六章之詩
遠邁唐宮之賜札。夙夜事一人之訓猶思建知之陳圖臣
無任　按胡學指南云表明也標表其事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羣臣書曰表三曰表下書頓上書臣某書下言誠惶誠恐頓首稽首左方下將同事當臣甲乙上一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吏課牋奏之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數唐顯慶四年進士試問內文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職儀亂獻薦觸獸表則進士亦試表

代侍講說書官為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
牙簡同侍講修注官謝賜秘書省御筵及鞍馬香
茶進詩表　詞科所業
臣某等言華光講藝備觀亞聖之書遂省賜筵并錫多儀
之寵感鴻恩而播詠聰冊藁以颺言　切以漢帝論經虎
觀備賜衣之渥唐宗嚮學瀛洲蹤給饌之榮意皆寓於隆
儒禮植豐於接下矧軻書之眡指傳孔道之正宗由義居
仁七篇之言靡不載垂憲諮從百世之王莫能違於穆熙
朝肯稽王訓祖禹闡明於元祐夫臣敷繹於紹興逮聖神
尊德以有為於問學延聞而自得細旃書訪聆貴難陳箸
之規嶽弁星環探知性盡心之蘊華編甫徹護闕集裨嗐
侍言誦說之勞瑩簪記纂修之職錫鞶絢采緩頒象齒之
珍玉笏示慈咸綴麟臺之席上駟式調於沃醪圖龍交紫
於奇芬稽古所榮斯荣稱歸美以龍拜手載歌贊智聖
之大成述君臣之相說辭陳約禮遠睎精翠之篇句寓賜
膳侑故集仙之飲退慙璽墨局對閟休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居安資深守約施博存神過化與天同流明物察倫
取人為善覽太賢之論集興盛治之醇熙德醉從容扶大
請之華宴黎將鰛英蕩攀攻之儀文臣等識媿露疑更需
同樂請古書而尚友誦陳望道之思頌請賡以致其頌禱
正君之義臣無任

代寧臣以下賀奉安光宗皇帝寧宗皇帝寶訓寧
宗皇帝經武要領今上皇帝玉牒日曆會要禮成
表
臣某等言史謨武烈並揚二后之休漢典唐經參著一王
之法森羅備而日揭熒熒禮以星陳　切以監先憲求多
聞商書垂範有宗德立武事周雅紀功逆聞成標帝籍之
名堅為史牒累書之體三者觀會通而行禮七先擬機要
以舉綱茲萃進於一時宜輯成於五典允哲光皇之謨既
於昭乎者之倫動擬翼詒謀焜燿億萬年之訓攙裒後古
堅凝三十載之規有嚴論述於史筵申命纂修於省有天

政離明之治日新賁爻之文洽煥化於登三熙鴻猷於襲
六臻編溫潤金鐘閟嚴繁日繁時寔嘉熙淳祐之紀往有
倫有要粹質紹端平之憲章討裁分飭於群儒尊閣裁若
於穀旦韶鈞煒煌明衛歲鞋納惵采以展儀嘻是祇而執
讀事該經講備清覽於過英瑞集圖書崗秘藏於廣内共
惟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懋緝熙道德風烈之盛幾逾
邁來孝制度紀綱之能永勿替歷功光祖宗政布方策率
彝章而由舊摭行事以鑒新文武大略纂鴻聖而紬聖禮
樂度事備具書不一書臣等欽覩聲明欣逢熙洽始於勤
而治内外願駿惠於閣纂被厥文而作春秋刻鋪張於信
請臣等無任

按此如上三篇蓋公錯料拔中堂所業者觀其措詞立意前後次第豐贍積叠信所謂法度之文也近世文章之士能為麗語者甚多而識製作之體者絶少故其空陳繫叀有終身弗悟者蓋亦此三篇者宜表而出之以為楷式

寧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

明堂孔陽秋九筵之盛典聖人能饗申信載之宏休慶洽
神人歡騰宇宙中賀切以接三才之奥蔵將禮於季秋宣
二祖之光協初郊於先田物 備有成之告民知皆至治
之馨若昔燕貽自今駿惠無惟 剛健中正悠久光明
更化而福禄來遂積登基之運修政而境土復恢弘再造
之規觀其會通惢于上下 衆慶奏屢豐之瑞遐無凝者定
之勲精意以禋宗祀之對在宮右廟觀盥之薦有孚于帝
于宗祐元之業後始大時喝若忠與氣游前星重光之
暉華景疏璧珠之象毓熙祉振安舉太平於命而丕歷年
隆帝于襄敷言而錫保極有溥如音於蒼漢旣以為周祚
臣等幸叨竊相欣覩熙成式共請四方稱進且夜長咸之
戒奉觴上萬壽章觀發宗宗祀之祥 按景定四五九月公自乞州通判召為太常博士故事郊禮部官率百官等表請士禮郊自舊也

寧臣以下請 度宗聽政第一表景定五年十月

四海遏音 遺弓之慕百官承式有嚴聞服之初冀望
請先甫循天下共惟 聰明時敘聖知日躋龍樓度務
之令聞妁知政體虎闈三善之衆得允協人心祗台德先
迪從子孫問安視膳羹文考之復初遽大投艱痛周家之
降割未堪多難永言孝思然而定之咸安之哀巳手璵望
劉以隸立以訪難瑞攀機即位五始以體元踐阼三日而
端冕惟遵作則示世有奉付穎遺駿先猷勉遵中制注宮
觀重乾首物而萬國孚引士思儀稱如愿而家是拱

第二表

天眷命以為君誕膺寶曆三服朝而諸侯歡就過哀未能
詔俞衿陳案籲 若稽前聖三遠代莫盛有周之纘承緒
衣于庭既延元子而入翼室奉珪秉瓚乃告諸侯而出應

門臺於禮經以成遠美欲知舜之早正百揆熟若萬世法
程　恭惟　仁覆明中體乾純粹而陽粹皆至民知秉決
之機東序隆儒開學詳修齊之芳緒之下武叢無同心斷
猶在初膺哲德萬年三敬奉先思孝必勤一二日之機鑒
元遂而發慮之志深勤禮請而護防之哀在聆三言而稟
令體皇極以迓先銓以宅基穆於聽事諮落率昭者之始
如見羹墻顯瑞觀群牧之儀益發堂陛

第三表十一月

離兩繼明屢新羅政疊重申命未忍行權深知聖學之純
格守禮經之正再三有請億兆同辭　於皇祖宗丕紹
基緒內極哀恫於中義外贍聽斷於治朝益擅基發於中
忱而觀瞻係于南面仰惟先帝奄棄群臣痛切烏號愴道
揚於審訓謀詒燕翼開釋於至情亦各萬擇之聲用無極
載之裕　恭惟　心齊又之與合萬曾閔之所難祇見龍
袞思不忘于繼序餌食疏服敬欽盡於事親顏聲允集泰
之初有悠哉未艾之懷臣下罔攸稟令夙夜莫不遑寧闕
門達聰無俯畢三年之制總綱明任　述前人之光

第四表

萬邦仰照如日之升三請執謙于帝其訓遠彝永言於承
孝微忠　回天量昌成聚衷敬俞旨　惟元儲之御
極自至道之詁謀　勉徇群臣之奏　西序聆事麟
迪六日之開益禮制之從宜念時幾之　未忍心俯
而就之　恭惟　清明在躬儒哲稽古致敬先四洵不肅
而成初服命歷年克謹厥始欽哉之德遠省吾勤揭篤懷
數達於五議而總攬可後於庶務惟休暇卿有萬有權伏
望倫鑒與情仰循舊典釋度王之冕衷期元良於內庭垂
衮冕之衆觀位業新於南向

第五表

知臨大君之宜群心丕徯孝思下六之式四詔初匪敢
咸諫于王亦曰節情以禮　切惟倫制在手篆盡經權可
以至行未有命戒而哀蘆雖連暐囘純猶判疇而謀爾少
監用詳令教通於神明且哀發於言詩是亦為政顯若有
孝翊導訓受詔之初僻聽法服裘之後考作室既底法度
我成功朝至吾用乘民所望無憾克紹先烈惟懷永圖慈
良於衮倘朱玉路朝之既降殿壮亟當循便殿之儀伏願
　寅念燕詒於昭龍遊卽齋居而決事勵聖化以承休
福式惟辟之尊四方來暨公卿表職以奏嘉猷其凝

第六表

眡朝周典聿觀治化之新昌日漢儀雖執亮陰之舊五下
明詔一哉聖心仰思篆之無窮深歎隊之未至以表與易

寧成雖致其哀禮因情為文必知所節練冠而親攝務裳
惶而見臣隣古有行之時則可矣故諸四海而畢葬已然
元年於萬年惟王冬會朝於初政體諒陰不忘之意躬天
保采薇之勤皇心瑞憂乃為繼志代鞠躬於宸恩稽若
和羹昭德以照百官列正凡遺音之訖正統而法五始衍
寶龜中命之休

第七表

天作之君飛龍利見日致其哀隆馳易疏若三年惟不言
則萬事懼有闕謹沖乜過震越靡寧　切以上聖每惜寸
陰治象宵觀執日副大壓服無答他方對受群臣朝乃若
圖教育此作新民之美化亦休有烈之初心丕顯孝皇祖
承高廟執喪因循舊禮班政靡逸自勝迎前人光為後世
法其惟　英姿緝武粹學察倫方建集熙謀數言是彝
是訓念紹膺駿命無疆惟休惟艱遑臨舊前之居永懷罔
極之感哀難為繼德何以加伏望　益廣克聰少慕舜
慕人道自始聰是務於三元生者當行節躬參於四部

按公本書是宗亦也認宣和成宣並百官表請聽政四表
以三一夕入時是皇論吉增碑三表公稱疾三既召相言勸進
群臣表三臣徒官三以使公從容接又丕相龔城而拱東程卸
即宣其表公說是如此以二七其如實臣論旨增禮者親其革
語經史為一家言而變化周圍百而自然所謂下朝三二而自
工者真自野年講論其工至於成誦殊不能緊緊其萬一而也
世士大夫上書劃乃欲集從偶儷其亦不思甚矣爲手使士
大夫習為偶儷盡四公之為表亦何害其為文哉

請御正殿第一表

孝思雖則勉職政於內殿諒陰而先示謁儀於南面古有
當陽之義今逾易月之期祇率舊章伏惟視鋪　切以聖
作物覩大明出東黨遠出高衣旦拱北漢即位而坐前殿
周頒詔而御應門惟在德元以為民極共惟　恪守克
恭之制丕承舜沙之傳禮根於心治措諸事磬宸之召登
崇景翼緝綸之言拱勞遑戒益無逸而知前獻體諒落而
寶詢謀得於視朝同安之時形為繼志述事之美猶旦對
群臣於黼扆覽萬物於清穆匪明名分之嚴曷彰尊君之
望伏願　躬新百度勝照萬方黼坐衣家法春秋而居

正紫宸闢閶闔參天地以宅中

第二表

小臣求踐聖化維新大明照朝和儀由舊未回聽聽冒貢
瀆忠　切聞聖宁所以答陽陽作先手謹始若稽至道之
要法更新旦之期盡開外三始端思禮形敬過而天下之
本在國各有當尊亦越深照於昭德謂德報罔極群行
漢制之推兼臣言屬陳勉從周詔之義訓其惟　饒其
祖武察於人倫保右命之永准章猶之元陛降庭止復若
養端之思弗但致哀於宮中將以顯示於宇內然布昌崇
之集客衛必嚴做春紫之居未成收繫丕應懷忘于叔等

功光首明居事康有赫乾飛之造清風發群陰伏共睹履
正之光

第三表

豐勿憂宜日中盈術禮節韶重明化天下丕顯君尊百命
未奋一忱圖精切以光文光帝祇遹謨獻宅恤永懷朝君
德坐泰章三上丕御所廷嚴若定以訓官常肅應陛以隆
國勢昔既勤止無替歷年今師行之克號有政共惟
乾將典學聰哲冠倫執朝遵孝祖之謨情所未忌繼序篤
成王之敬思且不忘優柔聲之過家皇翻林之爲業惟體
元而立制乃揚烈以親光三朝受圖則必臨　之路寢正
月辭瑞則必親舜之六官書瞻穆穆之容願釋皇皇之業
仰承畀付首属物来時龍備乘表儀便萬民觀治象

請上乾會聖節名第一表成化元年正月

天生上聖丕昭震風之符月在正陽先叶乾嘉之會普治
章來於福祿天德必得於壽名宜新風紀之編式表虹流
之慶切以仁皇御極如處之泰文昭驩嘩發祥維夏君榜
潛皓之歲用彰命誓之如帝以元長人於樗不已今以重
合禮由錫無疆共惟　　則健粹精居行欽卞儲英濬耀
肇乘時於六龍齊運文明則成字於萬國開河畫而龍瑞
承祖烈以重光臣工恭觴忻千載之一遇侍衛執贄洪四
方之大和賦詩雅歸美之忱著易象爲君之體既多受祉
于永保民臣等不[illegible]大願謹以四月初九日爲乾會節伏
望　　俯鑒輿情仰遵徽典南山效祝薰風載詠於舜弦北
闕膺歡湛露鼻歌於周澤著之令甲副在有司

第二表

德行以健萬年惟王禮觀其通四時合序取文言而歸美
搶寫以抒忱溫詔弗俞惡忠浮濡　切以書陳無逸之壽
詩頌長發之祥學若興朝建惟有典太平鍾眼標令節於
乾明隆興御畫表苗衣於會慶繼今述作從旦光華共惟
聰哲本初體元立制中正備太陽之粹畫屏郭傳事
嘉精一氣之和肇新以象凡化原之謹始皆易學之儲思
福級錫民名宜寓寳尊爲天子尊其孝中命用休請祝聖
人之先回辭允恭克讓然虹電既昭於符瑞而川嶽來效於
貢珍備觴上儀易彰盛際伏望　　丕從衆志祗遹舊章班
百僚之王觴继禾展容於裳戲録千秋之金鏡鹿幾伸頌
於唐臣

第三表

尼命丕昌歷年留今初服嘉會足以合禮與時偕行而乾
一謹敢陳三祝　　切以九重建御極乾符楷帝文膺載德
詒法仁祖至天德遹觀舊典祇奉洪右既粹航以紹前必

體元而致治生生之謂易近取諸身巍巍其成功克昌厥
後共惟　　緝熙聖學發思先猷立太平基運神心於博化
開衆正路培善類於始升性性得陽明之純而致善日新
之美宜參王健永保大和匪介祉之滋繁乃顧志之徽猷
伏望式篤周祜亟定漢儀夏見日杲釋四方之來賀皇建
有極錫萬壽之無疆

第四表

克辭三祝未賜俞音虎拜萬年盡俯無惟聖意達享親
之本在徵臣仲報上之恭謹尊而光禮時為大　切以乾
行四德莫以盛夏之亨節紀千秋匪田開乙之膺君指陰
古五顯宏休必得壽名中庸之稱舜孝篤生保祐大雅之
詠嗣徽德載綏永二儀明察共惟　　有陳降寧田考之
志有怡愉奉太后之心致永慕於諱除遠迎漳濱之訓哀
誕彌於長樂近拳寶曆之祀所謂盡制而盡倫斯可教敬
而教愛然念尊君之義孟嚴即仰之初始于泉邦備諸落
思齊之定申以福祿協見鹭跳躍之詩樹嘉會之忻迎新
釋情之共戴願符善頌亟詔攸司墨望併懷深展紫宸之
賀慈闈介祉惠光金鑾之陳從答是翊謁忱以請
是日廣場勤花構乞批答

理宗靈駕發引慰　皇帝表

趣旦協祥既飭因山之禮龍輴整駕難留同軌之期六紼
天行萬方雨泣恭惟　　紹休聖緒永言孝思致敬致哀
放諸四海而準盡倫盡制之為三年之喪會禹穴之將臨
使克墻之如見願承先志少抑真情

慰皇太后

仙馭登天烏號永慕壽原卜日龍駕遠行四海攀摧六宮
哀慟恭惟　　倬月文照協坤無疆周旋保右之功數遣
翼子唐重修倫之本用懌慈顏願遵顧遺之言少舒追遠
之感

慰皇后

殺林下吉過日候臨衛式嚴濤天啓基恭惟　　順承
聖孝式副姊儀周寢問安尚想龍樓之入禹山再窆遽闇
鳳輦之行柔衷諒切於哀悃衆志願祈於寬釋

靈駕至攢宮安寧慰　皇帝表

仙馭在天肅瞻陵之仗衛經涂如紙届禹會之山川靈旂
燕寢瑞氣忽鬱恭惟　　緝熙于學慈良於妥蕃子厥德
不回孝思惟則皇皇如望弟至明發有懷四方來觀萬年
其永尚未歸沛既安高寢之神是備見克願縴舜心之慕

慰皇太后

羽翣有嚴壽庶儀而肅若川塗不管次靈域以安然帝鄉

之佳氣如初閭湖之仙遊從遠泰性　功孝厚載德茂
思齊近顧漢宮噲福亭之浦膺喻曉為會慨永穆之維新
願靜哀感之悰式燕怡愉之養

慰皇后

珠丘蒼野仙仗安行玉座黃陵神旂來燕高靈拱侍七萃
肅扶柔雅　篤紫氏嘉明章婦順輔佐聖皇之孝誠極
慕思怡愉父母之驩顏實闕聞

謝賜御製牧民訓表

伏彼雲章懋昭嘉敎顧惟天啟誕保受民一札星言四方
風動切以蠲興孚于上日厚德光孔固政均于席常有司
是訓此帝王攸行之序實造化日生之心皇矣熙朝率時
王範紫雲樓宴具發撫養之序言化成殿書不忘安樂之
二字戒曰詩之蒯切守宦箴之但明未越先皇於穆永命
仁厚著論春噓露濡慶刑作銘曰揭霜凜肆無訪於奕葉
式發典於宏謨共惟　恭禹儉勤性光文思惟天既付
疆土至于萬年御事越在甸侯者於多誥他曰之牙之衙
飭以如家如身聖人情見于辭對時茂育卻佃念敬戒衆
致告自今臣分竹承休受知盡瘁二千石謹養勉為撫賦
之良亞皇極近光恪奉敷言之正

謝賜御製牧民銘表

乾光長人修德率先邦本槃重曲今放一札之仁言伸撥
為章嚴惟正式臣閱大君宗子以民為天有司牧民于帝
其訓肅若舊典光畫休銘大呈古訓之規若存戒石理
者若慶刑之做敎錫臣工聖慕標乎日星皇澤深乎雨露
凡在甸畿周屏之列恪遵湯盤武席之謨一哉王心鑒于
先憲誠戒所之鑒命警爾守臣如痛瘝之切身時乎標書
曰惠多誥其黜懋和昭回奎壁之躔永久甸侯之範共惟
一　文思稽古清明在躬膺虞叟元日之咨遠邁無聞法
藝祖紫雲之戒極養為先寵綏而作之師敎告而至于再
勉哉祇命陋閣元堂之詩共此惟良敷本始風標之詔
寫諸琬琰佩君章弦韋啟不動喻宮常欽承宸指山東布
濩令咸知惻怛之恍天下誦光言益謹寅流之職

進御製石刻摹本表

光仁天覆垂于文章漢札春溫詔于郡國昔飭昭回之藻
裝中牧養之言書紳致佩於宸謨寫琬呈俾於乙覽共惟
聰明寬裕剛健粹光佃帝以經四方閲民而悪多誥
紫雲樓嚴肖侯之敎準繩整但之規選德屬郡守臣之名
章顯孝皇之典而露至教日月群心訓敕皇極之彝敍參
戒石之刻越卜大和用勸無億萬年無疆臣寅化罔功承
休有恪念嘉師之保受懋顯命之對揚貫虹氣於山川寅

仰清光之近盼題書於奎壁肅登刻墨之藏

賀皇太子賜名進封建國名表

男授職保命曰天貽命在初封建啟福宗祐業擽宇宙
媼贊若惟　學懋聰倫仁深安格寵厚祉承於駿惠韋
許有衍於燕謀立愛而始于家嚴惟正式受祉而施于子
錫以嘉名蘊沖循丰千之規寶長建中興之典臣孫慶東
土心拱北表欣吟赤社之策書阻觀彤墀之班賀本支百
世載歌令聞之詩祚衍萬年益邁太平之雅

進功德疏謝與論表

充封獻祝恪共臣職之常漢關疏榮數奇恩言之無對揚
悅懼祇誦凌兢　切以億載登太平與天齊壽十行賜
方冊細書成文範如徽臣欣際嘉會伏念某久濡雨露假
守句甞寵詔君班寅奉好生之訓幽贊九合肅將歸美之
忱使蕃宸指之褒寫安使邦之寵誥承茲逢曷韻隆私茲
蓋恭遇　聖敬日躋聰明時又華芝三萬歲於昭昌熾
之符大椿八千秋有衍怡愉之慶昭忠規於金鑑介繁祉
於玉觴既推本物之仁德厚遇臣之禮臣敢不益虔寫布
欽佩睠知千里漢山常樂風薰之阜九霄綸綍仰瞻虹渠
之光

代賀改元寶祐表

寶曆申命延洪世世之休鳳曆更元迓續五年之運風當
鼓舞日月光華　切以漢武改元朔之名適當癸亥之
歲聿宣啟地節之詔越在壬子之年式即舊而鑒新或懼
災而應變孰如昭代揭若光猷共惟　唐知府臨嚴恭
則慶更化善治三十年政教之清燕冀貽謀壹萬年基圖
之永惟言庶紀已及星終將昭業以明時爰體乾而首物
懷慈為寶永底蒸民之生保右自天厥載二祖之烈嘉名
有儼發命惟凝基本隆本支贊盼手號法春秋而謹始啟
言思忠與士大夫而勵精欽承德意

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寶祐二年

上聖詒謀於鑠成人之德初陽展衆肇稱冠阼之儀華夏
臚歡宗祐錫慶　切以十五志於學備容所以正容萬僅
年之休重本在於教始鋪觀舊典薦益祥符元家介圭錫
命甲寅之歲筆擇教并策辰令月之吉適駿有聲克開啟
後共惟　體元首物立愛始親慶垂萬世之基教子必
以禮樂忠為百行之先稽古建爾國家曉吉復七日之剛
卜協震游當之長主子尊屬勳陽元大極之無窮以輔臣
執五屬孟春之詔有儀可象是字元嘉重曜宣光盼璧珠
於紫極三加萬禮節金石於黃鐘受周社之亟疆卜漢儲
之早定天建從保邦永享休臣趨征適滯頌聆黈鍊既冠

而明有敬奚煩實證之規會仰而稱先變莫種黄香之列

擬國史院進光宗寧宗寶訓表

盛帝重光垂百王之王式大君綜序錫二典之宏規筆篇
曰而體分晉蔵　而露奏　切以大禹貽孫之則肯在夏
書武王燕翼之謀播于周雅乞鑑兩朝之懿於明載籍之
傳　光宗皇帝道駿有贊嚴恭自度剛健以新其德躬
覽改機精一而執厥中心傳道統　寧宗皇帝始終典
學交懋化民無怠無荒三十年之享國曰慈曰儉六五帝
以世休作者聖述者明顧哉謨承哉烈豐功懋德編之詩
書美政嘉言布在方册　天開累洽日闢大猷紬金匱之缺
遺寢蘭臺之紀載粤右紹興之嗣服施于嘉定之守文付
暨修己之遠謨主武謀謨之要略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主
善為師帳王道示軌範有倫不紊揚洪烈章鋪熙洽固史
之寶書敷楚臣之訓典寓上而清之御伊嚴東壁之儲共
志寓昭功治隆繩武念茲皇祖鑒成憲以無愆迪
惟商人式歷年而勿替遹追來孝率乂桒彝法二后之不
啟康作一藝而衛固極用訓丕彦其承乎休臣等載筆叨
長總綱有愧承明登進之新天聖之盛儀大清覽觀瞻衆
寶九之故事

代先君謝賜御書竹林漢古傳忠六字表 淳祐十一年

書日接三承金華之林濯帝書裝一號圭窬之榮覲鳳函
飛下於九霄虹采輝流於六瑞龜文有耀蟬況紙欽　切
以德星之聚嘉孝友之為士注飛白之賜褒忠節之賢皇
猷咸因書圖之姓周錫儒纓之寵刲聖學根源於六藝而
宸章照覺於百王者至和詞林之書中發通刊昔津與石
湖之翰敷賁儒証番豎增之微亦觀龍鸞之妙伏念臣
學愁淇與禀篆救片軽術淺基畀絕泉之深及聖聰容勿
思牖約之和忠將為子孫書紳之規敢効劉自登林之請
録錄擬藻寶軸錦華煥然宸字之度紫若珠緜之麗禎瞻
倚墨倚夜燦之對朝陽捧玩蓬營雖福衣之被明月佩
隆儒之暇共奇稽古之學丕蓋泰運　州諸冠倫絹熙
緝行覽筐紅而敬德日新又新悟筆諫以飭躬心正則正
克文有懷義書入神備太清群王之奧禍延義通英之彥
肆昭回之下飴貽講說之末陳臣敢下紹衣德言對揚休
命曰月光華復旦章蹕御露之祥山海時節來朝永寶家
奎之秘

代先君謝賜御書圖易獻章詩表 淳祐十二年

寶附揆藻寫義畫之粹精聚援吾若備書道之零載輝騰
奎壁榮被簪紳　若稽皇朝深達易學便雖述乾元之刪
便成竹陳泰通之感通祥符制作三章而示儒臣紹興書二

卦而鴻宰輔洪惟上聖乞迪前徽明來孟勛之德日新其
德惠浹濡之蕊情見乎辭發陰陽闔闢之機揚日月光
華之詠穗書再刻孫軸俯臨洪惟　極深研幾精義致
用蓄天在山中之德學懋緝熙渙風行水上之文心潛經
籍聖謨遠忘荃之外實導昭雲漢之傳於赫章觀數同吾
錫臣賓無色線細有驪珠七言屬和於栢梁莫陽噫彥百一
詠輝成於離正統仰文明

　代進放生池御札摹本奏

大道化成配天基譯好生德洽與物為春恨耀十行涵濡
萬彙　於穆仁皇之盛治隶叢景祐之聖謨湛露零飲之
儀自春有節行葉忠孝之意各得其宜　此乃發育之仁
永永鴻長之福共惟　命題為正德體乾元瑞紀流虹
代膺心得壽之祉堂存趙穢益普敬並生之思昭明通經
惠之儒和景正旦致爛之示思推此一念置于德年蓮椒
觀叠光垂登攸刻肅克仁術轉掉孟子之忠摹寫宸章敬
上真卿之頌

　代賀皇子加兩鎮公進封冀國表

寶祚中休昭格乾坤之貺禮處既崇式符實奠之吉慶頭
宗祐光僖簡冊　切以漢封帝子兼國十城周重王姬下
后一等未有附龍聯輝之盛誕膺林綸並命之榮雙節建
旄形迹謀於燕翼大邦啟二州佳氣於龍蟠晉章猶列聖
之得美號取法宗之舊国立親親而賢賢用彰盛盛以繩
繩芳胤　學藝察倫德深密裕主器芝者長虛謐敬以
正名立愛詒子家有肅雝而流詠克昌厥後載錫之光百
世本支衍綿瓞揚華之祉萬年祚嗣欽猗蘭仙李之芳臣
幸玷觀風欣於旋號貿民假躍稱歌右命之章占夢斯于
遐數中興之詁

　代知舉謝賜御札表

三紀景風丕闡文明之化十行瑞札肇求經濟之才天縱
明回璿璣起　切以熙朝崇古進士設科取賢崇規視
試否蔽之下慶垂聖達通考策論之長無讓維人有常立
武革採本新衡之彥凝理內御外之功大哉王言監于先
纂訓辭深厚煥有三代之風俊民登崇廣寓二祖之烈飭
迪日而球擇實多士之范羅梧知縣綸試知標準滋義
通　道行常以修選蒐元菁我之澤既深永薇之詒尤
重善遊體國以固言而察能專主於民俾由學而致用明
擇論進美曾維新臣敢不精以論于公而速厲髦士考實
行復觀儒效之真得賢立大平益遵至道之永

　擬賀郊祀禮成進詩表

萬年欽惟方戎共王之德上日肆類遵循虞帝之初乾端

伐之無褫乃御呈驅之鶴皆嘉氣液洽詒象融明　昔孝
祖敦道之元行郊禮春之初欽柴而美光燭夐胙而感
鏑愉維清文典肇禋思皇多祜於赫踰孫奏假由錫無疆
於惟　聰明宅中仁儉自度恭默三祀在宮在廟不顯
亦臨兢業萬幾治內治外於神可告乃殷薦於豫順乃孝
享於帝昊多士駿奔走而伻從四方大和會而來祭誦昭
以興嗣氣瀰綸以歌奏陽作萬福攸登秉徽冊用肆大室
肆禖宅主芳犧泰時之獻壇胙飾甘泉之內薦遍宗皇郊
蘭牲桂尊爟火舉而旋高禖瑄玉奠而熙紀瑕畢鳳迴軫
金鶴舒恩旅飲正太始之朝晉光介長樂之壽聚瑞三兆
惟聖為能臣章厖屬重熙璧屆正月見祖奏元和慶賦
之詩千春獻祥績臣甫三禮之賦

代就禮寺謝太中大夫表

自天有命甫玷亂卿累日為功並躋四品被綠綸之寵聖
增華袞之光華　維聖朝德法從之恩同漢制易諱臣之
鉄以德詔肅建官維賢知臣懇愚奮請黃俗小宗伯之職
濫綴議承列大夫之官退安留端會課雖逾于七歲計勞
無補於萬分急求路之塗遂越宮宮而登進若稽在昔尤
重此階胥謂羣儀充錫超遷之寵申公議禮乃隮即拜之
榮皆襃異於宗儒詳討藏於鉅學臣何能者心切媿為抑
稱訓典王猷備極端甚王懷恭惟　聖神天道剛健日
新煥帝堯之文章盲二燕績成周之熙伉八極馭臣溯
聚萬於人文用所服於治具肆於六漢匪日暴朔臣敢不
請自承休靖共好直諷論盡忠孝勉企前修以裨觀會通
鑒祥美化

代王陪洪兵書謝啟轉通議大夫表

事書於業敦雅筆之鋪休言出如綸非違廷之增秩王長
無取四品有榮　切以史筴最於爲珠之藏技從益於鋒
玉之述在祥符則有七三轄崗之例在嘉定則專論藏例
謝之規凡恭當於祥青少服勤於副墨如臣者學殊實用
世沐殊恩承先人之舊聞切而遠主奏發臣之薄技敢與
斯文春秋一辭之未能日月未光之難寫詩言而觀仲帝
學之緝熙據直筆於聖聖之際厚史家綱而紀實中景
錄以言成典總綱紀碩輔之功纂輯乃群臣之職臣何力
之有命錫榮況令韓古所蒙階升黃散寵光特異驚寵矣
階其惟　剛健日新聰明時又但從周三之壽考教道
無謀焕乎帝元之文章王揚鴻烈主政堅千念不作致讒
于磻溪與史王驥編詩書而無媿奏篇稱善示軌範而可
行登業峻學之餘篇實衰益之漸臣敢不肩忱赧上佩訓
教忠近侍書規倘可通於未議王度如玉碩無慙於大平

謝兵書謝表

武部陞班學士而省命文章東審示滿意而為真端分
二僥踰承恩乾惕　切以國有之職司戎獨省文書天生五
材明政必及關暇方承徽之治小儒而欲兼之猶有哀元
祐息兵用蘇軾詞章之彥乾道復古召黃中會文之儒是
以道德成乎兵稽名會加於上下知臣宋學致政而修翰
墨非長四世掌絲綸之美弟昆迭進瑣才皆經緯之精祖
宗樸忠躡居華晉祖見之開示譽重於承益無處甲兵之
問不至而登崇稽何補以色羞於衣履職正秩於夏卿帝
有恩言循墻廉獲質皆民譽竊位是慙敢裁引退之明憚
著滿盈之懼　行周法度初乎明几假有庙以陰戎益
謹不虞之戒尊上帝而顯俊共知常任之臣擇義先政事
之脩轄本多偽英之進稍令迂儒亦獨襄升往致精白承
休請先好直既惠遂蔡謨之避再繫何言獨於勒程伯之
宣獲敵常武

代謝華文學士知寧國表

夏卿曠職甫從閑晦之耕廣閩遊排賦假左符之寵霜露
皆天人之教乾坤本生物之心全度見淳然危分謹伏念
某才非濟美任遂遠辰四世掌紀系論安施潤色猶戚還
於戎履無補論思顧竊位以色羞頒推賢而投政任心如
水難自信並罷仍方朝從何盍久知於宜言斯與常班學
控帆辭險力不能難遠寄於之青春身門退辛四日月之
光念朝陪入說之聯邁少不出蒲之記死陵山水之郡懷
紱有榮太微奎壁之躔青瑣周行謹誠之外式黃其鏡省
躬滋懼於異升申命並俯於稍寡　知人則哲聰悉惟
聰設禮兼通其臣陰發盡下無黨偏會有証觀過知仁踐
果情以新附畀一麾而從欲臣誓堅晚節期報春暉況照
日圍弗住淮陽之治子牟江海敢忘魏闕之忠

冬至賀表

陽剛七日復亨見天地之心聖壽億年恭元增甲子之歲
二律閏香遊度決象臣共惟　寶界恭惟高明悠久合八
音於律呂和以致和齊七政於璧珠星合璧星對長而
有慶行乾健以無體其於際昌衣敬衷嘉循先依漢殿相
百辟之泰騰歡動君惠謠五獄之海鎮
甲子上元重漢儀之緩景大正長至儀唐殿之受朝瑞靄
九霄歡騰四海共惟　躬行乾健心玩復克汲人登崇
見陽剛之無長發其精誠知陰慝之潛消扶陽氣於斑埃
等壽齡於箕翼明貽燕定寶籙鴻行億萬瑞年中　祝
後天之算延叙六　增謨陶化日之和　葉老王皇百譚元　生春行清忠王府
教授

露布

晉荀羨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胡許誥撰進卷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我代用張
七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屆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
既同而來庭百王復古齊地悉平而羅恭世祖重光整我
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部之旗鼓不圖今日羲耕武功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拜精在履中正凝江南神皇之祚王子穩
年開基分藏星之祥錫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略無遠弗
江治之心惟魚鞠凶王堅孔熾吞燕涼而荐食分踏易我
衣裳關州益以長驅戮賊荒我晉國敢行稱亂不戰自焚
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戰之下臣風鶴皆為兵一戰
或肥水之勳三秩取陽壽之城臣馮翳輪無交乃城而亡
簞食壺漿以迎曰後予后誰今思漢裏動朔周旋兮請乘
破竹之勢分命來微之卒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
時哉臣等以先發行數奏其馬群四方徼我土誕府天威
漠三軍定作原翦此朝食推鋒而進渦潁桃蛀而次彭城
慧播呈說書登宣徼欲洪心於泯望君堅奉若鴻毛燒虎
灌往因劉猶麗張宗卒竟河隨在外明投書杜以舟生
食場摩豫乘新葉以結河南次第三等只雪山東德化之
六年方建劉裕以勁旅出兵出四方逆雖後但高舉向齊國
明國畫而來降猶如清風玉旨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
戰戰不戈沈遠子僑濟遂于河底謹時賊盈數行於司隸
沉還戰於兗碁時庶幾而心武言之訓而臣何力斯皆
帝陸慶運聖武布昭錯節謹四周傳無敵揚文武烈昌功
攸於子以正天龍御天之君宣六保一馬渡江之錯至普
其武之服頼天之靈洛邑朝諸侯逞翠華之回軫皆上發
素琥玦玉牒之脩封臣等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按詩學指南云露布之名始于漢建誥三公皆露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公祝志）

又引宋觀書有司奏案明發露布奏可又詔是龍尚書封
猶日故事通曰文書不有姓又曹用使英布李勁露
不上書法謂不封也謂露敗元某初詔曰用露布露布戎使聞
如漢進五年春代報詔舉布天下此皆作

時師數捷所用遂貴云捷露以記也王狀夫下閒加乃書
多東禁甞上去為露布有以記王爲賊二工留為
露布辨聞宗有高實長議衣為露布殘書文書傳修期
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黑山露布有為露布為部即書
某聲制下上道上並劍有之三第日露布為黃帝師郎以殺起
閒集習言東朝堂中書令室布集日露為文部情師率以奏
施巫露布為外相子公皆為詔封露布記事
布曰呈既具請官當捷奉露布
安數文東者未有露布檄書露布
實從日露趣日漢書證遂宋以為露布
露布文從六卷世宣正證遂家
不韶業儲戒之語明起遂
兩露布比擬趣之皆然

露布

唐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

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兵不亂師直為壯曲

為老多兩之丞四拯金驛正觀明同羅挐瑤沱閑元明九
姓珍黠噬曰商董不系宇忆灘鮮逺心誅德風鷄手珂隊
武節擒手月蝟律更人之有指先元戎之詐行門信威光
祖宗承以賦遺君父英推　宣昭義問救寧武功贈人
葉之蠲閣香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錯裡沴重仰大和爾蘇
覬請郊原掃除群穢王獻允塞我武惟揚奇謀善若各倚
貢職條支若木威儞指令逶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
信敗王略倍紆齊盟乘邊將之驕矣職戎亭之吏候為旅
豕食上國盡據涸渥師蠢賊括我疆吾鷙截旬騎壤敵孙
深入鑾蹕至於親征捐然援兵協力謀我尚紉圩而含城
始通使以結和請求之盟于我ㄟㄟ之約已聚指陘重而
徽路關塞棗以請丞羡條無厭希倫社金之禍楚氣甚聚
輟盟袁甲之謀蠢爾為雖整居區茹雜厲南詔落化中朝
先零之曾諸羌雖密并力糜人之率百濮國不離心桶翦
于邊受命于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粤以長纓燕鋒輸致
騎之勤晉戎成掎角之勢彼既失錄禱之險我逐克峨和
之郭盡置於龍庭後度劉於翰室既我守將塑我陣陛
將戈手與同仇雍宣家不違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醜
鳳翔杖岳盡武之騎從其兩翎尋大原迷厚之兵襲其北
平山南熊羆之校登泉川貔虎之師鳥攣執其腹心回鶻

詰其肘腋家喜飽矣一大沽之諸將陸陷等統三萬留屯
十一道濟師西覇之出葉斡北陸之初遙平七城漸馘萬
級蕿鑵械十五萬計靖堡堂百七十餘孟霄專而圍昆明
將東勝而定青海偽東境五郎度大使論恭熱釋翔方之
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封寗七縱七禽之威遠達ㄟ
執訊錯ㄟ敵因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之解棼屢
魚湯甑脫兔奔谷靜山堂有就羹者之俘匝彈域域沱閭
習盎之降斷皆廟謀潤深神斷天造朗見萬里運奇堂上
之矢弃在四旁制勝目中之香難功謹沈之社稷表示指
之碑一怒奔民文之多也三日　箇氣何力焉臣等承布
之明敵王所嶮閑遠門揭ㄟㄟㄟㄟ未之舊封冢徵啟受
俘重親覓丘之光緒　右二先生

檄

漢丞相諭告巴蜀檄

漢元年夏四月丞相何諭告巴蜀郡縣蓋聞天之所助者
順民所常懷ㄟ子有仁秦失其正豪傑蠭起雲擾摩牙而
爭之惟漢王先入關仗義而西為百姓請命秋毫無所害
代暴以寬若時雨降民大悅簞壺載德作氣為天下宰不
平又為其天門思肆其凶極蠢帝逐之攻薨未有依依漢
王與職之蜀民亦不恨者漢王有背約之名天下睢之諸

保之安四面而守夫一夫之守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
昔秦西有漢中南有巴蜀謂之天府沃野千里餘根據險
轉粟西鄉方舟而下天下以資漢也秦三將亡尺寸功獨
其國而王之秦父兄元降詐及以復怨及其分用之若奔
阨之觸魚槁未足以喻其易王已拜大將軍信決策東伐
宋義一變三秦以從風而靡破山帶河四塞以為固乘利
席勝之人人自為戰雖有智者不知為楚計矣項王兀不衆
好齊盟不順所過殘滅不仁歸田為老其疆為弱傳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天下湯武是也漢取天下可以萬全巴蜀
固多奇士有從漢者尊顯之吾起危氣疑其時矣兩父兄
其率子弟比舊戰力鬥苗於人人於我以觀其孰勝王之
入關悉除去秦法舊條沛公成與雜鄙編素為資珍物無
所取非富天下也養其民以致賢人行仁政而任黃之能
禁也楚雖大何畏焉用歷告爾新造邦尚求力毆爾田宇
爾居毋蠢不靜以自速辜夾以仁誼教訓諄告勿行苛政
明聽之毋忽 詞學指南云檄軍書也求策呂氏曰吾後使呂 按徒奏檄書指于此春秋之世節于家使執 記宣書以有道崔子之遣使青如王使宣曰射於書王 子鋼化昔諸走曾泰有檄之名爵闕陳張國爲檄昌嘗潤 其台始長書作遣為書劇文遺爵辭秦爵它有檄潤遠故 記鳴令曰傳檄而十呈鍾信曰三秦可傳檄而之 漢有羽敘猶師古曰被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 相示遠也矣氣僞注檄以木為之長二尺說文示之二尺 書李左重曰秦方又之書自相知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 可勝紀揚雄曰至於之際為書簡檄有故身謂其為文檄

遠也書以而不用四之用莫公區漢可為文不至新唱置 但亞又復有書或涉筆記以劍上詞以草豪傑皆固也立 托數文為得謹知託其漢使嘆其世詩國是也鋪之曰檄 激也之心關聽曰激咒也其本於外欲其切而

唐河東保寧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隰慈州檄

興元元年八月某日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北平
郡王馬燧檄告晉州兵君廷珍隰州毛君朝揚慈州鄭君抗
及將士吏民等蓋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三之訓明王伐
不敬有截討貳之刑義無不克生以事仁智者能轉禍而
為福其舉乃合成興亡務我國家九葉繼明德與天
保以上承徵以下內撫外綏僅餘千紀視朱子南德詐思
吾神器遂竊稱尊號謀危宗社兩有青蒼之極齊仁天
睠未除逆謀之由李懷光舊勳討之尤撰詭論建之節總謂
但以化不量寵而易驕乖命既梟狼其封三之緒請翻
行間擬宸犯上之謀猜忌而欺凌霸殺飄蕩牙於霜雪
悖木水之本原什婦嫗之謀肆行寒心之使者匝奪之軍而
威長將劉三毛而棄之從賊及以賓吭禍害不叢已復譏京
之日月鼓揚圖旅之旌旗霧消將發命齊涵建牙列鎮正氣
之理堂堂之陳黃鉞武不歸之之整旅之威靈有征無戰
漢侍中樂同陝之士韓僕射競從事之師唐劉惠虎視然
坊騎將軍熊罷鎮同氣雲助氣並示奇兵從參伐以清氣
命以誓而諸旌不遠而待三逆將我偏封之諜推爾三州

之世夫風俗見朝之德澤曠從遠仲連受迹江湖事隗囂
豈爲賊守甘畫假息六鬼沾危化大義若銀心攜貳不善
者神者教歷數古今所記未聞投逆復全惟無阻無遺喬
齊有朱泚稱號亦冀蒙赦然後敢于天罰大禹猶有
主覆載不容鯨鯢敢以討罪從國居聖上而湯治已文武
行仁恩鳴狐假王之仗首鼠觀望之將莫不匡懷寬大破
始降卻雖三子猶存蓬艾之間豈太陽不回葵藿之照尚
武王部兵惟帝臣切相依於輔車以俱焚於玉石惟能洗
心以回解甲來歸勳獻闕東疏封帶礪融金河右絕烈析
當者速復帖然德豫不斷路于說然後爲至惡豈惟救肯
多方亦將遺無千載請視二者孰存一心書定爵功權見
六而又戢戎化厥訓居幾世變以風移撤對如案奇不

畫意
劉昭之心圖龍田發文諱又稱文書之關卯撤之本
唐我國指揮爲職凡撤之大體武是此休明式紀執
奇甫指夫時審人事擬將爲楮管標著甚於前驗要發
能於已然讀議以紀者揮球以驕說攻推異賜辭修在朝
健揮用以士迷不可使辭稜露救以實罪下可使義隨由
事昭而理斯益安而辭沂心甚安之所有元憲序四集
揭遺墨張皇威武使忠義會黔而郁謀讜懷擒未就之懼
陳迹以之辟之攻者見數時楊奈鴉謠告士民使知不
履已而謂無非無素而請戒

四明文獻集卷之四

從學鄭真輯

後學陳朝輔訂補

王厚齋

制

附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荊湖北路安撫
使兼知鄂州提舉武昌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兼路安撫使兼知變州兼提舉措置屯田兼
撫北灃紅萬余四州邊面加食邑食
制敕某一優書送

門下入泰晚有啟鎮安樂廂部之班分閫師以留田兼防
遼城之備乃眺永流之闊風黎託救之檔兵最方急於坤
維益表載更於帥律王言作命士聽無譁某官沈毅而善
謀忠純而知義臨機料敵明四境之形勢御衆牧人備五
材之將略學先心士素著屢公有嘉衛杜之勳寢服執金
之職式刑州之方面江介有清殺鄂渚之雄藩民心靖謐
治效已聞冰角龍服惠光於西陸念蜀道之孔艱待變
門之堅守遠迹衰微先江嗎然水之揮防近護風寒謹
元己川之雄樂欲堅軍而經武必徹上以將姚惟爾之能
歇王所儀是明易首堂風之快新艾前膺節之儀千乘

以克敵料植中權兵勇蠢四部若情制水壯利卯之情樸
錄剸卿以褒升進上將而終總其端擁使名之寵總組與
樞事之綱膺可勝而委心四海上便宜之十二變未戰而
代職揔往隨師旅之三千敏哉寄哉以實當予以維藩而
維翰中階采賦增貴式昭於載按遷除而道之閫帳想籌
邊習叟之精覽孔明卑以之陳毋忘淮灌耕渭之規模本
於以看韓輸鼓陰陽以嚴保障旅若予訓式圖爾猷可云
云主者施行
按詞學指南云唐虞主國當四命委政命書
制遣田之下書有四而制書其文曰制
姑王公執師右語名制度文命者王書有七其二曰制書
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共三篇五試制之始制
用四六以便宣讀宋制如此世書舍人召試中書而後除
不試識易是樣例者試者觀其儀也

時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授少保
寧武軍節度使判湖廣南道總使判潭州軍州荊
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任左棘以建旄秉總宰衡之任殿南邦而永固基隆
旄牧之權晦芬秘殿之英越在群公之表衡重且而擢本
釋奠館以圖廣芬錫徵章載颺顯冊具官某忱而寬裕
剛毅而沈潛緯武經文可大則賢人之業集思廣益至公
以天下為心亮采日嚴訏謨良告夙聲譽於家職逝炎侯
於琳庭冠元聖寓隊之階邦儀踢任峻望栢萃儒之秩領
衮廷恩養悵雖遁於狀懷恩變天輝於途略曉武安之館

鎮此方面之要衝地控重湖內欲唯心之先備疆連五嶺
外如吞虛之相依猶患未形雖人無競想思高廟有若臣
綱錄舊臧而命旬宣即中樞而倚藩翰徒得君重載轡武
功建同義東北登保之謀首森設吾昌之節無事不由中
御今是舉以標師戎令以先啟付指衡湘而培厚數路聽
和門之令十進尊元帥之稱申衍吉金陪轄幹食以新采
蔽治外之畫以謹徽桑未雨之防於戲陶侃啟六州之封
察督軍於交廣方叔振中鄉之旅佇執訊於夔荊精神折
衝明國安張指授當任則人心請歇承猷訓懋建膚公可
平江軍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劉獅前諸

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與
太所欽劉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錫夜旄而效鍊戟臨中封之筆總禁旅以飭戎益重
西陵之寄乃勝審室之偶風禅守衛之壓號陟男以褒勳
更要衝而枕戎吁颺清號數告師虞具官某果毅而樸忠
沈雄而肅靜營平守節深料敵之威譚享騎抗旌憚冠軍
之嚴勇制武威而揆極嗤清水以安邊王效喧喧克壯金
湯之勢戎容肅肅壹校其算之形迥為予惠戎嘉乃精念
漢中之保障控盍部之衿喉復隴西於舊國于疆于理時
也營於東道韜吾維藩而道斯集而未蘇隣要吉更而未

國將飭不虞之備七諭之試之良是閑新略分之建牙易
受江之留務鴉超重成壁嶐壯於范金產田照評修身儀
於撫戎奴魁適顧思之求命禾沒出拓改之迭必以嚴詔
柳、堅壁之威以使兵徽治外之略由加率勝增重細粗於
戲登拜將之壇決策蓋辭於南鄭上出師之表駐軍破從
於中原性山川未改於昔時則事業益參於前自冉隱朕
尚武圖贊獻可

趙參特授少傳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汝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成通淳祐四年八月二十日

門下天下通無傑生承頭業比氏作君而相上帝惟懷永
圖載公私化而撒一人式序在位膝言頌望有錫我思貴
左執之寄班帶大廷之顯冊以保舟宮趙參寬閑而肅恬
俊偉而光明文武憲于萬邦有應變折衝之器忱恂廼于
九德有庇民尊主之心出則秉斧鉞以董師入則踐樞衡
而糅輝讀〻終吉蹇〻匪躬顧從赤松避適含於禮義非
謂喬太光成重於典刑肆予紹休若古訪落通先帝之遺
謀懷故報之忠貽皆命之初庸志用懋之訓誕敷帝澤可
後晉英者崇寔之登三事命必大而升亞傅寅嘉雅操允
蹈前聞要篆遴樞峻跡特持采原使組仍迭廷恩增多邑
於采封冊再畜於王食以篤股肱之舊以昭體貌之隆於
戲世服勞紀於太常風懋崇昨之身雖外心在王室尚
迎宸扈之韓永有遠猷然今兆祇可奉船上九年終除右丞相封京言若謂宰相須用
讀書人參知之理世固門上表辭曰臣老不安無術每思依詠之語以為忠臣淳所謂何書救以超拔之言而自解

程元鳳時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
使新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制

門下卿惟前代訓官奧重戴公之任永言孝思嗣服聿懷
有位之分朕寅紹王圖恪遵成憲仁聲思洽用大眷于舊
人諸明謝諮賞勸相才期考晉攷孤標學號明庭時迎其
宮楹元風德厚而器閎學醇而識邃浩然養以直壹畫難
陳善太默休焉如有容得持美致君之體輔贊而藏諸用
動靜不失其時隱周崇獻之虞自適紅圍之佚訪予落止
數時繹思惟舊人知若勤所以顯先帝有嘉猷則入告圖
下衹師言聲我碩儒可無異數昔孝皇之盛際亞保之
珠榮匪諸以耆壽而執升俊卿以宿望而延鋒鼓彝鼎典
載錫之光帝是褒重崧嶽對之特擢珍臺之館仍秘致之
隆名申陪先邑之封益衍章食之富匪惟寵屋式示褒章
於戲圖以寵名成功俟遴伊尹告歸之志在厥初貽哲命
長志召公為保之規勉遜前修永綏多祉可

謝方叔特授時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致
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顯德罔不在初惟忠厚為家法舊人无克逮耆惟爾
哉為遠尊顧于纘圖受命誠意敬依德兼載燕及皇天啓
爾二三臣既右烈考乃睠憲章之佚疑盼錫位之榮繹于
師虞歆以渙號金紫光祿大夫與宮謝方叔圖淡而虎文
忱裕而粹氣經德不回凜松桂後凋之操秉心無競參鞋
璋特達之姿叢忠懋以晉膺某守文而持正仲山之明且
哲以保其身孟軻之致為臣皆有所式行顧素履之吉受
祉黃髮之宜謗空谷之自持藐浮雲之何慕惟今立政稽
古尚賢未遑設之以須者仁祖通行之禮必有進賢之寵
若哲廟待終之勢聯華一品之階旌序群公之表適觀故
事實非上宰以不除用奬耆儒雇清風之盛紫仍延思之
遠職增奉邑之新畲於戲踐阼而問丹書朕既迪周王之
訓箴國而作懿戒爾益迪衛武之年俾壽而康有猷則告可
言毀以聚二張舟藥一榮聚上美以其孝故也但進諫其
有龍望專相患今舍皇輔正以為不當請人主寿榮色之
以欲論進郡精召文德以已言晴召相之罷遠得色論者
四年桂召能言田不能以色召而有獻摘亦有取之
嗣榮王采賜詔書不名依前皇叔太師武康寧江
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戶實
封四百戶制

門下朕式欽用常若稽漢典姚公叔父我國宗祧宜秉
平詔書兼親尊敬之至睠飭垣之領使賦塞靖以疏思榮
徽令之華慶陳仲避前席人有訓別議傳帝數吾詒朔一
加異數皇叔與宮某融明有建德寬厚而履和又章規諫
自防特然君子之美仁義忠信樂善不以人爵為高一命
褒而稻封大宗輸而植庸勳在王室如義叔天錫純嘏如
魯邦相孝友于兄弟行著之內睦同心篤其慶澮棠棣之
孔懷友敬有餘禮儀既備對越清廟在天之烈遹遵阜陵
復古之舉長于西壹式心百姓專席之拜嘉維民具瞻
閬理之淡謙以卑自牧勉從類與首稱顯庸昔天聖初
褒定王之頌望越元祐崇屋徐邸之茂親凡賜錄綸植隆
體貌有德爵齒之重錫山土田之多祇率徽章丕昭彝憲
於戲孔子稱達孝之繼志述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
是謂大順增光簡冊燕社盤維可
按嗣榮王賜詔不名制四書之
所不名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而不名盛德之士臣所不名者也之慶也中嗣秀王賜贊
緣不勤遵之兼制天下之遵集一德兼爵以保茂
人臣之不當五也欲觀贊而比陰公篇傳禮於君臣不
名書五諸父兄下書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
名二稅相消稍臣表用之才擇供矣
嗣榮王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紹天胙命若昔鴻猷建令德以屏周昭備物之典

策封近親而親漢同本國之土疆惟時叔父之尊峻極帝
師之貴名位宜加於異數山川尤襲於舊邦長撫慈謙諧
褒崇之未稱先王篤愛豈沖默之敢忘進爵分圭請表渙
號皇叔太師與王秉心寬裕建性高明亦嘗之陷硯膺樂
善不倦綠竹之風猗猗大盛光沖沖同理義以飫多服儉恭
而惟一朋襲聖考表儀天庭輕輕棣華之和振振麟趾之
原肆予承庥立敬在初康叔之膺獨尊孫茲完於東耳之
恩爰比詔以旬名載錫寵光來隆禮貌何以通追於先志
益嘗參繹於前規仁祖作定師之賢更封于鎮將庸殊勳
國之睦賜儀于荊皆由丁武之弟思推為行輩之內睦率
循彝憲可凌徽章是用琢金璽而册真王書赤社以介是
福三山爰宇徽號肇新變節齊壇多儀維舊宜介德圖之
奉其嚴然裕之珍盛德百世祀康王衍親承之慶曆壽千
歲保魯茂迎昌熾之休仍董正於宗盟保豐傳於東邑於
戲九經尊位以重緩出先諸父之親萬姓惟王永民為式
屏邦之典與宋無極紀誕是寄丁 榮王虔宗室出公理宗弟 德祐元年請建藩以
瑞王重 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兼長史司馬德澄知王
親封曰 原鄂公
曰文德依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京湖安撫
制置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荊鄂州
軍州事兼營內勸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霍丘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門下朕祗承景命撫運纘程定郊祀而乞集禧稽正朔於
漢典昭宗祖而舒執禮參元日於唐儀就時清坤儀肅
靜同金支羽林之容時則必臻謹獻之思覩王路康莊之容
時則合諸常之績既耕耕之況趣中任謀之顯揚于肜
庭教我牧隊具宣其萬符閱殺志節忠從來旬來宣而告
成猗濟猿竟之器有嚴有翼而無武庫書敵愾之勳乃秉
旄節之崇乃踐貳心之列討軍室而中微充壯其猷來陰
雨而綢繆以固吾圍哉循除戎斯致孝享治外可告神明
章甘泉擁夕烽之虞而參旗馳月捷之奏益以本殺於荊
王而能表拓於蜀護于救蜀功其倍多福祚屬加勞而賜
朕亦如相禮之載隆褒賦增封真食衍食於載既莊敬而
弼瑞朕寧須肆將之初敢我公而錫田而尚迪對揚之祉
益以茂烈永文嘉師可 文德帥蜀曾復瀘州及在襄陽 據于王事利之言人如是哉

楊淑妃制

門下朕祗率邦媛適修內治周南之得淑女正王化而厚
人倫唐典之建列妃贊后職而論婦禮宜奉恩褒之訓爰
隆世閥之華茲于明朝示我優選美人楊氏凝守敬惠迪
性柔嘉圖史有聞鍾毓世傳寵之愛寄容可度時佩環鳴
玉之餘履如法相之良温其內則之嫺推朕飭之以敬齊

家有初膝菁畢稱求之詩本原院正民蓬若蘭林之到任
顯摩元妙簡重儀晉陞宮掖恪明思齊之至養式孚音樂
之徵言翔象著四星垂仰揆於乾律而教行九御時協輔
於坤闈載錫茂恩用光懿範名超隨從榮奉褕翟之衣品
晄分香絢采金章之係惟時異數若昔令猷於戲王儀有
家天敍爾祿朕恰愉而后依體爾其承視膳之恭朕節仍
而后親蠶爾其咸安衣之候朝夕有無私之志夙夜有相
成之心益衍祉于紫庭永流芳於彤管可特進封淑妃

楊氏也二王國慶晬極祀叙皇太后聽政時康事謀畢楊
氏以辟任謀執自雛叔者小既政楊氏閣帝崩大慟以哉
思見親閭重以若正詞赟宮一妃由丹令至性失選赴海
死矣樂其之海濱

王倫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
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尊賢懋大任莫重乎老成典刑之望治國平天下莫
先乎內外修攘之規膺乎元樞之英允有任邦之畀二人
同心之助方共濟於多艱一日萬幾之繁不欲勞以細務
優加異數宇書明廷具官某清任而和剛大以直守文持
正秉公以天下爲心尊主庇民可以明賢人之德行藏鑒
某類之論長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惟上帝眷予爰主作相
惟田人逆者患然肯來定六計如砥柱之不移折衝萬若
元龜之先見故紀其政遺來歐寧通德成乎安疆國勢復
振將相和則豫附人心慎田以救國功五君後志蹇蹇匪
躬之故允惟房杜之濟謀休休其心有容乃致皐夔之相
遜朕若稽元祐圖任宿儒一老時游廟堂以大政二相
並秉鈞軸協于同寅故率平章參建碩輔特掌者叉之禮
俾居宵伏之間舉其実何維天保采薇之詩詢於黃髮者
諮藩小災之謀入關渠於往惟間從容於朝著生膚中錫
休貌益隆於戲方叔元壯其猷朕康義復古之績伊尹白
任以重卿勿替格天之忠壽佐在位則外志清討謨定命
閱諸本主懋乃一德祭于五年

倫既爲平章以另二相宜
一人督師雖其然爲若
魏允計若不敢辟置于事然專決不同由於及張相
陰渡且少請國勢淌塊几败乞藏其事宜中行之乃下
倫平章軍國重事以紀任現文啟季士元時泉現使是哉
平治使明正不阿某乞至曹苜國勢危不能協諧
以濟大事
士論惜之

陳宜中特授右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
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思濟多艱時諮碩望惟尹躬有一德有暇碑而定
師惟說命俾百官置諸左右納誨嘉乃經綸之季獨予寄
教之功無競惟人得同心之輔政式序在位協舉足之承
君延祥元台誕敷明制某官儒業升洪毅識達乎高明知
仁勇之資諸國家而有裕剛大直之氣塞天地以無疑簡
在先皇俾輔後嗣替密勿風雨之決宗廟再安開否浦泰

長之機紀綱一正定衆志於綴旒之際回治象於警清之
衡精神撝而英爵數朝指授當而將士用命忠貫皦日赤
書言易杜之功計安生民將欲復文武之竟迪若休休有
容之度稽咨齋柄專遜之風蓋閑忙布公之心猶恐無
助而應變守文之美其經綸恭若昔元祐之隆登屬成德
之秀閣勞大事亦重事之謀儀圖異儒魁上相之任旅遠
先慮懷元前閒六月濟代而飭戎車仍領樞軍之寄千里
決勝而運籌幄事嚴基命之謹以尊寡事業邦治之權以
懋百揆然帝載之績申陪邑采王賢若踏於戲四方既平
時靡爲事朕正倚渰攘之畧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鄉益怵
虞游之備惟時伊譽以迓天休惟和惟一以徵國是保大
定功而干戈戢更化善治而福禄來又我受民欽若成烈
可（以道出督以宜中受命集主思且柔順易制者以國實故宜中首勛書冊以且解）

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選衆而舉皋陶有虞所以凝庶績相右而命召奭成
周所以保受民迪惟先聖敷遣哲輔運籌決勝惟簡在上
帝心宅揆會庸其臣扶成功計吉甫多士揚于大廷其官
其學醇而識閎德厚而才裕尊王室禮之大義深於春秋
撥時行道之精思貫乎日月以少舉寡二之望爲特立獨
行之儒精神折衝兼文武之畧夙夜基宥樞機之謀允
典瞻之素學謂廷登其已晚棟隆不橈碩果猶存而國是
式作爾扃懋乃收續王事靡盬不遑慮卄我于數欲經營
四方以平夷周與興三軍而興漢經萬民復司馬之入而
上宰進王會之秉直補勸誦於經帷咸望倚與於帝載翊
今夫嬰木瑕國步未寧明然悔所以制治保邦修政事所
以提兵復竟爰立作相于效國功元祐並命三賢若純仁
之蹟次輔相與總提二柄若臣愛之督戎師陟庠學啗衍
賦多邑虔發真儒無獻之效至展良猷翊德之譚於戲待
裴度而開廷英時惟舊人圖任豫房喬而斷大事尚冀乃
倖同心三后協可以澤天民衆正開可以杜群枉指從當
任則遠氣靜慮置得宜則國勢强威國綱緻亢遇乃訓然可（貴是日我元主軍四者值不免狼狽據之烈給舍書其件金陵踐介之職降者寄其生用之士送未來七入見京師晚武道用揚吊之屬之降老部尚書主龍林秋吉世祖書曰事奚佐主宰相覺似遣懷諸韓國不能威業李而花乃能成韶先新佑遣命趙孟頫為詩以識之孟坤四狀元書使來家思國國直推不害哈推事已深所可鋭且崝忍而報至也）

葉夢鼎特授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
文殿大學士信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雅吏撫知政事鞠寄倚調歲饗判國經閣勞宅揆之
事學古訓乃有獲廷登勸講之聯惟尊德樂道以有爲應

遣大投銀青光濟勉從異膺誕布恩綸具官某剛大而粹
明忱恂而閑於海濤大忠慄章破主帥之家天下遠尊懋
鏑世襲氏之德種果表于題奇靈元藉并三朝貴顯謂於
陳堯舜之正道不可則止恥由父之具臣肆予啟强中命
賜蹈望公如望歲允百甘棠之思治民如治家至僕乘苗
之澤以楚丘之謀皓壯而東山之志不衰股肱力汝爲不
欽績於方面者青僕臣賤其進贈於本朝念中人道周學
之知難大臣傳德義之益相與舊鄉對延思之職而敦經
惇典者無愧祿源之使而韶讀者禮於無戰錫僊英者從
戎游元遺乃詔於戲河冊書之散義世勤師尚武表海之
行贈縑竹之珠席而迎衛武公箴國之戒有詩則亂盡歸
乎乘可子曰以道事君不得行其志則相贈運使王所惡不遠事君也一爲合與仙道以退不出己罷
史數人莊曰此斷不爲陽自謀節衣於道母貴州道
曰業岳相安辭乘實御獨樂之相印命乃事制君此不從
吾言吾不會異代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
乃使人謝麥兒麥兒乃己後奉祠家居
夏會將授南往宮捨大使知揚州淮南開府儀同
三司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福簽動使
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食邑食實封加故封
門下聽鼓鼙而思帥臣寄一麾而張本戒師旅之任兩無兩
路以宣威睽違時隨慶注意帝望授田封之寄方寄委於
膺公先光武之行越往踏於鉅鹿王言仰命士聽無譁典

官某良實而忠純忱淵而果毅屬大事可當一面草木畫
不知名方豪無隕克臣爍旦足口部數百敵難折衝之壯
志有憂國愛民之啓心慨主事之秋則夜衣而行備枝難
之職則繆紅而往風聲錦從累吧水之奇動士歆品騰古
郢城之勝氣氣揭初于西銅儀台肺于三公維元老之方
叔以飭師于維黃髮之尚父以秉旄鉞戎警警趣咨籌
惟之謀淮水湯湯允重廣陵之鎮念圖奇合任則氣勢弱
四事權合一則將從欲表重捍拓之寄宜展吉尾運掉
之相應昔高廟之德百命世忠而捍城毅公建於佗名俾
當權於竹偏陝東而盡覆於諸將江南北嚴守於要衝蔽
遐方戢捍御寺稱會武圖吾圓惡爲勝行於戲衆句來宣告
咸于至既任召虎平淮之寄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並思吉
甫憲邦之功盛信乎可以翰之和號令明可以作士氣遠
聞嘗突泛濟多艱可惟悠贊有有成罪無才述又恐挫虎此臣情冒重衰師之俊重既失長江
自以後進爲將而加乾乾出已上曰夜辛其敗俸府院滑貴時盧州屢韶不出召回南知閩七乃以俾西全意歸附
四府已功世阻得爲半壹使四年辛時其惜呢之四今年八十四何不七十九四貫參青山寫古吾不朽
撫虎臣時授請遂並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　朕法書戒昭夜懷邊瑞賜諸侯弓鈇用建　於有功
建大將鼓旗爰設壇而冥重吾爾多士揚于明廷具官某
忠深忠純器質稚毅有樓海折衝之略操樟鼓則忘身而

敉人御衆之才，執干戈而衛社稷，固吾圉兼奉宵分擊節
誓中原之清，矯矯短筆之勇，鳴劍馳伊吾之志，洸洸敵愾
之勳。揭犬羊之跳梁，𨚗熊羆而操和，夬擇秉招叢保障於
海陵，左翊右韃，𢥞威稜於江淮，屏戢報彰衛之從，置上獲
屬門之路。淮儲將我戎，倚招撫而討叛餘，中承天寵，豈懋
賞以陵明齊將軍跣毅之策，錫勵水齊旄之命，增封多衍
食邑，重賞以旌細柳堅壁之勤，以振采薇伯外之緒。於戲，
邊境功名在良將，朕雖興勵於忠忱；兵事節度皆付公，爾
其勸懷於氣稜，祇若蕃訓，和我子顯。可（依此本筆湖收緒之）
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閤
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旨
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密府總統一應軍
○
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千里之內曰畿，寔重乎根本之地；十里為遂，有師董
兼戢乎斧鉞之權。惟予沖人，未堪多難，出車王事，執矢執
戎，退於爭衛，跣毅將軍割之受，嘴嗟於當斯，延淑游而分
閫，數胴𨽻以揚廷。其實淮陂而沈潛，忠良而篤胥，雖喔决
子男之勝，方暑運于蜚輸，草木知萬福之名，威稜懾乎邊
境。矯矯勁重之鄂，堡堡衛上之杓，倚戈戈音，與同仇志殄殲
於逆虜，徽韵徒討亂略，豹與亞於貔行，隨綴游之階危首

拯救而入援，執訊獲醜，采薇之捷奏，書茂露請，氣前茅之
氣大振。再念吳門之危急，嘗身師律之當，懷卻敵質於長
城，撤御民其左社，金壁無之徑，屢趁而藩籬之重，當叢措
中興名將之成規，遵右淛制使之重寄，謹固保障，則當灑
可推風猶妖祲，開京師以寧兇。江其試用，錫甫社奠壤援
鐵伯臣鎮於秀陵，書雖司金兼武安於騎，以老難之面
受任以節度之事，付公兼寵此守之榮，益疆身翰之勢，衍
其來邑，昭我茂眷。於戲，地利不如人和，朕逼於多艱；武
服以定王國，兩趙奏於書。公三第同力以收復宇之勳，家
心成城以集安民之績，俾全保之不替，永帶礪之有光。可

世傑自奔歸王人馬京城內至鄉一軍素之自湖入衛
二王統治世傑爲寔由定海趙二山朝王臺擬拜少保國
集明唯西南連與寔至連廣西馬士卿太傅戰于崖山
賊舊未滿太后以小舟奉趙罷之吳呼曰我今為趙氏
舟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去皇太后走者底
幾騎至趙氏立之以存趙氏若天不欲之則大風覆吾舟
遇覆

高達特授少保依前寧江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
將軍新誠北路制置副使兼寧海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節制本
府屯戍軍馬同始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倚重上游，圖寧多難，命帥以衛中國，付閫執訊之
勳。式命而將一人，允迪保邦之訓，時登選律，孚號揚庭恭

雄淡而高謀福芝而并重察娟爲耕蓋憂匈奴武克國善
矣無踰老臣矣名著硯心之重不計安鄧諸之全湯慨彼
相之忍功不能爲服近我國之孔餘未寧縣雖命以江浙
告成于王鎮于荊州用武之國精嘉聯結我疆之悴援難
斷琉持燕薑不二心之忠老防制水无我十乘以禦侮於
危急二矛車弓以協力于旬宣維桓臣勉勤王之行而向
守寡守圍之任東連吳而逢蜀爲長城仰受詔貴出師
爲銘前烈後來嚴三捷之委隋似狄豈保之班若首也忠
堅于張俊皆自儀同而序陸因勸珠書今以授聯而直陞
隋雄於瑾蓋任素隆明思以厚錫寵優明功可期行吏真
書增完齊鉞於戲嗶嗶戎車方叔率止厥有嘉克壯之猷
烈烈征師召伯成之爵尚集既年之績裕承異數懋建帝
公可遠湖南將鄂州之國遠遠錫前將方戰似遺自潰陪王罰督師連時異武書殊遠高似連身見業督濟軍
劉之日戴十書何能若哉將戰少循似遺親哥士姑少吉明使重士謹於乃似遺由是物之詳美定賞而不手違怨
望大矣在遠制置江夜遙江城陸于元命來禮探撫直湖比路外是歸以期後高濱元沈涪案德制刊相錯降權孫
至上知今觀高遠擬關特依高武累軍第更星已書道前啟聖戰將遠暫以協故不充甘如中書既旋相之承功
不能罪閉開首媪至功之界不可攄矣

祭文四首

七處祭

第一處 至元廣七常 御拈禮

相依高會移下漢陵子叙既藏至矣播如見終初易英永極
哀號

第二處

龐曠恆又並親相隨之臨達又而處無復前輔之見安子
仍凡中以哉翻

第三處

仙馭遊然如陸秀乎神旆歸止不斷亦臨同極一哀有嚴
三祭

第四處

處凡安行詮駒陰之住宿容衣如在香龍駕之空濛葬禮
四陳哀悰九折

第五處

詩江東遠永依復土之哀異衛而歸丘辰寧神之祭未懸
鄉處溪切心摧

第六處

龍陵告備想先烈之如存清廟揭虔佇雷薦之來祔將親
凡貴永切予號

第七處 申寺親行礼

酒山既備心如棗以如疑仿主還依神來寧而未安姑親
存莫同極哀摧

第八虔皇帝親行祀

辛時昭考尚思憑几之言睠彼昊天如見虔䧟之本荐儀將畢哀慕無窮

第九虔皇帝親行礼

千秋永锡之陵廞儀已闕萬世理宗之廟祔礼將行奄迨倏虔冒膺迨慕

遣官陪奉告南岳

岩岩喬嶽奠于南邦仁氣所鍾佑民錫祉醜虜不道逆天犯順江漢之域荼毒横流爰及長沙氛祲甚熾与民嬰守保障不恃田順惟天降福惟神僇忱精祈康克者定威霛有赫霛揚出醜師百為壯亟奏虜公萬里長江咸復寧宇湘永清謐用乂我民於萬斯年永錫依賴

奏告滁州瑞命殿太祖皇帝神御

皇祖造邦以仁興武清流丕蹟駿命造基揭虔安霛輝赫万世肆予紹承祚命克廞惟此滁城式固封守威神在上寔佑溪之虜騎鋒逼疆圉孔棘亟命顓書徼福祖烈為民請命殄殲醜氛掃賊壘者定武功江漢謐清永乂區夏

青詞同制

仲秋謝风吴山忠清廟設醮

神向禩江華民居之清祲謝霛徒月應秋望以奉膺維金堤捷石之方增虔银屋篤清之英學匪依洪震曷即救功祓飭真科告圭芳荐穲賜禮清之壁中救滌鴻之祇海不波揚誕登年而汽濟天無風烈究安定以咸寧

祭文同制

祭濟王文

皇帝遣具位王應麟致祭于皇伯祖故少保、静鎮軍節度使濟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鎮昭肅王之墓惟我理祖因心則友則友惟兄惟王令德孝恭為宗泰伯推位嗣攻追蹙王孫惟南之寔九原帶憎踰五十載理宗篤叙天倫袞念不忘瑞平更化丞命復爵維德宗贈之典以待後人度考践祚首啟追復之詔肆惟沖人繼志存恪今追虔犯順國步孔棘象禮追于雲川夙夜耿耿思祈以回上天悔禍之意用卿成祖宗厚睦之心贈王師垣瑞揆追封大國錫以令謚命大宗正選宗属為王後賜田萬畝俾奉烝嘗仰戒有司修葺王墓英魂如在歆我卿享默相陰佑丕殄醜虜扶持社稷人生民社稷在天寔寵嘉之王之春秋享祀亦永永無斁王葬湖州山水惡悲荅當時杜臣之旨未全害除敗宣乎為濟陰

王濟邸之封邸濟水陰地之義又蕭然焚毀除不為己陵王而奇王亦降封三之一同公如此之一靖元之洪矣大之凌之變將五十年謂以濟卿為言者皆不言及矣兵厲境徒徒学記之由始克為之駕年社稷為振矣春秋血祀之不享皇伯王武自文清公日吾夫人俾封孫年之和也使王濟祀德佑之末也則予於此其可言哉

曾參孔伋配食大成樂章

酌獻曾參郕國公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
行知體聖迹後是享是宜

酌獻孔伋沂國公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的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
中庸侑于元聖億載是崇 右咸淳三年度宗幸太學祀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
先聖孔子廟追告厚齋公权直學士院樂章實其撰著宋
已元世祖詔出先聖先師像冀改其郊祈一國遺而用之
遂及天下迄將百年而莫有知出于公之手者固宜表而
出之也祥院於即邑庠庠俎豆之事為之曾數後有奉而
存者不知後欲用公之文故之錄以昭於享之實者事
規於此者咸學作之矣

咸淳元年正月除應麟以著作佐郎兼權閤五月兼
翰林权直二年正月為軍器少監暨學士院权直三
年三月以將作監陞权直學士院德祐元年三月除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四月入院兩後再入北門凡
四年咸淳元二間又德祐之先多权直云係應麟謹
識

制誥之乘尚矣自晉開運元年詔翰林學士與中
書舍人分為兩制有唐號為全備至宋而猶盛文
章之士極天下之選然後用之任不亦重乎故事
翰林書詔付門下者為內制而以中書行詞者為
外制凡大冊命稍院則命內侍於學士秘第傳旨
執仗者異常服呼喀以供帝以酒饌並後上馬傳
呼矣通行者辟易院吏擁者迄以入制成翌日黎
明捧金盤進御以金劍印可既宣讀乃謝恩受賜
而歸吁其不榮矣乎哉故翰林學士厚齋王公嘗
三入北門咸淳德祐初多权直且秉掌而頒詞命
一時宣詞多稱之至於與予扶答之辭詞疏冊祝
之禮從臣紛還盡散不傳蓋自有宋以來其數提
如公者可數矣今即其詞而觀之沨然奮發足以
感注三軍動奉韓禮足以警惕百揆誠敬惻怛足
以感格神明淵深博洽足以包絡今古方且一詞
之出士大夫傳寫殆遍儒言以蘇軾比之孰謂宋
祚將亡而有斯人也耶書曰俾萬世成大王言其
公之謂乎後學滎陽生鄭真再拜謹識

四明文獻集卷之五

後學鄭真輯
後學陳朝輔訂補

王厚齋

誥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除同知樞密院事誥
詞科前輩後篇同

勑股肱一体相成法遠時幾之戒文武萬邦惟憲儀國翰屏之英朕建前人光成功所在咸乎有若侍臣在嘉祐有若臣僚攝錄葉林登貳樞極惟時攸頌牧之績構班祈掌允之謀無競維人式序在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某卷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學道乎中庸德五經之性論文淳乎仁義信三代之餘風於見復心顏為名命代言溫雅發號施令罔不咸勸誦從容陳善閑邪謂之敬妻訪問而之邊事成備不東之謀書嘉其知罪戎之情道而與申兵之閑而激明告我武維揚憶風夜慕宵旰心勿替協恭之助國家開嘏明其政具嚴思患之防以乂受民俾先甲可授同知樞密院事

起居舍人兼侍講除中書舍人兼禮部尚書誥

勑周史之掌贊書列于禮由舜官之出帝命先以秩宗陝發崇柔懷諸治具迎簡教任之彥久儀穆筆之欧錫我茂思对時妙選起居舍人兼侍講某簡甫戴來博審好修砥行立名濟濟扶揚之禮猶中於外京京寧安之文仁義其言莫如直諒多聞益矣欽起居而在右君舉必書考仁聖以陳前古訓有獲丕從朕志曰求厥章昔元祐擢軾於詩塗晉司帝制俗興宣達於鳳閣復哉春卿惟文奉咸精然俾措告不歷摘諸循兼但贅于演綸為誥有古風罔俾仲舒之擬同日加兩命乞謂知章之崇予欲著辭令以華國汝為予欲觀命通以秩典汝翼庶幾終恭式克欽承可授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 指詞學指南云誥告也其原起于湯誥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封唐叔虞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為王初作誥唐白居易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乎西漢陞試誥而命題者曰制

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誥
外制掖垣蓋以下同咸淳八年

勑滅勅外治朝廷中樞以教軍武功偉群賢之鍾本惟我達康靖直諒同德之合謀迪前書臣誕揚明命具官某蘊裕而守正識融而履純中和不偏不流得諸涵養之厚奉閣如磨如琢從我新畬之譬從入均知所業可大乃踐事惟之列乃儼常伯之班從容於其非心惟允陳善謂之敬既將有光察其忠嘉宜在宗密今承籓守衛之寄正賴柔

綢繆之時風夏羅護於江淮乃提翼清於宸閫有常之武
無競惟人若順清鎮大官而升若辱殊以宮家之舊俾陪
儲箸之畫式協推轂之忱班書啟而德要經綸躬垂而增
多邑具贊惟任寄之遠以成道德威之躍嘻在元祐則若
變謹言用君子而保國在中興則任累遠慮申軍律而詒
兵共濟明謨無遂前哲可繼任至宰相開元兵日逆於披循王不皇太后遣使召還要相
予稍鑑在位多許可時日為喲相於

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揚州兼淮西策應大使誥 德祐元年

勅敵逼先獻儀圖恭輔慶用考博之秀國秉彝將河北之
征師偃兵任累之預政塗揭鎮江右之大閫乃疆埸方之
情延陸駿假之戟鉞錫使渝幸循茂典具官某洪澤而肅
格碩大而光明田閫外制之積知國知兵之略言長城遠
矣秉允文允武之才屬邊陲之孔棘嚴風寒之謹護淮浦
戒我師旅率勵勤王之忠執政秉吾股肱將知体國之志
朕夙夜虛詳外之急思集衆思之謀勅命惟時惟我虛
惜險而授節俾令立政立事兵機策以贊襄是用揭威台
衛仍分閫鉞以協濟同舟共之務以者定月三捷之凱旅
要如光弼之増明廊廟有德裕而益重衍其梁邑壯乃威
聲噫東方單于之雖身外而心王室北伐張仲在矣共

武服以奉膚公允銳鎮人往欽用治可

李庭芝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誥

勅思濟多艱時咨碩輔文附衆武威敵懋時厚翰之勳內
修政外攘夷隨在股肱之寄圖任非惟求舊於事何心臨
邊最登一譽渾贊二坊具官某才鉅而識遠標特而量閎
儒士知我情挺挺掌詩書之望身外心王室惓惓安社稷
之忠金城淮浦之要衝砥柱廣陵之巨鎮執訊獲醜嘗奉
膚公倫恭和衷肆命予翼慨念勤勞於強圉菓知謀畫於
廟堂第一星曰天樞香陟籌帷之魁閣兩杜為公輔復參
治路之謀若王閣之在津興者昭先之於嘉定嗯惟注意
先夫秉寄趣介主之來朝矜永邑而孔厚嘻耶有樞轄土
朕思救武以為功兵冗語我兵為尚人民而土政懋展爽
橋無獻之略遏於中興復古之規可時阿术圍揚久庭芝守禦盡力晤安既城阿术以太皇手詔諭降下疑及帝沈瓜州太皇獲賜鈕曰比詔卿勅敕曰之未報董奉忿吾書尚欲圍圍即今書與詞書既已自既時尚為體守之庭等下番鎮其家回吾惟一充而巴阿不復遣使特世皇詔招之足芝新使者楚詔書誠上拔既盡今將擬出衆輔井風曲藥以結之民有自金里于者備力戰不虛戰于丁材軍清阿术請女世祖敢契詔勅使之罪令果歸撤庭芝不糾後大戰揚于橋甚才將回因引刀問張弘範弘範迎剗之言矣由才有才雖矣揮刀而前亢師碎易不敢逼

陳文龍特授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誥

勅析永命闕中興繩終輔同心之助詰戎兵揚大烈繼世
臣繼美之能承衆孝祖之聖謨約超能遣之略佐正色敢
言之操知爲忠臣贊元經遠之猷退食宵旰天崇我成功
所予廻惟甫人光茲復見於邇儒黄遠遵於隊與具官某
識明而才裕學粹而器閎仁有自偲有言謇謇故時之志
私不風中不倚恢恢樟鋒之採蘇首謀以嘻咨登中樞而
其濟參罍天保永徵之治協圖益民常武之勲慨四郊多
壘之秉清懷一日萬幾之扎棘若凡濟而求益猶者是屢
而萃良工趣隮淳化名臣之宦峻陞元封執政之秋乃秉
駿假周人多載進爵使圭增封邑采以隆朕股之眷以封
社稷之安噫予方以勝而運籌盡盃於表裏召公是似
而錫祉尚念紹於今日朕方篤純武之思爾克遇彖晉之
訓可史魏本名子魏式元唱名慶字賜是名德祐元年後喜任遺士盖王立章州叙以文魏爲賈擅使討之復知興化軍元兵至咏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拉降之文龍指其體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知遺邪乎不屈城遣械至杭州不食死

劉巖特起復總端明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誥
勅朕慨思時艱申飭於沿陲爲迹五海表其克詰於戎兵
命畢公鎮東郊以鍾司於封守惟論思之畯望懋救御之
殊廣賜齊優以重明墨晉經而鐘起具官某學茂而識裕
忠剛而氣和謀謨通古今勁質心介然基諸之律文武有
威風知大體展也經綸之才以常伯蘭知於先朝惟運籌
著勲於勤水恭苗之澤乜滄廿葉之愛下忘难孝思參
籌之永懷而民望斯繫假之而真朝依心之匪懈嚴鎮市
王猶陟膴方陰雨之備未修乞艘下瀨之師多缺人惟求
舊我有良輸弓鉞之錫翩征趣爲朕往全業之事無辞難
以榮辭仁廟咨臣精鋭挂林孝祖詔臣介帥剔槐事維扎
輳禮有從權是用隮峻職於承明督雄捷於制閫即里門
而賦印莫渠津之澄波想精神之本折衝賢念移思之義
惟古賦政于外爲哥致武之功勿逞其行我克用人可王益

堂位以殿爲參知政事起自年于羅浮
常楙特授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誥
勅入政食貨為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費
之孔殷斟酌於源流必措護於根本淳化命總計之使
建炎重提綱之權遠遷荃董觸界傳者具官某穎察而乘
從容以如善救得民有長者之風而不嬬儒雅勵事有能
吏之才而不苛惠我情於佾落旋嘉垂於禁路論思藹蔼
滄之譽鏗鏘惟裝馬之公惟殼穀之入幾何慱興師之未
給而公私之積可虞嗟足食之匕縣顯其任則可以通有
無推其鍾則可以地畝嘉帥承明細縫之峻治版部邦計

之肇眂昔三司魁儀八座噫罔以義為利勝古闕損上益
下之規財者人之心爾他行受民學俗之政惟正是之其
永有辭可（按樹書後書太子中生身試為鄉王主復德拾一年拜參政宣撫元秋文狂上廿人相而進士）
文天祥特授端明殿學士依舊江西安撫使制置
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
勅元戎十乘先行式傳真儒之望節中三命承龍遇隆方
而之濯朕若稽先朝之舊章尤重文明之選職內以侍從
廷之彥外并褒帥閫之暨王業之救平淳祐載之位盛部
省膺茲選命得其人具官某賢學兼時英獻替國文有武
備義堅質于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乎霜日傳檄召兵而
志士奮纓赴難而國勢張不屈書定之營先謂寡二之、
略而故復江表之疆宇命兩換除乃啟其衛古之翰藩容
備修材成稜營前茅之令鷗師繕破竹之色惟待之顧者
位必崇惟名之重者功必集乃除始規啟之嘆以增美制
闔之嚴噫是郭氏集武乃民論共對時明之運身雖外心在
王室趣成敵愾之勳可（按天祥自贛州入衛上書言宜分內為四鎮責任攻敵者以為遲）詔鋕
知之以府
翁合特授試尚書禮部侍郎誥（謹按七年）
勅朕惟因循之實視今多艱之求濟為國天地與並共辨
上下以安民典禮風是惟寅以進與萬以護本乃膺崇班

之舊誕敷嘉召之榮具官某內美修能瑰意琦行韶嗚玉
潔淵教賞好斯文山立時行特獨有守勝節閑儀侍從之
列弁輯副誥之華驗飭以學維經術得遠王寺懇擬
疇昔百君子之詳補有嘉猷由今千宗作之職萬汝惟之儀
以罷藏越穢之筆詆明遇武緯相析衡之功正曰直遂真司
得之平相見何晚圖五理有待而行今急而求為用之堂
不能致式免周人之憲然深思何（按合閭人薈古合讀論貴以道以孫賢無比唱之嘗）
（林甫輒自詫于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紛於荼毒鍊增圖上書國居其身輕唐民為天之羅乞遠投荒蹇時）
高斯得依前行起居舍人時授兼侍講誥
勅具官某慨聞學于古訓乃有獲詩疏黃發則閒慇在天
聖時臣疑以向書勸講在元祐際臣維因寶訓進規廷登
耆儒事啟先烈前言行而養以直學醇而容之洋惟有成
人吾朱覽思曰太史交命爾紀言暗察精居行之勤侍董
陶涵養之益何相見之晚也試其聽而詢高百篇雅頌之
文中興修攘之旨于我謂行其惟敦以待脫之座書精思
朕學親於密望甚潤之氣可潤迪躬念紹於前修（人欲崇高書論）
術道之羅與　民合施
文天祥特授集英殿修撰權都承旨依舊江西
安撫副使
勅具官某多難維艱輯兵有嘉謀上之忠參朝文何事之

載錫右師之寵股肱畢趣篤進律數恩爾才裕經綸器兼文
武以阜伊周衍倫之望而吾當與濟時之艱料合義師救以身
任國家感慨外患不以賊遺君父憂分閫畀重予寄所倚
前箸之畫朕方旰食而慮爾晝夜衣而行知當樽俎授鈇
之時正如奔警烽燧之急用儲華於書殿俾眡遲於從容
修戈矛與同仇丞其入覲運帷幄而決勝尚續鴻詳可下缺

勤王詔至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育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欲以身徇之庶天下忠義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則社稷可保也天祥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人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李芾特授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知潭州
兼湖南安撫湖北鈐轄使誥

勅具官某十國為之有師莫重於艱難之日諸侯有功進
律莫先於守禦之勞爾忠義紹于儒先器能濟于世燬中
立不倚蘇邪所忌連蹇駒谷壯氣不衰定牧星沙分閫卿
部護風寒春月提精神折衝使湘水無波徼鎮不擾朕嘉
乃勳喀延閣紬書之職亂宥廷導台之聯文武二事兼之
矣時識孔賊侵肆匪茹惟事事備以清氣援集枝功用對
揚我師中錫命之寵可芾守潭州長城死戰有欲降者斬殺以徇力不能支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忠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盡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謝枋得特授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司封郎

勅具官某春秋於內而亂賊懼作執戟以衛官同能一戰策
勳取案遺象節之士慕定賊所惡而合之志有艱難折衝
之功爾以鯁直性大節義形于色為一鄉之望曾信撫寇
寇要衝惟季謀在隨楚不敢謀忠信行乎州里隱然金湯
之固是用進長秋明綦組主爵兄擅力之諾折城之備豐
守臣共畫之既克有定謂爾來矣可枋得嘗從閩蒙造郡道其事及閩訪江郡數內附自以魚呂師夔善竟朝廷使之行城天也自至江州樂呂文德係爭會之德於行不受而受俾知信州呂師夔論江東制置使以籍本建寧山中世祖召至京師七日不食長書某論言明日夢湊稱大宋遺臣大元遺民食妻子之故以死而文集數卷行世

姚訔特授帶行太府寺丞依舊知常州

勅具官某毗陵控風寒之衝關河以西若防之制水特為
萃輸控寇使敷之謀畫大計之明可以固吾圉艱難折衝
推良二千石是朝廷以世臣吾是卿內家到符義契奮發
且戰且守朕嘉幾多分府駐丞示我昭明之典益堅捍禦
亟嘉爾公朕將有攸賞可訔嘗有得于劉師勇復常州賞知州事力戰四守百日被命時入王子良從城外募人運之為最後入以葬之又從民姑取其亂首書帛遺裝當陷殺識破害死之

黃萬石依前資政殿學士特陞江西制置大使兼
江西轉運使誥 德祐元年

勅宣力四方諒為既勝恩於政路右師三錫承寵益增重

於閩種普高廟之普武功命臣綱兩無江右安閩創閩雄
渭大名祇主舊章誕敷庭律曰宮某經綸學問曆遠猷
宣南文武憲和才周應變乳明兎難受任志切非時繼烈
往以扶王事之艱投袂起以赴鄰郡之急四郡若防制求
將乃行城文師以修我戎從其衝杜慨夫壁滸汶之佛懷
風塞根本之憂寧四方請後首樞衝三異匪謀由衷元帥
峻予鉞之顯從分陝之任益隆分虎之勲可冀秉堂鎮節
植屏洪都嘆元戎先十乘之行眼欲北中流之襟帶一臂
制千里之難御其怀外禦之規華精神折衝則氣勢猶指
授當任明將士勵既克有定遠通西府可落石江西安起學敵門呈協

予取陞費萬石自植册書直昌降大元帥三撲居士大人
夫之留其有不亡不降萬石論之曰君在宋官衙一國畔
萬不盡而降坳至於有不降未亡之萬望其吉以血世其
面就於萬石以大元宣入而武文天祥所有而敵經書江
西丞後而武萬石與走

趙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
府誥
勅朕由徽猷防曉治兵北師保世我表瑞里暁宗老之道
方孝恭尹蕭宗初避難庭閣之令望哉百明命予汝薦
是宮某皆學而器閎心醇而飭話以仁言事協替主臣之
謀為同姓卿偕毖守荊之忠若昔經祖春備爾人京北楚
韓堅之功司往教寬和之教福洪湛圖開制港自選令甘

業之餘思後見蒙華之趾徽尹神皇而治屢既振家聲節
里社以分予保郡先城齊寧閩之違直羅漢總之幸觀軼
承州再世之光邁安陽吳業之盛本屋之師爾其練習佩
精之民爾其懷綏元帥閩禮樂詩書兌恭乘賢之助州里
行忠信篤敬通觀報政之成可元史至明至濟趙陸江西杜解剝多事愛渚娟鮮斟
五日我皇以人惟何其猶乃是罔偶而教之
家鉉翁依前直華文閣權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
安府兼浙西安撫
勅具官某朕概思時艱廼簡賢尹爲邑爲四方之極用謹
固於本根因合倡九牧之風乃力辭於侍從有嘉廉遜哉
錫寵褒而詳學問通明素履修潔和平之政如古循吏所稱
清直之名惟爾之人是似世濟其徽人皆曰賢肆予更政
化之初命爾尋省治之命洽日勢法樣之害於地會論思之
職括靜之操不渝忠謹之風可採予欲成夏沈皇皇之緒
爾惟有游艾忱忱之才彊於折衝尤難於欽恭承平之日
流化自近匪但循循發擯之規可熱帶往執政指新令經聘取太良子記
論州郡推相本名從之徵執政皆署韶爲揭不推從者命
轄之短召曰以書召封敘陳之理下正徒爲新說使固之
官之不從俸至河阿講爲緒
昭安以我有春秋傳行世
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溫州誥
勅朕還淵海賢良之守用以嘉猷取明侍從之勞難進

推惠遐陲漕輓之重有臣惠善政之餘今得其人乃詔
以敕具官某會諸儒之學周吉士之風擢手中書玉堂貴
流之器行是正直亦該清貞之言讚昌民庸入侍禁從命
游藏子起部職簡而清秩緩長子國臺士有所式方群彥
黎朝而共齊慨一時補郡之獨先推既熟從但爾謹牧誠
在外服為息自豪以流根式是而卻以國事下而主本勿
謂閑士之遠亦若周獻之間行陽政聲毋替獻告可 元戶 省人
褒自出外祖

呂大圭將授秘閣修撰知漳州

勑具官某服膺選良吏而完乃收嘉考於人而遂其志體
臣子民之仁一也爾學醇行粹為游宿儒許子落止入說
通英有兩書董陶之益可宗性理供制與選意新才壯何
求退之果也漳浦於儒爾居相近命爾牧二千石綬以遂
閒論程 其歸身處江湖之遠名在奎璧之躔詩云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可 大圭岳陵人嘗為中書舍人有春秋 三詩集書錄行世

文天祥依前權工部尚書督府參贊軍事江西
安撫使將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

勑惟元帥將中軍謂在說禮樂詩書之參分兵御侮允收時
維制治保邦之規勝後喉戴色往晝游謠有嘉衛社之志
誕界制閫之權具官某碩大而光明宏深而勵將武文兼
備有經營四方之才忠義自將有過歷三軍之墓推碩望
殆龍甲之選表皇祖為造置之話討亂略以微師人百其
勇直殊遇而欽報陳知乃心浩自中甲兵之奇付閫外之
然之任若高皇命重臣完牧全紅淵以鞭征若孝爾語嘗
伯李將合遣雖之孔棘總中權於方面既居屏於是閫內
以護日幾之本根外以復天塹之險阻規摹有素勛業可
期嘻元戎十乘先行其武服而國定師中三錫承寵以保
正而民從遠成援於之功丕闢瓦儔之攻可 元吳破四分 召天祥入衛 大祥行平江無困古矣元祥辭古相互重有標概不省伯 勸將之軍祈祿使皆行至雖江與妄降海如謂州起兵江 而本因放棲宜玩文駭亂亂 入元而不舊而塑與而兵

陸秀夫將授淮東提刑兼淮東制置司參議官誥

勑具官某古者兵刑一致推下無冤皆士官攸繫舉因皆
魯詳之事爾以通材敏識久參閫畫東淮提刑使者缺命
爾運籌嘉謀贊獄以情斷可一戰兼顧兵機爾嘗兼之當
識洗冤籌運決勝所以拯黎元之命者在此往欽哉可 秀夫本從伯顏董承相伯顏不受後以兵會二王端上 至寶府儀然正常初王將武在行在博難位下以封衣 左被溶盡藻之進佳皆出生令無一日建備自書史學章句 封講第山路版乃化知驗義其子曰兩主伯寄文來方話 舟兩敖寧曰不專文恁已奉經不不可再晉熱府起水而

曾萬壽將授復州團練使知嘉定府兼咸都府路
步總副使誥 咸淳七年

勅具官某率帝人有指疆土尤重嘉川謹侯度脩爾職安
其雅度將懋簡折衝之績誕敷進律之褒爾挺忠純受
才沉毅壯謀定金城之略雄控劍門之險統戎漢陽而
威信孚宅敢違永而保障固肆曉洽於疏壽俾吳鎮於捷
爲正戰戎閫仍貳師閫惟嚴于備禦則江流靖惟勤於撫
緝則民心安往奏膚公祗若明訓可德祐元年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雲
城降于大元自後兩川郡縣皆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

張起嵒依前武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陞除帶御
器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勅具官某服膺蜀道以任懷夔門之譙師敕武功于西
土進簡安邊之良得猛士守四方遠求固圉之績爾謀老
事壯知深勇況克收捷爲壁壁杜城之略參華方面統下
敵攘之忠晴洛折衝乃命改鎮肆傾進律之憚明昉竈帶
之聯其竭王以入陣之圖以護長江萬里之險可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摻密副都承旨特授
沿江制置副使知江陵軍兼湖西策應使誥德祐元年

勅閫外制閫軍以有重乃之倚師由承天寵超錫三命之
榮朕植江表之藩籬當洞江之要衝乃授西討之畧以免
元戎三行具官某志節忠純才猷明果雄悍決于萬三勝
專敵攘以獻功草木知萬福之名獨崢嶸而挑難義聚倡

勅王之勇推拔壯御于侮之威憤妖氛之未平慮狡謀之匪
茹烝諸雷霆有猊虎猗角之形熾於馳有擊蛇首尾之
勢濟勝用捷大振六軍聲予欲嚴守擊於漢江以扞蔽江甸
予欲復疆理於京口以進取列城擢蘇方面之權兼館郡
符之寄合漢將籌策之用建虜使應援之名運掉適宜士
氣百倍奇正迭出書捷一清豈止日織之安庶幾大整之
定若昔臣俊受任中興天惟監我民能念紹於前烈爾以
順爲武爾並奏於膚公可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帶行樞密都承旨特
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勅脩甲兵與偕行既懋幹方之略聽鼓鼙而思將帥隆進
律之褒具官某果毅而勇謀忠純而好義勵擊楫清中原
之志首獻攘以獻功膺推轂遣將軍之權獨折衝而制勝
壯繫爲勤王之倡雄拔勦珍虜之勳朕方赫濯威聲將攘
除於戎醜爾推獎率義旅用清肅於江沅載欣中興之名
臣尤重南郡之攸典勾以眾鈞侯大微之衛外以壯金湯
比周之氣嘻定王國奏膚公式俾召對之重在師中承天
寵錫敉懋賞之榮可

張起嵒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依舊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

勑艱危之際恃節義為金城忠良之臣植封疆為砥柱孝
寬之保玉壁真卿之守平原今見其人朕嘉乃績具官某
秉心純實立志雄剛草木知萬稱之久推渥其于居之勝
擴虜氛之甚惡嘆蜀道之至難細柳整壁之威鎮安夔路
勁草疾風之操克復荊江誅偽使而焚其書挫醜虜而奪
之氣奏封丞上大節可嘉峻階容當之承流班亞齊越露
睇廂部之分衛職近周廬式昭褒寵之恩用為屏翰之勸
噫當一面屬大事朕不忘圖國之勤與三軍定中原爾益
勵折衝之略通收儁捷嗣對寵光可

許文德特授　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
撫副使兼淮東策應副使

勑戎旅卑淮甸近來劫敵之氣功承大寵在師中戴錫
策勳之懋賞有嘉訖用勸我昭具官某識明而志忠謀老
而氣壯擔權桂于閫外如虎在山毅重鎮於淮陰若熊當
道騎於長城矣直憂西城戢懷彼虜之亂常執叛臣而犯
順大羊驍十萬之衆擣其四面之鋒維我厚輸之良意
心毅守之略盡禦兩淮于保固金湯之疆宅帶原除獲殄殲
衆之醜大奏戎蕆之捷億萬姓之勞王使領於康車貔
軍容於方面既酬其績益勵其猷念知之未清望東陵之
氛錄用師觀寓而勤吏將氣以當平壁寓以寬為胡趣勁

兵而為按式竟著定為有孫雲可

田鐘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思州
兼御前諸軍都統制

勑國家多難王遠臣叔懷之秋節義大閑嘉良牧致忠之
志趣提師而入援爰進律以示褒具官某世行端純器資
果毅附衆威敵而兼文武加績益之善兵衛訓嗣事以考
度里者弘正之濟美奕世守封疆之固一心堅忠孝之傳
憤愴兆之肆而率熊羆而奮勇朕方馳羽檄以召勤王之
士爾乃飛驛書而勵報國之忱擊楫誓清纓冠往救平原
為金城之倡恨未識真卿之賢河西布壓書之制爾用錫
賞級之寵陟出帥於親衛隮陵秩於康車汝捍我于艱其
接梓鼓而進功多有厚賞以顯陽旋鉞之榮　田氏世襲思州與楊
氏世姻宗二入朝官榮祿大夫封義敏公　州播州楊

揚紀實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依舊知播州
兼御前諸軍都統制

勑聽鼓鼙而思師帥特發徭兵于郢司忠氣義豪英
趣援師之至疑為大保之榮具官某植志忠純秉心英毅
臨機料敵識如金攻之六韜用兵之人識搶王同之高里
奕世同封疆之守一心堅節義之剛懷昭家之肆出令艇
羅而奮勇朕每食不忘於鉅鹿爾性亮常馳於伊吾樂卒

勁兵捍衛多難冀御未識獨滑平原之盟實馳求翦宜錫
河西之寵思加增秩擢寄勤王陛觀衛之崇階峻康車之
殊渥夫功者順至美戒式采之行師克在知則有齊鉞之
命可邦惡世襄揚州十八世家元附逆請降世祖下璽書撫諭授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揚州安
撫使子孫相繼襲爵寵錫尤厚
嘉方依前右武大夫特授　州防禦使依舊建康
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勅安邊境在良將久宣敵愾之勞共武服奏膚公式孚寵
勉之寵有嘉壯略載錫食章具官某果銳而好謀忱恂而
尚義隱若敵國羞强人意洸洸之衛上之忠卑彼淮浦以保
我疆場冠軍之勇鼓為亂類捷斬要衝迎拒敵以蕞城
驅犬羊而絕順知多壘尊也獨披髮以纓冠鼓三軍進之
乃旌心而鳴劍先鋒麾戟入陣勒除虜壘破竹之勢來獻
來俘之捷歲級大援首共遞彼陸使領於捍防表我昭之
果毅有功見知則親用勸熊羆之臣擊虜以滅為畑盡請
紉兇工之穴迺建殊績嗣有茂恩可美才在揚州屢捷益王然極李庭芝命未安守
揚州乃要害之地也十迎泰州將來八每定芝附行矣
以城降阿术以兵迎芝妻子至陣下招降芝才發之
直下能救泰州守將孫貴降庭芝與才俱執至揚州才
費罵不已元知不忍其之衆逞也揚自用兵以來積顯不滿
野皆庭芝其才為不殺何使乃害殺之揚民莫不泣下
田是淮東州郡皆降
陽立依前右武大夫特授　州觀察使依舊知涪

勅聽鼓鼙思將臣欲濟艱危之會敵師徒討亂寇奮優幹　州
擢之恩其錫明綸以旌壯勞具官某忠誼植于天性知略
習于邊籌破桂蜀逆之衝賀長城遠矣湯池經川之險回
將軍制之獨堅細柳之屯屬秦米嚴之捷士氣大振虜膽
為寒脩矢與偕行久讓勤王之旅出車雖其棘趣彼珍虜
之氣宜力既多陟明可從武爵峻陟於左廣使名超進於
康車賁示諭時益勵無逐之勇師直為壯遂清蛇豕之氛
丕成偽蚘翦對揚休可
宜再成特授拱衛大夫依前和州防禦使帶行帶

御器械知真州　德祐元年

勅王事多難維其棘師克在和我武惟揚伐有辭功有厚
賞某忠勇伊吾之壯志堅壁細柳之英稗自守固於儀真
克軌賊于江滸率勁兵而勇往俘儔妖巢燬列柵以無餘
建收復捷忠忱足以振士氣義槩足以攝戎心賁褒律之
殊榮晉積班之峻秩用錫簡社益殫拱虔之勤立定厥功
嗣有寵褒之典可州本攻真州再成庭芝都盛與之
真趙孟錡力戰子猶當戰績後謀奪
其城旋其益急趙孟錡失足墜水中死苗
篤不之死破揚州旋其
再成身先士卒不屈而死
陽立特授翊衛大夫依前　州觀察使陞帶行帶
御器械知涪州誥

勑多難雖其棘徇忠蜀道之艱十乘以先行武圖諸江之守慨蛇豕食上國之慘時無縣有二心之賢趣成勳王之師嶮攻進律之龍具官某雄誇果毅義懸魁關撫鳴劍馳伊吾壯哉敵愾飭戎車代纖紇偉矣折衝玉韜協其威名金成倚以屏翰輯寧五郡保障一方天降割于我家重以投鞭斷流之志心罔不在王室挺然釋君赦關之懷遺特枚而奏弟書涉險阻而承羽檄聞者興起勵於忠忱念江淮之巢窟未清而荊益之襟喉猶梗欲塞擊而殲掃盡卯命而辰行是用升踴衛于樓班躋鹿帶於通刺褒乃勁節丕其疾驅其三軍壞如山以報先帝辟四方徹疆土肇敏戎公 授秩而來更膺以從可

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林葉濠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平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勑戕功曰多業難乎先錄之膺當國之典莫高乎榜列之階我有勁臣時遜戎渥具官某敏僨扶義維列忠群執率戈船既振威於海道剗齊武詠受養銳於毗陵趣諧師而進呂城欲乘勢而復京口由權從將冒矢石以身先般鴉我盈舊旗幟而騰深執訊獲醜敵懷獻功載嘉後事橋之奇勳峻階秉山陽之望我佇奏爾請之捷胸膺褒擢之恩可 師竟復常州大出并額與孫虎臣張世傑戰焦山大敗歸常州城破以八騎突圍走王江後卒所初入于海

瑚方叔特贈少師 咸淳八年

勑舊人云遠胥南效休復之思一老不慭爰亟褒於忠之奉章懷耆彥數轉悠奄具官某秉心純明制行宏毅根直聲於吾路地望先帝之知擢雅望於政塗遂登一相之任裕於進退介以壽康致為臣而歸從容知止雖爾身在外注想詢猷念未踰衛武之年易昔瘵丑津之疾惟德爵齒皆所難兼若昔成人今其餘幾九原不可作已亟飾于以贈之憾就珍從以乞言嗟清規之已遠及生存而加綍慨榮命之不先禮貌尹隆始終無愧可 特求封贈制皆中書舍人執筆惟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今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其故相特與降制是可以見當時詞制之定矣

江萬里特贈太傅 德祐元年

勑多艱難其執方加壁以趣來一老不慭遺喻懷沙而永逝哀我殄瘁聞者益傷慨歎精忠時賜懸冊具官某文起八代之陋學貫六經之傳休休其心有容得宰相體蹇蹇匪躬之故先矢丁壼九齡羅僵月之猶諸梁沙如歲之望若涉淵冰求濟尚明作予歙詢事疑同懸惟先邁訓聿懷勸講之助雖司遠私之言殆至易去賦易于思之守人莫我知已寧從彭咸之居壞一節之不渝雖百身其莫贖貴以蘇軾之諡視以謝安之官將與百世而立懦夫開張四維而屬臣節噫仁必有勇嗟乎共納誨輔德之賢義重

於生可以娓臨難苟免之士英魂未沫茂隆其歆可

江萬里特贈太師謚文忠

勅君子式黄賢濟榮乎德望之尊聖人有金城榮難乎節
義之守嗟乎丈老逢此難出用震悼于朕心肆表章其勞
烈具官某浩氣剛直德性高明孤忠自持屢陣林甫但月
之許特至不倚靡附胥充乡陽之無益歸乎未克遂乃剋
若金甌方諮訪說之賢振理樞瑜永慨風均之恨御事
困哉耆壽其天不吊憖遺衆哉殲良謝焉能繼誤國不
死遂以遺臭萬年作殺身成仁凜乎生氣千載謚師垣之
極品賁哀欽之殊榮嗟三公惟其人恨失扶顛持危之助
九原知可作尚興廉頑立懦之風可勅万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名曰止水及兵將至嘆曰野閒為時時所欲大話殺自殺既而殉揚城撫諸門人陳偉曰大勢不可為金雖不存在吉與國存亡既而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万里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翌日万里尸浮出水上從老敛葵之

印應雷特贈瑞明殿學士

勅賜子錢以觸征風撫綏方之倚毗數勞而思帥載旋
命之褒具敷言倫用劝臣節具官某宏材任重定帝濟時
知仁勇之修身文武為憲剛大直之養氣精神折衝戎我
師以鋪淮清雖在外而心王室有厳有翼制勝尊俎之間
惟桀惟征守圍金湯之固用提方奏星臨遄聞悵吊伯之
餘思想羊碑之下注厥忠功而沮弗祿更化以懷賢念國
步多艱朕安得頗牧而用若承明遽職甫未膺兌鎮之崇
極錫龍于表章俾賦思於政路九原可作千載如生嗟剛
毅不為三公每深撫几之歎許穠加贈二等尚歆禮哀之
華愼其忠勞聞者興起可

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

勅事君能致身封疆之寄為重仁者有死忠義之名長
存朕慨國步之斯頻嗟佳南之來屬載嘉砥柱之操三歎
鼙鼓之思具官某剛毅近仁質直好義河北諸郡獨有直
卿睢陽一城莫救許遠孤壘危于朝露勁氣貫乎秋霜壯
矣待髯白及可謂也哀哉握節屏于三禮之刀次對于松
階浮廟食于樂社錫以令謚録其遺派　若中興
之褒唐重九京可作尚祈世以死于君節奮英魂歆我懸
典可伯翔兵觸深而東府震度無力不支死于州治之王芝堂道引方道周以城降

趙玉信特贈正奉大夫

勅名臣文武亦盡亦惟大浪良士救力既任不印自劬驥
閑遺札慇錫禮章具官某謀猷以何知累銘秦賢長城遠
矣素東收謝之保以為外制之身保翰藩之寄恢振危難
倚任旅除舉旗之志手瞬祀擊之思何及俐書褒邑踌三
品之崇階嗚呼伊吾想九原之生氣可主信以二筆上首以遠亡不從請降

祠堂與槐之祀例道當日睢賊在言敢不及華開出冊一相
過似通拒三信皆曰不用以言且此主信曰渾戍史說一
句不得今江南無一片乾淨地其古壽趙家地上見也直
聞子孫居于自為表趙屋三字并從子書為以家事作元
而死始頓開之曰宋有是
人使死用之我安葬至此

趙與禮特贈朝請郎直華文閣

敕：具官某，王事多難，孰非食祿避禍患之臣，守千僉城仍
致捍敵死封疆之節。睠惟乃祖事而懷然錫命以寵褒而振
振周公族之英。眷、趙同姓之扶志，昔即某之守節臨難并
哲之死方竟以衞民竟信援而殉義。傷哉賢今羅此難
也，增十秩以追崇，嗟百身之莫贖。仍蔭延閣，並錄孫兒，俾
廟食以旌忠，而毅魂之珍慶可。元年大元兵南知趙與禮死之

王柏特贈承事郎

敕：某。朕惟正學不明，士習頹靡，人心陷溺，終成亂危。是用
崇獎前儒，使聞風興起。爾祖為淳熙名流，乃家世其家文
獻，淵源傳以諸老之緒。庸舂特俾淳泰。道不試，從臣有請
追贈尹旌，當孔耕之呼，所以振回頹扶世教也。詔于幽爾
服爭殊渥。可。柏字大父師愈受學楊時父翰仕淮東召之門
北捍敵之道受學者甫何基得其幹之傳逆任受業于
來主著述教力以求其推律自以為流宗以嚴如政皆可
也師之

孫虎臣特贈太尉

敕：國家多難，慨無死封疆之臣。節義大閑，是為社稷之
本。嗟忠臣之玉折，錫恩冊以襃存。具官某，英宋雄深，壯懷
卓犖，威讋制勝，屢奏膚功。昔任沿江之功，數立勞軍，常有封狼
居胥之志。膺方授鉞，而我兵以敗於蕪，而首之江淮，武
況屬以討叛之任。陣堂堂，旗正正，誓以滅虜為期，乃俾
守將乃投斧鉞，開閫于伍之中，尚思負之，日而報君父
之忠，慨有死之義，重與掌自輕鴻毛，顧哀閫之寒心，豈曾
莫不流涕。朕特凡以致睠，擊而思駁，閱遺札之言，愴失名
將之爲，寧卹榮後，追封尉府之崇，並蓋屏新。御書廣褒之
歸，哀百身之莫贖，悼千載之如生，嗟存弗履，居隆侯封之
官，殺尚享，眨秀寶之贈，諡而殺魄。可。元兵入秦州虎臣自戕悔章
殺，虎臣當以殺將生傳不
死太子為南後殺之

文杞特贈保康軍節度使

敕：事君能致身，封疆之臣尤重，自古皆有死。義之豈長
存。事惟奮君之恩，載錫斬旌之典。具官某，威名濟于世，獄
兵累將於家，俾孫之人，功惟我有臣，如李愬之在唐室，若內
奉亦堪為將，如曹翰之在本朝。概虜之覬江，統帥于兩
捍絕，寧旗若散，矢勇若頓，自審死而赦之。志于狗國，嗟將
星之遽殞，悼義氣之如生，投斧鉞以飭有忠，賜令諡以褒
示節。惠加厚而英靈動，重惻我心，登壇而拜，誰除墓道，既
往英魂，未沫，以彰其歆。可。杞夏貴子力戰被殺理者諸於為在業未及明亦未出降

尹玉特贈濠州團練使麻士龍特贈高州刺史
勅具官某早危授命者義之先致果殺敵者忠之大迹者
俶擾之士進援毗陵鼓三軍倡勇敵角玉以翦水之師會
士龍以淮壖之旅撝鋒力戰隕於行陣而嘅鯢之殄殲甚
衆爾身雖沒可以愧怯懦退卻者是用贈玉戎團之秩贈
士龍刺使之役英魂如生尚克膺此寵而齋誠之仍錄將
林之孤俾忠義之徒咸勸可　二將救常州玉戰五牧士龍戰虞橋皆死
資政殿大學士兩浙鎮撫使謝堂該明堂恩封贈
曾祖漢甫特贈太師進封魯王
勅肆祀有來雝雝哀對宗祊之嘏子德其鄭翼翼肅將使
範之恭惟賢相之流光施自於之渝文武教餘澤中貴家
東具官某故曾祖某德義縣美功高廊廟卿太傅任中天
之業寔鍾長樂之祥郭汾陽若曾日之功丕衍具度之祉
永傳婬煌於三葉旌榮炳耀於六符昭我明禋錫以多祐
師坦王社人爵之貴可加時榮保全祖烈之傳無斁可　漢甫
相宗
祖渠伯特贈太師進封魏王
勅多士對越在天咨政塗而相祀烈祖有秋斯祜悵世德
以教思恭言寀勞之使進有於播之年具官某祖父當革
文獻喬木方歆高家之仁聖訓而穀益大汾陽之孤在畯
而慶弥長維思齋之功有開必先惟主政之輔未篤乃後
符載錯衛之來假和鈴倅筆之有光告于文人仍繼師真
王之秩介以繁祉輔重珪累衮之休可
父奕昌特贈太師進封魏王
勅我將武文王之典資時使領之賢顯高彼中伯之功溥
予蔡俶之惠惟宗祀以教孝用篤親而與仁具官某故父
某大盈若沖甚德而慶當華有事矣尚長君退讓之風紹
衣之宜寔連鄉侯法度之教象賢展俾於政路駿奔陪祀
於合宮嘉乃義方錫之恩册更康叔國仍冀杜王之崇昨
畢萬封衍後嗣人之慶可
母吳氏特贈齊魏國夫人
勅於高維翰之功推本生賢之慶古有積行之美諸錄正
始之風朕命所裁而慎京師扶禮記而教餘澤畢敢家聯
於政路徽章申貴於母儀具官某故母某氏文獻名臣之
家書香女士之德祀共藻沼屏流水游龍之華教叔芝庭
衍蘩紫傳棠之祉蟬嫣方右之嗇青鴻漸西村之班傳輔王
盛凝重重莫耗之績肅穆使筍儷衍衍春蒲之容睨美副
以有原諒孝思之遐遠錦囊更輔大國東齊魏之封罷笄
孟軒千載求陶孟之範書之祠廟銘之鼎彝可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廷芝徐氏特封永國

勅朕横宗祀遹求報功常式之餘我戎式僃崇推之康歲
當之勸以義載嘉靈㲉之嘗其錫倫言用敷饗惠具官某
妻某氏迪内則之訓爲女士之芳猷采夫人超家助宗爾
分陜之化通盡令妻受祉集魯邦脩狄之勳來徹之裓既
閨彤會之褒可復冒其家而有纍貴於室以將封程夢無
軒踈沫滔溪之國寔書象軸增光家休之榮可

隆興府請安縣章下利澤昭應善安王特封利澤
昭應善安靖祐王 磨甲

勅古之烈士精忠貫乎日星沒爲明神實光射乎牛斗維
三閭之孤節慓千載其信芳乎民有功以德詔爵某神清
白忠直悍塞好脩仍羽人於丹丘已曾舉太初之表冠切
雲之奇服猶不忘蘭國之思惠從黎元飾犁苗陰肆丕從
於衆類式教貿於豵崇直茅于吉占其歆而美蘭籍以侈
於以僃九歌可

荆門軍玉泉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特封忠壯
義勇武安英濟王 關羽

勅頃枚名將至是匈奴每欣旌從康閑雅乳常有生氣某
沫英實戰翊之光亦宜周功東神乎高三傑勇敵萬人蓋
嘗秉漢水之隘而仗樊我于豪曹瞞之姦而徙許功難靡
竟志則不磨其降威於是更我心非更封何以慰衙旅用
旌忠佳之節丕顯烈士之風二名孔嘉永貴傳芭之祠楚
九章可作尚徙倚笙以抗秦

咸淳三年十一月庚辰蔭以起居舍人兼權直書行吏
右禮工房七年七月自徽州召爲秘書監兼權十月
供職書行吏右禮刑房十一月除起居郎兼侍讀八
年七月書行吏右戶房德祐元年三月兵除舍人四
月供職書行吏右戶兵刑房七月除禮部侍郎兼文
書行吏右十一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辭而省兼
但凡三入掖垣備行上下房辭命佳麗蔭謹識

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然則詔命之作其可不
慎乎文章至宗李風初波靡矣而王言猶不失体
南渡以来越汪公李周周公洪公為冠冕若摩齋
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淳德祐間社稷傾危迍
在朝夕而公回入中書應行諸房詞命方除目填委
他舍人閣筆不下公從容援之若行雲流水忽
然泛然而莫知其極者今讀其辭蓋會粹群言而
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群書者也昔三槐王公
序兩豐文集以大手筆目之且謂名與天壤相
畢嗚呼豐集亦僃也哉從學崇陽生鄭直再拜謹
識

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史公墓誌銘 以下補入

詩書所稱世臣之美盛矣惟宋豐芑涵育之仁逾三百年父子為相者三家鄞史氏與焉並及後昆華祿昌衍益世德之積也厚而承德用譽亦在其子孫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公其陣德有聞者歟越在內服請其職任越在外服惠政施於民洎世變守身義氣貫夷其操近古所謂吉人長者公既葬前進士黃君翔龍纂次行事屬鄉守請若石章屬啟齋執事太史 宗觀先朝盛際上以禮義遇其臣下以忠厚世其家誼宜書時從泰和鄉鉅故國參乃祖乃考銘于碑委靡其可使適老無傳於後兄若之責不敢辭

公諱宅之字子仁世為明之鄞人高大父詔以八行舉于鄉贈太師越國公曾大父師仲贈太師越國公大父浩相宋孝宗為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越王諡忠定備享廟廷父彌遠相寧宗理宗為太師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封衛王諡忠獻母潘氏齊魯國夫人公忠獻季子也幼以諸忠忠獻以福文斯之謂也以元年宗初命承事郎紹定五年中吏部銓自齋章閣直右文殿修撰奉祠神祠除將作少監賜同進士出身遷樞密副都承旨忠獻薨服闋除司農太府少卿集英殿修撰仍界祠神祠郎家校治海制置司參議官進寶章閣待制既金華陸華文閣知慶嚴三州皆月辭理宗既定遺定策之勳曰篤不忘公兄之先清公宅之既躋歌中外入式樞機公恬退自將澹於榮進上欲試之治民遂以敷文閣待制守婺時寶祐八年也癸巳歲旱飢出常平米三萬石借賑貸民困於病異守慶州始至獄多淹繫閱實上郡使者讞決圍雍一清賦稅三年民若之公待闕其一年版部胡會并追以已除代民輸未幾督趣如故公以累年之進一朝求足民必重困奏以三十年宿高者為教疲氓咸悅忠請之表以在原急羅詔者奏赴得請遂行春擇遣通攀石為兵部侍郎辭不拜進待制寶文閣提舉祐神觀擢工部侍郎秋尚書顯就散秩陞寶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寶祐二年召為兵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惟祖惟兄遺愛在越公來繼摩者老羅迎念紹先哲當以寬和撫柔比民初忠定作牧叙舊因為士大夫贊而有者表婦之爾歲久寬悉不需重是札舉稍嘗始復旧規越為南陽卿公寬而有制無所回撓卽大閉一夫經送聽事乃率佐帖王郎揚著公曰化歸役有常刑教不避辟之軍民熟服咸曰仁者之勇甫春治最轉聞璽書褒美陞徽猷閣學士同僉書除工部尚書五年進長兵部兼工部宗祀明堂為橋道頓遞使禮成拜端明殿學士時昇執政患數題避君斷章

批答曰卿紀忠著謹牧養字使寵嘉之祖孫父子兄弟先
後列政今惟呂氏潼鄉門式克欽承以為邦家光尋進二
年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寧府承葉公夢鼎嗅公昉之後
廬明勤儉遵照成規閩方多豪家務日高方視事公常承與
見吏民不以素貴少懈夏潦崇安松溪水汎溢民懸于手
當挽攜扶入郡公盛服露禱為民請命移時潦霽橋梁發
焉蕩覆民溥溥沈墊垂斃身撫拯之有阻渡劉擄者罰究
貸蔡明水退民以更生詳慶建俗禨鬼惡火身拘淫祠患
昵神事之公捕為首者正其辜黥流謫悍教渡閩中多覆
溺嚴為科禁俗遂革閱歲再召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居生母齊韓國夫人林氏憂言毁過禮咸淳二
年服除判江田職知寧國府郡江供米隸淮東兩兩餉得其
屬受委輸淮西使者治建康地近行充陵戍轄視江北致
涉耗失饟欠數十萬計而郡官兵廩庫常不給公措爾于
飄始得糶錢淮東郡次稍供明年被習提舉洞霄宮優游
里第垂十載自是閑光殘華若來始不新見晚歲闔門養
疾一榻蕭然人希識其面至元三十年病革卻藥遂不起
春二月十三日也年七十有九階自初命至正奉大夫爵
自鄞縣開國至奉化郡公食邑四千六百實封戶六百娶
洪氏娶商平郡主趙氏皆先卒子男五吉卿承務郎大府

寺丞知武岡軍先一年卒浙鄉承事郎為兄侍制後嘉鄉
耕卿並承事郎當卿女子六孫男六辰孫規孫暑孫慶孫
憎孫蒲孫女四曾孫男一公順女二是年四月丁酉葬于
鄞縣陽堂鄉金峩與商平合兆公性孝友敦保先瀦翁翁
如弗勝祇訓言同敬陵忠獻寧木已拱隧碑未立論撰先
德高吴公淵狀其行進徹乙覽理宗用至道照寧錢丙忠
獻故事親製文題其額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之碑奎藻
漢章賁耀松楸孝子揚父之美公有焉別墅在錢塘西湖
寶連括匡私第欲汲之賦以崇利公以先人舊業終不在
妣遂找户部侍郎趙公治模拳卒定奉化滸小百畝公割
嘼田易之手者遂息樂善不倦敵家法風稽存名譽以謹亦
久路之庭鄉里稱稱似不能言與人交歲若不出諸口而
胸中有涇渭亭亭游薄臨用如澗儒治五郡護本根後爾
係雖無赫赫名一念爱民隱然書澤之潤以後備聞集李
備籍見對乃人先於我顧我銘曰
史以宗氏相羣于庚逆宗昌大有祝相望有若甘盤有若
伊陟奭章鈞衡太常紀績緣肘惟公膺乃舊勳用敷厥善
不專者思佩玉徐趨翊于帝傍處貴無驕在豐能約逆
睠知職聯肆任事有世蕃肇伊男人公拜稽首對揚明命
信閑不言秉心無競好我於樊後政於宣振之而賦民處

以翦禹會作毋維細賜履兟業勿墜二季班上遷民厚俗
漢吏之循安靜恬愉壽不迨名光居川觀珠庭無使仁者
之壽秀眉華髮時行則止脫薤浮雲一洪初終駒隙鴻冥
嗣守耕耨前修所歎已矣君子歸飛無感四晉逕吉四殷
故家綿不百年鄉閭之嗟古稱蒼蒼胖兆銘誌志定之謀
志歟之子

史郢州墓誌銘　王厚齋

郢州君史育之字子毅贈少師彌鞏公之子補國學生以
父任知婺州諭通訓堂照補通仕郎銓中授從事郎峽州
遠安縣尉仕至承議郎通判太平州改通州郢州轉朝散郎
楽于家居官廉所至有遺愛乾淳和余始吾進士侍先大
夫吏部律婺明年少師公來守郡君侍焉而家子吾相好也
君二季皆余同年交蹇玄慎為重有感焉銘曰一邑之政
天下式洞經有訓為世則有才似似傲治劇佩玉長裾進
匪祿拜滯不食心靡惻填豐隆歎志弗詘藏已嘉嘉詩日
擊我銘表墓昭于億

越大夫贊　王厚齋

賢哉大夫鵬搴海瀕渊謨石畫為越良臣處女脫兎袖機
鍼縷標會稽恥于焉有光吁嗟烏喙機良之功實阸頹龕
棒豆弗膺彼皆青光白韜明哲謂不如蠡誤身之拙工子

白楊路哀猿號崇岡　一寸基兮江下訪衣裳憶我時兮
利抽毫述焉傷

王深寧文集跋

王厚齋先生博學鴻才淹論卓識見諸立朝居官議
論炳史冊少從師授得呂成公真文忠之傳所著書凡
六百八十九卷古今撰述之盛前無如篤雖以其次即
先生稱最富矣通行天下者祇玉海困學紀聞詩地理
攷紺珠詞學等書至手著序記表誥銘命誌銘之類闕
焉未傳誠為憾事歲癸未余屏跡家門友人劉君謙以
鈔書見售閱之乃四明文獻也採輯者乃滎陽外史鄭
公真也男勝狂喜不惜重資以應實士之精把讀終卷
間有未經詳明者　自著紹〻已成數見者輒為增益
成全書庶便云云　[illegible]
付剞劂以廣其傳如私為書藏從之來俗不滿
知枝學齋杜下之陳朝耦壁立父謹識於雲在樓

北遊詩集一卷續錄一卷

（宋）汪夢斗撰

明隆慶三年汪廷佐刻環谷杏山二先生詩稿本

北遊集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夢斗撰。夢斗號杏山、績溪人、景定間以明經發解江東漕試、授承節郎、江東司制幹官。咸淳初遷史館編校、與葉李等上書劾丞相賈似道、李等坐竄、夢斗亦遁歸。宋亡後、尚書謝昌言薦夢斗於元世祖、特召赴京。卒不受官、放還。是集乃其北遊紀行之作。中有見謝尚書詩云、正須自愛不貲身。蓋不特律己甚嚴、即其以道義規昌言、亦可謂婉而嚴矣。惟是上故相留公詩、註謂公入朝不屈、稱前正奉大夫、考夢炎以德祐二年降元、特為世祖所鄙、又曾勸殺文天祥。安得有入朝不屈之事。夢斗集中又有南國歌、為吳潛謫循州而作。詩末附數語云、履翁再相、力言姦邪誤國數事、理皇竟不能平。會似道以江上鼎清之報、徑達禁中、上遂罷潛相。明日乃以似道奏付外。考宋史、似道江上鼎清之奏在理宗景定元年三月乙酉之前、吳潛之罷在是年四月己酉。若如夢斗言、是於己酉之明日始以似道奏付外、則上距四月乙酉前將及一月。是時朝野方以荆鄂為奇功、乃捷書到禁中、一月始布於外、與情勢尤有未合。或其後人掇拾遺稾、不免以臆本竄入、未及致詳耶。又杏山摭稾數條、乃後人所集夢斗講學之語、原附集末、今亦仍之焉。

西園汪夢斗著

旌德道中即事

天氣才晴便不同輕輕拂面有和風溪邊春事
關心處楊柳添青杏淺紅

涇縣琴堂

石甍突兀倚晴空一帶春江瀉玉虹千古佳名
喚行客騎魚何處訪琴公

當塗道中社

鵲信占新霽朝暾起樹東春衫欺客冷社甕憶
鄉紅溪長杏花水路叅蘭草風午飧寧枸杞扶
弱有神功

過江陵鎮登秦中王墳讀決策元功精忠
粹德碑文有感近事而賦

力成和議得休兵痛罵猶煩諸老生拘執行人
招饑燄幸逃誅死罰殊輕

金陵上王煥卿提刑

英蕩觀風下帝鄉六條察吏玉壺霜中[illegible]自古
同上臨一道而今有范滂[illegible]館[illegible]江

城春送露桃香公餘無限離騷興故許吟人和
下床

與屯周卿提刑去年巡歷績溪回日有詩
留別今依韻和呈

台華白鴦歙山留笑殺楊人汎汎舟偶話後天
非定往遲知此華間清流一燈雪屋[illegible]
馬晴川草色[illegible]衍[illegible]儒宮橋下水聲[illegible]須憶舊
來遊

金陵繞舟渡江至儀真登陸舟中口占六首

風冷知日[illegible]得天多金陵懷古句絕唱是
西河

寒波白似面遠岫劣於眉江上無多作淮南正
要詩

華以詩書立國惟仁義昌當年衣帶水元不管
興亡

舟人忽[illegible]春[illegible]色平分江水波鉤月[illegible]空橫
一片雲

風順抛心險潮平櫂尾收[illegible]人白[illegible]一[illegible]

眞州

天闊春漲闊水腰夕陽紅已是淮南客常吟江左風

清明

他鄉逢冷食故國隔長江薄雨看猶膩落紅香滿腔客遊如夢醒愁事被春降正說揚州鶴俄來雙雙

枕上漫成

偶涉長江向北來時寒江北較花遲一春十日九風雨百歲半生多別離佛刹鍾催客睡酒樓鼓接人詩幽燕尚在黃雲外倦指何時是到期

次韻陳孝先制樹論學人 名應子號月觀 道

詞章記覧固虛文兀坐枯禪亦異聞萬事當如爐上雪一心莫起鏡中雲知行互進方爲學理欲相參及早分吾道但從平實看求之空寂便紛紜

寶應城北門外登岸散步

[illegible]繫陰千山獨步歸[illegible]曾踏春陽野花不識[illegible]人爲送香

山陽寄陳月觀

匆匆分手向天涯便寄鴈聚有時遠揚圖書不遑醒一總風雨夜共幽州此去三千里行冬當歸六月期應枕紅秋思濃淪柔細與說相思

風帆夜泛清河

風飽帆川十幅蒲月明乘興泛玻璃舟人生路須加謹切道今非此舊時

舟次比丘

昔然圖上看中原欲渡長淮夢斷魂今日幾輕許去輕舟已自入桃源

桃園縣道雀樹鎮郎事

[illegible]舍三家市蘆林半里城灘鳧去舸遊溪淨處沙明鳥跡不見蜉蝣[illegible]附[illegible]心石人立遠相以相迎

舟中[illegible]

日長洪固共枰棋適興何須苦用機舟窄不妨
張對局著輕已覺汗沾衣身如禪定一樓上
似造綠千里飛何似汗吟發天籟猜枰蹤暢助
生肥

夜泊宿遷上流

爾國當年闘暑風今日生舟冊溪幾曲入吟
三更

下邳米豊橋舟過其下有感下邳即圯也

博浪沙中擊祖龍却來跪履受編書歆從圯上
弊黄石今有何人孺子如

呂梁洪讀宣和碑

[illegible]石多舟去進亂河西渡讀殘碑三亭二間
[illegible]江掛得安流似舊時

彭城有感

不見舊黄樓綠暗荒城四月秋風捲苗
山有人尚憶老坡不

帝后山

下背見巨公柴披清吟道自尊寂寞彭城
非昔比風流何處覓曾孫

夜宿黄河

輕舟自挽上危灘不見黄河古水津天上三更
下弦月夢中萬里吳鄉魂苦無瀾酒澆旁從喜
有清飈灑暑祥曉起撤蓬明望眼寒驛戴鵲過
前村

沛縣道中

設着青樓過小灣倘從清暑憶輕寒山行却似
江南景更有群鵝浴碧淵

漢高祖歌風臺

孳貌長歌意始真斬蛇元是蔵鄉人大風不起
人非昔華下滑滔泗水春

沛城北有伍員廟碑露立荒郊有感

吴若未亡吳未亡人徹意高臺端當時借爲
子祠發似請諸人訃契舟

東行魚臺縣界初聞鶯時立夏八日

新綠陰陰夏氣清嫩黄穿入別村行家山今隔
幾千里始聽春鶯第一聲

登魚臺訪唐梁至金人碑有感

石臺突兀鎖荒雲廢寺殘碑石有文魯國遺風無彷彿矢魚以後幾紛紛

明發魚臺至古城或云即舊濟州未詳

箕斗闌干缺月升茅花夾路雪中行曉風凜凜寒城冷淡裏荷錢無數生

車行濟州道中即事

客裏休歌行路難未容歸去望江南荊館敢誇人謀雉桃乘懸門女飯盤故國山河今尚在殘春道路君先醉新詩收拾中州事歸與鄉人細細談

上蔡西門外有梁王彥章廟金人泰和中重修廟記存

鐵槍戰死後誰時消得金人爲葺祠近歲江頭幾符節過來須也讀殘碑

東平府登飛雲樓試茶

迢樓懶上最高層爲愛茶香試上樓檻外衆山供遠碧卻思鄉日下淡煙

茌平縣感馬周事

卧駕驢車入博州青山淡淡夕陽愁翻思故國令何在枉抱忠肝似馬周

高唐州戲作

錯賦巫山十二峯西南與北偶名同便饒真是陽臺路行雨才收夢亦空

道中不見山水

有山無水山枯槁有水無山水汗漫此處無山亦無水風砂捲地鼻生酸

過御河有感

漕東南由汴力此河今日力猶多隋疲民力亡天下卻為他人浚此河

景州道中

路畔聲軟斜暉雨腳收柳陰家曉鵲聲樵醉寒鴉

雄州北城外過白溝河

寸斧當年自畫河聖人微意不求多如何王蔡忘前轍可謂貪他卻害他

道中渴水

轆轤無處汲井泉惱得相如肺疾生遶着江南山裏路時時一酌骨毛清

曉入涿州界看太行山

曉風刮骨似嚴寒漠漠吹沙塞鼻關卧入范陽元不覺醒來忽見太行山

逆日曉行就車擁衾不得卧

滿處風吹碧草生流星時渡絳河明上車却欲補殘睡無數樹陰啼亂鴉

兗平道中即事

驚心卯石礙勞面老沙吹越見天關處不見雲盡期

入都門漫賦

粉圍萬雉拱宸居新[illegible]出來草創初省署朝衣雜裡鼠市塵人跡淵[illegible]息望時巳近行難到征處皆寬住似疎草鋪南風半黃碧客愁幽坐恰便書

簡鄉人丘同知舜臣

不愛一身死以全千里生[illegible]廉泉此事甚分明心白天應見官卑自莫爭于公廢陰德尚欲予孫榮

[illegible]燈部尚書謝公昌言[illegible]蜀省魁

[illegible]自[illegible]城肩[illegible]人雖志只期東海班傷心老作北朝臣叔[illegible]入漢儀方制箕子歸周節巳陳[illegible]正須自愛不貴身

經行[illegible]城過宣聖廟欲看石鼓不得入

[illegible]人家[illegible]尚錦古柳綠初新陰雲猶閣所[illegible]山城[illegible]常吹東海塵[illegible]花紅照樹[illegible]頭林[illegible]人[illegible]陽石鼓無[illegible]消鎖儒宮碧草木

[illegible]

[illegible]負[illegible]陽酒一盃興卿節物尤相催[illegible]花[illegible]梅子[illegible]黃無雨來下[illegible]餘衣江南值自多[illegible]米[illegible]

無題二首

硐邊竹樹絶幽香燕坐雲雨擁洞章馬上行人
重回首只知草軟卧牛羊

海風吹上一天秋獨卧扁舟自任流傾盡酒壺
人已醉却横長笛荻花洲

上趙簽推 二首

乃父由來産佞兒一門忠孝萬夢葬自從潘府
馳朱轂又缺旋閒戲緜衣兵究少瀋當遂相樊
川已得來春歸骨公居外閒公内清夜相思魂
夢飛 公舊懷歸故里故有此志

我本即君屬部民今朝堂上拜賢侯閉閉而後
無名手寂寂之餘有此人千里家書常訓子一
言心事在提身仙翁君問吾州政萬碧樓空不
染塵 開開中原故題趙部有嘗名北方宗之使有萬壽樓參年曾為作賦

富春方史君萬里與之别七年矣離亂之
後不意得聚首於此一見道舊有感 三首

兩邊青聲笙交明一笑何期在客京此會向來
隨是夢瀰迷尋迷却運驚背今白足配嚴瀨兹矣

先生祝君為茲狂語常憂洗石城 宗人台符事見江南野史 我定先
還故山君先生恰有北燕行

少年紅燭照銀扈危順憶沙河共眷衣今說宣威
鱗可佩爭如華表鶴來歸秋香飲浦杭先熟春
半江山筍更肥茗飲齋蔡容先過舊遊談麈雪
庭霏

衣冠屈辱但長吁為笑吾徒事業迂無救於亡
皆用相不知所任正非儒 融方國家以運貫為儒不知實非儒
也天初生執意何謂人獨存甚道未孫迂續斯
文難别淺頓弘正學福實區

暑中

漫說江南暑鬱蒸渠知此處烈於焚團蠅對面
如談子蘆蚤假飢似錦文病瘦帶圍寬一尺事
荒才思退三分夢魂自有清凉處遥看冰衣水
紋裙

書感

驅馳萬里且歸休三十餘年只漫遊已死舒何
叫不起縮松雪桂一山秋 何公學士近年惟於此

麥斜在學時松桂甚茂今聞剪伐矣

丘舜臣遣人還鄉托以家書時六月望因
走筆寄主學胡君及士招學正諸同舍

麥亦何曾渡白溝今朝却作等閒遊橫雲鶴倦性猶野嘶雨蟬哀信已秋此事欲知詩儘有西園才說肺先浮歸途亦及中秋月乘興同登何處樓

安道改授休寧尹令鄭仲坦祁門尹再成小詩

父子雙飛對對鳧弦歌[illegible]接倚州閭身同華表歸家鶴[illegible]介庭闈[illegible][illegible]山寒玉挺筍披閒水小岸株黃餘親釜應分餉爲攪飢腸幾卷書休寧山藥祁門竹萌皆吾邦珍味

城中將相第宅樹之以木殊多茂盛因憶家園有賦

屋頭花竹已成林奪與燕山萬里心帝里雖云多勝宅何須底事覓清陰

七月五夜枕上漫作悲秋一首時寄下猶

未命[illegible]

齋答川秋已[illegible]枕於吾病[illegible]故[illegible]今[illegible]對我吟淸夜[illegible]硏[illegible]人生[illegible]猶許存名[illegible]稱老耶知有道本伊周風翻木葉露初下笑看家林歸去休

[illegible]巧節

新涼[illegible]晩風一笑[illegible]相[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野無雲際大[illegible]綠樹[illegible]花[illegible]俄已過風光[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歸[illegible]珠切[illegible]出[illegible]歸[illegible]八舒[illegible]拾[illegible]大[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汾由[illegible][illegible]參[illegible][illegible]林[illegible]不用

夏[illegible]

水[illegible]行[illegible]殘雨一蟬鳴[illegible]人老[illegible][illegible]新來太[illegible]生不死[illegible]然[illegible]伴[illegible][illegible]歸[illegible]切[illegible]把詩[illegible]

士節陵夷久可憐謂宜作氣一時伸恰求諤諤
廷中辯亦似厭厭泉下人身死有陽名不死笑
貧隨巷道非貧世推五運今何運歸去何如老
海濱
三間小屋枕山邊一縷炊烟謝老天襲節餓貧
猶自樂希夷當亂只高眠道非日用常行外心
在吾身未有前斷去重參教透徹何須更用羨
神仙
身到瀛蓬古來煙波溺禹迹故皆將近來學客

逝南從彌日樂人祭比門治極濕病猶駁雜功
伴禹稷有根源紀綱法度干何是歸醉枕頭老
兒翁
貂運荒鄉況栖栖席地踏蹲四體胝飲豈素壁
愁對酒殺機元淺倦招恭相傳帝統須求正莫
優王風久下衰歸去林間洗雙眼暮年要看太
平時
世道茫茫未解愁新涼行色且歸休四年擾擾
恭知憂五羨鬢髮老轉愁禹貢九州行半矣潤

宋十亂有人不浣紗雲冷微山月不借林間樂
一丘
商量何必又商量休笑吾人議論長事欠剸裁
多積壓心猶疑忌少擔當無由把柚舒衷憤空
負懸弧射四方只恐秋風破茅屋急歸爛賞木
犀香
次韻效都堂薰風詩
輕𥤨鼓入五絃琴都是重華育物心唐殿微涼
只尊觴何如四海共清陰

問候趙參推
龜疇五福屬鴻儒壽骨清強病應無寔識維摩
今示病當知涑水本來癡心從空想塵無染念
到忘時氣自蘇此說雖非儒所道於中恐亦有
工夫
送江東李宣副之官洪鄭
田里創殘疚正深望醫起死息呻吟神功那用
千金藥妙處都由一寸心劒外空遺喬水望江
東將有慧棠陰十分存省新耻了歸轉洪鈞普

八月十四夜月食

盡日陰雲蔽太虛夜深却見太陰虧老天故露妖蟇[illegible]嬰索廬同寸鐵詩

寄安道

世儒多誤入旁門默坐求心謂道尊知不兼行無實力體非有用是空言窮[illegible]即[illegible]爲主[illegible]得人[illegible]自[illegible]此話破昏昏

風起揚埃如天舞

卷地飛埃逐旋飆盤旋曲折勢飄颻遮前[illegible]回風舞今見傳停楚女腰

別左司杜郎中

相見匆匆即告歸江南魚米儘堪娛樹林浩有秋聲老客路誰憐月影孤班序自還君富貴稱居尤着已工夫他時[illegible]會無他說敢問於仁包近無夢（左司有權名近 斗曾爲作銘）

簡楊治中

當年北騎壓[illegible]城[illegible]擬與[illegible]成好去寧知徐鉉撰文[illegible]來奔[illegible]鶴猶如退步行上介尚能分[illegible]去不應班爵獲公軽

別方萬里

異鄉成解后却是受恩深白雪千絲髮青山一掬心夢殘攢老淚悲極躡高岑此意都相似鑄期合鑄金

門外桑乾水我行[illegible]留[illegible]見[illegible]曉情苦意如秋此道今垂絕何人可與謀臨行重分首吾敎尚多憂

柯山趙公屡更麾節多在浙東西皆有美政總旆正爲浙東憲入景炎猶爲閩浙招捕今被召入覲從行幕客則吳元鎮與朱景日武博景日向在上庠亦辱識此來所謂相去差遠至是出舊紙方能報元鎮謂併言[illegible]故衹訪景日[illegible]因得見[illegible]公崇[illegible]接元鎮[illegible]三首

奉呈賓一笑 元鎮吳安朝景日朱弁作

使旅路入古神州況復驅車渡白溝蜀主未能重遊漢商孫不免亦侯周九重注想闈猶告五事開陳動晃旒耿耿胸中有餘意西山老碧不勝秋 是日有旨召對公上江南五事

遺愛曾留浙水濱北方正自素相聞長途廣明多名筆稽府賓僚盡富文性昔知音有吳季稱來難吏是朱雲聯鑣向闕成寂覲拜得恩言定不群

當年不得拜前呵相遇今時可柰何病骨已秋飛雪早衰年敢謂見天多虎狀上策裨胡翰惟有東還聽壞歌出處從知元有分恣言無善從樂道

上故相留公

蒼天有意不能遺行邁心提賦黍離猶既遭亂尋能政質如在位必進疑身捷今日多休問道在當年倒少思緣是與中輕放入少爭不似田家時

□編跳筆如椽力拔□四海□□侵北人驕厚紙□□南面獨班宜雖言上恭大流丘只考前衛國愴然舊日恩堂炊已盡今頹敗柳柰流蝉 公入朝不屈止拜前正奉大夫

留示還雲甫秀才

至舟車要覓詩來年忍負始來時未成班氏小賦僅見韓山一片碑歸信正須傳雁帛秋不為憶尊絲今朝再撫襟乾水月朗風清誰思

遺山諸老號儒宗竊與余懷正不同了得高吟猶小技窮知實理是全功生民皆本詩書出宇宙元包性分中來此無人同我意拳拳望子華類風 遺山中原故詩人元好問也

車出范陽界望太行已不見

又別太行去征衫淚淚斑仙游在北岳縣興滄西山世換碧如古雲收意偈閒

雄州回傷柳在城南和庄有碑

敗柳能消藥一圓鵝黃裊裊復春妍世間真有
回楊事却送枯枝不解僊

連日車行風寒

不奈淒風透敝衾高眠車上被蒙頭自憐病骨
生來弱莫恨客途寒可憂稚操素持四不出狂
吟且和二冝休家鄉才喜清無暑露下芙蓉一
陸秋

貝丘道中看王莽所塞黄河舊迹

從來四瀆各入海底事黄河今亂淮新莽智款
出神禹光令司農名實爭

東平道中追思來途

去時荷入次欲拏汶上繁陰暑氣清寂寞荒村
驚衆客又驅僕轂過龜陰

九月一日過東平城中見賣糕有感

纖纖新吐嫩菊枝盤中粉餌雜時炊春平節物
今猶昔兄弟懷劉郎情欠詩

[illegible]月十九

燒[illegible]淮[illegible]

搔白髮不堪[illegible]黄花折腰肯使龐元亮落
帽多應罪孟嘉不愛汶陽溪上路寒風拂柳晚
陰斜

濟州至魯橋鎮即事

過了潘郎一句詩瓷中風雨尚棲遲少人耕處
地最閑多日陰時秋更悲山向近來青淡淡樹
因遠看黑離離魯橋有水租船去明眼先朝一
片碑

明發魯橋鎮舟行

泗水[illegible]小艇[illegible]一炊
[illegible]天潤[illegible]
江[illegible]晚來晴

[illegible]

[illegible]來東[illegible]過[illegible]城屈指徐州一有程到[illegible]

[illegible]

連[illegible]

睡中過彭城

驚殘[illegible]語啾啾渼喚移篙看石頭已過[illegible]
元不覺依前不得上黃樓

重過呂梁洪

新安江最險此險尤艱難亂石紛如錯[illegible]
皆環危牟分寸地只在折旋間何似平夷[illegible]
刑剎[illegible]還

月夜舟行晚發呂梁洪下近更餘[illegible]
熒起長旗落霧空秋蓬覺[illegible]

尾水光涵月白霜氣挾風寒舟取北為近川
流泗界安鶏[illegible]市樂喚更殘夜將闌

[illegible]近申刻舟人欲取小清
河[illegible]路四十里既入小清河[illegible]
[illegible]如默次早已至山陽
前來[illegible]才能撥此津水繞晚[illegible]
舜殊[illegible]俯親因知[illegible]多[illegible]
到家將[illegible]絕淮流卻狀枝[illegible]人便評[illegible]
卿入

易舟泛邗溝有懷來途

過得淮來便是家沿流草樹尚芳華幽燕回首
黃雲外想見寒風舞雪花

維揚見陳孝先制機辟授館因呈小詩見
意

倦客秋帆歸較遲亦聞采藻魯侯池不煩下榻
聯高士寧復登樓卧小兒病藹耐霜羅侶我寒
風吹面髮如絲君非能出不能處心事相同因
得知

呈隆興總管王都水索書

南浙[illegible]名族昔盛數諸[illegible]國恨何極餘生計
尚[illegible]風流豫章守人物水曹郎客裏吟尤苦秋
江卧夕陽

當日鳳臺下鹿鳴同著鞭魚龍既懸絕鶏[illegible]
難仙危葉愁霜病寒花紛晚妍幽窗論[illegible]
抱闕凄然

楊子橋

夜[illegible]艤艋丁邗溝[illegible]雨收已入伊[illegible]

渺渙去來朝楫穩皈真州

渡江至龍潭即事

敗蘆衰柳落江隈才見黃雲樓畔堆舟趁瀾狂斜入浦帆因風飽不依挽背山數闕世興廢白雲靜窺人去來地暖江南春吹雪小春天氣正一梅

竹篠村塔碑筆

鉤望戎昌東望口下窺鐵甕圍依然英雄爭戰幾編史往客浮遊一華紅把酒臨風懷古處題而已我過江年謾有足跡半天下未必詩名所在傳

上饒劉元術十二韻

退瀰海柳雀東南氣勢椎宜派分漢從禮樂有周公自是通儒術元非急治功一江秋色外九湖月明中雲澤通田里棲華徧吳宵潘方小舩漁渚蕭助春客力可安然祚學能傳孔宗經綸方寸起敷德古人同妄息孤貫寂靈存萬慮空非來那起浪不靜不驚風定者心之主行兮用以充蒼生望霖雨孚久蟄泥龍

送宗人淵甫入都

栖栖我輩只如斯壯矣如君有倍宜若是胷襟合西豹未應位置下丘遲（遲二姓拘排劉丘）陂涵瑪影日斂落霞净蟬枝風亂吹一路盡皆懷古處任城多有漢時碑

登雨花臺讀馬平陽碑

寒江如夢夕陽斜休笑諸賢誤晉家雨打風吹碑已泐英辭空自兩天華

是金陵教授陳匡之銊前進士三人居慈湖

文物依然故燕圍扶持云是有御門□花似醒醉夫蓼頻藻如招騷客魂門戶固緣太丘重鄉人素仰后山尊曹溪一滴西江漲歆乞開堂舊偈翻

題卿友蔡景星號洪堂因所居之村而名

心胸欲闊坦意氣要恢張力可弘吾道方能大此堂簾開（一作）容燕入扉闔受花香於以警為

故鄉

途輸行口占

筍輿咿軋亂山隈擁鼻清吟當探梅

憂貞少人皆喜慰遠鄉回樹猶綠暗知霜薄雪

消紅深欲雪自說江南好風景江南尤更有

奇才

南園歌傷吳履齋舊景

歎息南園今如此主人一不循州死南園如此

未為辨宗周禮敬奉離辯求相當年坐黃閣

是北兵渡鄂不知靈陽有何功却以鈞軸酬

狡爾以相與謀國已失坐此謀失古人國梅花

嶺以南京蘭門降王亦再來南園池館不但

舊有花憔悴竹樹瘦不堪回首望錢塘宮闕道

頭此花荒鄙夫姦人如王蔡又無惠卿才可受

丞相有見非不長而乃升之中書堂我行南闕

次前下不免寒心怒欲罵不特要寫平泉誌更

後要常連宮辭嗚呼吳丞相手提樵篷嚴廊

變皇有劍重日星非讀書人毋用相博飲好

不肖子可以公台作邊賞歷翁之言早出此老

骨不死撫花聲西湖一碧無片塵南園花草十

年春

右履翁作相力言襄郢興國數事請以侍從

理集竟不能平會似道以江上蕭清之報往

遂禁中上遂罷清相明日乃以似道為右付外

然則似道之相豈履翁意哉余所聞如此因

書于此

雨中曉行

馬上雞聲黃葉村擁衾欹枕閑柴門征衫塵土

休煩洗留取燈前看流痕

寧川道中口占

緩冗吟鞍出秋長袖裏垂煙分村遠近水見地

高卑風緊鳥飛疾川寒魚上遲擁爐[illegible]雪久

已數歸期

入叢山臨見雪

天公有意相歸程曉起千峯照眼明一白自能

遮百醜只疑風味太清生

南鄉子 初入都門讀賦[illegible]

西北有神州曾倚斜陽江上樓目斷淮南山一抹何由載淚東風灑汴流 何事却狂遊直駕驪車渡白溝門古幽燕爲絶塞休愁未是窮荒天盡頭

朔中[illegible]作感

人方漢觀似參差巍倚太清旁便有二京賦[illegible]也須費力鋪張 客窓夢斷星稀月澹一枕凉[illegible]凉舊日春風汴水[illegible]楊[illegible]

八月圓

詩[illegible]常一樣窻前月人只[illegible]年年今夜[illegible]尋詩酒共上高樓 [illegible]鏡能圓戲度白了人頭良辰美景賞心樂事[illegible]

金縷曲 [illegible]

滿目飛明鏡憶年時呼朋樓上暢懷觴詠[illegible]今宵依前好詩酒不成佳興身恰在燕臺天[illegible]一段凄凉心中事被秋光照破無餘蘊却不[illegible]

許貧病 宮庭花草埋幽徑想夜深女墻還有過來蟾影千古詞人傷情處舊說石城形勝今又説斷橋風韻容裘嬋娟却相侶只後朝不見潮來信且喜得四邊靜

摸魚兒 過東平有感

憶舊時東方郡東原儘是佳處邪都破了尋南渡幾遍狐踪鏖舞君試覷琢一抹荒城草色今如許芳華舊地曾一上飛雲歌臺酒館落日亂鴉度 吟情苦滴[illegible]老淚萋酸非是兒女兩湖似我西湖否[illegible]秋欲暮要一有秋波又白催歸計休[illegible]待過江說與商車驅馬今是朝天路

憶古揚州 賀宗人熙甫赴任

還猶官歸黄埃滿面難於奏賦明光殿秋帆落日渡淮來[illegible]泗濁憑誰撤 [illegible]一遍綠袍不是[illegible]剪紅樓十里古揚州無人爲把朱簾[illegible]

北遊集[illegible]

[illegible]溪[illegible]學會於開講十[illegible]月新[illegible]
西序以燬于逛年餘未修[illegible]爲于西園西園
[illegible]其先世諸老從故侯蘇文定公講文講學
之地令因其屋之舊而粉飾之[illegible]存
故學子相與摩習其中不以干戈末[illegible]
詩書禮樂之教也此令君大夫之賞[illegible]
以行之世變紛紜士失其職乃令築[illegible]
弦誦有地博士君以書來道多士之意欲得
其分畢比半席[illegible]鈴生不
[illegible]
得與於斯文而[illegible]謂學與[illegible]不同古人
遭罹可以不仕未嘗可以不學朱文公嘗其
長子受之往金華從學時吕成公正在制中
公憂中成公不以此故納之然則烏乎不可
某自華亭歸蹈伏红園無復斯世意遷[illegible]之
艱勉強酬接亂定苟活已非故[illegible]矣[illegible]友朋
之不鄙其愚也欲起於倚廬[illegible]此[illegible]之
事為勉然其終不能釋然而[illegible]遂[illegible]使之
晦諸君之盛意不可辜也[illegible]之後紬繹其

說為講義一篇以納諸[illegible]諸君商確之以[illegible]
無負於天地可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天地
以生物為心當於物正生時可見何獨於復見
之蓋物正生時萬彙已盡發育百嘉已盡蕃茂
天地生生之道發露在外人皆可見矣不必言
其見也此正月三陽泰四月四陽大壯三月五
陽夬四月六陽[illegible]以生為職之時
[illegible]
易不言其見天地之心[illegible]也至五月[illegible]一陰生續
而至於十月於[illegible]極矣故其氷霜沍
寒風雪凄凍草木黃落[illegible]藏蟄[illegible]百嘉之
類若盡息滅矣天地生物之心何由而可見乎
雖然靜極則動陰陽[illegible]之機無一息間斷方
人於十月純陰之時謂之陽月以其一陽生五
陰之下群陰漸退一陽漸長於是沍寒者可煦
凄凍可者融黃落者可萌甲藏蟄者可振動[illegible]
時也物雖未生而生之道已勃然不可禦此[illegible]

謂復此之謂見天地之心也純陰疑於
此冬至陽[illegible]如[illegible]而歸知矣而得故[illegible]之復[illegible]
地之心不見於顯然之時而隱然見於殺氣之
中此是生物之幾如俗所謂　頭是也雖若
不可見而實可見者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於
後可見天地以陰陽斯文爲心不亦於吾道之
後見之乎諸君從[illegible]世道之否宇宙閉塞[illegible]人
遁藏萬象蕭條[illegible]書如故紙唾棄[illegible]何[illegible]
前[illegible]四教可廢五常可泯六經可[illegible]業[illegible]
[illegible]用矣吾道[illegible]不[illegible]冬[illegible]天地以陰陽[illegible]
人[illegible]心[illegible]世之[illegible]此[illegible]乎[illegible]者晉宋衣冠
淪胥[illegible]者[illegible]氣[illegible]道剝蝕甚矣隋王仲淹
教授[illegible]汾[illegible]諸儒生受業者不一吾道
亦如冬至之復矣唐與貞觀之治[illegible]
爲之[illegible]則當晉之季吾[illegible]
物生已息而仲淹得以不[illegible]
天地陰陽斯文之心[illegible]諸君[illegible]不
尚文時未及學遁自以爲[illegible]道不振儒不足貴

非於自暴自棄也[illegible]吾道乃人生[illegible]所當
行之道斯民[illegible]由之而不知者本無晦明本無
絶續時若晦矣而晦之中自有明之幾時若絶
[illegible]而絶之中自有續之幾若於其幾見得分曉
[illegible]是以見天地[illegible]見得此幾是天地陰陽
斯文之心[illegible]晦者明之使愈明若絶
者[illegible]剝天地生物之心則吾道
將[illegible]冬[illegible]又[illegible]論夫所謂吾道
之晦而[illegible]絶而必使之續又何
爲而可[illegible]吾道非他所謂道
[illegible]民[illegible]道其目有五曰父子有
親曰君臣有義曰夫婦有別曰長幼有序曰朋
友有信是五者天命之性民彝之理所謂勑者
勑此[illegible]所謂紀者紀此[illegible]爲[illegible]欽敷
五教者此也今[illegible]主張
之孰扶持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者
乎然所[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陽復[illegible]一[illegible]子[illegible]

論學源九峯書院諸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人患不知學既知學矣又當知天理人欲之辨六經之言學字言學始於說命秦漢隋唐以來字書不明訓一學字極是舛錯近來所謂儒者之學不過詞章作文[illegible]科第釣爵祿而已吁亦是可以言學乎固非[illegible]所謂古之學亦非夫子所謂今之學且夫子之時尚無所謂讀書作文之弊而夫子已有爲己爲人之分何况朱子之說本[illegible]老先生訓童蒙辨學字之曰學者效先王之道也何謂先王之道昔者帝舜[illegible]敬敷五敎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道也所謂民性之本[illegible]者也學者學此而已夫子之時旣無近世[illegible]文之俗學何莫非學乎此有夫子何以又有爲己爲人之分然凡五者莫非己也人當以此五事爲己分上事一有未盡則己分未盡是故父子有親或有未親則必究所以有親者效而則之至於必有親矣已分合當爲者耳於臣必有義或有未盡必求充

[illegible]有不汨其君臣之倫者乎然所謂有[illegible]終不可汨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念才覺爲臣盡忠便足以見本心復矣有不汨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者乎然所謂別序信者終不可汨也亦猶陰殺之中有陽生之幾一念夫義婦順長令幼從同門合志便可見本心復矣天命之性民彝之理一日喪失人類滅矣非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此而復之乃天地之心也恭於道未悉猶幸嘗從當世賢哲習聞餘論佩服家敎此心之最[illegible]者不敢以[illegible]其本眞如護寶珠如[illegible]拱璧兢兢業業得以不墜今冉冉老矣所賴以明之續之實後[illegible]者之責乃今承令尹博士君使與鄕之父兄子弟處習其舊聞聖賢於道死而後已之言復有感於世道之變故拳拳以勅天命紀民彝闡明道續[illegible]道爲[illegible]告此治者治此而已令尹大夫事也[illegible]敎者敎此而已博士事也學者學此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覺所以有義者效而則之至於必有義矣亦已分合當爲者耳夫婦長幼朋友亦然如使學爲父子有親者不曰已分合如此有親而乃曰吾能如此有親則人知我能盡父子也學君臣有義者不曰已分合如此有義而乃曰吾能如此有義則人知我能盡君臣也推之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是欲見知於人以若所爲皆似不干已事是之謂爲人人於此者上若工把作已分合爲而是爲已總把作求人知而後爲便是爲人爲己便是天理爲人便是人欲靂人教人直是如此分別學者於理便識理欲之判若使學人見後世之學讀書作文專為科第釣取祿又豈不大可哀哉今日不什停雲果御門不遠六七百里專使相從來學此之廉夫亦周以其家學之承可以相與從明不知其中常空如此何以爲說嘗聞先大父東巖先生云天下惟天理人欲兩途出乎彼則入乎此人故其路頭一差今日發明夫子所以爲古今之學而設所於此緊要分以先正其所由之途過此以往無非可論世之日皆於其尚勉之哉

心

心何物也雖人人有之而難言也亦不容言可也而又不容不言也世固有指血肉之包以為心又有認以知覺作用處為心矣以血肉之包為心此是一等愚昧凡賤之人本不足責吾心乃不逮可函宇宙貫古今無終千萬里之遠無所不至千萬世之上無所不照若止一血肉之包則心亦一頑物耳豈能如此孟子已發明此理特詳學者當深識此心餘則以血肉之包為心不足道以知覺為心學病要於知覺作用處為心指知心之精靈而心之本體元未嘗徹也此佛氏言心之病而我陸象山之學實之愚謂心也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本體虛靈不昧却是一個活物或時而家學坐忘或時而壽然生焉神者有時而不神明者有時而不明遂至於失其心蓋心本體有時不能不動人惟有以制其動其動也以天而不以人則虛靈不昧全體可以無失學者於閒居靜處之間有以深涵敬養以保護乎此心於將與[illegible]敬與人忠[illegible]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illegible]言動何嘗[illegible]
言心夫子非[illegible]言心也特不[illegible]體爲何物耳
至孟子始言惻隱羞惡辭讓[illegible]心及性善之說
仁人心[illegible]要先識心之本體而後加防範涵養之
功有所謂存心有所謂養心有所謂盡心有所謂求
放心亦非故與夫子異也夫子[illegible]時道學未爲不明
如劉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尾待此時人猶
未至於不識本心故孔子[illegible]設教止是語人以防範涵
養之功時至戰國道[illegible]又甚於夫子之時人皆
不識其本心孟子不[illegible]不如此說先康節謂象山之
學止是得於佛之所謂[illegible]文之以孟子之說我文
公攻之[illegible]矣本朝濂洛諸先儒輩出更相發揮增光
潤色孔孟之言道學大明言心學非如漢唐之陋亦
已無異端之偏正[illegible]防範涵養之功有所未盡耳[illegible]
日當如夫子從實事上加工夫不可如陸氏只以[illegible]
心藉口漸言漸差近因禮使以丸西山心經遍示[illegible]
道諸學[illegible]策舉一爲問諸[illegible]評然一辭無[illegible]
援拾緒餘以[illegible]而山所以著書之[illegible]

吾用惕然[illegible]頸
諸賢於本心上[illegible]涵養之功使昭昭不昧存之
而勿失則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當必有可觀者
幸相與勉之

天理人欲　甲申五月朔紫陽書院講

竊[illegible]聞先大父退菴先生家庭之訓有云天理人欲四
字[illegible]體認自受用不盡某奉此於[illegible]行事間每
見一言一事必分天理人欲兩途始自人生而靜觀
之渾然天理沖漠無朕萬善畢備無一毫人欲雜乎
其中何惡可言及夫[illegible]萌動天理人欲兩途於此
乎分所謂幾善惡是也人欲雖生天理未損所謂善
惡二字最好看幾字正是理欲勝負分兩个路頭處
去而之善固在此去而之惡亦在此然是時天理人
欲方交戰於胸中勝負未分天理勝則本然之善固
在不害而人欲勝則下趨於惡本然之善殆喪亡無
餘矣[illegible]近日病中看得此話猶覺親切[illegible]分
天理人欲宗孽二途以自警吁天下無獨[illegible]對理
與欲[illegible]對者也天下有獨無對天理是也[illegible]天有

陰陽陰陽迭運而成歲功此無獨必有對也吾人謂
陽以成[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助之故陽有獨無對也天
理屬陽人欲屬陰故亦如此凡善皆天理為剛為健
為正大為光明凡惡皆人欲為柔為暗為邪曲為昏
昧學者於此而擴其所趨則陽明用事而陰濁不行
此[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所謂道所謂安命所謂
存心所謂復性所謂求仁因論[illegible]門後曰求
此處[illegible]之說要不過[illegible]克去人欲[illegible]天理云爾
此學者最急務也某[illegible]問義熟[illegible]年只以此說
與友朋相切磋初時[illegible]及既到通透時行持驗
驗亦自有得處一日[illegible]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問諸
從遊同聖人之教學者務在[illegible]明開剖此語分疏來
其所不可由之途必導其所可入之門今利[illegible]罕言
而命與仁又罕言既罕之於彼又不關之於此聖人
之意何也此亦是一大議論時會下有一[illegible]曰
利是人欲命與仁是天理聖人固不以欲誘天下而
亦不[illegible]以此理[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快[illegible]

一綫也[illegible]是陰生而[illegible]當有以[illegible]絕
之[illegible]陽生而猶微當有以保培之乃是
人[illegible]交戰時作處置工夫此席實[illegible]梅庵先生感
[illegible]以為說衛生聽[illegible]拱手曰先生真是一捆一
[illegible]切謂學者必如此[illegible]有益不特學者有益
[illegible]得以[illegible]亦為有益某自離雲間以來
[illegible]一[illegible]進今某忝[illegible]此五載于茲亦常常
以[illegible]相切磋惟[illegible]而不聽聽而不思思而不
行行而不[illegible]知行互進某
不勝[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天理人欲消長勝負之說不厭
為[illegible]問[illegible]告為[illegible]所講君子食無求飽
所[illegible]摘出來之一家[illegible]說也夫人不食則飢
而[illegible]不能不食食以充飢足矣若求飽焉則貪
[illegible]夫人不處而頹土處而病固不能不居
[illegible]而足矣若求安焉即有縱肆之意
[illegible]分食以充飢天理也求飽而流於[illegible]
[illegible]以蔽風雨天理也求安而[illegible]
人欲[illegible]

兩塗本無難辯人雖不願存天理而去人欲然學者
不患於分賤處只患於近似處差紫之亂朱鄭聲
之亂雅樂近似者最可患也張以洪所講貞而不諒
一章正是此說夫貞出於天理諒出於人欲貞正固
也有執之意諒非貞而亦有執之意諒之執所執者
一貞之執所執者中人若以諒爲善則是爲近似乎
貞者誤矣聖人故斷然曰君子貞而不諒雖然以洪
之說得其意乃引而不發更有一說同一欲也而其
實有不同如其欲逐逐[illegible][illegible]求吾所大欲欲敗度欲
速則不達皆是欲之惡者[illegible]謂之人欲是也至於我
欲仁斯仁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欲之謂善皆是欲
之好者此欲正是善端謂之天理亦可也欲於此則
可欲於彼則不可夫旣欲於此又欲於彼則胸中無
所主[illegible]矣故當有處置之說生我所欲義我所欲而
欲字是一箇好一箇不好生我所欲出於人欲義我
所欲出於天理到舍生取義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
此是善處置者然又有一字分爲兩塗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一節欲字無該

好與不好在中富貴人之所欲此欲[illegible]未[illegible]
以其道得之而處則全向人欲邊去不以其道得之
[illegible]不處則自向天理邊來前日吳吉甫所講此章亦
[illegible]此處通自聽諸賢講𨇤然自喜不可謂無益不
[illegible]聽者能思而擇擇而行行而力[illegible]乎人
[illegible]知而不行今說天理人欲消長勝負如此[illegible]明
[illegible]至於靜渾然天理不雜人欲欲生於動動而復乎
[illegible]其欲終歸於天理動而[illegible]動更無靜時[illegible]欲流
於人欲而不返此是[illegible]既知養於靜處則敬
以涵養到動時[illegible]欲於靜而
歸於天理不[illegible]於人欲此是
行一截話他又告朔此爲[illegible]朱光祖癸卯年微陰耶
重淵是月也陰長而陽消善惡[illegible]勝負之際也[illegible]遺
念先[illegible]方作此圖以自警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自期
他日可見先人於此下而[illegible]諸賢所講適有關[illegible]
此說[illegible]不致[illegible]出此圖[illegible]致對[illegible]護之祝[illegible]
得以[illegible]圖外未盡之意諸[illegible]閱視之[illegible]
臨[illegible]之

北遊詩集後序

北遊詩集者閻杏山先生所自題以誌北遊者也昔北遊也者先生為史館編校時賈似道當國先生與葉李等二十人詆譏上書誣之李等坐罷先生歸老林下已而起不復闕尚書謝昌言保薦辟取赴京不量其所業求屐徹有題詠成帙自題其端曰北遊集要意詩戊戌先生之後因中府官宜陽追思其先君子主靜翁易簀之囑不自量謹錄校令春遂命姪曰理並其

之詩協若干卷並俾倅遣其子琥持以授其姪已庠生某編校入刻劃成間以示予俾題其後

丨惟詩也者所以宣暢其心之所能非無因而強作者也凡論詩者當觀其所為杏山之詩悽惋惻惻所重者不平耳今觀北詩曰楊桃村人相看猶未免逃誅死罰殊愁甚其不平之氣見於過江陵也中原自古關王征一道而今有范湧又曰倚枝傷心樓下水悲流淚悵未遊盂帽其今猶得之思以表故國非欲其恤己想故人也此不平之見於上提刑者然也曰當年圖上晉中原欲渡長淮夢斷魂又曰欲從圯上尋黃石今有何人孺子如是不平之見於下第者然也上燕京寄相傳帝統須求正要使王風久下恢曰不死難然如管仲有生終是愧淵明是其一字一句無非不平之氣忠憤之心所發必定故論先生者不於其辭之流麗清新不於其辭之典雅平易不於其辭之蕭散簡淡惟於其所重者致心焉斯得之矣予不佞姑因其所是揭其重者書之

歲次癸卯十月望日國學恭晚生鶴溪黃槐書

北遊集序

北遊集者集汪杏山先生北遊之詩也先生爲宋史館編校忤賈似道歸入元謝昌言薦之先生不赴嗟乎度宗朝國事方殷彊圉孔棘誰不少𩦺淩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赴功名之會也耶先生執義靡撓遯世無悔今讀其詩辭華鮮寂浮雲富貴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蒼古以則調參古以錯變悲鳴以泄不平渢渢乎可觀也已其警句執志東海傷心北朝云者豈有亮職之忠保身之智焉使先生當治世遭明主必膺寄受託擬立虎躍表見流輩乃竟不遇也悲哉或曰用舍有命亦關氣數文帝之明賈誼李廣没於下位武帝之好文董仲舒不能安於朝嗚呼宋季南轅北乾坤何等時而誘諸漢二帝耶先生雖沮抑於生時論實定於身後大人君子懷其儀刑騷人文士思其緒理俎豆崇秋勃勃然有生氣論定固也文[illegible]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也[illegible]先生之不遇也哀悲哉詩凡百十五篇北[illegible]藏于家訛缺姑仍之以俟知者先生[illegible]文節志及文獻[illegible]

正德元年二月

賜進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晚生瀘川章

禴書

青溪杏山先生北遊集序

杏山先生[illegible]江東漕[illegible]與[illegible]
出爲里[illegible]流當宋[illegible]之難
深自韜晦而[illegible]公[illegible]稱[illegible]先生欲[illegible]
之行[illegible]故不得已[illegible]爲一
觀其[illegible]
見矣[illegible]於鄉郡以[illegible]後進[illegible]
不欲[illegible]於時而[illegible]以明道[illegible]
之激[illegible]不流[illegible]
道[illegible]子汝[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以[illegible]集
[illegible]有[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一心
者如此故[illegible]以[illegible]
嘉靖辛丑[illegible]月上[illegible]

杏山先生北遊集後

嘗謂文章在天地[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年[illegible]人[illegible]昔[illegible]文章[illegible]
當代[illegible]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時
[illegible]
先生[illegible]
前[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
稿乃[illegible]於
[illegible]九八年[illegible]守[illegible]
人[illegible]十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不敢[illegible]

詳定既而第疏而汝冕天擬寫固中檢生
杏山諸稿一兩乃請經之講義也以定舉
得之前閱誤誤殘文舛錯繼顏力石
弟果特摘其一二入以臆進料發示附諸篇
末論尚有詩[illegible]趙莊訓也周季叔大方證
定是成我從心入又之志母亦能拓寫補正
囿小弦逸寫疑誤
嘉靖辛丑仲冬之吉後學[illegible]球謹書

跋吳谷杏山二先生詩集序

吳谷杏山二詩集徽績溪汪中垣先生之所定也吳谷詩學名家舊矣杏山其孫也後以詩著名于後故二集士人傳誦久且不衰中垣又喬孫也復刻之以廣二先生之雅用傳不朽嗟乎王仁錄序于王氏無仲淹則其淪否弗可知況眉山東坡大全亦得其孫仲虎校而世始稱為善本有孫如中垣是能過而弗傳乎今考其行能則勁節真率和氣群物真足以激貪廣介論其篇什則溫厚雄渾悲壯蕭散後能以黜浮祛晦非博洽之至識見之精涵養之定何以至此然從信中垣家學一脈尤不可誣也且中垣緯有醞藉兼抱絕藝命與文戾屢不為衡文者録備賓選貢受宜陽簿行已謙而厲志廉謙則案家協其廉甚至於朝無夕備也以故大為臺司稱異獎勞褒美辭若一口士大夫有文否嫌石證是二先生之詩作於已而中垣之播聲詩其實出於人也其視沖杏沖虎殆相上下而此舉

盛傳文將與五經緒餘不墜大全並為世重矣予與中垣辛同官於茲謬為所知予將有臨縣之行仰讀是集愧不能贊揚三君子之美因書為跋凡以識別

嘉靖二十二年四月鄉進士劉川殷漢集著名

宜陽學生揭尚義書

晞髮集十卷遺集二卷補一卷

（宋）謝翺撰

天地間集一卷

（宋）謝翺輯

冬青樹引註一卷登西臺慟哭記註一卷

（明）張丁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陸大業刻本

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附天地閒集一卷、西臺慟哭記註一卷、冬青引註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謝翺撰。翺字皐羽，一字皐父，長溪人。後徙浦城。咸淳中試進士不第。文天祥開府延平，署爲咨議參軍。天祥兵敗，避地浙東。後以元貞元年卒於杭州。事蹟具宋史本傳。南宋之末，文體卑弱，獨翺詩文桀驁有奇氣，而節概亦卓然可觀。據方鳳作翺行狀，稱翺遺稾凡手鈔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其唐補傳以下如編入集中，當共二十八卷。如別本各行，則詩文當止十一卷。然世無傳本，莫知其審。明宏治閒，儲巏所刻已與鳳所記不合。萬歷中有歙縣張氏重刻本，益以降乩之作，尤爲穢雜。此本爲平湖陸大業以家藏鈔本刊行，云向從舊刻錄出，卷第已亂，大業以意釐定之。校他本差爲完善，然亦非其舊也。末附天地閒集一卷，皆翺所錄宋末故臣遺老之詩，凡文天祥、家鉉翁、文及翁、謝枋得、鄭協、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鑰、陸壑、何天定、王曼之、范協、吳子文、韓竹坡、林熙十七人，而詩僅二十首。考宋濂作翺傳，稱天地閒集五卷，則此非完書。蓋原本已佚，後人摭他書所云見天地閒集者，得此二十首，姑存其概耳。又元張丁註西臺慟哭記，併諸家跋語爲一卷。又註冬青引及諸家考證唐珏、林景熙事爲一卷。大業皆附刻集末。今亦並錄存之，庶與集中諸作可以互相考證焉。

重刊晞髮集序

宋參軍謝公皐羽著書百卷內詩文號晞髮集者二十有八卷明初尚未散佚故胡公仲申稱其集備於當時諸家至弘治間儲公紫墟刻板揚州所佚已大半詩七言律體闕文止記序共十有三篇而已萬曆時有歙張氏者重刻是集無能有所補正更加譌雜謬誤焉其外集載所謂新詩者村鄙不成語稱為謝公降乩之作尤可為怪嘆者也惟後附行狀壙誌為舊本所闕今舊本世已少余所有抄白晞髮集尚從此出故其格式猶為近古但卷帙已不可考乃以意分為詩八卷文二卷又於前任鄧二傳外增胡宋二公傳并劉公伯温書傳後詩而以行狀壙誌次其後字畫錯誤以他書參挍十得七八其張氏本雖不善亦有可參者凡諸本闕者仍之與同者從其是有可疑者則以抄本為主而著其異於上方若其都失本真而的然可改者則改正之而仍著己前之失然尚有未能悉正者

正集外又有聯斐道人近藁數止五十餘首而浙東西遊録中其遊金華者尚存皆刻本所無今亦加校勘增入至公所録他人詩并後人註釋公文者雖不全備然世罕刻者少故別附集後焉今之論詩於南宋者必曰楊陸范氏若公類以節義掩余獨以謂南宋之詩當以信國文公為冠而公可與之抗行楊陸諸家俱不及也蓋唐自敬文而後詩道日以壞至宋仁英神哲之世乃復振起其氣發泄無餘然亦逴逴趨於

弱者似與國勢相為表裏也至南渡而衰矣當時諸公所作尚不能與北宋比肩其敢望唐人之室乎獨公與文公當天地變革之會拼鬱憤憑之氣發之於詞雄厚奇杰如夕陽倒景光彩萬狀文公詩純頻少陵而公則出入於孟郊賈島張籍李賀諸家於賀尤似其激厲奮發有過之無不及也耳食之流誰為知此牧齋錢氏之言曰宋之亡也詩稱盛弇州王氏之言曰皐羽為南宋翹楚此為知言矣公又工於文章彷彿

近唐元柳則又文公所不逮者余既校刊其集復為論其說如此云平湖陸大業序

旌德劉聖言書

晞髮集引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翺皐羽所著翺之出處志行其友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翺書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redacted]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竦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我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於[redacted]以毀冠裂裳為憚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翺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諸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翺傍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欝憂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翺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庶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嘗抄於建安楊晉叔家會馮御史執之按部至海陵嘗出而閱之作而嘆曰翺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逼柳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沅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不傳者多矣翺獨賴是集之存傳翺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迺篋之至揚告唐運使文載運使曰此予雅慕其人而未見其文者遂相與刻之而屬巏為之引

弘治十有四年冬十月朔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海陵儲巏識

旌德劉聖主書

宋鐃歌騎曲序

吳萊

自宋之南遷說者嘗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濆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篳簬籃縷以啓山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莱以立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而併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秉其敝而蹙吳越王句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歲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

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溉之科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益昔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是故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棄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致完顏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棄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況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

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救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敝者極矣賈公田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餘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戰以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通江淒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諭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要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皋羽故盧陵文

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鐃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也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人更造新曲二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未及肄樂府令翱又擬夫宗元者也鐃歌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郢吏謁故主凡十篇云

旌德湯
玉度書

謝君皋羽行狀

方鳳

君諱翱字皋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為婦翁縣丞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幾冠已行辟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累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後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

十五託興遠遊以瞻髮自命為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大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李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為之傳大率不務為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為許劍錄慨時降交靡省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不到如桐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

桐一本作原

山一本作哥

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録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總發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巖小爐峰三瀑布後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冢瘞所為稿亭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進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蓋於是距生年己酉四十有七矣垂沒時語妻劉

方鳳一本有方幼學與方本作鳳與

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取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俟其至以授之年酉訃聞婺方鳳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相嚮哭明日與方幼學方夔先往壽南庚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俟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庚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於墓曰粤

謝翱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顒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謙志壙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在時舊所為悉棄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録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睦留金華

陵一本作與

山中歲晚為文祭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脩抱獨剡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余子肖供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卒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衛翟之與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叙蘊末赴所知求為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

方鳳謹述

旌德劉聖立書

異字上一本有居字

謝君皋羽壙誌

吳 謙

嚴子陵釣臺南岍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爲晞髮處士謝君皋羽之墓君諱翱福之長溪人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暐祖嘉父鑰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君穀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丞相信公開府嘗署諮事參軍從遊浙東西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名氏築亭立石期哀慕無忘異李子意且將度臺南爲文冢異日並玄英舊隱老焉其會友之所曰汐社義取晩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于婦劉氏舍距生年己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地爲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從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遊俠士至講誦編剟輒忘寒暑饑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晞髮本楚詞因以名

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卷憶君始至髮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責受業從者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為江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祚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退念死生離合之故何能無感愴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壙且俾責於月泉精舍祠焉吳謙謹志

杜德剴
聖立書

宋隱士謝皋羽先生墓碑記

鄧椿

先生宋之義士也未仕故以隱名歿而葬此䓁三百年矣世逸代更文獻無考卒葬歲月俱不可知唯孫塚堙湮於草莽間故里豪傳稱者輒蹤其上而穴之郡太守后峰楊公節推王泉吳公素欽先生風誼躬詣丘壠誅茆展拜目擊其狀即逮而罪之遂令贖鍰立石以表墓道蓋一舉而兩得也欲垂示久遠復捐俸礱石竪碑屬命雨峰鄧子為之記按郡誌先生諱翱字皋羽閩建寧人宋末文天祥起勤王之師翱參軍事及天祥被執翱匿民間人不知其為天祥客也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灘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友人方鳳吳思齊深悲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干所居翱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卒鳳等如言葬之所

著有晞髮集若干卷行於世竊詳誌傳從撰其跡而未得其心宋室節義之臣天祥爲冠而羣傑舉事莫有大於勤王者先生爲天祥客而參其軍事必志同道合始相爲謀天若祚宋天祥不執於五坡圖將大有爲矣而肯爲民間之隱哉予知隱非先生志也清風高節自漢而後子陵一人先生志弗獲伸恥爲[redacted]潔身遠引舍陵誰歸故棄親戚捐墳墓越數千里而從老於此地雖玄英故居心實慕陵風節而依附之也

誌乃謂晚愛睦州山水夫睦有丁溪越嶂之奇然先生計安社稷而區區山水足嬰其情哉況登臺北向之酹擊石招魂之歌詞旨悲壯益痛憤其主之被執北去故遙望以弔之自不知哭之失聲也友人之悲亦悲其大志未遂而豈以流落不偶惜之使當時少易厥志苟圖富貴必通顯終身不至遺孫塚於異鄉寂寞之境然先生寧爲此弗爲彼諒亦其衷自愛自安青天白日有不與草木同朽腐者在而可以尋常窮達

論之耶夫始客天祥之門生得其生也終墓子陵之側死得其所也若先生其有宋之完人矣予猶有感焉玄英沒於唐至宋范文正公繪像祀之先生沒於元至明楊吳二公立石表之夫究厥抱於當時而各見重名公均垂芳於異代百年之後遇亦奇矣果潛德隱行必久始彰而天佑忠賢吾道終不爽與雖然玄英因舉進士不第始隱較諸以宋室存亡爲進退者大不侔後之評先生者當伯仲子陵而玄英非所擬也

若楊吳二公表揚往哲以風勵後人則希文不得專其美矣楊侯名金當塗人戊戌進士吳侯名勲歙人丁酉鄉進士治郡協恭多善政邑倅胡子鎮劉子廷相宋子甯皆勷勳匠石之役而樂爲助者例得附書嘉靖癸丑嚴陵鄧椿謹識

桂德潘

玉侯書

名家評論

丹鉛總録二則　新都楊慎

謝皋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房地汙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鷓鴣淬光雖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皋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浸日如浸鶻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紞紞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蔚神龍下宿繅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壯荊離歌入夜斗西傾佽飛廟下蛟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芋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鄰道燈下索鄉夢戍邊回紫關雪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挂秋河雖未得望開元天寶之藩墻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多皋羽手抄漑字多作溼蓋從古字溼之省史于堅盤格載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為法非

謝皋羽為宋末詩人之冠其學李賀歌詩入其室而不蹈其語比之楊鐵崖蓋十倍矣小絶句如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絶妙可傳郊島不能過也

傳

謝處士傳　　任士林

謝翱者字皐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illegible]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𦒿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窆間壯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曉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没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亶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爲詩歌其稱小其指大

（咸字上一本有宋字）（節字上一本有大字）（窆一本作穴）（游一本作遊）

其詞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遺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敍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篇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游記當天下廢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蹟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于長安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暨相持韡不去惰聞翱翱自若也易曰渙恒貞凶無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翱豈平伍耶初翱亡恙時得唐方千舊隱句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翼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翱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録逮疾革語其妻劉氏曰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劍之地二人果聞訃至與方蚕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暾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賈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

（州字下一本有佳字）

嘗坊本作當 僅作睦

家坊本作宋

游字上坊本有遊字

喪坊本作衆

賛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横文以著其哀若翱者夫亦横之客也與

謝皐父傳　鄧牧

謝君名翱字皐父延平人登憲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喪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産僅自給屬繇役繇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悶成疾以子祖達事務委而遊過嚴陵故舊舘焉因娶蔡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授舘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産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歩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謝曰

輝坊本作耀

云坊本作去

來坊本作遊

公不肯區區有所摸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別去速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來皆前所聞者其好學信也乙未秋牧游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稀蠶滕芋生藥莫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絶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云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朋友無歸者至是為葬焉君生不得志閑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一寓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嫁莫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泯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輝而君窮於文痛哉皐父痛哉皐父錢塘鄧牧著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

衰致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
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
走江上道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
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
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
勾越勾越多問閭故大族而又監穡諸人方延
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
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
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
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
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
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
左右窺秘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登睦州山水淨七里瀨
登嚴光釣臺扛向隼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
歸來兮何極莫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
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
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碑地白雲源源
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遊焉顧卽
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塘病革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
訃託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
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發
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溍柳貫竝出其門好獎拔
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
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
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
翁頗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
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
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
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
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
訪其論著之文翱有睎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
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傳焉其詞隱其旨微
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

漢一作事 重一作遺

事多諱言之鄭江任士林稱翶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謝翶傳　　宋濂

謝翶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翶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辟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翶悲不能禁復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翶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霆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翶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啻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翶子陵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翶墓初翶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翶志也翶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翶好

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輙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諱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金華宋濂

贊曰翱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纏屨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耶吾聞之任先生云

題謝皐羽傳後　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卞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哭非狂癡神奔鬼遁天地革龍魚貓虎三辰黑黼裳玄衮換氊裘鞮唱羌歌滿中國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管仲沒孤根弱植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却吳再建荊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閽飛霜六月凄燕山空將淚灑荒岡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哭聲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銜取南山塡北海

磋德湯
王庚書

晞髮集目錄

卷之一
宋鐃歌鼓吹曲
日譙海第一
天馬黄第二
征黎第三
上臨墉第四
軍澧南第五
麟之震第六
毋思悲第七
象之奔第八
征誓第九
版圖歸第十
附肅畢第十一
上之回第十二
卷之二
宋騎吹曲
覩征曲第一
回鑾曲第二 三首
遣將曲第三 二首
歸朝曲第四 二首
諭歸朝曲第五
李侍中妾歌第六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南唐奉使曲第八
使女洗藍曲第九
邸吏謁故主曲第十
卷之三
古體一
芳草怨
春江曲
子夜吳歌
烏栖曲擬張司業
廢居行
古釵歎
雙桐生空井

飛來雙白鶴
山中曲擬張司業
遠遊篇寄府教景熙
峨眉老人弱子歌
瓊花引
短歌行
秋日擬塞上曲
故園秋日曲 四首
咄咄復咄咄
桂花引
賦得建業水
賦得北府酒
楚女謠
後瓊花引
郢州哭
秋風海上曲
明河篇
射鵰行
虞美人草詞
劉寄奴草詞
雨中怨
白紵歌
陌上桑
折楊柳

卷之四

古體二

廣瑟詞
飛仙引遊沃州水簾谷作
樊夫人上昇詞
俠客吳歌立秋日海上作
烏上曲 二首
落梅詞
望蓬萊
結客行
古別離
巷卿冢行

和靖墓
蓮葉舟
玉井水
送人歸烏傷
覔紫芝
雨後海棠
登廣陵寺塔望南高峰
靈鹿 [illegible]
閱方史君登行狀
食蘇歌送別方安道
夜宿南明縣齋
書畫梅花水仙卷
冬青樹引別玉潛
小元祐歌寄劉君鼎
句章見月食
避暑城西觀吳道子畫老君像
趙安天北遊求詩安天詔王孫作詩送之
避暑崇法寺
鄭女墓
寶幢山尋黃提刑震舊避地處
城西廢園

卷之五

古體三

寄題何氏綠綺樓
夏日遊玉几山中
雨飲璁瓏岙下
翠鏁亭避雨
過舒臨海故宅
鉄蛇嶺長耳僧
觀水
聽雨
寄所知
池上萍
十日菊
飲飛廟迎神引

鴻門讌
贈寫照唐子良
種葵蒲萄下
送殘暑
有洗舊詰綫作青色嘗將以爲緣以紺
繒易得之作手卷賦小樂章求好事書
其後
廣惜往日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
舊遊奉和并呈共六黄府
九日
送袁太初歸剡原袁來杭宿傳法寺寺
在德壽宮址令行路及園即宮舊址
雜言送鄭主簿炎之官昌化
卷之六
古體四
避暑池上擬古
擬古 二首
九日前子善來會山中
九日集楳山寺得載字
九日禺中登沃洲放鶴峰南望天台諸
山
五日山中
寄題山陰徐氏林亭 三首
九日黎明發新昌望天姥峰
五日觀瀟湘圖
玉麈尾
鐵如意
謝子靜寄端午藥煎
因址遊者寄峨着家先生先生曾寓建
之浦城故未章及之 二首
寄東白許元發
秋暑飲僧舍分韵得界字
擬古寄何大卿 六首
巖居效賈島
薜閭稗荷效王司馬體

效孟郊體七首

卷之七

五言近體上

失題二首

中秋憶山人

僊華山招隱

答姻蘿隱者

送人歸蜀

憶梁禮部椅

拜玄英先生畫像

哭正節徐先生

送汪十

槿樹

悼南上人

元日讀老子望瀑作

雨中觀海棠

哭所知

二月十日

九日韶卿子善有約不至子靜亦歸桐

盧輿景雲飲瀑下作

呈王尚書應麟

山陰道中呈鄭正樸翁

送毛耳翁之湘南

寒食姑蘇道中

別子靜却送之霅

哭肯齋李先生

八詠樓

至日憶山中客

懷峨眉家先生

哭廣信謝公

雨夜呈韶卿

暮春感興

秋日憶過系國公主園

送道士歸赤松

送僧之天台

雪水

用韻酬友人懷寄
鼓子花
山寺送翁景芳歸覲
寄朱仁中
僧舍避暑分韻得入字
遊釣臺
西臺哭所思
江上別友
題翁徵君集後
除夜聞雷

卷之八

五言近體下

元日枕流亭聽雨
春日寄書代鄉人答
人日雪
早春寄嶺海流人
過孫君文舊避地處
春日遲子芳遊烏龍山
奉和毛益亂後經太白墳
憶過徐偃王祠下作
山驛送春
蜂
雨中感懷
桐華
僧池青蛙
夜宿江山寺
雪榻瀑布
虎石
寺南小池
夏夜山房會宿賦得竹禽
芭蕉雨
中秋龍井翫月
夜坐呈韶御
韶御往烏傷寄劉元益
寄贈王僉判龍澤新之官廣陵
十日菊寄所思

野霞觀瀑
萬松道中望南太白
巳丑除夜
元旦立春
寒食同方行父明中往綠渚舟中作寄
東安方子仁
雨宿太白
寄育王賢上人
海亭夜坐
採藥候潮山宿山頂精藍夜中望海
夜宿雪竇上方
粵國圖詩并序
董孝子墓
卷之九
記上
遊僊華孅麓記
自巖鹿尋泉至三石洞記
月泉遊記
粵其山蜂分日記
山陰王氏鏡湖漁舍記
樂閒山房記
小爐峯三瀑記
卷之十
記下　序
遊赤松觀羊石記
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鹿田聽雨記
遊石洞聯句夜之記
睦州詩派序
登西臺慟哭記
睎髮集目錄終

旌德湯玉佚書

晞髮集卷之一

宋　謝翱

宋鐃歌鼓吹曲

太祖晉微時歌日出其後卒平僭亂叢

於日爲日雖海第一

日雖海青瞳朧沃以積水涵蒼穹神光隱豹霧空氣呼吸為蛇龍赤雲衣紫霓從吹白衆宿歌大風天昊遒清海宮

右日雖海十四句下二句句三字二句句

四字

宋既受天命為下兩推戴懲五季亂誓特整師秋毫無犯為天馬黃第二

天馬黃產異方龍為馬白照夜氣汗雲蒸塞野倘法衣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閏之餘劇以霸閏八姓瞬代謝驅祥靈入罟攫皇上帝監於下誓無諱出既禡市日中不易貫坐明堂朝諸夏賚萬方錫純嘏

右天馬黃二十六句句三字

宋既有天下李筠懷不軌據壺關以叛王師討平之為征黎第三

黎之壁彌蒼莽逝壺關屬上黨有雄矯徒曰餘宿將於故之思注系厥像倚孽孫勢方張辨臣獻議勸下太行趨懷孟虎牢計之上爭洛邑以東鄉王師奄至扼其吭帝授方略中厥狀歐窮駃突死卒以煬胥從已逮孥肆放凱歌回皇威暢（大行依吳校當如革行之行）

右征黎二十六句下四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為上臨墉第四

上臨墉戈耀日赫韋指顧流電疾皐止其魁不及卒其魁剔頑曰予號自出坐於轅門斧以率歸子往諭注朕衆語中其肝至畢述侍不及屛沮回適鞠投於燎廿所即皇仁閔下馬（如字）止繹貔貅徹竈歸數實獲其棘矢納世室

右上臨墉二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十一

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湖湘亂命將捉之至江陵周保權已平
賊出軍澧南以拒卒取城亾為軍澧南
第五
軍澧南潰飛鳥鷹隼北來龍蛇天矯帝有初命
奉致討臨於荆妖孽既掃胡驅而孕雛入蒼莽
以保王旅長驅颯振搗以仁易暴戒孥剿惟荆
衡及郴士如林磔其節蠢春誼秋陰我有造於
南尼心切式數德音

右軍澧南二十句六句句三字九句句四
字四句句五字
王師拯湖湘道潴宫髙繼冲懼出迎悉
以其版籍來上為降之震第六
降之震震於户戒登陴徹守御神威掩至不及
拒訟楚以南菁茅宿莽獻於王吏奉厥土天子
有詔侯西楚自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
王秦戈肇甲期韜藏冕旒當中垂衣裳
右降之震二十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

四字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諜六師征之
昶至以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母以
酒酹地因不食亦卒為母思悲第七
母思悲母子歸母閒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并土
蜀塋芒芒奄失其疆初帝謂母子昶來小者侯
大者王有瘵其肌載粟於劉畢有下土方歸母
於鄉天不女奪朕言不忘
右母思悲十六句五句句三字十句句四

字一句句五字
劉鋹亂嶺南為象陣以拒王師象奔踶
反踐俘鋹以獻為象之奔第八
象之犇斯惟迹蹶蹶魚麗駕空雲鳥潰南草浮
浮順於貔貅焚其帑實棄厥陋皇風播平嚳霧
星辰起皆北走唐李以來逆雛來味嶺海肅清
無留後於汴獻冈凱歌奏
右象之犇十八句八句句三字十句句四
字犇協畢后反走音奏

京本蘇作坊

上命將平南唐誓城陷毋得輒戮一人衆咸聽命為征誓第九

帝命將臣誓師於征伯（同禡）牙於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尊於南國楚粤是𨙸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懋頒頒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亏韜於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修𧦬視於丁寧箬羽不飲（平聲）取其鋒磬（平聲）以獻於京於廟告成埃壒既平

右征誓二十四句一十三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錢氏奄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於道至是以版圖歸職方為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歸職方菅服附注僃戎行帝錫之旂龍鳥章酹獻命與胥令上及秦王外臣拜稽首笑頷帝色康畢同軌來於梁華靈奕奕數重光爾止劍屨覲帶裳四海臣妾配虞唐

右版圖歸十八句九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於天子至是籍其國封畧來獻為附庸畢第十一

清源無諸邦力弱臣秣陵間道達進表九門望日旌願賜鄒與郯合達天子庭四隣彤霸業國除洗天兵皇靈暢遐外𤼵俗通聲明歸其所隷州乞身奉朝請（音青）帝命得陪祀湯沐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歆以頌河清

右附庸畢十六句句五字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成其志為上之回第十二

上之回舞干戚鳴鸞在鎮士飽力桴鼓轟騰罕山壯餘刃恹恹軍容肅穆王蠻主辰參後服神繼聖伐功卒拒以偏師斷壯狄矢莫鳴房蝟集的寶子援絕親衛壁弃俗頻頻附於化以安得其屈蹙歸帝闕四夷君長來稱藩翕節夷樂示子孫

右上之回二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晞髮集卷之一終

旌德劉聖在書

晞髮集卷之二

粤 謝翱

宋騎吹曲

親征曲第一

雲屯列霍驅貔貅殿前殺馬荅蚩尤勾陳蒼蒼太白濕賊帳夢驚繞營日軍呼萬歲摧太行華留東抹流電光重華繼堯坐垂拱弃土再駕無葛疆

回鑾曲第二

建隆親征回鑾二之一

徂暑黎陽車駕歸掃清氛翳兵更衣江都朔雲車駕出凱歌消氷供尚食都人引領皇翠華征人一月俱還家

開寶親征回鑾二之二

長堤夜韋士素飽环城洗窟無飛鳥從征鹵薄拜上恩太常朝上回鑾表

太平興國回鑾二之三

都人望氣歸瑤關星掃耳頭落參伐西人冉冉

留紫雲六飛擁日歌回軍

遣將曲第三

平荊湖遣將三之一

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畫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荊楚重宣德意乎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詔書爲纂先臣塋

下劍門遣將三之二

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〻〻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銜枚疾如〻〻廟謨萬里諭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天同思授契若符坐戢梟愚虜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鐃鼓殿前歌破陣

歸朝曲第四

南平王歸朝四之一

荊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韉道賜帶盤鵰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帳歸朝覲奉表動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四海爲家皆故鄉

吳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吳月令牽牛中（妃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翟茀乘風來闕宮隨王劍履朝上殿黃門夜趣長春宴昭容引班入內朝龍袞當中開雉扇宴罷朝辭生局促詔賜離宮作湯沐先王蒸嘗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

諭歸朝曲第五

淮南草濕絅蟲露家在先朝父尚主真人御極四海歸偃塞不朝稱節〻夜持鐵券爲爾賜上恩特遣儀鑾使神離魄〻取族褎功臣効命錫龍旂

李侍中妾歌第六

李筠愛將惟儋珪美人姓劉筠侍兒城危搶撥不得力雨損鉛華帳下啼擁髻前言馬有幾猶說閨中那問蜂赤龍從東乘日車火繞城門內蛇死英雄際會風雲奔婦人思報羅裳恩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荒曲薄藝叢土屈狄歸朝肆廟主官家呼母

金本入作坊

恩許歸劍閣并門無處所一作淚如雨 故衣升屋棺四
繞出門哭子汴州道回腸酹酒三致辭巴蜀
如歸化啼鳥老身不入追爾魂幽蕁臨門拜上
恩

南唐奉使曲第八

孫城圍中拜右史侍書猶對事瞳子請行慨慨
期緩師奉命日馳三百里河流迴風車北首便
殿蒙恩引天袖臣肝有血不濺衣寸舌欲存建
王後奇朐如江源崔嵬[illegible]哭不得天顏回

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黃作衣裏伎女帳帷青曳地碧綠夜掛
寒不收緣此洗藍渟露水外間學染因得名不
省歸朝為國氏他年寄生産鷗尾空憶宮中鳥
銜子

邱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鍾相見南桃欲載
遠遊冠衛士盗船去不還夢見隨停上江邱道
謁凄涼惟故吏自言置邱本先王方物入朝緣
此至閩言含咽淚灑江况乃園人舊姓龐淚辭
嶺海無歸處蒙恩秖向江陵住

晞髮集卷之二終

姪德劉
聖之書

晞髮集卷之三

古體一

宋　謝　翱

芳草怨

湘雲離離沉曉月踏麻夏死白水發傳芭楚女辭帳中夜遂霓旌南過越荊岑越嶠殊百草依結柔絲香不老紅杏搖鹽賞斧劍青子滿地枝如掃刺桐樹朽猩猩在佩雞芳穢散秋海鄉來青鳳食花去聽望靈均淨零雨

春江曲

妾身生長臨江邊幼嫁酒家學殺錢自從夫壻去為賈別妾初下武昌船潯陽歸雁不寄影蘄州書到已三年別時夢枕水為髻惟有海鳧見妾淚愁拋錦字下中流卻見海鳧波如水

子夜吳歌

玄髮照秋水茱萸香未歇風吹夜合花露濕衣上月

烏栖曲擬張司業

吳宮草深四五月破楚門開烏啼歌美人軍裝多在船歸來把弓墮弓絃越羅如栗越王獻宮中養蠶不作繅轆轤出屋井水淺梔樹花萎子如繭烏栖烏啼宮燭秋越女入宮吳女愁

廢居行

海濤翻空秋草短白蛇入窠啗雀卵經年廢屋無居人孕婦夜向船中產歸來多雨田生魚穴蟲祝子滿戶樞鄰家買屋供官役買得沂王園令宅

古釵歎

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宿荞發白煙淚濕樵叟來拾得燕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髮下宛轉金釵二持歸熏沐置高堂包裹恐為神所將妻兒朝拜復莫拜冉冉臥病不得瘥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扣頭卻顧祈見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雙桐生空井

風飄白露井梧落葉上丸丸綴靈藥琴枝連理

青字上疑本佚失一字

鳳鳴晨轆轤雙轉銀缾索

飛來雙白鶴

飛來縹緲立在門囑銜竹花聽欲言雄雌來去眼如霧容已彷彿知其人笙簫忽遠不知處知在雲窗與綠戶

山中曲擬張司業

夕煙沉曛煙起野爨濕茫茫空竿弄虛水栟櫚倚西南雲生蒼團團如車輪桑弓蓬矢半刀筆去者送盡無來人捫蘿慟哭衫袖冷白首空回掃山影

遠遊篇寄府教景熙

朝遊扶桑根不折拂日枝莫食楚萍實捫海見虹霓黃鵠別我影日盡漢水涸沉復銜其子風露何當歸飄蕭軟桂叢零落紫苔衣夢魂知爾處落羽在瑤池

峨眉老人別子歌

峨眉有老人奉命過嵩少天風吹西翼冉冉明夕照濕塵紛墮天髮白更待報有子為異物不待入家廟慟哭東南雲相望滄海嶠青鳥年年來寄書久不到

瓊花引

后土祠前車馬道天人種花無瑤草英雲蕊珠欲上天夜半黃門催進表酒香浮春露泥泥二十四橋色如洗陰風吹雪月墮地幾人不得揚州死孫貞抱一不再識夜歸閒風曉無蹟蒼苔染根烟雨泣歲久遊魂化為碧

短歌行

秦淮淡日如沃鶴白波搖空涇弦月舟人倚櫂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寒蛩哀啼衆芳歇晨梳青林望吳越吳歈越吟浪花舞秋槎涇劍歸無所愁生酒醒聞山雞石鏡飛花汗如雨起拍如意擊樹枝為君悲歌君淚垂

秋日擬塞上曲

落日燉煌壯妖星太白西涼風吹沙磧帳下玉人啼吹沙復吹草嘶馬未知道醉後聞塔鈴胡天忽如掃野駝尋水向月行露下胡兒食秋棗

故園秋日曲四首

空園久閉無人住城烏應入巢其樹食盡滿園綠荔枝引雛飛去人始知

故園曲之二

茅茨竹外烟火青杉雞喟嘶向田鳴家家紅鹽飯新杵綠樹褁劍予如雨

故園曲之三

龍蛇已去荒蕪宅翻藕人人下劍池岸池藕盡無浮蕖惟有青青榕樹枝

故園曲之四

粵王山下霧如雨吹入羅襟楚女啼身逐千艘落南去惟有檣烏飛向西

咄咄復咄咄

咄咄復咄咄野風吹雲起草堡竹塵陰陰不見山雞飛上樹海淡鶻人問舊事新白頭淮南小兒未識愁淮南老翁呌無力兎盎盛水看日食

桂花引

風生河漢吹鳴璫桂宮神斧伐遠揚西遊真人

得奇曲九門不鎖天雨霜人間青烟濕塵鞚藥臼嵯峨壓天夢

賦得建業水

建業水秋風動揚子魚龍夜落星斗南潮沒潮生蒼鶻起他年冠蓋物具美風吹小船入城市潮去不來風日死白浪黃塵烟霧裡中有長魚食鰻鯖鮮后食魚何處是西上國門望武昌風雨徒魚來漢陽武昌魚勞聚寒摻太白入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統統

賦得北府酒

北府酒吹濕宮城楊柳枝著地春垂垂秖管人間新别離離情欲斷江水語女兒連臂歌白紵淮南神仙來酒坊甲馬獵獵羽林郎百年風物烟塵蒼老兵對月猶舉觴青帘淚濕女墻下曾識行軍舊司馬

楚女謠

楚山蕭蕭吹紺髮楚女採蓮歌夜發年年種葯遷城藕水深拔根絲在手懸房學繭秋雨多化

為魂夢巢蜂窠前花作實采已盡後花尚蘂船
未過昨昔浮萍隨漲水濕紫寒青裹蓮藥

後瓊花引

舊通坊本作鶴愁

揚州城門夜塞雩揚州城中哭明月墮枝濕雲
故鬼語西來陰風無犍鶴神娥恩空衆芳歇一
夕蒼苔變華髮宮花窣簾塵掩襪玉華無因進
吳越灘灘淮水山央央誰其死者李與姜

邳州哭

邳州哭井氷竭去年哭母瘴海熱今年此日來
邳州母死未禫子為囚邳州土濕淚長在化為
蒼苔色不改雨洗游魂歸瘴海

秋風海上曲

秋風吹水龍上天龍女抱珠海底眠水花生雲
起如葑神龍下宿繭絲孔巨鼇贔屭鼉鼓隨赤
魚鱗鬣陳旍旂海人見此失摻綱歸對妻兒月
下紡自言移家來磧中十載秋風潮不上老夫
一人語門前見此已是開皇年

明河篇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癡女城頭
玩明月星君冢上無啼烏天寒露淨沾衣巾明
河倏化為白雲雲飛婉婉秋在水石壓槎頭海
烟起

射鳩行

舊坊本作鳴

少年操弩挾兩矢朝射青鳩莫射雌人言雄
蛇所化欲食蹲猪筋不下街頭得錢爭買鳩網
林挾藪無時休老父勸兒食且止燕安有毒兒
珍羨爾不見鳩食半夏鳴爾屋爾母食鳩有藥
毒

虞美人草詞

髑髏起語鴞叫嘯山精夜啼楚王廟渡淮風雨
八千人叱咤向天成白道身經百戰轉危亾狼
籍悲歌出漢堡夜帳天寒抱玉泣血變草青烟
晩濕他年辟倪春草生吳中草死無妾名自從
為草生西楚得到吳中猶楚舞

劉寄奴草詞

榛中小草夏蔚薈蕤如杜艾花如毳少年防塞

符命生出鏃內中無粟起向來神蕊見白晝涇
竹烟青閒杵臼英雄奮臂徵此時嗓落虛空𢾾
林藪漢家白蛇入本紀況是天王舊支子豈知
苗裔在民伍蛇鬼猶呼帝小字

雨中怨

妾在江南家楚東憶君月落雨聲空夜來入夢
君無語落月同看雨不同

白紵歌

江頭蓮沓走吴女浣水為花朝浣紵晝隨晴綱

曬日中夜覆井欄飄白露織成素雪裁稱身夫
為吴王戍柏舉田家歲續供布縷獨夜詎知妾
愁苦

陌上桑

旭日曈曚颸拂羽落葚空條生曉霧人生顏色
逐春妍夏蠶餵蠶少絲縷蘭膏照繭未登簇露
濕頭梳惟水沐郤憐隣女學鍊真藥爐七過煮
桑薪縱逢蕭史上天去甕盆生苔愁殺人

折楊柳

月時折柳江頭別春去來看柳上月翠翎小鳥
巢短枝巢老重重編敗髮人生貧賤多別離巢
中髮客妾髮稀人生富貴能幾時年年柳色青
綠垂

晞髮集卷之三終

旌德劉一聖立書

晞髮集卷之四

粵 謝翱

古體二

鼓瑟詞

發埋空山眅縞客草中惟棄秦時瑟樵夫拾置
貽樂工朱徽作絃如墨色自從漢曲入鐃歌清
廟無人傳不得至今萑葦人已死越庭春蟲鬪
呪子

飛仙引遊沃州水簾谷作

赤城後門桃花尾溟浸雚與洗蒼耳小文蓉提
海上來天風吹下谷簾水斜珠界左轉後右華
蓋縣肝三葉紫內間內芝承乳流鬼母仙妹臨
洗胃蒼龜守闕朝太微色阻謁神誣奏事海桑
男子在謫籍驅鹿行車閏年至

樊夫人上昇詞

四明山樊榭即漢劉綱與夫人樊氏上昇
處

石壕粘聽秋見海山雞夜啼弄毛彩王孫吹笙
遺夫人青髮凌風素霞在兩塵離地白浩浩河
西種星榆樹老海桑童童日出歸衣溼上池洗
頭草

俠客吳歌立秋日海上作

潮動秋風吹壯荊雞欹入夜斗西傾佽飛廟下
蛇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

島上曲二首

皮帶墨鱗身卉衣晥隨鬼渡水燈微石門犬吠
聞人語知在海南種蛤歸

島上曲之二

夫裕賈客巖經邃自到城中賣綠綃卻買鉛華
采珠母檳榔露下月中調

落梅詞

北風花粉枝春風花穇衣青鳥夢中見畏來花
下飛豈是得春遲因緣別春蚕夜濕灞陵笞芊
在古馳道入厖雪寘寘雜樹香草草那無返魂
術不忍見春老

望蓬萊

青枝啼鳥波延延方士指海談神仙五雲垂天
光屬夜老父相傳說車駕千官此地俯究宛舟
發黃門止供頓繞檣赤日護龍旗西北驛書馳
羽箭百年塵空滄海曉月落無人度瀛壖鶴鳴
白石爛如銀蓬萊不見瀛州遠

結客行

結客衛京師棄家南斗陸相看各意氣欲取遼
陽歸事左脫身去豈為無所為家藏楚王子手
執五陵兒泣奉先主令白旗歸天揮鞭屍讐必

報函首捷終馳力盡志不遂以死謝漸離

古別離

仙人別母母哭啼遺以神藥乃醉之醒來哭定
記兒語食此庭前雙橘樹藥能樂飢病能愈豈
似當時逐兒去隣翁有女立我前取刀剖腹爾
勿憐但爾嫁夫能治田生子不顧生神仙

花卿冢行

山谷云花卿冢在丹陵之東館鎮至今猶
有英氣血食其鄉

溼雲糢糊埋秋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莓苔陰陰
草葺葺上聲云是花卿古來冢花卿舊事人所知
花卿古冢知者誰精靈未歸白日西廟鴉啄肉
枝上啼緜州柘黃魂正飛

和靖墓

山中處士白麻履死後無書獻天子青童玄鶴
盡上天夜下玉棺葬湖水湖堤四合封如髮芳
樹玲瓏倚春雪百年鳳舞雲霧空玉棺人間出
句越宮嵐塔雨恍如失飛網繞湖冠聚鷗琳宇

焚芝秋寒[illegible]下無人祠太乙

蓮葉舟

溼雲冉冉依芳芷楚女神絃迎帝子天人種蓮
露染根一片碧花秋墮水笙簫聞聲影如夢浮
花漠漠船來重神蛟蜿腸江水涓化為五色光
陸離中有玉人跨蛟舞藕根斷絲罥人衣碧瞳
秋髮眠清夜按肌不粟清露下

玉井水

玉華翳日神封井液冷秋根洗雲影年年天女

下來觀露濕風吹太華頂氷枝脫藥隊欲舞青
鳥伺枝忽銜去夜深井氣白吐虹井中龍子如
守宮凡人不敢飲此水往往夢寐游其中

送人歸烏傷

湖邊老屋墻壓籬飢鴉啄雪枝上啼湖中葑田
產菰米菖蒲花開照湖水蒺藜老翁呼不起曾
入東宮教皇子文雅風流俱掃地瓦礫擲人老
兵醉後園小坊近市塵借人携蒲無稅錢君歸
故里何所憐

覓紫芝

少微昏見背鶴中山深夜氣光流虹青芝獨產
林下石磔根濕雲如紫漆天門夢斷路初回山
鬼守根不敢食銀泥鐵鎖守者疲老翁持咒取
夜歸明當食之閒鬼哭對爾洗腸還入腹

雨後海棠

春光搖搖一萬里野粉殘英空蜀水天人愁濕
紅錦稟萬里移根泪如洗蒼苔裹枝雪墮地雨
中開有西南使化為黃鵠凌空青開時銜花落
銜于綠華青簡下蓬萊滯魄游魂恨未已至今
鵜鴂啼猩紅不隨明月葬空中

登廣陵寺塔望南高峰 寺碑紀太宗僧蕭時事

城池風烟杯度僧廣陵孫塔懸晝燈塔燈上齋
南高雲南高峰顛祠歘神靈旗蕭蕭卷清雨結
喉巫陽能楚語田望人烟塔峰壯惟有空城臨
水滸赤蛇不神江海蒻蔽澤狐狸作巴舞當年
介弟階防禦玉鸞青鞭上天去

雲度

千山萬山雪崔嵬欲流不流水涸涸蟄熊出穴
戍卒短客行心急夢歸來南園桑柘未生葉南
溪渡頭不可涉朝種木蘭板為檝

閱方史君登行狀

九江縣王所理州衰年伏藥作諸侯唐人舊隱
衣冠盡歸閩宮湖不得覲天吳舞罷塵土飛廿
載猩雲寄歸魂當年電際豈所問生死身名
惟轉瞬脞人共說方饒州番人作廟祠唐震

食蕎歌送別方安道

雜一作 復宋詩鈔同 凡一作 與

山中蕷發燒餘地與君為客同食蕷蕷長故君
收爐餘君歸食蕷如食荼我家陜越草應出土
溼烟青歸不得相逢舉酒復為別對君盤中不
忍食

夜宿南明縣齋

朝陰扣舷清剡曲暝投天姥峰前宿桂蠹食叢
露濕身影落莓苔雲蟲蟲天風吹枝斷未殊夢
尋杳靄來絳車下車者誰藏姓氏夜向瑤臺讀
諸子覺來隱隱聲在耳月向西南望為水

書畫梅花水仙卷

風吹轆露明微照芳雲弱植仙姝綳髻鬟零亂
在枕函月裏羅浮夢中到鮫綃拂塵蟬翼隔寒
霧凝寒唯影入曉來坐對殘空標翠翎不見額
黄濕

冬青樹引別玉潛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
在尾根到九泉雜龍髓恒星晝霣夜不見七度
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

大忠一作

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
粟枝上飛

小元祐歌寄劉君鼎

前甲子小元祐句章稜黑權臣死端平天子初
改紀襲芳泰陵種蘭芷當秋淮甸枯草黃彎孫
北向射天狼狄南星光天狗隨入蔡生擒完顏
王是年南海無波浪月溼珠胎君以降只令六
十空白頭獨騎麒麟補春秋天回星周美惡復
人世更傳蔡州録

句章見月食

鼓州見月如魚口沫聚痕消暗鴟鴞郭城見月
如破臼棄樂含垢掛南斗龍蛇伏氣諸腦空水
中膝失羣陰毋其間海禽獨夜啼黑雲赴海同
奔犀市人識母不識父擊拆擢扉救月死況值
羝竄月十五干神附甲支在子孫子哀吟離楚
尾泪落荒江吊南紀猶憶秦淮哭日年不敢仰
視看盆水

避暑城西觀吳道子畫老君像

溼煙掛龍天海頭角城溽暑如炎州白氣翳景
失樓閣蓬萊縹緲不可求解衣揮麈子城下地
湧青蓮隣古社卷簾看畫人猶龍矯首見龍還
見畫碧幢髮雪坐過耳弄筆者誰吳氏子

趙安天北遊求詩安天韶王孫作詩送
之

海雲抱滉海水熱道路征人裹氷雪憐君獨作
萬里遊雨把蓮莖手中别蓮莖刺多蓮蘂溼翻
爲君衣霞爲笠汴南淮北多故人馬上相逢泪

相揖故園萋萋長草根遲君歸來洗雨痕青鞭
碧影角湖曲芳夢猶到韶王孫

逃暑崇法寺

城南古寺涼生處草色遥連孝子墓棊局雨生
笞蘚文袈裟晴挂芭蕉樹自笞閣黎修白紫會
公惟與舒王接只令塵土影堂空石上猶鷄麻
紙帖

鄭女墓

綱草新塋月中露青禽夜宿蔆塘階寺西幽修

階一本作堵

雲寰土知葬舒王下殤女百年光塵事事新皇
子夫人墓作隣民間壓勝祈新鬼稱鬼久隨風
雨隊去來佀爾勿復道白下鍾山夢中老

寶幢山尋黃提刑震舊避地處

甬東寺裏逢陳若雙袖龍鍾行帶索問知黃公
舊避逃寶幢山下坐叢薄日惟一食禱先靈不
願拾得不死藥仰天呼號得正終一往不復至
城郭公初著書女立旁公亦母亡家旋落予爲
戶曹取公女欲敘因由無與語得來與子雲林

亭坊本作行

莽月落山空識其處

城西廢園

水門夾西雨連越鄰尾畊殘莎草茁誰知當日
夫容園溼路迷城晴車轍夫容青根聯戚里美
人對博蓬山裏潮痕欲上紅露晞知是日高梳
洗起園南禁絶人行道中有民間舊宿草廢園
起坐鳴竊脂寒日始應通祭掃

晞髮集卷之四終

旌德劉
聖主書

晞髮集卷之五

古體三

粵 謝翱

寄題何氏綠綺樓

北岸有高樓其南多藥樹仙人晝采之遺佩鄉
江渚化為綠綺琴軫微徽已具有客來南方振
衣坐其處風吹朱鳥巢欲落鳴至曙山分地肺
雲水流天目兩別去重所思別時不能去

夏日遊玉几山中

曳舟來山中出郭税吾駕獨慕忻衆勝晨發乃
及夜豈無城中山愛此足幽野橫陳玉几峰隱
護碧殿兵并州古男子禮塔於此舍而我飲水
人猶為內熱者擬攜桃枝笙舒卷得餉暇明席
織海草因之一枕藉冷風吹虛空相與坐其下

雨飲玲瓏岩下

垂雲起嶔嵌衣被松與桂夜含星斗光隱若金
石氣雨來輒阻之不得撫蒼翠下有桑門子飲
用陶匏器盆中蓄海石左顧如壯礪疑此磧上
來不知幾年歲桑門却問客爾居何姓氏回指
南海峰蒼莽惝一至

翠鏁亭避雨 亭有魏王妃所題字尚新王當以皇子成德軍節度使鎮明故妃至其處

客有遊山衣著久如薜荔行行萬翠亭忽作風
雨慙仰而無所覩梁間有題字問此何人書婉
婉有弱氣云昔魏王妃學書似李衛乘雲到此
山洒墨在空翠塵風吹土花倏忽景物異疑此
夢與仙不類人間世

過舒臨海故宅

破壁濕海辭水還日氣蒸云是舒公宅其孫艾
且仁昔公初作尉視事即斬人上書稱臣亶待
罪滄海濱天子有詔至汝亶可治民爾時荊文
公上方邑之鄞聞此輒異之矣會公秉鈞謂此
非狂猾引用至中丞立朝思蹇諤厲以報君親
蘇公下詔獄譏者用事新於此與有力豈為重
其身精風吹海雨山川尚橫陳俛仰勿太息徒
為鷺爾隣

鐵蛇嶺長耳僧

嶺上有神僧風吹鬘雨耳云昔黍至肩手提忽
然起遊方得至術來此制蛇虺衣縫獨繭絲裂
縫蛇盡死至今山下草食之蠱可已客去勿復
言海隅多幻詭

觀水

積陰生墊雨野水學江流對屋見燈火相望南
渡頭浮槎到高樹白黿起滄洲變恠若不測神
功安能充稍退見涯涘及來痕沫收崩濤出白
石隱隱如博投水楊洗荒根素髮生古愁見此
倏若化故流還賸舟荒源不可詰欲盡山雲求

聽雨

山厨壓炊烟野雨起薄莫孤客卧空牀不識門
前路回風已若休入壑忽如赴荒林啼鬼車往
往不見處隣翁起歷勝呪作雨餘步聽雨雜呪
聲起歎劬其語呪晝雨不止還眠向窓曙

寄所知

何處識君面青天雲霧裾携琴上衡霍玄髮向
風梳別去看流水三年此躊躇偶同海鳥夢為
致空中書

池上萍

浮萍隨漲水上到荷葉端水退不得下猶粘花
葉間花敗青已見葉翠枯始斑何如根在水根
帶相團團人生慕高遠風雲事躋攀絕巘尚蹝
叫化為鶴與猿幸未及枯槁萬里吾當還

十日菊

今日非昨日尚覺秋英好明日異今日秋英詎
云早所以惜芳人采擷常貴少而彼千載士憐
爾獨皎皎晞霜數朝榮零露抱夕槁千載且復
然一夕寧恨老

飲飛廟迎神引

劍歌兮擊筑炎青兮篆綠夕濟甬兮沉玉步巫
兮禹蹤莘神蕩兮楚軍神之來兮海雲暝芳兮
越呪斬將兮神祐秋零露兮為醑春集鵠兮神
語風蕭蕭兮揚旗雲之車兮來思

鴻門讌

天雲屬地汗流宇杯熙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

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鸊鵜淬光嶋不語楚
國孫臣泣俘虜他年疽背愁發此磋碭雲歸作
風雨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

贈寫照唐子良

吳中衆史今代畫不獨畫人兼畫馬唐生家住
金華雲對予猖肯畫古人夕陽西下東流水紛
紛古人呼不起東都留守吳中豪王府勲像舊
俊髦當時氣薄陰山日勾陳蒼蒼太白高百年
水竭海塵上誰見淩烟拂蛛網霸鬚磔磔開青
新仿佛猶帶黃河氷忽疑稍會愁色止或可從
傍窺諫紙唐生見我淚如洗頗憶古人令不飛
俟我氣定神始開命筆更起唐衣冠

種葵蒲萄下

葵葵花種蒲萄下年年葵長見花謝蒲萄漸密
花漸遲開時及見蒲萄垂微風摇曳架上枝陰
雲凝碧行琉璃天人下飲蒲萄露花神夜泣向
天訴謝爾蒲萄數尺陰不如寸草同此心

送殘暑

向已送殘春當茲送殘暑雖尊雖不同時節會
有去平生苦汗塵欲避無處所驍駒出商音畏
不將風雨却憶別花時紅塵挽衣履回首漢諸
陵落日無窮樹

有洗舊誥續作青色囑将以為緣以紺
繒易得之作手卷賦小樂章求好事書
其後

吳宮輦路傷行客薗水壓雲凝碧色門前新掃
染家隸借人鋪設殘衣帛宮花剪綾連院號霞
取翻看成一道織紋婉轉勒字新知是初韓蘇
尺誥珹霞失彩宮薛病中與海圖上衣領䟦類
偉售緣所遺裡藥玄香洗藍影青綢易得淚承
睫擊筑楚歌無故業歌殘求書好事人異代倘
傳誥綾帖

廣惜往日

宝真院絶粒示兒宋禮部侍郎謝枋得所
作也粤人謝翱用其語為楚歌以節之其
詞曰

漢有臣兮龔勝卒嗾不食兮十四日令忽餓兮
我復渴道間關兮踰半月幸求死兮得死苟不
得兮無術鳳皇兮龍茵蘇群仙兮日將夕風吹
衣兮珮蕭瑟駿龍兮寥天行成兮緣畢
雩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
舊遊奉和并呈吳六貢府
金華入北山空嚮出靜狩鹿田在其顛胏石來
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惟我愁不眠起
坐戕君語謂此定何聲百歲生離緒既非琴與
甆復異砧將杵醉者呼不應愁者自爲苦空檐
怯孫衾展轉如巢樹濕歌散餘悲以足拊柱礎
爾來又七年欲至困羈旅傳聞老桑門已復歸
蜿去入山惡少年巾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間何
者爲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邈相
望各抱不售貫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至
況有期興馬不待假倘規宿山中時人不應含
九日
秋風颯以至今日重陽日眼明對南山尚想陶
彭澤向來建威幕頗見有此客驅車不小留駕
言公田秫一朝又棄去此意誰能識寄奴趣殊
禮風旨來自北只令王江州建國功第一故是
阿瑕孫舉動良足惜飲愧望柴桑稍以自潸滌
欣勤白衣餉猶恐不我即中路候籃輿要致已
甚迫葛巾亦兩腳頹然向林宅此翁本坦蕩焉
能苦違物雖然可計取中實未易屈華軒又何
羨自戴逅蓬蓽終身書甲子往往義形色如使
礴與縉安得爲玉雪羅籩菊弄黃髮髮正堪摘
牧方持空觴手戴高風激
送袁太初歸剡原袁來杭宿傳法寺寺
在德壽宮北今行路及園即宮舊址
大雷山下鄞江口石濕落星海涵斗莓苔瓆自
居鬼神散髮天衣夜行酒百年綺語墮凡塵劉
公不還謝公走秖今零落三秋霜猶說先朝人
物藪道逢袁家美年少欲挽吳潮歸兩袖自言
學出戴君門又說舒君忘年友舒君白頭不塵
垢戴君業成衣露肘君來何處覓知音甲古婁

涼無老吏出門擇語歸計餐顔忘皦皇無不有不如歸食空江槎初生淡菜如珠母風帆送客來夷洲白帢青衫談不朽君不見君令宿寺多鄭僧耆舊能言幾人在隔墻食栢秋霽過廢石坡陁犒南内

雜言送鄭主簿夷之官昌化

鄭嘗兩請福州文解皆爲詞賦第一

劉先生名有吾閩中詞賦天下無當年戰藝誇顔色進士出身兩回得盧公里人正在朝相見相逢九官宅余時猶弱超慨慷謂此未足榮其鄉丈夫事業在簡册要令姓氏留耿光繼聞鄭君年最少人物氣象尤堂堂白鹿山南介公後禽蛟兩祭獅子王夢魂欲見無由掾側荔芭蕉春復暮時移乃爾來零間因作廣文求主簿顔予多病澁語言西垢毛焦著麻布山中乞食城中歸儆詩送贈非所宜已聞之成髯昌化此地人傳多畏怕龍居嗜燕烟入巢病甲乘櫥腥雨下又聞山鬼吹燈夜來向人家遊官舍君持何術往往居此無盲憂便將天雷斧柄塞鬼穴巫山鉄鏁沈龍湫甃足自亂不得休豈知從心致禱動幽隱使龍無嗜鬼無愁不知君能致此不龍不須酹以酒鬼不須祭以肉秋旗卷雨饒客烟時向縣齋望天目一作龍不須敍以從

晞髮集卷之五終

旌德劉
堅立書

晞髮集卷之六

粵 謝翺

古體四

避暑池上擬古

遊子涉天末晨光東南馳良時不易晤胡為徒來茲蘖栢結夏塔輕蒲生夕颸空有齊紈扇團團手中持持此欲永久但感顏髮衰愛爾雲中鳥浴彼道上池餘翎委弱藻飛去猶淪漪極目送不返將以窮所思

擬古

翔鱗化海鳧不化腦中石人生棄井邑寄處終為客常懷墳墓思永夜良弱踦秋風吹蓬顆彖如布奕上為考與曾下為叔與伯豈無故鬼悲翻令遠行役服藥得神仙去後惟留迹忽夢南遊雲相逐孫飛翮

其二

嶠南毒草花雖離北潭址洗花潭洞中水黑魚盡起豈無建溪茅技之以方匕南山有雨來百毒化為水臨流招故人洗髮弄清沘

九日莆子善來會山中

朝尋寒露枝纍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客來緡州遺我古盞筆中有鴛鴦文色如銅雀瓦浮以欝金蕤蒼蘚籍其下此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但懷郢曲悲豈計所知寡

九日集襟山寺得載字

貧居慵出門未到輒復悔偶尋秋夕英頎見石璀璀手斸松根苓下有墳千載青山如襟羽無

人禁樵採狂歌呼觸生悲往興故在未卜遇浮丘猶堪居畏壘

九日禺中登沃洲放鶴峰南望天台諸山

鏡面小蓬島入剡脫我驂舍櫂來沃洲下嶺見精藍修府浮天姥天台在其南良遊愛九日車蹔髮不櫛醉浮秋夕英饑食決明實遠尋竺僧迹俯仰千載陳狂呼許元度王謝十八人彷彿川谷應草木苛寘寘便欲即之語又疑物所馮

閉目遊太初寥廓以為鄰

五日山中

東鄰拔蒲根南鄰燒艾葉艾葉出青烟蒲根香
勝雪乾坤生燐火陰碧期月光烟隨艾葉散進
此菖蒲觴蒲觴盍齒髮齒白髮如漆餘飲不盡
器置之五七日五日化為丹七日化為碧一服
一千年令人生羽翼

寄題山陰徐氏林亭三首

見南亭 擬古

青林見危構南山覆其陰林居何為此所愛烟
霧姿上有鵷鴟鳥來從溟海涸飛止不他鄉畏
與宿願違違此頃刻間萬死莫贖之而憂中夜
露革苦濕毛衣毛衣豈願濕即濕非所辭莓苔
與薏苡含弄寄相思

山陰茅宇

山陰久淒凉復爾見茅宇客來愛其人問此於
誰語自云爾先塋玩構亦廬處朝光淒爽氣初
巖亘修渚平居猶介心秖以自為苦日夕驅其
奴名之同所惡驅汝汝不辭我懷良可悲

小華陽亭

句越山中長木蓮華陽仙女此餐烟松花飄落
無尋處都在徐君劍樹邊

九日黎明發新昌望天姥峰

南明剡東山虧蔽草與萊前岡接遠阜樹石如
苔莓西南見天姥旭旭雲日開下有採藥徑仙
人招我來手持白菊花泛以青螺杯傾杯化靈
藥雞芳入客懷俛視浮雙居白氣為塵埃凉風
吹脫巾一往不顧回便捉此策竹騎龍下天台

五日觀瀟湘圖

五日泣江離騷人沉佩褋年深乎古客滿門垂
艾葉既垂青艾葉復競畫舟檝明時內閣子供
奉進瑤帖豈復懷沅湘歷舜想往牒江流物色
改看畫淚承睫彷彿舊居人指點失故業三户
空鳥啼九疑列如牒

玉麈尾

客持麈尾柄色奪環與玦塵心隨影袪一片若

行雲神獸潛空山何年探靈穴忽失落人手遂爲談者悅陰厓起向氣纂古鍮軒頊一拼沉鮮文再拼字不滅三拼蛟螭騰世眼不能别投爾陰厓顛鷩怪吐其舌

鐵如意

仙客五六人月下關婆娑散影若雲霧遺音杳江河其一起楚舞一起作楚歌雙執鐵如意擊碎珊瑚柯一人奪執之脫者一人過更舞又一人相向屢傞傞一人獨撫掌身挂青薜蘿夜長天籟絶宛轉愁奈何

謝子靜寄端午藥煎

魃桃弄朝烟含蟲鍊百杵山人入藥籙搗日月進乍甘酸雜衆味能生玉池乳頗憶越唫人性靜無所苦中年白髮生寄以潤肺腑為謝山中人願結山中侶

因北遊者寄峨眉家先生先生曾寓建之浦城故末章及之

靈關高縹緲縹緲出層城其上盤紫雲倏忽生馬形交青不栖樹浴彼青泠泓惟有孤鷙鶯銜命此山靈迎風迴寥廓杳杳西北征羽毛中道折六月霜霰零四首靈關雲淚下如懸纓

其二

江海所治縣粵王曾種樹山人雨後來空臺唯宿莽故人出端平子孫今不武冢寥南峰寺枯禪尚靈雨猶記桐鄉祠影前及僧語

寄東白許元發

昔我來南方采藥與君遇仙棟墮寒蕪水花明遠渚雲空叅語外露下離立處别來荒烟中五閲寒與暑寒暑豈異初肌髮不如故聞處人道變未得世病愈驅車望東白此情那可遡倘及秉青蜕為君拂塵羽

秋暑飲僧舍分韻得界字

夜露搖井梧明河涵左界酣眠知何益筋力久已懈餘炎薄中餐幅巾無所挂欲去豈不能有興輒中敗浮醅瀹介茗陰鼎泥薑芥忽醉此山中解衣如脱械凉颸掃地生塵暑焚香邁空巢

見落毛石髮卷如蠆

擬古寄何大卿六首

空山産桐梓擬作膝上琴琴成不他飾種漆江之濤獨無徽將軫何以發商音但得獨繭蠶飼之扶桑陰烹魚腹有縢不患海水深

其二

雌雄雙碧雞所食琪樹蘤來棲藥洞中當春怕乳子其𪃍秋别時守此唯雄耳可憐銜子歸萬里渡海水

其三

世傳賣藥翁出市恒騎虎揭來空山中恨不與語長嘯歸無家獨指梧桐樹既指梧桐樹復釆梧桐子持以贈所思浩歌聊復爾

其四

石間道人影見者恒髣髴浮雲過列仙與語呼之出身亦竟不出影亦竟不沒含浮謝仙人天地此終畢

其五

流來山中花紺碧三百里漪漪歙硯雲含風入秋水五芝與八石往往産其址豈獨秘靈文亦復隱奇士不見施家郎詩詞獨清泚一朝控白鸞吹笙洗塵滓

其六

山人食木實竹實以飼鳳聞此來空烟三載脫塵韁不見玉笙音惟聞溪鳥弄西臺憶故人野祭忽如夢仰視浮雲馳不覺哭之慟

巖居效賈島

巉巉百尺屋山鬼弄四壁獨抱震餘桐横此風中石夢見一道者手持青瓦礫謂此有至音世人不能識粟塵起嵯峨滄海寄一滴語罷失其處覺來空嘆息攝衣起楚歌斷絃如裂帛懸蘿月露深蛟龍舞其側

萍間䴙荷效王司馬體

初萍半含絮頃刻開數畝荷生浮其間風雨疑解后百年遊子心欲作千歲久昔為浮萍根今為䴙荷藕荷高刺已生魚遊觸其首離離荷下

萍吹向白魚口

效孟郊體七首

手持菖蒲葉洗根澗水湄雲生巖下石影落莓苔枝忽起逐雲影覆以身上衣菖蒲不相待逐水流下溪

其二

移參窓北地經歲日不至悠悠荒郊雲背植足陰氣新雨養陳根乃復佐藥餌天涯葵藿心憐爾獨種參

其三

閑庭生栢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見處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孫樹

其四

落葉昔日雨地上佳可數今雨落葉處可數還在樹不愁繞樹飛愁有空枝垂天涯風雨心雖佩光陸離感此畢宇宙深零無所之寒花飄多暉美人晞秋衣不染根與髮良藥空爾為

其五

越禽惜羽毛不向惡木棲木奴重踰淮愛爾巢其枝巢枝不食實中有二老棊乳子明月中營繞東南飛

棊刊本俎作莓

其六

弱栢不受雪零亂蒼烟根尚餘纍纍珠點綴枝葉毿小榻如傳床下有莓苔痕對此莓苔痕三年不敢言莓苔倘可食蘇雪待朝饑豈無栢樹子不食種在盆

其七

閨中玻璃盆貯水看落月看月復看日日月從此出愛此日與月傾寫入妾懷疑此一掬水中涵齊與淮波落水中影見妾頭上釵

晞髮集卷之六終

旌德劉聖立書

粵 謝翺

五言近體上

近體二首

南鴈去來盡音書不可憑懸過巒嶺聲閩樹𧰟臣胥滄海沈秦璧愁雲起舜陵可堪夢魂在回首舊觚稜

其二

月雜孤峰雨尋夢下山川野冢埋鷃䳢殘碑毀杜鵑妓收中使客民買內醫田到此聞隣笛離情重惆然

中秋憶山中人

茲夕發清嘯為君𧰟舜終西風五陵蔓凉露九霄中野邏烟常起溪流榜不通天陰無乳兎林盡見飛鴻瀝瀝雲垂髮丸丸樹偃弓劍歌玄武莫壓語白鷗空秪有淮南洞應沾青桂叢

儒華山招隱

黃帝女昇仙處山下有祠靈祠獻陵賜額猶在

軒后悲蒼劍神娥下玉簫攀髯初失夢遺蛻尚淩歊碧墮升棺影青分產柱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濕鷄翹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九要蔡龍因姓氏使鶴語軒轄舟舟將終老寘寘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答烟蘿隱者

月落煙霧動遥知夜不眠紫苔生水底白髮坐岩前野鶴下窺影山人疑問年微吟度小刦勞

贈遠遊篇

送人歸蜀

白髮夢鄉國君歸路不迷湫槎秋見草荒棧夜聞雞月過秦凉北星深河漢西何因到邻逗吳語話分攜

憶梁禮部椅

閒庭芳桂叢相憶曙雲空文字能娛老莓苔此興同青山明月下家口少微東歲晚西庄路柴門語自工

拜玄英先生畫像

來此得公真塵埃避隱淪水生溪榜夕苔卧野衣春雨冢使吴甸荒祠侑漢人微唫值衰世爲爾獨傷神

哭正節徐先生

淒凉攜子女冠佩赴重陰塌井千年事青天此夜深哀辭山石刻郵與海舟沉里族南薰夢東都直至今

送汪十

多年隱賣漿此去結山房捧蘭侵花落種松如草長老期秋欲至貧味水初嘗歲晚逢樵獵音書定不忘

椌樹

白犬吠行人西風杵臼新洗香澄宿水曝髮向秋隣野草依溝盡宮花入帽頬人家小門徑憐爾獨相親

悼南上人

翻紅卷未終聞打寀時鐘盡説他身在惟應外國逢錫賚歸後夜琴意滿諸峰憶昨安禪處湖雲起白龍

元日讀老子望瀑作

空山無轍迹懸水下分洪醉醒聽猶在寒暄色不同異書天姥秘靈物乳池空秪憶殘年雨先流到海中

雨中觀海棠

風吹簾網動對爾惜芳菲蜀雨何人在吴宮紙燕歸燭消春粉盡淚溼野香微把翫殘青子鳥嘀隨處飛

哭所知

總戎臨百粵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郵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欲哭山陽笛隣人亦不存

二月十日

山居少四隣檞葉半爲薪野色生遥念空江滿此身風濤春憶越親舊暝遊秦獨擬尋雞犬雲籬挂葛巾

九日韶卿子善有約不至子靜亦歸桐盧與景雲飲瀑下作

挼藍染釣緡欲老此江濱九日寒泉水他年白髮身儕州曾約客別業未歸人嗅菊知吾事那能更問津

呈王尚書應麟

寒風吹鬢影客淚濕衣塵千里見積水滿城無故人船歌甌雪盡劍舞越花新獨憶絲綸老相從話兩親

山陰道中呈鄭正樸翁

楊柳遠天色野風來水涯異鄉同夢客今雨故人家越樹夜啼鳥禹陵冬落花悠悠江海意為爾鬢先華

送毛耳翁之湘南

湘草碧於水王孫尚此留一身行萬里雙鬢集諸愁月落嶽雲曙龍迸海雨秋可能無事業相見竟悠悠

寒食姑蘇道中

頻年感烟草荒塚幾人耕吳楚逢寒食山村見獨行天陰月不死江晚汐餘生到海征帆影悠悠識此情

別子靜歸送之霅

獨往知吾事語離何所求故家無別業殘夢下扁舟積葉吳宮冷啼猿顧渚秋那能不相待羈旅負清遊

哭肯齋李先生

落日夢江海呼天野水涯百年唯此死孤劍託全家血染楚花碧魂歸蜀日斜能令感恩者狼籍慟荒遐

八詠樓

江山以愁絕寒角夢中吹飛鳥過帆影遊塵空戰枝水交明月動槎湫故州移已薄齊梁士猶吟沈約詩

至日憶山中客

山村雲物外至朔閏年愁獨客語茅屋樵人共白頭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欲隱裂裳帛春

來重結衆

懷峨眉家先生

露下濕百草病思生積愁窟泉春洗屐穗雪莫過樓魂夢來巴峽衣冠老代州平生仗忠義心自與身仇

哭廣信謝公

自爾逃名姓終衰哭水濱海僧疑見貌山鬼猶爲隣容死留衣物囊空出告身他年越鄉值賣卜有斯人

雨夜呈韶卿

相看隴水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獨自聞野花同楚越江鷓雞朝暝不得鋤芝术違樵却寄君

暮春感興

天涯芳草夢此意未應泯獨對風烟老虛爲江海人漁樵分落日櫻筍過殘春舉世無知己他生應逐臣

秋日憶過秦國公主園

野影林梩盡山昏瓦塔齊涼宵風雨過一雁西南啼嵐霧洗巾帨井泉生蔟藜傷心拂塵屨衣淚濕空綠

送道士歸赤松

閑身可得仙諸妄覺他年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禮星逢鶴下咒食待人眠叩齒通懸解祠堂山影邊

送僧之天台

石橋南北路師到動經旬尊者定中影凡人回去身戴經支錫重作禮納巾頻杯海歸何日長眉問四隣

雪水

寒英漲碧沉浴鵠冷難禁太白消秦日中濡接蜀陰頻湯清洗瘴入茗味如參人世淄澠口應疑別未深

用韻酧友人憶寄

麻衣拂市塵外事不干貧野氣生寒井天陰壓莫春閑身分楚鞝白髮作吳人已斷蘼蕪徑青

鞋憶寄類

鼓子花

塵溼西風淚濺西影見君碧衣盡遠日天夢冷
秋雲蔓引山精徑蘿衣楚女墳海邊逢賣藥采
實故應分

山寺送翁景芳歸覲

弱雲竹水酒叢影碧雜離野別如秋夢他宵獨
爾思林殘西域果鍾動下方恭可得朝還莫相
看長在菘

寄朱仁中

聞君經亂後居處畏山顛家在聚如客粮餘食
帶烟戊鴉分落日燒草共殘年因憶先丘壠於
今是極邊

僧舍避暑分韻得入字

故人賜天風海水吹不立聊將塵渴心遠赴山
中汲晴香芝蘭生瞑翠霧露溼惟應鷄犬深幽
林聽經入

遊釣臺

古臺臨釣渚遺像在蒼烟有客隨槎到無僧依
樹禪風塵侵祭器樵獵避兵船應有前朝蹟看
碑數漢年

西臺哭所思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
海廻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容惟
應賦八哀

江上別友

相看仍慟哭欲學晉諸賢戍近風鳴柝江空雨
送船朔雲侵別色南雪憶歸年擬共鋤青朮無
為俗事牽

題翁徵君集後

樵獵識冠裳何言志四方離秦風日冷過楚辭
蘿長野夢違徵詔哀年枉薦章故山唐室晚應
種朮為粮

除夜聞雷

牢落長為客殘年獨擁衾燈分寒夜火雨過震
餘陰搗藥滋玄髮書符歇黑祲相看故鄉淚不

敢効吴音

睎髮集卷之七終

旌德劉
聖立書

睎髮集卷之八

粤　謝翺

五言近體下

元日枕流亭聽雨

征鐸殘年雨陰聽憶到城愁雲使欲盡夢日向
吳生藥産難離性灘流不掩聲他宵棒燭飲因
想此中行

春日寄書代鄉人答

滄江失釣絺白社若陰身風雨他年别干戈舊
國貧春祠占遠夢臘市憶行人故壘夫差地遥
知哭爲親

人日雪

連年逢此日寂寞在山居故國雲歸盡高杉雪
下初陰霾占户口雷電失天書可得俱無事清
陰始晏如

早春寄嶺海流人

短褐隨南賈褰年異壯遊龍旂虛左个鴻影别
中州晚避高麗使春乘百濟舟王孫與芳草相

憶可能留

過孫君文舊遊地處

相逢還自失相見盡天涯隣壤初移戍空山此寄家翦茸春過鹿伐竹舊燒畬去後餘荒槿依溝結影斜

春日遲子芳遊烏龍山

烏龍烟霧壯君去為親留綵舞初離席音書缺寄郵雨登人日家槎別客星洲應有他宵約相從及此遊

奉和毛益亂後經太白墳

遙知風雨後明月濕江蘺髮處如寒食荒流空莫思兩畔侵壞冢春網得沈碑若起論茲世先生何所為

憶過徐偃王祠下作

徐王遺蹟地花落舊巖阿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苧蘿別祠江路見疑冢草間多寒食思家客空村紀所過

山驛送春

錫春錄拾來作
一作 刻仙拾

逢春憶舊時愛著舊春衣雨別如知處天涯應共歸驛花留客盡帆日聚鴉微歲歲子規鳥寄巢於此飛

蜂

蛹黑春如醫寒屋舉族懸撲香粘絮落采汗近僧禪聚暗移花幄分喧割蜜烟閒房無處著應架井泉邊

雨中感懷

幽蘚蒲稗裏夜色入紫荊坐久雨聲絕水深荷剩生聽猿思楚宿失鶴夢南征白屋青山下何年返舊畊

桐華

隨風泊釣楂弄日色侵霞燒地不鋤草荒池舊漚麻偶尋僧坐石見落鳥銜花錫粥春寒後多逢棟樹家

僧池青蛙

隱見多無定時開一道萍瓔分荷背白身帶鮮文青吐黽收寒井隨僧入淨瓶植壇祠后稷應

想作龍靈

夜宿江山寺

寺圖接異境僧影涇香烟落月安禪處翻經置
縣年天河當夏白泉水入杉懸到此懷甌越空
家寄海邊

雪欄瀑布

激石清塵暑雲深畏解携寒巖蕭寺下縣水辟
陰西鳥落涇栖樹花流晴下溪謫龍閒呪起奇
服反初芽

虎石

寺深留片石山雨長苔新昔日栖禪處遺風想
至人錫前行虎獨鍾後到猿頻越客因逃暑於
茲喜掛巾

寺南小池

寺南疏小沼堤隱獺行踪杉影動寒水夕陽藏
半峰清涵落鳥毳寒怯病僧容閒說初開日鉢
盂盛養龍

夏夜山房會宿賦得竹禽

入竹雲初翳餘更響露禽羇雌迷故侶凉意滿
西林雨宿移枝暗明翻下籜深微吟觸幽興離
思不能任

芭蕉雨

吴楚燈前侶芭蕉海上身凉宵知過雨病葉與
羇人白屋愁看曉滄州宿語貧西南多苦竹應
與越禽隣

中秋龍井玩月

逢秋月再圓不與復休眠腦滿魚龍夜精藏樹
石年嗅衣腥在水窺户影疑禪長嘯望參戲行
來精舍邊

夜坐呈韶鄉

修行吴楚閒鶴去杳難攀衰世已如此愁身更
入山巢居避太歲藥飯救羸顏故友在江海相
思不得還

韶鄉往鳥傷寄劉元益

他日憶逢君林中訪惠勤鹿麛行處見流水別
時聞草没秦人冢山通越國雲音書年歲失莫

訝白鷗羣

寄贈王僉判龍澤新之官廣陵

多君孝子里雲物尚依然歲晏木蓁下月明湖
水邊有圖須女分對策亮陰年到此若為別猶
言贈馬鞭

十日菊寄兩思

蘺菊是秋蔣青甤發日新忽逢初過節相憶早
衰人囊枕離湘漵分杯度嶺貧想應無事業遥
念更沾巾

野霞觀瀑

他年疏上浮早日此中投汲飲當魚入桼綸即
帆遊淨祠無血食巽雨不腥流僧語皆前事人
來盡別州草諸長過雪沙犯欲梢湫至竟何依
止蒼茫難禱求

萬松道中望南太白

箏輿行萬山中有十里亭老樹秪一色野公適
百齡榮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圖草粘秸巽巢
枝落退翎斯探幽谷水共斷松根苓文納下天

雨塵風吹冥冥

己丑除夜

鬢絲殘雪影況復在塵埃暴色隨鍾盡年光逐
水來隣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明日聽春雨渡
江登越臺

元旦立春

桄栢多年樹閑庭憶粵鄉發春當獻歲為客未
休粮飲後憐衆齒行南避忌方星周元朔曆時
運可能忘

寒食同方行答明中徃綠渚舟中作寄

東安方子仁

自食輿雲薇開君白接籬謁靈隨社到為客寄
音遲豁入新城水舟回故渚祠南衣離火浣垢
敝禁烟時

雨宿太白 有阜陵書太白名山賜僧了朴

城中家斧氷此地絕炎蒸天食青童捧龍居白
氣升暗燈猶宿火寢服尚裘繒客話從前事書
傳入內僧風流今獨盡雲物老相仍淨榻搜涼

撰本擾作猪

卧危闌入醉凭雨師行下界烏夢識中乘明發
甬南去他山逢智弘

寄育王賢上人

於今秖老身從昔少埃塵失蜀年爲客居山石
作隣南遊宗竺法西語問巴人開户藤花落多
浮茗椀春

海亭夜坐

孤身滯海垠暑瀞上南雲歸日亭秋近愁人畏
夜分坐凉依井氣眠濕動星文故友在山北音

書不得聞

採藥候潮山宿山項精藍夜中望海

蛟門南去島嶼地望迢迢積濕侵幡黑生寒入
夢飄見燈歸舶夜闌偶觧衣朝土植皆爲藥山
枝不滿樵晴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擬候槎回
漢寧甘客老遼卻尋徐福島因問秦皇橋於彼
看日出羽族焉可招

夜宿雪竇上方 雪竇師剡人住遼東道林買山隱處

眠山桃斧柯獨客愛盤阿畏日生塵夢尋仙到

身在坊本作乘舟字封動州

烏窠下方聞夕磬南斗桂秋河寢服侵雲卷頮
泉通瀑和實分滄海月禪入沃州歌此地精靈
聚中宵弄薜蘿

夆國圖詩并序

翱嘗舟遊至鄞望海上島無數其民多卉
服過蛟門登候潮山被髮楚歌歌罷輟復
哭思夫子浮海居夷之義至定海學故石
刻盡仆泥滓中新刻復闒茸讀即怏怏乃
汲水洗故刻得綌與閭邑令趙所傳魯圖

自云齊梁父諸山川至洙泗間巷里廟社
井墓歷歷如指諸掌遂摹其本歸過浦汭
方君景山與括人吳思齊率其徒爲講經
社得思陵所贊夫子像揭於庭朔望拜進
退與俯殊習乞翱所摹圖與像對翱喜而
歸之且書其後爲之詩曰

秋風獄下城海客見圖新樹入舞雩里水來浮
磬濱東封餘輦路西狩問虞人被髮逢夫子狂
歌作放民

董孝子墓

脩修古孝子家移來水旁母病食此水母死葬其鄉殺人自白吏就家起為郎至今廟下草猶帶食水香

晞髮集卷之八終

旌德劉聖生書

晞髮集卷之九

記上

粵　謝　翶

遊僊華巖麓記

由月泉至僊華巖麓十五里至巖二十里蓋余向所記若芝掌拏空而立者故老相傳以為下有穴與鼎湖通嘗秋夜聞水樂及拏石聲月高風遠復不知隨在何處將至二三里有山類藥壺倚巖側雲嵐草木相掩映日東影射其上逺望氤氳若丹光浮動疑是中別有一天地也巖之麓曰鄭村者友人方君韶鄉廬焉地馨芳草蘭梅苹夷山礬俗呼山礬鄭花鄭與鄭音相近故以名村環左右無他族皆依巖作屋互向背巖為黃帝少女脩真之地垂四千年始民築祠其上以雨暘禱輒應有欲移祠於麓以便民禱者一夕風雨大作飄盂鑪幡幢所欲移處瓦木石隨晦冥雲霧飛空下跕跕有聲今祠有茂陵旌額信不誣也祠之南二百步皆古木樸藤樓

烟霏霞鶩風颯至皆五色紛散獨被髮如人立
又有藤結子若蓮房纍纍而下蓋蒼碧可愛行
且倦憩古道觀中夢青衣掖一老人至與余言
海上方及瀛引事甚悉且曰穹壤間無愚晝仙
人凡知古今不為所縛倏然塵外者皆得仙子
欲以人世仙乎後二年日浴見我扶桑東言訖
乃寤有鳥自西南來綠衣紅距止藤上廻翔審
顧若欲有言於聽者方君謂余子其訊焉以記
覩之老道士年九十余言書於海上見之今四
百甲子矣蓋幺鳳云是為記

自巖麓尋泉至三石洞記

至巖麓止六日散髮空翠行且唫顧謂方君得
流泉潲瀧潄石齒吾二人以耳枕之以洗吾悲
何如方君指田間流泉故道皆達麓而來謂其
源自藥壺山出山之愚民碑田其背盡潄之過
額以故枯為陸者不知其幾年無有能復之者
乃與余行二百步至潄泉處由潄泉而西百五
十步皆曲溝斷石民橋其上有草類菖蒲而小

括字下一本有叅字 叅本作

無脊一寸皆九節蓋楚南謂之蓀又沿溝行九
十步亂山如蹲压傾石立注者凸者跂者伏者
仆且僵者散而布者如羝之乳如鹿之奔如鼠
之飛如鳥鵲之俯啄如兎之自吐其子猿猴之
乘藤而飲於水也如雞犬之馳於鼎而仙也其
變恠峭特余無以詰之山之僧作亭道上泉出
於藥壺者赴焉同遊括吳子善韶卿之弟君賓
子肖育皆掬泉於泓潄且憩有泉鳴林薄間斷
續相應類金奏闋而石聲間作又有縹緲蓋近
若浮雲飛絮游空而下殆不可窮其狀聞唐有
僧名而仙行者貞觀間自南麓來結廬於此寐
然自言千七十歲有奇蓋出於周末也廬為寺
又五百年因往觀焉其碑記僧所說銘彔事乃
效晚唐人詩獨不作秦漢以前語亦不可曉遂
由寺之西捫蘿而上得石洞巉爽塏可坐數十
人視巖前樵牧路如線往來負且牽皆交臂不
相忤又東行抵相對巨巖趾得二洞其一溫然
如春可久坐自外望之若無有者其一空廻窈

廊間人語如投珠於壺涌泉乘草雜飛瑙續之蒼碧欲動石平潤可抵處十數各倚梯拂鮮題詩其上遠暮猶沾沾忘歸窮泉源直抵藥壺頂望而山墻立石飛聳欲墮可為亭者一處壖中立石可為橋接西巖者一處洞傍可為屋若圍各一處蓋居於此者日遊而不知余與二方吳君得之若行外國遇異人出奇玩相飲寔皆世所未有故書以遺後之好遊者俾有考且屬詒卿居焉

月舊本俱作泉

苕一本作絢

月泉遊記

余少慕初平叱石事知婺有金華洞湛泉之勝而未知有月泉也月泉在浦江縣西北二里故老云其消長視月之盈虧由朔至望投梯其間泉淒淒浮梯而上動盪荇藻若江湖之浮舟攤苕於岸視舊痕不減毫髮由望至晦置竹井傍以常所落淺深為候隨月之大小盡痕竹上當其日之數旦而測之水之落痕與石約如竹之畫視梵間滯泮蘚枯青相半殆類水退人家日

與進本伯作子

石坊本作若苔

蒸氣濕墻壁故在而浮槎游枋棲泊樹石隱隱可記余與友人陳君某至適望後二日陳君指薛與草以為斯泉虧落之驗蓋沖漠眹兆聞盈虛消息之理與山川呼吸往來之氣相值而不爽也如此非必有神物主之如雜書恠錄所謂巨魚吞吐云也泉傍舊為堂祠朱呂二先生環闌楯甃上環詩亭上四顧烟雲竹樹縈環泉石亭不敢在其東北之山曰仙岩者遠望類芝草浮空而立若皆有所待於斯泉而向焉者予方

詠曰遊其間與月約盈虧泉約消長與山約無盈虧消長亘來今以老吾詩有述仙岩之遺迹約余遊岩之麓者將歆鹿鳴之引以擬笙鶴曰予欲窮山中之勝而憚以足赴日予余欣然從之故書泉之本末以紀茲遊之始

粵菉山峰分日記

甌粵之南有菉山焉跨羅浮挹九疑穴其竇而下空洞橫亘數千里與句漏通山之陽其民至老死不知歲曆唯以甲子紀日由穴之陰而南

雖甲子亦不書山衆天小鑿石竅繩鐵其上屋纍纍而下者若冢高者若浮圖户養蜂分地蒔花編竹若護蔬藥壁杉桐卷之或取雜木刳其中為蜂房繞百之一每數日蜂輒有分者置不問聽其所止而休焉率以蜂之多寡為家之厚薄四時旦暮悉候於蜂故曆與甲子可無也蓋衙而知早晚出入而知寒暑四時之花卉不同而蜜亦異味是其候也至於有事而消吉亦於蜂候焉濱是山之郡其人皆能言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偶及蜂分則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已納采而未迎輿作已畢工而未落成皆候焉或父子兄弟分業而居則候其日時而併用之隣里親戚置酒瓻老相與賀數向之獲是而吉者例指以為戚事蜂移之家若僕若隣無遠近遞相報俾皆知是日之吉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而詰曆驗之皆黄道紫微天月德活曜其星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余聞之始而疑中而信久而驚以愧不知玆蜂之為何物也且其王生而有髭則為異舉族附之不敢後則為忠遭物害而去有相失者不肯附他族必徬徨噬嚙自相枕藉以死則為貞出則紛然先後奔走之不暇則為勤歸則翕然集若赴期會而聽號令則為整食蜜之餘以遺取者不怒則為廉為房以自居則為智有螫以自衛則為勇備是數德而又能知天時以協人事則夫貪賄無謀亂行離次棄君事讎反覆變詐以取富貴利祿者身為蠆尾而不鄉雖其形則人也使其居深山中與不知甲子之民將必顛到五行以為民害寧不為玆物之愧哉

山陰王氏鏡湖漁舍記

越城東南多隱者居唐迄今五百載賀監宅與玄真子嘗往來處往往遺跡猶在高標清氣彷彿烟霭中玆為可尚也王氏别業在城南蓋盡得其勝近又於其旁蒔竹萬箇加以幽花貞石

離立參峙引水循亭為九曲前置屋如列舟面鏡湖扁之曰漁舍嘗意坐及與客對焉山雲氣冉冉墮几席稍東二百步累土為坡室方丈曰小瀛州水環其外北望州治山蜿蜒洪鮮翔伏迤演蓋昔人以比蓬萊實與秦望天池相賓主而是洲適中焉則孫名不為過負城田可數十頃春夏之交水瀰望洲小蓋浮艤榜其側含嵐浴暉頃刻殊狀不知天壤之有瀛海也余嘗一再造竹下良久主人晉衣冠迎客子弟儼侍立

語久益親俾余為文識其位置次第故他不違及或謂余公家世蓬萊下方權貴人趣治第勢熏灼殊甚草木動相德色獨屹屹不肯欲藍附麗及孫益守前之為蓋有昔名人隱者之所難可書也已是為記

樂閒山房記甲午秋

余與吳君仲蓀同年生而動息勞佚與凡所為事相值無同者余喜泉石物外交遊耳聞足歷畏不即居之意少不愜輒復去宜佚而得勞居里黨人情高下勢緩急張弛事後當成敗慮周於物而能自愛其所居為屋日以爽塏靚深以休息其中宜勞而得佚近闢山為重屋以眺遠又屋其後為楹十有八其位置區畫類隱者所為拓人吳善父名之曰樂閒山房夫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壑足以發奇潛老多人蹟所不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相忘而自樂其樂恒專已而不讓至貶食離累垢衣蓬首獨甘心焉今君之為此不離乎家人父子之間匊灑盥櫛之當溫清定省之後飲食滋味之養而幽閒之適唫眺之美一跡足越限而兼有之可謂樂矣今君年益老見益定雖不絕物不害為閒且樂心有外馳雖閉户坐不與人世接樂亦未至蓋君已知之欲推其究而言解所以名者以余為文能識古字屬為之記甲午九月八日

小爐峰三瀑記

睦土瘠民之巖耕者發土石趾如刃游肯檾如肋棄而復食故凡樹石奇玩之儕於耕者殆無

究景間有得全其天不毁以休息於此土皆民之所棄也其勝處的然見於圖經者又為壓襟俗駕旦至而睨之毁畫贅疵以醜其外樸斲竅鑿以死其内與茲土為仇又有甚於民之所壓者余至新亭之紫溪得爐峰紫烟浮動旁無雜植冐肋之地以為之累而又見遺於圖經不為人所知故得巋然以存水南出經其趾雜苔藻不染他色友人翁君世居其下因約余賦詩間有龍門瀑布者相去復不遠由溪之別澗行三

五百步水皆西流余謂水於天地間西行極少所産必珍禽恠石與有道者居焉故三萬里遡風而西即其大者遂相與躡足蒼苔水石間有岩穹窿如門落深瀑數十丈下爲渾浴石蒼碧類白虹飲於井而蛟龍搏之者既匊泉嘸且卻毛髮起豎由穹窿捫蘿而上望雙流繞麓石益深翠日且晩各賦詩岸幘乘月而歸約九日尋源至其頂如期携酒揷菊遡雙流益東古藤青壁殆非人境沿溝溪二百餘步地稍峻泥如沙

翠一本作登　沫原本作柈

欲流者數處仆且起亂石雲浮烟嵐薄林木片片欲斷足相趾而進不敢視稍間斷前足已遠後者望前者如乘雲空中遺影在地進至峽得一瀑自巖下為三級流乳成池四傾巖壁木根翠色欲滴衆容青叢白帢浮杯乳上舉酒酹水遺發核其中樵童牧豎觀以為異復攀亂雲上稍南一石嶔嵌飛動瀑蜿蜒如舞白虹而下涎沫轉棹余無以名其狀復緣厓至頂望乳池上復二級流乳叢薄中草木皆芝朮香蓋峽中所

望而未見者明日復由前峽登前壁望上級乘蘿裹濕蘚下與瀑屬歸而定其處為三瀑識其可為亭者四曰放鶴在瀑頂曰穹石在下瀑浴石旁曰可憇在上乳池之下曰弄月居亂雲之上可為橋者二跨中瀑曰玉峽居兩瀑合流曰雙玦為圖遺同游者謀之不欲竅鑿樸斲贅疵焉以累茲山始樓蕙茝葯以備藏修種梅為本瀑旁為泥丸散桃巖上下春秋臨流濯髮夏乘風長嘯頂上冬看水柱如是以老吾年足矣橋

與亭以其月經始先紀其事與同遊各賦六詩書於後後二年亭成而刻之石

晞髮集卷之九終

旌德劉聖立書

粵　謝翱

記下　序

遊赤松觀羊石記

金華洞為初平叱石處余髫而聞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傍祠二仙即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顛變怪秪梧宛然如羊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拾其遺蓄觀中余得借而觀之者三處其一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秪觸意苔蒙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北岸累石為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者十七秪者蹶者十五歷險而跂者十三倚而齕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鼎彝窾之蹟於石形不求完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齕乳秪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

石字下舊本失去字

光舊本作休

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羊與茲羊之化為石
是或一物也令而後觀茲石若憑而游若蜕而
休莅乎日與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
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洸然起立若植以余言
為然故書以詒後之遊者其所覩三處道士倪
某唐某王某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千年為樵牧
好事所取及移來此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
於游者非有所繫故不書

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金華洞去縣三十里洞有三道赤松東西鹿田
上而下遠望若建瓴水及至後平夷無他險道
壯山由上下氣喘喘不暇息然亦不覺勞者下
洞之右為栟亭亭上望洞口若鐵甕石正青黑
洞內外分為兩由鐵甕入可坐數百人有穴如
槖膻水出自膻入地中下山後不知何處由膻
入卧小舟僮僕篝火傳舟進至岸窾次空廓行
颿颿有聲由右轉左後從膻出洞外洞外二百
步至中洞口自洞口東炬回旋入地底一出出

東舊本作東

在外洞左下舊本俱失下一在字

為石虎為石獅舊本為獅子俱作為石虎

良久有二里至上洞上洞分左右為兩變恠開
闔為體各不同而天地山海人物之類最多歸
而以其類識之總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
十七為仙人藏身處一石黃色亘地在外洞右
為道人比肩而立各二在外洞上頂旁為大士
乘珠纓絡箕踞而坐者一在石之右凡為人之
類四而形影小大有不犯焉為碧桃枝實纍纍
垂下者一處在於外洞頂右為石筍拔地而直
立者一斜上蒼紫而逆於地者一在洞中水簾
後凡為植物之類三而芭蕉貧實有不犯焉為
蒼龍首尾相應者一在外洞左左右對為龍頭
角鬣尾及爪痕如玉者各一在內洞右為蒼白
兩龍鱗鬣欲夾石梁飛突者一在上洞左角為
右黑龍而白蛇白背繞其脇者一為蟾蜍三足
一在石門限北為遊魚布影於石者一在外洞
頂西北為蝦蟆匝地者一在槖膻蓄水旁為石
蜂窠房牖如綴者一在蝦蟆右上頂為石獅子
為石虎而踞者各一在雲山前為大小象脚大

池書本俱作地

二小一在內右轉左凡為山海奇恠之物摠十
有四離而為二十有一而鱗介羽毛飛走有不
犯焉前後雪山一在上洞為雲霞五色二在霽
石上稍西及上洞右為仙人望月者一在蓁順
受日處正圓如三五夜為日影射石壁類月光
在地者一處在上洞石之左為北斗七星案一
在外洞外之左凡為在天垂象之類九不犯二
三焉為天涯海角各一在下洞內右滑臺一在
內之左為石紋細湧如水波浪痕者二在下右

四

上左為仙人種玉田者一在下左丘畝步角可
數為天池一在上洞天扉下石井一在上右角
下皆深黑莫測所窮凡為在地之類八不犯一
二焉為石門限溜室窓櫺各一在石限內為石
柱一在大小象脚外石室一在水簾石筍後水
落沙石嵌之輙滲下不溢簾後東炬可立先出
者視亙丘入者與東炬立簾後者若神人然為
石梁一在天池左可數十丈為天扉中折日光
射其內者一從洞背尋折處後不可見凡為棟

字之類七而求其犯者無一焉為石鍾鼓自洞
頂懸而虛其下而聲各如其所名者一在儒笠
東為儒笠一在鼓西為筆格而山立者一為硯
滴石穿溜若引蟻鑽珠而洞頂滴泉正當其處
一與筆格自為左右為懸鍾寶蓋類雲氣結而
天花雨者一在鍾鼓南為天人掛衣痕處處如
新者一在石床右石床一在衣左為小掛衣一
在外洞黃石上側為水簾飛空而下類珠碧纈
成者一在中洞旋石中為小懸鍾二在中洞及

五

上左凡為器玩之物十有二而求其犯者無一
焉余嘗喜獨行山水間遇古蹟奇玩見於外有
過此無不及者至內觀若神庫寶鼎燭影圖物
夔龍圖兩天地山海之藏皆莫得逃其狀此為
尤絶友人方君鳳既集為行紀志所變恠先後
有差余嘗欲與善畫者日夜相對盤礴其下寫
為圖分合數面求書尾於山林畤人靜者傳之
後數百年以為希世之寶而力有未能輒叙其
槩而為之記凡以昔之得游而觀者數千百年

既不可知其人而往矣後之欲圖而觀者數千百年豈無有與我同志者其於此厥乎其有考也歲屠維赤奮若月孟陬粵人謝翱記

鹿田聽雨記

鄉余見南岳僧言嶽頂望日出海看雲生樹石與巖屋聽風雨變異人世嘗疑其言之過比遊金華之北山嶺東西鹿田夜聞風雨聲滿鬱泓瀣琤琮澌湃澌澌浮浮冷冷琴琴或散或襄或赴或休或激或射或凌或瀝或沉或溼或益而溢其過虛若乘其擊實若盈其舉朽若勝其振於槁也若憑其赴於壑也若崩其回旋於空而薄乎軒窗也若濤風擊舟而擁於敗筍是不可行而詰其名也蓋其地近洞天山川鬼神虎豹蛟龍虫蛇罔象烟雲水石之所聚故聲鬱而不散其石虛竅窾窪坳枅圈洼臼㟏峥口鼻之所出故其聲泊以深其林木蘢蓯枯新堅脆榮瘁變液之所生故其聲從以喬其勢之來也殊方其席而怒也殊力其散而遊於物也殊值故能若無若有萬變而不窮而畸人孤子抱膝擁衾感極生悲而繼之以泣故其聽也獨真於是信鄉之所聞於僧者不謬然僧之聽乎此與人世異而吾之聽此復與僧異知吾與人世與僧之所以為異則蒞遊也將必有與我不異而深知此聲者乎是為記

遊石洞聯句夜坐記

藥壺山其初總謂之仙巖余取其狀類藥壺且奇崛特甚故別名之三石洞之遊直抵其頂捫摩苔蘚攬靈草若芝朮而莫辨者歸於洞掬乳泉嚼然之山之僧曰師遠者嘗遊方之外喜夜坐見予抵掌兆落蜉蝣蟬蛻以為異邀宿寺中談燎露坐望藥壺諸巖連洞如井河漢眾星掛其上小者欲飛大者欲滴環視北斗無見者以問遠遠云諸巖藥壺直西北最高北斗墮其脇故經年未嘗一見獨蘿陰缺處見南斗歷歷眾皆瞻仰嘆異遂以足歷目覩日夜所得沾沾自喜若恐失者與予善詒卿君實黙識以一人糾

之由甲而乙各受其意以為句有次第語不進意責在衆意外而語自工以責糾者是夜將分有影射面巖初如珠光走盤淡大如席須臾光遍樹石閃閃飛動視東巖月役未吐蓋信仙宮深處所見日月光影往往與人間不同無足怪也復續聯句思益苦遠見為能為相與不自知對坐兀兀達旦蓋先夜與子善宿諧卿家因讀韓孟聯句舉此為例每得一聯書於紙有未合衆争句糾争意始各執其是不相下執愈甚争愈力卒至於當而後已既成以為善故是夜後如之先得韻四十四後三十八與題洞諸律絶句皆楷書為卷復相與正其重複疏漏者竄若干定若干是為記

睦州詩派序

唐代言詩在江東者戴發運叔倫許刺史渾潤人丘員外丹丘庶子為顧著作況陸處士龜蒙姑蘇人蓋先生郊嚴處士惲釋子皎然吴興人駱少府賓王張處士志和僧貫休金華人賀賓客知章四明人嚴長史維秦徵君系吴舍人融僧澈越人張處士祜金陵人吴韶州武陵廣信人羅給事隱新城人項少府斯天台人薛補闕令之歐陽生詹閩人其他雖遺逸不可縣舉率郡不過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以詩名凡十人視他郡為最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喻校書鳧世並有集翁徵君洮有集藏於家章協律八元徐處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並有詩見唐闕氣及文苑諸書皇甫推官以文章受業韓門翺客睦興學為詩者推唐人以至魏漢或解或否無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編為集名曰睦州詩派以示翺翺曰予睦人也請歸而求之毋貽皇甫氏所云舍近而尋遠則詩或在是矣癸巳夏五書雙谿精舍

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别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

（南字上一本有西字）（來歸一本作歸來）

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亦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

憩祠傍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渰浥浡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唶復登東臺撫蒼石還

（神字上一本有精字一本作精神）

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欲倣

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晞髮集卷之十終

旌德劉聖士書

跋晞髮集後

余按部至海陵儲少卿靜夫出示晞髮集一帙乃宋逸士謝翱皐羽父所著余三復之愛其詩文奇古可法且悲皐羽之志節將泯然不白於世也遂箋付唐運使文載按而刻之夫君子嗜義而殞身小人貪得而苟免使俱一時澌盡則來者何所勸懲哉翺一布衣而樹立偉然尤不可得後人所當亟以表章者嗚呼皐羽豈但文辭之工哉讀是集者尚論其世可也

弘治十四年十月上澣日文林郎監察御史槲陽馮允中書

旌德劉聖立書

晞髮近藁小引

福唐黄坤五語余晞髮集近世行本多遺漏曾抄畜二十餘首皆刻板所無余聞之心往恨其不攜行笈得一見也從子愚忠自苕上潘氏抄得晞髮近藁一帙爲發狂喜原集古詩大半此多作近體屈蟠沉鬱吐茹奇艷皆世所未覩豈即黄春坊所謂與然黄云二十餘首而此編有五十首數既不合且此署晞髮道人近藁當是末年未定殘草別為一卷流傳人間又非刻本零星遺漏比也然則黄氏二十餘首又不知何詩矣惜春坊云亡不得一質證之此帙附天地間集十餘首即皐羽所編當時諸公詩也按本傳有二卷此亦不完書潘氏藏本為陸子傳手蹟有題識子傳名師道吳人

旌德劉聖立書

晞髮遺集目錄

卷之上

近藁雜詩
過杭州故宮 二首
重過 二首
野望
無題
春閨詞
四皓
散髮
友人自杭回建寄別 三首
孤山
雪
畫秦宮人
織婦歎
商人婦
憶湖上
悼古季青

蠟梅
留別顧君際
後桂花引
吳山謁祠
雪後湖堤步歸
梅花 二首
往姑蘇與友人別杭州
雪霽有感
山中道士
餘杭樵歌
書文山卷後
十年
秋夜詞
除夜舟中遇雪
元旦舟中聽潮
鷓鴣步尋方元英故居
青簃亭
題酒家肆

正三立春

贈山中友

沙岸登舟

僧房疥辟

山居

望仙都山 二首

疊山

社前 二

艤舟江心寺

歲月

雲女吟

文房四友歎

秋社寄山中故人

寄韶卿 見宋遺民錄

卷之下

金華遊錄

補錄

續琴操哀江南

我赴薊門四之一

瞻彼江漢四之二

我操南音四之三

與言自古四之四

晞髮遺集目錄終

旌德湯
玉展書

晞髮遺集卷之上

近藁雜詩　　粤　謝翱

過杭州故宮二首

禾黍何人為守閽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鸚鵡言

其二

紫雲樓閣讌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

重過二首

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著淩霄野猿引子移來住覆盡花枝翡翠巢

其二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冣泣女冠猶有舊宮人

野望

心遊太古後轉覺此生浮天外知何物山中著得愁岍花低草色潮水逆江流消長盈虛裏令人白盡頭

無題

天風下黃葉山樹挂綠蓑世情逐流水東去無迴波可與語人少不成眠夜多濕雲黏短髮溧泊奈愁何

春閨詞

手觸殘紅頭懶梳香隨蝴蝶上衣裾暖風吹睡無言語又向床頭看夢書

四皓

泠都秦灰髻已翁紫芝歌罷落花風若教一出無遺恨莫入留侯準擬中

散髮

乾坤一楚囚散髮向滄洲詩病多於馬身閑不似鷗因看東去水都是夜來愁晚意落花覺殘枝香更幽

友人自杭回建寄別三首

向來不同去離別暗銷魂閩浙若同水遍舟送到門

其二

潮信到嚴瀨水色過衢城寄潮不寄水潮去有回程

其三

水到衢城畫梅花上類生不如寄明月步步送君行

孫山

又冐睛絲向水涯寒雲冉冉護巾紗能知綠鬢幾回至欲作黄冠此處家已把掀埵等茅舍不愁雖禪對梅花曉風吹袂過船去蠢鶴上天衢碧霞

雪

片片[redacted]何似無根零亂花任隨飛到處不揀是誰家縫客天如翳孳深樹半斜城中薪酒貴舞旅若為賒

畫秦宫人

宫人字玉姜秦時逃入山是為毛女漢魏間人猶見之

結草為衣類鶴翎初來一味服黄精宫鶯幾處啣花出猶向山中認得聲

織婦嘆

待得蠶蠶繭上絲織成送女去還歸支機本是寒砧石留取秋深自擣衣

商人婦

抱兒來拜月去日爾初生已自滿三歲無人問五行孫燈寒杵石殘夢遠鐘聲夜夜鄰家女吹簫到二更

憶湖上

擾擾忽半月征衣雜市塵頗疑湖上客不是城中人折柳乘拂槳山雲泫濕巾明朝在何處相怪墮凡身

悼古李清

典刑前一輩言語尚風流詩律縛不住梅花惱得愁雲烟今變滅老病想宜休喚醒菟裘夢嚴城上雨秋

蠟梅

冷艷清香受雪知雨中誰把蠟為衣蜜房做就
花枝色留得寒蜂宿不歸

留別顧君際

萬里行可到詩人吟到難愁來時自語寫出許
誰看月落望如失山空坐更寒此時多少意欲
別路浸湯

後桂花引

修月仙人飯玉屑瑤鴨騰騰何處熱吳剛生愁
樹合劍毫飄玉斧高枝折此時待罪扣帝庭素
娥騎蟾淨泊零月中落子如雨星至今收拾無
六丁

吳山謁祠

吳山坊頂戴高祠禁地淒涼江水悲却是北人
題記壁邊南耆舊獨無詩

雪後湖堤步歸

無求如有得散策堤邊行山碧眼花亂水寒毛
孔生窮冬疑有雨一雪却成晴勞謝天涯月相
隨步入城

梅花二首

春過江南問故家孫根生夢半搓牙到無香氣
飄成雪未有葉來開畫花

其二

吹老單于月一痕江南知是幾黃昏水仙冷落
殘花死秖有南枝尚返魂

往姑蘇與友人別杭州

北闕到吳會烟草亦詩情飲少但知價行蹤數
問程天陰月不死江潤水能生別後不得寐相
思還二更

雪霽有感

夜長春夜夢門雪擁笆籬不倚成山積情知有
霽時日高簷自雨氣上瓦如炊風過梅花湯寒
香只戀枝

山中道士

山中道士服朝霞二十修行別故家留客一杯
清苦蜜蜂房知是近梅花

餘杭樵歌

樵斧丁丁響翠微頳肩半脫汗身衣困來避雨巖前洞裏得山蜂和蜜歸

書文山卷後

䰟飛萬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從公死生如無此生丹心渾未化碧血已先成無處堪揮泪吾今變姓名

十年

忘卻寒溫語相逢一揖休十年只如此今日若為愁月白夜亦晝山寒春更秋無情溪澗水只是下灘流

秋夜詞

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隔斷秋月明不使共一處

除夜舟中遇雪

歲月安有限利名心未灰雪飛今夜止潮去隔年來交友窮中見江山盡處回家人誰念道耳熱不因杯

元旦舟中聽潮

東望拜潮水無家在客船一來仍一往今日又今年有信從天外緣聲到枕邊海門春樹暖吹浪起晴烟

鷓鴣步尋方元英故居

遺像雙臺下結廬烟水傍子孫今幾世風雨半他鄉山靜雲眠影茶乾手食香高名故相壓吟苦不成章

青箬亭

青山何處似疑是剡溪傍杯箬無人到生莎滿徑荒水交難辨色花和不同香歸路逢樵子歷衣草結裳

題酒家壁

綠陰深處問天涯黃鳥聲中見酒家樹上猢猻摘殘果向來纔見是春花

正三立春

舟中隔歲話偪仄信誰從山帶去年雪春來何處峰移軍增野竈落磧減樣春明日金華洞牧羊尋故蹤

贈山中友

簌葉亂山雲值此山林友種松高及身掃葉落隨手斫畫松上枝縛作山中帚夜夜對西峯明月生戶牖

沙圻登舟

五里兒女步虗沙暎斷節雲丈半山石帆席上溪風數雁憐身隻聞鵁鶄耳聲市橋東半梢側影夕陽中

僧房齋壁

松樹落釵股曉行猶見燈圓亭方井水老寺少年僧澗響夜疑雨雲寒春欲冰山僧錯相認應道我來曾

山居

宿火石中取人烟隔斷霞盜侵隣壤粟女寄外翁家野樹剌生葉枯松藤纏花老翁頭未白相對話天涯

望仙都山二首

鼎湖只在柱峰上地險山空不可家山下人居五六月天風吹雨碧荷花

神一作仝

其二

道人誦經半峰下洞裏山神不敢歸我欲乘風到峰頂擘翻荷葉作蓑衣

叠山

礧磈復崔巍晴雲撥不開鐘聞上界響石自太湖來靈草擣爲藥寒松爐作煤欲窮登覽興未到已徘徊

社前

無家借燕住離別又經年客館依山上春分到社前雨來換宿水雲起暗晴川颯颯吹衣帶因風問去船

艤舟江心寺

數聲清磬出晴暮落木人家散烟霧風送年年江上潮白雲生根吹不去

歲月

歲月記不得曾行此庭村日款眠石影樹長蝕藤根晚羡樓猿鳥春來問子孫勞生空可說不

是欲忘言

雪女吟

疊盡溪頭斂翠眉綠楊扶起又低垂春風盡與花為主不解庭前百結枝

文房四友歎

兵後四友流落有訪得之者則頂禿足折筋碎幅裂自秦以來未見吾黨罹禍如此之慘者是以為之長太息云

慘一作[illegible]

昆吾莫邪輕毛錐平生故人皆引去剡溪之楮絳邑黔獨與石君作一處中書閒起免冠謝輒被溺冠仍嫚罵見幾自媿後穆生正恐兒春不與款有時愁髮鹽相如熟視蒙恬挽其鬚泓（鬚髮一作[illegible]）未綸棄散自愛老龜支床息猶在荊山風雨朝暮號璞在吾懷足何罪恨不雪恥爾諸姬背水一戰漢為池楮生不改舊邊幅三諕何但高閣束（但一作倚）客卿騎項百折磨猶恐玄能赤吾族此時不平義重生陽城裂麻欲死爭平生國士立橋下誓死守此漆身啞

秋社寄山中故人

燕子來時人送客不堪離別淚沾衣如今為客秋風裏還向人家送燕歸

寄韶卿 見宋遺民錄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憐諸老盡雨燈動是十年踈休官陶令長思友隨巷嵇康懶報書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無地可耕漁

晞髮遺集卷之上終

旌德劉聖立書

晞髮遺集卷之下

金華遊録

粵 謝 翶

己丑歳正月謝翶臯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携子肖翁入邑與臯羽及陳公凱君用笋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吴溪過吴似孫續古約供行至横溪訪柳時聲父子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臯羽繼至會宿時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晩以雨宿柳朋府新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晩泊上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聞之先至旅寓邀宿陵雲山房城友葉謹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日同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至夜分韶卿書北山歳寒竹䟦後臯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窓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既飯話良久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晩抵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矗翠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蒋樞密潛齋王公埜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潘繼先篆過橋入三門初寶積觀額大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銘旛及獻花四木瑛倶今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濯纓堂黙成先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亭又入而為梳流亭觀之前為卧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欽宿謂冲應養素二真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庚有目眚寓觀中嘗憩兹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郴教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乎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為二仙云時韶卿

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為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
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徽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
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皋羽作觀羊石記
云金華洞為皇初平叱石處予髫而聞之髮種
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
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
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顛變
怪抵牾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

道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
在天井東偃十數角蔚然羣伏且起復無抵觸
意苔茸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
崕纍石為山絫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
伏者十七抵者踧者十五嚴險而跂者十三倚
而戲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彝尊之跡於石形
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
戲乳抵蹴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
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

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其化而為
羊與羝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羝
石若馮而遊若脫而休范乎曰與之對而汨不
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頋笑衆皆
洗然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詒後之遊
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
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千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又
若千年道士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繫故不書
妙虛石旁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閑樓

化一作牧

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饍王倪各
為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疽發腦纔愈未接
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化洗耳三石刻
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為物
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磈
水激射為峭峽為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餚并
青窓王易所書趙元清夢遊小桃源四時詩來
青窓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
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為子使出贅後

榭一作榭

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為道士於此南華酌
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岩扉間新搆小亭名别
有天地復酌亭上岩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
夾道道士周雲岩世昌要會酌楼上石泉之徒
王德謙益之携琴鼓再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
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
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即飛去今
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一中斷倒架上
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状甚
怪奇今為改祠道士伐去會遊者以為言丹山
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
上抵二仙祠回宿實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
三大字李陽氷篆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大揭
之有火災故置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
寺待霽取道觴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皋羽有塔影霧中深之
句韶卿足之

觴一作智 待字下有寺字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
祐丙辰歲郡守謝奕修改創潛齋王埜書扁今
易以他書矣時拏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
衢韶卿自同皋羽訪芙蓉盛太博共劇談世故
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溪門會於北栅
韶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拚塔院至
道年碑石遇且庵徐王汝於盧士安卜肆韶卿
皋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於妨衆遂
行既出城過栁齋劉權院梅居邵深道成齋王
王成於麥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庵
田寺僧懷王瑀而相道韶卿賦北山道中衆客
皆和晡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
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氷篆書入而為倚松亭
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憩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
源勝地四大字置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
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凰舊為法朗
石晉開運二年為國泰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

成一作戊 一本兩字

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讀
以欄楯遊憩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晚起
携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
畊田鹿化石筆為對臨別容謂審言曰余以鹿
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
語衆皆絶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泰國長公
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岐徑行五十里至金華
觀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

讀書處也三洞上為朝真中為冰壺下為雙龍
三石扁皆飛白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
大字觀之左為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
地言之此則山巔然而迢遞寛衍觀之前居民
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雙龍洞口石室明淨
坐可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
者為雲物為仙桃為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
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黄色俗呼
呂先生藏身霞衣掛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

象足大二作大象足二石字下一有鑄字

無他一作他無

蓋順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
澗衆束炬揭裳傴僂躡冰入内洞凡三數丈首
背皆擦石舊卧小舟而入今敞漏闇水際既入
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
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擿之鐘
聲仙珠纍纍貫岩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
雪望之皎然仙笠懸岩石石鼓擿之鼓聲有形
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
玉所謂雙龍也貓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

大甌黑色白蛇斜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
一霜崖累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掐面大有水正
滴竅中名仙人硯滴倏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
無他漏泉獨此耳浴室石榻三足蟾懸鐘寶蓋
如名刹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
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
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
望月又象足大二小一仙桂水波石粼粼然大
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為滑臺為池為田畦町

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横十數丈衣純素袪褎盛
摺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卧仙人帽日月
二宫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
毫鐫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登山
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
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深井然俯斜而內衆魚
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岩噴
出下有巨石承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
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沉沉
深黑人多不敢復入皐羽毅然揚炬而前韶卿
續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
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
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
極底有石室燥潔昔游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
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
不得盡其奇來游者率望水簾而止爾又登山
二里韶卿父子皐羽續古倩兩山童貫竹薪束
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爲觀音洞從岩罅越石限

而入展轉愈高扳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
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岩罅以炬燭之僅
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
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
歷三數坂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石室之類
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
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
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
廣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闔
其中極黑暗中遠望石扉啓處天光下燭蓋洞
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
得復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韶卿賦三洞
云金華北山三洞天乘暇欲往金華顛春風吹
衣雨洗屐瘦節忽拄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
根絡石上森楠楩步從虛橋瞰石洞厓色闇世
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虢
中暗穴如甕覆急水瀉碧鳴婣絃迴流東炬照
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攣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

往一作住

交燭窮幽玄細文盛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為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拏蒼堅穹崛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鍾能鍾聲鼓能鼓不假撥簇知誰懸直標斜檻藏滆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盡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宂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左岩架衣碩橫亘疊摺衆皺垂蹁躚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閟潺潺入深踏陰懸縋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為悸到此十九歸言遍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身卻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後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闊卻易進玉筍拔地修而圓宜為淵處乃為屋亦或摩蘚題新篇同遊疑吾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疑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樵我道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右壁入深圻如鐵戶限瓊為榜儼然海相挂珠絡纍視豈信非今傳左為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邀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尋蹤然脩梁架岩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罅從何穿竇深壁峭不可往安得揷羽如飛鳶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難宣但思乞水學披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夕僧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罅圻闊可行林泉幽勝特甚默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餘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虛曠寬閒之地修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華也自是評吾鄉山水以此為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為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蕭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水花

分墊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惠遠遊
又僧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
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知春潛齋王公
嘗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移陵御書
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岩岩上有亭亭之
西有石筍又傍岩臨溪爲亭臺遠望州城城中
之塔鎖小婁溪如篆文路口有亭扁壯山今亭
臺皆蕪廢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
松至潛岳寺前帝臣審言同入城韶卿皋羽續
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岩下道還愚抵上坦
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霧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
發居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岩陳粹翁午與皋羽別晚
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韶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
問金華勝遊者韶卿以詩叙其槩云赤松上下
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雨港晴來汀草長壯
巖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
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皋羽
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蓋韶南方先生晞髮謝
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
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
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
壯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
然要之已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
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
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
吳士諤䟦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溍
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
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
老於殘山剩水間握手歔欷低徊而不忍去
緣情托物發爲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襲聖
予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

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臯羽建寧人號晞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為事毎遇談宋事輙悲咽淚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餘若陳帝臣吳續古亦皆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共為此卷夫豈易得哉然懼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覧而畀之二先生之行槩於後餘亦不復考乎此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

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霦述

晞髮遺集卷之下終

旌德湯
王侯書

右遺集上卷晞髮道人近藁見呂氏宋詩鈔初集中今以抄本互相較勘如前例下卷金華遊錄係毛氏未刻樣本別無所考第正其可知者而已按濟南王公謂近藁與正集如出兩手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錄其說於此以俟讀公詩者考焉六月庚子大業記

粤 謝翱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閒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口所在嗜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視彼翼軫客星光炎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蠹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卹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隅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視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女縲絏姦黨心寒健兒胆裂黃河萬里氷雪我峨爾死得所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illegible]我酒風吹我裳氷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白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歿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遠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秋我馬徘徊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忽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烏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粤人謝翱作讀其詞甚悲因其詞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詞者謂非謝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琹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

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籍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　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囚縲幕雖拔刀斫案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鄒忌必為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快快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歎息泣下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有不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翱之於詞達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金華吳萊跋

晞髮遺集補終

旌德湯
王俟書

天地間集

粤謝翱皋羽錄

寄江南故人　則堂家鉉翁

曾向錢唐住聞鵑憶蜀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錢唐

南華山　文山文天祥

北行近千里迴復迷西東行行望南華忽忽如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吾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真空笑看曹溪水門前坐春風

逢有道者

誰知真患難悟此大光明雲散天仍在風休水自清功名幾滅性忠孝太勞生此意如能會神仙亦可成

山中夜坐　本心文及翁

悠悠天地間草木獻奇怪投老一蒲團山中大自在

武夷山中　疊山謝枋得

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溪橋晚興　南谷鄭協

寂寞亭基野渡邊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人間立滿袖楊花聽杜鵑

錢塘晚望

錢唐江上夜潮過秋靜寒烟白露多吳越青山明月裏舟人齊唱異鄉歌

月夜溪庄訪舊　歸田榮望

山山明月露何處認梅花石色冷疑水溪流白是沙清冷幽客夢華髮故人家相見即歸去已應河漢斜

觀水　古為徐直方

滄江無盡水夜夜隨潮去若復作潮來滄江止不住

秋夜泛舟　橫舟何新之

飛星曳寒影野水淡碧空人生定何物扁舟空影中何年有宇宙生此木末風有力不向上難到蓬萊宮空攀樓鶴巢搔首如飛蓬俯仰慨今

昔此懷安可窮

歸去詞　石髓王仲素

種松雨濯髮折筍春墮梢長嘯歸去來滄江一天水

玩月有感　草堂謝鑰

入夜茶甌苦上眉眼花椎落石床恭舉頭却恨天邊月顛倒山河作樹枝

進宮人　雲西陸壑

破篋猶存舊賜香輕將䰟夢別昭陽只知鏡裏春難住誰道人間夜更長父母家貧容不得君王恩重死難忘東風二月垂楊柳猶解飛花入禁墻

散策　菊屋何天定

孤坐忽不樂出門聊散行溪喧亂人語樹偃碍晨晴雨徑莓苔積陽坡草木明道逢九十老相對話承平

西窓　楚處王昺之

西窓枕寒池池邊老松樹渴猿下偷泉見影忽驚去

春日郊行

出門逢柳色忽過竹橋西坐石看潮長隔花聞鳥啼地隨芳草盡樹與夕陽齊不是桃源路行人亦自迷

年年　觀山范協

年年如燕一還家又訪幽居過水涯風雨滿城春欲暮山中猶有碧桃花

訪隱者不遇　東窓吳子文

道人入山訪道人山深俗朴雞犬馴道人不見道人去毿毿草木無邊春

采菊　竹坡韓

擷衣百結衣爲君采東籬半日不盈掬明朝還滿枝悠然何處是千古正如斯

曉起　曉山林景怡

天雞弄喔咿殘星在斜漢整衣出幽扉山城漏初斷微微水風生冉冉田露散此時遊蕩天淡然空百羨海色土寒梢漸失梅花面

宋學士景濂著謝先生傳云天地間集二卷此蓋未完書也好古之士必有藏是詩者

陸師道識

天地間集終

旌德湯

王供書

冬青樹引註

浦陽張丁孟兼

冬青樹引者宋丈丞相軍門諮議參軍謝翱之所作也宋哀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璉號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燔毀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遍策落役使人收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翱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戊入越當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為豈易兩謂同聲相應者耶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山南陲者山之南遐也九日者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青羿射日中其九日九烏皆墮惟一日焉靈禽者烏也烏者陽精也精為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殿後楊璉號為宋內為諸浮圖造白塔於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曰星在尾者歲在寅也謝唐薛仁貴為此凖所收葬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顛以今所言其必有不利于時者矣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興鬼戰按星者常見之星隕天文志恒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春秋傳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興鬼戰未詳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擬以比耳離離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背燕丹送荊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冠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即烏也杜甫拜蜀烏之魂者良有是也

予既注皋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為之疏以便參攷而自贊

為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殯宮之金玉故為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怖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為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爾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為識此歌之所為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鄙見於傅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傅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翱為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并疏之於卷末且以定宋遺骸事為唐珏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為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傅公者曾不及翱非張君兹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

洪武五年二月十九日孔希普識

冬青樹引重註

余曾註謝臯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為恨曾叔則出其註示之則頗踈謬余之註若未可瘢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關兩餘因憶舊聞為之重註非欲以蓋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孟兼之去臯羽遠而余之去臯羽近臯羽之言余固易知也癸卯中夏藍水漁人識

冬青樹山南陲 蘭亭山在越城之南天章寺側冬青所識之地張孟兼云遺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為識鄭元祐云林霽山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按霽山詩水到蘭亭轉鳥啁不知真帖落誰家則已明言其蘭亭矣元祐所載其詩乃不深惟其義何其粗也

九日靈禽居上枝 冬青之上有鳥來巢以記異也知者唐玉潛詩還逢翠舂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其記事同也謂之鳳謂之靈禽不敢以凡鳥斥言之九日者臯羽過越臺而哭之之時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 尾在析木之次謂葬年是戊寅也發陵之年羅靈卿云戊寅一年周密以為二十一年八月則是甲申乙酉也陶九成謂元下江南丙子至乙酉立國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事雖非其非乙酉然無確據何不以是詩為證也况臯羽作此在丙戌若是乙酉則相去不及一年其事方新不知此為追憶之詞矣

根到九泉護龍髓 龍髓即六陵之骨也王修竹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識高孝兩陵則霽山所收餘四陵玉潛與諸人分任之章祖程以餘骸棄草莽中霽山以草囊拾取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於水中購之漁者而得之斌以二函則是霽山所云雙匣猶傳竹內經者一匣為諸陵東骨一匣為理宗之顱與鄭元祐云兩函為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觀後移陵之際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為勝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此言收骨之艱難也恒星晝隕言於陵在晝夜不見者諸人夜往覓骨不能即得七度鬼戰者凡經七夜或七歷險事也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 開花時猶鄭思肖望日陳宜中從占城至也

山南金粟見離離 蘭亭山後葬處又多名金粟堆以其地多桂也知者霽山詩有金粟堆前幾吹穗可憐九日桂猶未謝故云見離離

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此臯羽自敘與玉潛同拜陵下之景拜起而靈禽飛也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為而唐玉潛林霽山為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禮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謂宰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謂背竹籮為丐者章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霽山玉潛之上其時同事且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屋山志有政和人余則見尚可考也

附錄

癸辛雜識一則　弁陽周密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揔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揔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揔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為寺主多畜寶貨豪霸一方

輟耕錄一則　南村陶宗儀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寶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疏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寶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揔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

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令四郊多畢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斵文木為匱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葩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賞戒弗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深不再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馬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脅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瘖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令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

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戕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興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室有南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覓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穫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告土六合忽怪事蜕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

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後有夢中詩四首白珠
亾忽震蛟龍騰軒弊寧忘犬馬情覲拾寒瓊出
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
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
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
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凫玉鴈又成埃
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
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慧靈
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姿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
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禹白旄黃鉞之招也直
以千載河清六合勢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卧
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盡恩完猶
猘呴育亾國遺裔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
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
時會稽近幾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
豈無一二慷慨倖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
寒士何與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
勢卑位下者之資禀與余又恠世之言命者窮
通禍福因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
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
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
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
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久可以槩量乎
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illegible]
其真孫令者國已亾唐君玉潛匿藏其真骨兩
雄力當無從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
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
有關所撰也先生德與疊石林吉翁題其[illegible]
曰釋厥熏天恶毒殘骨不害雅屍刑戮之慘[illegible]
張威懾戰攫其鋒儒流屠逆士念世籍陽和生
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蹊室捐貲仗義集
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之中舉
首先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隕鐵者盡在下
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
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唐摩齋載道復題
曰寄疑武王伐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

來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宋辜而遺與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斂家取義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若勇功足以

世絶倫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微哉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歟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涕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閩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徵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徵治中

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羅友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閒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宗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

十首其一絶曰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惻則忽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

龍所藏壽常螻螘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
識萬年觴底月蜀䰟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
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
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
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録語句微
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
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
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
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

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
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
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
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
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先生密
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
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
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
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

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
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
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
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
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
脅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啟寧宗理
宗度宗楊后四陵刼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
所藏尤多啟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
宗之屍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

細簟一小厮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
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
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
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
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鄰里為之感泣
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
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
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
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王臨

平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賚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

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𤮕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幷骨蛻者豈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兇棄而不收往往為村民所得聞有得貓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

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髠勢豪奪鄉人産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臠之罪不加衆杳不過受杖而已其憸與楊

髠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惡與妖髠就戮孽兇援蹤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

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又一則　　華亭彭瑋

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爲相與江南浮圖揔攝楊輦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發宋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於是發諸陵寶利其殉寶也又裒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朋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爲名儒羅雲溪爲傳其事謝翶爲托寓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竊甲木也胡運絕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宋鳥啄粟於甲木又開先於睎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與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鳥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胡茄曲句辰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貞白弘景號睎髮道人謝翶也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己亥偽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大明洪武元年戊辰正月戊午太祖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彝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襲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函而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

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啓瘞南歸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redacted]蕩滌殆盡宋帝泉壤之寃亦隨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得以伸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絶前古天高而地厚至矣哉爰攷其顛末似亦有數存焉然是錄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季廸并儒先楊維禎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

成化己丑中秋日筆亭彭瑋識

浙江通志四則　　　毘陵薛應旂

南宋諸陵在會稽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為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窗雜識畧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納衮冕翬衣其中遂不復改斂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祇朽木一段欽陵乃木燈檠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聞至此私恨[redacted]之深宋茹寃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未有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於時欽宗尚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於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説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金宗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説疑元人當時習聞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悞信耳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玉潛林景熙收葬陵骨之後謝翱皐羽與景熙各為詩以晤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閱楊璉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若銅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璉裒陵骨雜牛馬諸骼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囿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賊璉所為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惻於下而歛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於上下者也昔人錢唐懷古詩云刼火不燒楊璉墖怒風還激伍胥潮蓋紫墖不毀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内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畧在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攷世以來街陌變遷湯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收復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剗去之耶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霽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為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壯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塵山誌云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之水攷和縣人余闕亮鶴之得理宗顱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骼作浮屠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玉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為匣以葬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殆發陵後理宗獨失其頭顱蓋胡僧竊之制為飲器至我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納所勅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原穴凡理宗顱骨其始末

有據如此令曰林景熙綱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綱得以葬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若則亮元宋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詞未足憑也

楊璉所營鎮南浮屠入國朝來無跡可考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於宋故宮二十五年載西僧楊璉真伽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圖百尺聳亭亭落日鵶啼野蔓青至國初貝瓊移陵行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剗去之也又楊髠建塔本為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二十一年九月周弁陽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於宋故宮則與草窗所志發陵日月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為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記誌當為實録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露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日下令裒陵骨築塔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建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續編之謬誤也

冬青樹引註并附録終

旌德湯
玉侯書

是書方欲畢工尋復有所得因增入之凡增者宋鐃歌騎曲序墓碑記丹鉛摠錄論詩二則遺集中寄韶卿詩金華遊錄跋續琴操并序跋天地間集跋註西臺慟哭記諸跋并詩註冬青引二跋重註冬青引及後淅江通志四則又定二目錄云癸未中秋前三夕記

崔德方
王佐書

登西臺慟哭記註

浦陽張丁孟兼

(登西臺慟哭記者粵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值國亡數起兵南服翱以布衣也倜儻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為諮議參軍後丞相死翱慟知己之不復故登斯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朝哭於夫差之臺句踐之國人於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殘華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於南劍時德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考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為隴西公之類)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還北從詔至元壬午年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按己卯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己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洛眠吳楚間始有居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當寬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間以求別時語而不忘可知已夫差臺在州治之西)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此丙戌年)

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勾越行禹穴觀壯榭而泣焉時有冬青樹引別虜廷玉潛云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錫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誰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也但而以其名者隱之之辭號慟者三蓋哭也以禮也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渰浥浡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之隕絶乎謂皆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來云者其乃念家世衰亡而思觀之不可見乎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古之人有遺逸遠遯者或閔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故為辭哀之其人未嘗死也杜甫剪紙招我魂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於古道焉蓋公雖哀而不過乎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情惻怛發於情性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朱鳥首也春秋傳古之大正咸食於咮故咮謂之鶉火而大正配食於大星者以其於人有功故也蓋宋以火德王而鶉於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火公有功於宋猶是有功於火也亦以朱鳥配於宋為其友方夙過公嘗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謂此也歟

闋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於是相向感唶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皆哭聲其或有感而哭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邏舟者巡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為詩以寄所思者蓋哭始後而悲之未忘也皆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也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雖不可留人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歟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於江也與丙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焉其后為使倫之著也如此按哭息謂阮步兵者此情援比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予嘗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

臺之歲在乙丑云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李漢月表皆振獨行傚泰先之阡予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於杭忠齋方鳳竟仕杭貢舟載柩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楨為文以哀之而剝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翱皋羽蓋從其初志焉予旣按文公先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悲哉

箕子痛殷亾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歌咏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翺之痛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與且翺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已以及於國𨺚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

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翺其誰與予後翺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翺之慟乎後也雖然若翺果未可觕於箕子也吾獨惜翺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翺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庸致於斯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恒覧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翺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為文詞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携手相與大笑胡盧絶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視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

答楚屈原傳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皎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皐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亳社之既屋義激於中而情見乎詞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於來世也而浦陽張丁𨑳獨能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之忠厚哉古人之用心也抑又觀皐羽父之辭有曰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以少慰皐羽父於地下乎　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侍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將校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皐羽先

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注釋考訂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嘗所往來處也素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參軍公適家居知遇尤厚尺牘尚存讀此記為之太息久之發為文獻之邦比諸老論謝丁之博雅誠可嘉已　前史官臨川危素識

常人之情久則渝渝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降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皐羽西臺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兼為皐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　豫章揭汯識

宋三百年以道為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

人而謝皐羽獨不忘皐羽之不忘文山由文山知皐羽者厚文山之知皐羽皐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皐羽之死久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咏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待於記不記然不記則皐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皐羽者不若然則丁者其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耶　臨海陳基書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見宋史而任士林蓋嘗為方鳳書之是時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翱既慟西臺擇卜地於臺之南岍睦人許之作許劍録及翱死錢唐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其言而葬焉三人者予嘗合而為傳高風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翱此記雖羈孤山水間未嘗不慷慨

自偉以是知天下之可悲者有所在矣祓不自悲而人亦莫悲之何哉洪武二年夏六月旣望金華胡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

生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耶嗚呼是其可傳也已　烏傷王褘謹

跋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閫鄉郡興師勤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魯先曾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録紀其姓名爵里甚悉魯幼時先人每為歷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槩魯至今識之後從先友杜徵

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行事心尤奇之獨竊怪錄中乃遺其名姓及觀翱所著登西臺慟哭記然後知翱以次年丙子秋始從公閩關則是時大父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已不相接宜翱之姓名不著錄中也公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訪先大父玉笥隱居適公客何昕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巘登丸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慷

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悕矣翱文與古此記尤類庾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為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贊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

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魯題於水廳

羽罩翁之記至欲放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為紀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既壞楚之方興天下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由著也羽罩之為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宗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尚肯其為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辭豈有俟於後之知也烏乎翁之為固不望於後知則辭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

河東李著

予家有先子手抄謝皐羽詩文一編予自年十五六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磈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為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溪知篤好抑有甚於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為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

瀔源徐賁氏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羽皋父率同志三人為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其事名曰西臺慟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陽張丁述以示予予得書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皋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賤而易其守羽皋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為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鬱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當時之雲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皋父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予者矣然則羽皋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功於羽皋也邪　賴上鎦丞直書

予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謝皋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皋羽始參文信公軍事其志將以有為也未幾國亡而公竟以節死故皋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已志之不得伸則雖終皋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其墓之有宿草與否耶若曰皋羽徒慟公之死而哭之豈知皋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慟哭記示予故書皋羽哭之之心以歸之　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粵謝先生翺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為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予聞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

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為之發揮豈非天理民彜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日乎翱也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含笑於地下矣　蘭江吳沉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鬱之氣然皆廋辭隱語人莫能測後百年獨韓子蒼疏而註之俾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若有謝先生翱者痛宗社之屋

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遂為之記其辭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翱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流歟　衢人高廷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翹而從之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翱時在軍府為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留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翱感憤亡聊恒往來吳中遇幽閒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翱真奇男子也

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槩可想見然則宋祚之不復豈非天乎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翱所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廋隱浦江張丁為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令世之士弄筆墨為藻繪之文曰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歟　臨江錫永之識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為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

武侯者三山謝翱皋羽其起兵時諮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子陵臺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號晞髮宋纍又作為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偉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憤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廋隱而傳之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　新安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君子仰

之企之不廻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植彞倫有繫於風教馬文信公為宋社而死忠也睎髮翁為信公而慟義也忠於革命義於知己死為君慟為友忠義兩盡彞倫攸著宜乎諸公歆豔贊咏之不已也張孟兼氏裴潢成卷既章分句析詳釋其記且復題識於左方亦莫非由忠義而發是則懷賢尚哲秉彞好德之心從可知已豈不為世勸哉　浦易鄭涛

予每讀鄧康莊公撰曾大父墓誌有曰閩人謝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殺振林谷意悲憤人莫識也新安江九成書其碑陰謂人莫識讀者識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字臯羽宋文丞相客文公死於義脊與招魂望祭感慨悲歌亾國遺民空山共涕意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若甲若乙若丙者疑非予處士乎誰亦不必詳矣獨恨夫為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志而浦易張孟兼氏乃能留心考古於西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歟令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嗚呼君臣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聞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此矣惜乎予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生之舊也

東睦馮城

宋相文信公自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遐勉赴難結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翱以布衣叅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以死翔於穣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蓋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翱亦悲憤亡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翱豈忍負知己哉向使或徵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為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憤若身履翱之三哭得非有

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森豎張君又從而訓釋其實翶之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尚有徵於君言也夫　博陵林光弼敬識

嗚呼古所為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人之存亾而異其心哉觀謝翶西臺慟哭記可知已翶嘗客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公署為諮事參軍宋亾七年而公死之公死九年而

翶凡三哭之公於宋為忠臣翶於公為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翶之心亦不以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為固如此也雖然古之哭者多矣若趙壹之哭哭焉陟也阮籍之哭哭窮途也唐衢之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在所不必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既亡也賈誼之所謂可慟哭者將以銷漢七國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丘明春秋傳及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之忠而服誼之先見噫翶之心豈異於二子者哉向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憸人翶豈不能效誼陳可慟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鄰之國有如秦之彊者翶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以興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去翶無所施而徒為無益之慟於銅駝荊棘之餘此有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客如杜滸等皆牽聯得書而翶獨不與焉惜哉　括王騎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故廉恥之風不忘迨其衰也臣子之慕義者一何多邪文公之盛蹟著在當世固不待贅一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往為之守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烏乎宋之得人何其盛哉　金華葉囦

臯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已之遇而多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況傳之愈久乎予友張丁乃釋之

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不泯者至
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　吳郡吳植字子立嚴州人
以處士徵授滕州知州

古文一首粵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
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為之註嗚
呼古稱畸人劍客策士奇才若翱者似之矣
蓋義而有俠氣者歟　此等人閟已志之欲
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偶獨抑鬱而
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行曲江西遊咸

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知之也
哉嗚呼使天下人皆不負丞相如翱者時事
未可知也嗚呼翱沒後又幾年天生我
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智謀勇力柢
大梁掃故宮電行幽冀驟其九廟幕南遁逃
穹廬滅跡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地之正
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譬之
見辱翱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
也歟余又聞蒙古之臣楊總統者毀宋渡江

以來諸陵有士人以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
瘞藥運寺冬青樹下惜不得士人姓名豈不
可與翱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珏也

安人劉夏題

題謝皋羽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護萬萬古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為君好斷港馳啼蓮花老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晴昊邯鄲枕冷泰山秋海樹不著人家愁睎髮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靈脩紫霧黃塵窺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汶楸十九春鬼長王難吐綬闌扶桑

西臺慟哭詩

義烏傅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涼江上路何人重為薦溪毛

金華潘闕

謝公笞為蒼生起從事曾蒙相國知杖策轅門資畫諾運籌幕府異能為漳江此日初云別大厦當年已不支祇道開邊同所誓可憐鑄錯悔應遲血辭懷古悲歌處白練如霜賜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同心肯學哥舒翰抗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心非舊主金湯餘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南土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重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孝子忠臣更有誰遙睇西臺堪隕淚清風穆穆子陵祠

渤海高啓

峨峩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我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恥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陰雲暮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窮途中抱千古寃上悲

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聲欲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往隨燕山隅一灑宿草根田疇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豫章涂穎

嘯一作橫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窜相獨羈囚壯士悲歌咸義起謝翱皋父古遺直解種冬青向蘭沚時從嚴瀨俯高臺慟哭無言懷

憤耻杲卿巡遠往來處涕泪秋風别知已山川荏苒變星霜岐路蒼茫暗榛枳誰憐宗廟盡禾黍鳳杳龍沉天萬里金鍾大鏞世所重喬岳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忠義一誠耶可比燕雲回首生愁絶楚些招魂空徒倚乃知亳社屋竟成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濶大運由來有興否申甫云亾返嶽靈傳巖騎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珍重遺編襲緗綺羣賢鉅筆等長杠競以文章誇侈靡嗟予拙朴才力

薄高揖清風酹芳醴烟雲浩渺江海空徒使作詩傳信史

雲易宣昴

朔風卷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青吊古登臺惟慟哭寒墟隕絶少微星

鄢郢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顛力今日憑虚涕獨零

豫章揭樂

忠義風所尚殺身良已悲溜滴可穿石此志寧有移奐者旣與國哭者將為誰俛焉念疇昔五内斯如摧高臺曠茫茫浮雲莽西馳掩冉薇寒日於以增所思疇言百年後識者猶淚滋尚其作青鑑播以為聲詩

會稽唐肅

宮中六更初絶鼓藍田璽玉沉厓浦廬陵忠肝一斗血去作燐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穎有客歌上嚴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魂来不來南風又迴灤河水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

睢陽季葉孫箕箒紪裨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於會試之對讀所

右諸公跋語幷詩俱見宋遺民錄内劉基詩一首已考正著見於前不錄於此十一月十五日記

登西臺慟哭記註幷附録終

旌德湯玉侯書